

諸子集成

荀子集解



諸子集成

蔡元培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諸子集成

全八冊 定價八十元

出版者

印刷發行者

發行所

國學整理社

上海大連灣路
世界書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第四冊	第三冊	第二冊	第一冊
墨子閒話 晏子春秋校注	老子本義 莊子集解 莊子集釋	荀子集解	論語正義 孟子正義
二元 價洋	三元 洋價	八角 價洋	二元四角 價洋
第六冊	第五冊	第七冊	第八冊
孫子十家注 吳文春子 尹文子 呂氏春秋	管子評傳 商君評傳 商君書 慎子集解 韓非子集解	淮南子 新法論 法論 申鑒	鹽鐵論 潛夫論 抱朴子 世說新語 顏氏家訓
二元四角 洋價	三元 洋價	二元 洋價	二元四角 洋價

管子評傳商君評傳二書版權於民國十年八月由廣智書局立約讓與歸本局繼續所有晏子春秋校注一書由著者讓與本局印行

諸子集成刊行旨趣

(上編)周秦之部

『振興國學』四字，在今日已成爲普遍之輿論，固無庸吾人之贅述矣。然以國學之書籍而論，前清乾隆間修四庫全書，著錄以外，存目者尙數十萬卷，而當時所未收，及乾隆以後續出之書，亦不下數十萬卷。識者每謂存目之內，儘有良著，而所著錄者，亦未嘗無劣書。故鞏治國學，必當統一切之典籍，不能以四庫爲限，彰彰甚明。加以歐化東漸，思想突變，昔人視爲大逆不道者，今且尊爲至理名言；夫然，故今日而鞏治國學，勢不能與昔人之取捨盡同，蓋亦至顯至著之事實也。然則統四庫前後之書，爲卷當不下百萬，雖欲治之，又烏從而治之？此實今日言國學者一先決之問題焉！

抑吾聞之：通人之治事也，提其綱則網自張，挈其領則裘自舉。萬事萬物，莫不有其本源焉；不見夫十圍大樹，枝葉扶疏，翹然高出於羣卉，究其本，要不過起於極細之一芽；又不見夫萬里長江，波瀾起伏，極自然界之偉觀，究其源，亦不過發自至微之一滴。故不問其樹幹之偉大，江流之浩渺，因本以察其末，由源以究其流，其性質，其效用，不難瞭然於心目矣！惟是以言，則所謂百萬卷之國學典籍，吾人亦惟有先窮其本源，而其末流，自不難迎刃而解，可預言焉！

夫所謂國學之本源者，何也？六經尙矣！本局已印行漢人之注疏，並宋人之章句集注矣！其出世稍次於經，而

價值與影響，有足與經相抗衡者，則周秦諸子是已。原諸子之立說著書，蓋皆欲以一己之思想學說以廣播於天下者也。二千年來，我國之民族、思想、社會、文化，學者著述，幾無不受諸子之影響，故諸子者，實我先民思想之結晶，亦即國學本源之所在。今試伸言之如左：

一、儒家——二千年來之文化風俗，學者思想，無不由儒家之禮教陶鑄而成，此固一般人所公認者也。孔子刪述六經，以存先王舊典，而其言行動作，師表百世者，厥惟論語。論語者，和平通達之中，寓至粹至精之理，學者苟遵其道而行之，一生可應用不盡。若夫虞世接物，則昔人曾有以半部論語致太平者，非譚言也。孔子以後，諸子爭鳴，儒道幾乎或息，然而繼之者，則有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荀卿守正，大論是弘，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儒道之流行二千年而爲社會羣衆所信奉者，孟荀二子實與有力焉。故集儒家之學說，首論語，次孟子，荀子。至孔子言語，散見於羣籍者，皆爲後人所依託。二戴所記，係七十子後學及秦漢間儒家，取論語之意而推衍之者也。諸子所載孔子之語，其見於莊子者，宛如道家言；見於韓非子者，又宛如法家言焉。至家語、孔叢，更屬後人僞撰，故一概不錄。

二、道家——夫儒家之師表百世，陶鑄羣倫，信已偉矣！然世界上之事物，有其利，亦必有其弊；而一家之學說思想，當盛極之後，流弊即不免因而發生，於是復有人起而抵其隙，思代以己之學說焉。儒家自孔子以後，繼以孟荀，其勢已足籠蓋社會，而其弊，則起於儒家之以用世爲目的。夫孔孟之所謂用世，不外乎悲天憫人，欲措斯世於治平之域者也；自不肖者乘之，口仁義而心盜跖，憂時救世之論調，爲爵位利祿之釣餌，其心之卑鄙，其行之惡濁，使有識而潔身自好者，對於若輩，其深惡痛絕，自不待言。道家者有見及此，乃欲並其根柢而去

之，故曰『侯之門，仁義存！』『大盜者，竊仁義禮智者也。』此其言，雖不免過激，然其對於惡濁社會之醜態，盡情暴露，亦可謂痛快已！此說自老子發其端，而莊子集其成。據王船山氏考定，莊子內篇，係莊周自著，外篇，雜篇，則周之弟子，及周秦間諸道家之所作，此語實可爲信讞也。列子一書，雖出於晉人張湛之手，然觀湛所敘，亦言係由數方搜集而成，故其中各篇，有精者，亦有駁者；有真者，亦有僞者，分別觀之可矣！今錄道家首老子，次莊子，次列子，此外僞著，概屏斥焉！

三、墨家——墨翟者，初學於儒，後對於儒家有不满，乃自倡新說以號召於天下。儒家言『仁』，而墨則言『兼愛』。蓋『仁』之爲義，雖亦訓愛人，然必由親以及疎，推近而至遠；『兼愛』則凡屬人類，皆在愛之之列也。其次則『非樂』、『薄葬』等等，皆墨與儒之異點。自孟子排斥楊墨後，墨學表面上，雖似絕跡，然墨家之教旨，於無形中流行於社會者，亦幾二千年矣。舉其顯者：孔子敬鬼神而遠之，而墨子之天志，以天爲實有，在冥冥中，實操其刑賞者；而我民族信鬼神之心理，迄今未衰，此其一。墨主兼愛，不惜犧牲生命，以扶弱鋤強；後世江湖大俠，偶值不平，即挺身而起，甚或倡爲『代天行道』之說，是亦墨教流行之證也，此其二。至物理等學，因自昔無人能解，學者遂略不過問；自西方科學輸入，墨子中深微學說，日益顯著，近人胡適之氏且稱墨子爲中國二千年第一部奇書矣！墨子之書，唐人柳宗元以爲墨子之徒爲之，非墨子爲墨學，蓋集墨子書者，墨子之徒也。近人張純一氏校注，亦言墨子書遵墨家學說者十六七，故以附焉。至其中亦有爲儒家言者，則因墨子本學於儒者也。自唐以前，皆以孔墨並稱，其故可知已。

四、名家——名家者，上承儒家正名之義，下啓法家刑名之學者也。此派學說，頗類似乎今之論理學，故諸子

中重論辨者，莫不應，用如墨莊荀韓諸書中，皆有名家之言焉。雖然，各家之言，非專主乎論辨，要亦寓有治天下之道者。尹文子曰：『大道不稱，衆有必名。』其意蓋欲以『名』包括一切治道也。名家之書，今僅存一尹文子，世所流傳者，尚有公孫龍子一書，並稱尹文係其弟子，然經昔人考定，實後人僞託。細按之，蓋雜採他子中言名者之說耳。且其說已見於尹文莊墨諸子之中，故亦汰去之。僅錄尹文子一書，以著名家之梗概焉。

五、法家——法家之說，管子發其端，韓非子集其成。在戰國時，法家實佔最大之勢力。管子之書，雖非管仲自撰，然亦管子以後齊國人之承其學者所輯成。事功之顯著者，如齊桓爲五霸首，而其力則出於管仲。至秦孝公用商鞅，卒成統一之大業。故齊秦之稱霸稱強，實爲任用法家最著之成效。慎到、韓非，初皆學道家，後乃轉而爲法家。四庫全書提要論慎子云：『漢志列之於法家，今考其書，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寬於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淨而治。然法所不行，勢必刑以齊之，道德之爲刑名，此其轉關。』云云。故太史公以老莊與韓非同傳，即此意也。非雖見嫉於李斯而遇害，然其書實集法家之大成。後世之刑幕，尙稱『申韓之學』，或稱『刑名』之學，雖與法家之言不盡同，然爲法家之支流未裔，可確信也。錄法家首管子，次商君書，次慎子，次韓非子，可謂洋洋乎大觀已！

六、兵家——漢書藝文志，兵事之書，有權謀、形勢、技巧三項，自爲一類，可見爾時談兵者之衆矣。清四庫全書以兵家列子部，次於儒家之後，蓋以儒家爲文治，以兵家爲武事，所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也。惟漢志言兵之書，其真出於周秦人所著，今猶存於世者，僅孫子、吳子二書，而孫子又多存古訓，爲後世文士所不知者。（見孫星衍校語）則其爲真古書，彌足寶貴矣！古者小刑用刑，大刑用兵，可見兵與刑，性質極爲類似，今列於法家

之後，首孫子，次吳子。

七、雜家——司馬談論六家要指，謂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也。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於六家以外，益以農、雜、縱橫、小說，是爲十家。其間陰陽家、農家、小說家之書，今均失傳。縱橫家雖尙見概略於戰國策，但書爲劉向所重輯，今著錄家均以之入史部，然其說，不過揣摩人主心理，投之好惡，以取富貴勢位，非如他家之自具一種救世治國等學說也。雜家之書，漢志謂其『兼儒墨，合名法』。今存者有呂不韋賓客所輯之書，蓋採取諸子之精粹，合成一書，以備觀覽，其性質實後世之類書耳。此種書，謂之有特具之學說固不可，然其所採，要皆諸子之精粹，故本編以是書殿焉！

右所錄凡七類，共一十六種，皆經有識學者所考定，認爲真出周秦間人士之手者。其後人依託之僞作，一概不錄，免魚目混珠，讀之徒費精力。與時間，且亦紊亂歷史進化之軌轍，甚無取焉。集成云者，集周秦諸子之可信者成爲一帙也。至諸子之書，多存古訓，後之詮注者，亦代有其人。今於老莊管商諸書，採一最前代人之注，取其時代近古，精義保存也。又採一近代人之注，取其綜合諸說，博瞻而有折衷也。不獨周秦之子書集其成，卽諸子之注，亦集成矣！是則本編博取精選之微意焉。茲將所採諸子，及僞造各書，分列二表於後，以資檢覽。

周秦諸子	學說派別	著作者	書名及注釋者	附識
論語	儒家	孔子之言行	劉寶楠論語正義	此書上承六經下啓諸子爲國學中最重要之典籍

尹文子	晏子	墨子	列子	莊子	老子	荀子	孟子
名家	墨家	墨家	道家	道家	道家	儒家	儒家
尹文	晏嬰	墨翟	無名	莊周	李耳	荀卿	孟軻
錢熙祚校尹文子	張純一晏子春秋校注	孫詒讓墨子閒詁	張湛列子注	王先謙莊子集解 郭慶藩莊子集釋	魏源老子本義 王弼老子注	王先謙荀子集解 <small>揚倅注已包在內</small>	焦循孟子正義
者 此書為名家之可靠	係晏子後人所記又 名晏子春秋	內有墨子之徒作品	又名冲虛至德真經 有真有偽	又名南華經向秀注 係竊於郭氏者	又名道德經河上公 注係偽託		

管子	法家	管仲	梁啓超管子評傳	管仲後人所記可作 齊國史書讀
商君書	法家	公孫鞅	麥孟華商君評傳 嚴可均校商君書	嚴可均輯
慎子	法家	慎到	慎子	
韓非子	法家	韓非	王先慎韓非子集解	
孫子	兵家	孫武	孫子十家注 <small>魏武帝注已包在內</small>	
吳子	兵家	吳起	吳子	
呂子	雜家	呂不韋 賓客輯	高誘注呂氏春秋	原名呂氏春秋

周秦諸子，皆有特具之思想，獨立之學說，與後世依附他人以著書者，根本悉異。清張之洞書目答問，以周秦諸子獨立一欄，蓋唯識也！故此集亦以秦爲止云。

僞託周秦諸子

鬻子

稱周文王之師鬻熊作四庫全書謂係唐人所依託

陰符經

僅三百餘字因戰國策有蘇秦讀太公陰符之謀一語遂附會而為此篇稱姜太公作或又稱黃帝

六韜

稱呂望作因莊子中有金版六發一語遂附會而成此書內分文武虎豹龍犬六項故名六韜又作六發

關尹子

稱尹喜作因史記老子出關關尹向老子乞求道德經一語遂造一尹喜其人稱老子弟子

鄧析子

稱鄧析作因傳有鄭子產殺鄧析一事遂附會而成此書

子華子

稱春秋時晉程本作此書至南宋始出世文極淺

鬼谷子

稱蘇秦師鬼谷子作漢志無至隋志始著錄係南北朝人僞作

鶡冠子

稱楚人以鶡羽為冠因以名書

尉繚子

稱尉繚作為鬼谷子弟子言兵事文極淺

尸子

稱尸佼作為商君之師漢志雖著錄然久已亡失此係後人僞託

於陵子

因孟子中有陳仲隱居於於陵不食兄祿一語後人遂依託而為此書

文子

無名姓唐柳宗元謂其多竊取他書以成之當係唐以前僞作

公孫龍子

稱公孫龍作係名家巨子然此書係採取他書之涉公孫龍者而成均見莊墨及尹文中

孔叢子

稱陳勝博士孔鮒作末又有連叢子二篇稱漢孔臧作故云叢子皆為後人僞託

俗傳唐高宗南巡時，見道上來往人之繁衆，問某僧，共有幾何？僧答二人。高宗異而詰之。僧曰：二人者，一爲『名』，一爲『利』。高宗笑而領之。大凡造僞書者，非爲名，卽爲利而已。蓋作僞者，知己之與識聲望，不足以動人，乃僞託一古人之名，造書以欺世俗者之無識也！其計得售，卽可同名而取利；此其目的已達，而受其欺罔者，因將僞書寶貴之。迨時日既久，後之人更莫辨真僞，從而印行，此僞書之所以多也。而子書之僞，所以尤甚者，一則可以不必根據他書，理論可隨意捏造；二則篇幅簡短，不必如往經撰史，須有一定段落耳。漢王仲任會言：世人貴耳賤目，重譌輕雜，卽此類也。又如世人之寶愛古董，實則一無用處，徒以時代之古，瓦釜比於金鼎，故造僞書者，多託於周秦間人，此又其一也。宋明二代，僞書最爲流行。直至清代，考據成爲專門之學，自閻百詩作古文尚書疏證啓其端，以後諸人，因經而推之於古傳記與諸子。如上所列，皆清代碩學考證有定論而認爲僞造者。雖然，世俗不知此義，往往以貪多相誇，於是有所謂百子全書，有所謂二十五子，二十二子者，是不但禍及棗梨，且亦貽誤後學，使讀者之寶貴光陰及精力，擲於虛牝，寧不可歎！選錄周秦諸子集成，特附識數語，以告有志國學之青年焉！

（下編）漢魏六朝之部

史記一書，上下五千年，爲我國唯一傑作，早經有識之士所公認，固無庸吾人之重贅一詞矣！而其簡末太史公自序一篇，尤爲我國學術思想變遷之一大關鍵，此則爲有志國學者所不可不知者也。是序上半載太史公談所論『大家要指』後半遷亦縱論六經大義，此言也可證漢初尙沿先秦遺風，所謂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學說，雖經秦火而民間之私相授受者，固未嘗絕也。洎夫漢武罷黜百家，尊崇六藝，以通經致用爲利祿之

途，於是思想始統於一，而儒家之學說，不啻同歐西之國教焉！自是以後，二千年中，未嘗稍變，此即我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而記其關鍵者，則爲太史公自序一文，吾故曰：此爲掣治國學者，所不可不知者也。雖然，以先秦諸子思想之雄博精深，豈隨世主一二人之好惡而遽爲消滅哉！當軸者，雖以大藝爲收拾人心之工具，而高識卓行之士，承諸子之影響，不爲利祿所動，亦必有出其思想與世相周旋者矣！故在漢魏六朝之際，諸子之遺風餘韻，雖不及先秦之昌盛，要亦未嘗澌滅也。降及唐代，印度精深微妙之內典輸入我國，一部份思深之士，相率羣趨，至是而諸子之風，始告衰歇；此亦世運使然，無庸爲諱者矣！

今試一言漢魏間諸子流衍之狀況：淮南王書之縱橫蔓延，洵莊周以後道家之總匯也。王仲王氏之論衡，鍼砭世俗，辨析毫芒，始如詭異，終有實理，我國懷疑學者，當首屈一指。其間孔諸論，更顯然爲儒家之巨敵！此外陸賈新語，太史公目之爲辨士，蓋亦縱橫家之嗣響也。晁錯所著，今雖已亡，然其爲法家言，概可想見。王符潛夫論，以耿介不同於俗，隱居發憤，著書以譏當時之失，其不與利祿之徒合污可知。葛宏抱朴子，上承莊老，下啓道教。凡茲諸子，未嘗不可與先秦諸子相雁行。至於儒家，則揚雄法言，昌黎韓氏，且與荀卿同尊。荀悅申鑒，亦粹然儒家之言，類皆有一讀之價值。

漢書藝文志以小說入子略，蓋稗官亦諸子之一種類。今漢志所載小說家言，如題東方朔班固諸人之撰述，皆出後人依託。隋書經籍志，尙存青史子一書，亦早經亡失。其流傳於後世者，厥惟宋代劉義慶之世說新語，此書爲隋以前小說界之魯殿靈光。此後自唐迄清，摹而擬之者，代有其人，然皆狗尾續貂，不足語於作者之林矣！茲本此微意，將漢魏六朝著名子書，集成一編，使與先秦諸子，後先輝映，掣治國學之諸君子，其亦有樂於是歟！

書名	著作人	卷數	性質
新語	漢陸賈	一〇	此書久佚，經後人掇拾輯成，舊列儒家，然其數陳前代得失，類於辨士，實縱橫家之支裔，漢初與酈食其並稱。
淮南子	漢劉安	二二一	縱橫蔓延，道家言佔十之六七，所述多秦漢間佚事，爲秦以後子書之最出色者。
鹽鐵論	漢桓寬	一〇	係述官吏與學者辨論鹽鐵征稅之利弊，大旨近儒家言。
法言	漢揚雄	一〇	昌黎韓退之稱『苟與揚大醇而小疵』，蓋儒家言也。雄本工文，故此書文詞亦麗達可讀。
論衡	漢王充	三〇	此書在國學中，極有價值，惟專以辨晰是非爲主，不屬於某一家之學說。
申鑒	漢荀悅	五	係儒家言。
潛夫論	漢王符	一〇	大旨皆儒家言。
抱朴子	晉葛弘	八	上承道家，下啓道教，中有養生之說，爲他家所無。
世說新語	宋劉義慶	三	此書爲古今唯一小說名著，唐以前小說，以此爲代表。
顏氏家訓	北齊顏之推	七	此書雖稱家訓，所論多世故人情，兼及文學。

以上十種，爲漢魏六朝子書之最佳，最著名者，研究國學者所不可不讀也。

茲再將漢魏六朝子書，係後人依託及不必要者，亦列目於左：

新書

稱漢賈誼撰然係後人割裂史記秦本紀漢書賈誼本傳及其他文字分段名篇其偽造可知

太玄經

漢揚雄撰書係摹擬周易文詞故作艱深實無何意義以前目錄家均列之術數以爲可以前知茲不錄

中論

魏徐幹撰幹本文士無甚精微之識書僅二卷

人物志

魏劉劭撰

傅子

晉傅元撰

物理論

晉楊泉撰以上三書皆無甚精義

金樓子

梁蕭繹撰繹卽元帝

劉子

題梁劉晝撰係後人僞託

文中子

題隋王通撰又稱中說書中句做論語又臚列唐初功臣爲其弟子而隋唐書無傳爲後人僞託無疑然宋以後竟有稱爲河汾道統者其妄可哂

以上各種，或僞託，或不必要，故不列入集成之內。

王先謙著

荀子集解

世界書局印行

昔唐韓愈氏以荀子書為大醇小疵。逮宋。攻者益衆。推其由。以言性惡故。余謂性惡之說。非荀子本意也。其言曰。直木不待鑿枘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待鑿枘。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性惡。必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夫使荀子而不知人性有善惡。則不知木性有枸直矣。然而其言如此。豈真不知性邪。余因以悲荀子遭世大亂。民胥泯禁。感激而出此也。荀子論學論治。皆以禮為宗。反復推詳。務明其指趣。為千古脩道立教所莫能外。其曰倫類不通。不足謂善學。又曰一物失稱。亂之端也。探聖門一貫之精。洞古今成敗之故。論議不越几席。而思慮浹於無垠。身未嘗一日加民。而行事可信其放推而皆準。而刻覈之徒。詆譏橫生。擯之不得與於斯道。余又以悲荀子術不用於當時。而名滅裂於後世。流俗人之口為重屈也。

國朝儒學昌明。欽定四庫全書提要。首列荀子儒家。斥好惡之詞。通訓詁之誼。定論昭然。學者始知崇尚。顧其書僅有楊倞注。未為盡善。近世通行嘉善謝氏校本。去取亦時有疏舛。宿儒大師。多所匡益。家居小事。輒旁采諸家之說。為荀子集解一書。管窺所及。間亦附載。不敢謂於荀書精意。有所發明。而於析楊謝之疑辭。酌宋元之定本。庶幾不無一得。刻成。謹弁言簡端。竝揭荀子著書之微旨。與後來讀者共證明之云。光緒十七年歲次辛卯夏五月。長沙王先謙謹序。

荀子序

先謙案宋台州本序上有注字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于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于戰國。於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談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為宗。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為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古。倚挈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竊以未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黃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氏（先謙案宋台州本作代）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注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則愜心。文舛則忤意。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鄙思。數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實參考。不得不廣。或取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徵諸方言。加以孤陋寡聞。愚昧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先賢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繁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為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為荀卿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也。○盧文昭曰傳作傳誓不絕申抒宋本作申抒三十二篇四字。習不絕俗間本元刻無又荀子序作荀卿子與諸書所引合。

例略

嘉善謝氏校本。首謝序。見次次楊序及新目錄。今照次荀子讎校所據舊本。竝參訂名氏。影鈔大字宋本元刻

當時坊間所梓脫誤舛舛不一而足然正以未經校改之故其大異翻未盡失書中頗多採用明虞氏王氏合校刻本明世德堂本明鍾人傑本（有評點注刪節）江陰趙曦明敬夫金壇段玉裁若膺海寧吳騫檣客吳縣

朱與文游紅都任中容夫餘姚盧文昭紹弓嘉善謝堉金圃輯校（輯諸家未錢大昕跋）見次校勘補遺一卷。案

之說並附所見上皆增一圓圍以別於楊氏之注其引用各書不具列。

此書盧謝同校。故郝蘭皋稱謝。王懷祖稱盧。但謝序云。援引校讎。悉出抱經。參互攷證。遂得藏事。是此書元出於

盧。參攷刊行。迺由謝氏。則稱盧校本者為是。盧所據大字宋本。為北宋呂夏卿熙寧中所刊。然未見呂刻本。僅取

朱文游所藏影鈔本相校。故聞有為影鈔訛字所誤者。脩身王霸兩篇注可證也。茲刻仍以盧校為主。依謝刻於

楊注外增一圓圍。全錄校注。加盧文昭曰四字別之。據謝序錢跋校注亦有其補遺一卷。散入注中。盧校不主一本。茲亦仿其例。擇善而從。

虞王合校本。明虞九章王震亨校。為盧據舊本之一。其引見書中者。止王霸篇大有天下小有一國注文。茲覆

檢元書。尚有可采。為增入數條。此外正文及注。岐異滋繁。當由傳寫致訛。或係以意刪節。多與盧氏所云俗聞本

相合。既非所取證。不復稱引。宋台州本。宋唐仲友與政刊於台州。即依呂本重刻。遵義黎庶昌純齋於日本得影

摹本。重刊為古逸叢書之一。首楊序及新目錄。末劉向上言及王呂重校銜名。與今熙甯元年國子監劄子官銜

淳熙八年唐序。經籍訪古志二跋。重刊楊跋。俱見此即困學紀聞所稱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架熙甯舊本。亦

未為善者也。然在今日。為希見之本。茲取以相校。得若干條。列入注文。其與呂本相同。如一卷取藍干越之比。竝

不復出。以省繁文。至其顯然訛誤。雖與呂岐出。亦無所取。

棲霞郝氏懿行荀子補注上下卷。末附與王侍郎論孫卿。與李比部論楊倞二書。並見攷證茲全探入注。

高郵王氏念孫雜誌八。校荀子八卷。係據盧本加案語。用宋錢佃江西漕司本。龔士澗荀子句解本。明世德堂本參校。詞得元和顧千里澗鬻手錄呂錢二本異同。復為補遺一卷。敘而行之。附荀子佚文及顧氏考訂各條於末。敘佚文並見攷證其中如劉台拱端臨。汪中容夫。陳奐碩甫諸家之說。蒐討甚詳。而盧校郝注之精者。亦附錄焉。茲取

王氏各條散入注文。劉汪陳顧諸說。仍各冠姓氏於首。

德清俞氏樾諸子平議十二之十五荀子平議四卷。全探入注。近儒之說。亦附著之。

考證上除史志外非關荀子書
義及板本考訂者不錄

〔漢書藝文志儒家〕孫卿子三十三篇名況趙人爲齊後下祭酒有列傳師古曰本日荀卿避宣帝諱故曰孫〔又賦家〕孫卿賦十篇

〔隋書經籍志子部儒家〕孫卿子十二卷楚蘭陵令荀況撰〔又集部別集〕楚蘭陵令荀況集一卷殘缺梁二卷

〔舊唐書經籍志丙部子錄儒家類〕孫卿子十二卷荀況撰〔又丁部集錄別集類〕趙荀況集二卷

〔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儒家類〕荀卿子十二卷荀況撰〔又〕楊倞注荀子二十卷仕士子大理評事〔又丁部集錄

別集類〕趙荀況集二卷。

〔宋史藝文志子類儒家類〕荀卿子二十卷戰國趙人荀況書〔又〕楊保傑諱注荀子二十卷。

〔台州本國子監劄子官銜〕國子監准熙寧元年九月八日中書劄子節文。校定荀揚書所狀。先准中書劄

子。奉聖旨校定荀子揚子。內揚子一部。先次校畢。已於治平二年十二月丙申納訖。今來再校荀子一部。計二十

卷。裝寫已了。續次申納者申聞事。右奉聖旨。荀子送國子監開版。依揚子并音義例印造進呈及宣賜劄付國子

監。准此。校勘官將任郎前守惠州歸善縣主簿充直講臣盧侗。校勘官登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守許州司

理參軍充直講臣王汝翼。校勘官將任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知婺州永康縣事充直講臣顏復。校勘官將任郎

試秘書省校書郎前知温州樂清縣事充直講臣焦千之。校勘官登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守相州湯陰縣令

充直講臣梁師孟。校勘官登仕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充直講臣董唐臣。校勘官朝奉郎守尚書都官員外郎充

直講上騎都尉賜緋魚袋臣黎錡。朝奉郎光祿寺丞監書庫武騎尉臣韓端彥。朝奉郎光祿寺丞管句國子監丞

公事飛騎尉臣程伯孫。管句雕造朝請郎守秘書丞充主簿騎都尉賜緋魚袋臣畢之翰。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

中充天章閣待制同知諫院兼同判國子監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誨。朝散大夫行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權判尙書禮部貢院兼知諫院兼判國子監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錢公輔。朝散大夫給事中參知政事上輕車都尉北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唐介。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上護軍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趙抃。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兗國公食邑一萬一百戶食實封叁阡肆伯戶臣曾公亮。

〔又唐仲友序〕荀子二十卷。三十二篇。唐楊倞注。初漢劉向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一篇。除復重定著三十二篇。為孫卿新書十二卷。至倞分易卷第。更名荀子。皇朝熙寧初。儒官校上。詔國子監刊印頒行之。中興蒐補遺逸。監書寢具。獨荀子猶闕。學者不見舊書。傳習闕本。文字舛異。仲友於三館睹舊文。大懼湮沒。訪得善本。假守餘隙。迺以公帑錄木。悉視熙寧之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卿不可作。其書獨非典刑乎。向博極羣書。序卿事大氏本司馬遷。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游學。春申君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變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三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薦孫臏為軍師。敗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向以為孫臏。倞以敗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崇文總目。言卿楚人。楚禮為客卿。與遷書向序。駁益難信。据遷傳參卿書。其大略可睹。卿名況。趙人。以齊襄王時游稷下。距孟子至齊五十年矣。於列大夫三為祭酒。去之楚。春

申君以為蘭陵令。以讒去之。趙與臨武君議兵入秦。見應侯。昭王以聘。反乎楚。復為蘭陵令。既廢。家蘭陵以終。自戰國爭富彊。儒道絀。孟子學孔子。言王可反掌致。卒不見用。卿後孟子。亦尊孔氏。子思作中庸。孟子述之。道性善。至卿以為人性惡。故非子思孟軻。揚雄以為同門異戶。孟子與告子言性。卒絀告子。惜卿不見孟子。不免異說。方說士徵時好。卿獨守儒。議兵以仁義。富以儒術。彊以道德之威。旨意與孟子同。見應侯。病秦無儒。昭王謂儒無益人之國。極明儒效。秦并天下。以力。意儒果無用。至於坑焚。滅不旋踵。漢奮布衣。終假儒以定。卿言不用而後驗。自董仲舒韓愈皆美卿書。言王道雖不及孟子。抑其流亞。廢於衰世。亦命矣夫。學者病卿以李斯韓非。卿老師。學者已衆。二子適見世。晝寢鋪啜。非師之過。使卿登孔門。去異意。書當與七篇比。此君子所為太息。大宋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十有一月甲申。朝請郎權發遣台州軍州事唐仲友後序。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子類儒家類〕楊倞注荀子二十卷。右趙荀況撰。漢劉向校定。除其重複。著三十二篇。為十二卷。題曰新書。稱卿趙人名況。當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稷下。是時荀卿為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至齊襄王時。荀卿最為老師。後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為蘭陵令。已而歸趙。按威王死。其子嗣立。是為宣王。楚考烈王初。黃歇始相。年表自齊宣王元年至楚考烈王元年。凡八十一年。則荀卿去楚時近百歲矣。楊倞唐人。始為之注。且更新書為荀子。易其篇第。析為二十卷。其書以性為惡。以禮為僞。非諫爭。傲災祥。尚強伯之道。論學術則以子思孟軻為飾邪說。文姦言。與墨翟惠施同詆焉。論人物則以平原信陵為輔拂。與伊尹比干同稱焉。其指往往不能醇粹。故後儒多疵之云。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儒家類〕荀子二十卷。楚蘭陵令趙國荀況撰。漢志作孫卿子。云齊稷下祭酒。其

曰孫者。避宣帝諱也。至楊倞始改為荀卿。〔又〕荀子注二十卷。唐大理評事楊倞注。案劉向序。校中書三百二十二篇。以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隋志為十二卷。至倞始分為二十卷。而注釋之。瀋熙中。錢佃耕道用元豐監本參校。刊之江西漕司。其同異著之篇末。凡二百二十六條。視他本最為完善。

〔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孫卿子三十三篇。當云三十二篇。劉向校讎書錄序云。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三十

三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殺青。簡書可繕寫。勸學至賦篇。楊倞分易卷第。更名荀子。韓

文公曰。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託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

論語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後山陳氏曰。子弓者仲弓也。唐氏曰。向博極羣書。序卿事大抵

本司馬遷。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游學。春申君

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叟

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三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薦孫

臧為軍師。敗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向以為孫臧。倞以敗

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

〔又困學紀聞十〕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四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

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說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為正。〔又〕楚詞漁父。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

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荀子不荀曰。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己

之儻儻。受人之域域者哉。荀卿適楚。在屈原後。豈用楚詞語歟。抑二子皆述古語也。〔又〕勸學篇。青出之藍。

作青取之於藍。聖心循焉。作備焉。玉在山而木潤。作草木潤。君子如嚮矣。作知嚮矣。賦篇。請占之五泰。作五帝。監本未必是。建本未必非。餘不勝紀。原注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葉照寧舊本亦未爲善當

〔國朝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類〕荀子二十卷。內府藏本。

周荀况撰。况趙人。嘗仕楚為蘭陵令。亦曰荀卿。漢

人或稱曰孫卿。則以宣帝諱詢。避嫌名也。漢志儒家。載荀卿三十三篇。王應麟考證。謂當作三十二篇。劉向校書序錄。稱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三篇。以相校除重複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三篇。為十二卷。題曰新書。唐楊倞分易舊第。編為二十卷。復為之注。更名荀子。卽今本也。考劉向序錄。卿以齊宣王時來游稷下。後仕楚。春申君死而卿廢。然史記六國年表。載春申君之死。上距宣王之末凡八十七年。史記稱卿年五十始游齊。則春申君死之年。卿年當一百三十七歲。於理不近。晁公武讀書志。謂史記所云年五十。為年十五之譌。意其或然。宋濂荀子書後。又以為襄王時游稷下。亦未詳所本。總之戰國時人爾。其生卒年月。已不可確考矣。况之著書。主於明周孔之教。崇禮而勸學。其中最為口實者。莫過於非十二子及性惡兩篇。王應麟困學紀聞。據韓詩外傳所引。卿但非十子而無子思孟子。以今本為其徒李斯等所增。不知子思孟子。後來論定為聖賢耳。其在當時。固亦卿之曹偶。是猶朱陸之相非。不足訝也。至其以性為惡。以善為偽。誠未免於理未融。然卿恐人恃性善之說。任自然而廢學。因言性不可恃。當勉力於先王之教。故其言曰。凡性者天之所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其辨白。僞字甚明。楊倞注亦曰。僞。為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為之者。皆謂之僞。故僞字人旁加為。亦會意字也。其說亦合。卿本意。後人昧於訓詁。誤以為真僞之僞。遂譁然培擊。謂卿蔑視禮義。如老莊之所言。是非惟未睹其全書。卽性

惡一篇。自篇首二句以外。亦未竟讀矣。平心而論。卿之學源出孔門。在諸子之中最為近正。是其所長。主持太甚。詞義或至於過當。是其所短。韓愈大醇小疵之說。要為定論。餘皆好惡之詞也。楊倞所注。亦頗詳洽。唐書藝文志以倞為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楊汝士三子。一名知溫。一名知遠。一名知至。無名倞者。表志同出歐陽修手。不知何以互異。意者倞或改名。如溫庭筠之一名岐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子部儒家類〕荀子二十卷。周荀况撰。唐楊倞註。况亦孔氏之支流。其書大旨在勸學。而其學主於修禮。徒以恐人恃質而廢學。故激為性惡之說。受後儒之詬厲。要其宗法聖人。誦說王道。終以韓愈大醇小疵之評為定論也。倞注多明古義。亦異於無稽之言。

〔天祿琳琅書目一宋版子部〕纂圖互注荀子。

一冊

周荀况撰。三十二篇。唐楊倞注。分二十卷。前載楊序。

序後有欵器大路龍旗九旂三圖。

宋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漢志作孫卿子者。避宣帝諱也。至楊倞始復改為荀。

分二十卷而注釋之。淳熙中。錢佃耕道用元豐監本參校。刊之江西漕司。其同異著之篇末。凡一百二十六條。視他本最為完善云云。據此。則宋時刊物荀子已非一本。是書標為纂圖互註。書中於倞注外。又加重言重意互註諸例。與經部宋本毛詩周禮春秋經傳集解三書正同。圖樣字體版式亦復相等。蓋當時帖括之書。不獨有經也。

〔又元版子部〕纂圖分門類題註荀子。

一冊

周荀况撰。三十二篇。唐楊倞注。分二十卷。前載楊序。并新增

麗澤編集荀子事實品題一卷。不著纂人姓氏。又宋陳傅良輯荀子門類題目一卷。此當時帖括之書也。其門

類題目一卷。於標題次行。刊永嘉先生陳傅良編。所分門類。始曰天地。終曰五常。共四十門。未又附拾遺。並事要

總類二條。皆擇書中之可作題目者。分類摘句。以取便於觀覽。卷後別行。刊麻沙劉通判宅刻梓於仰高堂十二

字。卷一之後。亦於別行刊關中劉旦校正。所謂劉通判者。當即是人。第書首標題為纂圖分門類題注荀子。書前仍當有圖。蓋已失之矣。至所載荀子事實品題一卷。觀其識語。稱舊本荀揚圖說。不過具文。今得麗澤堂編次品題。凡卿雲事實顛末。歷歷可考云云。則是荀揚合刊之書。非此本中所應有。乃書買割取荀子事實。以冠於書首耳。且書中自卷九之卷十三及卷十五。共六卷。標題祇稱荀子。卷十六卷二十兩卷。標題又稱監本音註荀子。書名既不畫一。版式亦復懸殊。係以三刻湊成一書。其標稱荀子者。撫印甚精。紙墨俱佳。實為宋槧。餘則元時所刊。遠不相及。然宋本流傳者久少。今尙存吉光片羽於元刻之中。雖出湊合。亦可寶也。

〔錢曾讀書敏求記〕荀子二十卷。楊倞注。荀子凡三十二篇。為二十卷。并劉向篇目。淳熙八年六月。吳郡錢佃得元豐國子監本。並二浙西蜀諸本參校。刊於江西計臺。其跋云。耳目所及。此特為精好。予又藏呂夏卿重校本。從宋本摹寫者。字大悅目。與此可稱雙璧矣。

〔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二十一子部儒家類荀子二十卷。影寫宋呂夏卿大字本。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後有將仕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充御史臺主簿臣王子韶同校。朝奉郎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夏卿重校兩行。案呂夏卿本。宋槧尙存。惟是本從宋槧初印本影寫。見存之宋槧。則紙質破損。字迹模糊。且為庸妄子據俗本描補。殊失廬山真面。故宋槧轉不若影宋本之可貴也。金吾聞之。黃蕘圖先生云。楊倞序。元和十二年顧氏手跋曰。荀子向唯明世德堂本最行於世。乃其本即從元纂圖互注本出。故重意之刪而未盡者。猶存兩條于楊注中。一修身篇丘山崇成句下一又何怪乎本之不精也。餘姚盧抱經學士彙諸本參以王制篇何獨後我也句下已意。校定重梓。首列影鈔宋大字本。即今此本。從朱文游家見之也。考困學紀聞所引。如青取之於藍請占之五帝諸條殆監本

是已。採用頗多。咸足正世德堂之誤。然如君道篇。狂生者不胥時而樂。正與爾雅釋詁暴樂柔柔。毛傳及鄭箋燦所用字同。則樂不得如世德堂本之改為落明甚。而盧學士略不及此本之有樂字。然則此書不幾亡此字乎。他亦每有漏略抵牾。皆當據依以正之。今歸鄴巖周君收藏。堯圃借得。命校一過。兼訪知宋槧印本。在東城藏書家。持來擬售。略一寓目。樂宋槧本與鈔同他日儻竟為堯圃所有。當仍假此本一一覆審之云。嘉慶元年八月。書于黃氏之士禮居。澗費顧廣圻。

〔孫星衍孫氏祠堂書目內編二諸子三〕荀子二十卷。唐楊倞注一纂圖互注宋巾箱本一宋巾箱別本一明世德堂刊本一明重刊小字本一盧文弨校刊本一嚴杰依惠校本

〔謝墉荀子箋釋序〕荀子生孟子之後。最為戰國老師。太史公作傳。論次諸子。獨以孟子荀卿。相提並論。餘若談天雕龍炙轂。及慎子公孫子尸子墨子之屬。僅附見於孟荀之下。蓋自周末歷秦漢以來。孟荀並稱久矣。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貴玉賤珉。亦與德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即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知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尙多。而本書或反缺佚。愚竊嘗讀其全書。而知荀子之學之醇正。文之博遠。自四子而下。洵足冠冕羣儒。非一切名法諸家。所可同類共觀也。觀於讖兵篇對李斯之問。其言仁義與孔孟同符。而責李斯以不探其本而索其末。切中暴秦之弊。乃蘇氏譏之。至以爲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然則陳相之從許行。亦陳良之咎歟。此所謂欲加之罪也。荀子在戰國時。不為游說之習。鄙蘇張之縱橫。故國策僅載諫春申事。大旨勸其擇賢而立長。若早見及於李園棘門之禍。而為厲人憐王之詞。則先幾之哲。固異於朱英策士之所為。故不

見用於春申。而以蘭陵令終。則其人品之高。豈在孟子下。顧以嫉濁世之政。而有性惡一篇。且詰孟子性善之說。而反之於是。宋儒乃交口攻之矣。嘗即言性者論之。孟子言性善。蓋勉人以為善而為此言。荀子言性惡。蓋疾人之為惡而為此言。要之繩以孔子相近之說。則皆為偏至之論。謂性惡則無上智也。謂性善則無下愚也。韓子亦疑於其義。而為三品之說。上品下品。蓋即不移之旨。而中品則視習為轉移。固勝於二子之言性者矣。然孟子偏於善。則據其上游。荀子偏於惡。則趨乎下風。由憤時疾俗之過甚。不覽其言之也偏。然尙論古人。當以孔子為權衡。過與不及。師商均不失為大賢也。此書自來無解詁善本。唐大理評事楊倞所註。已為最古。而亦頗有舛誤。向知同年盧抱經學士。勘核極為精博。因從借觀。校士之暇。輒用披尋。不揆樸昧。閒附管窺。皆正楊氏之誤。抱經不是我非也。其援引校讎。怪出抱經。參互考證。往復一終。遂得蕝事。以塘讜陋。誠不足發揮儒術。且不欲攘人之笑。而抱經頗致書屬序。因舉其大要略。綴數語於簡端。竝附著書中所未及者二條於左云。乾隆五十一年。歲在丙午。六月既望。嘉善謝塘東墅甫題於江陰學使官署。時年六十有八。荀卿又稱孫卿。自司馬貞顏師古以來。相承以為避漢宣帝諱。故改荀為孫。考漢宣名詢。漢時尙不諱嫌名。且如後漢李恂。與荀淑荀爽荀悅荀彧。俱書本字。詎反於周時人名見諸載籍者而改稱之。若然則左傳自荀息至荀瑤多矣。何不改耶。且卽前漢書任敖公孫敖俱不避元帝之名驚也。蓋荀音同孫。語遂移易。如荆軻在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又如張良為韓信都。潛夫論云。信都者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或曰申徒。或勝屠。然其本一司徒耳。然則荀之為孫。正如此比。以為避宣帝諱。當不其然。漢志孫卿子三十二篇。隋志則稱十二卷。漢志又載孫卿賦十篇。今所存者。僅禮知雲蠶箴。其末二篇無題。相其文勢。其小歌曰以下。皆當為致春申君書中之語。而國策於曷惟其同下。尙有詩

曰上帝甚神。無自濼也。韓詩外傳亦然。此尤見卓識。今本文脫去。而其謝春申君書亦不載。楊氏注亦未之及。此等似尙未精審也。

〔又錢大昕跋〕荀卿子書。世所傳唯楊倞注本。明人所刊。字句踳譌。讀者病之。少宗伯嘉善謝公。視學江蘇。得餘姚盧學士抱經手校本。歎其精審。復與往復討論。正楊注之誤者若干條。付諸劄牘氏。而此書始有善本矣。蓋自仲尼既歿。儒家以孟荀為最醇。太史公敘列諸子。獨以孟荀標目。韓退之於荀氏。雖有大醇小疵之譏。然其云吐辭為經。優入聖域。則與孟氏並稱。無異詞也。宋儒所訾議者。惟性惡一篇。愚謂孟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荀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立言雖殊。其教人以善則一也。宋儒言性。雖主孟氏。然必分義理與氣質而二之。則已兼取孟荀二義。至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為先。實暗用荀子化性之說。然則荀之書詎可以小疵訾之哉。古書僞與為通。荀子所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此僞字即作為之為。非詐僞之僞。故又申其義云。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為。漢書王莽傳作南僞。此僞即為之證也。因讀公序。輒為引伸其說。以告將來之讀是書者。丙午閏七月。嘉定錢大昕跋。

〔郝懿行荀子補注與王引之伯申侍郎論孫卿書〕近讀孫卿書而樂之。其學醇平醇。其文如孟子。明白宣暢。微為繇富。益令人入而不能出。頗怪韓退之謂為大醇小疵。蒙意未喻。願示其詳。推尋韓意。豈以孟道性善。荀道性惡。孟子尊王賤霸。荀每王霸並衡。以是為疵。非知言也。何以明之。孟遵孔氏之訓。不道桓文之事。荀矯孟氏之論。欲救時世之急。王霸一篇。剴切錐于。沁人肌骨。假使六國能用其言。可無暴秦并吞之禍。因時無王。降而思霸。孟荀之意。其歸一耳。至於性惡性善。非有異趣。性雖善。不能廢教。性即惡。必假人為。為與僞古字通。其云人之

性惡。其善者僞也。僞卽為耳。孟荀之悖。本無不合。惟其持論。各執一偏。準以聖言性相近。卽兼善惡而言。習相遠。乃從學染而分。後儒不知此義。妄相毀詆。閣下深於理解。必早見及。願得一言以祛所蔽。孫卿與孟。時勢不同。而願得所藉手。救弊扶衰。其道一也。本圖依託春申。行其所學。迨春申亡而蘭陵歸。知道不行。發憤著書。其旨歸意趣。盡在成相一篇。而託之瞽矇之詞。以避患也。楊倞注大體不誤。而中多未盡。往往喜加或曰云云。知其持擇未精。亦由不知古書假借之義。故動多臆礙。蒙意未安。欲復稍加訂正。以存本來。久疏樞謁。茅塞蓬心。聊述近所省存。用代奉面。道光四年甲申二月。

〔又與李璋煜月汀比部論楊倞書〕來示唐書藝文志。以倞為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汝士三子。無名倞者。意倞或改名。余謂志表互異。當由史氏未詳。故闕然弗備。若依馬班史法。於表志中書本名及改名。如漢劉更生為劉向之例。斯無不合矣。唐書倞不立傳。當由仕宦未達。無事實可詳。故志表闕略。而僅存其名。然千載下遂不知倞為何人。要亦史筆之疏耳。汪氏容甫。據古刻叢鈔載唐故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蔚州諸軍事行蔚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馬公墓志銘。其文則楊倞所作。題云朝請大夫使持節汾州諸軍事守汾州刺史楊倞撰。結銜較荀子加詳。汪氏又據志載會昌四年。定為武宗時人。然則此恐別一楊倞。若藝文志注荀子之人。止題大理評事而無朝請大夫以下銜者。蓋非一人可知矣。汪孟慈深以此說為不然。因言藝文志但云汝士子。安知不有兩汝士也。余無以應之。請質諸月汀。閏七月二十四日。

〔王念孫讀書雜志校荀子後敘〕余昔校荀子。據盧學士校本而加案語。盧學士校本。則據宋呂夏卿本而加案語。去年陳碩甫文學。以手錄宋錢佃校本異同。郵寄來都。余據以與盧本相校。已載入荀子雜誌中矣。今年

顧澗鬻文學。又以手錄呂錢二本異同見示。余乃知呂本有刻本影鈔本之不同。錢本亦有二本。不但錢與呂字句多有不同。即同是呂本。同是錢本。而亦不能盡同。擇善而從。誠不可以已也。時荀子雜誌已付梓。不及追改。乃因顧文學所錄而前此未見者。為補遺一編。竝以顧文學所考訂。及余近日所校諸條。載於其中。以質於好古之士云。道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高郵王念孫敘。時年八十有七。

〔又荀子佚文〕桃李椿桠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柏。經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右十四字見文選左思招隱詩注又分見於蜀都賦注上林賦注歐陽堅石臨終詩注藝文類聚果部上木部上太平御覽木部三 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右十八字見文選曹植與楊德祖書注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天下利器也。右二十六字見太平御覽諸書所引當別是一篇非解蔽篇文也 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良匠提斤斧。造山林。梁棟阿衡之才。樞柱楣椽之朴。森然陳於目前。大夏之器具矣。右四十二字見太平御覽器物部九又分見於文選左思詠史詩注

〔黎庶昌古逸叢書跋目〕影宋台州本荀子二十卷。朱子按唐仲友為一重大公案。其第四狀云。仲友以官錢開荀揚文中子韓文四書貼黃云。仲友所印四子。曾送一本與臣。臣不合收受。已行估計價值。還納本州軍資庫訖。此即四種之一。卷末有劉向敘目。題荀卿新書十二卷三十二篇。又有王子韶同校。呂夏卿重校銜名。熙寧元年國子監劄子。及校勘官十五人銜名。又有仲友後序。蓋淳熙八年繙雕熙寧官本。板心所題姓名。即第六狀云蔣輝供王定等一十八人。在局開雕者是仲友。雖為朱子所劾。而此書校刻實精。錢遵王稱為字大悅目。信然。

〔台州本末經籍訪古志二跋〕荀子二十卷。

宋龔大字本
求古樓藏

唐楊倞注。首有荀子注序。次新目錄接序後。每卷

首題荀子卷第幾。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卷末有劉向校正目錄上言。又有王子韶同校。呂夏卿重校銜名。及熙寧元年國子監劄子官銜十五名。又有瀆熙八年唐仲友後序。每半板八行。每行數不整。注雙行。界長七寸六分。幅五寸七分半。左右雙邊。每卷有金澤文庫印。印文肥寬。異所經見。殆文庫火前物。與惺窩先生題籤。亦希

覲之珍云。狩谷望之手跋云。右宋龔荀子。為瀆熙八年唐仲友所刻。字大如錢。書法全撫歐陽。朱熹按唐仲友

狀云。據蔣輝供。元是明州百姓。瀆熙四年六月內。因同已斷配人方百二等。僞造官會。事發。蒙臨安府府院將輝

斷配台州牢城差。在都酒務著役月糧。雇本州住人周立代役。每日開書籍供養。去年三月。唐仲友叫上輝就公

使庫開雕揚子荀子等印板。輝共王定等一十八人在局開雕者是本也。板心下方所題。皆是劄剴氏之姓名。蔣

輝以下都十九名。與朱熹按狀所言輝共王定以下十八人之語合。余始讀朱熹集。得詳唐仲友刻荀子事。喜甚。

獨怪是不良人。為是好事。謂不可以其罪廢其人也。後讀齊東野語。知其詆排之非至論。今又得四庫全書總目

二則。足為仲友吐氣。今并錄以備考。近來舶來盧文昭校本荀子。云以影宋本校。今以是本比讎之。失校之字。不

為不多。則彼所校猶未精歟。將所謂影宋本有落葉歟。然則是本豈不貴而重乎。且世間北宋刊本。傳世無幾。如

余所見。不過小字御注孝經文中子通典聖惠方諸書。而是本翻雕熙寧官板者。則其實與北宋本無異。真希世

之寶典也。余齋所載南宋本中。當以是為第一也。吾家子孫。宜保護之。文政五年十一月。按文政五年壬午當道光二年

〔又重刊台州本楊守敬跋〕今世中土所傳荀子宋本有二。一為北宋呂夏卿熙寧本。一為南宋錢佃江西

漕司本。而唐與政所刊于台州。當時為一重公案者。顧無傳焉。嘉慶間。廬抱經學士據朱文游所藏影鈔呂夏卿

本。合元明本校刊行世。王懷祖顧澗寶皆有異議。然呂錢兩本。至今無重刊者。余初來日本時。從書肆購得此書。雙鉤本數卷。訪之。迺知為狩谷望之舊藏台州本。此其所擬重刊未成者。厥後從島田篁村見影摹全部。因告知星使黎公。求得之以付梓人。一仍其舊。踰年乃成。按此本後亦有呂夏卿等銜名。又別有熙寧元年中書劄子。曾公亮等銜名。據與政自序。悉視熙寧之故。則知其略無校改。案王伯厚所舉四條。惟君子知嚮矣。此本仍作如響。不相應。因知伯厚所舉者。嚮響之異。非知如之異。此自校刊紀聞者之失。何校本仍作如若盧抱經所勘。以此本照之。其遺漏不下數百字。又不第顧澗寶所舉君道篇狂生者不胥時而樂之不作落也。此聞別有朝鮮古刊本。亦略與此本同。余又合元纂圖本。明世德堂本。及王懷祖劉端臨郝蘭舉諸先生之說。更參以日本物茂卿有讀荀子四卷豕田虎有荀子久保愛有荀子增注二十卷豬飼彥博有荀子補遺一卷所訂。別為札記。以未見呂錢兩原本。將以有待。故未附刊焉。光緒甲申三月。宜都楊守敬。

考證下

〔汪中荀卿子通論〕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經典敘錄毛詩。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為詩故訓傳于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由是言之。毛詩荀卿子之傳也。漢書楚元王交傳。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鹽鐵論云。包邱子與李斯俱事荀卿。包邱子即浮邱伯劉向敘云。浮邱伯受業為名儒。漢書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又云。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由是言之。魯詩荀卿子之傳也。韓詩之

存者外傳而已。其引荀卿子以說詩者四十有四。由是言之。韓詩荀卿子之別子也。經典敘錄云。左邱明作傳。以

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武威據史記張蒼。蒼傳洛陽賈誼。由是言之。左氏春秋。荀卿之傳也。儒林傳云。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于魯申公。傳

子至孫為博士。由是言之。穀梁春秋。荀卿子之傳也。荀卿所學。本長于禮。儒林傳云。東海蘭陵孟卿。善為禮春秋。

授后蒼疏廣。劉向敘云。蘭陵多善為學。蓋以荀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為卿。蓋以法荀卿。又二戴禮

並傳自孟卿。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載修身大略二篇文。小戴樂記三年問。鄉飲酒義篇。載禮論樂論篇文。由是言

之。曲臺之禮。荀卿之支與餘裔也。蓋自七十子之徒既歿。漢諸儒未興。中更戰國暴秦之亂。六藝之傳賴以不絕

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傳之。其揆一也。故其說霜降逆女。與毛同義。禮論大略二篇。穀梁義具在。

又解蔽篇說卷耳。儒效篇說風雅頌。大略篇說魚麗國風好色。並先師之逸典。又大略篇春秋賢穆公善胥命。則

為公羊春秋之學。楚元王交本學於浮邱伯。故劉向傳魯詩穀梁春秋。劉歆治毛詩左氏春秋。董仲舒治公羊春

秋。故作書美荀卿。其學皆有所本。劉向又稱荀卿善為易。其義亦見非相大略二篇。蓋荀卿於諸經無不通。而古

籍闕亡。其授受不可盡知矣。史記載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於荀卿則未詳焉。今考其書始於勸學。終於堯問。

劉向所編堯問第三十。其下仍有君子賦二篇。然堯問末附荀卿弟子之詞。則為末篇無疑。當以揚倅改訂為是。篇次實仿論語。六藝論云。論語子夏仲弓合撰。風俗通

云。穀梁為子夏門人。而非相非十二子。儒效三篇。每以仲尼子弓並稱。子弓之為仲弓。猶子路之為季路。知荀卿

之學。實出於子夏仲弓也。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堯問五篇。雜記孔子及諸弟子言行。蓋據其平日之聞於師友者。

亦由淵源所漸。傳習有素而然也。故曰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韓詩外傳。客有說春申君者。曰。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兼天下。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也。君藉之百里之勢。臣竊以為不便于君。若何。春申君曰。善。于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而之趙。趙以為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齊強而魯弱。由是觀之。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善。其國未嘗不安也。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何為辭而去。春申君又云善。于是使請孫子。孫子僞喜。戰國策作爲書謝之曰。鄙語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也。此為劫殺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放。無術法以知姦。即大臣以專斷圖私。以禁誅於己也。故舍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善。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圉。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疾。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因自立。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率其羣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又不許。莊公出走。踰于外牆。射中其股。遂殺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于沙邱。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潛王之筋而懸之於廟梁。宿昔而殺之。夫厲雖癰腫疔疔。上比遠世。未至絞頸射股也。下比近世。未至擢筋餓死也。由是觀之。厲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璇玉瑤珠不知佩。雜布與錦不知異。閭媼子都莫之媒。嫫母力父是之喜。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帝甚愠。無自療焉。按春申君請孫子。孫子答書。或去或就。曾不一言。而泛引前世劫殺死亡之事。未知其意何屬。且靈王雖無道。固楚之先君也。豈宜向其臣子斥言其罪。不知何人鑿空為此。韓嬰誤以說詩。劉向不察。采入國策。其敘荀子新書又載之。斯失之矣。此書自厲憐王以下。乃韓非子姦劫弑臣篇文。其言刻覈。舞知以禦人。固非之本志。其賦詞乃荀子僂詩之小歌。見於賦篇。由二書雜采成篇。故文義前後不屬。幸本書具在。其妄不難破爾。孫卿自為蘭陵令。逮春申之死。凡十八年。其閒實未嘗適趙。亦無以荀卿為上卿之事。本傳稱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詩外傳國策所載或說春申君之詞。即因

此以為緣飾。周秦閒記載若是者多矣。至引事說詩。韓嬰書之成例。國策載其文而不去其詩。此故奏之葛翼也。今本荀子二十卷。元時槧本。題云唐大理評事楊儵注。一本題云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儵事實無可考。新唐書藝文志以儵為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汝士三子。一名知溫。一名知遠。一名知至。無名儵者。表志同出一手。何以互異若此。古刻叢鈔載唐故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蔚州諸軍事行蔚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馬公墓志銘。其文則楊儵所作。題云朝請大夫使持節汾州諸軍事守汾州刺史楊儵撰。結銜。校荀子加詳。其書馬公卒葬年月云。以會昌四年三月十日卒。以其年七月十日葬。據此。則楊儵為唐武宗時人。

荀子年表

趙	惠文王元年 <small>以公子勝為相封平原君</small>	齊	濬王廿六年	秦	昭王九年	楚	頃襄王元年	本書 列傳
二年	二十七年	十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三年	二年	
三年	二十八年	十一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四年	三年	
四年	二十九年	十二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五年	四年	
五年	三十年	十三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六年	五年	
六年	三十一年	十四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七年

三十二年

十五年

七年

迎婦於秦秦楚復平

八年

三十三年

十六年

八年

九年

三十四年

十七年

九年

十年

三十五年

十八年

十年

十一年

三十六年

十九年

十一年

十二年

三十七年

二十年

十二年

十三年

三十八年

二十一年

十三年

滅宋

王伯嚭齊潛用強齊中足以舉宋

十四年

三十九年

二十二年

十四年

與秦昭王好會於宛結和親

十五年

四十年

二十三年

十五年

燕秦趙魏韓兵破我濟上王走莒

仲尼篇潛王毀於五國

王伯嚭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戮

十六年

襄王元年

二十四年

十六年

與秦昭王好會於鄆秋復會於穰

列傳齊襄王時荀卿最為老師齊尙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

三十一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

三十四年

三十五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田單殺燕騎劫

秦伐我割上庸漢北地予秦

秦拔我郢燒夷陵王東保於陳

論兵篇齊之田單世俗所謂善用兵者燕能并齊而不能疑也故田單奪之

議兵篇秦師至而郢鄢舉若振槁然

復與秦平入太子為質於秦

疆國篇今楚父死焉至是乃使鱗人役也

二〇
仲尼篇楚六千里而
為讎人役

二十八年

十三年

三十六年

二十八

二十九年

十四年

三十七年

二十九

三十年

十五年

三十八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十六年

三十九年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十七年

四十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

十八年

四十一年

三十三年

拜范雎為相封以應
號為應侯

儒效篇載秦昭王與
荀卿答問之語
疆國篇載應侯與荀
卿答問之語

孝成王元年

十九年

四十二年

三十四年

秦拔趙二城平原
君相

議兵篇臨武君與孫
卿子讓兵于趙孝成
王前又秦四世有勝
又李斯問孫卿子曰
秦四世有勝皆謂孝
公至昭王

二年

王建元年

四十三年

三十五年

三年

二年

四十四年

三十六年

四年

三年

四十五年

考烈王元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秦圍邯鄲魏信陵君奪晉鄆兵平原君求救於楚楚使春申君與魏救趙卻秦存邯鄲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十年

秦兵罷

十一年

九年

十年

四十六年

四十七年

四十八年

四十九年

五十年

五十一年

五十二年

春申君為相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楚世家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于楚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年至新中秦兵去春申君傳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秦六年圍邯鄲傳作五年誤

七年

八年

以荀卿為蘭陵令

讖兵篇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趨趙趙不能疑也故秦奪之臣董篇平原君之於趙也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也可謂弼矣又爭然後善辰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者是之謂通忠之順信陵君似之矣

列傳齊人或讖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

十二年

十一年

五十三年

九年

徙於鉅陽

十三年

十二年

五十四年

十年

十四年

十三年

五十五年

十一年

十五年

十四年

五十六年

十二年

平原君卒

孝文王元年

莊襄王元年

秦本紀五十六年秋
昭襄王卒子孝文王
立十月己亥即位三
日辛丑卒子莊襄王
立

十六年

十五年

二年

十三年

十七年

十六年

三年

十四年

十八年

十七年

始皇元年

十五年

春申君徙封于吳

十九年	十八年	二年	十六年	李斯列傳斯辭荀卿 西入秦會莊襄王卒 乃求爲秦相呂不韋 舍人
二十年	十九年	三年	十七年	
二十一年	二十年	四年	十八年	
悼襄王元年	二十一年	五年	十九年	
二年	二十二年	六年	二十年	
三年	二十三年	七年	二十一年	
四年	二十四年	八年	二十二年	王東徙壽春
五年	二十五年	九年	二十三年	
六年	二十六年	十年	二十四年	
七年	二十七年	十一年	二十五年	李園殺春申君
				列傳春申君死而荀 卿廢因家蘭陵列著 數萬言卒葬蘭陵

謹據本書及史記劉向敘考定。其文曰。荀子。趙人。名况。年五十始游學來齊。則當湣王之季。故傳云田駢之屬。

皆已死也。又云。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蓋復國之後。康莊舊人。惟卿在也。襄王之十八年。當秦昭王四十一年。秦封范雎為應侯。儒效彊國篇。有昭王應侯荅問。則自齊襄王十八年以後。荀卿去齊游秦也。其明年趙孝成王元年。本書荀卿與臨武君議兵趙孝成王前。則荀子入秦不遇。復歸趙也。後十一年。當齊王建十年。為楚考烈王八年。楚相黃歇以荀卿為蘭陵令。本書云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則當王建初年。荀卿復自趙來齊。故曰三為祭酒。是時春申君封于淮北。蘭陵乃其屬邑。故以卿為令。後八年。春申君徙封于吳。而荀卿為令如故。又十二年。考烈王卒。李園殺春申君。盡滅其族。本傳云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荀卿之卒。不知何年。堯問篇云。孫卿迫于亂世。鰥于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鹽鐵論毀學篇。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為之不食。覩其罹不測之禍也。據李斯傳。斯之相在秦并天下之後。距春申君之死十八年。距齊湣王之死六十四年。是時荀卿蓋百餘歲矣。荀卿生于趙。游于齊。嘗一入秦而仕于楚。卒葬于楚。故以四國為經。託始于趙。惠文王楚頃襄王之元。終於春申君之死。凡六十年。庶論世之君子。得其梗概云爾。劉向敘錄。卿以齊宣王時來游稷下。後仕楚。春申君死而卿廢。史記六國年表。載春申君之死。上距宣王之末凡八十七年。史記稱卿年五十始游齊。則春申君死之年。卿年當一百三十七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謂史記所云年五十為年十五之譌。然顏之推家訓勉學篇。荀卿五十始來游學。之推所見史記古本已如此。未可遽以為譌字也。且漢之張蒼。唐之曹憲。皆百有餘歲。何獨於卿而疑之。荀子歸趙。疑當孝成王九年十年時。故君道篇亟稱平原信陵之功。是時信陵故在趙也。以信陵君之好士。得之於毛公薛公。而失之于荀卿。惜夫。韓非子難四篇。燕王噲賢子之而非荀卿。故身死為僇。荀子游燕。在游齊之前。事僅見此。本書強國篇子

說齊相國曰。今巨楚縣吾前。大燕鯨吾後。勁魏鉤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三國必起而乘我。如是。則齊必斷而爲四。三國若假城耳。其言正當。潛王之世。潛王再攻破燕魏。留楚太子橫以割下東國。故荀卿爲是言。其後五國伐齊。燕入臨晉。楚魏共取淮北。卒叩荀卿言。荀子之爲齊。與樂毅之爲燕謀伐齊。所見正同。豈可謂儒者無益於人國乎。此齊相爲薛公田文。故曰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王伯篇云。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齊潛薛公是也。荀卿之爲是言者。疾田文之不能用士也。

〔胡元儀《郁別傳》〕 郁卿名況。趙人也。蓋周郁伯之遺苗。郁伯公孫之後。或以孫爲氏。故又稱孫卿焉。昔孟子爲卿于齊。郁卿亦爲卿于齊。虞卿爲趙上卿。時人尊之。號曰虞卿。郁卿亦爲趙上卿。故人亦卿之而不名也。卿年十五。有秀才。當齊潛王之末年。游學于齊。初。齊威王之世。潛于髡鄒衍之屬。相次至齊。威王卒。宣王立。喜文學。游說之士。來者益衆。居稷下。宣王十八年。尊寵之。如孟子。鄒衍。鄒奭。潛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命曰列大夫。言爵比大夫也。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不治政事而議論焉。稷下之盛。聞于諸侯。十九年。宣王卒。潛王立。學士更盛。且數萬人。潛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却疆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晚年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皆諫。潛王不聽。各分散。慎到。接子。亡去。田駢如薛。郁卿亦說齊相曰。處勝人之執。行勝人之道。天下莫忿。湯武是也。處勝人之執。不以勝人之道。厚于有天下之執。索爲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然則得勝人之執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主相者。勝人以執也。是爲是非。非爲不能。不能爲不能。併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義之可相兼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今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之于勝人之執。豈有之矣。然則胡不毆此勝人之執。赴勝人之道。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託王焉。與

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孰敢不爲義矣。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於庶人。莫不爲義。則天下孰不欲合義矣。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之官。好利利當之民。莫不願以齊爲歸。是一天下也。相國舍是而不爲。案直爲世俗之所爲。則女主亂之宮。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衆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爲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國乎。今巨楚縣吾前。大燕鯨吾後。勁魏鉤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則三國必起而乘我。如是。則齊必斷而爲四。三國若假城然耳。必爲天下大笑。曷若兩者孰足爲也。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執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土地之大。封內千里。人之衆數以億萬。俄而天下倜然舉去桀紂而犇湯武。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曰。是無他故焉。桀紂者。善爲人之所惡。而湯武者。善爲人之所好也。人之所惡。何也。曰。汙漫爭奪貪利是也。人之所好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竝乎湯武。若其所以統之。則無以異桀紂。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疆勝。非衆之力也。隆在信矣。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人之力也。隆在脩政矣。今已有數萬之衆者也。陶誕比周以爭與。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汙漫突盜以爭地。然則是弃己之所安疆。而爭己之所危弱也。損己之所不足。以重己之所有餘。若是其悖繆也。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辟之猶伏而匿天。救經而引其足也。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遠。爲人臣者。不恤己行之不行。苟得利而已矣。是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是仁人之所羞而不爲也。故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人知貴生樂安而弃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殉頸也。愚莫大焉。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佻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齊相不能用其言。郇卿乃適楚。于是諸侯合謀。五國伐齊。湣王奔莒。

楚使淖齒救齊。因為齊相。淖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潛王殺之于鼓里。田單起卽墨。卒復齊所失七十餘城。迎潛王子法章于莒而立之。是為襄王。襄王復國。尙脩列大夫之缺。諸儒反稷下。其時田駢之屬已死。惟郇卿最為老師。于是郇卿三為祭酒焉。後齊人或讒郇卿。卿乃適楚。楚相春申君相楚之八年。以卿為蘭陵令。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鄗。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郇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以百里之執。臣竊以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于是使人謝郇卿。卿去之趙。趙以為上卿。與臨武君孫臏讓兵於趙。孝成王之前。臨武君為變詐之兵。郇卿以王兵難之。不能對也。語詳郇卿子議兵篇。卒不用於趙。遂應聘于秦。初見應侯范雎。應侯問以入秦何見。郇卿曰。其固塞險。形執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桀。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于其門。入于公門。出于公門。入于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閒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然。則有其偃矣。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秦之所短也。秦昭王聞其重儒也。因問曰。儒無益於人國。郇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乎上者也。人主用之。則執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為順下矣。雖窮困凍餓。必不以邪道為貪。無置錐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執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于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

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居于闕里。闕里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人上如何。郇卿曰。其為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出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讜。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此之謂也。夫其為人下也如彼。其為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于人之國也。昭王曰。善。然終不能用郇卿也。郇卿在秦。知不見用。無何。由秦反趙。後春申君之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彊。夫賢者所在。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郇卿。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于是使人請郇卿于趙。郇卿遺書謝之曰。諺云。癘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于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嫡而立不義。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聘于鄭。未出境。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于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于外牆。射中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于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湣王之筋。縣于廟梁。宿昔而死。夫癘雖癘。腫痂疵。上比前世。未至纓絞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餓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于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蓋李園之包藏禍心。李園女弟之陰謀。郇卿早知其必發。故以書刺之也。又為歌賦以遺春申君曰。天下不治。請陳俯詩。天地易位。四時易鄉。列星殞墜。旦暮晦盲。幽晦登昭。日月下藏。公正無私。反見縱橫。志愛公利。重樓疏堂。無私罪人。懲革貳兵。道德純備。讒

口將將。仁人絀約。敷暴擅疆。天下幽險。恐失世英。鱗龍為螻蛄。鴟梟為鳳凰。比干見剗。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闇乎天下之晦盲也。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聖人共手。時幾將矣。與愚以疑。願聞反辭。其小歌曰。念彼遠方。何其塞矣。仁人絀約。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讒人服矣。琬玉璫珠。不知佩也。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閭閻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嘉也。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危為安。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春申君得書與歌賦。恨之。復回謝郇卿。卿不得已。乃行至楚。復為蘭陵令。春申相楚之二十五年。楚考烈王卒。春申君果被李園所殺。而郇卿遂廢蘭陵令。因家蘭陵二十餘年。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為秦相。卿聞之。為之不食。知其必敗也。後卒。年蓋八十餘矣。因葬于蘭陵。方郇卿至稷下也。諸子咸作書刺世。諸子之事。皆以為非先王之法也。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郇卿退而笑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亡。孟子言人之性善。郇卿後孟子百餘年。以為人之性惡。作性惡一篇。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乎巫祝。信禳祥。鄙儒小拘。莊周等又滑稽亂俗。于是推本儒術。闡道德。崇禮勸學。著數萬言。凡三十二篇。又作春秋公子血脈譜。郇卿善為詩禮易春秋。從根牟子受詩。以傳毛亨。號毛詩。又傳浮丘伯。伯傳申公。號魯詩。從馯臂子弓受易。並傳其學。稱子弓比于孔子。從虞卿受左氏春秋。以傳張蒼。蒼傳賈誼。穀梁俶亦為經作傳。傳郇卿。卿傳浮丘伯。伯傳申公。申公傳瑕丘江公。世為博士。郇卿尤精于禮。書闕有聞。受授莫詳。由是漢之治易詩春秋者。皆源出于郇卿。郇卿弟子。今知名者。韓非李斯陳羣毛亨浮丘伯張蒼而已。當時甚盛也。至漢時。蘭陵人多善為學。皆卿之門人也。漢人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為卿。法郇卿也。教澤所及。蓋亦遠矣。後十一世孫遂。遂生淑。淑生子八人。時號八龍。卿之後甚著于東漢。迄魏晉六朝。知名之士不絕云。

論曰。劉向言漢興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郇卿。孟子董先生皆小五伯。以為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如人君能用郇卿。庶幾于王。然世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滅。秦國大亂。卒以亡。觀郇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悽愴。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于閭巷。而功業不得見於世。哀哉。可為賈逵。其書可比于傳記。可以為法。諒哉斯言。向故元王交之孫。交。郇卿再傳弟子也。其知之深矣。其哀痛有由矣。然而仔不至阿其所好也。向校讎中秘書。定著郇卿子三十二篇。傳之至今。向亦卿之功臣哉。唐儒楊倞。復為之注。表彰之功。亦向之亞矣。

〔又郇卿別傳攷異二十二事〕林寶元和姓纂。郇周文王十七子郇侯之後。以國為氏。詩郇伯勞之毛傳云。重者言故毛傳云然。後去邑為荀。晉有荀林父。生庚。喬孫況。況十一代孫遂。遂生淑。生儉。緄靖。肅。時人謂之八龍。案水經注。涑水逕猗氏故城北。又西逕郇城。郇伯國也。其地即今山西蒲州府猗氏縣之境。郇國。晉武

公所滅。見竹書紀年。故郇伯之後。仕于晉。獻公之世有荀息。魯僖二十七年。荀林父御戎。林父于息屬之。親疎未詳。林父子庚。成三年聘魯。庚子偃。成十六年佐上軍。偃子吳。襄二十六年聘魯。吳子寅。昭二十九年與趙鞅城汝濱。定十三年入于朝歌。叛魯。哀五年奔齊。由寅至郇卿幾二百年。由哀五年至周赧王十六年。得一百九十四年也。其間幾世。不可詳矣。

林寶所云。皆据郇氏家傳。信而有徵者也。但後漢書荀淑傳。稱淑為荀卿十一世孫。則遂當是十世孫。不知今本元和姓纂誤衍一字歟。抑今本後漢書十一世乃十二世之誤歟。無明據以證之也。云後去邑為荀。此乃想當然之辭。殊非確論。何也。荀姓乃黃帝之後。國語司空季子言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得姓者十二。姬酉祈已滕蒧任荀。僖姁偃依是也。郇國之郇。詩郇伯勞之。竹書紀年晉武公滅郇。此據漢書地理志。臣瓚注所引紀年。之文。今本紀年皆作荀。不作郇矣。國語訾祐言

范文子受以郇櫟。字皆作郇。并不作荀也。而左傳諸荀之在晉者。字皆作荀。不復作郇。此蓋傳寫相承。久而不改。正。如許國許姓之許字作鄒。凡經典之中。竟無鄒字。人遂相沿不改。是其證也。并非有故去邑為荀明矣。今別傳中皆用郇字。以著受姓之源。史記稱荀卿。國策劉向漢書藝文志應劭風俗通皆稱孫卿。司馬貞顏師古皆以為避宣帝諱。詢。故改稱孫。謝東野云。漢不避嫌名。時人荀淑荀爽。俱用本字。左傳荀息至荀瑤。亦不改字。何獨于荀卿反改之邪。蓋荀孫二字同音。語遂移易。如荆軻謂之荆卿。又謂之慶卿。又如張良為韓信都。信都。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案謝東野駁郇卿之稱孫卿不因避諱。足破千古之惑。以為俗音不正若司徒信都。則仍非也。郇卿之為郇伯之後。以國為氏。無可疑矣。且郇卿趙人。古郇國在今山西猗氏縣境。其地于戰國正屬趙。故為趙人。又稱孫者。蓋郇伯公孫之後。以孫為氏也。王符潛夫論志姓氏篇云。王孫氏公孫氏國自有之孫氏者。或王孫之班。或公孫之班也。是各國公孫之後。皆有孫氏矣。由是言之。郇也孫也。皆氏也。戰國之末。宗法廢絕。姓氏混一。故人有兩姓并稱者。實皆古之氏也。如陳完奔齊。史記稱由完。陳恆見論語。史記作田常。陳仲子見孟子。郇卿書陳仲田仲互見。田駢見郇卿書。呂覽作陳駢。陳田皆氏。故兩稱之。推之荆卿之稱慶卿。亦是類耳。若以俗語不正二字同音。遂致移易為言。尙未達其所以然之故也。今別傳不稱孫者。以別族在當時宜稱孫。舉近者言也。孫氏各國皆有。不明所出。後人宜稱郇。以著所出。故郇卿書稱孫子。仍之不改。郇卿自稱之辭也。自史公稱荀卿。其後裔荀淑等皆曰荀。相沿至今。皆曰郇子。故不復稱孫也。齊宣王尊寵稷下諸子。號曰列大夫。言爵比大夫也。孟子宣王時在齊。居列大夫之中。而孟子書言孟子為卿于齊。孟子自言我無官守。我無言責。與史記田完世家云列大夫不治而議論者合。然不稱列大夫而曰為卿。蓋卿即列大夫之長。所謂郇卿三為祭酒是也。然則郇卿亦為

卿于齊矣。史記虞卿傳。虞卿說趙孝成王。再見為趙上卿。故號虞卿。郇卿亦為趙上卿。又從虞卿受左氏春秋。郇卿之稱卿。蓋法虞卿矣。劉向云。蘭陵人喜字為卿。以法孫卿也。然則在齊人趙人稱郇卿。尊之之辭也。蘭陵弟子稱郇卿。美之之辭也。史記。荀卿年五十。始來遊學于齊。劉向云。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遊學。應劭風俗通窮通篇云。孫卿有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作年十五者是也。史記與劉向序。皆傳寫誤倒耳。郇卿來齊在何時。史公劉向應劭皆未明言。桓寬鹽鐵論論儒篇云。潛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強秦。五國賓從。郇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諫不從。各分散。慎到接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內無良臣。故諸侯伐之。是郇卿潛王末年至齊矣。今郇卿書疆國篇有說齊相一章。正諫潛王矜功五國謀伐齊之事。蓋說之不從。遂之楚。五國旋果伐齊。潛王奔莒被殺。襄王復國。稷下諸子分散者復反稷下。郇卿適楚不久。即反齊。是以史記劉向應劭皆云。襄王時尙修列大夫之缺。言潛王末列大夫已散。襄王復聚之。尙能脩列大夫之缺也。劉向云。威王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號曰列大夫。是時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遊學。應劭亦如此云。惟作齊威王時。無宣王。年五十作十五。年十五是也。無宣王蓋脫去耳。應劭之文。全本劉向故也。說者遂疑郇卿齊威王時至齊。非也。稷下之士。實威王初年始聚之。洎于髡傳。齊威王八年。楚伐齊。髡使趙請兵。是其證也。威王在位三十六年。宣王立。據田完世家。宣十八年乃尊崇稷下之七十六人。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稷下之士復盛。且數萬人。宣王在位十九年。十八年始尊崇稷下之士。號曰列大夫。威王時並無列大夫之號也。即史記所云。是以稷下之士復盛。且數萬人。皆終言其事。非宣王之世。在潛王之世也。劉向應劭所云。皆溯稷下聚士之由。故統威王宣王言之。云是時孫卿有秀才。非謂威王宣王之時。指稷下之盛時。即潛王

之世也。讀者不察。以辭害意。故繆為之說耳。史記春申君傳。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相。封春申君。春申君相楚之八年。以荀卿為蘭陵令。然則郇卿被讒去齊入楚。在楚考烈王之八年。齊王建之十年也。客說春申君以湯武。百里有天下。孫子賢人。藉以百里之勢。不便于君。審其詞意。必郇卿為蘭陵令不久之事。春申信客言。即謝郇卿。卿乃去而之趙。當在考烈王八九年。趙孝成王之十二三年。議兵于趙孝成之前。即此時矣。劉向云。孫卿應聘于諸侯。見秦昭王及秦相應侯。今郇卿書儒效篇有秦昭王問孫子儒無益于人國一章。疆國篇有應侯問孫子入秦何見一章。是其事也。據范雎傳。雎為相封侯。在秦昭王四十一年。五十二年。因王稽坐法誅。應侯懼。蔡澤說之。遂罷相。應侯罷相之年。即楚考烈王八年。郇卿為蘭陵令時。應侯既罷相矣。劉向稱秦相應侯約言之。郇卿書直稱應侯。不曰秦相。得其實矣。秦昭王在位。盡五十六年。郇卿入趙。當昭王五十二年。由趙入秦。不出秦昭王五十四至五十六三年中也。即由秦反趙。亦不出此三年中。客再說春申君。春申君請郇卿于趙。國策不言在何時。考春申君傳。春申君相楚二十二年。諸侯合從西伐秦。楚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客言。春申君以合從伐秦不利。歸咎諸客。疏而遠之。前讒郇卿之客。必在所疏之中。于是春申君所聽信者。惟觀津人朱英。春申君徙楚都壽春。一切所為。皆朱英之謀。然則說春申君反郇卿于趙之客。蓋即朱英歟。由是言之。郇卿復為蘭陵令。在楚考烈王二十二年之後矣。二十五年。春申被李園所殺。郇卿廢蘭陵令。計前後兩為蘭陵令。不過三四年耳。桓寬鹽鐵論毀學篇云。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郇卿為之不食。覩其罹不測之禍也。李斯相秦。據始皇本紀在三十四年。是年郇卿尚存。猶及見之。其卒也。必在是年之後矣。郇卿以潛王末年。年十五來齊。據田完世家。潛王三十八年伐宋。滅之。而郇卿說齊相

之辭。但曰巨楚縣吾前。大燕鮪吾後。勁魏鉤吾右。不及宋國。時宋已滅明矣。說齊相不從。郇卿乃適楚。必潛王三十九年之事。蓋郇卿之來齊。亦卽在是年歟。雖無明證。試以是年郇卿年十五推之。當生于周赧王十六年。計至始皇三十四年。得八十七年。故別傳云卒年蓋八十餘矣。李斯傳。斯長男由為三川守。告歸咸陽。斯置酒于家。百官長皆前為壽。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郇卿曰。物禁太盛。斯乃上蔡布衣。今人臣無居臣上者。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所謂郇卿為之不食。必有戒斯之詞。物禁太盛。其戒斯之詞歟。當由告歸百官長上壽之時。追念師言。不覺而歎耳。史公紀由告歸。在始皇三十五年之後。敘此事畢。接書三十七年事。則由告歸李斯之歎。在三十六年矣。是年郇卿之存與卒。不得而考。然可為郇卿為之不食之明證也。劉向雋校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言中祕所藏孫卿之書。共有三百二十二篇。實三十二篇。餘皆重復之篇也。而漢書藝文志云孫卿子三十三篇。乃傳刊之誤。當作三十二篇。王伯厚漢藝文志考證已言之矣。然漢志既列孫卿子三十二篇于諸子儒家。又列孫卿賦十篇于詩賦。今郇卿書賦篇僅有賦六篇。讀者莫明其故。蓋卽郇卿書中之賦篇成相篇也。漢志雜賦十二家。有成相雜辭十一篇。藝文類聚八十九卷引成相篇曰。莊子貴支離。悲木槿。汪云成相出淮南子。據此則淮南子亦有成相之篇。今已久佚。漢志亦從本書別出。然則成相雜辭十一篇者。淮南王之所作也。賦者古詩之流。成相亦賦之流也。今案賦篇。禮知雲蠶箴五賦之外。有危詩一篇。凡六篇。成相篇自請成相世之殃。至不由者亂何疑為。是第一篇。自凡成相辦法方。至宗其賢良辨孽殃。是第二篇。自請成相道聖王。至道古聖賢基必張。是第三篇。自願陳辭。願陳辭上脫。請成相三字。至託于成相以喻意。是第四篇。自請成相言治方。至後世法之成律貫。是第五篇。合之賦六篇。實十有一篇。今漢志云孫卿賦十篇者。亦脫一字。當作十一篇也。隨書經籍志。

有楚蘭陵令郇況集一卷。注云殘闕。梁二卷。隋志本之。梁阮孝緒七錄。蓋七錄題二卷者。正謂賦一卷。成相一卷也。脩隋志者不知成相亦賦也。徒見郇卿賦篇僅六賦。不可分為二卷。疑有殘闕。故注其下曰殘闕。梁二卷亦殊疏矣。至舊唐書經籍志。有郇況集二卷。新唐書藝文志。亦有郇況集二卷。皆據隋志。梁二卷之文載之而已。非別有全本也。王伯厚玉海引宋李淑書目云。春秋公子血脈譜傳本。曰郇卿撰。秦譜下及項滅子嬰之際。非郇卿作明矣。然枝分派別。如指諸掌。非殫見洽聞不能爲。其間不無訛繆。案郇卿從虞卿受左氏春秋。故作春秋公子血脈譜。蓋據左氏傳文及左丘明世本之姓氏篇以成書也。世本左丘明作見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出皇甫謐帝王世紀世本有姓氏篇見左傳正義引李淑疑非郇卿作。不過因秦公子譜下及秦亡而已。不知郇卿卒于始皇三十四年之後。去秦亡項滅子嬰才數年耳。下及子嬰之世。又何疑邪。據云。非殫見洽聞不能爲。其書之善可知。又云其間不無訛繆。其中必有與史記諸書不合者。如皇甫謐帝王世紀。亦據左丘明世本。其中有足考訂史記者。卽其比也。不得因其不合。遂指為訛繆矣。其書不見引于羣籍。七略七錄皆不著其目。宋時猶存。竟至亡佚。惜哉。虞荔鼎錄云。荀況在嵩溪作一鼎。大如劉向云。孟子以爲人性善。孫卿後孟子百餘年。以爲人性惡。向必言後孟子百餘年者。以史記言孟子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又言郇卿著數萬言而卒。是孟郇著書。皆在晚年。故據孟郇之卒年。相去百餘年爲言也。向徧讀中祕書。博覽參稽。其言信而有徵者也。故別傳從之。郇卿卒于始皇三十四年之後。逆推孟子之卒。當在周赧王初年。方合百餘年之數。今世所傳孟子譜。禮樂錄。闕里志等書。皆出宋明人之手記。孟子生卒。言人人殊。均無據之游辭。不足信者也。而說經者好稱之。誠末學所不解矣。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毛詩。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閒。大毛公。毛公爲詩詁訓傳于家。以授趙人

小毛公。一云子夏授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孫卿。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此毛詩得郇卿之傳也。漢書楚元王傳。楚元王交。嘗與魯穆生白公申公俱受詩于浮丘伯。浮丘一見鹽鐵論毀學篇。浮丘蓋齊地名。因為氏。浮包同聲。字伯。孫卿之門人也。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如春秋浮來之地。左傳浮來公穀皆作包。來是其例也。公卒業。文帝時。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申公始為詩。號魯詩。此魯詩得郇卿之傳也。劉向別錄。左傳正義引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鐸椒。椒作鈔撮八卷。授虞卿。卿作鈔撮九卷。授孫卿。卿授張蒼。經典釋文云。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虞卿傳同郡郇卿名況。況傳武威。張蒼陽武人。此云武威傳寫之誤。張蒼。蒼傳洛陽賈誼。此左氏春秋郇卿之傳也。楊士勣穀梁疏。穀梁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魯人。受經于子夏。為經作傳。授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瑕丘江翁。此疏有脫文。當云卿傳浮丘伯。伯傳申公。申公傳瑕丘江翁。漢書儒林傳。申公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是其證也。顏師古亦云。穀梁授經于子夏。傳郇卿。此穀梁春秋郇卿之傳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商瞿字子木。孔子傳易于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弓。今本史記作子弘。張守節正義已正其誤。然韓昌黎云。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馯臂子弓。則昌黎所見之史記。未詳。張守節所據本。誤致令今本皆誤。子弓傳江東矯子庸庇。漢書儒林傳。商瞿受易仲尼。傳魯橋庇子庸。子庸傳江東馯臂子弓。亦誤。當以史記為正。今漢書子庸子弓二名互易。幸留江東二字。在中間。不誤。然子弓史記云。楚人。漢書云。魯人。未詳孰是也。郇卿善為易。得子弓之傳也。郇卿傳易于何人。不可考。郇卿尤善于禮。今授受源流不可考。然漢書儒林傳。東海蘭陵孟卿事蕭奮。以禮授后蒼。蒼說禮數萬言。號曰曲臺記。授戴德延君。戴聖次君。德號大

戴。聖號小戴。據劉向云。蘭陵人善為學。蓋以孫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為卿。蓋以法孫卿也。孟卿蘭陵人。善為禮。又字卿。必得郇卿之傳也。惜今未能知其詳耳。孟卿傳士禮十七篇于后蒼。蒼傳二戴。今大小戴所傳儀禮。篇次各殊。見賈公彥儀禮疏。由是言之。儀禮蓋亦郇卿之傳也。郇卿之師子弓。韓昌黎以為駢臂子弓。此說不起自昌黎。張守節作史記正義。所據本作子弘。辯之曰。荀子作子弓。楊倞注非相篇云。駢臂子弓。受易者也。傳易之外別無聞。非駢臂也。楊注力辯非駢臂子弓。則唐以前之說。皆以郇子之子弓即駢臂矣。古說相傳。信而有徵者也。應劭云。子弓。子夏之門人。蓋子弓學無常師。學業必有異人者。故郇卿比之孔子。不得以典籍無傳而疑之也。楊倞以子弓為仲弓。云子者著其為師。元人吳棻以為子弓之為仲弓。猶季路之為子路。考其時世。郇卿不得受業于仲弓。不過因孔子稱仲弓可使南面。以為必仲弓方可比孔子耳。殊乖事之實也。王弼注論語云。見經典釋文朱張字子弓。郇卿以比孔子者。朱張字子弓。或有所據。以為即郇卿所稱子弓。誣亦甚矣。朱張在孔子之前。郇卿不能受業。即以為郇卿所受業。亦孔子前之聖人。何以郇卿動曰孔子子弓。先孔子而後子弓邪。劉向云。董仲舒作書笑郇卿。案漢書藝文志。董仲舒百二十篇。今惟存春秋繁露八十二篇。復多殘闕。不見笑郇卿之文。其逸久矣。汪氏述學。極詆國策記郇卿之事。其言曰。孫子謝春申書。去就曾不一言。泛引劫弑死亡之事。未知何屬。且靈王。楚之先君。豈宜斥言其罪。韓嬰誤以說詩。劉向不察。采入國策。失之矣。自厲憐王以下。乃韓非子姦劫弑臣篇文。其言刻覈。舞知以禦人。其詞賦乃郇子脩詩之小歌。由二書雜采為篇。文義不屬。孫卿自為蘭陵令。逮春申君死十八年。其閒未嘗適趙。本傳稱齊人或讒郇卿。卿乃適楚。詩外傳國策所載。即因此緣飾。末所引詩。乃詩外傳之文。國策亦並載之。案汪氏此說殊武斷。因不達郇卿謝書之旨。遂妄言之耳。書之旨。言春申將有劫殺之禍。指

李園女弟之謀。與親信李園也。故其詞隱。其意微。言外有去而不就之心。何得以去就不言為疑邪。其說靈王也。直據春秋所記之事言。非斥其罪。國策載之。韓詩外傳載之。劉向校孫卿書。雖未載其謝書。然云謝春申書以刺楚國。事必不誣也。韓非郇卿弟子。其書援引師說。又何足怪。因韓非引之。卽斥爲刻覈。舞知禦人。今讀其書。心情悱惻。諷刺深遠。並無舞知禦人之事。何其誣也。且以爲郇卿此書。乃劉向采自韓非。以入國策。韓非之書。雖全用其文。然未明言是郇卿謝春申書。而向遂割取以妄爲之。向之博學篤實。乃至荒唐若此乎。何其自信而輕蔑古人邪。郇卿遺春申書。與歌賦本屬二事。何得云文義不屬邪。但國策所載歌賦不全。今賦篇末侑詩一篇皆是也。乃云詞賦乃郇子侑詩之小歌。何其知二五而不知有十也。不信劉向。不信國策。徒拘守史記。漫不加考。窒莫甚焉。妄云孫卿自爲蘭陵令。逮春申君死十八年。未嘗適趙。但據春申君傳。相楚八年。以郇卿爲蘭陵令之文。計至春申君死。郇卿廢。其閒十八年。十八年不誤。未嘗適趙。則繆之繆者也。此十八年中。果在蘭陵。未之他國。而何時讖兵于趙。孝成王之前。何時入秦。與秦昭王應侯相問答邪。凡此皆見于郇卿書者。豈抑可誣爲劉向所爲乎。至以國策韓詩外傳皆因史記齊人或讖郇卿之文緣飾而成。更屬駕誣之詞。直以莫須有斷獄矣。惟國策篇末所引詩。實韓詩外傳之文。所見良是。然以爲劉向采自韓詩外傳。則仍非。後人據韓詩外傳以竄入國策耳。今世所行國策。皆非劉向著定之舊。夫豈不知邪。汪氏以考據自命。雄視一時。不料其亦留此武斷之說于世也。

荀子集解目錄

第一卷

勸學篇第一	一
脩身篇第二	一一
第一卷	
不苟篇第三	二二
榮辱篇第四	三二

第二卷

非相篇第五	四六
非十二子篇第六	五七
仲尼篇第七	六六

第四卷

儒效篇第八	七三
-------	----

第五卷

王制篇第九	九四
-------	----

第六卷

富國篇第十	一一三
-------	-----

第七卷

王霸篇第十一	一三一
--------	-----

第八卷

君道篇第十二	一五一
--------	-----

第九卷

臣道篇第十三	一六四
致仕篇第十四	一七四
<small>○盧文弨曰劉向元目亦作致仕其當篇皆作致士</small>	
<small>當由古仕與士本通也</small>	一七一

第十卷

議兵篇第十五	一七六
--------	-----

第十一卷

疆國篇第十六	一九四
--------	-----

天論篇第十七	二〇四
--------	-----

第十一卷

正論篇第十八……………二二四

第十二卷

禮論篇第十九……………二三一

第十四卷

樂論篇第二十……………二五二

第十五卷

解蔽篇第二十一……………二五八

第十六卷

正名篇第二十二……………二七四

第十七卷

性惡篇第二十三……………二八九

君子篇第二十四……………三〇〇

第十八卷

成相篇第二十五……………三〇四

賦篇第二十六……………三二三

第十九卷

大略篇第二十七……………三二一

第二十卷

宥坐篇第二十八……………三四一

子道篇第二十九……………三四七

法行篇第三十……………三五〇

哀公篇第三十一……………三五三

堯問篇第三十二……………三五九

荀子集解卷一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

楊 倞 注

王先謙集解

勸學篇第一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以喻學則才過

其本性也。盧文昭曰青取之於藍從宋本困學紀聞所引同元刻作青出之藍無於字王念孫曰困學紀聞云青出之藍作青取之於藍藍本未必是建本未必非（自注云今藍本乃唐與政台州所乘熙照舊本亦未爲善又云請占之五泰注云五泰五帝也藍本改爲五帝而刪注文）是王以作出者爲是也元刻作出之藍即本建本藍本作取之於藍者用大戴記改之也荀子本文自作出於藍藝文類聚草部是太平御覽百卉部三及意林碑雅引此並作出於藍新論崇學篇同史記褚少孫續三王世家引傳曰青采出於藍而實青於藍者教使然也即是此篇之文則本作出於藍明矣（宋錢佃本從藍本作取之於藍而所引蜀本亦作出於藍宋龔士禹荀子句解同）今從王說先謙案羣書治要作青取之藍是唐人所見荀子本已有作取者且大戴記即用荀子文亦作青取之於藍不得謂荀子本作出於藍而作取者爲非也宋建藍本岐出亦緣所承各異故王氏應麟無以定之謝本從盧校今仍之

木直中繩。輶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輶使之然也。輶屈槁枯暴乾挺直也晏子春秋作不復羸矣。盧文昭曰羸舊本作暴非說文一作暴疇也一作暴疾有所趣也顏氏家訓分之亦極明今此字注雖訓乾然因乾而暴起則下當从本案考工記輪人槁作藪鄭注云藪藪暴陰柔後必撓滅槁革暴起釋文步角反劉步莫反一音藪報反又注羸舊本訛作羸案羸緩也今據晏子雜上篇改正亦作羸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

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參三也會子曰日三省吾身知讀爲智行下孟反。俞樾曰省乎二字後人所

加也荀子原文蓋作君子博學而日參已參者驗也史記禮書曰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索隱曰參者驗也管子君臣篇曰若望參表尹注曰參表謂立表所以參驗曲直是參有參驗之義君子博學而日參驗之於己故知明而行無過也後人不得參字之義妄據論語三省吾身之文增省乎二字陋矣大戴記勸學篇作君子博學如日參已焉如而古通用無省乎二字可據以訂正先謙案大戴記一本作君子博學如日參已焉與俞說同孔氏廣森云參已者學乎兩端以已參之一本作而日參省乎已焉與荀子文同此後人用荀子改大戴記也苟書自作而日參省乎已參三義同羣書治要作而日三省乎已易參爲三是本文有省乎二字之明證與楊注義合俞說非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

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大謂有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

也。干越猶言吳越。臣氏春秋荆有次。非得寶劍於干越高誘曰吳邑也。終東北夷同聲。謂啼聲同。絡莫革反。謝刻從盧校。干作干。注文作干。越猶言於越。盧文昭曰。干越。今從元刻。與大戴禮同。注於越舊

作吳越。說所引。呂氏春秋。見故以分。篇次非俗。劉台拱曰。淮南原道訓。干越。亦安庸人所改。王念孫曰。劉說是也。吳越。蓋用高義。觀下文。引呂氏春秋。注可見。盧改非也。今原道訓。作干越。亦安庸人所改。王念孫曰。劉說是也。宋刻。呂夏卿本。錢佃本。竝作干越。干越。夷貉。四者皆國名。不得改干越為干越。古書言干越者多矣。凡改干越為

干越者。皆所謂知其一說。不知又有一說者也。大戴記之干越。亦後人所改。辯見。僕書貨殖傳。淮南道藏本。及朱東光本。皆作干它。本皆改為干俞。樾曰。案盧刻。誠非。而楊注。原文謂。猶言吳越。亦恐不然。干與越。竝言。則干亦國名。管子內樂篇。昔者吳干戰。未訛。不得入軍門。國子。隨其齒。後入為干國。多則干與吳。且為敵國。非即吳明矣。尹知章。注管子。以干為江邊地。非是。辨見管子。字本。作干說。文邑部。干國也。今屬臨淮。從邑。干聲。一曰。干本屬吳。蓋

干古國名。後為吳邑。哀九年。左傳。吳城干是也。古書言之。則當從國名之本訓。不得因其後為吳邑。而即訓為吳也。先謙案。王氏雜志。引文選。干。干越。當為干越。其義允矣。今案。鹽鐵論。珠路篇。干越之疑。不厲匹夫賤之亦一證也。吳干。先為敵國。後干併於吳。管子。吳干戰。及左傳。吳城干。即其明證。干為吳城。而吳一稱干。猶鄭為韓滅而

韓亦稱鄭。竹書紀年。書韓哀侯。作鄭哀侯。俞氏所駁。亦非也。今依劉王說。改從宋本。

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雅。小明之篇。靖介助景大也。無恆安息。戒之。不使懷安也。言能謀。恭其位。好正直之道。則神聽而助之。福引此詩。以喻勤學也。

神。神。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神。神。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文神字。福字。即本詩文也。今本此

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為學則自正道。故神莫大焉。修身則自無禍。故言莫長焉。俞樾曰。二句。提行。屬下。節非是。先謙案。舊本以荀子。它篇。引詩。為例。遂斷。上引詩。為一節。以此二句。相提。行。固屬非是。但下文物類之起。至君子。慎其所立。乎一段。言榮辱禍福之理。正與引詩。及此二句。相應。若斷屬上節。亦未安。各篇引詩。亦多在篇中。不盡屬一節。之末。此處。不當分。今正。

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足也。先謙案。大戴記。吾

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足也。先謙案。大戴記。吾

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足也。先謙案。大戴記。吾

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足也。先謙案。大戴記。吾

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足也。先謙案。大戴記。吾

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

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能善絕過。王念孫曰。江河本。作江海。海與里。為韻。下文。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亦與里。為韻。今本。海作河。即失其韻矣。文選。海賦。注。引此。正

作絕江海大戴記勸學篇說苑叢篇並同文字上仁蕭作濟江海文雖小異作江海則同俞樾曰能嘗讀為耐
漢書食貨志能風與旱鼂籍傳其性能塞趙充國傳漢馬不能冬師古注並曰能讀曰耐此文能字正與彼同
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皆以喻修身在假於學生非異言與衆人同也。王念孫曰生讀為性大戴記作性。南方有鳥焉。名

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蒙鳩鷓鴣也。苕葦之秀也。今巧婦鳥之巢至精密多繫於葦竹之上是也。蒙當爲葦方言云鷓鴣關之。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葦雀或曰一名蒙鳩亦以其愚也。言人不知學問其所置身亦猶繫葦之危也。說苑客謂孟嘗君曰鷓鴣巢於葦苕苕之折也。髮可謂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者何也。所託者然也。盧文弨曰蒙鳩大戴篇作葦鳩。方言作葦雀。蝦讀如世。蒙蝦葦一聲之轉。皆謂細也。蒙與蠟蒙音義近。楊云當爲蕩。似非。箸張略切。俗間本多作著。今從宋本。蝦讀如世。蒙蝦葦一聲之轉。皆謂細也。蒙與無形著及繫著義或本有著字而誤脫。亦未可知。然古書如周語大夫士曰格位箸。即位著也。列子仲尼篇形物其箸以箸爲著。明也。趙策智伯曰兵箸晉陽三年矣。以箸爲傳著也。世說新語一書皆以箸爲著。以故六書正譌謂箸字多有假借用者。別作著。非今校此書凡宋本作箸者仍之。其他卷作著字者即不改。非必古之盡是而今之皆非。以待夫通人自擇焉耳。所引說苑見善說篇作著之髮。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

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本草藥名有射干一名烏扇陶弘景云花白莖長如射人之執字又引阮公詩云射干臨層城是生於高處也。據本草在草部中又生南陽川谷此云西方有木未詳或曰長四寸即是草云木誤也。蓋生南陽亦生西方也。射音夜。盧文弨曰往烏扇宋本與本草同元刻作烏扇廣雅烏蕙射干也。蕙蕙同所夾反是二字皆可通。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王念孫曰此下有白沙在涅與之俱黑也。蓬蕙同所夾反是二字皆可通。蓬生麻中。不扶而直。二句而今本脫之大戴記亦脫此二句今本荀子無此二句疑後人依大戴刪之也。揚不釋此二句則所見本已同今本此言善惡無常唯人所習故白沙在涅與蓬生麻中義正相反且黑與直爲韻若無此二句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洪範正義云荀卿書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諸少孫繡三王世家云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今本泥下有中字涉上文而衍)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索隱曰蓬生麻中以下並見荀卿子案上文引傳曰青采出於藍云云下文引傳曰蘭根與白芷云云皆見荀子則此所引傳亦荀子也。然則漢唐人所見荀子皆有此二句不得以大戴無此二句而刪之也。又案羣書治要會子制言篇云故蓬生麻中不扶乃直(燕禮注乃猶而也)白沙在泥與之皆黑(大戴同)考荀子書多與會子同者此四句亦本於會子斷無截去二句之理。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滌。君子不

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蘭槐香草其根是爲芷也。本草白芷一名白蒞陶弘景云即離騷所謂蘭茝也。蓋苗名蘭茝根

名芷也。蘭槐當是蘭。莖別名。故云蘭槐之根是為芷也。斷續也。染也。滿弱也。言雖香草，侵續於弱中，則可惡也。斷子廉反。備思酒反。盧文昭曰：蘭槐之根大戴禮作蘭氏之根。懷氏之植。晏子作今夫蘭本三年而成。說苑雜言篇同。又案備久拊也。說文廣韻訓皆同。又晏子雜上篇作澁之苦酒。苦讀如夏苦之苦。義皆相近。揚氏乃訓備為韻，未見所出。又曰：高誘注淮南人間訓云：備臭汁也。意亦相近。郝懿行曰：大略篇云：蘭莖臺本，斷於蜜醴，一佩易之。與此義近。晏子春秋雜上篇云：蘭本三年而成。澁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澁之廉醴而買匹馬矣。廉說苑雜言篇作鹿備久拊也。芷，即莖也。莖芷古字同聲通用。此言香草之根為芷，斷以備及酒皆不美，惟斷之鹿醴乃能益其香而買易匹馬。故曰：其質非不美，所斷者狀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

禍災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凡物強則以為柱而任勞，柔則見束而約急，皆其自取也。王引之曰：揚說強自取柱之義甚迂。柱與束相對為文，則柱非謂

屋柱之柱也。柱當讀為祝。哀十四年公羊傳：天祝予十三年穀梁傳：祝髮文身。何范注：並曰：祝斷也。此文物強則自取斷折，所謂太剛則折也。大戴記作強自取折，是其明證矣。南山經：招搖之山有草焉，其名曰祝餘。祝餘或作

柱。茶是祝與柱通也。（祝之通作柱，猶注之通作祝。周官瘍醫祝藥，鄭注曰：祝當為注，聲之誤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構，結也。言亦所自取。施薪若一，

火就燥也。布薪於地，均若一。平地若一，水就溼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

其類也。疇，與儔同類也。劉台拱曰：羣焉當從大戴禮作羣居。王念孫曰：羣居與疇生對文。今本居作焉者，涉下文四焉字而誤。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

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所謂召禍也。質，射候的正鵠也。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醯酸而蚋聚焉。喻有德則慕之。

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禍福如此，不可不慎。所立，所立即謂其所立焉。

大戴作頌其所立焉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

備焉。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謝本從盧校作聖心，循焉。盧文昭曰：宋本循作備，與大戴同。劉台拱曰：當作備焉。備古音與德得為韻。王念孫曰：呂錢本作備，此言積善成德而通於神明，則聖心於是乎備也。成德與聖心備上下正相應。元刻備作循，則與上文不相應矣。備放篇云：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言全盡，猶此言聖心備也。一也。備字古音鼻墨反。見吳棫韻補。正與德得為韻。二也。大戴記及羣書治要並作備文。選謝瞻從宋公

也。一也。備字古音鼻墨反。見吳棫韻補。正與德得為韻。二也。大戴記及羣書治要並作備文。選謝瞻從宋公

戲馬臺集送孔令詩注張子房詩注引此亦作備（張華勵志詩注引作備與二注不合乃後人以誤本荀子改之）三也備字俗書作儉循字隸書或作備二形相似而誤先謙案孔廣森大戴記補注以積土成山至末為一段今從之言學必積小高大一志者成也榮辱篇云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起於變故故不積頭步無成乎修為待盡而後備者也與此言積善成德聖心乃備義合劉王說是今改從宋本

以至千里半步曰顛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刻作江河先謙案羣書治要作河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言駑馬十度引車則亦及駢驥之一躍據下云駑馬十駕則亦及之此亦當同疑脫一句盧文弼曰不能十步十當作千玉篇引大戴禮駢驥一蹏不能千步今大戴禮步作里比千作十皆是譌字里海為韻步舍為韻古音如是晉書虞焯傳云刻而舍之朽木不知刻而不舍金石可虧亦是韻語劉台拱曰案不能十步義最長大戴禮作千里於義疏矣若玉篇作千步直是譌字盧反引以為據非也十駕十日之程也且而受駕至暮脫之故以一日所行為一駕若十度引車則非駕義也王念孫曰呂氏春秋貴卒篇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則與騫駘同淮南齊俗篇曰夫駢驥千里一日而逼騫馬十舍旬亦至之此皆駑馬十日行千里之證大戴記駢驥一蹏不能千里里與舍不合韻乃涉上文無以致千里而誤（玉篇引作千步千雖譌而步字不譌）辯見大戴記述聞

功在不舍盧文弼曰此句當連上文鏗而舍之朽木不折鏗而不舍金石可鏗言立功在於不舍舍與捨同鏗刻也苦結反春

秋傳曰陽虎借邑人之車鏗其軸也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螾與

蚯蚓也盧文弼曰正文螾字上宋本有蚯蚓無足末蚯蚓也三字今從元刻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蟻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跪足也韓子以別足為別跪螯蟹首上如鉞者許叔重說文云蟹六足二螯也盧文弼曰案說文蟹有二殼八足大戴禮亦同此正文及注六字疑皆八字之訛先謙案螿同蟬

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冥冥指指皆專默精誠之謂也先謙案大戴記冥冥作

憤憤指指憤憤指指皆專默精誠之謂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爾雅云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交道四出也或曰衢道兩道也不至不能有所至下篇有楊朱哭衢塗今

秦俗猶以兩為衢古之遺言歟郝懿行曰案楊朱哭衢塗見王霸篇注云衢徐歧路也秦俗以兩為衢或曰四達謂之衢也王念孫曰爾雅四達謂之衢又云二達謂之歧旁歧衢一聲之轉則二達亦可謂之衢故大戴記作行歧塗者不至勸學篇下文言兩君兩視兩聽王霸篇下文言榮辱安危存亡之衢皆謂兩為衢也大略篇又云二者治亂之衢也今本脫治字辯見大略則荀子書皆謂兩為衢先謙案王說是

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盧文弼曰兩不字

下宋本俱有能字與大戴同元刻無王念孫曰呂錢本俱有能字元刻無兩能字者以上下句皆六字此二句獨
七字故刪兩能字以歸畫一不知古人之文不若是之拘也若無兩能字則文不足意矣先謙案謝本從盧校無
兩能字今依王 隳蛇無足而飛。爾雅云隳蛇郭璞云龍 梧鼠五技而窮。梧鼠當為鼯鼠蓋
說改從宋本 類能與雲霧而遊其中也 本誤為鼯字傳寫

又誤為梧耳技才能也言技能雖多而不能如隳蛇專一故窮五技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本能游不能
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盧文昭曰本草云蟻蛄一名鼯鼠易釋文及正義皆引之崔豹古今注亦
同姑與梧音近揚說似未參此王念孫曰本草言蟻蛄一名鼯鼠不言一名梧鼠也今以蟻蛄之姑鼯鼠之鼠合
為一名而謂之姑鼠又以姑梧音相近而謂之梧鼠可乎且大戴記正作鼯鼠五技而窮鼯與梧音不相近則梧
為誤字明矣當 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
以揚說為是 上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執義亦當如尸鳩之一執義一則用心堅固故曰

心如結也。盧文昭曰注鵠
鞠元刻作積鞠毛傳作積鞠

故君子結於一也。詩曹風尸鳩之篇毛云尸鳩鵠鞠也尸鳩之養七子且從上而下暮從下而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瓠巴古之善鼓瑟者不知何代人流魚中流之魚也列子云瓠
巴鼓琴鳥舞魚躍。盧文昭曰流魚大戴禮作沈魚論衡作鱣

魚亦與沈魚音近恐流字誤韓詩外傳作鱣魚或說流魚即游魚古流游通用先謙案流魚大戴禮作沈魚是也
魚沈伏因鼓瑟而出故云沈魚出聽外傳作鱣魚鱣亦沈也作流者借字耳書沈涵非十二子大略篇作流涵君
子籥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羣書治要引作沈淫此沈流通借之證淮南子說山訓作淫魚高注以為長頭口在領
下之魚與後漢馬融傳注鱣魚口在領下合故論衡作鱣魚此二書別為一義盧引或說流魚即游魚既是游魚
何云出聽望文 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伯牙古之善鼓琴者亦不知何代人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
生義斯為謬矣 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曰天子駕彫軫六駿駸又曰六玄蚘之奕奕齊騰驥而沛艾仰首而
秣聽其聲也。盧文昭曰駕彫軫元刻與今文選同宋本駕作御又案下所引二句出東京賦 故聲無小

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形謂有 玉在山而草木潤。王念孫曰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
而崖不枯元刻無草字案元刻是也木

與崖對文故上句少一字宋本木上有草字者依淮南說山篇加之也文選吳都賦林木為之潤躡李善注引此
作玉在山而木潤（因學紀聞十引建本荀子同）紅賦文賦注並同藝文類聚木部大平御覽木部一所引亦
同而草部不引則本無草字明矣大戴記作玉居山而木潤 淵生珠而崖不枯為善不積邪。安
續史記龜策傳作玉處於山而木潤文雖小異而亦無草字

有不聞者乎。崖岸枯燥。王念孫曰不積之不積乎豈有不至哉盧辨注至一作聞孔廣森注云言為善或
篇先謙案大戴記作為善而不積乎豈有不至哉盧辨注至一作聞孔廣森注云言為善或

不積耳積則未有不致於成者此文亦言爲畜或不積邪積則安有不聞者乎語意曲而有味治要作爲善積也徑刪不字意味索然王氏反從之欲併刪大戴記何也

學惡乎始惡乎終假設問也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數術之經謂詩書禮謂典禮之屬也其義則始乎

爲士終乎爲聖人義謂學之意言在乎修身也先謙案荀書以士君子聖人爲三等修身非相儒效哀公篇可證故云始士終聖人

真誠也力力行也誠積力久則能入於學也

學至乎沒而後止也生則不可怠惰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書所以紀政事此說六經之意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春秋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必皆合中聲夫子但謂關雎不淫不傷可知它詩未必盡然先謙案下文詩樂分言此不言樂以詩樂相兼也樂論篇云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與此言詩爲中聲所止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

禮所以爲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類謂禮法所無觸類而長者倫律條之比附方言云齊謂

法爲類也謝本從盧校類上有羣字王念孫曰元刻無羣字宋龔本同元刻是也宋本作羣類者蓋不曉類字之義而以意加羣字也不知類者謂與法相類者也此文云法之大分類之綱紀非十二子及大略篇並云

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王制大略二篇又云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皆以類與法對文據楊注云類謂禮法所無觸類而長者倫律條之比附則本無羣字明矣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元刻故學

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禮有周旋揖讓之敬樂之中和也

中和謂使人得中和悅也詩書之博也博謂廣記土風鳥獸草木及政事也春秋之微也微謂褒貶沮勸微而顯志而晦之類也在天地

之間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所謂古之學者爲已入乎耳箸

乎心謂聞則志而不忘也布乎四體謂有感儀潤身也形乎動靜謂知所措履也

端而言端讀爲喘喘微言也蠕而動蠕讀爲喘喘微言也一可以爲法則端微動也一皆也或

喘息微言或蠕蠢蠕動皆可以爲法則蠕人允反或曰端而言謂端莊而言也先謙案臣道篇云端而言蠕而動而一皆可爲法則與此文同則讀端爲喘是也說文喘疾息也蠕動也

也入乎耳出乎口所謂今之學者爲人道聽塗說也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

哉。韓侍郎云則當為財與纒同。盧文昭曰宋本四寸下耳字無劉台拱曰則字自可通不必如韓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

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禽犢謂獻之物也。郝懿行曰小曰禽。大曰獸。禽犢謂獻之小小者人喜撫弄而愛玩之非必

已有非可獻人直以為玩弄之物耳。小人之學入乎耳。出乎口。無裨於身心。但為玩好而已。故以禽犢譬之。注據致士篇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故云禽犢。饋獻之物。不知貨財謂賄賂禽犢謂玩好耳。先謙案楊注固非。郝

說尤誤。上言君子之學入耳。審心而布於身。故曰學。所以美其身也。小人入耳。出口。心無所得。故不足美其身。亦終於為禽犢而已。文義甚明。荀子言學以禮為先。人無禮則禽犢矣。上文云學至乎禮而止矣。是其言學之宗旨

又云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正與此文相應。禽獸禽犢特小變其文耳。小人學與不學無異。不得因此文言小人之學而疑其有異解也。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傲喧嘩也。言與戲傲

無異。或曰讀為噉口噉噉然也。噉與噉通。盧文昭曰口噉噉舊本作噉。噉噉今改正。郝懿行曰傲與響同。說文云響不省人言也。與此義合。噉噉曰論語季氏篇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釋文曰魯讀躁為傲。荀子此文蓋本

魯論下文曰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皆與論語同。惟變躁為傲。可證也。傲即躁之段字。不問而告未可與言而言皆失之。躁非失之傲也。魯論之說今不可得而詳。以意度之。殆

亦段傲為躁。自古文論語出得其本字。遂謂魯論讀躁為傲。實不然也。躁字義長。傲字義短。魯之經師。豈不知此而改為躁。傲乎。先謙案俞說是。問一而告二。謂之噴。噴即

也。謂以言強讚助之。今贊禮謂之讚。贊古字口與言多通。盧文昭曰李善注文賦引坤蒼云噉噉聲兒。碎與噴及獻同。才易反。荀子上句謂其躁。此句謂其多言。下文云如嚮則不問不告。問一不告。二揚注非也。碎今文選注

誤為啍。郝懿行曰噴者噉噴謂語聲碎也。陸機文賦務嘈噴而妖冶。義與此近。揚注非。傲非也。噴非也。君子如嚮矣。嚮與響同。學莫使

乎近其人。謂賢師也。禮樂法而不說。有大法而不曲說也。詩書故而不切。詩書但論先王故事而不委曲切近於人。故曰學詩三百

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也。春秋約而不速。文義隱約。褒貶難明。不能使人速曉其意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偏

矣。周於世矣。當其人習說之時。則尊高而偏周於世事矣。六經則不能然矣。郝懿行曰案方古讀如旁。亦讀如傍。此方當讀為依傍之傍。言親近其人而習聞其說。則稟仰師承。周偏於世務矣。故

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先謙案郝讀方為傍。則習上之字不可通。習有積貫之義。非近其人則不能常習其說。呂覽任數篇習者曰高。注習近習是。習與近義。亦相通。言其說即知是近其人。不必讀方為傍。轉致文義支離也。

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學之大經無速於好近賢人。若無其人則隆禮

為次之。王念孫曰經讀為徑。即下文所謂蹊徑。言入學之蹊徑。莫速乎好賢而隆禮。次之。脩身篇云治氣養心之術。莫徑山禮。此徑字訓為疾。莫徑即本篇所謂莫速也。漢書張翥傳從蜀宜徑如瘴。曰徑疾也。見史記大宛

傳集解）莫要得師莫神一好話意略與此同學之經即學之徑古讀徑如經故與經通（賈子立後義篇其道莫經於此莫經即荀子之莫徑）揚以為學之大經失之郭嵩燾曰近其人謂得其人而師之好其人則是中心悅而誠服親炙之深者也隆禮謂自以禮檢束其身先謙案王讀經為徑引脩身篇之莫徑謂即本篇所謂莫速是學之捷莫速乎好其人於詞為複上文學莫便乎近其人亦無此複語其說非也呂覽當梁有始知分驕恣諸篇高注並云經道也學之經猶言治之道耳成相篇云治之經禮與刑又云聽之經明其請治之經聽之經猶言治之道聽之道與此學之經一例是荀書自有此文法

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

已。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讓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為臣。其主安重釋。重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為語助。或方言耳。特猶言直也。雜識志謂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也。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直學雜說。順詩書而已。豈免為陋儒乎。言不知通變也。郝懿行曰。安猶狀也。焉也。特直也。順者。順其文也。謂陋儒但能標志順讀詩書。末世窮年。不知理解也。王引之曰。此文本作安特將學雜志順詩書而已耳。志即古識字也。今本並出識志二字。者。校書者旁記識字而寫者因誤入正文耳。學雜志順詩書皆三字為句。多一識字則重複而累於詞矣。楊注本作雜志謂雜記之書。百家之說。今作雜識志謂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皆後人據已誤之正文加之。下注云直學雜說。順詩書而已。文義甚明。足正後人竄改之謬。先謙案學雜識志王說是安猶案也。特猶直也。此文安特將學雜志順詩書猶解被篇云案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也。安案並猶則也。荀書用安案字。或為語詞。或作則字。非則字。亦然。疆國篇云秦使左案。右案。右（使楚也）謂使左則左。右則右也。臣道篇云是案。非是案。非則曰。非是案。左案。右案。右（使楚也）謂使左則左。右則右也。謂暴國獨侈則誅之也。又云。今子宋子案。不然。謂子宋子則不然也。解被篇云。學者以聖王為師。案以聖王之制為法。謂以聖王為師。則以聖制為法也。此並以安案代則字。餘皆語詞。富國篇則案。以為利也。仲尼篇云。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已大略篇云。至成康。則案無誅。已臣道篇云。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以則案。則安連用安案。亦語詞。富國篇云。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又云。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天論篇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也。數則字。語詞。則。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所成所出皆。若挈裘領。誦亦猶安案也。

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言禮亦為人之綱領。挈舉也。誦與屈同。頓挈也。順者不可勝數。言禮皆順矣。盧文弨曰。頓猶頓屈。提舉高下之狀。若頓首。然

往挈也。疑。疑順者不可勝數。言全裘之毛皆順矣。王念孫曰。楊訓頓為挈。於古無據。且上文已有挈字。此不得復訓為挈。盧以頓為頓挫於義。允。頓者引也。言挈裘領者。誦五指而引之。則全裘之毛皆順也。廣雅曰。挈引也。曹憲音頓。古無挈字。借頓為之。鹽鐵論詔聖篇曰。今之治民者。若掘御馬行。則頓之。止則挈之。頓之引之也。釋名曰。挈制也。制頓之。使順已也。挈亦引也。鹽鐵論散不足篇曰。更捕索挈頓。不以道理。褚少孫續史記滑稽傳曰。當道

擲頓人 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道言說也。憲標表也。王念孫曰：道者由也。見禮器中庸注。言作事不由禮法而以詩書為之，則不可以得之也。故脩身篇曰：由禮

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慢。揚云：道言說也。失之又富國篇不足。以持國安身。明君不道也。道亦由也。揚云：明君不言亦失之。

也。以錐食壺也。謝本從盧校。作殮。盧曰：殮同餐。王念孫曰：呂錢本作食。元刻作殮。案說文：餐二字皆異音異義。古音餐屬寒部。殮屬魂部。故魏風伐檀首章之餐與殮同。殮屬韻三章之殮與輪澹淪同。鶉為韻兩字。判然不同。自爾雅釋文始誤以餐為殮。而集韻遂合餐殮為一字矣。今俗書殮字作殮。而錢本作食。自是殮之俗字。非殮字也。盧從元刻作殮云。殮同餐。非是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呂錢本作食。以錐食壺。言以錐代箸也。古人貯食以壺。中山策君下壺。賈臣父韓。非子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賈以從。皆其證。不可

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先謙案：法士即好禮之士。修身篇云：學也者，禮法也。非禮無禮法之儒。正與法士對文。散謂不自檢束，是以散儒為。散謂不自檢束，是以散儒為。散謂不自檢束，是以散儒為。散謂不自檢束，是以散儒為。

散謂不自檢束。是以散儒為。不降禮。雖察辯。散儒也。散謂不自檢束，是以散儒為。散謂不自檢束，是以散儒為。散謂不自檢束，是以散儒為。

鞅與苦同惡也。問格謂所問非禮義也。凡器物堅好者謂之功。蓋惡者謂之格。國語曰：辨其功。苦韋昭曰：堅曰功。脆曰苦。故西京賦曰：驚良雜苦。史記曰：器不苦處。或曰：格讀為沽。儀禮有沽功。鄭玄曰：沽，蠱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

非其道則避之。道不至則不接。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

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致極也。此謂道至而後接之也。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傲亦戲傲也。論語曰：言未

及而言謂之矇。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

瞽。謹順其身。瞽者不識人之顏色。盧文昭曰：順宋本作慎。今從元刻。與呂東萊讀詩記所引同。郝懿行曰：傲與赦同。赦者謂放散也。謹順其身，猶人也。此謂君子言與不言皆順其人之可與不可。所謂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

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詩小雅采芣之篇。匪交當為彼交之

鷄子也。盧文昭曰：匪亦有彼義。左傳襄二十七年引詩：桑扈匪交。匪赦成十四年引：仍作彼交。匪赦。襄八年引：小曼如匪行。蠹謀杜注：匪彼也。匪舒，宋本與詩攷合。元刻及讀詩記所引皆作匪舒。此段自昔者。龜巴鼓瑟起。至此皆論為學之效。與為學之要。未亦引詩以證之。應為一節。宋本分段頗不明。今更正。王引之曰：此引詩匪交。匪舒。正申明上文之不做不隱不瞽。則作匪者。正字作彼者。借字也。交讀為狡。廣雅曰：狡（音絞）侮也。言不侮慢

此皆論為學之效。與為學之要。未亦引詩以證之。應為一節。宋本分段頗不明。今更正。王引之曰：此引詩匪交。匪舒。正申明上文之不做不隱不瞽。則作匪者。正字作彼者。借字也。交讀為狡。廣雅曰：狡（音絞）侮也。言不侮慢

此皆論為學之效。與為學之要。未亦引詩以證之。應為一節。宋本分段頗不明。今更正。王引之曰：此引詩匪交。匪舒。正申明上文之不做不隱不瞽。則作匪者。正字作彼者。借字也。交讀為狡。廣雅曰：狡（音絞）侮也。言不侮慢

此皆論為學之效。與為學之要。未亦引詩以證之。應為一節。宋本分段頗不明。今更正。王引之曰：此引詩匪交。匪舒。正申明上文之不做不隱不瞽。則作匪者。正字作彼者。借字也。交讀為狡。廣雅曰：狡（音絞）侮也。言不侮慢

此皆論為學之效。與為學之要。未亦引詩以證之。應為一節。宋本分段頗不明。今更正。王引之曰：此引詩匪交。匪舒。正申明上文之不做不隱不瞽。則作匪者。正字作彼者。借字也。交讀為狡。廣雅曰：狡（音絞）侮也。言不侮慢

此皆論為學之效。與為學之要。未亦引詩以證之。應為一節。宋本分段頗不明。今更正。王引之曰：此引詩匪交。匪舒。正申明上文之不做不隱不瞽。則作匪者。正字作彼者。借字也。交讀為狡。廣雅曰：狡（音絞）侮也。言不侮慢

不怠緩也說見經義
述聞小雅桑扈篇

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謂善御。未能全盡倫類不通。仁義

不一。不足謂善學。通倫類謂雖禮法所未該以其等倫比類而通之謂一以貫之屬類而長也一仁義謂造次不離他術不能亂也學也者。固學一

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人也。或善或否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盜跖

柳下季之弟聚徒九千人於太山之傍侵諸侯孔子說之而不入者也。盧文昭曰案柳下季在魯僖公時與孔子年數懸遠莊子所載亦寓言耳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然

後全盡。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使習禮樂詩書之數以貫穿之。俞樾曰誦數

倫誦說也詩擊鼓篇與子成說毛傳曰說數也說為數故數亦為說禮記儒行篇處數之不能致其物正義曰數說也荀子王霸篇曰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仲尼篇曰固易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稱與數文異而義同凡稱說

必一一數之故即謂之數誦數以貫之猶云誦說以貫之與下句思索以通之一律誦數思索皆兩字平列揚注非歷十一年穀梁傳隨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范注曰累數總言之也言即說也先謙案俞說是正名篇亦云誦

數之思索以通之。思求其意也為其人以處之。為擇賢人與之處也。劉台拱曰雖誦數思索而不體之於身則無以居之故必自為其人以居其道也郭嵩

燾曰為其人以處之猶言設身處地取古人所已行者為之程式而得其所處之方也先謙案劉郭說是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

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是猶此也謂學也或曰是

謂正道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

下。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榮貴故能盡其欲也。劉台拱曰言耳目口之好之與五色五聲五味同心利之與有天下同愈樞曰上文皆言君子為學之道及

至其三字直接上文安得云謂不學者乎若云學成榮貴義更粗矣古之字於字通用大戴禮事父母鷹曰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之內之外即於內於外也廣雅釋言曰諸之也又曰諸

於也則之與於義固得通矣此文四之字並猶於也目好於五色耳好於五聲口好於五味心利於有天下言所得於學者深他物不足以尚之也下文曰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

是正申明此數句之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蕩動也覆說為學學

誼先謙案俞說是

則物不能傾移矣。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死生必由於學是乃德之操行。郝懿行曰德操謂有德而能操持也。生死由乎是所謂

國有道不變塞國無道至死不變者庶幾近之。故云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我能定故能應物也。能定能

應。夫是之謂成人。乃自成就之人也。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見顯也。明謂水火金玉天顯其日月之明而地顯其水火金玉之光。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劉台拱曰光廣古通用。王念孫曰劉讀光為廣是也。明者大也。小雅車聲正義曰明亦大也。中庸曰高明所以覆物也。成十六年左傳夏書曰

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是明與大同義。大者天之全體。廣者地之全體。繫辭傳廣

大配天地。承上文大生廣生而言。謂大配天。廣配地也。中庸言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博亦廣也。明亦大也。故君子

子之德貴其全也。儒效篇曰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語

意略與此同。楊注皆失之。俞樾曰按兩見字。玆當作貴。蓋貴字漫漶。止存其下半之具。因誤為見耳。光與廣通。言天貴其明。地貴其廣。君子貴其全。貴誤作見。則與君子句不一律。失荀子語意矣。

修身篇第一

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

修然。整飾貌。言見善必自整飾使存於身也。王念孫曰爾雅在存省察也。周官司尊彝大喪存奠彝注存省也。大傳五日存愛注存察也。

察有仁愛者。大戴記會子立事篇存往者在來者在存皆察也。見善必以自存者。見不善。愀然必以

自省也。愀然。憂懼貌。自省其過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介然。堅固貌。易曰介如石焉。自好自樂其善也。不善在身。菑

然必以自惡也。菑。讀為災。災。然。災害在身之貌。謝本從盧校。身下增也。字。盧文昭曰上句也。字。宋本

錢贛本。竝無。郝懿行曰。輸人往鄭司農云。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為菑。聲如載。博立。梟。某亦為菑。詩皇矣。毛傳云。木立死曰菑。然則菑者植立之意。楊注非相篇是。此讀菑然為災。然非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宋本。刪上句也。字。

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

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致。猶極也。下同。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誠。雖欲無進。得乎哉。小

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已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已也。心如虎狼。行如

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已也。諸諛者親諫爭者疏。修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至忠反詩曰。噏噏皆此。亦孔之哀。謀之其賊。則具是違。謀之不滅。則具是依。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毛云噏噏然愚其上皆皆然不思稱乎上鄭云臣不事君亂之階也故甚可哀噏許急反皆音紫。盧文弼曰噏噏皆此元刻與詩攷合宋本

刻與詩攷合宋本
作噏噏說註同

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修身自名。則配堯禹。扁讀爲辨韓詩外傳曰君子有辨善之度言君子有辨別善之法。卽謂禮也。言若用禮治氣養生。壽則不及於彭祖。若以修身自爲名。號則壽配堯禹。不朽矣。言禮雖不能治氣養生而長於修身自名。以此辨之。則善可知也。彭祖堯禹名聲封於彭城。經虞夏至商。壽七百歲也。盧文弼曰。案扁外傳作辯。則扁當訓平。尙書平章平秩。古作辯。章辯秩。此謂隆禮之人有平善之度。不當作辨。別解後彭祖則得年亦永矣。然壽身之益尙小。壽世之益更大也。郝懿行曰。扁當爲辯。韓詩外傳一作辯。是也。辯訓平也。治也。揚讀爲辨。而訓別。非荀書多以辨爲辯。王念孫曰。扁讀爲編。韓詩外傳作辯。亦古偏字也。說見日知錄。編善者無所往而不善也。君子依於禮。則無往而不善。故曰編善之度。下文以治氣養生。六句正所謂編善之度也。揚讀扁爲辨。而訓爲辨。別則與之度二字不貫。盧讀扁善爲平善。亦非。下六句意。王引之曰。修身自名。文義未安。當有脫誤。揚云。以修身自爲名。號而所見本已同。今本韓詩外傳作以治氣養生。與生同。堯禹於義爲長。王霸篇云。名配堯禹。又云。名配禹舜。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信誠也。言所用

修身及時通處窮禮誠是也。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盧文弼曰。案韓詩外傳作宜於時則達。厄於窮則處。王引之曰。時亦處也。言既宜於處通。而又利以處窮也。莊子逍遙遊篇。猶時女也。司馬彪曰。時女猶處女也。是時與處同義。大雅縣篇曰。止曰時。猶言爰居爰處耳。說見經義疏聞。韓詩外傳作宜於時。則達厄於窮。則處未達時字之義。而增改其文。蓋失之矣。凡用血氣志意知

慮。由禮則治通。王引之曰。下文以節疾爲韻。雅雅爲韻。生成爲韻。唯此二句韻不相協。疑當依外傳作達。此涉上宜於時通而誤。達與優爲合韻。凡願月二部之字。古聲或相通。

若勞心恒恒之恒。齊甫田。字從且聲。而與榮爲韻。故事可勸也之勸。禮運。與列藝爲韻。藝古讀爲臬。不賞而民勸。中庸。與鏡爲韻。以披徂旅之披。大雅皇矣。孟子引作優。梁惠王。皆其例也。外傳作不由禮則特亂。不由禮則勃亂。提侵。提舒緩也。爾雅媿媿安也。詩曰。好人提提。皆舒緩之義。郝懿行曰。勃與特侵與媿並同。媿謂相侮易也。荀書多以侵爲媿。或

以爲慢慢謂惰也。提者詩小弁傳提提羣貌。箋云。提提然樂然。則提者羣居相樂。優者狎侮相輕。皆不由禮使然。先論案下文難進曰。促注云。促與提媿皆同。謂弛緩也。是提優二字義同。故與勃亂對。文言不由禮則血氣強者

多悖亂弱者多
弛慢也郝說非

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

夷倨也論語曰原壤夷俟固陋節儉和適不由禮則觸陷生疾。

也庸凡庸衆人野郊野之人。郝懿行曰雅對野言則兼正也。觸也二義野者反是王引之曰揚分夷固爲二義非也夷固猶夷倨也夷固辟違猶言倨傲僻違不苟篇云倨傲僻違以驕盜人是也修身篇又云體倨固而心執詐也今本郝說作執辯見後執詐一條是固與倨同義也。揚注固鄙固也亦非。祭義曰孝子之祭體也立而不諛固也諛專諛也固倨也立而不諛是倨倨也鄭注諛充諛形容喜貌也固猶質陋也皆失之。大戴禮會子立事篇曰弗知而不問焉固也固亦倨也。不肯下人是倨傲也。

會子制言篇曰今之弟子病下人不能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故入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詩小雅楚茨之篇卒盡也獲得也

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先謂首唱也和胡臥反下同以不善先人者謂

之詔。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詔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諛與兪義同故爲不善和人也。王念孫曰揚說詔字之義未確詔之言導也導人以不善也故曰以不善

先人者謂之詔而莊子漁父篇亦曰希意道言謂之詔。道與導同。不苟篇非詔諛也賈子先醒篇君好詔諛而惡至言韓詩外傳竝作道諛是詔諛即導諛也導與詔聲之轉詔諛之爲導諛也賈子先醒篇君好詔諛皆聲轉而字異也。是是非非謂之知。能辨是爲是非爲非謂之智也非是是非謂之愚。以非爲是是以是爲非則謂之愚

傷良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

趣舍無定謂之無常。不恒之人保利弃義謂之至賊。保安。謝本從盧校作保利非義盧文昭曰非義元刻作弃義王念孫曰盧本作非

者爲影鈔宋本所誤也刻本正作弃與保義正相反作非者字之誤耳呂錢本元刻及世德堂本皆作弃先謙案王說是今正。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

閑。閑習也能習其事則不迫遽也。少見曰陋。難進曰俛。俛與提媿皆同物多而易盡曰耗。郝懿行曰漏與漏同漏之爲言猶

亂曰耗。鹿也屋下水穿俄頃滲漉故易忘者似之耗猶暴也。本王制注。傷敗之名詩雲漢釋文引韓詩云耗惡也然則多而雜亂斯之謂惡矣王念孫曰楊讀耗爲虛耗之耗則與多而亂之義不合故又爲之說曰凡

物多而易盡曰耗其失也鑿矣今案耗讀爲眊眊亂也漢書董仲舒傳曰天下眊亂是也眊與耗古同聲而通用

續史記曰者傳曰官耗亂不能治漢書景帝紀不事官職耗亂者師古曰耗不明也讀與耗同食貨志官職耗廢
聽吏傳黃寢以耗廢師古竝曰耗亂也音莫報反董仲舒傳耗矣哀哉師古曰耗虛也言謀殺甚衆天下空虛也
音呼到反或曰耗不明也言刑罰闕亂音莫報反董仲舒傳耗矣哀哉師古曰耗虛也言謀殺甚衆天下空虛也
亂也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耗與治正相反則耗爲耗亂之耗明矣呂刑耗荒釋文耗作耗（賈昌朝羣經音
辨曰耗老也書王耗荒鄭康成讀賈音本於釋文是釋文耗字本作耗也今作耗者陳鏗依衛包所定今文改之
耳耗荒亦昏亂之義故昭元年左傳老將知而耗及之杜注曰八十曰耗耗亂也字亦作耗漢書刑法志曰穆王
耗荒）耗耗耗古竝同聲耗荒之
耗通作耗猶耗亂之耗通作耗矣

治氣養心之術

言以禮修身是亦治氣養心之術不必如彭祖也。先謙案此與上言扁善之度各
自論治氣養心之術與上不相蒙揚。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
適云以禮修身不必如彭祖謬矣。

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

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漸進也或曰漸侵也子廉反詩曰漸車帷裳言智慮深則近險詐故一之以易良也。郝懿行曰漸與潛古
字通韓詩外傳二作潛是良作諒亦古字通用樂記云易直子諒之心生易諒即易良也王念孫曰漸讀爲
潛供範沈潛剛克文五年左傳及史記宋世家潛竝作漸漢書谷永傳忘湛漸之義漢山陽太守祝
睦後碑漸心於道太尉劉寬碑演策沈漸漸與潛同揚訓漸爲進又訓爲侵而音子廉反皆失之。勇膽猛

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

傳二作勇毅強果俞樾曰順當讀爲訓古順訓字通用周語能導訓諸侯者史記魯
世家訓作順此文道順正與彼同道順即導訓也揚注非。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爾雅云齊疾也齊給便利皆捷速也懼其
台本作急據宋。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溼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卑謂謙
謂自卑下如地之下溼然也方言溼憂也自關而西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行而中止皆謂之卑卑溼
謂禍謙恭而無禮者重遲寬緩也夫過恭則無威儀寬緩常不及機事貪利則苟得故皆抗之高志也或曰卑溼
亦謂遲緩也言遲緩之人如有卑溼之疾不能運動也。盧文弨曰溼元刻作濕住憂也作優也又卑溼謂過謙
恭舊本作亦謂之過謙恭訛今改正郝懿行曰卑溼猶卑下也韓詩外傳二作卑攝貪利王念孫曰卑溼謂志意
卑下也說文塌（讀若豐）下入也論衡氣毒滯曰兒生號啼之聲塌明高塌者壽嘶塌濕下者天是濕爲下也
塌濕古字通抗舉也（見小雅賓之初筵傳考工記梓人注土喪禮下篇注文王世子注）志意卑下故舉之以
高志也揚。庸衆駑駘散則劫之以師友。庸衆也劫奪去也言以師友去其舊性也。怠慢僿弃。

怠慢僿弃則炤之以禍災

僿輕也謂自輕其身也音屺妙反方言楚謂相輕薄爲。愚款端慤則合之以
注皆失之。僿炤之以禍災謂以禍災照燭之使知懼也炤與照同。

則炤之以禍災。僿輕也謂自輕其身也音屺妙反方言楚謂相輕薄爲。愚款端慤則合之以
注皆失之。僿炤之以禍災謂以禍災照燭之使知懼也炤與照同。

禮樂通之以思索。

款誠款也。說文云：款，意有所欲也。屢款，端多無潤色，故合之以禮樂。此皆言修身之術在攻其所短也。俞樾曰：自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以下八句文法皆同。此

獨多通之以思索五字與上文不一律。據韓詩外傳無此五字，當為衍文。楊注不及思索之說是其所見本未衍也。

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

得師，莫神一好。

徑，捷速也。神，神明也。一好，謂好善不怒惡也。盧文昭曰：案俗本不怒惡作不好惡，今從宋本作怒。元李治古今韙所引，正同。王念孫曰：一好，謂所好不二也。儒效篇曰：弁一

而不二，則通於神明，成相篇曰：好而壹，而不成，皆其證。非好善不怒惡之謂。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

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

小人役於物。此之謂矣。

君子能役物，小人為物所役。凡言傳曰皆舊所傳聞之言也。謝本從盧校。首次句末並有矣字，省下則作而。盧文昭曰：正文前兩矣字，宋本無。又下一

則字作而今皆從元刻。王念孫曰：元刻於富貴王公下各加一矣字，以對下文。又改下文之而字為則字，以對上文。而盧本從之。案元刻非也。內省而外物輕，乃申明上文之詞，非與上文作對句也。今皆改為對句，則失其旨矣。

先謙案王

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

順焉。

窮君，小國迫脅之君也。言事大國暴亂之君，違道而通，不如事小國之君，順行其道也。顧千里曰：窮順二字疑當互錯。順君亂君對文也。而通而窮亦對文也。荀子每以通與窮為對文，如本篇上文及不苟篇

榮辱篇儒效篇皆有之，可以相證。楊注已互錯。望文說之非也。俞樾曰：荀子之意以為事亂君則不順矣，事窮君則不遁矣。然與其事亂君而遁不如事窮君而順，正上文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之意。若從顧校，則全失其旨矣。王氏采其說入雜志補誤也。郭嵩燾曰：通則言聽計從，恣其所欲為，順則委身以從之而已。文

義在亂君窮君之分。亂君為暴而窮君不能為暴者也。先謙案：任能得君曰通，仲尼篇云：以事君則必通。故

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

折損也。閻賈也。謂損所閱賣之物價也。賈音古。盧文昭曰：案說文云：閱，具數於門中也。史記

積日曰閱。此當讀計數歲月之所得有折損耳。折常列切。

士君子不為貧窮怠乎道。

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

術法也。王引之曰：人讀為仁，言其體則恭敬，其心則忠信。其術則禮義，其情則愛人也。愛仁猶言仁愛。

（廣雅：惠愛，恕，利人，仁也。）恭敬，志信，禮義，愛仁，皆兩字平列。下文之偃固執詐，橫行天下，雖困四

夷，人莫不貴。

橫行不順理而行也。困窮也。言所至皆貴也。盧文昭曰：橫行天下，猶書所云方行天下言

周流之廣。注謬。王引之曰：橫讀為廣。堯典：光被四表。今文尚書作橫，被漢成陽靈臺碑

成陽令唐扶頌
並作廣被
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端慤誠信拘守而詐。拘守謂守而勿

失詳謂審
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術順墨而精雜。

汗。倨傲也。固鄙固順。墨當為慎。墨慎謂齊宣王時處士慎到也。其術本黃老歸刑名。先申韓其意相似。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著書四十一篇。墨翟宋人。號墨子。墨子著書三十五篇。其術多務儉。當為情雜。汗謂非禮義之言也。盧文昭曰。墨子書本七十一篇。今在者尚有五十四篇。此云三十五篇。反少於今所傳者。疑三十五當是五十五之訛。蓋有分弁之故也。王引之曰。執詐謂為執詐之誤也。議兵篇曰。兵之所貴者。執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又曰。隆執詐。尚功利。又曰。馮慮率用賞慶刑罰。割詐。險阨。其下獲其功。橫行天下。雖達四方。

人莫不賤。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偷謂苟避於事。儒亦謂懦弱畏事。皆懶惰之義。或曰。偷當為輪。揚子雲方言云。儒輪。愚也。郭璞注謂。懶也。又云。轉脫者。謂偷儒之人。苟求免於事之義。盧文昭曰。此注多訛。脫今案文義。改正。郝懿行曰。注引或說失之。儒者柔也。弱也。選懦畏事之意。故下又云。偷儒。譚事注義甚明。不必改此為輪。而援方言為訓。饒樂

之事。則佞兌而不曲。兌悅也。言佞悅於人。以求饒樂之事。不曲謂直取之也。俞樾曰。不字涉下。不非也。兌與銳同字。史記天官言兌。漢書天文志作銳。議兵篇云。兌則若莫邪之利鋒。亦以兌為銳。佞兌即佞銳也。佞是口才捷利之名。左成十三年傳疏。銳亦利也。廣雅釋詁二。文選五等論云。夫進取之情。銳李善注。銳猶疾也。疾與捷義亦同。此言。偶勞苦之事。則偷脫。以避之。偶饒樂之事。則身口捷利。以取之。不畏人言。無所委曲。故曰。不曲。揚訓。不曲為直取之是也。而言佞悅於人。以求饒樂之事。則非其義矣。不苟篤見。由則兌而佞兌。亦當讀為銳。注佞各本誤。辟違而不慤。乘僻違背不能端慤。誠信辟讀為僻。王念孫曰。揚分僻違為

接據日本影宋台州本改正。賢教將不入章注。竝曰。違邪也。竟典靜言庸違。史記五帝紀。作共工善言。違用僻。是僻即違也。上文曰。不由禮則夷固辟。違庸衆而野不荷。篇曰。倨傲僻違。以驕溢人。非十二子篇曰。甚僻違。而無類。違二十年。上文曰。動作辟違。從欲厭私義。竝與此同。成相篇曰。邪枉辟回。失道途。辟回即僻違。小雅鼓鐘篇。其德不回。毛傳曰。回邪也。大雅大明篇。厥德不回。毛傳曰。回違也。竟典靜言庸違。文十八年左傳。作靜謫庸回。杜注曰。回邪也。昭二十六年左傳。君無違德。論衡變虛篇。作回德。程役而不錄。程功程役。勞役錄檢束也。於功程及勞役之事。怠惰而不檢束。言不能拘守而詐也。橫行天下。雖達四方。

人莫不弃。

行而供冀。非漬淖也。供恭也。冀當為翼。凡行自當恭敬。非謂漬於泥淖也。人在泥淖中。則兢兢然。或曰。李巡注爾雅。冀州曰。冀近也。恭近謂不敢放誕也。盧文昭曰。供疑是

荀子集解 卷一 修身篇第二

一七

曰南方有倚人曰黃繚也。盧文昭曰今方言作凡全物而體不具謂之倚。郝懿行曰倚與奇魁與傀俱聲近假借字奇傀言其事竊飢不常也。先謙案不苟篤申徒狄行之難爲者也。惠施鄒析說之難持者也。然而君子不貴文可互證。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學曰謂爲學者傳此言也。遲待也。直吏反之。郝懿行曰古人名遲字須須者待也。故遲之。

訓爲待音直吏切。學曰者蓋古學侶虛設此言以相警厲。必曰遲者。徐云寡君須矣。彼前行之人方止而待我。我當繼行而就之。學如不及之意也。王念孫曰學曰疑當作學者謂學者或遲或速或先或後皆同至也。見下文。今本者作曰寫者脫其半耳。揚云學曰謂爲學者傳此言也。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詞。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爲乎其不可以。

同至也。故躡步而不休。跛鼈千里。累土而不輟。丘山崇成。盧文昭曰兩而字宋本有。重意一段引老子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四句。係後人妄入書內。又有所謂互注者。特少異其名耳。皆取它書語近似者注其下。並非楊氏本文。今一概削去之。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厭塞也。音一涉。反瀆水竇也。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言不齊故不能致。道路也。彼人之才性之。

相縣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爲之或不爲爾。謝本從盧校作或不爲之耳。盧文昭曰宋本作或不爲爾。王念孫曰呂錢本竝作治要亦無之字耳。爾古字通當從宋本。先謙案王說是今改正。

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多暇日謂怠惰出入謂道路所至也。郝懿行曰爲善惟日不足多暇日者遊閒不事事也。出入疑當作出入言不能出入前也。王念孫曰出入當爲出入言爲學而多暇日則或作或輟其出入必不遠也。下文云好法而行上也。篤志而體。君子也。厚其志而知大體者也。王念孫曰爾雅篤固也。說見選登樓賦注。引此已誤。韓詩外傳曰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日多者。此句有誤。士出入不遠。義不可遠矣。義本荀子。今據以訂正。先謙案道雖邇。下宋台州本提行分段。謝本原刻同。浙局本誤連上。今正。好法而行。士也。好法而能行。則謂之士。士事也。謂能治其事也。先謙案法即禮也。好法以下文義不連上。宋台州本提行今從之。別爲一段。篤志而體。君子也。厚其志而知大體者也。王念孫曰爾雅篤固也。說見厚其志而知大體也。衛風氓篇體無咎言韓詩體作履坊記引詩亦作履管子內業篇戴大圖而履大方心術篇履作體是履體古字通。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齊謂無偏無頗也。不。

荀子集解 卷一 修身篇第二

一九

竭不窮也。書曰：成湯克齊聖廣淵。王引之曰：齊者智慮之敏也。故以齊明連文。楊說失之。說見毛詩述聞。小雅人之齊，聖下人無法則佞。佞然。佞，佞無所適貌。言不
 振乎其何之。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渠，讀為逮。古字渠逮通。渠渠不寬泰之貌。志，識也。不識其義，
 瞿無守之貌。楊注失之。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溫溫然。深其類，謂深知統類。溫溫有潤澤之貌。渠渠君
 言者解依勸學篇

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

為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

師，則是聖人也。情安禮謂若天性所安不以學也行不違禮言不違師則與聖人無異言師法之效如此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

無師也。無師謂不以師為師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

亂妄無為也。舍除也。除亂妄之人孰肯為此也。王念孫曰：舍亂妄無為言所為皆亂妄耳。揚說非。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為

正儀而貴自安者也。效師之禮法以為正儀如性之所安，斯為貴也。禮或為體。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

也。詩大雅皇矣之篇引此以喻師法暗合天道如文王雖未知已順天之法則也

端慤順弟，則可謂善少者矣。弟與悌同加好學，遜敏焉，則有鈞無上，可以為君

子者矣。既好學遜敏又有鈞平之心而無上人之意，則可以為君子矣。或曰：有鈞無上四字，仿耳。俞樾曰：有鈞無上謂但有與之齊等無更在其上者也。故謂之君子。揚注非。偷儒憚事，

無廉恥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偷，儒憚事皆謂懦弱怠惰畏勞苦之人也。加惕悍而不順，險賊

而不弟焉。韓侍郎云：惕與蕩同字作心。邊易謂放蕩兇悍也。則可謂不詳少者矣。雖陷刑戮可也。詳當為祥。盧文弨曰：索

二字古通用。先謙案不詳少承上惡少言之，謂少年而不祥者，猶言不祥人矣。知其將陷刑戮也。老老而壯者歸焉。老老謂以老為老而尊敬之也。孟

子曰：伯夷、太公二者天下之大老

是天下之父也其父歸之其子焉往不窮窮而通者積焉。窮者則寬而容之不迫蹙以苛政謂惠恤矣。盧文昭曰大老宋本作達老。

多矣覆巢毀卵則鳳凰不至竭澤涸魚則蛟龍不游義與此同。俞樾曰揚注非也窮通以賢不肖言孔墨注周書常謂巢曰窮謂不肖之人是也窮窮者不強人以所不知不能中庸所謂矜不能也若以窮為鏗寡則通者豈不鏗寡之謂乎非十二子篇曰聰明聖

知不以窮人即可說此文不窮窮之義。行乎冥冥而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謂行事不

務求人之知施乎無報謂施不務報如此賢不肖同慕而歸之。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若不幸而有過天亦祐

也。俞樾曰人有此三行則君子矣小過或有之安有大過乎過當為禍漢書公孫宏傳雖陽與爭後竟報其過史記過作禍是過與禍通遂成也言雖有大禍天必不成之也揚注大災二字正可以釋正文之大過特不知過為禍之段字故

不得其解耳。

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害也早。謝本從盧校作遠思盧文昭曰遠思疑當是遠患王念孫曰呂錢本作遠害先謙案宋台州本亦作害又君子下台州

本提行分段謝本原刻同。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王引之曰懼者怯也故與勇對文呂氏春秋知度篇工拙愚智勇懼亦以懼對勇

孫曰枯

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勩而容貌不枯。王念孫曰枯

讀為枯。天論篇楷耕傷稼韓詩外傳作枯鄉射禮注肅慎氏貢楷矢釋文作枯。言君子雖安燕而血氣不懈

惰雖勞勩而容貌不楷。楷優楷優猶苟且也。榮辱篇云其定取舍楷優富國篇云其於禮義節奏也。芒輒優楷准

南時則篇云工事苦慢若慢與楷優同。疆國篇云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楷。非十二子篇云君子佚而不惰勞而不

慢。此謂君子之容也。故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大略篇云君子勞倦而不苟。或言苟或言楷。或言慢或言

楷。優其義。怒不過奪。喜不過予。予賜也周禮八柄三曰予以獻其幸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仁愛之心厚故所思

者廣言務於

遠大濟物也。富貴而體恭。殺執也。減權執之威故形體恭謹殺所介反安燕而血氣不惰。東理也。東與簡

擇其事理所宜而不務驕。勞勩而容貌不枯。好交也。以和好交接於物志意常泰也。郝懿行曰

逸故雖安燕而不至怠惰。榮辱篇云秦之而俞瘠者交也。注云所交接

非其道則必有患難。雖食芻豢而更瘠也。故此云然以榮辱篇注互相參訂。原注殆不可易。王念孫曰好交二字

與容貌不枯無涉。揚說非也。交當為文。隸書交字或作文。見漢尹宙碑。與文相似而誤。上言東理下言好文

惡篇云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辭讓之心禮之端也。賦篇禮賦云非絲非帛文理成章。凡荀子書言文理者皆

謂禮也故曰安燕而血氣不惰東理也（爾雅東擇也）勞勩而容貌不槁好文也先謙案王說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是法勝私也。以公滅私故賞罰得

也中勝私欲也。書洪範之辭也

荀子集解卷二

不苟篇第三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行如字 察聽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為貴。當謂合禮義也

當丁故懷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申徒狄恨道不行發憤而負石自沈於河莊子音義

浪反曰殷時人韓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不從。盧文弨曰宋本正文負石上有故懷二字案

文不當有或負字本有作故懷二字者校者注異同於旁因誤入正文耳王念孫曰案呂錢本並有故懷二字是

也故字乃總冒下文之詞懷負石而赴河者負抱也見內則注淮南說林篇注謂抱石於懷中而赴河也韓

詩外傳曰申徒狄抱石而沈於河是其證鄒陽獄中上梁王書徐衡負石入海亦謂抱石也盧未曉負字之義而

誤以為負擔之負故以懷字為不當有而竝刪故字劉台拱曰案服虔漢書注亦曰殷之末世介士也高誘說先

訓注亦曰殷末人然外傳及新序竝載申徒狄事其答崔嘉有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語據此言之則非殷時人先

謙案謝本從盧校刪故懷二字今案王說是仍從宋本增入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禮義之中時止則止時行則

非屈原曰君子遭時則大行不遇則龍蛇何必沈身。盧文山淵平。天地比。比謂齊等也莊子曰天與

昭曰案注不遇下一本有時字子雲語見本傳此約取之平地比天則地卑於天若以宇宙之高則似天地皆卑則山與澤平矣或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

盡皆天也是天地長親比相隨無天高地下之殊也在高山則天亦高在深泉則天亦下故曰天地比地去天遠

近皆相似是山澤平也。盧文弨曰張熾齊秦襲。襲合也齊在東秦在西相去甚遠若以天地

注列子云地之上皆天也意亦與此同。入乎耳。未詳所明之意或曰即山出口也言山有耳目也凡呼於一山衆山皆應是山聞人聲而應之

出乎口。故曰入乎耳出乎口或曰山能吐納雲霧是有口也。盧文弨曰注未句宋本作是以有口說。有須。未詳自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須皆淺學所未見或曰鉤有須即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為鉤須與

胎卵之生必有毛羽雞伏鵠卵卵不為雞則生類於鵠也毛氣成毛羽氣成羽雖胎卵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著矣故曰卵有毛也

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

皆異端曲說故曰難持惠施梁相與莊子同時其書五車其道舛駁鄧析鄭大夫劉向云鄧析好刑而云子產戮之恐誤也。盧文昭曰正文能之俗本作能精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

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吟口吟咏長在人口

。盧文昭曰見說苑說叢篇案韓詩外傳三亦作吟口與此同郝懿行曰案吟口說苑作凶貪此本必作貪凶轉寫形誤後為吟口楊氏據誤本作注不知其不可通耳韓詩外傳誤與此同可知此本相傳已久楊氏所以深信不疑俞樾曰吟蓋黔之段字黔口即黔喙周易說卦傳為黔喙之屬釋文引鄭注曰謂虎豹之屬貪冒之類然則盜跖黔口乃以虎豹擬之正論篇所謂禽獸行虎狼貪也先謙案後漢梁冀傳口吟舌言章懷注謂語吃不能明了吟口當與口吟同義盜跖吟口三句與揚雄解嘲孟軻雖連塞（連塞謂口吃）猶為萬乘師文意近似諸說皆非

故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盧文昭曰苟傳與上文同俗間本傳苟得非案外傳亦作苟傳。唯其當之為貴。詩曰物其有矣唯

其時矣此之謂也。詩小雅魚麗之篇言雖有物亦須得其時以喻當之為貴也

君子易知而難狎。坦蕩蕩故易知不比黨故難狎。郝懿行曰韓詩外傳二知作和於義較長此形譌王念孫曰案外傳是和與狎義相近懼與齊義相近故曰易和而難狎

易懼而難脅。今本和作知則於義遠矣俞樾曰案外傳作和字之誤也知者接也墨子經篇曰知接也古謂相交接曰知故後漢書宋宏傳貧賤之交不可忘羣書治要作貧賤之知是知有交接之義易知而難狎謂易接而難狎也詩芄蘭篇首章曰能不我知次章曰能不我甲毛傳訓甲為狎蓋首章言不與我交接次章言不與我狎習也說詩羣經平議荀子以知狎對文正本乎詩韓嬰改知為和失之王氏謂當從外傳非也

而難脅。小心而志。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為所非。則捨之為非。交親而不比。親謂

仁思此謂羣狎。言辯而不辭。辯足以明事不至於聽辭。郝懿行曰韓詩外傳二辭作亂其義較長此形譌王念孫曰不辭當作不亂揚加聽字以釋之其失也任矣。蕩蕩乎其

有以殊於世也。與俗人有異

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

開道人。道與不能則恭敬縛紕以畏事人。縛與擗同。紕與黜同。謂自擗節貶損。小人能則倨傲僻違

以驕盜人。盜不能則妬嫉怨誹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人榮學焉。不能

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

分異也如字

君子寬而不侵。侵與慢同。寬與慢同。廉而不剽。廉棧也。說文云剽利傷也。但有廉隔不至於刃傷也。辯

而不爭。察而不激。但明察而不激切也。寡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雖寡立而不能勝。雖堅彊而不

立當為直立字之誤也。俗書直字作直。寡字作寡。二形略相似。故直誤為寡。王念孫曰。揚說非也。寡

此已誤。勝讀若升。斲六四終莫之勝。虞翻曰。勝陵也。小雅正月篇。靡人弗勝。毛傳曰。勝乘也。乘亦陵也。管

子修靡篇。得近者高而不崩。得人者卑而不可勝。謂卑而不可陵也。此言君子雖特立獨行。而不以陵人。非謂人

不能勝君子也。此文云君子廉而不剽。辯而不爭。直立而不勝。榮辱篇云。辯而不說者。爭也。直立而不見知者。勝

也。廉而不見貴者。剽也。此小人之所務而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不至於孤介也。王念孫

也。言君子敬慎而不局。促綽綽有裕也。非十二子篇。脩告尊寬容之義。韓詩外傳。作寬裕是容裕。古字通。古者

東侯二部共人。而互轉。故說文容裕二字。皆以谷為聲。史記平準書。盜摩錢裏。取鎔。漢書食貨志。鑄作鎔。音裕亦

其例也。夫是之謂至文。言德備。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此之謂矣。詩大雅抑之篇。溫溫寬柔貌。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疵病也。或

曰讀為譽。盧文弨曰。正文美字。元刻作善。又舉人之過。下宋本有惡字。元刻無。王引之曰。案義讀為韻。韓詩外傳。作正言直行。指人之過言。亦議也。韓策曰。嚴盜攻議。直指舉韓傀之過。是其證。趙策臣愚不達於王之議。史記增世家。議作義。史記鄒陽傳。舉議。顧知漢書作義。又韓子揚權篇。上不與義。言己之光美。擬於舜

禹。盧文弨曰。宋本各舊本俱作禹。舜今從元刻。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懼怯也。蒲葦所以為席。可卷者也。郝懿行曰。屈伸當作誠信。苟書皆然。俗安改之。此言君子屈伸隨時之宜。當其屈也。柔從若蒲葦。當其伸也。剛強猛毅。靡所不信。信即伸字。其屈與伸以義知當。曲直曲直。即屈伸。又引詩言君

子左宜右有然後纒結之云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故也（屈亦當爲剛強猛毅靡所不信非

訕）荀子之文往往反復申明欲令辭必達意不避重疊爲使人易曉也

驕暴也信讀爲伸下同古字通用以義變應知當曲直故也以義隨變而應其所知當於曲直也俞樾曰

日辯苟作變禮記禮運篇大夫死宗廟謂之變鄭注曰變當爲辯是變與辯古通辯之言偏也儀禮鄉飲酒禮衆

實辯有脯醢燕禮大夫辯受酬鄭注並云今文辯作偏是其證也變與辯通則亦可借爲偏以義變應者以義偏

應也下文引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屈伸變應也左宜右有正以義

偏應之謂揚注曰以義隨變而應增字以成其說失其旨矣君道篇曰並遇變應而不窮變與並對文可知變之

爲偏也致土篇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義與此同先謙案此文變應與非相備效王制君道諸篇言應變者不同

隨所應爲通變故曰變應孔子言無適無莫義之與比孟子言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正以義變應之謂

易繫辭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入神變也致用應也下言以義屈伸變應增屈伸二字而變應之義愈顯不必如俞

說改讀至君道篇之變應宋本作變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

應此元刻誤文又不足取以爲證矣

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故也詩小雅裳裳者華之篇以能應變故左右無不得宜也盧文弨曰此言君子下一本有之字

君子小人之反也與小人相反盧文弨曰此段舊不提行今案當別爲一節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

義而節天而道謂合於天而順道盧文弨曰正文則天而道韓詩外傳四作即敬天而道王念孫曰天而道三字文義不明當依韓詩外傳作敬天而道與畏義而節對文揚注失之知則

明通而類類謂知統類愚則端慤而法愚謂無機智也法謂守法度也見由則恭而止由用也止謂不放縱也或曰止禮也言恭

而有禮也見閉則敬而齊謂閉塞道不行也敬而齊謂自齊整而不怨也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皆當其理謝本從盧校作憂則靜

而禮也文昭曰外傳四作喜即和而治憂即靜而達此作和而理避時諱下句舊本俱作靜而理當由違會注耳今從外傳改正劉台拱曰案注云皆當其理則楊氏所據本兩句並是理字盧據外傳改下理字作達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此達字所本然易言出處此言性清義各有當外傳引荀頗多改竄恐不得徑據彼以易此也又仲尼篇云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與此文義略同彼注云理謂不失其道和而理謂不充屈靜而理謂不隕穫也亦並是理字則不當依外傳作達明矣竊疑荀子本文上句作治下句作理唐初避諱凡治字悉改作理中葉以後又復回改作治惟此兩處文義相混校書者不能定其孰爲本文故仍而不革楊氏作注時未能審正而從爲之辭耳今上句依外傳作和而治下句作靜而理庶幾得之仲尼篇通則文而明有文而彰明也

窮則約而詐。隱約而詐。明其道也。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淫而傾。以邪若事人也。虞文昭

曰宋本淫上有流字今知則攫盜而漸。漸進也謂貪利不知止也。郝懿行曰漸與層同此言小人知則攫盜而層深不敢發也愚則毒賊而為亂不知懼也語意甚

明荀書多以漸為譬楊氏不知例以漸進為訓而不顧其安如此注亦以漸為進則難通矣王引之曰漸詐欺也小人之智則攫盜而已矣詐欺而已矣議兵篇曰招近募選隆殺詐尙功利是漸之也正論篇曰上幽險則下漸詐矣

揚訓漸為進又訓為侵債皆失之義竝與此同呂刑曰民與胥漸言小民方與相為詐欺也傳以漸為漸化失之說見經義述聞莊子胠篋篇曰知詐術毒李頤以漸為漸債失之此皆古人謂詐為漸之證

說者都不尋省望文生義失其傳久矣先謙案王說是愚則毒賊而亂。毒害也愚而無畏忌也見由則兌而佞。兌說也言喜於微幸而佞傲也。先謙案

兌與銳同謂捷利也楊注非說見脩身篇見閉則怨而險。怨上而險賊也喜則輕而翹。輕謂輕佻失據翹小飛也言小人之喜輕佻如小鳥之翹然音許緣反或

日與賢同說憂則挫而攝。通則驕而偏。偏頗也窮則弃而僂。弃自弃也僂當為濕方言云濕憂也字書無僂字韓詩外傳作弃而

累也。郝懿行曰玉篇僂五甘切不慧也廣韻五紺切云僂僂龍龜手鑑一云僂五盍反僂僂不箸事也僂他盍反僂疑僂劣也又音僂不謹貌也然則諸義皆與此近此言小人窮則卑弃失志不能自振往往如此楊氏未見玉簫廣韻故云字書無僂字又云僂當為濕竝非韓詩外傳四僂作累

恐亦字形之譌累與濕皆俗字濕當作溼累當作曩與此字形音義遠傳曰君子兩進。小人兩廢。此之謂也。

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謂邪。曰禮義之謂治。非禮義之謂亂也。故君子

者。治禮義者也。非治非禮義者也。然則國亂將弗治與。曰國亂而治之者。

非案亂而治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案據也據蓄亂而治之也荀子安案多為語助與此不同也人汗而修

之者。人有汗穢之行將修為善。俞樾曰修當讀為繇周官司尊彝職曰凡酒修酌鄭注曰修讀如繇繇之繇是其證也繇從條聲條從攸聲修亦從攸聲聲同之字故得通用楊注失之荀子書每以修與汗對文並

當讀為繇非案汗而修之之謂也。去汗而易之以修。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汗而

非修汗也。治之為名。猶曰君子為治而不為亂。為修而不為汗也。治之名號如此

君子絜其辯而同焉者合矣。

絜修整也謂不煩雜。盧文昭曰案韓詩外傳一亦有此文彼辯作身先謙案外傳作身是也絜其身善其言對文若作辯則

與言複絜辯二字亦不詞荀子原文自作絜其身傳寫誤辯下文故新俗云云正申言絜身之義楊注謂不煩雜似所見本已誤為辯矣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出其言善千里

之外故馬鳴而馬應之。盧文昭曰外傳此下尚非知也其執然也。知音非新浴者振

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言潔其身者體外物之好也猶賢者必不受不善人之好者也其誰能以己之漻漻

受人之撼撼者哉。漻漻明察之貌漻盡謂窮盡明於事易曰窮理盡性域當為感撼域憾也楚詞曰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瘠瘠者乎漻子諒反。盧文昭曰案漻盡也本說文此脫也

字郝懿行曰韓詩外傳一作莫能以己之觸觸容人之混汚然觸與漻古音同混汚與域域音又相轉此皆假借

字耳楚詞作察察汶汶當是也又案上云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亦與楚詞同先謙案焦喬雙聲故從

焦從喬之字相通假而義皆訓盡如唯之與噲（禮記少儀釋文噻本作噲說文噻或从喬）醜之與醜（說文醜冠娶禮祭醜飲酒盡也釋水水醜曰醜釋文及本書禮論利爵之不醜也注皆訓為盡則借醜為醜矣）竝是

故觸觸亦為漻漻也域當為感楊說是也字書無撼字蓋感亦作撼途轉寫為撼耳儒效篇云無所儼恇楊注恇與忤同感之為憾猶忤之為恇矣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

無盡詐則心安也。劉台拱曰誠者君子所以成始而成終也以成始則致誠則無息是也此言養心莫善於誠

即誠意之事故下文亦言慎獨致誠則無它事矣。致極也極其誠則外物不能害。王念孫曰君子非仁不守非義不行故曰無它事下文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是其明證楊說非先

謙案王說是羣書治要引作致誠無他唯仁之守唯義之行刪數字而語意倍顯是唐人解此文與楊注義異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致其誠在仁義誠心

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守於仁愛則必形見於外則下尊之如神能化育之矣化謂遷善也誠心行義則理

則明明則能變矣。義行則事有條理明而易人不敢欺故能變改其惡也變化代興謂之天德。既能變化則德同於天

舊實謂之變言始於化終於變也猶天道陰陽運行則為化春生冬落則為變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

時不言而百姓期焉。期謂知其時候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至極也天地四時所以有常如此者由極其誠所致君

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君子有至德所以嘿然不言而人自喻其意也夫此順命以慎其

獨者也。

人所以順命如此者由慎其獨所致也。慎其獨謂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至誠不欺，故

不見也。慎者誠也。誠者實也。心不篤實，則所謂獨者不可見。勸學篇云：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此惟精專沈默，心如槁木死灰，而後髮鬢偶焉，口不能言，人亦不能傳，故曰獨也。又曰：不獨則此

形者，形非形於外也。（楊注誤）形即形此獨也。又曰：不形則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三句皆由獨中推出。此

方是見於外之事，而其上說天地四時，言夫此有常，以至於其誠者也。說君子至德，出於言三句，皆由獨中推出。此

命謂順天地四時之命。（楊注尤誤）言化工默運自然，而極其誠者，君子感而嚶然，而人自喻，惟此順命以慎其

獨而已。推尋上下文義，慎當訓誠。據釋詁云：慎，謹也。非慎，訓謹之謂。中庸慎獨，與此義別。楊注不援爾雅，而據中

庸謬矣。慎字古義，訓誠。詩凡四見。毛鄭俱依爾雅為釋。大學兩言慎獨，皆在誠意篇中。其義亦與詩同。惟中庸以

戒慎慎獨為言，此別義。乃今義也。荀書多古義，古音楊注未了，往往釋以今義，讀以今音，每致舛誤。此其一也。餘

不悉。舉王念孫曰：中庸之慎獨慎字，亦當訓為誠。非上文戒慎之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即大學之十目所視

十手所指，則慎獨不當有二義。陳頌甫云：中庸言慎獨，即是誠身。）故禮器說禮之以少為貴者，曰是故君子慎

其獨也。鄭注云：少其牲物，致誠慤是慎。其獨即誠其獨也。慎獨之為誠，獨鄭於禮器已釋。謹故中庸大學注皆不

復釋。孔冲遠未達此旨，故傳注無文。非誠為古義，而謹為今義也。唯慎獨之慎，則當訓為善之為道者。

誠故曰君子必慎其獨。又曰君子必誠其意。禮器中庸大學荀子之慎獨，其義一而已矣。

不誠則不獨。無至誠則不能慎其獨也。不獨則不形。不能慎其獨，故其德亦不能形見於外。俞樾曰：上文云

無它事之謂唯仁唯義，故無他事無他事，是謂獨。故曰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言不能誠，實則不能專一於內，不能專一則不能形見於外。楊氏未達獨字之旨，故所解均未得也。

不形則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雖從必疑。若如也無至誠，故雖出令，民猶如未從者，雖彊使之從，亦必疑之也。王念孫

曰：若猶然也。言雖出令，民猶然未從，非謂猶如未從也。古謂猶然為猶。若說見釋詞若字下。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

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為尊矣。不誠則卑。卑謂不為在下所尊。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類至。所居所止也。誠則能化萬民。父子誠則親，君上誠則尊也。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操操而得之，則輕持至誠也。而得之則易。輕則獨行。舉至誠而不難則獨行而不舍，則濟矣。至誠在濟而材

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既濟則材性自盡長遷不反其初謂中道不廢也。

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邪。則

操術然也。謂以近知遠以今知古所持之術如此也。盧文昭曰正文則字從元刻宋本作是。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

人情不相遠。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後王當今之王言後王之與百王不殊行堯舜則是亦堯舜也。君子

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端玄端朝服也。端拜猶言端拱也。君子審後王所宜施行之道而以百王之前

比之若服玄端拜揖而議言其從容不勞也。時人多言後世燒醜難以爲治故荀明之。郝懿行曰端疑振書端書之端端者正也。謂正容拜議非必衣元端也。注言端拱又言元端二義似歧。王念孫曰古無拜而議事之禮且

端拜二字義不相屬。拜當爲拜拜今拱字也。說文收竦手也从才又拜揚雄說收從兩手拱斂手也从手共聲今經傳皆作拱。形與拜相似因訛爲拜。端拱而議即揚注所云從容不勞也。揚云端拜猶言端拱近之乃又云

拜揖而議則未知拜爲拜之譌耳。先謙案王說是。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上分如字下扶問反分之使當其分。總天下之要。治海

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約少也得其宗主也。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

矩正方之器也。郝懿行曰苟意當以句股法開方而言故以五寸盡之言操彌約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

操術然也。舉皆也。盧文昭曰正文堂字上宋本有室字今從元刻刪。王念孫曰室非衍字也。內則曰彌端本無室字者後人以意刪之耳。羣書治要引此有室字錢本世德堂本同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今依王說改從宋本。

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慤士者。有小人者。上則能尊君。下則

能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則可謂通士矣。物有至則能應之事有疑則能辨之通者不滯之謂也。王念孫曰辨者

治也。謂事起而能治之非謂事有疑而能辨之也。說文辯治也。昭元年左傳主齊盟者誰能辨焉。杜注與說文同。王霸篇儒者爲之必將曲辯。楊注曰辯治也。字或作辨。議兵篇城郭不辨。注曰辨治也。合言之則曰治辯。儒效篇

曰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王霸篇曰有加治辯。疆固之道焉。有讀爲又。舊本有加二字。倒轉今

據揚注乙正。揚以辯爲分別失之。又曰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辯。議兵篇曰禮者治辯之極也。或作治辯榮辱

篇曰君子修正治辨正論篇曰上宣明則下治辨矣禮論篇曰君者治辨之主也以上凡言治辨者皆兩字同義
倒言之則曰辯治小雅采芣傳曰平平辯治也荀子君道篇君者善班治人者也班亦與辯同韓詩外傳作辯治
成相篇辯治上下 不下比以閭上不上同以疾下 閭上掩上之明也疾與嫉同。先謙案上同苟合於上成相篇云愚而上同國必稱 分爭於

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謂於事之中有分爭者不以其私害之則可謂公正之士也身之所長。上雖不

知。不以恃君。不怨君而遠恃也。郝懿行曰恃者倍之假借字倍訓反與背同王引之曰恃讀若勃(玉篇勃蕭突切又蕭輩切廣韻同)恃怨也謂君雖不知而不怨君也仲尼篇曰君雖不知

無怨疾之心是也方言恃懟也廣雅曰勃懟也恃怨懟恨也恃恃勃字異而義同(莊十一年左傳其與也恃焉一作勃莊子庚桑楚篇徹志之勃勃本又作恃秦策秦王恃然而怒恃然即勃然)揚注非 身之

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受祿不誣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不矜

其長不掩其短但任直道而竭盡其情也。郝懿行曰情實也竭舉也言短長皆以實無說不加文飾所以為直士王念孫曰郝說是也說文竭負舉也揭高舉也廣雅揭舉也禮運釋文竭本亦作揭是揭竭古字通 庸

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庸常也謂言常信行常慎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法效也畏效流移之俗又不敢

以其所獨善而甚過人謂不敢獨為君子也。王念孫曰甚當為是言不從流俗而亦不敢用其所獨是也韓書甚字作甚是字作是二形相似故是譌為甚荀子賦篇嫫母力父是之喜楚策是之喜譌作甚喜之韓詩外傳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隨之云遠易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說苑辯物篇作甚焉故稱日 若是

月也漢書司馬相如傳閑雅甚都史記甚作是說文是少也從是少今俗作甚皆其證也揚注非 若是則可謂慤士矣。端慤不貳言無常信。行無常貞。唯利所在。無所不傾。利之所在皆傾意求之。俞樾曰文

選孫子荆詩傾城遠追送李善注傾猶盡也無所不傾即無所不盡揚注非 若是則可謂小人矣。

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僞生塞。多窮塞也誠信生神。誠信至則通於神明中庸曰至誠如神夸誕

生惑。矜夸妄誕則貪惑於物也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所以分賢愚也

欲惡取舍之權。舉下事也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

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孰計之。權所以平輕重者孰甚也猶成孰也然後定其欲惡

取舍。顧千里曰案欲惡取舍之權疑當作欲惡利害句取舍之權句脫利害二字然後定其欲惡取舍疑當作然後定其取舍衍欲惡二字榮辱篇其定取舍權優上下文皆即此義明甚楊注已脫衍非也

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偏謂見其一隅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

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是偏

傷之患也。

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

賢人欲惡之不必異於衆人也。盧文昭曰正文首疑當有人之所欲者吾亦欲之人字注賢人欲惡之，下疑脫一字王念孫曰案盧以注云

賢人欲惡不必異於衆人，故疑正文當有人之所欲者云云，也不知注言欲惡不異者，加一欲字以通其義，非正文所有也。下文皆言惡不言欲，是其證。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富

之類不論是非皆傲之也。先謙案荀書用夫字俱訓彼他篇竝同。夫貧賤者則求柔之。見貧賤者皆柔屈就之也。俞樾曰注不釋求字禮記曲禮篇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鄭

注曰求猶務也求柔之猶言務柔之矣。是非仁人之情也。俞樾曰仁字衍上文蓋言偶富貴者率傲慢之遇貧賤者務柔屈之此非人情也正與上文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相應上

文泛言人則此文亦不當言仁人後人因下云是姦人將以盜名於曉世者，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鮪不如盜也。田仲

也。險莫大焉。姦人盜富貴貧賤之名於昏闇之世曉與暗同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鮪不如盜也。田仲

處於陵不食兄祿辭富貴為人藩園號曰於陵仲子史鮪衛大夫字子魚賣直也。盧文昭曰田與陳古多通用

郝懿行曰陳仲之廉史鮪之直雖未必合於中行衛之末俗固可以激濁流揚清波荀之此論將無苛歎夫名生

於不足盜生於有欲盜不可有名不可無程子有言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推此而論夫苟行以實心錢穀兵刑何非為己假令心本近名割股廬墓豈非為人然則荀勗此論蓋欲鍼砭

於流俗而非持論於衡平矣

榮辱篇第四

僑泄者人之殃也。

泄與媒同媿也殃或為殃。謝本從盧校作橋泄盧文昭曰橋元刻作僑劉台拱曰橋當從元刻作僑王念孫曰呂錢本亦作橋僑泄即驕泰之異文荀子他

篇或作伏或作伙或作泰皆同古字世大通用大室亦為世室大子亦為世子大叔亦為世叔漏泄之泄古多與外大害敗等字為韻聲與泰亦相近也賈子曰簡泄不可以得士亦以泄為伏先謙案劉王說是今改從呂錢

本元 恭儉者。倂五兵也。倂當爲屏卻也。說文有倂字。倂囊也。與此義不同。倂防正反。盧文昭曰五兵刻。道篇併耳目之樂。併皆讀屏。是荀書例以併爲屏也。此言屏卻。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

也。言人深。故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王念孫曰傷人之言之本作以。謂以言傷人較之以矛戟傷人者。爲更深也。今本以作之。則與下句不甚貫注矣。非相篇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勸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以言。今本以字亦誤作之。辯見非相篇。樂於鐘鼓琴瑟。三以字與此文同一例。藝文類聚。人部。三。太平御覽。兵部。八十四引。

此並作傷人以言。故薄薄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凡在言也。薄薄謂旁薄。廣大之貌。危足側足也。凡皆也。所以廣大之地。側足無所容者。皆由以。言害身也。盧文昭曰正文危足無所履者。下宋本有也字。今據元刻去之。與注合。

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殆近也。凡行前遠而後近。故近者亦後之義。謂行於道。塗大道。並行則不使之者。儒行曰道塗不爭險易之利。王念孫曰楊說迂回而不可通。余謂殆讀爲待言。共行於道。塗大道可並行。則讓之小道。只可單行。則待其人。過乃行也。作殆者。段借字耳。俞樾曰讓當讀爲擾攘之讓。說文。女部。孌。煩擾也。經典無孌字。多以讓爲之。禮記。曲禮。鄭注曰讓古讓字。故此又以讓爲之也。文選。舞賦。擾攘就駕。李善引。孌蒼曰孌疾行貌。巨塗人所共行。故擾攘而不止。小塗人所罕由。故危殆而不安。是塗無巨小。皆不可不謹。故曰雖欲不謹。若云不使也。先謙案。俞說是也。

也。薄薄謂旁薄。廣大之貌。危足側足也。凡皆也。所以廣大之地。側足無所容者。皆由以。言害身也。盧文昭曰正文危足無所履者。下宋本有也字。今據元刻去之。與注合。

巨塗則讓。小塗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殆近也。凡行前遠而後近。故近者亦後之義。謂行於道。塗大道。並行則不使之者。儒行曰道塗不爭險易之利。王念孫曰楊說迂回而不可通。余謂殆讀爲待言。共行於道。塗大道可並行。則讓之小道。只可單行。則待其人。過乃行也。作殆者。段借字耳。俞樾曰讓當讀爲擾攘之讓。說文。女部。孌。煩擾也。經典無孌字。多以讓爲之。禮記。曲禮。鄭注曰讓古讓字。故此又以讓爲之也。文選。舞賦。擾攘就駕。李善引。孌蒼曰孌疾行貌。巨塗人所共行。故擾攘而不止。小塗人所罕由。故危殆而不安。是塗無巨小。皆不可不謹。故曰雖欲不謹。若云不使也。先謙案。俞說是也。

也。薄薄謂旁薄。廣大之貌。危足側足也。凡皆也。所以廣大之地。側足無所容者。皆由以。言害身也。盧文昭曰正文危足無所履者。下宋本有也字。今據元刻去之。與注合。

也。薄薄謂旁薄。廣大之貌。危足側足也。凡皆也。所以廣大之地。側足無所容者。皆由以。言害身也。盧文昭曰正文危足無所履者。下宋本有也字。今據元刻去之。與注合。

也。薄薄謂旁薄。廣大之貌。危足側足也。凡皆也。所以廣大之地。側足無所容者。皆由以。言害身也。盧文昭曰正文危足無所履者。下宋本有也字。今據元刻去之。與注合。

快快而亡者。怒也。肆其快意而亡由於忿怒也。先謙案。快快即肆意之義。大略篇云。賤師而輕。傳則人有快人有快。人有快則法度壞。楊注云。人有肆意是快。猶肆也。快快與有快同。察察而殘者。忤也。至明察而見傷殘者。由於有忤害之心也。博而窮者。訾也。

是。豢之而俞瘠者。交也。所交接非其道。則必有患難。雖食芻豢而更瘠也。故上篇云。勞勩而容貌。不枯好交也。先謙案。以利交者。利盡則絕。故曰豢養之而俞瘠也。此言。

是。豢之而俞瘠者。交也。所交接非其道。則必有患難。雖食芻豢而更瘠也。故上篇云。勞勩而容貌。不枯好交也。先謙案。以利交者。利盡則絕。故曰豢養之而俞瘠也。此言。

是。豢之而俞瘠者。交也。所交接非其道。則必有患難。雖食芻豢而更瘠也。故上篇云。勞勩而容貌。不枯好交也。先謙案。以利交者。利盡則絕。故曰豢養之而俞瘠也。此言。

是。豢之而俞瘠者。交也。所交接非其道。則必有患難。雖食芻豢而更瘠也。故上篇云。勞勩而容貌。不枯好交也。先謙案。以利交者。利盡則絕。故曰豢養之而俞瘠也。此言。

是。豢之而俞瘠者。交也。所交接非其道。則必有患難。雖食芻豢而更瘠也。故上篇云。勞勩而容貌。不枯好交也。先謙案。以利交者。利盡則絕。故曰豢養之而俞瘠也。此言。

是。豢之而俞瘠者。交也。所交接非其道。則必有患難。雖食芻豢而更瘠也。故上篇云。勞勩而容貌。不枯好交也。先謙案。以利交者。利盡則絕。故曰豢養之而俞瘠也。此言。

也。廉而不見貴者，劓也。

劓，傷也。刻已太過，不得中道，故不見貴也。王念孫曰：廉而劓，謂有廉隅而傷人也。如此則人不貴之矣。不苟篇注云：廉，稜也。劓，利傷也。較此注為勝。

勇而不見憚者，貪也。

貪利則委曲求人，故雖勇而不見憚。

信而不見敬者，好剽行也。剽，與專同。專行謂不度，是非好復言如白

公者也。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為也。

鬪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

之軀，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為之。是忘

其親也。蓋當時禁鬪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子曰：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為民傷鬪，則以親戚徇一言而不顧之也。

君上之所惡也。刑法之所大禁

也。然且為之。是忘其君也。憂忘其身。

禮，憂患刑戮而不能保其身是憂忘其身也。或曰：當為下忘其身，誤為夏又夏轉誤為憂字耳。王念孫曰：案

後說為長。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

盧文弨曰：俗本舍作赦，今從宋本。

聖王之所不畜

也。乳彘觸虎。先謙案：觸虎者，蓋衛其子當時有此語耳。

乳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人也。盧文弨曰：人也，各本作小人，今從宋本。

先謙案：人也二字下屬為句。

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會猶彘之不若也。

凡鬪者，必自以為是，而以人為非也。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已君子而

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忘其身，內以忘其親，上以忘其

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鑊牛矢也。時人舊有此語，喻以貴而用於賤也。狐父地名，史記伍被

曰：吳王兵敗於狐父，徐廣曰：梁碭之間也。蓋其地出名戈，其說未聞。管子曰：蚩尤為雍狐之戟，狐父之戈。豈近此邪？鑊刺也。之欲反，故良劍謂之屬鏑，亦取其利也。或讀斷為斫。郝懿行曰：斷斫音讀不同。斷雖訓斫而不讀為斫也。玉篇：斫或作鑊，與斫音異。不知楊氏何故同。

將以為智邪。則愚莫大焉。將以為利邪。

則害莫大焉。將以為榮邪。則辱莫大焉。將以為安邪。則危莫大焉。人之有

鬪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邪。則不可。聖王又誅之。屬託也。之欲反。我欲屬之鳥鼠禽獸邪。則不可。其形體又人。而好惡多同。視其形體則又人也。其好惡多與賢人同。但好鬪為異耳。人之有鬪何哉。我甚醜之。其禍如此。何為鬪也。

有苟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苟彘勇於求食。賈盜勇於求財。賈音古。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

之勇者。小人勇於暴土。君子勇於義言。人有此數勇也。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衆彊。悻

悻然唯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也。辟讀為避。悻悻欲之貌。方言云。牟愛也。宋魯之間曰牟。王引之曰。飲食上本無利字。唯飲食之見言狗彘。

唯見有飲食也。下文悻悻然唯利之見。與此文同一為事利。為事及利也。爭貨財。無辭讓。果敢

而振。猛貪而戾。悻悻然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振動也。戾乖背也。春秋公牟傳曰。葵邱之會。桓公振而矜之。何休云。亢陽

之貌也。王引之曰。振當為很字之誤也。果敢而很。猛貪而戾。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義之

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

君子之勇也。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撓。曲以苟生也。儒行曰。愛其死以有待也。俞樾曰。此本作重死而持義不撓。故楊注曰。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撓。曲以苟生也。是楊氏所據本而字

在持義之上。

儵鉢者。浮陽之魚也。儵鉢魚名。浮陽謂此魚好浮於水上。虢陽也。今字書無鉢字。蓋當為鉢。說文云。即鐘。鉢鉢字。蓋儵魚一名儵鉢。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儵魚出遊

是亦浮陽之義。或曰。浮陽劫海縣名也。儵音稠。鉢布未反。郝懿行曰。鉢不成字。鉢非魚名。疑當為鱧。俗書體或

作休。然則儵鉢即儵鱧矣。王念孫曰。衛風碩人篇。鱧鱧發發。說文作鱧。鱧則鉢非魚名。且儵魚亦無儵鉢之名。楊

說非也。竊疑鉢為經字之誤。爾雅云。魴魴魴。魴即魴之異名。則儵經為二魚也。隸書不字。或作季。見漢趙相劉衡碑。本字或作季。見白石神君碑。二形相似。故魴誤為鉢與。怯於沙而思

也。案壯當為俗（字從人各聲谷其虛反與風俗之俗從谷者不同）玉篇修戛載切僻也。集韻微方言僂也（僂與僂同）或作御俗漢司馬相如子虛賦微飢受詘郭璞曰飢披極也。上林賦與其窮極僂郭曰窮極僂飢疲憊者也。說文御微御受屈也。御微御並與俗同窮極僂飢其義一也。廣雅曰困疲羸瘠（鄭注考工記鞞人曰券今僂字也）。鄧窮憊（與憊同）遼象傳有疾憊也。鄭注憊困也。極也（綉注孟子離婁篇曰極困也。呂刑曰人極于病）困疲羸倦御窮憊極其義一也。然則俗者窮困之謂言魚困於沙而思水則無及也。隸書彳旁或從篆作刀（見隸辨）與月相似合或作去（漢冀州刺史王純碑卻掃閉門卻作却今俗書卻脚二字亦作却脚）與去相似故俗字譌而為壯。俞樾曰壯當作法。陸門陸以九疑注曰陸闌也因山谷以遮獸也。陸於沙義亦同此言遮闌於沙而思水則無及矣。下云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陸注於沙挂於患文義一律先謙案俞說

是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人亦猶魚也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徒怨憤於人不自修怨天者無志。有志之士但自修身遇與不遇皆歸於命故不怨天。王念孫曰

者則窮迫無所出十六年。不知命而怨天。故曰無識。法行篇正作怨天者無識。失之已反之人。豈不迂乎哉。迂失也。反

楊彼注云無識不知天命是也。此注以志為志氣之志失之亦遠乎語意正與此同。先謙案三句與法行篇同反之人與君道篇反之民反之政同意言反求也。

榮辱之大分。盧文昭曰舊本不安危害利害之常體。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受人是榮辱之大分也。然其大分如此矣材慤者常安利。蕩悍者常危害。材慤謂材性原慤也。蕩悍已解於修身篇。汪中曰材疑當作

朴字之誤也。朴慤與蕩悍安利與危害樂易與幽險壽長與夭折皆對文。王念孫曰大戴記王言篇土信民敦工璞而慤女憧婦空空家語作土信民敦而俗樸（樸朴璞並通）男慤而女貞王肅云樸慤愿貌。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樂易歡樂平易也。詩所謂愷悌者也。王念孫曰險以心言非以境言。而何樂易之有焉。亦以險哀對樂易說見經義述聞周語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是

安危害利害之常體也。亦大率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言天生衆民其君臣上下職業皆有所取之道非其道所以取之

也。盧文昭曰案注取之道當重一之字之也之字衍。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

也。盧文昭曰案注取之道當重一之字之也之字衍。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

也。盧文昭曰案注取之道當重一之字之也之字衍。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

也。盧文昭曰案注取之道當重一之字之也之字衍。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

也。盧文昭曰案注取之道當重一之字之也之字衍。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

也。盧文昭曰案注取之道當重一之字之也之字衍。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

也。致極也。言如此是乃天子。政令法舉措時聽斷公。舉措時謂與力役不奪農時也。盧文昭曰：之所以取天下之道也。

元刻首句作政法令注首云當作政令法或曰政當為正多。上則能順天子之命。下則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國家也。志行修。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其職。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

度尺丈量斗斛刑法之書左氏傳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圖籍寫土地之形籍謂書其戶口之數也。盧文昭曰正文循元刻作修各

本同今從宋本先謙案注刑法之書上當有刑辟二字。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若制父子相傳以

持王公。世傳法則所以保持王公言王公賴之以為治者也。王念孫曰持猶奉也言官人百吏謹守其法則度量刑辟圖籍（見上文）父子相傳以奉王公也廣雅奉持也是持與奉同義楊以持為保持

未確。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先謙案君道篇云官人守數正論篇云

官人以為守注官人守職事之官也王霸篇注官人列官之。孝弟原慤。鞫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與鞫

拘同拘錄謂自檢束也疾力謂速力而作也敦厚也比親也言不敢怠惰也。盧文昭曰淮南子主術訓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兩者為本而加以勇力辨慧捷疾劬錄正與此鞫錄疾力語相似鞫錄蓋勞身苦體之意

孝弟原慤以行言鞫錄疾力以事言楊訓為拘錄非也郝懿行曰原與慤同原慤皆訓謹也鞫與局同錄與遂同

遠者行謹遠遂也鞫錄猶局促並疊韻字也君道篇作拘錄王引之曰敦比皆治也魯頌閟宮箋云敦治也孟子

公孫丑篇使虞敦匠事謂治匠事也比讀為比襄二十五年左傳子木使比賦魯語子將比季氏之政焉韋杜注

並云比治也周官甸師比其委積故書比為比鄭司農讀為比大司馬比軍衆比或作比是比與比通敦比其事

業猶云其治事業耳韞國篇孰比於小事。飾邪說。文姦言。為倚事。倚已解上倚陶誕突盜。陶當

義與此同楊注以為精密彫琢亦失之。飾邪說。文姦言。為倚事。事怪異之倚陶誕突盜。陶當

枅之構頑齷之貌突凌突不順也或曰陶當為逃隱匿其情也。郝懿行曰陶古讀如謠謠者毀也離騷云謠諑謂予以舍淫陶誕即謠諑謂好毀謗詩誕也突盜謂好侵突撥盜也每二字為一義注似失之王念孫曰楊釋陶

字之義未安余謂陶讀為誦（音浴）誦誣雙聲字誦亦誕也性惡篇曰其言也誦其行也悖謂其言誕也即上所謂飾邪說文姦言也作陶者借字耳（凡從否從匚之字多相通小爾雅緇索也緇即齊爾索緇之緇小雅菀柳篇上帝甚蹈一切經音義五引韓詩蹈作陶楚辭九章浴浴孟夏史記屈原傳作陶陶說文搯搯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搯出曰搯皆其證也）韞國篇曰陶誕比周以爭與行漫突盜以爭地陶誕突盜四字義並與

此惕悍憍暴。惕與驚同。郝懿行曰：憍即驕字，經典俱借驕為憍耳。此皆姦人邪說，誠行之事。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間，是姦人

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其慮之不深，其擇之不謹，其定取舍，楷慢，是其所

以危也。小人所以危亡由於計慮之失也。楷，惡也。謂不堅固也。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榮惡辱，好利惡害，

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為誕而

欲人之信己也，疾為詐而欲人之親己也。王念孫曰：疾，猶力也。言力為誕力為詐也。上文云：軻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仲尼篇云：疾力

以申重之，是疾與力同義。臣道篇云：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言事上不力也。呂氏春秋尊師篇疾諷誦高注云：疾力也。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慮之

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慮之難知，謂人難測其姦詐行之難安，言易顛覆也。持之難立，謂難扶持之也。王念孫曰：此言小人慮事不能知也。蓋

公生明，私生暗。小人之思慮不足以知事，故曰慮之難知。下文行之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

雖使姦詐得成，亦必有禍無福。俞樾曰：揚說非也。尚書皋陶謨篇篇詔九成，鄭注曰：成，猶終也。古焉並以其終竟言之。臣道篇曰：成於尊君安國。彊國篇曰：道德之威成乎安彊。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諸成字並當訓終。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己也。修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慮

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

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明。不隱，謂人不能隱蔽。身死而名彌白。明也。小人莫不延頸舉踵

而願曰：知慮材性，固有以賢人矣。願，猶慕也。賢人，謂賢過於人也。夫不知其與己無以異也，則

君子注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注錯，謂所注意錯履也。亦與措置義同也。王念孫曰：揚俊說得之。注錯二字同義。廣雅措，銜置也。措，銜即注

錯是注錯同訓為置。非注意錯履之謂也。下文曰：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又曰：在注錯習俗之所積耳。舊本注錯上有執字，涉下得執而衍。今據上文刪。偏效篇曰：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又曰：謹注錯，慎習俗。注錯二字皆

平列故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以爲君子之所爲也譬之越人

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

雅正也正而有美德者謂之雅詩曰弁彼鸞斯歸提提鸞斯雅鳥也盧文弨曰揚引詩之意當以提提爲安舒之貌與鸞風好人提提之

義同鄭注禮記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云折折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蓋折折與提提音義並同鳥之飛以安舒而得雅名故舉以爲況然亦太迂曲矣王引之曰雅讀爲夏夏謂中國也故與楚越對文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其證古者夏雅二字互通故左傳齊大夫子雅韓子外儲說右篇作子夏揚云正而有美德謂之雅（下詩曰十五字乃後人妄加非揚注原文）則與上二句不對矣

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

習俗謂所習風俗節限制之也。盧文弨曰注制下之字宋俗也說文俗習也（廣雅同）周官大司徒注曰俗謂土地所生習也性惡篇曰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不俗不習也（楊注俗謂從其俗亦誤）又儒效篇習俗移志安久移質（餘見前注錯下）大略篇曰政教習俗相順而後行史記秦始皇紀宣省習俗漢書食貨志同巧拙而合習俗習俗二字皆上下平列先謙案節異猶言適異也非謂節限制之節與適同義說見疆國篇

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慢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慢當

漫亦汙也水冒物謂之漫莊子云北人無擇曰舜以其辱行汙慢我漫莫半反莊子又曰瀆慢爲樂崔云淫衍也李云縱逸也一曰漫欺誑之也

道其怪道語也怪謂非常之事取以自比也。盧文弨曰元刻故下有曰字宋本無又曰道語下當有也怪二字文脫耳先謙案宋台州本有也怪二字謝本無今增入注

凡入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

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

清濁。口辨酸鹹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膚理肌膚之文。理養與癢同。是

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義求之不當有上下

文所生而有句並無常字此常字緣上下文而衍可以爲堯禹。可以爲桀跖。可以爲工匠。可以爲農賈。在

執注錯習俗之所積耳。在所積習。先謙案執字無義以上文言注錯習俗證之則執字爲衍文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

執注錯習俗之所積耳。

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

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王念孫曰案此二十三字涉上文而衍下文為堯禹則常安榮為桀紂則常危辱云云與上文在注錯習俗之所積句

緊相承接若加此二十三字則

為堯禹則常安榮為桀紂則常危辱為堯禹則常愉

佚。為工匠農賈則常煩勞。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

。俞樾曰力乃多字之誤與寡對文成義下同

曰陋也。

言人不為彼堯禹而為此桀跖由於性之固陋也

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修。修

之為待盡而後備者也。

變故患難事故也言堯禹起於憂患成於修飾由於待盡物理然後乃能備之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窮餓其體

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智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為于偽反。俞樾曰修之二字衍起於變故成乎修為二語相對成下文曰非敦修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正以修為二字連文可證

人之生固小人。

。先謙案生性字通用此即性惡意

無師無法則唯利之見耳。人之生固小人。又

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執以臨之則無

由得開內焉。

。開小人之心中而內善道也

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恥隅積

言口腹無所知隅一隅謂其分也積積習。王念孫曰今是猶言今夫也說見釋詞是字下先謙案楊釋隅積之義未晰隅積與禮義辭讓廉恥相配為文皆人所不可不知者隅道之分見者也積道之貫通者也解得篇云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以為足而飾之惟孔子不蔽於成積此即隅積之義

天論篇云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者為一物一偏而自以為知道無知也荀子因時人被於一偏肆為曲說故作解蔽以明之此以隅積與禮義辭讓廉恥並舉亦其義也

亦咥咥而嚙鄉鄉而飽已矣。

咥咥嚙貌如鹽反嚙也才笑反鄉鄉嚙飲食貌許亮反。先

謙案楊讀鄉為向故訓為嚙飲食貌但咥咥是嚙貌則鄉鄉當是飽貌若解為嚙飲食貌文義不一律且嚙飲食反在嚙嚙之後未免倒置楊說非也鄉當為薶之諧薶亦香字也重言之則曰鄉鄉猶美之為美矣。漢魏歌上

陵曲。苾芬之為苾苾芬芬。詩信南山。正飽食甘美意。

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人不學則心正如口腹之欲也今使人

生而未嘗睹芻豢稻粱也。惟菽藿糟糠之為睹則以至足為在此也。俄而

粲然有秉芻豢稻粱而至者則矐然視之曰此何怪也。粲然精潔貌牛豕曰芻犬豕曰豢豢圈也以穀食於圈中

爾然驚視與喬同禮記曰故鳥不備許非反。盧文昭曰宋本注作與賊狹同禮記曰故鳥不狹許非反賊或為狹與元刻微異彼臭之而無噉於鼻。臭許又反噉當為噉厭也

苦廉反或下忝反。盧文昭曰案下忝元刻作胡章郝懿行曰臭今作嗅噉不足也與獸同言嗅之而無獸於鼻與嘗之而甘於口句相備王念孫曰臭之而無噉於鼻無衍字也噉苦葷反快也。莊子盜跖篇曰口噉於芻豢

醪醴之味趙策曰衣服之便於體勝啗之噉於口魏策曰齊桓公夜半不噉易牙乃煎熱燂炙和調五味而進之高注噉快也。臭之而噉於鼻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三句文同一例若噉上有無字則與下文不合矣

揚讀噉為噉而訓為厭失之。枉說同先謙案王說較長。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弃此而取彼矣。

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安固邪。

持養保養也藩飾藩蔽文飾也。以夫桀跖之道。先謙案鄉射禮鄭注以猶與也是其為相縣也。幾直夫芻豢稻粱

之縣糟糠爾哉。言以先王之道與桀跖相縣豈止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

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公共有此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仁者好告示人。

王念孫曰人者人與仁同說見脩身篇愛人下先謙案各本皆作仁者與王所見本異。告之示之。靡之儆之。鈇之重之。靡順從也儆疾也火鈇反靡之儆之

猶言緩之急之也鈇與沿同循也撫循之申重之也。王引之曰揚說非也靡之儆之即賈子所云服習積貫也。儒效篇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揚注靡順也順其積習故能然非是故人知謹注錯慎習俗大積靡則為君子矣性惡篇曰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方言曰還積也還與儆聲近而義同是靡之儆之皆積貫之意也。則夫塞者俄且通也。

陋者俄且憫也。愚者俄且知也。憫與攔同猛也方言云晉魏之間謂猛為攔陋者俄且憫言鄙陋之人俄且矜莊有威儀也詩曰瑟今憫今鄭云憫寬大也下

板反。盧文昭曰注攔字宋本作憫今從元刻與方言合案此注說頗歧出竊疑憫當為矜雅之義賈誼書傳職篇云明儻雅以道之文又道術篇云容志審道謂之儻反儻為野此以儻與陋相對義亦合又曰注陋者俄且憫

之上當本有或曰二字郝懿行曰往前說謬後說引詩瑟今憫今鄭云憫寬大也此說是矣盧疑憫當為矜雅之義引賈誼書傳職篇文義亦相近而非本義今詳賈子之儻為假借荀子之儻為本義何以明之陋為陝隘儻為寬大故以儻陋相儻證以修身篇云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少見曰陋又以閑陋相儻閑亦儻之段借閑

謂寬閑即儻訓寬大之義揚注訓為閑習亦非王念孫曰盧說是也修身篇多見曰閑少見曰陋閑與陋對文是其證閑閑古字同耳揚後說以儻為閑習亦非王念孫曰盧說是也修身篇多見曰閑少見曰陋閑與陋對文是儻為寬大近之。陳說略同是若不行。則湯武在上曷益。桀紂在上曷損。若不行告示之道則湯武

何益於天下桀紂何損於百姓所以貴湯武賤桀紂以行與不行耳。王念孫曰是若不行是字承上文告之示之四句而言言民從告示故湯武在上則治桀紂在上則亂若民不從告示則湯武在上何益桀紂在上亦何損乎揚注

湯武存則天下從而治桀紂存則天下從而亂如是者豈非人之情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王念孫曰豈本作幾古豈字也今作豈者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耳案上文幾直夫芻豢稻粱之懸糟糠爾哉注云幾讀為豈下同下文幾不甚善矣哉注云幾亦讀為豈後注既言幾亦讀為豈則前注不須更言下同所謂下同者正指此幾字而言今改幾為豈則前注所謂下同者竟不知何指矣

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餘財蓄積之富也。皆人之所貴也然而窮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不知不足當為不知足剩不字或曰不足猶不得也今人之

生也。方知蓄雞狗猪彘。盧文弼曰正文方知元刻作方多郝懿行曰說文家三毛叢居謂之豬後瓠糜謂之彘是猪彘異故此分別言之又蓄牛羊。

然而食不敢有酒肉。餘刀布有困窮。刀布皆錢也刀取其利布取其廣困窮也圖曰困方曰廩窮窘也地藏曰窖窮匹貌反然而衣

不敢有絲帛。約者有筐篋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輿馬。約儉嗇也筐篋藏布帛者也言又富於餘刀布也。俞樾曰楊

注曰約儉嗇也既云儉嗇則不敢有輿馬固無足怪不必更用然而字作轉矣楊注非也淮南子主術篇所守甚約高注曰約要也漢書禮樂志治本約師古曰約讀曰要是約與要一聲之轉古亦通用約者猶云要者孝經先王有至德要道疏引殷仲文曰以一管衆為要蓋物之藏於筐篋者必是貴重之物視上文所云餘刀布有困窮為尤要矣故特以要者言之非儉嗇之謂也是何也。非不欲也。幾

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王念孫曰案非不欲也二句文意緊相承接中不當有幾不二字蓋涉下文幾不甚善而衍下文幾字有音而此無

音則為衍文明矣於是又節用御欲。御制也或作禦禦止也收斂蓄藏以繼之也。是於己長慮顧後

幾不甚善矣哉。幾亦讀為豈今夫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偷者苟且也糧食大侈。

不顧其後。俄則屈安窮矣。大讀為太屈塌也安語助也偷言屈然窮矣安已解上也。盧文弼曰正文大宋本作太無大讀為太四字注今從元刻是其所

以不免於凍餓。操瓢囊為溝壑中瘠者也。乞食羸瘦於溝壑者言不知久遠生業故至於此也。王念孫曰瘠讀為掩骼埋胔之瘠露骨

以不免於凍餓。操瓢囊為溝壑中瘠者也。

日節有肉曰爵（出蔡氏月令章句）言凍餓而轉死於溝壑故曰為溝壑中爵作瘠者借字耳（說見管子八觀篇）揚以瘠為贏瘦失之

詩書禮樂之分乎。為生業尚不能知况能知其遠大者分制也扶問反彼固天下之大慮也。將為天下生民

之屬。長慮顧後而保萬世也。其深長矣。其溫厚矣。其功盛姚遠矣。（亦古疏字溫猶足也言先）

王之過於生人其為溫足也亦厚矣。姚與遙同言功業之盛甚長遠也。郝懿行曰溫與蓋同蓋者積也左傳蓋

利生擊經典通作蓋此作溫皆段借耳如禮器云溫之至也溫讀為蓋亦其例揚注非王引之曰揚讀感為茂感

之感非也感讀為成與功同義也（爾雅曰功成也大成禮感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為有功周官典婦功曰秋獻功稟人曰秋獻成是成與功同義）姚亦遠也言其功甚遠也成與感古同聲而通用說卦傳終萬物始萬物者莫

感乎良言莫成乎良也（莫成乎良即成言乎良說見經義述聞）呂氏春秋悔過篇我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感矣言其備已成也（高注感疆也失之）擊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本成作感

左氏春秋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公牟郕作成僖五年十年文十二年並作威秦策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史記春申君傳成作威封禪書七曰日主祠成山漢書郊祀志成成作威皆其證也王霸篇曰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

兼覆之兼昭之以觀其感言觀其成也（揚注感讀為成）臣道篇曰明主尚賢使能而譽其感聞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感讀為成亦功也（揚注感謂大業失之）故說苑臣術篇作上賢使能而享其功正名篇曰心憂

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感憂兼萬物之利而感害言美反成憂利反成害也

子莫之能知也。也揚彼注云順從也執精也修治也為作也此文脫順字揚望文生義當從禮論篇補非孰修為之君

故曰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幾者不可與及聖人之言。（綆索也幾近也謂不近於）

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既知一則務知二）有之

而可久也。（不可中道而廢）廣之而可通也。（知禮樂廣博則於事可通）慮之而可安也。（思慮禮樂則無危懼）反鈇察

之而俞可好也。（鈇與沿同循也既知禮樂之後卻循察之俞可好而不厭俞音愈。先謙案揚反字無注而以卻字代釋之非也反者反復也反鈇察之者反復沿循而察之禮論篇則必反

鈇過故鄉反鈇二字義與此同非十二子篇反（今本譌）以治情則利。（利益也禮記曰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捨禮何以治之

以為名則榮。以羣則和。以獨則足。（知詩書禮樂羣居則和同獨處則自足也）樂意者其是邪。（樂意莫過於此）

當讀以獨則足樂為句言獨居而說禮樂敦詩書則致足樂也以羣則和以獨則足樂樂與和義正相承則樂字上屬為句明矣意者其是邪自為一句意者語詞也其是邪指詩書禮樂而言呂氏春秋重言篇曰日之役者有執蠶而而上視者意者其是邪句法正與此同先謙案呂覽文義與此不同此文若作者意者其是邪為懸擬之詞則上下文理不相貫注雖有呂覽句例不得取以為比且上文以羣則和以獨則足句法一律語意亦完足若於足下加樂字反為贅設仍當從揚注斷讀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

則執不能容物不能贍也。王念孫曰案然則猶言然而也說見釋詞則字下先謙案從讀為縱故先王案為之制禮義

以分之。以禮義分別上下也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謝本從盧校知下

刻無賢字是也知讀為智智對愚能對不能則不得有賢字明矣下文以仁厚知能盡官職知能二字正與此相應是其證宋本有賢字者蓋誤讀知為知識之知故於愚上加賢字而以為知賢愚能不能之分也不知使有二字直貫至智愚能不能之分而止若讀知為知識之知則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載行也與使有二字不相聯屬矣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元刻

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慤實也謂實其祿使當其才稱尺證反。郝懿行曰載如大車以載不失均平揚注載行慤實古無此訓載其事二語又見君道篇俞樾曰慤當作穀孟子滕文公篇穀祿不平趙注曰穀所以為祿也此文言穀祿正與彼同作慤者聲之誤也揚以本字讀之失其旨矣王霸篇曰心好利而穀祿莫厚焉此穀祿二字見於本書者先謙案俞說是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

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盡謂精於事察謂明其盈虛說文云有虛為械無虛為器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

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各當其分雖貴賤不同然謂之至平也故或祿天下而不自

以為多。謂為天子以下為祿也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為寡。監門主門也御讀為徑徑旅逆旅也抱關門卒也擊

柝擊木所以警夜者皆知其分故雖賤而不以為寡也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舊有此語引以喻貴

賤雖不同不以齊一然而要歸於治也斬而齊謂強斬之使齊若漢書之一切者枉而順雖枉曲不直然而歸於順也不同一謂殊塗同歸也夫如此是人之倫理也。劉台拱曰斬讀如儻說文儻儻互不齊也周語冒沒輕

儻章注云儻進退上下無別也言多儻互不齊乃其所以為齊也王念孫曰傳二十三年左傳鼓儻可也杜注儻儻未整陳義與此同儻而齊即正名篇所謂差差然而齊先謙案劉王說是

詩曰受小

共大共爲下國駿蒙此之謂也。

作蒙魯詩也方言秦晉之間凡大貌謂之臙或謂之臙明施蒙聲近通用

詩駉頰長發之篇共執也駉大也蒙讀爲臙厚也今詩作駉臙言湯執小玉大玉大厚於下國言下皆賴其德也。先謙案臙

荀子集解卷三

非相篇第五

相視也視其骨狀以知吉凶貴賤也妄誕者多以此惑世時人或矜其狀貌而忽於務實故荀卿則作此篇非之漢書刑法家有相人二十四卷。盧文昭曰刑法宋本

作刑法又二十四卷作二十四篇雖皆可通今從元刻以與漢志合故也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

道說。王念孫曰元刻相下無人字宋龔本同案無人字者是此謂古無相術非謂古無相人也謂學者不道

相術非謂不道相人也下文云長短小大善惡形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是其證宋本作相人者涉下相人之形狀而誤先諫案有相人即有相術王說似泥下云古者有姑布子卿是古明有相術相人矣荀子以為無有者世俗所稱學者不道故雖有直以為無有耳因當時崇尚儒者惑焉故極論之

唐舉相李兌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

學者不道也。再三者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術道形不勝心。心不

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

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

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

仲尼長。子弓短。子弓蓋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為師也漢書儒林傳駢臂字子弓江東人受易者也然駢臂傳易之外更無所聞荀卿論說常與仲尼相配必非駢臂也駢音塞。俞樾曰楊注

子弓蓋仲弓是也又曰言子者著其為師也則恐不然仲弓稱子弓猶季路稱子路耳子路也子弓也其字也曰季曰仲至五十而加以伯仲也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

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二尺。鼻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面長三尺廣三寸言其狹而長甚也

鼻目耳雖皆具而相去疏遠所以為異名動天下言天下皆知其賢或曰欬長如此不近人情恐文句誤脫也。盧文昭曰案焉字古多以為發聲如周禮焉使則介之淮南子天子焉始乘舟是也荀書或用焉或用案或用安

鼻目耳雖皆具而相去疏遠所以為異名動天下言天下皆知其賢或曰欬長如此不近人情恐文句誤脫也。盧文昭曰案焉字古多以為發聲如周禮焉使則介之淮南子天子焉始乘舟是也荀書或用焉或用案或用安

字異語同皆 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杜元凱云期思楚邑名今弋陽期思縣鄙人郊野之人也。突禿長左。軒較

之下。而以楚霸。突謂短髮可凌突人者故莊子說鵲劍士蓬頭突鬢長左左脚長也軒較之下而以楚霸言修文德不勞甲兵遠征伐也說文云軒曲轡也鄭注考工記云較兩轡上出式者

詩曰倚重較兮。盧文弼曰今毛詩本倚誤作倚正義。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

衣。葉公楚大夫沈尹戌之子食邑於葉名諸梁字子高楚僭稱王其大夫稱公白公亦是也微細也葉音攝。郝懿行曰白公之亂子高入國門不介冑蓋由微小短瘠行不勝衣故耳。然白公之

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白公楚太子建之子平王之孫子西楚平王長庶子公子申子期亦平王子子公結葉公子高

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爾。仁義功名善於後世。王引之曰善字文義不明疑善字之譌隸書著字或作

著形與善相似史記五帝紀帝擊立不善索隱古本作不著。俞樾曰善乃蓋字。故事不揣長。不揆

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爾。揆與絜同約也謂約計其大小也絜戶結反莊子匠石見櫟社樹絜之百圍權稱也輕重體之輕重也言不論形狀長短大小肥瘠唯在志意

修筋耳。盧文弼曰案注以志意二字訓志字增一字成文耳宋本作亦將志乎心爾心字衍先謙案廣雅釋言將且也此承上文言古之聞人

不以相論故事不揣絜長大輕重亦且有志於彼數聖賢也楊注非。長

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馬。徐國名僭稱王其狀偃仰而不能俯故謂之偃王周穆王

使楚誅之。瞻馬言不能俯視細物遠望纔見馬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也。盧文弼曰馬元刻作焉注

同今按楊注正謂不能見小物而但見馬耳可者僅可之詞瞻說文云臨視也莊子云不辨牛馬今從宋本

尼之狀。面如蒙俱。俱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俱子虛賦曰蒙公先驅韓侍郎云四目為方相兩目為俱音欺慎子曰毛膺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俱則見之者皆走也

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爾雅云木立死曰櫜櫜與菑同。郝懿行曰皇矣詩傳木立死曰菑菑者植立之貌周公背偃或曰穢僕其形曲折不能直立故身如斷菑矣皋陶

之狀。色如削瓜。如削皮之瓜青綠色。閔天之狀。面無見膚。閔天文王臣在十亂之中言多鬢髯被其膚也。盧文弼曰注鬢一作鬢傅說

之狀。身如植鰭。植立也如魚之立也。郝懿行曰鰭在魚之背。伊尹之狀。面無須麋。麋與眉同

跳湯偏。尸子曰禹之勞十年不窺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鄭注尚書大傳湯半體枯呂氏春秋曰禹通水濬川顏色黎黑步不相過堯舜參牟子。

牟與睨同參睨子謂有二瞳之相參也史記曰舜目重瞳重瞳蓋堯亦然尸子曰舜兩眸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當時傳聞今書傳亦難盡詳究所出也 從者將論志意比

類文學邪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邪從者苟脚門人問將論志意文學邪但以好醜相欺傲也。盧文昭曰從者猶言學者注

非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姣好也倍勇入曰傑越過人也勁勇也

王念孫曰案如揚說則越勁二字義不相屬今案越者輕也言筋力輕勁也說文云越輕勁有材力是也越字本作娥說文曰娥輕也(廣雅同)玉篇音于厥切娥與越古字通呂氏春秋本味篇注曰越越輕易之貌縹衣引

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言毋輕發厥命以自傾覆也(鄭注以越為顛蹶非是說見經義述聞)說文越輕足也義亦與越同然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僂

後世言惡則必稽焉僂與戮同稽考也後世言惡必考桀紂為證也。盧文昭曰稽止也此即天下之惡皆歸焉之意稽猶歸也注非是郝懿行曰稽者同也後世凡言惡者比之

桀紂是與之同揚訓稽考疏矣正論篇句義同先謙案王霸篇正論篇文與此同揚並訓稽為考篤效篇是大儒之僂也又云是大儒之稽也揚注徵驗也稽攷也稽徵對文義當訓考即尚書稽古之義荀書它篇用稽字亦無

二義當從揚說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爾亦非以容貌害身言美惡皆非所慮但以聞見不廣論議不高故致禍耳

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儂子方言云儂疾也慧也與喜而翹義同輕薄巧慧之子也儂火玄反。俞樾曰按下文云中君象以為臣則此不應言君且與婦人莫不願

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為士及束乎有司戮乎大市諸語皆不合疑本作世俗之亂民傳寫誤耳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

於女子說文曰姚美好貌冶妖奇衣珍異之衣婦飾謂如婦人之飾言輕細也擬於女子言柔弱便辟也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莫

不願得以為士士者未娶妻之稱易曰老婦得其士夫。郝懿行曰女士對言如詩之氓易之大過皆是古以士女為未嫁娶之稱棄其親家而欲奔

之者比肩竝起然而中君羞以為臣中父羞以為子中兄羞以為弟中人

羞以為友不必上智皆知惡也俄則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犯刑罰為有司所束縛也莫不呼天啼哭苦

傷其今而後悔其始苦傷今之刑戮悔其始之所為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

爾然則從者將孰可也問從者形相與志意孰為益乎。盧昭文曰非相篇當止於此下文所論較

大竝與相人無異疑是榮辱篇借簡於此先謙案則本衆下有而字案文不

當有今從宋
台州本刪

人有二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

三不祥也。言必有禍災也。人有三必窮。為上則不能愛下。為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

一必窮也。鄉則不若。借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鄉讀為向若如也。謾欺毀也。莫千反

之故必窮。下文方言與人相縣。則此若字不得訓為如。楊注非。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相縣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

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曲直猶能不也。言智慮德行至淺薄其能不與人又相縣遠不能推讓

明白之言不知己之不及也。知音智行下孟反。縣讀為懸。王念孫曰

曲直有（與又同）以相縣矣（呂錢本並如是元刻脫相字盧依元刻刪相字非）楊以明為明白非也。明者

尊也。言不能尊智士也。仁人不能推智士不能明明與推皆尊崇之謂也。古者多謂尊為明禮運故君者所明也

非明人者也。大傳庶子不祭明其宗也。鄭注並曰明猶尊也。祭義明命鬼神。鄭注曰明命猶尊名也。晉語曰晉公

子可謂賢矣。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管子牧民篇曰明鬼神。山川墨子明鬼篇曰鬼神不可不尊明也。皆其證

矣。先謙案王說有相字。是今從宋本補正。人有此三數行者。王引之曰三數行不成義當作有此數行數行謂

上則必危。為下則必滅。詩曰雨雪濼濼。宴然聿消。莫肯下墜。式居屢驕。此

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篇今詩作見現曰消作宴然蓋聲之誤耳。現曰氣也。墜讀為隨屢讀為婁婁斂也。言

過也。郝懿行曰毛詩本出荀卿荀所引詩多與毛說合。毛詩見現曰消韓詩曉然即曉也。現曰氣也。韓云。曉

日出也。二說義相成。廣雅釋詁。曉。曉。煥也。段氏王裁說文注云。荀卿引詩作宴然。即曉也。宴。晏。古通用。毛

曰。曉。同。現。如。段氏說。然。則。毛。詩。見。現。之。見。應。讀。為。現。現。雙。聲。狀。現。疊。韻。亦。兼。雙。聲。俱。音。近。假。借。字。耳。韋。曰。二。字

古亦假借通用。荀引詩與韓毛詩無不合也。下墜。毛作下遺。古讀遺。音同。如。斂。字。或。作。灑。見。於。說。文。可。證。矣。陸

詩異毛者皆三家義而郝氏強為毛傳合失之遠矣餘詳余所撰三家詩義疏不復出

人之所以為人者何已也。已與以同問何以謂之。人而貴於禽獸也。曰。

以其有辨也。辨別也。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不待學而知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則人之所以為人者。

非特以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狴狴形笑。亦二足而毛也。狴狴獸似人而

能言出交趾形笑者能言笑也。郝懿行曰狴狴人形言笑如人亦二足惟有毛為異耳俞樾曰形笑二字其為不詞注云形笑者能言笑也望文生義未足為據笑疑當作狀傳寫者失引旁但存犬字而俗書笑字亦或從犬

後人以形犬二字難通因狴狴能笑遂改作笑字耳毛上當有無字上文云然則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二足無毛也下文云故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則此文亦當作無毛明矣先謙案狴狴即狴狴宋羅

願爾雅翼說狴狴云其狀皆如人與狴狴不甚相遠荀卿曰今夫狴狴形相二足無毛也既言二足而又言無毛則去人不遠矣據此宋人所見荀子本形笑作形相而毛作無毛李時珍本草綱目言狴狴黃毛如獬白耳如豕

人面人足長髮頭顏端正正是狴狴身非無毛其面如人無毛耳李又引荀子言狴狴能言笑（參用注文）二足無毛是李所見荀子已作笑字而云無毛則同此文當作無毛俞說是也自來說狴狴者謂其能言能噓無謂其

能笑者能笑酒狴狴食人之物也疑注形笑者七字後人據誤本荀子加之非楊氏元文荀子固不當云狴狴笑也 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載。載。齧也。禽獸無辨故踐而

食之載。側吏反。故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獸

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

於分。有上下親疏之分也。分莫大於禮。分生於禮。禮莫大於聖王。聖王制禮者言。聖王有百。吾

孰法焉。問聖王至多誰可為法也。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文。禮文。文久則制度滅息。節。奏久則廢也。禮。禮文。禮文久則制度滅息。節。奏久則廢也。盧文弨曰注節奏宋本

作宗族案揚以節奏訓族字與以制度訓節字無涉今從元刻郝懿行曰族者聚也溱也溱與奏古今字漢律志

族奏也是其義也奏溱族族並聲義同然則節族即節奏矣揚注是也王念孫曰故衍字自曰文久而息以下皆

與上文聖王有百吾孰法焉二句自相問答則此亦當然今本滅作息則失蓋涉下文三故衍字而衍下文曰是

數之有司。極禮而禡。禡。解也。有司。世世相承守禮之法。數。至於極。久亦下脫也。易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言。此者以喻久遠難詳。不如隨時與治。禡。直吏反。劉台拱曰極。疲

極也。王念孫曰：禘之言弛也。言疲於禮而廢弛也。俞樾曰：極禮而禘文不可通。疑禘字衍文也。極而禘三字為句。上云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此云極而禘正與久而息久而絕一律。楊注曰：禘解也。有司世世相承守禮之法。數至於極久亦下脫也。是楊氏所見本尚未衍禘字。故云至於極久亦下脫。是極下無禘字也。所云守禮之法數者。此禘字乃楊氏增出以解法數之說。非正文有禘字也。今作極禮而禘。即因注文而衍。先謙案：俞說是也。法即禮也。法數即禮數也。守法數之有司。即榮辱篇所謂不知其義。謹守其數之官人百吏也。極下自不當有禮字。

矣。後王是也。

後王近時之王也。粲然明白之貌。言近世明王之法。則聖王之跡也。夫禮法所與以救當世之急。故隨時設教。不必拘於舊聞。而時人以爲君必用堯舜之遺臣。必行禹稷之術。然後可斯感也。孔子曰：毀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故荀卿深陳以後王爲法。審其所貴。君子焉可馬遷曰：法後王者以其近已。而俗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劉台拱曰：後王謂文武也。楊注非。注中曰：史記引法後王。蓋如賦詩之斷章耳。此注承其謬。名爲解荀子而實泯之。王念孫曰：後王二字本篤一見不苟篇一見儒效篇二見王制篇一見正名篇三見成相篇一見皆指文武而言。楊注皆誤。俞樾曰：劉注王三君之說。皆有意爲荀子補弊扶偏。而實非其雅意也。據下文云：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然則荀子生於周末。以文武爲後王可也。若漢人則必以漢高祖爲後王。唐人則必以唐太祖太宗爲後王。設於漢唐之世而言三代之制。是所謂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矣。豈其必以文武爲後王乎。蓋孟子言法先王而荀子言法後王。亦猶孟子言性善而荀子言性惡。各成其是。初不相謀比而同之。斯感矣。呂氏春秋察今篇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治。今爲孺子矣。蓋當時之論固多如此。其後李斯相秦廢先王之法。一用秦制。後人遂以爲荀卿罪。不知此固時爲之也。後人不達此義。於數千年後。欲胥先王之

道而復之。而卒不可復。吾恐其適爲秦人笑矣。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數今日。盧文昭曰：數字從宋本俗本

亦作審。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所貴。君子。謂己之君也。審謂詳觀其道也。劉台拱曰：案其人荷

明。此之謂也。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

夫妄人曰：古今異情。其以治亂者異道。而衆人惑焉。謝本從盧校作以其治亂者異道。王念孫曰：此文本作

其所以治亂者異道。謂古今之所以治亂者其道不同也。臣錢本以其作其以而脫去所字。盧本又

者。愚而無說。陋而無度者也。言其愚陋而不能辨說。其所見焉。猶可欺也。而况於

千世之傳也。傳傳也。聞也。妄人者。門庭之間。猶可誣欺也。而况於千世之上乎。曰可字

術文涉上文。猶可欺也。而術誣乃挾字之誤。挾字右旁之夾與巫相似。故誤也。上言眾人乃受欺者。此言妄人乃欺人者。若云猶可誣欺。則與眾人之可欺者同矣。且誣欺二字連文。亦為不倫。韓詩外傳作彼許人者。門庭之間。猶挾欺。而况乎千歲。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已度者也。以已意度古人之意。故人不欺。亦不欺人。也。王念孫曰。不欺當字。則不可欺。聖人不可欺。正對上文。眾人可欺。而言下文。鄉乎邪曲而不迷。云云。正所謂聖人不可欺也。今本脫可字。則失其義矣。楊注云。人不能欺。亦不欺人。則因所見本已脫可字。故曲為之說。而不知與上下文不合也。

外傳正作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今之人情度古之人情。既云欲惡皆同。豈其治亂有異。以類度類。類種類謂若牛馬也。以說

度功。以言說度其功業也。以道觀盡。以道觀盡物之理。儒效篇曰。徐之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也。古今一度也。古今不殊。盡可以此度彼。安在其古今異

情乎。王念孫曰。古今一度也。當作古今一也。言自以人度人。以下皆無古今之異。故曰古今一也。彊國篇治必由之。古今一也。正論篇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君子篇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文意並與此同。則一下不當更有度字。蓋涉上數度字而衍。類不悖。雖久同理。言種類不乖悖。雖久而理同。今之牛馬與古不殊。何

之道而不迷。雜物炫耀而不惑。鄉讀為向。五帝之外無傳人。外謂已前也。無傳人謂其人。事跡後世無傳者。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中間也。辛唐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

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略謂舉其大綱。詳周備也。俞樾曰。兩論字皆俞字之誤。俞讀為愈。榮辱篇清之而俞。獨者口也。蒙之而愚者。俞瘠者交也。楊注曰。俞讀為愈是也。俞誤作俞。因誤作論矣。韓詩外傳正作久。則愈略。近則愈詳。可據訂。

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惟聖賢乃能以略知詳。以小知大也。王念孫曰。聞其詳本。作聞其小。略與詳對。小與大

對據楊注云。惟聖賢乃能以略知詳。以小知大。則本作聞其小。而不知其大。明矣。今本小作詳。涉上句詳字。而誤。外傳作聞其細。不知其大。細亦小也。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

明矣。今本小作詳。涉上句詳字。而誤。外傳作聞其細。不知其大。細亦小也。

明矣。今本小作詳。涉上句詳字。而誤。外傳作聞其細。不知其大。細亦小也。

明矣。今本小作詳。涉上句詳字。而誤。外傳作聞其細。不知其大。細亦小也。

明矣。今本小作詳。涉上句詳字。而誤。外傳作聞其細。不知其大。細亦小也。

明矣。今本小作詳。涉上句詳字。而誤。外傳作聞其細。不知其大。細亦小也。

而絕。

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公孫龍惠施鄧析之屬法先王。順

禮義。黨學者。寬親比也。郝懿行曰。注云。黨親比非也。方言。黨知也。郭注。黨明也。解悟貌。比則黨則曉了。楚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間。謂之哲。郭注曰。黨黨明也。解悟貌。然則黨學。者猶言曉學者。蓋法先王順禮義以曉學者也。苟卿居楚久。故楚言耳。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

必非誠士也。言講說也。誠士謂王誠好善之士。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

子必辯。辯謂能談說也。王引之曰。故君子之於言也。言當為善。善字本作善。脫其半而為言。又涉上下文。甚。此句凡兩見。是其明證矣。下文又云。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志。好下文云。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子必辯。今本故下衍言字。辯見前。仁即所謂善也。今本善作言。則下文三之字皆義不可通。凡人莫

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所善謂已所好尚也。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

言。美於黼黻文章。觀人以言。謂使人觀其言。黼黻文章。皆色之美者。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故曰美於黼黻文章。若觀人以言。則何美之有。楊注云。謂使人觀其言。則所見本已。聽人以言。樂於鍾

鼓琴瑟。使人聽其言。謝本從盧校作聽人之言。王念孫曰。呂錢本竝作聽人以言。元刻以作之。而盧本從之。案此與上二句文同一例。聽人以言者。我言之而人聽之也。我言而人聽。則是我之以善及人也。故曰樂於鍾鼓琴瑟。若聽人之言。則何樂之有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耳。據楊注云。使人聽其言。則本作聽人以言。明矣。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竝引作聽人以言。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故君子之

於言無厭。無厭倦也。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但好其實而不知文飾。若墨子之屬也。是以終身不免

埠汗傭俗。埠汗皆下也。謂鄙陋也。埠與庠同。豬水處謂之埠。汗亦地之下者也。庠音婢。汗一孤反。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

也。腐儒如朽腐之物。無所用也。引易以喻不談說者。

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洽。接至亂。以先王之至高。至治之道。說末世。至卑。至亂之君。所以為難也。說音稅。未可

荀子集解 第三 非相篇第五

五三

直至也。遠舉則病繆。近世則病傭。未可直至言必在援引古今也。遠舉上世之事則患繆妄下舉近世之事則患傭鄙也。俞樾曰世字當作舉下同。遠舉

近舉相對為文。揚注曰遠舉上世之事則患繆妄下舉近世之事則患傭鄙蓋因正文有兩舉字故注亦云然也不曰近舉下世而曰下舉近世者避不詞耳。今作近世者即涉注文而誤。善者於是

聞也。亦必遠舉而不繆。近世而不傭。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緩急贏絀。贏餘也。贏絀猶

言伸屈也。府然若渠。匿隙枯之於己也。府與俯同。就物之貌或讀為附。渠匿所以制水。隙枯所以制木。君子制人亦猶此也。王引之曰正文注文架字疑皆梁字之誤。爾雅隄謂之梁。鄭仲師注周官獸人云梁水偃也。偃與匿通。即堰字也。梁與匿同義。故以梁匿連文。梁架形相似。登誤為渠耳。史記建元以來侯表。燁渠忠侯僕多廣。韻引風俗通。渠作梁。漢書地理志。疆梁原水。經渭水。注

作荆梁。原後漢書安帝紀。高渠。曲得所謂焉。然而不折傷。言談說委曲皆得其意也。故君子

度大各反。權以世反。韓侍郎云權者繫權也。正弓弩之器也。盧文昭曰舊本推權多訛。今悉改正。韓說本致工記。郝懿行曰推余制切。與曳音義俱同。推即權字。權俗作也。言君子裁度已身則以準繩。接引人倫則用舟楫。謂

權舟也。故因謂楫為權。權者引也。船旁。楫曳於水中。故因謂之推。俗字作權。權皆非是也。劉台拱曰韓說是也。淮南說山訓曰繫不正而可正。弓旁。即用權之義。撒同繫。王念孫曰案攷工記用人恆角而達。譬如終繩。鄭注曰繩弓較也。秦風小戎篇竹閉緹。毛傳曰閉繩也。小雅角弓傳曰不審。攷工記用人恆角而達。譬如終繩。南所謂可以正弓者也。權與繩對文。若訓為牽引則與繩不對。若訓為權則於義愈遠矣。度已以繩。故

足以為天下法則矣。接人用推。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成事在衆。王

念孫曰因求二字義不可通。求當為衆字之誤也。唯寬容故能因衆以成事。上文與時遷徙與世偃仰。正所謂因衆也。揚注云成事在衆言衆而不言求。則求為衆之誤甚明。故君子賢而能

容罷。罷弱不任。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兼術兼容

之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詩大雅常武之篇言君子容物亦猶天子之同徐方也。

談說之術。矜莊以莅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持之。分別以喻之。譬稱以

明之。王念孫曰分別當在下句譬稱當在上句譬稱所以曉人故曰譬稱以喻之分別所以明理故曰欣

驩芬薌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言說說之法如此人乃信之芬薌言至芳潔也

神之謂自神異其說不敢慢也說並音稅番尺證反薌與香同。王念孫曰芬薌和也方言芬和也郭璞曰芬香和調（廣雅與方言同周官鬯人注曰鬯釀秬為酒芬香條揚於上下也大雅鳧鷖篇曰旨酒欣欣醴醴芬芬皆

芬香和調之意）欣驩芬薌皆謂和氣以將之也論兵篇曰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義與此同

謂為能貴其所貴。不使人賤之也。王引之曰上為字涉下文為字而衍傳曰唯君子為能

貴其所貴。此之謂也。韓詩外傳說苑皆作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無為字

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所善謂所好也而君子為甚焉。是以小人辯言

險而君子辯言仁也。仁謂忠愛之道言而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辯不

若其訥也。訥與訥同或引禮記其言訥訥然非言而仁之中也。則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

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道與導同正或為政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

救是也。謀救謂嘉謀匡救此言談說之益不可以已也如是。王念孫曰謀救二字於義無取楊注以為嘉謀匡救於謀上加嘉字以曲通其義其失也任矣余謂謀救當為諫救字之誤也（管子立政九敗

解簡諫臣死而諂臣尊今本諫誤作謀淮南主術篇執正進諫高注諫或作謀）周官有司諫司救說文救止也論語八佾篇女弗能救與馬注與說文同然則諫止其君之過謂之諫救故曰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諫救是也

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無厭無厭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所以好言說由此三者也行如字。王念孫曰楊讀

故言為一句而釋之曰所以好言說以此三者非也故君子必辯為一句故下本無言字此言君子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是以必辯也上文云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是其證今本作故言君子必辯言字乃涉上文而衍揚斷故言為一句

以結上文則君子必辯四字竟成贅語矣君子必辯。小辯不如見端。見端首見端首則不如見本

分。引之曰本分上本無見字此涉上兩見端而衍本分者本其一定之分也楊注見端首不如見本分則所見

分。引之曰本分上本無見字此涉上兩見端而衍本分者本其一定之分也楊注見端首不如見本分則所見

本已衍見字下文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

皆承此文言之而本分上無見字故知見為衍文

君子之分具矣。此言能辯說然有小人_{後聖賢之分具}之辯者。有士君子之辯者。有聖人之辯

者。不先慮。不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類。言暗與理會成文理而不失其類謂不乖悖也居錯遷徙。應變不

窮。錯置也。居錯安居也。錯干故反。王念孫曰。居錯為舉言或舉或錯或遷徙皆隨變應之而不窮也。王制篇曰。舉錯應變而不窮。吾道焉曰。與之舉錯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禮論篇曰。將舉錯之遷徙之皆其辯矣。舉與居古字通。史記越世家曰。陶朱公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業。仲尼弟子傳曰。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資。廢舉即廢居。司馬相如傳。族舉遷奏。漢書舉作居。書大傳。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韓詩外傳。舉作居。

是聖人之辯者也。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斯須發言已可聽也文而致實。博

而黨正。是士君子之辯者也。文謂辯說之詞也。致至也。黨與黨同。謂直言也。凡辯則失於虛詐。博則失於流蕩。故致實。黨正為重也。郝懿行曰。致。緻。黨。謹。並古今字。

謙言即昌言。謂善言也。此明士君子之辯文而緻密。實博而昌明。雅正斯辯之善者也。王念孫曰。致。讀為質。襄三十年左傳。用兩珪質于河。稱文質如字。又音致。昭十六年。與蠻子之無質也。釋文質之實反。或音致。淮南要略約重。致。剖。信。符。重。致。即。重。質。質。致。古。同。聲。故。字。亦。相。通。說。見。唐。韻。正。賈。信。也。見。昭。十。六。年。二。十。年。左。傳。注。魯。語。晉。語。注。謂。信。實。也。致。實。與。黨。正。對。文。揚。注。黨。與。謙。同。謂。直。言。也。揚。注。失。之。聽。其。言。則。辭。辯。而。無。統。本。也。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之。均。瞻。唯。則。節。蓋。謂。聘。其。口。舌。之。辯。也。瞻。唯。則。節。四。字。未。詳。或。剩。少。錯。誤。耳。瞻。唯。瞻。唯。諸。也。節。謂。節。制。之。也。凡。與。人。言。然。諸。不。欺。此。蓋。游。俠。之。流。盜。名。於。世。故。曰。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諫。也。俞。樾。曰。之。猶。則。也。信。九。年。左。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晉。語。曰。華。則。榮。矣。實。之。不。知。之。亦。則。也。互。文。耳。說。本。王。氏。釋。詞。口。舌。之。均。瞻。唯。則。節。相。對。成。文。詩。皇。皇。者。華。篇。毛。傳。曰。均。調。也。言。雖。上。不。足。以。順。明。主。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則。調。均。瞻。唯。則。中。節。故。下。文。云。足。以。為。奇。偉。偃。卻。之。屬。也。瞻。字。疑。諸。字。之。誤。凡。從。言。之。字。亦。得。從。口。如。詠。之。為。咏。讀。之。為。噴。是。也。俗。書。諸。字。或。作。瞻。因。誤。為。瞻。矣。先。謙。案。說。文。詹。多。言。也。莊。子。齊。物。論。小。言。詹。詹。釋。文。引。李。頤。注。詹。詹。小。辯。之。貌。俗。也。加。言。作。瞻。衆。經。音。義。十。二。引。均。蒼。云。瞻。多。言。也。從。言。之。字。或。從。口。故。瞻。又。為。瞻。矣。瞻。唯。則。節。者。或。辯。或。唯。皆。中。其。節。也。義。自。分。明。不。煩。改。字。叔。說。尤。非。

夫是之謂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諫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

躡魏牟也。

它雖未詳何代人世本楚平王孫有田公它成豈同族乎韓詩外傳作范魏牟牟魏公子封於中山僕書藝文志道家有公子牟四篇班固曰先莊子莊子稱之今莊子有公子牟稱莊子之言以

折公孫龍據即與莊子同時也又列子稱公子牟解公孫龍之言公孫龍平原君之客而張儀以為文侯子據年代非也說苑曰公子牟解行穰侯送之未知何者為定也

忍情性。綦谿利

歧。忍謂違稱其性也綦谿未詳蓋與歧義同也利與難同難歧違俗自製之貌謂難於物而歧足也莊子曰楊墨乃始離歧自以為得離力智反歧丘氏反。郝懿行曰此謂矯異於人以為高者綦谿者過於深陷利歧者便於走趨谿讀為難歧音為企四字雙聲疊韻先謙案荀子多以綦為極谿之為言深也老子為天下谿河上公注云人能謙下如深谿是谿有深義綦谿猶言極深耳利與難同楊說是也離世獨立故曰離歧歧企同字廣雅釋詁企立也曹憲

荀以分異人為高。苟求分異不同於人以為高行也

不足以合大眾。明大分。既求分異則分

足合大眾苟立小節故不足明

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陳

仲史鱗也。已解上。盧文弼曰解見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不知齊一天下建立國

上功用。大儉約。而優差等。功用功力也大讀曰太言以功力為上而過儉約也優輕也輕優

也謂尊尚儉約也表記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亦以大與尚並言之性惡篇大齊信而輕貨財隱三年公

牟傳故君子大居正竝與此大字同義揚讀大為其大而以為過儉約失之優讀為曼廣雅曰曼無也法言寡見寡

曼是為也五百篇行有之也病曼之也皆謂無為曼文選四子講德論空柯無刃公輪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蕭直

不能以射曼亦無也（李釜注謂曼為長失之）曼差等即無差等作優者借字耳富國篇曰墨子將上勞苦與

百姓均事業齊功勞正所謂無差等也故下文云

會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上下同等則其中不

也。先謙案富國篇云羣衆未縣則君臣未立

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

愚眾。是墨翟宋鈞也。宋鈞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

尚上也言所著書雖以法為上而自無法以脩立為下而好作為言自相矛盾也。王念孫曰下脩而好作義不可通下脩當為不循謂不循舊法也墨子非儒篇道儒者之言曰君子循而不作此則反乎君子之所為故曰不循而好作也不與下循與脩字相似而誤（隸書循脩二字相亂說見管子形勢篇）楊注云以脩立為下而好作為失之

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

言苟順上下意也。王念孫曰取聽取從言能使上下皆聽從之耳楊云言苟順上下意失之

終日言成文典。反紮察之。則倜然無所歸

宿。綱與循同。倘然疏遠貌。宿止也。雖言成文典若反覆。則察則疏遠。無所指歸也。謝本從盧校作及。綱察之。盧文昭曰。注反覆二字。宋本無。王引之曰。元刻及作反。是也。反復也。謂復綱察之也。楊注云。雖言成文典若

反復。綱察則疏遠。無所歸。則及為反之。諛明矣。榮辱篇反鈐察之。其字正作反。綱鈐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禮論篇則必反鈐。三年問鈐作巡。祭義終始相巡。注巡讀如沿。漢之沿皆其例矣。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元刻作反。

不可以經國定分。取聽於上。取從於俗。故法度不遊。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

愚衆。是慎到田駢也。田駢齊人。遊稷下。著書十五篇。其學本黃老。大歸名法。慎到已解上。不法先王。不是禮義。不以禮義為是。而

好治怪說。玩琦辭。玩與翫同。琦讀為奇異之奇。甚察而不惠。惠順。王念孫曰。惠當為急字之誤也。甚察而不急。謂其言雖甚察而不急於用。故下句云辯而無用也。下文無用而辯不急而察。急字亦誤作惠。天論篇云。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性惡篇云。能旁魄而無用。折旋粹執而不急。皆其明證也。揚訓惠為順失之。辯而無用。多事而

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

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言其大略。雖法先王而不知體統。統謂紀綱也。猶然而材劇志大。聞

見雜博。猶然舒遲貌。禮記曰。君子蓋猶猶爾。劇繁多也。盧文昭曰。宋本正文作然。而猶材劇志大。無注。郝懿行曰。猶然而當依宋本作然。而猶此誤本也。案往舊造說。謂

之五行。案前古之事而自造其說。謂之五行。五行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

約結也。解說也。僻違無類。謂乖僻違戾。而不知善類也。幽隱無說。閉約無解。謂其言幽隱閉結。而不能自解說。謂但言堯舜之道。而不知其與作略也。荀卿常言法後王。治當世。而孟軻子思以為必行堯舜文武之道。然後為治。不知隨時設教。救當世之弊。故言僻違無類。孟子曰。管仲會西之所不為。解作買反。王念孫曰。揚說非也。僻違皆邪也。說見修身篇。類者法也。言邪僻而無法也。方言類法也。廣雅同。齊曰類。楚辭九章。吾將以為類。今王注與方言同。大元殺次七。觥之殺。鳴不類。測曰。觥之殺言不法也。是古謂法為類。儒效篇其言有類。其行有禮。謂言有法也。揚注類善也。謂比類於善失之。王制篇飾動以禮義。聽斷以類。謂聽斷以法也。揚注所聽斷之事。皆得其善類失之。富國篇誅賞而不類。謂誅賞不法也。揚注不以其類失之。類之言律也。律亦法也。故樂記律小大之稱。史記樂書律作類。王制篇曰。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行。蓋法與類對文。則通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言自敬其辭說。先君子孔子也。子思唱之。孟

軻和之。子思孔子之孫。名伋。字子思。孟軻鄒人。字子輿。皆著書七篇。世俗之溝猶。齷齪。嚙嚙。然不知其所非也。溝讀為拘。

恟恟也猶猶豫也。不定之貌。昏闇也。漢書五行志作區督。與此義同。嘆噓喧囂之貌。謂爭辯也。恟音寇。猶音柚。盧文弨曰。注恟舊說作拘。案恟恟。楚辭九辯直恟恟。以自苦。五行志又作備督。與此書備效篇同。許慎作覈。督又作婁。皆一物也。今改正。溝。猶音儲。合四字為疊韻。郝懿行曰。備效篇云。愚陋溝督。注云。溝音寇。是也。溝。猶音儲。四子疊韻。其義則皆。謂過蒙也。漢五行志作備。備。揚注引曰。備。效篇云。愚陋溝督。注云。溝音寇。是也。溝。猶音儲。既作恟。恟又作嬰。督又作婆。督並上音寇。下音茂。此等皆以聲為義。不以字為義也。唯者呼也。玉篇廣韻音。漢義與喚同。集韻或作謹。音數。則其義當為謹。謹矣。先謙案。溝。猶音儲。者。溝。督。備。也。溝。督。訓。愚。闇。中。不。當。有。猶。字。溝。猶。疊。韻。語。助。耳。備。效。篇。愚。陋。溝。督。無。猶。字。是。其。明。證。揚。釋。猶。為。猶。豫。非。也。

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仲尼子游為此言垂德厚於後世也。郝懿行曰。茲者益也多也。與滋義同。俞樾曰。揚注仲尼子游為此言垂德厚於後世。則為茲厚三字於文未足。殆非也。厚猶重也。戰國策秦策曰。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注曰。厚重也。為茲厚於後世者。茲即指子思孟子而言。蓋荀子之意。謂仲尼子游之道不待子思孟子而重。而世俗不知。以為仲尼子游因此而後得重於後世。故曰。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郭嵩燾曰。荀子屢言仲尼子弓不及子游。本篤後云。子游氏之賤。儒與子張子夏同。識則此。張子夏同。識則此。子游必子弓之誤。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順。總領也。統謂綱紀。類謂比類。大謂之。統分別謂之類。羣會合也大。讀曰太。與突之間。簞席之上。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西南隅謂之奠。東南隅謂之。突言不出室堂之內也。斂然

聚集之貌。佛讀為勃。勃然興起。貌。突一。帶反。王引之曰。古無以斂然二字連文者。斂當為斂。之誤也。斂然者。聚集之貌。言聖王之文章。斂然皆聚於此也。漢書韓延壽傳曰。郡中斂然。莫不傳相救厲。匡衡傳曰。學士斂然。歸仁字亦作翕。史記自序曰。天下翕然。大安。殷富。義並同也。揚注亦當作斂。然聚集之貌。今隨正文而誤。大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謝本從盧校。六上有則字。王念孫曰。元刻無則字。宋龔本同。是也。上文若夫二字。總領下文十九句。而結之曰。是聖人之不得執者也。此二十句。皆一氣貫注。若第十一句。上加一則字。則隔斷。上下語脈矣。韓詩外傳無則字。下文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六說上亦無則字。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刪則字。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

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言王者之佐。雖在下位。非諸侯所能畜。一國所能容。或曰。時君不知其賢。無一

君一國能畜者。故仲尼所至。輕去也。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況比也。言其所成之名。比況於人。莫與為偶。則王者之輔佐也。況諸侯。莫不願以為臣。或曰。既成名之後。故諸侯莫不願以為臣。或曰。既成名之後。盧文弨曰。成名句。即上文王公不能與之爭名。注充而未當。郝懿行曰。況古作兄。其訓滋也。益也。長也。讀上聲。

也此言聖人之名有所裨益增長於諸侯故莫不願得以爲臣也儒效篇亦有此言揚注不得其解王引之曰成名況乎下有脫文不可考揚注非儒效篇願下有得字彼文因此而衍則此文當有得字也宋龔本有非相篇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文義正與此同據揚注亦當有得字俞樾曰揚注讀諸侯莫不願以爲臣作一句則成名況乎四字不成義又載或說以況乎屬下句則成名二字更不成義皆非也此當以成名況乎諸侯爲句成與成通周易繫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本成作威史記封禪書曰主祠成山漢書郊祀志成作成威然則成名猶威名也況者賜也言以威名爲諸侯賜也大賢所至莫不以爲榮幸若受其賜然漢書藩夫傳將軍酒肯幸臨況魏其侯即此況字之義是聖人之不得執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財與

同王念孫曰財如泰象傳財成天地之道之財亦成也說見經義述聞財萬物與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連文是財萬物即成萬物繫辭傳曰曲成萬物而不遺是也儒效篇曰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王制篇曰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揚云裁制萬物失之又曰序四時裁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

之屬莫不從服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也六說者立息十一子者遷化遷而從化則聖人之

得執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

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

跡著矣盧文昭曰著宋本從竹作著下並同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信可信者疑可疑者意雖不同皆歸於信也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

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論語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當丁復反故多言而類

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言雖多而不流洎皆類於禮義是聖人制作者也少言而法謂不敢自造言說所言皆守典法也多少無法而

流洎然雖辯小人也洎沈也流者不復返沈者不復出也盧文昭曰此數語又見大略篇彼作多言無法此少字似說王念孫曰而與如同先謙案流洎猶沈洎說見勸學篇

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民務四民之務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姦心律法辯說

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姦說齊疾也給急也便利亦謂言辭敏捷也此三姦者聖王之所

禁也。知而險。賊而神。

用智於險又賊害不測如神也。郝懿行曰小人雖有才智而其心險如山川而險與賊而神對文則知非美稱知者巧也。淮南覽冥篇注智故巧詐也。莊子胠篋篇知詐得毒准南原道篇偶嗟智故曲巧偽詐竝與此知字同義。故下句即云為詐而巧言既智巧而又險賊也。

而巧。

巧於為詐。俞樾曰為與偽通為詐即偽詐也。管子兵法篇不可欺則偽詐不敢。楊劭官篇作為詐不敢。鄉正與此同。楊注非是。

為詐。

惠而察。

惠順也。辭辯不順道理不聰察也。王念孫曰此本作無用而辯不急而察。辯者智也。慧也。廣雅也。辯通作辨。大戴記文王官人篇曰不學而性。辯荀子性惡篇曰性實美而心辯。知東周策曰兩周辯知之土是辯與智慧同義。非辯論之辯下文言辯而逆乃及言論耳。無用而辯即辯而無用。非謂言無用而辯也。今本言字涉下文言辯而衍。不不急而察。即察而不惠。不惠下。辯而無用是其明證矣。楊說皆失之。

言無用而辯。

大殃也。行辟而堅。

辟讀為僻。

飾非而好。

好飾非也。王念孫曰飾非而好言其飾之工也。好字當讀上聲不當讀去聲。楊說非。

玩茲而澤。

言辯而逆。

逆者乖。

知而無法。

聘其異見。

勇而無憚。

辯而操僻淫。

為察察之辯而操持僻淫之事。操七刀反。王念孫曰察辯二字平列。辯字義見上。言能察能辯而所操皆僻淫之術也。勸學篇曰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不苟篇曰君子辯而不言。

大而用之。

以前數事為大而用之也。俞樾曰楊注讀察辯而操僻淫為句誤也。當以察辯而操僻五字為句。大略篇亦云察辯而操僻。是其證。大讀為。

好茲而與衆。

足而迷。

苟求利足而迷。或顧禍患也。

負石而墜。

謂申徒狄負石投河。言好名以此至也。亦利足而迷者之類也。郝

利。

兼服天下之心。

先謙案宋台州本分段謝本。它刻同。浙局本誤連上今正。

高上尊貴。

不以驕人。

在貴位不驕人。

聰明聖

知。不以窮人。

元刻知作智。盧文昭曰。

齊給速通。不爭先人。

王念孫曰不爭先人當依上下文作不以先人。今本以作爭涉下文與人爭而誤也。唯詩外

况之詞先謙案郝說是。

是天下之所弃也。

是天下之所弃也。楊以大而用之。好茲而與衆。之謂使人同之也。

利。

傳作不以欺誣人說苑敬慎篇作無以先人文雖不同而以字則同先諫案羣書治要作爭與本書合

學。雖能必讓。然後為德。賢之德也。遇君則修臣下之義。遇鄉則修長幼之義。

在鄉黨之中也。遇長則修子弟之義。遇友則修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修告

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

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詆怪狡猾之人矣。妖與

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妖怪狡猾之人雖在家人子弟之中亦宜刑戮及之況公法乎。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

用舊。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鄭云老成人伊尹伊陟臣

常事故法也

古之所謂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羣者也。

字倒轉下文同樂富貴者也。樂其道也。俞樾曰樂富貴豈得為樂其道正文樂字疑涉注文而誤下

要是不慕富貴之意故注以樂道說之也先諫案富字當是可笑之誤正文言樂可貴者樂分施者也。

也故注以樂其道釋之惟道為可貴也下文君子能為可貴注云可貴謂道德也可互證樂分施者也。

施或所宜反。先諫案君道篇云以禮分遠罪過者也。遠于務事理者也。務使事羞獨富者

也。使人給今之所謂士仕者。汗漫者也。賊亂者也。汗漫已解恣睢者也。恣睢已貪

利者也。觸抵者也。特權執而忤人。王念孫曰觸抵謂觸罪過也此無禮義而唯權執之

嗜者也。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處士不仕者也易曰或出修正者

也。知命者也。箬是者也。明箬其時是之事不使人疑其姦詐也。劉台拱曰箬是今之所謂

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

云能自言其能也。慎子曰勁而害能則亂也。云能而害無能則亂也。蓋戰國時以言能為云能當時之語也。

無知而云

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

好利不知足而詐為無欲者也。

行僞險穢而彊高言謹戢者

也。以不俗為俗。

以不合俗人自為其俗也。

離縱而跂訾者也。

訾讀為恣。離縱謂離於俗而放縱。跂恣謂跂足違俗而恣其志。意皆違俗自高之貌。或曰縱當

為縱。傳寫誤耳。縱與縱同步也。離縱謂離於俗而步去。跂訾亦謂跂足自高而訾毀於人。離力智反。跂丘氏反。縱所綺反。郝懿行曰縱與蹤同。本作蹤。謂車迹也。俗作蹤。假借作縱耳。離縱者謂離其尋常蹤迹而令人敬異也。舉足望曰跂。訾訓思也。量也。跂訾者謂跂望有所思量而示人意遠也。此皆絕俗離羣稱為名高之事故。曰士君子所不能為也。王念孫曰楊有前後二說。前說讀訾為恣以離縱為離於俗而放縱。跂訾為跂足違俗而恣其志。意皆非也。後說謂縱為縱之誤是也。莊子在宥。富儒墨乃始離跂。摸背乎桎梏之間。離跂疊韻字。荀子云離縱而跂。皆離縱。跂訾亦疊韻字。大抵皆自異於眾之意也。揚訓縱為步而以離縱為離於俗而步去。跂訾為跂足自高而訾毀於人。亦非凡疊韻之字。其意即存乎聲求諸其聲。則得求諸其文。則惑矣。

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為。

謝本從盧校作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為。劃屬上段。盧文昭曰宋本之所下衍一能字。今從元刻刪或疑此句因下文首句而誤。衍王念孫曰呂

錢本並作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為。世德堂本同。案此文本上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為。乃縣冒下文之詞。下文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六句。皆承此文。本上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為。能字虛。既依元刻刪能字。又不知此句為冒下之詞。而以為承上之詞。遂劃出此句為上段之末句。誤矣。又疑此句因下文而衍。則誤之又誤也。先謙案宋台州本此句連上台州本即祖。呂本是分段之誤。不自盧始也。然王說自是。今分屬下段。 君

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

可貴謂道德也。

能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已。能為可

用。不能使人必用已。

可用謂才能也。

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汗。

見汗為人所汗穢也。

恥不信。不恥

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

虛譽不能誘毀謗不能動。

率道而行。

端然正己。不為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

誠實也。謂無虛偽也。

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

基。此之謂也。

已解在不苟齷。

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

進謂冠在前也。逢大也。謂逢掖也。良謂樂易也。俞樾曰楊注以冠在前為進不詞。甚矣。進讀為凌峻高。

文護實一字也。洪興祖楚辭補注九思篇論詢下引荀子作護詢，正與宋本合。其引注罵辱也，又與元刻同。案漢書賈誼傳有謾詬亡節語，同此。彼更音繁元刻罵辱也。下有謾音彘三字，宋本無。郝懿行曰：此言學者之寬容也。喃喃瞑瞑（與眠同）謂耽於酒食，聲色播昏迷亂之容也。疾疾警警謂苦於禮節，拘迫畏憚，楯楯之容也。德德離離謂不耐煩苦勞頓，懶散疏脫之容也。皆以四字合為雙聲狀其醜態為學者戒。偷儒已見修身篇。謾詢楊注以為詈辱是也。本或作謾詢賈弟佗其冠神禪其辭。弟佗其冠未詳神禪當為沖澹謂其言淡薄也。誦書所謂謾詬亡節亦其義也。盧文昭曰：弟本或作弟集韻音徒回反。莊子

應帝王篇有弟靡比弟佗義當近之。與上所云其冠冠亦頗相似。俗間本俱作第。有先謙案：虞王本作第，作與盧說合。浙局本妄改作爲非。

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

賤儒也。但宗聖人之威儀而已矣。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噤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

噤與噤同，快也。謂自得之貌，終日不言謂務於沈默。史記樂毅與燕惠王書曰：先王以為噤於志也。郝懿行曰：噤猶噤也，抑退之貌。楊注非。仲尼篇云：滿則慮噤，注云：噤不足也。與此噤同。偷儒憚

事無廉恥而嗜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偷儒已解上言與嗜同，此皆言

先儒性有所偏，愚者效而慕之，故有比微也。郝懿行曰：此三儒者徒似子游子夏子張之貌，而不似其真正前篇所謂陋儒腐儒者，故統謂之賤儒。言在三子之門，為可賤，非賤三子也。

彼君子則

不然，佚而不惰，勞而不慢。雖逸而不懈，惰雖勞而不弛，慢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

也。宗原根本也。言根本及應變皆曲得其宜也。先謙案：王制篇云：舉措應變而不窮，夫是之謂有原。注云：宗本也。宗原者以本原為宗也。應萬變而不離其宗，各得其宜，是謂聖人。注以宗原為根本，又云：根本應變皆

得其宜失之

仲尼篇第七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王念孫曰：仲尼之門人，人字後人所加也。（下文同）下文兩言曷足稱乎大君子之

門，皆與此門字相應，則無人字明矣。春秋繁露對膠西王篇：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伯，為其詐以成功苟為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漢書董仲舒傳同）風俗通義窮通篇：孫卿小五伯，以為仲尼之門羞

稱其功，語皆本於荀子，而荀子皆無人字。陳情事表注：解嘲注兩引荀子皆無人字。是

者也。言感者猶如此，況其下乎。伯誠為霸，或曰伯長也。為諸侯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兄子內行

之長春秋傳曰：王命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也。糾也。

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樂奢汰。般亦樂也，汰，侈也。音太，下同。以齊之分，奉之

而不足。分，半也。用賦稅之半也。公羊傳曰：師喪分焉。外事則詐，邾襲莒。弁國二十五。詐，邾未聞襲莒，謂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未發為東郭牙先

知之是也。弁國二十五，謂滅譚滅遂滅項之類，其餘所未盡聞也。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汙淫汰也。事險而行，汙也。行，下孟反。彼固曷足

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元，王念孫曰：呂錢本險，汚淫汰也。下有如彼二字，元刻無，如字，以彼字屬下讀，讀明矣。呂錢本彼上衍如字，則以如彼與若是對文，與楊注不合矣。錢本及元刻事行作行事，亦與楊注不合。先謙案宋台州本亦有如彼二字。盧氏刪之，謝本從盧校。今依王說，從元刻增彼字。

若是不亡，乃霸。何也。曰：於乎。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亡之。於乎，讀為嗚呼，歎美之聲。

大節，謂大節義也。倏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倏，安也。安然不疑也。大知，謂知人之大也。倏地，坎反。

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安，猶內也。出，猶外也。言內忘忿怒，外忘射鉤之讎。仲者，夷吾之字。父者，事之如父，故號為仲父。大決，謂斷決之大也。王念孫曰：安，語詞。

（荀子書頌以安案二字為語詞，說見釋詞安字下。）忘其怒，忘其讎，遂立以為仲父。三句文義甚明，則忘其讎上，不當有出字。蓋衍文也。楊注不得其解而為之詞。

戚莫之敢妬也。不敢，妬其親密。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高子國子世為齊上卿，今以其位與之本朝之臣，謂舊臣也。春秋傳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

與之書社二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書社，謂以社之戶口五家為社，距與拒同。敵也。言齊之富人莫有敢敵管仲者也。盧文弨曰：案注所引周禮出說文，乃古周禮說也。距古字，拒俗字。論語石經殘字，其不可者，距之赫，斃行曰論語奪伯氏駢邑三百，斂疏食，沒齒無怨言。朱子集注

接此說之。貴賤長少，秩秩焉。莫不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秩秩，順序之貌。諸侯

有一節如是，則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夫又何可亡也。

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其術數可霸，非為幸遇也。然而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

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

王引之曰五伯亦有政教不得言五伯非本政教本當為平字之誤也。隸書本字與平相似故平誤為本。

致士篇曰刑政平而百姓歸之。孟子離婁篇曰君子平其政。昭二十年左傳曰是以政平而不干。周南棗莒序箋曰天下和政教平。五伯猶未能平其政教。故曰非平政教也。平政教三字本篤一篇。一見王制篇。兩見王霸篇。兩見其誤為本政教者。四。楊注王霸篇曰雖有政教未盡修其本。非平政教也。平政教三字本篤一篇。一見王制篇。兩見王霸篇。兩見也。此不得其解而為之說。唯王制篇之一未誤。今據以訂正。非致隆高也。極至。非綦文理也。非有文章。非服人之心也。非以義服之也。鄉方略。審勞佚。畜積修鬪。而能

有文章。非服人之心也。非以義服之也。鄉方略。審勞佚。謂審知使人之勞佚也。審勞佚。謂審知使人之勞佚也。畜積修鬪。而能

顛倒其敵者也。

畜積倉廩。修戰鬪之術。而能傾覆其敵也。王引之曰修鬪二字殊為不詞。楊注加數字以解之。其失也。迂矣。王霸篇作鄉方略。審勞佚。謹畜積。修戰鬪。疑此亦本作謹畜積。自鄉方略以下。皆以三字為句。以是明之。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

也。為讓所以飾爭。非真讓也。

行仁所以蹈利。非真仁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前章言五霸救時故遼美。

之此章明王者之政。故言其失。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彼王者則不然。致賢而能以救不肖。致疆而能以寬

弱。戰必能殆之。而羞與之鬪。

必以義服。不力服也。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委然俯就之貌。言俯

天下。王引之曰。楊說迂回。而不可通。竊謂委然。文貌也。委讀如冠綬之綬。儒放篇。綬綬。今其有文章也。楊彼注云。綬或為箴。箴之。箴與綬同音。此云委然。成文。即所謂綬綬。音箴。有文章也。禮記多。以綬為箴。而說文。飢

饑字。經典多作綬。是從委從妥之字。古多相通。而暴國安自化矣。有災繆者。然後誅之。有災怪繆戾者。然後

王之誅也。綦省矣。省少也。所景反。先謙案。羣書治要。綦作甚。文王誅四。四謂密也。阮也。共也。崇也。詩曰。密人不恭。敢

而伐之。因墨而降。史記亦說文。王征武王誅一。史記云。武王斬紂與妲己。尸子曰。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

伐。與此小異。誅者討伐殺戮之通名。武王誅一。史記云。武王斬紂與妲己。尸子曰。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

不足以為二。所謂誅二者。殆即孟子所稱誅紂伐奄與周公卒業。周公卒業。伐謂三監。淮夷商奄也。至於成

王則安以無誅矣。言其化行刑措也。王愈強曰安。下本無以字。此後人不知安為語詞。而誤以為安

其明。故道豈不行矣哉。以此言之。道豈不行人自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所載之地不

證。不行耳。故又以下事胡之。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所載之地不

證。不行耳。故又以下事胡之。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所載之地不

下一以有道也。顧千里曰：載下當有之字，載之舍之，對文二字，皆指道也。富國，謂以國載之，是其證。揚注載下已脫之字。

不得以匹夫老。桀紂舍道雖有天下，厚重之教而不得如庶人壽終。故善用之，則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不

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為隸人役。善用謂善用道也。隸人，秦也。楚懷王死於秦，其子襄王又為秦所制而役使之也。故人主不

務得道而廣有其執，是其所所以危也。

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論人臣處位可終身行之之術。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僇。僇與撻同，卑退也。主

信愛之，則謹慎而噤。噤與噤同，不足也。言不敢自滿也。春秋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噤。主專任

之，則拘守而詐。謹守職事，詳明法度。主安近之，則慎比而不邪。謹慎親比於上而不回邪，諂佞。王引之曰：噤與謙同。周易釋文曰：謙子夏作噤，故與謹慎連文。主

下莫不順比，從服順慎，古多通用，不煩引證。言雖順比於君而不諂諛也。揚分慎比為二義，失之。主疏遠之，則全一而不倍。不以疏遠而懷離貳之心。主損

絀之，則恐懼而不怨，貴而不為夸。夸，夸也。信而不處謙。謙讀為嫌，得信於主不處嫌，疑問使人疑其作威福也。謝本依盧

校，不下有忘字。盧文弨曰：各本無忘字。惟宋本有作不忘處。謙下解未嘗不可通，但注讀謙為嫌云不處嫌，疑問則忘字衍當去之。王念孫曰：宋本如是錢及各本俱無忘字。先謙案忘字依注不當有，從各本刪。任

重而不敢專，財利至則善而不及也。必將盡辭讓之義。然後受。善而不及而如也。言已之善寡

如不合當此財利也。謝本從盧校，善上有言字。王念孫曰：元刻無言字是也。據揚注云善而不及而如也，則善上無言字明矣。注又云言已之善寡如不合當此財利也。此言字乃申明正文之詞，非正文所有。而宋本有言字，即涉注文而衍先謙案。富

王說是今依元刻刪。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理謂不失其道和而理謂不充屈靜而理謂不隕穫也。富

則施廣，貧則用節，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使為姦也。君雖寵榮屈辱

之終不可使為姦也。是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也。雖在貧窮，徒處之執，亦取象於是矣。

夫是之謂吉人。徒處徒行或曰獨處也。雖貧賤其所立志亦取法於此也。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

昭哉嗣服。此之謂也。

詩大雅下武之篇一人謂君也。應當侯維服事也。鄭云媚愛茲此也。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謂

伐紂定天下也。引此者明臣事君亦猶武王之繼祖考也。

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

大重謂大位也。俞樾曰。理字衍。文處大重任大事相對皆蒙善字為義。楊注曰。大重謂大位也。不釋理字之義。知楊氏作注時尙無理字也。

理字蓋即重字之誤而衍者。

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

先謙案求善處之術二十二字為句。與下必無後患之術也相應。與前後持寵處位終

身不厭之術。天下之行術一律揚失其讀。

莫若好同之。

好賢人與之同者也。援賢博施。除怨而無妨害人。除怨不念舊惡。盧文弨曰。正文人字元。

刻作之。

能耐任之。則慎行此道也。

耐忍也。慎讀為順。言人有賢能者。雖不欲用。必忍而用之。則耐已所行之道。耐乃代反。王念孫曰。能耐任之能。而不耐

任兩能字皆衍。文耐即能字也。禮運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鄭注曰。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樂記故人不耐無樂。鄭注曰。耐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此獨有焉。成七年。穀梁傳非人之所能也。釋文能亦作耐。管子入國篇。難盲暗。強。毀。變。偏。枯。握。選。不耐。自生者。耐即能字。耐任之。則慎行此道者。言能任國家之大事。此承上理任大事而言。則慎行此道也。今作能耐任之者。後人記能字於耐字之旁。而傳寫者因誤合之也。而不耐任云云者。而讀為如言。如不能任其事。則莫若推賢讓能也。今作能耐而不耐任者。傳寫者既能耐並錄。而能字又誤在而不二字之上也。楊氏不得其解。故曲為之詞。

能耐任。有能者不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是有

寵則必樂。失寵則必無罪。是事君者之寶。而必無後患之術也。

或曰。荀子非王。雖今此又言以術事君。曰不然。夫苟動生於衰世。意在濟時。故或論王道。或論霸道。或論疆國。在時君所擇同歸於治者也。若高言堯舜。則道必不合。何以拯斯民於塗炭乎。故反經合義。曲成其道。若得行其志。治平之後。則亦堯舜之道也。又苟卿門人多仕於大國。故戒以保身推賢之術。與大雅既明且哲。豈云異哉。盧文弨曰。正文也。字元刻在寶字下。案推賢讓能。人臣之正道也。以此為固寵之術。亦不善於持說矣。注曲為之解。非是。故

知者之舉事也。滿則慮噍。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

豫。猶恐及其既。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委曲重多而備豫之猶。恐其及既。既與禍同。孔子曰。巧而好度必

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謙必賢。此之謂也。

巧者多作淫靡。故好法度者必得其節。勇者多陵物。故好與人同者必處之也。鄒嵩壽

多陵物。故好與人同者必處之也。鄒嵩壽

多陵物。故好與人同者必處之也。鄒嵩壽

曰勝當讀爲謙蒸切說文勝任也言勇而好同能盡人之力則可以在天下之大事 愚者反是處重擅權則好專事而妬賢能抑

有功而擠有罪志驕盈而輕舊怨擠推也言重傷之也輕舊怨謂輕報舊怨王念孫曰輕謂輕怨也以其處重擅權見上文故志驕盈而輕怨舊怨

以爲莫如子何也揚云輕報舊怨於輕下加報字失之 以忝嗇而不行施道乎上爲重招權於下以妨害人雖

欲無危得乎哉施道施惠之道欲重其威福故招權使歸於己 是以位尊則必危任重則必廢擅寵則必

辱可立而待也可炊而饒也炊與吹同饒當爲饒言可以氣吹之而饒仆饒音竟盧文昭曰元刻作音饒郝懿行曰洪氏頤煊以饒爲饒引說文饒術而行郭慶藩

曰字書無饒字饒當讀爲竟說文樂曲盡爲竟引申之凡終盡之義皆謂之竟炊而竟猶言終食之間謂時不久也 是何也則墮之者衆而持之者寡

矣墮許規反先謙案墮毀也持扶助也解被籥云鮑叔甯戚隰朋能持管仲召公呂望能持周公也

天下之行術可以行於天下之術 以事君則必通以爲仁則必聖立隆而勿貳也仁謂

聖亦通也以事君則必通達以爲仁則必有聖知之名者在於所立敦厚而專一也此謂可行天下之術也俞樾曰仁當作人言以事君則必通達以爲人則必聖知也揚注仁仁人失之矣先謙案以事君二句上屬爲義言

行天下之術如此也立隆句下屬爲義隆猶中也立中道而無貳心然後從而行之是乃行術也揚注似未明仁人古通論說是 然後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統

之慎謹以行之端慤以守之頓窮則從之疾力以申重之以敦厚不貳爲本然後輔之以恭敬之屬頓謂

困躓也疾力勤力也因昆之時則尤加勤力而不敢怠惰申重猶再三也 君雖不知無怨疾之心功雖甚大無伐德之色省

求多功愛敬不勌如是則常無不順矣省少也少所求即多立功勞省所景反 以事君則必通以爲

仁則必聖夫是之謂天下之行術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

義也有人也執不在人上而羞爲人下是姦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姦心行

不免乎姦道而求有君子聖人之名辟之是猶伏而啞天救經而引其足

也。

辟讀為譬。咭與甞同。經益也。伏而甞天。愈益遠也。救經而引其足。愈益急也。經音徑。俞樾曰。甞天二字甚為無誼。人豈有能甞天者乎。以此為喻。近於戲矣。疑荀子原文作眠。天眠即古視字也。伏而視天。則不可見。

故曰說必不行也。眠誤為甞。傳寫者又改為咭耳。先謙案漢書云。湯夢咭天。而王俊僕和熹鄧后紀。湯夢及天。而咭之。咭天。古有是語。故荀子引以為譬。俞說非。疆國篇亦有此二語。

說必不行矣。

俞務而俞遠。

俞讀為愈。

故君子時詘則詘。時伸則伸也。

執在上則為上。在下則為下。必當其分。安有執不在上而益為下之心哉。

荀子集解卷四

儒效篇第八效功也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

倍周也。屏蔽及繼屬也。諸之欲反。王念孫曰。屬繫也。天子者天下之所繫。言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繫屬天下。故下句云。惡天下之倍周也。揚訓屬為續。續天下之語不詞。履天子

之籍。籍謂天下之圖籍也。謝本從。盧校作天下之籍。王念孫曰。宋本作天子是也。世德堂本同。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此。正作履天子之籍。淮南犯論篇周公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聽天下之政。即本於荀子籍者位也。謂履天子之位也。下文言周公反籍於成王。是晉與位同義。彌國篇曰。夫桀紂執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執籍即執位。故韓詩外傳作履天子之位。聽天下之政。揚以籍為天下之圖籍。非也。圖籍不可以言履。高注淮南以籍為圖籍。誤與揚同。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偃然猶安然。固有之謂如固有也。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虛讀為墟。戾暴也。墟殷國謂殺武庚。遷殷頑民于洛邑。朝歌為墟也。兼制天下。

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左氏傳成。對魏獻子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異此數略同。言四十人。蓋舉成數。又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周室。管蔡。霍。魯。衛。毛。聃。郟。雍。蒙。驪。畢。原。鄆。郟。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昨。祭。周公之胤也。餘國名。淺學難盡詳究。郝懿行曰。此總言之左傳。昭廿八年。晰言之曰。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以校此數。三營為五。或三五字。形易於混淆。故轉寫致誤耳。教誨開導

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開導謂開通。導達揜襲也。周公歸周。周公所封畿內之國亦名周。春自歸其國也。先謙案。歸周者以周之天下歸之成王。與反籍於成王文義一貫。故下文又曰。歸周反。籒連言。非謂自歸其國。周公歸政身在王朝。即使歸至甘采邑。固非事理所重。不得以歸周為詞也。反籍

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待其國安之後。北面為臣。明攝政非為己也。天子也

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少頃。當此位也。不可以假攝為也。周公所以少頃假攝天子之位。蓋權宜以安周室也。能則天下歸

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少頃。當此位也。不可以假攝為也。周公所以少頃假攝天子之位。蓋權宜以安周室也。能則天下歸

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漢宣帝名詢。劉向編錄。故以荀卿爲孫卿也。孫卿子曰。儒者

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謹乎臣子。謂使不致爲非致極也。人主用之。則執

在本朝而宜。言儒者得權執在本朝。則事皆合宜也。王念孫曰。執者位也。言位在本朝也。禮運在教者。去鄭注曰。執。執位也。下文曰。執在。人上。仲尼簞曰。執不在。人上。而益爲人下。正論篇曰。執位

至尊是執。與位同義。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爲順下矣。必不爲。勃亂也。雖窮困凍餒。必不

以邪道爲貪。無置錘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

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嗚呼。歎辭也。財與哉同。雖歎其莫已知無應之者。而亦不怠惰。困弄

呼而莫之應。言儒雖困窮凍餒。若不以禮聘致欲呼召之。而必不能應也。此對秦昭王輕儒而言。必云。嗚呼者。李

斯諫逐客書。擊磬叩缶。歌呼。嗚呼。烏。烏。真。秦之聲。故以此言反之。注以歎辭爲解。不成文義。王念孫曰。嗚呼。當爲嗚呼。字之

誤也。嗚與叫同。爾雅。祈叫也。周官。大祝。注。叫。作。曩。小雅。北山。傳。曰。叫。呼也。周官。銜。枚。氏。曰。禁。詭。呼。歎。嗚。於。國。中。者

惟。南。原。道。篇。曰。叫。呼。呼。仿。佛。漢。書。息。夫。躬。傳。曰。狂。夫。嘯。講。於。東。崖。竝。字。異。而。義。同。上。言。嘯。呼。故。下。言。莫。之。能。應。若。作

嗚。呼。則。與。下。文。義。不。相。屬。矣。新。序。雜。事。篇。作。叫。呼。而。莫。之。能。應。是。其。明。證。也。先。謙。案。楊。郝。二。說。皆。非。也。嗚。呼。而。莫

之。能。應。言。儒。者。窮。困。之。時。人。不。聽。其。呼。召。也。與。無。置。錘。之。地。句。相。儷。然。而。句。與。而。明。句。相。儷。文。義。甚。明。財。成。也。說

見。非。十。二。子。篇。執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之。上。謂。爲。人。君。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

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窮。閭。窮。僻。之。處。閭。里。門。也。漏。屋。弊。屋。漏。雨。者。也。王念孫曰。廣雅曰。閭。謂。之。術。與。巷。同。窮

閭。卽。論。語。所。云。陋。巷。非。謂。里。門。也。新。序。雜。事。篇。作。窮。閭。閭。亦。甚。也。故。祭。義。弟。達。乎。陋。巷。鄭。注。曰。巷。猶。閭。也。巷。謂

之。閭。亦。謂。之。閭。猶。里。門。謂。之。閭。亦。謂。之。閭。漏。讀。爲。陋。巷。之。陋。說。文。曰。陋。嗚。呼。嗚。呼。也。窮。閭。同。意。非。謂。弊。屋。漏

雨。也。爾雅曰。陋。隱。也。大雅。抑。篇。尙。不。愧。于。屋。漏。鄭。箋。曰。漏。隱。也。是。陋。與。漏。通。羣。書。治。要。引。作。窮。閭。陋。屋。韓。詩。外。傳

作。窮。巷。陋。室。皆。其。明。證。矣。先。謙。案。羣。書。治。要。作。人。莫。不。貴。貴。道。誠。存。也。言。人。所。以。莫。不。貴。此。人。者。其。可。貴。之。道。在

也。文義爲長修身篇云。雖困四夷人莫不貴非相篇云。雖不說人人莫不貴句法。一律俱無之字。此作貴之不重

貴字者。下貴字或作、轉寫者。因誤爲之字耳。君道篇云。夫文王欲立貴道。又云。於是乎貴道果立。正與此貴道

同。仲尼將爲司寇。魯司寇也。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瀆氏踰境

而徙。皆魯人家語。曰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瀆氏奢。修輪法。魯之粥六畜者。飾之以儻賈。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

正以待之也。

豫賈定為高價也。粥牛馬者不敢高價。言仲尼必先正其身以待物。故得從化。如此。責讀為價。盧文弨曰。正文以待之下。俗本有者。字郝懿行曰。豫與序同。古字通用。早正市價以待

之故。鬻者不復論序也。劉台拱曰。孔子將為司寇而魯之人蚤自修正以待之。所謂不動而變無為而成也。王念孫曰。蚤正以待之。與下文孝弟以先之。皆指孔子而言。若謂魯人蚤自修正以待則與下文不類矣。王引之曰。豫猶班也。周官司市注曰。使定物賈。防誑。豫是也。豫與班同。義賈疏云。恐有豫為誑欺。故云。防誑。豫失之。晏子問篇曰。周官司市注曰。使定物賈。防誑。豫是也。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偽。不豫謂不莊也。又禁排篇曰。教之以禮。則工商不相豫。謂不相誑也。豫猶一聲之轉。方言曰。豫詐也。詐亦班也。感謂之猶。水謂之深。《老子》與今若冬涉川。猶今若畏四鄰。與與豫同。詐說惑人之猶。亦謂之豫。此轉語之相因者也。華又作儒。家語相魯篇孔子為政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賈。儲與奢古聲相近。說文曰。奢張也。爾雅曰。僂張班也。亦古訓之相因者也。然則市不豫賈者。市賈皆實。不相誑也。淮南覽冥篇曰。黃帝治天下。市不豫賈。史記循吏傳曰。子產為相。市不豫賈。《索隱》云。謂臨時評其貴賤。不豫定賈失之。《說苑》反質篇曰。徒師沼治魏而市無豫賈。義竝與此同。說者皆讀豫為凡事豫則立之。豫望文生義。失其傳久矣。俞樾曰。必字衍文也。下文孝弟以化之也。與此句相對。下無必字。則此亦當無必字矣。蚤字無義。疑脩字之誤。脩字闕壞。止存右旁之彳。故誤為蚤耳。榮辱篇曰。脩正治辨矣。非十二字。篇曰。脩正者也。富國篇曰。必先脩正其在者。王霸篇曰。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皆以脩正二字連文。可以為證。新序引此。作布正。布隸書或作希。亦與脩字左旁相似。先謙案。豫賈王說是必蚤正。王俞說是。

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分盧文弨曰。宋本無必字。元刻有案。必與畢古通用。新序五作罔罔。罔罔分有親者。取多其卷一作政。漁分有親者。得多與此不同。郝懿行曰。必字誤。衍應依新序五作罔罔。分說苑七云。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正與新序同。為一事。劉台拱曰。罔不分。當作罔罔。罔罔分。罔罔也。一曰。麋鹿罔也。新序卷一作政。漁分有親者。取多其卷五作罔罔。罔罔分有親者。取多與比文大同。元刻作罔。不必分。妄增必字。不可從。王念孫曰。罔不分。宋臣錢本。竝如是不即罔字。《晏子春秋》內篇曰。結罔罔。先謙案。宋本是。今依諸說。刪必字。

孝弟以化之也。由孔子以。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盧文弨曰。下位。元刻作其位。儒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人。上何如。孫卿曰。其為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

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與朝對文。曲禮在官。言官在朝。言朝。鄭注曰。官謂板圖文書之處是也。富國篇亦曰。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揚云。官百官失之。

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以君義。通於四海。故應之如響。言聲齊應之也。王念孫曰。揚說非也。

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響。言聲齊應之也。王念孫曰。揚說非也。

言朝。鄭注曰。官謂板圖文書之處是也。富國篇亦曰。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揚云。官百官失之。

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響。言聲齊應之也。王念孫曰。揚說非也。

君當爲若字之誤也。此若義猶云此義若亦此也。論語公治長篇曰君子哉若人。連言此若者古人自有複語耳。此若義三字承上文而言。言此義信乎人。通乎四海。則天下莫不應之也。新序雜事篇作若義信乎人矣。是其明證也。禮記會子問篇曰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鄭讀以此爲一句。若義也爲一句。非是。說見經義述聞。管子山國軌篇曰此若言何謂也。墨子尚賢篇曰此若言之謂也。史記蘇秦傳曰王何不使辯士以策若言說秦。今本若語作若若二字。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實名謂俗名可貴白明顯。二字顧千里曰治疑當作顧榮辱篇身死而名彌白。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顧。楊注顧猶慕也。王制篇若是名聲白。舊本誤曰下衍聞見雜志第三。天下顧楊注顧謂人人皆顧致士篇而貴名白。天下顧楊注天下皆顧從之也。此顧同榮辱篇之顧。此天下顧同王制篇致士篇。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竭蹶顧倒也。遠者顧。

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建

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之處也。師長也。言儒者之功如此。故可以爲人之師長也。盧文弨曰注人之師長宋本無之字。今從元刻郝懿行曰師者衆也。言合四海若一家。成爲大衆。謂衆所歸往也。王制篇及議兵篇義亦同爾雅師人也。此言人師其義則一。注云師長非也。先謙案如郝說夫是之謂人衆不詞甚矣。師長之義甚古。長亦君也。周語古之長民者。韋注長猶君也。廣雅釋詁長君也。人師猶言人君矣。王制篇議兵篇語意大同。楊注竝訓師長。又王制篇云上無君師。正論篇云海內之民莫不顧得以爲君師。又云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賊也。禮論篇云尊先祖而隆君師。皆作君長。解若如郝說豈可通乎。詩曰自西自

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引。夫其爲人下也如彼。此以明天下皆歸之也。

其爲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昭王曰善。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先王之道謂儒學仁人之所崇高也。以其比類中道而行。之不爲詭異之說。不高不下。使賢不肖皆可及也。

謝本從盧校作仁人隆也。王念孫曰呂本作仁之隆也。是也。此言先王之道乃仁道之至隆者也。所以然者以其比中而行之也。揚云仁人之所崇高也。失之。錢本作仁人隆也。即涉注仁人而誤。比類也。從也。說見經義述聞。釋中則比中即論語義之與比之意。王說是也。仁之隆也。義長依呂本改正。曷謂中。曰禮義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重說先王之道非陰陽山川。怪異之事。是入所行之道也。

謝本從盧校作人之所道也。無君子之所道也。句。盧文弨曰宋本作人之所以道也。下又有君子之所道也。句。今從元刻刪。正王念孫曰盧說非也。人之所以道者。道行也。謂人之所以行也。君子之所道者。道爲人之所以行也。

而人皆莫能行之唯君子為能行之也二句本不同義後人以爲重複而刪之謬矣下文君子之所謂賢者八句正承此君子而言則此句之非衍文甚明呂錢本世德堂本皆作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道也今據以補正先謙案王說是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偏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今改從宋本

非能偏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能偏辯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偏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苟得其正不必偏能於禮義也。王念孫曰案後說是也解被篇曰夫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王也是其證羣書治要正作有所止矣相高下視境肥序五種

君子不如農人相視也高下原隰也境薄田也五種黍稷豆麥麻序謂不失次序各當土宜也通財貨相美惡辯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視貨物之美惡辨其貴賤也賈與估同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便備用謂精巧便於備用。先謙案

備用猶言械用說見王制篇不卹是非然不然之情王引之曰然不然本作然不卹然否也哀公篇情性者所對文後人不知不爲否之借字故又加然字耳性惡篇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誤與此同先謙案卹恤通用秦策不恤楚交章注恤顧也以相薦擲以相恥作君子不若惠施鄧析薦藉也謂相蹈藉擲仰皆謂相陵駕也作擲也若夫謫德而定次論與商同古字商本或亦多作謫謫與決同謂斷決其德故下亦有謫德而序位之語。盧文昭曰注末四字宋本作定次也說今從元刻洪頤煊曰字書無謫字君道篇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文與此同謫疑即論字之謫正論篇圖德而定次圖謀亦論也謫字又譌作謫王念孫曰作謫者是也作謫者論之謫耳論決古字通（賸上九王注決詭謫怪釋文論本亦作決）謂決其德之大小而定位次也下文謫德而序位是其明證又君道篇論德而定次今本作論德論字乃後人以意改之（正論篇論德而定次同）韓詩外傳作決德則荀子之本作謫甚明或據君道篇改此篇之謫德爲論德非也又正論篇圖德而定次舊校云一本作決德亦當以作決者爲是作圖者蓋亦後人所改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不能皆得其官任使各當其才萬物得其宜

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竄隱匿也言二子之察無所逃匿君子皆識也。先謙案

揚說非也不得進其談不敢竄其察文義一律竄與進意亦相配不得解竄爲逃匿也大略篇云貧窶者有所竄其手矣注竄容也此竄亦當訓爲容言二子無所容其察辨也呂覽審分篇無所竄其姦矣竄字意正與此同

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下行

孟反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為之。無益於理

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王念孫曰：事行呂本作行。事錢本及各本於理者廢之。知說無益於理者舍之。此云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謂之姦道。皆承上文而言。則作事行者是也。仲尼篇云：其事行也。若是其險。行姦水也。楊注：事險而行姦也。行下孟反。案楊於仲尼篇已釋事行二字。故此不復釋。王制篇云：立身則從儻俗。事行則遵儻。故皆其證。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作行。事今從王說改正。

知說失中。謂之姦道。姦事姦道。治世

之所棄。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充實也。施讀曰移。移易謂使實者虛。虛者實也。堅白

同異之分隔也。以堅白同異之言相分別。隔易同異已解上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

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僂疾也。言雖聖人亦不可疾。陳力主反。公羊傳曰：夫人指陳僂力。主反。公羊傳曰：夫人

不僂何休曰：僂疾也。齊人言也。不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為巧。君子

不知。無害為治。君子卿大夫也。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事謂作業。而狂惑戇陋

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戇愚也。辟音臂。稱尺證反。身老

子長言終身不知惡之也。夫是之謂上愚。有偏僻之見。非昧然無知。然亦不免於愚。故曰上愚。劉台拱曰：上愚猶言極愚。揚注非。會不如相雞狗之

可以為名也。有惠施鄧析之名。尚不如相雞狗之名也。盧文弨曰：正文會不如下。宋本有好字。元刻無。郝懿行曰：古人重畜問富。數焉門材與焉。不獨相牛馬之有經也。後世蔑如矣。詩

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

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蜮短狐也。覩妬也。鄭云：使汝為鬼為蜮也。則汝誠不可得見也。姑然有面目。汝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汝相見也。引此以喻狂惑之人也。

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彼為儒學

者能行則為士也。士者修立之稱。先謙案揚以彼為儒學者釋彼學者三字非也。下言行之曰士。敦慕焉。上言為儒學之人於義為模矣。彼學者三字讀斷。其上唯學乎。正相呼應。曰士也。猶言謂之士也。敦慕焉。君子也。敦敏內則曰悻行孝弟。敦悻古字通。是敦為勉也。爾雅曰敦勉也。大戴記五帝德篇曰幼而葢齊長而

辭文模音基亦作慕是慕為勉也。一方言作莫強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伴。莫維南繆稱篇猶未之莫與高注莫勉之也。莫與慕亦聲近而義同。此承上文而言言能行之則為士行而加勉則為君子。故曲禮云敦善行而不怠謂知之。聖人也。知之謂通於學也。於事上為聖人。下為士君子。孰

禁我哉。為學之後則誰能禁我。使不為聖人。士君子也。鄉也。混然塗之人也。俄而竝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混然無所知之貌。比。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會不能決也。效白辨別也。向者明白

言所知淺也。王引之曰揚以效為明白。既明白門室之別矣。何又不能決乎。乃又云言所知淺也。此則曲為之解而終不可通。今案效者考也。驗也。竝見廣雅。考驗門室之別會混然不能決。言其愚也。古謂考為效。說見

經義述聞梓材及曲禮先謙案王說是。議兵篇隆禮效功。揚注亦云效驗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回天下於掌上。而辯白黑。豈不愚而知矣哉。原本也。謂知仁義之本圖謀也。回轉也。言圖謀運轉天下之事如在掌上也。圓之誤字。廣雅釋詁。圖圓也。圓回猶圖轉也。淮南原道篇曰圓者常轉是其義也。圓回天下於掌上。言天下之大可圖轉於掌上也。識書圖字或作圖或作圖皆與圓字相似。學者多見圖少見圓。因誤為圖耳。鄉也。

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胥靡刑徒人也。胥相靡書所謂銀鑄者也。舉皆也。顏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猶今囚徒以鐵連枷也。王引之曰此胥靡非謂刑徒人也。胥靡者空無所有之謂。故荀子曰况貧賤之言疏也。司馬彪注莊子應帝王篇曰胥靡也。宣十四年左傳人及於蒲。胥之市。呂氏春秋秋行論篇作蒲。疏史記蘇秦傳東有淮。穎。澆。棗。無。胥。魏。策。作。無。疎。疏。空。也。靡。無。也。胥靡猶言胥無。春秋齊有賓胥無。蓋取此義也。漢書揚雄傳客難曰胥靡為宰。寂寞為尸。胥靡與寂寞相對為文。是胥靡為空無所有之意。張晏曰胥相也。靡無也。言相師以無為作宰者也。案張訓靡為無是也。其訓胥為相則失之。今有人於此。眉然藏千盜之寶。雖

行賁而食。人謂之富矣。眉然雜碎衆多之貌。行賁行乞也。賁土得反。郝懿行曰眉。彼寶也者。衣之不可衣也。下衣於既反言已為衣則不可。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僂疾

衣簪。盧文昭曰案已以通。衣簪。盧文昭曰案已以通。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僂疾

衣之不可衣也。下衣於既反言已為衣則不可。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僂疾

懿行曰上云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僥指也注引公羊傳曰夫人不僂何休注然而人謂之富何也豈

不富之器誠在此也喻學者雖未得衣食亦猶藏千金之寶也先謙案揚說非也此言藏寶者

文是杆杆亦富人始是杆杆亦富人已豈不貧而富矣哉杆杆即于于也自足之貌莊子曰

就學者之富言之居居視于于與富意無涉案方言于大也文王世子于其身以善其君鄭注曰于讀為任任猶廣也大也禮弓易

則居視于于正義亦曰于謂廣大重言之則曰于于上文曰治天下之大器在此又曰大富之器在此是言學之

富如財之富也故曰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樂

是杆杆亦富人已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舉皆也此此儒學也其情

曰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誇誕有也不可以執重脅也必將誠此

然後就也貴名人所貴備爭之則失讓之則至遵道則積誇誕則虛遵道則自委積

虛也王念孫曰道當為遁字之誤也遵遁即逡巡文選上林賦注引廣雅曰逡巡卻退也管子戒篇作逡遁小

問篇作遵遁與荀子同晏子問篇作逡遁又作逡循莊子至樂篇作踳循漢書平當傳贊作逡遁萬章傳作

逡循三禮注作逡遁竝字異而義同遵遁與誇誕對文遵遁則積承上文讓之則至而言誇誕則虛承上文爭之

則失而言故下文云君子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遁今本亦誤作遵道言以退讓自處也若作遵道則與

誇誕不對且與上文不相應故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

遵道如是則貴名起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衆應之聲如雷謝本從盧校起下有

王念孫曰宋本是也貴名起如日月言貴名之顯著也王霸篇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

日月雷霆云乎哉起下不當有之字元刻及世德堂本有之字乃涉下句天下應之而衍呂錢本皆無之字先

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臬聲聞于天

此之謂也詩小雅鶴鳴之篇毛云臬釋也言身隱而名著也鄭鄙夫反是比周而譽俞少鄙

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危俞讀為愈王念孫曰譽非名譽即與字也與譽

書古今人表作柏譽韓子有度篇忘主外交以進其與管子明法篇與作譽言雖比周以求黨與而黨與愈少也（疆國篇曰比周以爭與）下句鄙爭而名愈辱乃言名譽耳元刻譽作與本字也宋本作譽借字也小雅角弓傳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安而身愈危語皆本於荀子黨亦與也又臣道篇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揚注無方無常也）譽亦讀為與亦類也周語少曲與焉韋注曰與類也言推類接譽以待事之無常者而應之也揚以譽為聲譽失之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此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

篤引此以明不故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粹折無適也舍除也粹

諱為粹除粹折之外無所之適言必粹折先謙案正身不肖而誣賢先謙案不肖而自以為賢是誣也下文云內不自以誣可證

誣賢二字之義君道篇云臣不能而是猶偃伸而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衆偃偻也伸讀為

身之人而疆升高則頭頂尤低屈故指而笑故明主譎德而序位先謙案譎

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為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

之極也不亂謂皆當其序不窮謂通於其職列也言儒為治辯之極也先謙案辯亦治也說見不苟篇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

上下之交不相亂也詩小雅采芣之篇毛云平平辯治也交謂上下相交也王念孫曰交如上

交不相亂四字連讀富國篇云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文義下交征利之交此承上文而言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是上下交不相亂也

正與此同揚云交謂上下相交接則誤以上下之交連讀矣

以從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生為已至道是民德也養生為已至道謂莊生

也盧文弨曰此條舊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從俗元刻作容俗今從宋本劉台拱曰養生猶言治生故曰民德未及乎莊生之徒王念孫曰民字對下土君子聖人而言行法至堅不以私

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行法至堅好脩正其所聞以橋飾其情性

行法謂行有法度行下孟反橋與矯同盧文弨曰案宋本橋从木臣道篇亦同正韻引荀子亦从木元刻从手

亦可通劉台拱曰韓詩外傳引此作行法而志堅（下同）據揚注行有法度明行法與志堅對舉不當作至王

念孫曰法者正也言其行正其志堅（揚云行有法度加有字以釋之則於義稍任）故下句云不以私欲亂所聞也古謂正為法說見漢書賈鄼枚路傳先謙案荀書至志通借正論篇其至意至聞也揚注至當為志是其證

臣道篇云相與疆君橋君盧校云橋宋本橋羣書治要作矯明荀書以橋代矯也

其言多當矣而未諭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

也。其知慮多當矣而未周密也。

未諭謂未盡曉其義未安謂未得如天性安行之也周密謂盡善也

上則能大其所隆。

先謙案所隆謂其所尊奉者言能推崇其道而大之

下則能開道不已若者。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脩百

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

如數一二之易

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

枝。要繳也節節文也言安於禮節若身之在

四枝不以造作爲也要一遙反下要時同

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盡時立功之巧謂不失機權若天告四時使成萬物

也。平正和民之善。億萬之衆。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聖人矣。

雖博雜衆多如理一人之少也。謝

本從盧校聖人作賢人。盧文弼曰賢人舊作聖人。誤劉台拱云博若一人博當爲傳議兵篇和傳而一亦當作和傳皆字之誤也。而一如一也。億萬之衆親附若一人。即所謂和傳如一如也。王念孫曰博與傳皆搏字之誤也。搏即專一之專。億萬之衆而專若一人。即所謂和專如一如也。管子幼官篇曰搏一純固。今本搏誤作博。則獨行而無敵。臣氏春秋決勝篇曰積則勝散矣。搏則勝離矣。淮南兵略篇曰武王之卒三千人皆搏而一古書多以搏爲專。詳見管子又曰自脩百王之法以下十句非聖人不足以當之。故曰如是則可謂聖人矣。下文如是則可謂聖人矣。乃涉此文而衍。自井井令其有理以下十句揚注皆以爲論大儒之德。則非論聖人明矣。此下安得又有如是則可謂聖人矣八字乎。盧不知下文之衍。又以哀公篇孔子對哀公語有如此則可謂聖人矣一句。在君子大聖之間。遂改此文之聖人爲賢人。以別於下文之聖人。不知本書之例。皆以士君子聖人分爲三等。與孔子對哀公者不同。上文云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脩身篇云好法而行士也。篤志而體君子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解蔽篇曰嚮是而務士也。類是而養君子也。知之聖人也。皆以士君子聖人分爲三等。與此文同一例。不得於君子之上。添出賢人名目。各本及韓詩外傳皆作聖人無作賢人者。上文之篤厚君子。即賢人也。故外傳曰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是篤厚君子之上。即是聖人。不得又添一賢人名目。先謙案平正猶平政也。孟子萬章篇君子平其政。王制篇云故君子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富國篇云平政以齊民。與此平正和民文義一律。平政古字通。王霸篇云立隆政本朝。而當疆國篇云隆在脩政矣。二政字皆當作正。彼借政爲正。倫此借正爲政也。博當爲搏。王說。

井井令其有理也。井井良易之貌。理有條理也。盧文弼曰正文嚴

嚴令其能敬己也。嚴嚴有威重之貌。能敬己不可干。以非禮也。嚴或作儼。盧文弼曰正文

始也。事各當其分。即無雜亂。故能有終。始分扶問本。王念孫曰揚謗迂曲而不可通。余謂分分當爲介介字

之誤也。韓書介分相似。故傳寫多譌。說見淮南繆稱篇。脩身篇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揚彼注云

荀子集解 卷四 儒效篇第八

八三

介然堅固貌引繫辭傳介如石焉此介介亦堅固貌也固守不變始終如一故曰介介令其有終始若作分則
義不可通又君子篤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分亦當為介介然堅固貌言誠心介然上下相
通也若作分然則義不可通揚彼注云善惡分然亦失之俞樾曰分當讀為份說文人部份文質備也從入分擊
論語曰文質份份分即份份也省偏旁耳君子篤分然各以其誠通義亦同此先謙案王俞二說並通據下文
又言綴綴令其有文章則王義為允獸獸令其能長久也獸足也亂生於不足故知足然後能長久樂樂令其執
道不殆也殆危也俞樾曰揚氏不釋樂樂之誼蓋即以本字讀之然樂樂字經傳罕見王霸篇曰櫟然扶

落也以其執道不殆故以石形容之焯焯令其用知之明也焯焯明見之貌焯與照同郝懿行曰焯蓋照之或體字
劉韜兄弟一生不為照字唯依爾雅火傍作召今讀荀書可知焯字由來已久蓋起於周秦間矣王霸篇亦有焯字也經典罕用釋蟲焚火即焯用焯字顏氏家訓風操篇云
也言事不乖悖也王念孫曰脩讀為脩春秋繁露如天之為篇曰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其條條然為行貌
故曰條條令其統類之行也作脩者借字耳(韓子難篇百官脩通管子明法解篇脩作條集韻脩他彫切縣名
周亞夫所封即史記絳侯世家之條侯是條脩古字通)揚以脩脩為整

齊貌與行字義不相屬王引之曰統類上不當有用字蓋涉上句而衍 綴綴令其有文章也 綴綴
之貌綴或為 綴綴令其樂人之臧也 樂之貌 隱隱令其恐人之不當也 隱隱憂戚貌恐
蕞蕞之裝 熙熙令其樂人之臧也 熙熙和 隱隱令其恐人之不當也 隱隱憂戚貌恐
理此已上皆論 如是則可謂聖人矣 先謙案此句 衍文說見上 此其道出乎一 曷謂一曰執神

而固 執持精 神堅固 曷謂神曰盡善挾治之謂神 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 挾讀為挾 挾
念孫曰正文挾治二字元刻及世德堂本均作挾治洽字乃涉注文周洽而誤盧從元刻非也呂錢本洽均作洽
挾與挾同全體皆善故曰盡善全體皆治故曰挾治挾治與盡善對文若作挾洽則與盡善不對矣王引之曰萬
物上當有曷謂固曰四字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與曷謂固上下正相呼應曷謂固與上文之曷謂一曷謂神
皆文同一例曷謂神曷謂固承上執神而固言之下文神固之謂聖人又承上曷謂神曷謂固言之今本脫去曷
謂固曰四字則與上下文不相應矣先 謙案謝本從盧校王說是改從宋本

神固之謂聖人 聖人也者 道之管也 天下之道 管是矣 百王之道 一是矣 管樞要也 是是儒學 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 劉台拱曰之下當有
道字與上兩之道對文

詩言是其志也 是儒 書言是其事也 禮言是其行也 樂言是其和也 春秋言

詩言是其志也 是儒 書言是其事也 禮言是其行也 樂言是其和也 春秋言

詩言是其志也 是儒 書言是其事也 禮言是其行也 樂言是其和也 春秋言

是其微也。微謂儒之微旨一字為褒貶也。微其文隱其義之類是也。故風之所以為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風。國風也。國風所以不隨荒暴之君而流蕩者。取聖人之儒道以節之也。詩序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人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逐。流蕩也。

是而文之也。雅正也。文飾也。大雅之所以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光。輝也。行曰光。猶廣也。光。廣古通用。詩序所謂

政有小大。故有小雅。大雅是也。頌之所以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至。謂盛也。德之極。天下之道畢是矣。鄉是

者。臧。倍是者亡。鄉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是皆謂儒也。鄉。讀曰向。盧

文昭曰。正文兩如字。俱讀為而。

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言其德盛。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

戒。戒。備也。言勝敵而益戒。備。荀卿應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崩

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負扈而坐。戶。歸之。閉謂之扈也。謝本從盧校作履。天下之籍

盧文昭曰。宋本作履。天子之籍。今從元刻。案坐當作立。王念孫曰。正論。書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擯走乎堂下。汪氏中亦云。當作立。古無坐見。諸侯之禮。鈔者淺陋。以意改之。先諫。案天子之籍是也。說見上。今改從宋本。

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

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孰謂周

公儉哉。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已。武王兵發以兵。家所忌之日。東面而迎太歲。迎。謂逆太歲

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從。至汜而汎。至懷而壞。汜。水名。壞。地名。書曰。覃懷。底績。孔安國曰。覃懷。近河地。名。謂至汜而適。遇水汎。壞。至懷。又河水汎。壞也。呂氏春

秋曰。武王伐紂。天雨日夜不休。祀音祀。盧文昭曰。正文至汜。當作至汜。左傳。鄗在鄭地。汎。釋文音汎。字從巳。不從己。其地在成皋之閒。又漢高即位於汎水之陽。在定陶。漢書注音數。劍反。非周師所經也。汎汎。壞。壞以音成。義

揚氏不知汜當為汎。而即音為祀。誤矣。又注河水汎。溢下。疑當有壞道二字。王念孫曰。汪氏中曰。汜當作汎。音汎。字从巳。不從己。其說是也。然荀子所謂至汜者。究不知為今何縣地。盧用汪說。而引左傳。鄗在鄭地。汎為證。信

二十四年。案杜注云鄭南汜也在襄城縣南則非周師所至不得引為至汜之證矣。

至共頭而山隧。

共河內縣名共頭蓋共縣之山名隧謂山石崩摧也隧讀為壘共音恭。盧文昭曰

案共頭即共首見莊子王念孫曰此八字亦在氏中校語也共首見讓王篇共頭又見呂氏春秋誠廉篇

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霍叔武王弟也出行也周居豐鎬軍出三日未當至共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境土已近於洛矣或曰至汜之後二日也。周公曰劔比干而囚箕子。飛

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

比干紂賢臣箕子紂諸父其國名子爵也飛廉惡來皆紂之嬖臣飛廉善走惡來有力也

遂選馬而進。

選簡擇也。俞樾曰荀子之意方言周公之不戒若馬必簡擇則非其義矣詩猗嗟篇曰舞則選今毛傳曰選齊也此選字亦當訓齊車攻篇曰我馬既同傳曰同齊也然則選馬而進蓋戎事齊力之義非簡擇之謂下文曰與固馬選矣誼亦同此猶言我車既攻我馬既同也若以選為簡擇則選馬可通馬選不可通矣。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

杜元凱云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百泉蓋近朝歌地名左氏傳曰晉人敗厭且於牧之野。謂之厭且於古無徵且以文義論之上云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則此文且下亦當有一字今止云厭且於牧之野文義殊未足也厭且當作且厭厭讀為壓疆國篇如牆厭之注曰厭讀為壓此文厭字正與彼同日歷於牧之野與上文朝食暮宿文義一律成十六年左傳楚晨壓晉軍而陳此云且厭猶彼鼓之而紂卒易鄉。倒戈而攻後也鄉讀日向。郝懿行曰倒戈之語非荀所解易鄉者蓋謂以釋荀恐非途乘殷人而誅紂。乘乘其倒戈之勢。盧文昭曰正文誅紂上元刻有進字郝懿行曰乘

正同楊注授。案注乘字各本不重今從宋。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

非周人殺之因殷倒戈之勢自殺之故無首虜之獲。無蹈難之賞。

周人無立功受賞者反而定二革。偃五兵。

定息偃也皆不用之義三革犀也兕也牛也考工記曰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合天下立聲樂。

合天下謂合會天下諸侯歸一於是武象起而詔護廢矣。

武象周武王克殷之後樂名武亦周頌篇名詩序曰武奏大武也禮記曰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詔護廢樂名左氏傳曰吳季札

見舞詔護者蓋殷時兼用舜樂武王廢之也。盧文昭曰護與護同宋本元刻竝同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

不閉。

闔門扇也。盧文昭曰跨天下而無斬。

跨越也斬求也越天下而無求言自足也亦人皆與之不待求也。劉台拱曰斬蓋與折同言四海一家無封

疆之限也。淮南傲真訓四達無境。通於無圻。高注圻垠字也。當是時也。夫又誰爲戒矣哉。太平如此復誰備戒

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造父周穆王之御者羿者。天下之

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羿有窮之君。逐夏太康而遂篡位。先謙案弓宋台州本作弧。大儒者。善調一

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

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善射者既能及遠。又中微

細之物也。俞樾曰。此本作及遠中微。故楊注曰。善射者既能及遠。又中微細之物也。及遠二字。即本文又王

綱篇曰。故入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謹門矣。楊注曰。射及遠中微細之物。是其所據本亦作及遠中微

注。文射字包及遠中微二意。讀者不察。謂注文作射及遠。則正文必是射遠。於是盡改爲射遠中微。非荀子之舊

矣。若道篇曰。入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費魯重賞以招致之。韓詩外傳四引作及遠中微。可據以訂正。而外

傳五引儒效篇文亦作射遠中微。疑後人依誤本荀子改之。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疆暴。則非大儒

也。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閭漏屋。無置錫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

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

爲臣。已解非十二子篇。盧文昭曰。案此段在一大夫之位云云。當爲衍文。韓詩外傳卷五無此。徑接下文。語勢方融。合王念孫曰。此三十二字。涉非十二子篇而衍。用百里之地。

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咎極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

徵也。傾危也。徵驗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類。善也。謂比類於善。不爲在妄之言。先謙案類法也。說見非十二子篇。其舉事無悔。其持

險應變。曲當。險危也。其持危。應變皆曲。得其宜。當丁浪反。與時遷徙。與世偃仰。隨時設教。千舉萬變。其道一也。

是大儒之稽也。其道一。謂皆歸於治也。故禹湯文武事跡不同。其於爲治一也。稽。攷也。攷成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

化之。嵬瑣逃之。倍于人曰英。倍萬人曰傑。言英傑之士。則邪說畏之。衆人媿之。衆人初皆非其所爲成功。慕而化之。在怪之人。則畏而逃去之也。邪說畏之。衆人媿之。

之後故自嬖也。嬖或為貴。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儒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汗。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

有大儒者。辨儒者之異也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為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淺帶。解果

其冠。逢大也。淺帶博帶也。韓詩外傳作逢衣博帶。言帶博則約束衣服者淺故曰淺帶。解果未詳。或曰解果。陳

盜也。左思魏都賦曰風俗以窳傑為墟。窳音下界。反傑音嬰。墟音獲。靜好也。或曰說苑。庖于髡謂齊王曰臣笑鄰圃之祠田。以一壺酒三鮪魚。祝曰蠶螺者宜。禾禾邪者百車。蠶螺蓋高地也。今冠蓋亦比之謂強為儒服而無其實也。盧文昭曰壺當作蠶。所引說苑見復思篇。又見尊賢篇。此所引尊賢篇之文也。蠶螺彼作蠶螺。鄰圃作臣鄰。皆當從彼為是。

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略祖也。祖法先王之遺言。不知大體。故足以亂世。法韓詩外傳作略法先王而不足於亂世。繆學雜舉。

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後王後世之王。夫隨當時之政而立制度。是一也。若妄引上古不合於時制度。

其衣冠行僞。已同於世俗矣。然而

不知惡者。衣冠即上所云逢衣淺帶之比。行僞謂行偽而整行下孟反。郝懿行曰僞與為同行動作為也。注非劉台拱曰荀子書言僞者義皆作為此。行僞韓詩外傳作行為。王念孫曰行僞二字。一行讀如字。本篇者見非十二子篇。一見正論篇。一見賦篇。一見其見於正論及賦篇者。後人皆已改作為。唯此篇及非十二子篇未改。而此篇注。後讀為詐僞之僞矣。然而不知惡。烏路反。與下然而明不能別對。文則惡下不當有者字。

其言議談說已無以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盧文昭曰別上宋本有分字。今從元刻刪。呼先

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呼謂稱舉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揚揚得意之貌隨其

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儻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

長子謂君之世子也。便辟謂左右小臣親信者也。便辟延反。辟讀為嬖。舉其上客謂褒美其上客。冀得其助也。儻然若終身之虜。謂交其上客以助也。揚以舉為褒。美於義疏矣。又曰儻蓋儻字之誤。說文儻安也。從人。儻聲。一應於力切。左傳國語通作億億。行而億廢矣。儻然安然也。言俗儒居人國中。苟圖衣食。見上文也。

安然若將終身而不敢有他志也。儻曰長子。儻子也。莊子天下篇釋文引向秀曰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為鉅子。若儒家之頑儒。長與鉅義同。鉅子長子蓋當時有此稱。隨其長子謂奉一先生以為師從而附和之也。揚注非

字書無所見。蓋環鏡囚拘之貌。莊子曰跪然在纏繳之中矣。王念孫曰舉讀為相與之與。與古通。作舉說見

經義述聞。左傳昭三年。謂交其上客以助也。揚以舉為褒。美於義疏矣。又曰儻蓋儻字之誤。說文儻安也。從人。儻聲。一應於力切。左傳國語通作億億。行而億廢矣。儻然安然也。言俗儒居人國中。苟圖衣食。見上文也。

其義王氏讀舉爲與是也解爲交其上客則非
是此蒙事字爲文體言事其便辟及其上客耳
法後王。一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言行

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雖有大體其所見之明猶未
能齊言行使無纖介之差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

未至。則知不能類也。有所不知則不能取比類而通之也禮記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是能類者
矣。俞樾曰揚法斷明不能齊爲句此失其讀也齊讀爲濟然而以下十八字

作一句讀言法教所及聞見所至則明足以及之而不能濟其法教所未及聞見所未至也所以然者由其知不
能類也學者誤謂明不能齊知不能類相對成文遂以齊字斷句失之矣韓詩外傳正作明不能濟法教之所不
及聞見之所未至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不自欺人。
盧文昭曰宋

本傳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內但與注不合王念孫曰唐風采芣傳曰自用也。大雅縣傳
紅漢箋及大傳注並同。言內不用之以誣已外不用之以欺人楊釋下句云不自欺人失之以是尊賢

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有雅德也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

古持今。以一持萬。以淺持博謂見其淺則可以執持博也先王當爲後王以古持今當爲以今持古皆
傳寫誤也。盧文昭曰案元刻作以一行萬外傳同本書王制篇亦同劉台拱曰後

王謂周也以古持今亦謂以文武周公
之德持今世揚謂當爲以今持古非荀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禽類在
鳥獸之

中猶別況
在人矣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

之。無所擬恡。倚奇也韓詩外傳作奇物怪變卒于忽反擬讀爲疑恡與作同奇物怪變
卒然而起人所難處者大儒知其統類故舉以應之無所疑滯恡也張法而度

之。則掩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既無所疑作故開張其法以測度之則掩然如合符節言不
差錯也度大各反掩與暗同符節相合之物也周禮門關用

符節蓋以全竹爲之剖之爲兩各執其一合之以爲驗也。王引之曰張法而度之韓詩外傳張作援掩然
同貌也韓詩外傳作奄然爾雅弁同也郭引詩奄有龜蒙。魯頌閟宮。弁奄掩並通揚云掩與暗同失之故

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不義而好
利故亡也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僅用雅儒。則千

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小國多患難用大儒
然後可以長久也而後二年。天下爲一。諸侯

爲臣。長久之業既成又三年修德化則可以一天下臣諸侯蓋殷湯周文皆化行之後三年而王也。俞樾曰
揚注斷久字爲句則而後三年句不成文義此當以久而後三年五字爲句言姑舉其久者言之則以三

荀子集解 卷四 儒效篇第八

八九

年為期若速則或一年或二年即可以一天下而臣諸侯矣韓詩外傳作久而三年無後字先謙用萬乘之
案俞說是久而後三年者猶言久至三年也推極言之宥坐篇云綦三年而百姓往矣與此同意

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錯讀為措伯讀為霸言一朝而霸也。王念孫曰揚讀伯為霸非也信
如揚說則是大儒用百里之地而可以王萬乘之國而僅止於霸也

斯不然矣今案伯讀為白（王制正義引元命包曰伯之為言白也明白於德也是伯與白義相通古鍾鼎文伯
仲字多作白是伯與白字亦相通）白顯著也言一朝而名顯於天下也（上文曰儒者為人上則貴名白而天
下治致士驚曰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樂論篇曰名譽於是白光輝於是大）王霸篇曰如是
則夫名譽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知日月雷霆然矣哉故曰以國濟義一日而白錫武是也一日而白猶一
朝而白耳韓詩外傳曰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

白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可謂白矣此尤其明證也

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
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行之則通明於事也。盧文昭曰此節舊不提行今案當分段明之為聖人。通明於事
則為聖人聖人也

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豪釐無它道焉已乎行之矣。當丁復反已止也言
聖人無他在止於行

其所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必謬。雖博聞必
有謬誤也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見而不知雖能記
識必昧於指意謂

若制氏然也。盧文昭曰案漢書禮樂志云漢興樂家有制氏但能紀其
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注蓋本此俗本誤作制力今從宋本訂正

能行雖所知多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雖偶有所當非仁人
君子之通明者也其道百舉而百陷也。言
偶

中之道百舉而百陷無一可免也。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為盜勇則必為賊云能則必為亂

云能自言其能。盧文昭曰揚氏注非十二子篇無能而云能下即作此語固當在此處似未安此云能當如易
繫辭傳之云為亦不必分口之所言身之所為蓋云有旋轉運動之義云能二字必當時有此成語蓋即營幹之

成若依此注則於下文云能則速成更難強通王念孫曰下文云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
意則云能非自言其能之謂也知勇云能皆出於天生而非出於人為則云能非營幹之意也今案云者有也言

無師無法而有能則必為亂有師有法而有能則其成必速也揚注非十二子篇引慎子曰云能而害無能則亂
也云能有能也法行篇會子曰詩曰穀已破碎乃大其幅事以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云益有益也古者多謂

有為云大雅桑柔篇民有肅心莽云不逮言使有不逮也為民不利如云不克言如有不克也云字或作員秦誓
曰雖則員然言雖則有然也（今本員作云乃衛包所改今據正義及漢書韋賢傳注改正以上三條說者多失

其義辨見釋詞。故廣雅曰員云有也。文選陸機答賈長淵詩注。引應劭漢書注曰云有也。晉語其誰云不從韋注曰誰有不從。察則必為怪。惠施鄧析之比辯則必為

誕。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辯則速論。察則速盡。謂有聰察之性。則能速盡物理。速論謂能速論是非也。王念孫曰論決也。言辯事則速決。也。後漢書陳寵傳季秋論囚注云論決也。揚說論字未了。先謙案注聰各本譌聽。據宋台州本改正。故有

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性矣。有師法

則隆積矣。隆厚也。積習也。厚性謂恣其本性之欲。厚於積習謂化爲善也。盧文弨曰案宋本正文隆性作隆情。隆積作隆性。注積習也。已下全不同。作厚於情謂恣其情之所欲。厚於性謂本於善也。俗間本亦同。當出後人所改。與荀子言性惡本旨不合。與下文及注皆矛盾。今悉据元刻改正。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

立而治。情謂喜怒哀愛惡外物所感者。也。言師法之於人。得於外情。非天性所受。故性不足。獨立而治。必在因外情而化之。或曰情當爲積。所得乎積。習非受於天性。既非天性。則不可獨立而治。必在化之也。

盧文弨曰此注方釋情字。益可見上文不作隆情。王念孫曰此及下文揚注所稱或說。改情爲積者。皆是也。下文皆言積。不言情。是其證。前說皆非。又案不足。以獨立而治。上當更有一性字。言性不足以獨立而治。必待積習以化之也。故下文曰性也者。吾所不能爲也。然而可化也。言天性非吾自能爲也。必在化而爲之也。情

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爲也。言情非吾天性所有。然可以外物誘而爲之。或曰情亦當爲積。積習與天然有殊。故曰非吾所有。性非所有。然有然而可爲之也。

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注錯猶措置也。錯干故反。弁一而不一。所以成積也。弁讀爲併。一謂師法。二謂異端。習

俗移志。安久移質。習以爲俗。則移其志。安之既久。則移本質。弁一而不一。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

積土而爲山。積水而爲海。盧文弨曰元刻作積。土謂之山。積水謂之海。日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

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六指上下四方也。盡六指之遠。則爲六極。言積近以成遠。涂之人百姓。先謙案人百姓。姓猶言衆百姓。積

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爲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

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言其德行委積。人積耨耕而爲農夫。積斲削而爲工匠。

積反貨而為商賈。反讀為販積禮義而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之民

安習其服。安習其土風之衣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夏中是非天性也。積靡使

然也。靡順也順其積習故能然故人知謹注錯。慎習俗。大積靡。則為君子矣。大積靡謂以順積習為也縱性

情而不足問學。則為小人矣。為君子則常安榮矣。為小人則常危辱矣。凡

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為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

徼與邀同招也一堯反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

毒。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謠也進也言厲王有此善人不求而進用之忍害為惡之人反顧念而重復之故天下之民貪亂安然為荼毒之行由王使之然也

人論。論人之善惡論虛困反。王念孫曰人論二字乃目下之詞論讀為倫倫類也等也謂人之等類即下文所謂衆人小儒大儒也下文又云人倫盡矣榮辱篇云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

倫作論者借字耳。屯象傳君子以經綏苟爽曰倫者理也大雅靈臺篇於論鼓鐘鄭箋論之言倫也公食大夫禮倫膚七今文倫或作論王制必即天論論或為倫逸周書官人篇規小物而不知大倫大戴記倫作論揚說

失之又臣道竊人臣之論有能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論亦讀為倫謂人臣中有此四等也揚云論人臣之善惡亦失之

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已為公也。行不免於汙漫。而冀人之以已為脩也。汙穢也漫欺誑也漫莫叛反。王念孫曰漫亦汙也方言洗滌也東齊海岱之間或曰洗滌與汙同洗與漫同呂氏春秋離俗黨不漫於利高注曰漫

汙也揚讀漫為漫欺之漫分汙漫為二義失之凡荀子書言汙漫者並同

其愚陋溝瞽而冀人之以已為知也。是衆人也。溝音寇愚也溝瞽無知也衆人謂衆庶也。王念孫曰其字文義不順當是甚字之誤文甚愚而冀人以已為知也又曰呂本其作甚先諫案宋台州本亦作甚

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脩。忍謂矯其性行下孟反知而好問。然後能才。

其智慮不及常好問然後能有才藝。先公脩而才。可謂小儒矣。皆矯其不及故為小儒也志安公。行安脩。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其才堪王者之佐也小儒者。諸

諸

侯大夫士也。衆人者。工農商賈也。禮者。人主之所以爲羣臣寸尺尋丈檢式也。人倫盡矣。檢束也。式法也。度也。寸尺尋丈所以知長短也。檢束所以制放佚。大儒可爲天子三公。小儒可爲諸侯大夫。禮可以檢統羣臣。人主之柄也。倫當爲論或曰倫等也。言人道。盡於禮也。王念孫曰。檢式皆法也。文選。演連珠注引蒼頡篇云。檢法度也。是檢與式同義。言治人以禮如寸尺尋丈之有法度也。揚分檢式爲二義。失之。

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累土爲壇。宇屋邊也。防隄防表。標也。言有壇宇。謂有所尊高也。行有防表。謂有標准也。一隆。謂厚於一。不以異端亂之也。王念孫曰。壇堂基也。獨斷曰。壇謂築土起堂。宇屋邊也。言有壇宇。猶曰言有界域。即下文所謂道不過三代。法不二後王。非有所尊高之謂也。先謙案。道有一隆。謂有所尊重。如下文問政則尊重安存。問學專重爲士。問治法專重後王。是也。非厚於一之謂。揚說失之。

言道德之求不下於安存。此道德或當爲政治以下有道德之求。故誤重寫耳。故下文云。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謂人以政治來求。則以安存。國家。言志意之求不下於土。以脩其志意來求。則言道德之求不二後王。道德教化也。人以教化來求。則言當時之切所宜施行之事。道過三代。謂之

道過三代。謂之道過三代。謂之法。二後王。謂之不雅。雅正也。其治法不論當時之。遠則爲浩蕩。難信也。事而廣說遠古。則爲不正也。高之下之。小之

臣之。不外是矣。臣當爲巨。雖高下小大。不出此壇宇防表也。是君子之所以聘志意於壇宇宮庭也。宮謂庭門屏之內也。君子雖馳志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故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是時百家異說多妄引前古。以亂當世。故荀卿屢有此言也。

匹夫問學不及爲士。則不教也。先謙案如樊遲問學稼穡。百家陳孔子對以軍旅未學。圃孔子答以不如老農老圃。百家

之說不及後王。則不聽也。百家雜說不及後王之道。妄起異端。則君子不聽之也。夫是之謂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也。

荀子集解卷五

王制篇第九

請問為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不以官之次序若傳說起版築為相也。罷不能不待須而廢。須須與也。慮

文無國而須俗本誤作頃。宋本元刻並作須。先謙案罷謂弱不任事者。荀書多以賢罷對舉。王霸篇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非相篇君子賢而能容罷。正論篇故至賢囑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成相篇基必施辨。賢罷與此同。元惡不待教而誅。不教而殺謂之虐。唯元惡不教誅之也。中庸民不待政而化。中庸民易與為善。故教則化之。不待

政成之後也。郝懿行曰：中庸民言中等平常之人。賈誼過秦論所謂材能不及中庸義與此同。史記改作材能不及中人。亦得其意。王念孫曰：元惡中庸對文中庸。下不當獨有民字。此涉注文中庸民而衍。韓詩外傳無民字。

分未定也。則有昭繆。繆讀為穆。父昭子穆言為政當分未定之時。則為之分別使賢者居上不肖居下。如昭穆之分別。然不問其世族。郝懿行曰：二語難曉。楊氏說亦不了。韓詩

外傳四同。先謙案揚說是也。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先謙案宋台州本句末有也。字與下文一律。此也。字似當有。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

卿相士大夫。屬繫也。之欲反。故姦言姦說姦事姦能。先謙案姦事姦說。荀自解在非十。二子及儒效篇言亦說也。能亦事也。遁逃反

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反側不安之民也。職而教之。謂使各當教其本事也。須而待之。謂須暇之而待其遷善也。勉之以慶賞。懲

之以刑罰。安職則畜。不安職則棄。畜養也。棄謂投四裔之比也。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

五疾。瘠聾跛躄。斷者。侏儒。各當其材。官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官為之施設。所職而與之衣食。先謙案收而養之。以下三句一律

皆上之事。即官之事也。不應此處又增入官字。今案官者任也。義具解蔽篇。施者用也。義具臣道篇。官施而衣食之。猶言任用而衣食之。王霸篇云。論德使能而官施之。尤其明證。揚注誤。才行反

時者死無赦。夫是之謂天德。王者之政也。天德天覆之德。王念孫曰：王者上當有是字。是王者之政也。乃繼承上文之詞。下文是王者

是王者之政也。乃繼承上文之詞。下文是王者

之人也是王者之制也是王者之論也皆與此文同聽政之大分。盧文昭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先諫案台州本提行以善

一例今本脫是字則語意不完韓詩外傳有是字

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王念孫曰名聲日聞本無聞

亂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王念孫曰名聲日聞本無聞

字日本作白名聲白者白明也顯也名聲顯著於天下也致士謂曰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文正與此同貴名白即名聲白也樂論篇曰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堯問篇曰名聲不白徒與不衆光輝不大皆其證也名聲白天下願二句相對為文若於上句內加一字則句法參差矣此因白字譌作日後人不得其解故於日下加聞字耳

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願謂人皆願凡聽論政也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厲剛烈也假道謂以寬和假借道引人也則下畏恐而不親周閉而不竭。隱閉其情不竭盡也。郝懿行曰竭者舉也。謂隱匿其情不肯舉發也。注訓竭盡亦通。若是則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弛廢也遂因循也春秋傳曰遂繼事也下既隱情不敢論說則大事近於弛廢小事近於因循言不為遂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除。險與遂同。義與此相承也。正論篇曰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遂亦讀為遂。史記倉公傳陽脈下遂徐廣曰一作險。正義曰遂音直類反遂險並與遂同。遂之通作遂猶遂之通作遂儒效篇至其頭而山陸漢石經論語殘碑未陸於地漢書王莽傳不陸如髮並以險為遂。謂不至於廢弛遂失也。廢易即廢弛爾雅曰弛易也君道篇曰境內之事有弛易類差者矣。俞樾曰說文遂亡也小事殆乎遂謂近乎亡失也。正論篇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以遂亡連文此古義之幸存者。揚不得其義而曲為之說先諫案王俞並引正論篇為說彼以廢易遂亡四字連文廢易二義。和解除通。好則遂亡亦二義不得訓遂為亡王讀遂為遂說較長注肯字各本諷有據宋台州本改正。

假道人而無所凝止之。和解謂通寬和不拒下也。規定止其不可也。謝本從盧校作疑止定之貌見詩桑柔傳及儀禮士昏等注。荀書疑字古本必皆作疑。今改作疑。經典亦多改疑人皆知疑不知疑矣。莊子用志不紛乃疑於神今亦改疑其音則疑魚乙切疑魚陵切古音必陵切說文以疑為俗冰字唯詩肅如凝脂正宜作凝爾雅作冰脂可證矣。王念孫曰宋呂錢本作疑止之世德堂本同作之者是也。解蔽篇云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姦言并至。嘗試之說鋒起。嘗試之說謂假借他

者也。偏好假借辭色開通道路以誘進人令皆歡悅故下遂云姦言並至嘗試之說鋒起而無所底止也。疑當作疑止定之貌見詩桑柔傳及儀禮士昏等注。荀書疑字古本必皆作疑。今改作疑。經典亦多改疑人皆知疑不知疑矣。莊子用志不紛乃疑於神今亦改疑其音則疑魚乙切疑魚陵切古音必陵切說文以疑為俗冰字唯詩肅如凝脂正宜作凝爾雅作冰脂可證矣。王念孫曰宋呂錢本作疑止之世德堂本同作之者是也。解蔽篇云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姦言并至。嘗試之說鋒起。嘗試之說謂假借他

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姦言并至。嘗試之說鋒起。嘗試之說謂假借他

姦言并至。嘗試之說鋒起。嘗試之說謂假借他

嘗試之說謂假借他

嘗試之說謂假借他

嘗試之說謂假借他

嘗試之說謂假借他

嘗試之說謂假借他

嘗試之說謂假借他

嘗試之說謂假借他

嘗試論之鋒起謂如鋒刃齊起言銳而難拒也。若是則聽大事煩。是又傷之也。聽大謂所聽之事多也。傷傷政也。先識案詩閔宮箋大東極東疏大者廣遠

之言比大。故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議謂講論也。雖有法度而不能講論。則不周洽。故法所不至者必廢也。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險。雖舉當其職而不能通明其類。則職所不及者必險。險與墜同。故法而議。職而通。無隱

謀。無遺善。而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

也。聽聽政也。衡所以知輕重。繩所以辨曲直。言君子用公平中和之道。故能百事無過。中和謂寬猛得中也。劉台拱曰。注先解聽後解衡。職之衡當作聽之衡。此涉上文職字致誤。其有法者

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類謂比類。先謙案無法者上羣書治要有其字。偏黨而無經。聽之辟

也。無經謂無常法也。辟讀為僻。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

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盧文昭曰。注兩則字。宋本無先謙案。亂生上羣書

治要有而字。

分均則不偏。分均謂貴賤敵也。分扶問反。王念孫曰。偏讀為偏言。分既均則所求於民者亦均而物不足以給之。故不偏也。下文曰。執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澹。古贍字。正所謂不

說見墨子非攻篇。執齊則不壹。衆齊則不使。此皆名無差等。則不可相制也。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

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制亦謂差等也。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

數也。天之數也。執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澹讀為贍。既無等級。則皆不知紀極。故物不能足也。爭則必亂。

亂則窮矣。物窮竭也。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

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使物有餘而不窮竭。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書呂刑言維齊一者乃在不齊以論

有差等然後可以為治也。

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馬駭於車中也。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駭政不安上之政也。馬駭輿。

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惠恩惠也。赫紱行曰惠者順也。注訓恩惠失之。夫馬安矣。故鞭箠不加於奔駟。而謗木不絕於堯年。昔靈伯玉治衛。子貢問何以治對曰。以不治治之。夫不治之治。則靜之惠之之說也。選賢良。舉篤敬。興孝弟。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傳曰。君者舟也。

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餘莫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其餘雖曲當。猶將無益也。曲當謂委曲皆當。當丁浪反。盧文昭曰。猶元刻作由與猶同。先謙案羣書治要作由。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謂一得一失也。盧文昭曰。宋本小節下有非也二字。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成侯嗣公皆衛君也。史記衛平侯立平侯卒子嗣君立。韓子曰。衛嗣公重如耳。愛泄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雍己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魯魏姬以耦泄姬。曰以是相參也。又使客過關市賂之。以金。後召關市問其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遣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為明察。此皆計數之類也。盧文昭曰。所引韓子見內儲說上篇。魏姬作魏姬。汝回遣之作汝回遣之。未及取民也。未及謂其才未及也。取民謂得民心。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也。禮記曰。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不能教之也。俞樾曰。楊注以取民為得民心。於治取民言。義甚晦。殆非也。老子曰。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河上公注曰。取治也。此取字亦當訓治民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修禮也。言未及教化也。謝本從盧校為政。修禮下俱有者字。王念孫曰。元刻未及為政。未及修禮下皆無者字。宋龔本同。是也。此兩者字皆涉上下文而衍。韓詩外傳羣書治要及文選。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引此皆無兩者字。上文未及取民也。亦無者字。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刪者字。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土。土卒也。僅存之國富大夫。

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土。僅存之國富大夫。

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土。僅存之國富大夫。

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土。僅存之國富大夫。

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土。僅存之國富大夫。

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土。僅存之國富大夫。

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土。僅存之國富大夫。

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土。僅存之國富大夫。

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土。僅存之國富大夫。

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土。僅存之國富大夫。

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土。僅存之國富大夫。

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土。僅存之國富大夫。

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土。僅存之國富大夫。

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土。僅存之國富大夫。

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土。僅存之國富大夫。

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盜而下漏。如器之上盜下漏。空虛可立而待也。王引之曰：盜滿也。漏之言漉也。字或作盪。蓋爾雅曰：盪，濁竭也。方言曰：盪，涸也。漉，極也。郭璞曰：滲，漉極盡也。月令曰：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淮南本經篇：竭澤而魚高。注曰：竭，澤涸也。漏也。漏池，卽所謂漉陂池也。漉，漏古同聲。故滲漉或謂之滲漏。本經篇又曰：焉疏三江五湖。疏注東海、滄水、漏九州。乾亦謂滄水、涸也。上溢而下漏，卽是上富而下貧。楊說：滲漏二字皆未了。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敵得之以彊。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王奪之人，霸奪之與，疆奪之地。人謂賢人與謂與國也。疆國之術則奪人地也。奪之人者，臣諸侯。奪之與者，友諸侯。奪之地者，敵諸侯。臣諸侯者，王。友諸侯者，霸。敵諸侯者，危。用

疆者，用疆力勝人。非知疆道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俞樾曰：出當爲土字之譌也。古書土出二字每相混。史記五帝紀稱：以出集解引徐廣曰：出一作土。淮南子繆稱篇：其出之誠也。新序雜事篇：出作土。並其證也。守必以城戰，必以土人之城守。人之土戰，正相對成文。士譌爲出，義不可通矣。則傷人之民

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

鬪。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吾

民之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爲我鬪。人之民日欲與我鬪，

吾民日不欲爲我鬪，是疆者之所以反弱也。地來而民去，累多而功少。累憂也。

雖守者益，所以守者損，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守者謂地也。守國以地爲本，故曰守者所以守者謂所以守地之人也。

俞樾曰：上以字衍文。是大者之所以反削也。與上文是疆者之所以反弱也。正相對。諸侯莫不懷交接怨，而不亡其敵。交接連結也。既以

侯皆欲相連結，怨國而不忘與之爲敵。本多作壞，交接言壞，其與已交接之道也。郝懿行曰：接者續也。懷交謂

私相締交接，怨謂連續修怨。注非是。王念孫曰：諸侯莫不懷交接爲句。壞，壞古字通。禮記諸侯不敢壞，史記

樂書作懷襄十四年左傳王室之不壞釋文壞服本作懷揚後說以壞交接連讀是也前說以懷交接連讀而失之俞樾曰揚注二說皆未安王氏謂當從後說非也疑怨字當在交接二字之上本作諸侯莫不懷怨交接而不忘其敵懷怨交接猶云匿怨而友其人也故不忘其敵

傳寫奪怨字而誤補之接字之下耳先謙案郝說是也

之殆時也始危也。盧文昭曰元刻微作弊宋本微下有也字又知疆大者不務疆也。知疆大

不務以力勝也。王引之曰疆大當為疆道疆道謂所以致疆之道即下文所謂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也不知

此道而務以力勝則務疆而反弱疆下文所謂非其道而慮之以王也故曰疆道者不務疆也下文是知疆

道者也正與此句相應又云是知疆道者也是知王道者也都皆與此句相應此篇大旨皆言王道霸道疆道之不

同故此文云知疆道者不務疆也兩疆字亦上下相應則疆下之字作道不作大明矣今本作疆大大字蓋涉上

文三疆大而誤揚云知疆大之術者不務以力勝也則所見本已誤作疆大

慮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慮計也以用也其計慮常用王命謂不敢擅侵暴也凝定也定

其德謂不輕舉也。王念孫曰慮猶大氏也言知疆道者不務以力勝人大氏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也議兵篇

曰諸侯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揚注以慮為謀慮亦非又曰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而已矣揚注以慮

為大凡是也。僕書賈誼傳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帝制而為天子之事是其證矣

力全則諸侯不能弱也德凝則諸侯不能削也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疆道者也。無王霸之主則疆國常勝主或衍字

彼霸者不然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便足用之語不詞且與田野倉廩不對余謂備用二字平列備

說文本作葡字從用從苟省（苟音棘）淮南修務篇注云備猶用也故或謂之器用或謂之器備便備用備

便器用耳便備用三字本篇凡三見與田野倉廩對文者二與功甚完利對文者一其見於儒效篇者則與規矩準繩對文見於富國篇者亦與田野倉廩對文皆以二字平列先謙案王說是矣苟書多言械用罕言器用便備用猶言便械用耳議兵篇云械用兵革攻方便利者強械用兵革處帶不便利者弱械用便利正與便備用同意以下文辨功甚（功與攻同苦與格同）

案謹募選閱材伎之士。案發聲謹嚴也募招也謹募猶重募也選閱揀擇也材伎武藝過人者猶

若漸民以仁之漸其訓積也侵也深先謙案下文賞慶刑罰對文則此亦當作刑罰各本罰誤賞據宋台州本改正 存亡

繼絕。衛弱禁暴。而無兼弁之心。則諸侯親之矣。弁讀為併下同 修友敵之道。以敬接

諸侯。則諸侯說之矣。說讀為悅下同 所以親之者。以不弁也。弁之見。則諸侯疏矣。見賢編反

謝本從盧校疏下有之字王念孫曰元刻疏下無之字是也下文則諸侯離矣離下無之字是其證宋本作諸侯疏之涉上文諸侯親之諸侯說之而誤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刪之字 所以說之

者。以友敵也。臣之見。則諸侯離矣。故明其不弁之行。信其友敵之道。行下孟反信謂

使人 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霸道者也。無王者則霸王常勝也。王念孫曰天下無王霸王則霸王常勝也。此文說霸王之事云天下無王主上文說疆者勝矣言天下無王主則霸王常勝也。王主二字之閒不當更有霸王字蓋涉上文王霸王主而衍揚不知霸王主則常勝矣。王念孫曰則常勝矣。王念孫曰則常勝矣。王念孫曰則常勝矣。 桓公劫於魯

莊。公羊傳柯之盟齊桓公為魯。魯莊公之臣曹沫所劫也。 無它故焉。非其道而慮之以王也。不行其道而以計慮為王所以危亡也 彼王

者不然。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眇盡也盡天下皆浸其仁感其義畏其威也。郝懿行曰眇古妙字古書皆以眇為妙荀書亦然注皆失

之周易眇萬物而為言今亦改為眇矣古無眇字王念孫曰諸書無訓眇為盡者且正文但言眇天下而注言盡天下皆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加數語以釋之其失也。廷矣余謂眇者高遠之稱。漢書王褒傳眇然絕俗離世顏師古曰眇然高遠之意。選文賦志眇眇而臨雲。李善曰眇眇高遠貌。言仁高天下義高天下威高天下耳。若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自見下文非此三句意先謙案郝王二說並通。 仁眇天下。

故天下莫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

也。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其道可以服人。先謙案服人之道謂上文仁義 故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

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二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疆

而疆矣。

王者之人。王者之佐飾動以禮義。所修飾及舉動篇以禮義。王念孫曰飾讀為飾。古字通以聽

斷以類也。所聽斷之事皆得其善類謂輕重得中明振毫末。振舉也言細微必見舉措應變而不窮。夫

是之謂有原。是王者之人也。原本也知為政之本

王者之制。說王者制度也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論王道不遠夏殷周之事過則久遠難信法不貳後王言以當世之王為法不離貳而遠

取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竝已解上。先諫案見儒效篇衣服有制。宮室有度。

人徒有數。人徒謂土卒胥徒也喪祭械用皆有等宜。械器也皆有等級各當其宜也。王念孫曰楊注失之任宜讀為儀。大雅文王篇宜鑒于殷大學引此

宜作儀楚語采服之儀春官注引此儀作宜。儀與等義相近周官大司徒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典命曰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位大行人曰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侯之爵皆是也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

制度數與等儀義亦相近哀公篇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謂人有此五等也楊以儀為儀法亦失之。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舉皆色則

凡非舊文者舉息。謂染綵畫續之事也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舊謂三代故事夫是之謂復古。

是王者之制也。復三代故事則是復古不必遠舉也

王者之論。論謂論說賞罰也盧困反。先諫案楊說非論亦當讀為論倫者等也言為君者能行此政則

可互證儒效篇人論臣道篇人臣之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

位。民無幸生。幸饒幸也尚賢使能。而等位不遺。不遺言各當其材等位等級之位也析愿禁悍。而刑罰不

過。析分異也分其愿惡之民使與凶悍者異也悍凶暴也刑罰不過但禁之而已不刻深也。王念孫曰析愿

簞曰不足以禁暴勝悍皆以暴悍對文則此亦當作折暴禁悍明矣楊不得其解而為之詞又下文拊急禁悍防

姪除邪拊急二字語意不倫當亦是折暴之誤下文暴悍以變姪邪不作正承此文而言則當作折暴禁悍又明矣楊云拊當為析急當為愿亦失之又曰析當為折折之言制也。呂刑制以刑墨子尙同篇引作折則刑論語類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鄭注魯讀折為制。愿讀為儼說文儼音與愿同。點也言制桀黠之民使畏刑也

作愿者借字耳余前說改愿為暴未確（韓詩外傳作折暴恐是以意改未可援以為據下文之誅暴禁悍富國篇之禁暴勝悍文各不同皆未可據彼以改此）又下文扑急禁悍防淫除邪扑亦當為折急即愿之譌前改急為暴亦未確（急與暴形聲皆不相似若本是暴字無緣譌而為急）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也定論不易之論論不易則人知沮勸也

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等賦賦稅有等所以為等賦及政事裁制萬物皆為養人非貪利也財與裁同。劉台拱

曰所以字當在財萬物上王念孫曰之下當有法字王者之法乃總目下文之詞下文是王者之法也正與此句相應上文王者之人王者之制王者之論皆上下相應此文脫法字則上下不相應矣等賦二字連讀（楊云賦有等所以為等賦富國篇云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政讀為正言等地賦正民事以成萬物田野什一而養萬民也（財者成也說見非十二子篇）楊讀王者之等賦為句政事財萬物為句皆失之田野什一什稅關市幾而不征幾呵察也但呵察姦人而不征稅也禮記錢作讖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石絕水為梁所以取魚也

非時則禁及時則發禮記曰饗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也相地而衰政。相視也衰差也政為之輕重政或讀為征衰初危反。盧文昭曰齊語正作相地而衰征章昭注云

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理道之遠近而致貢。理條理也貢任土所貢也謂若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

謂貢以遠近分也上句相地而衰政衰與分義相近楊說未確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買遷有無化居不使有滯積也使相歸移也四

海之內若一家。歸讀為饋移轉也言通商及轉輸相救無不豐足雖四海之廣若一家也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

不隱其能謂竭其才力也不疾其勞謂奔走來王也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幽深也閒隔也言無有深隔之國不為王者趨

使而安樂政教也先謙案富國篇疆暴之國莫不趨使苟書多用趨使字或疑使當為便非夫是之謂人師是王者之法也。師長也言為政莫不趨使苟書多用趨使字或疑使當為便非如此乃可以長

人也師者亦使人也師效之者也

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海謂荒晦絕遠之地不必至海水也走馬吠犬今北地之大犬也。盧文

昭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注走馬下當有脫文先謙案謝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注地字各本脫據宋台州本增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會青丹干焉

然而中國得而財之。

謂大鳥羽齒象齒犀兕之革會青銅之精可鑽畫及化黃金者出蜀山越嶺貢雍州球琳珎珎孔云石而似玉者爾雅亦云西北方之美者有球琳珎珎珎皆出西方此云南方者蓋南方亦有也。王念孫曰揚前說以丹干為丹砂未知是否後說以干為珎珎非也珎珎不得但謂之珎正論篇云加之

以丹珎重之以會青犀象以為樹珎珎龍茲華觀以為實丹。東海則有紫絃魚鹽焉。然而中國

得而衣食之。紫紫貝也法未詳字書亦無絃字當為紫郭璞賦曰石蚌應節而揚施注云石蚌龜形者則生花蓋亦蚌蛤之屬今案本鼓謂之石蚌明陶云俗傳是紫貝定小異附石生大者如手

明耀五色內亦含珠古以龜貝為貨故曰衣食之蚌居性反。盧文弨曰注法元刻作蚶同今從宋本王引之曰下文云中國得而衣食之則紫絃為可衣之物魚鹽為可食之物較然甚明紫與此通管子輕重丁篇昔萊人善

染練苴之於萊純蠶縞緩之於萊亦純縞也其周中十金是東海有紫之證絃當為給右傍谷字與去相似（給之譌絃猶御之譌却也說見榮辱篇）葛精曰縞曰給（周南葛覃傳）禹貢青州厥貢鹽絃海物惟錯有絃

則有給矣管子輕重丁篇東方之萌帶山負海魚鹽之萌也治葛縷而為食言以葛為絃給也是東海有給之證紫與給皆可以為衣故曰中國得而衣之揚注大說

鹿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禹貢梁州貢熊羆狐貉織皮孔云貢四獸之皮織皮今之屬也旄旄牛尾文旄謂染之為文絃也

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斷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故

虎豹為猛矣。然君子剝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

用。物皆盡其美而來為人用也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飾謂身服養謂衣食夫是之謂大神。

能變通裁制萬物故曰大神也。郝懿行曰釋詁神者治也然則大神謂大治猶禮運云大當也揚注以變通裁制萬物為言亦即大治之意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

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詩周頌天作之篇荒大也康安也言天作此高山使與雲雨大

以類行雜。得其統類則不患於雜也以一行萬。行於一人則萬人可治也皆謂得其樞要也始則終。終則始。若環之無

端也。舍是而天下以衰矣。始謂類與一也終謂雜與萬也言以此道為治終始不窮無休息則天下得其次序舍此則亂也衰初危反。王念孫曰始終二字泛指治道

而言下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義亦同也始非謂類與一終亦非謂雜與萬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

者禮義之始也。始猶本也言禮義本於君子也為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言禮義

為本君子以習學為本貫習也積重之謂學使委積重多也致極也好之言不倦也。王引之曰君子之始也之始二字蓋涉上三之始而衍此言禮義為治之始而為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則君子也故君子又為禮義之

始下文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仍是此意此承上文君子為禮義之始而申言之則君子下不當更有之始二字楊云君子以積學為本則所見本已衍此二字故天地生君子君子

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參謂與之相參共成化育也摠領也。盧文昭

曰俗本又有要也二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是之謂至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夫

是之謂大本。始則終終則始謂一世始言上下尊卑人之大本有君子然後可以長久也。盧文昭曰注謂一世始句有誤疑當作謂治世也故喪祭朝聘師

旅一也。此已下明君子禮義之治為之制喪祭朝聘之禮所以齊一民各當其道不使淫放也下一之義皆同。盧文昭曰注之治舊作之始譌王引之曰師旅二字後人以意加之也此言祭祀賓客喪紀之

事而師旅不與焉故楊注但言喪祭朝聘而不言師旅則本無師旅二字明矣。貴賤殺生與奪一也。使民一於沮勸君君臣臣父父子

兄兄弟弟一也。使人一於恩義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一也。使人一於職業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生謂滋長知謂性識禽獸有知而無義。郝懿行曰

也詩曰樂子之無知此草木有生無知之說也曲禮曰禽獸無禮故此父子聚處此禽獸有知無義之說也楊注知謂性識是已蓋因有性識然後有匹偶故此二義兼之乃備人有氣有生有

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亦且者言其中亦有無義者也。盧文昭曰亦且二字乃謂異於禽獸注誤力不若牛走不

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人何以能羣曰分。無分則爭爭

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言分義相須也義謂裁斷也。謝本從盧校作曰以義盧文昭曰正文曰以義元刻無以字王念孫曰元刻無以字（宋

龔本同）是也曰義與曰分對文（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亦以曰義對曰仁曰財）則不當有以字宋本有以字者涉上兩以字而衍先譌案元刻是今依王說改和則

一。一則多力。多力則疆。疆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物不能害所以安居故序四時。

裁萬物。先謙案裁亦成也。說見非十二子篇。兼利天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以有分義故能治天下也故人生

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

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謂

之弟。能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使下謂之君。能以皆謂能以禮義也君者。善羣也。善能使人為羣也羣

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羣生皆得其命。安其性命故養長時則六

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殺生政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聖王之制也。時謂有常服謂為之

使。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鼈鼉魚

鱉。鱣鱠孕別之時。別謂生育與母分別也。國語里革諫魯宣公曰魚方別孕。韋昭曰自別於雄而懷子也。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

生。不絕其長也。毒藥毒魚之藥。周禮雍氏禁澤之沈者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

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汙。停水之處。謹嚴也。故魚鼈優多而百

姓有餘用也。用謂食足之外。可用貿易。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

山無草。木曰童。聖王之用也。用財上察於天。下錯於地。順天時以養地。財也。錯于故反。塞備天地之間。加施

萬物之上。言聖王之用使天地萬物皆得其所。王引之曰塞備二字義不相屬。備當為滿字之誤也。備字俗書作備。滿字俗書作滿。二形相似。故傳寫多譌。管子鬪言篇文武具備。今本備譌作滿。塞

備天地之間。即承上上。察於天下。錯於地而言。微而明。短而長。狹而廣。言用禮義故所守者近所及者遠也。神明博大以至約。言用禮義

治化雖神明博。大原其本至簡約也。先謙案。詳文義以當為。而與上三而字相配。反復言之。故曰。一與一是為入者。謂之聖人。一與一動皆一也是

此也以此爲人者則謂之聖人也。先謙案與讀爲舉（見下王注）上言以一行萬是上之一也喪祭朝聘師旅諸事皆所以一民是下之一也以上之一舉下之一故曰一舉一富國篇云故曰上一則下一矣義可互證揚

序官。

謂王者序官之法也。先謙案樂論篇云其在序官也曰修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

者疑皆篇名應與下文離折經傳寫雜亂不可考矣。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宰應宰爵主掌也饗食饗宴

人皆掌犧牲一曰爵官爵也言膳宰之官爵掌犧牲之事者也。俞樾曰楊注二說皆未安以爵爲主掌則既言

主掌不必更言知矣以爵爲官爵則下文司徒司馬何獨不言爵乎今以下文例之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

數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上二字皆官名則宰爵二字亦官名也周官天官序官鄭注曰宰主也然則宰爵

者主爵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秦官之有主爵殆本於古之宰爵乎其所掌爲列侯故賓客

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無不與知考主爵中尉所屬有掌畜令丞正合古制矣學者徒以周官之膳宰說此文遂失其解。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百宗百

郭謂其小大也立器所立之器用也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立器言。司馬知師

五方器械異制皆知其數不使作奇伎奇器也。先謙案注奇器各本奇作之據宋台州本改正。旅甲兵乘白之數。周禮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亦謂之乘以其

徒猶今之白丁也或曰白當爲百人也。郝懿行曰乘白似不成文白蓋甸字形近之譌周禮四丘爲甸注云

甸之言乘詩曰維禹甸之甸即乘也故此言乘甸矣劉台拱曰管子乘馬篇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又七法篇以教

卒練士擊毆聚白徒尹注云白徒謂不練之卒無武藝呂氏春秋決勝篇斷輿白徒高注云白衣之徒王引之曰

白丁白徒皆不得但謂之白竊謂白與伯同逸周書武順篇五五二十五曰元卒（此以二十五人爲卒與周官

脩憲命。

脩憲法之命所以表示人也謂若以審詩商。詩商當爲誅賞字體及聲之誤

也隱元年傳繕甲兵具卒乘彼言甲兵卒乘猶此言甲兵乘伯也作白者借字耳（史記伍子胥傳伯嚭吳越秦

秋作白喜古鐘鼎文多以白爲伯）乘乃車乘之乘非四丘爲甸之甸或謂白爲甸之譌尤非（乘可言數甸不

可言數乘甸之數）則尤不成語。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之類也。故樂論篇曰其在序官也修憲

命審誅賞謂誅賞其所屬之功過者或曰詩謂四方之歌謠商謂商聲哀思之音如審威之悲歌也。盧文弨曰

注中謂誅賞三字各本皆脫今案文義補王引之曰商讀爲章章商古字通（樂誓我商賚女商徐邈音盧呂氏

春秋勿禁邪音息淫聲語意略與此同則詩商非誅賞之誤明矣且誅賞非太師之職而商賞聲相近樂論篇之

詩商命禁邪音息淫聲語意略與此同則詩商非誅賞之誤明矣且誅賞非太師之職而商賞聲相近樂論篇之

誅字迅轉是後人所改揚謂該賞其所屬之功過者曲爲之說耳（禁淫聲。周禮大司樂禁其淫聲慢聲鄭云淫聲鄭衛之音也）陳說同又云詩章雅也淫聲夷俗邪音也審之禁之使不亂也）

時順脩。謂不失其時。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大師之事也。夷俗謂蠻夷之樂。雅正聲也。大師樂官之長大讀曰太。

脩隄梁。隄所以防通溝澮。溝澮皆所以通水。周禮十夫之田有溝。溝上有道。鄭云溝廣深各四尺。澮廣二尋。深二仞也。行水潦。行也。下孟。安水臧。使水歸其壑。安謂不使漏溢臧才復反。以時決塞。早則決之水則塞。歲雖凶敗水旱。使民有所

耘艾。司空之事也。艾讀爲刈。相高下。視肥瘠。序五種。高下原隰也。五種黍稷豆麻麥。觀其地所宜而種之。境苦交反。省農

功。省觀也。觀其勤惰而勸之。謹蓄藏。謹以時順脩。使農夫樸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使農夫敦朴。它能也。治田田破也。郝懿行曰。樸與朴異。樸木素也。樸力寡能謂力作樸素技能寡少。故專治於田事。脩火憲。不使非時焚山。澤月令二月無焚山。林鄭注。周禮憲表也。主表其刑禁也。養山

林藪澤草木魚鼈百索。百索上所索百物也。郝懿行曰。索者求也。百物供民求索皆是。注以索爲官國篇曰。葷菜百蔬。魯語曰。能殖百穀百蔬。作素者。借字耳。月令曰。取蔬。食管子。禁藏篇曰。果處素食是蔬。素古字。通楊望文生義而非其本旨。以時禁發。禁謂爲之厲禁。發謂許民採取。

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之事也。屈竭也。虞師周禮山虞澤虞也。順州里。使之和順。定廛宅。廛謂市內宅。謂邑內居也。定其分界不使相侵奪也。郝懿行曰。廛宅皆謂邑里之居。在市曰廛。此以廛宅並言。則廛在市宅在邑。養六畜。勸人養之也。閒樹藝。樹藝種樹及使疏密得宜也。郝懿行曰。閒更代也。樹藝者五穀也。閒代謂田分上中下三等。歲一易之。三歲而編更代休。息美惡同之。詳見周禮地官及漢食貨志。王念孫曰。閒與閑同。爾雅。閑習也。謂習樹藝之事也。先謙案。王說是。

勸教化。趨孝弟。勸之使從教化。趨之使敦孝弟。趨讀爲促。以時順修。使百姓順命。安樂處鄉。鄉師之事也。鄉師。公卿也。周禮鄉老二鄉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論百工。論其巧拙。月令曰。物勒工名。以審時事。考工記曰。天有時。地有

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月令曰。監工。辨功。功。謂器之精好者。苦謂濫。惡者。韋昭曰。功。堅苦脆也。尙完利。完。堅也。利。謂便於用。日。號。毋悖於時。皆審其時之事也。惡者。韋昭曰。功。堅苦脆也。尙完利。若車之利。轉之類也。便

備用。使雕琢文采不敢專造於家。工師之事也。專造私。相陰陽。相視也。陰陽謂數也。占。侵

荀子集解 卷五 王制篇第九

兆。占卜候也。侵陰陽相侵之氣赤黑之侵是其類也。兆謂龜兆或曰兆萌兆謂望其雲物知識之吉凶也。鑽龜陳卦。鑽龜謂以火熬荆華灼之也。陳卦謂撰著布卦也。主攘擇

五卜。攘擇攘除不祥擇取吉事也。五卜洪範所謂曰用曰靈曰蒙曰騷曰剋言兆之形也。知其吉凶妖祥。偃巫跛擊之事也。擊讀為嘒男巫也。古

者以廢疾之人主卜。筮巫祝之脩探清。脩其探清之事探謂探去其穢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惡也。事故曰偃巫跛擊胡狄反。周禮蜡氏掌除鬻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也。俞樾曰探乃

探字之誤方言曰塚秦晉之閒清之塚是也。清者說文广部廟清也。急就篤屏廟清滌土壤字亦作團玉篇口部團團也。蓋墟墓之閒清濁之處皆穢惡所積聚故必以時修治之也。楊注非

平謹盜賊。謹嚴禁也。周禮野廬氏職曰有相窺者誅之。平為保也。室逆旅之室平其室之法皆不使容姦人若今五

之為室謂廬舍如市樓候館之屬是也。肆謂塵肆如聚帛牛馬各有行列是也。故下途云以時順脩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事見周禮地官。以時順修使賓旅安而

貨財通。商省聲今通用商字考工記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鄭注曰商旅販賣之客也。月令曰易

關市來商旅納貨賄故曰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王霸商商旅安貨財通是其明證矣。今本

貨財通誤作貨通財。今經傳以商代賈商行而賈途廢此賈字若不誤為賈則後人亦必改為商矣。治市

之事也。此皆周禮野廬氏之職今云治市蓋七國時設官不同治市之官兼掌道路不必全依周禮制據當時職事言之也。拊急禁悍。拊當為析急當為慝已解

上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變。姦邪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正

法則兼聽而時稽之。稽計也考也。周禮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也。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

時慎脩。使百吏免盡。而衆庶不偷。冢宰之事也。虛文昭曰自度其功勞下至末各本皆無注文脫耳免盡之免與勉同。僕書

與勉同。盡勉皆勉也。勉與偷對文。君道篇曰賞免罰偷。今本免為作克辯見君道。論禮樂正身行

廣教化。美風俗。兼覆而調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

下。振毫末。先謙案言雖毫末之微必振而起之正論篇云一物失稱亂之端也。此荀子論治之要。使天下莫不順比。從服。天王之事

也。故政事亂則冢宰之罪也。國家失俗則辟公之過也。天下不一。諸侯俗

反則天王非其人也。

具具而王。具具而霸。具具而存。具具而亡。先謙案與上文知此三具者相應具具者王霸存亡之具畢具也王霸篇云然後養五

蒸之具具也句義與此同用萬乘之國者。威疆之所以立也。名聲之所以美也。敵人之所以

屈也。國之所以安危滅否也。制與在此。亡乎人。王念孫曰與讀為舉一說見經義述聞禮運一舉皆也亡不在也一說見經

義述聞穀梁傳僖三十一年言其制皆在此而不在乎人也下文制與在我亡乎人同王霸安存。危殆滅亡。制與在我。亡乎人。夫威

疆未足以殆鄰敵也。名聲未足以縣天下也。先謙案縣天下言能縣衡天下為四海持平也說詳疆國篇則是國

未能獨立也。豈渠得免夫累乎。盧文昭曰案集與處同天下脅於暴國。而黨為吾所不欲

於是者。日與桀同事同行。無害為堯。先謙案方言黨知也楚謂之黨吾所不欲即謂脅於暴國也於是時而侈知為吾所不欲與桀同事而無害

為堯為時晚矣功名安危所繫當在國家閒暇之日也掌堯桀者聖君暴君之極也議兵篇以桀詐堯天論篇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正論篇有執辱無害為堯有執榮無害為桀並堯桀對舉是非功名

之所就也。非存亡安危之所墮也。俞樾曰墮字義不可通當作隨字之誤也隨從也言非存亡安危之所從也功名之所就

存亡安危之所墮。必將於愉殷赤心之所。郝懿行曰殷者感也言全感之日孟子所謂國家閒暇及是時明政刑之日也下殷之日同

先謙案釋詁愉樂也愉殷者當殷感之時而愉樂素問風論注赤者心色也赤心者本心不雜貳禮記檀弓疏所謂處所下同誠以其國為王者之所亦王。以

其國為危殆滅亡之所亦危殆滅亡。殷之日。案以中立。無有所偏而為縱

橫之事。偃然案兵無動。郝懿行曰此云案以下云安以安案字亦同苟書多用安案為語助辭如它書焉字於字之例唯案兵之案與按同按者抑也止也縱橫當作從衡古

書皆然苟書亦必作從衡俗妄改之先謙以觀夫暴國之相卒也。俞樾曰卒當作粹國語晉語戎夏交粹章注曰粹交對也彼云交

粹此云相粹義正同案平政教。審節奏。砥礪百姓。為是之日。而兵剽天下勁矣。先謙案此句與下名聲

劃天下之美矣。相配為文。動案然修仁義。仇隆高。正法則。選賢良。養百姓。

俞樾曰。然術字案乃語詞上。

上當有之。字劃讀與專同。文云案平政。教審節。奏砥。為是之日。而名聲劃天下之美矣。權者重之。

先謙案。下兵勁名聲美皆承上言。

之此云權者重之上。兵者勁之。名聲者美之。夫堯舜者一天下也。不能加毫末於

是矣。先謙案。夫猶彼也。言如此則彼堯舜所以一天下無以加之。權謀傾覆之人退。則賢良知聖之士。案自進矣。

刑政平。百姓和。國俗節。則兵勁城固。敵國案自誦矣。務本事。積財物。而勿

忘棲遲辭越也。盧文昭曰。辭越即屑越後同。是使羣臣百姓皆以制度行。則財物積。國家案

自富矣。二者體此而天下服。暴國之君。案自不能用其兵矣。何則。彼無與

至也。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也。歡若父母。好我芳若芝蘭。

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彼人之情性也。雖桀跖。豈有肯為其所惡賊

其所好者哉。彼以奪矣。郭嵩燾曰。承上文王奪之人言。彼所有之人已為我奪也。故古之人有以一國取天下

者。非往行之也。脩政其所莫不願。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故周公南征

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孰能有與是鬪

者與。謝本從盧校作。孰能王引之曰。孰字義不可通。當是孰字之誤。孰就字相似。又補校云。呂本就正作孰。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本。安以其國為是者。王。殷

之日。安以靜兵息民。慈愛百姓。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安謹募選。閱材伎

之士。然後漸賞慶。以先之。嚴刑罰。以防之。擇士之知事者。使相率貫也。是

以厭然畜積修飾。而物用之足也。先謙案。厭然猶安然。說見備效篇之字衍。兵革器械者。彼將日日

以厭然畜積修飾。而物用之足也。先謙案。厭然猶安然。說見備效篇之字衍。兵革器械者。彼將日日

暴露毀折之中原。盧文昭曰日日元刻作日月下並同我今將脩飾之。拊循之。掩蓋之。於府庫。貨

財粟米者。彼將日日棲遲辭越之中野。我今將畜積并聚之於倉廩。材技

股肱健勇爪牙之士。彼將日日挫頓竭之於仇敵。我今將來致之。并閱之。

砥礪之於朝廷。如是則彼日積做。我日積完。彼日積貧。我日積富。彼日積

勞。我日積佚。君臣上下之間者。彼將厲厲焉。日日相離疾也。我今將頓頓

焉。日日相親愛也。先謙案莊子人間世釋文厲疾也重言之曰厲厲頓讀曰敦詩頓頓猶敦敦相親厚之敦丘是其證禮樂記敦樂而無憂注敦厚也重言之曰敦敦頓頓猶敦敦相親厚之

也。以是待其做。安以其國爲是者霸。立身則從傭俗。事行則遵傭故。進退

貴賤則舉傭士。盧文昭曰句郝懿行曰傭與庸同庸者常也詩云吳天不備韓詩作庸是庸傭通下云則庸寬惠此庸訓用之所以接下之人百

姓者。則庸寬惠。先謙案荀書多以之爲其富國篇以奪之財以奪之食以難其事二之字與其連文亦訓爲其王霸篇之所與爲之者之人以下二之字同如是者則

安存。盧文昭曰僅免於危亡而已立身則輕樞。事行則觸疑。進退貴賤則舉佞悅。郝懿行曰樞與苦同謂隱惡

也。觸者明也。謂喜明察而好狐疑也。悅與脫同。亦與悅同。謂喜近小人也。脩身篇有佞悅之字。則悅與兌同。當訓爲悅。謂諛佞容悅也。先謙案悅蓋兌字。後人加入旁耳。說見脩身篇。之所以接下

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王念孫曰呂本作好取侵奪錢本無取字盧從呂本案取與侵奪意複且不詞作好侵奪者是也上文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

惠。句法正與此同。先謙案富國篇云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可見荀書自有此語。如是者危殆。立身

則僑暴。事行則傾覆。進退貴賤則舉幽險詐故。盧文昭曰宋本有一人字衍元刻無先謙案故亦詐也說見王霸篇之

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用其死力矣。而慢其功勞。好用其籍斂矣。而

忘其本務。如是者滅亡。此五等者。不可不善擇也。王霸安存危殆滅亡之

具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之者王。不善擇之者亡。夫王者
之與亡者。制人之與人制之也。是其爲相懸也亦遠矣。盧文弨曰篇末自具具而
王至此文義淺難當是殘脫
之餘故
不注耳

荀子集解卷六

富國篇第十

萬物同宇而異體。同生字內。形體有異。無宜而有用。雖於人無常定之宜。皆有可用人之理。必在理得其道使之不爭。然後可以富國也。先謙案。盧王

本注用下無人。字是各本衍。為人。數也。王念孫曰。無宜而有用。為人為一句。數也。為一句。為讀曰于。為于二字古

數也。數也。云者。猶言道固然也。呂氏春秋。壅塞。講察。不勝。聚數也。高注。數道。數也。數也。與下文生也。對文。楊以為。為人。數也。四字。連讀而下。屬為義。故失之。人倫竝處。同求而異

道。同欲而異知。倫類也。竝處。羣居也。其在人之法。數則以類。羣居也。同求。異道。謂或求為善。或求為惡。此人之性也。生也。王念孫曰。生讀為性。故楊注云。此人之性也。生也。二字

本在楊注倫類也之上。今本誤在楊注下。與下文相連。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知愚分。可者。遂其意之謂也。執同而知

異。行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禍患也。窮極也。奮謂起而爭競也。說讀為悅。若縱其性情而無

分則民心奮起爭競而不可悅服也。如是。則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功名之立。由於任智。功

名未成。則羣象未縣也。有功名者居上。無功名者居下。然後羣象縣。羣象未縣。則君臣未立。

也。既無縣。則未有君臣之位也。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無上下相制。則天下之害生於各縱其欲也。先謙案。承

上縱欲不窮。申言之。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同物。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是賢愚同有此情也。無君上

之制。各恣其欲。則物不能贍。故必爭之也。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技工也。一人君上也。言百工所成之衆物。以養

此言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耳。注非。而能不能兼技。雖能者亦不兼其技。功使有分也。謂梓匠輪輿。各安其業。則治雜之則亂也。人不能兼官。皆使專

不二事也。謂若夔典樂。稷播種之類也。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分。則爭。不相待。遺棄也。窮。謂為物所困也。此言不羣。則不可羣。而無分亦不可也。

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羣矣。此已上皆明有分則能羣，然後可以富國也。疆脅

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違上，少陵長，不以德為政。德謂教化使知分義也。如是，則老弱有失

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矣。老弱不能自存，故憂失養壯者以力相勝，故有分爭也。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

也。職業無分。事業謂勞役之事，人之所惡，職業謂官職及四人之業也。必使各供其職，各從所務，若無分則莫不惡勞而好逸也。如是，則人有樹事之

患，而有爭功之禍矣。樹立也。若無分，則人人患於樹立。已事而爭人之功，以此為禍也。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合配也。分謂人各有偶也。

婚姻媾內，送逆無禮。媾之，父為婚，婿之父為姻。言婚姻者，明皆以二人之命也。聘問名也。內，諺曰：納入詩作平聲。媾，媾。納，婦也。送，送女逆親迎也。盧文弨曰：媾，說文問也。匹，正切。廣韻云：娶也。後人

入詩作平聲。媾，媾。納，婦也。送，送女逆親迎也。盧文弨曰：媾，說文問也。匹，正切。廣韻云：娶也。後人分也。知如字。知者謂知治道者。又讀為智。皆通。如是，則人有失合之憂，而有爭色之禍矣。失合謂喪其配偶也。故知者為之

足國之道。明富國之術也。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裕謂優饒也。善臧其餘，謂雖有餘不耗損而善藏之。盧文弨曰：臧，古藏字。正文從古注以今

文解之。揚氏往往如此。先謙案：羣書治要句末有也字。節用以禮，裕民以政。以禮謂取用不過度，以政謂取之有道也。彼裕民故多餘。優饒務於力作，故多餘也。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易謂耕墾平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所出穀實多也。

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法取謂什一也。以禮節用謂不妄耗費也。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臧

之。以言多之極也。夫君子奚患乎無餘？以墨子憂不足。先謙案：羣書治要句末有也字。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

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名實皆美。此無它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

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穢。貧則力不足，耕耨失時也。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

不得其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節用之。謝本從盧校節作而。盧文弨曰：元刻作無禮節用之。王念孫

曰元刻是也。上文云：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楊注以禮節用謂不妄耗費也）與此三句正相反，是其證。羣書治要正作以無禮節用之。（呂錢本世德堂本同）先說案王說是今從元刻。則必有

貪利糾譎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糾察也。譎，殺人罪也。音矯。王念孫曰：糾收也。譎讀為矯。音矯。取也。言貪利而收取之。此無它故

也。傳二十四年左傳注云：糾收也。方言云：擗，擗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取物之上，謂之擗。擗，淮南要略覽取擗擗高注云：擗取也。即上文之好取侵奪也。楊注於貪利外，別生支節矣。

焉。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弘覆如天，又順於德是乃所以

寬裕汝身，言百姓與足，君孰不足也。盧文弨曰：宋本文弁引不廢在王庭句注無解。今依元刻去之。注百姓與足二句，又見第二十卷注中，不必定依今論語改此文。禮者，貴賤有等。

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稱尺證反。盧文弨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先謙案上言裕民以政下結云夫是之謂以政裕民，應為一段。舊本是

也。今正。故天子袿袴衣冕。袿，古朱字，纁與袿同。畫龍於衣謂之袿。朱袿以朱為質也。衣冕，猶服冕也。諸侯玄衾衣冕。謂上公也。周禮

而如下如王大夫裨冕。衣裨衣而服冕謂祭服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裨之服也。言卑也。以事尊卑服之諸侯以下亦服焉。驚冕，綺冕皆是也。士皮弁服。皮弁

為之積備，辟也。辟，登其腰中，故謂之素積也。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

則必以禮樂節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君子用德，量地而立國。謂若王制天子之縣

內九十國也。計利而畜民。謂若周制計一鄉地利所出畜萬二千五百家。度人力而授事。謂若一夫受田百畝。使民必勝事。事

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百用，雜用養生送死之類。出財也。入入利也。揜，覆蓋也。出入相揜，謂量入為

出使覆蓋不致絕也。王念孫曰：爾雅曰：揜，同也。周頌執競傳曰：必時臧餘，謂之稱數。足用有餘，則以時臧之。故自天子通於庶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

無幸位，民無幸生。此之謂也。上下所為之事皆以稱數推之，故無微幸之徒。無德而祿謂之幸位。惰游而食謂之幸生也。輕田野之稅

平關市之征。平，猶除也。謂幾而不征也。省商賈之數。省，減也。謂使農夫衆也。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

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此以政優饒民之術也。先諫案羣書治要句未有也字

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窮故無分者。人之

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本當為大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樞戶改

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美謂美其有分。盧文昭曰美之安之貴之三之字皆謂人君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

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以分割制之

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美謂聚寵惡謂刑戮厚薄貴賤也在位則佚樂百姓則劬勞也。王念孫曰下二句本作或佚樂或劬勞美與

惡對厚與薄對佚。樂與劬勞對今本樂上勞上又有兩或字即涉上文而衍據楊注云在位則佚樂百姓則劬勞則正文本作或佚樂或劬勞明矣羣書治要同

非特以為淫泰。夸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仁謂仁人也言為此上事不唯使人瞻望自為夸大之聲將以明仁人乃得此文飾言至貴也通仁人乃得此

順從言不違其志也。俞樾曰聲字衍文荀子原文蓋作非特以為淫泰夸麗也因也字誤作之後人妄加聲字耳下文云非特所以為淫泰也句法與此同是其證先諫案此言先王將欲施仁於天下必先有分割等異乃可以明其文而通其順若無分割等異則無文不順即仁無所施矣楊注非

故為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玉謂之鏤亦謂之琢木謂之刻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亦與白謂之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不求使人觀望也古亂反。盧文昭曰不求其觀言非以此為觀美也

為之鍾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和謂和氣餘謂過度而作

鄭衛。為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溼。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德謂君上之德輕重尊卑也外

謂峻宇雕牆之類也。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璽璽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詩大雅棫樸之篇相質也

臺臺黼勉之貌言雕琢為文章又以金玉為質勉力為善所以綱紀四方也與詩義小異也

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重多也。直用反。非特以為淫泰也。固以為王天下。先諫案王天下王字無義此自屬人君

言不得更言王天下王當爲一字之誤也儒效王制王霸君道諸國諸篇屢言一天下非十二子篇云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下語意正與此同亦作一天下尤其明證

治萬變材萬

物材與裁同。先謙案非十二子儒效王制富國諸篇並義推之兼利是也利制形近而譌王霸篇云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揚注射衍字耳制利因相似誤衍節其證爲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

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爲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也。知讀爲智。先謙案羣書治要兩知字並作智誠

美其厚也。故爲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也。厚恩厚也。出死謂出身致死。斷猶判也。言判其死亡也。覆蓋蔽

也。斷丁亂反。盧文昭曰正文末一也字各本俱缺。今依上下例增。先謙案宋台州本不缺也。字羣書治要同。

誠美其德也。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

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也。有德者宜備藩衛文飾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天帝也親

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愉歡也。王念孫曰愉讀爲愉。愉上當有不字。出死斷亡而不愉者民皆死其君事而不愉生也。揚所見本已脫不字。故誤

以愉爲歡。愉之愉下文爲之出死斷亡而愉。愉上亦脫不字。王霸篇曰爲之出死斷亡而不愉。羣書治要引作不愉。足正此篇之誤。揚不知愉爲古愉字。反以不爲衍文。謬矣。說文愉。薄字本作愉。從心。俞聲。爾雅。佚愉也。小雅鹿鳴傳。作挑愉也。周官大司徒。則民不愉。桓七年。公孚傳。注則民不愉。坊記。注不愉於死亡。釋文。並音愉。漢繫陽令楊君碑。不愉。祿求趨亦與愉同。唐鳳山有極篇。他人是愉。鄭箋。愉讀爲愉。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欲色區然。以愉逸。周書。愉作愉。經傳中愉字。或作愉者。皆後人所改也。此篇無它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

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是謂可其意也。言百姓所得者多。故親愛之也。先謙案羣書治要有也字詩曰。我任我輦。我車

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此之謂也。詩小雅黍苗之篇。引此以明百姓不憚勤勞。以奉上也。鄭云集猶成也。蓋猶皆也。轉輻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犂牛者。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以歸矣。盧文昭曰。注末宋本作云。可歸哉。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君子以德。庶下故力。百姓以力。事上也。

者德之役也。力爲德。所使役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百姓雖有力。待君上所使。然後有功也。王念孫曰。如揚說。則功上須加有字。而其義始明。今

察力者功也（論語曰管仲之力也）待之而後功功者成也言百姓之功待君而後成也下文曰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和聚安長與功相對為文是功為成也爾雅曰功成也大戴禮感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為有功周官彙人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鄭注曰功成也管子五輔篇曰大夫任官辨事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材官修身成材也莊子天道篇曰帝王無為而天下功力無為而天下成也先謙案王說辨矣然此功字不訓成王訓功者待之而後有功也有功為功荀書自有此語以力力者德之役也二力字又豈能訓為功乎今案待之而後功者待之而後有功也有功為功荀書自有此語王霸篇事至佚而功疆國篇不煩而功君道篇君子黨不動而功臣道篇辰然後功下文使而功及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義並與此同 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

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執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皆明待君

上之德化然後無爭奪相殺也。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歡。少者以長。老者

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古者有此語引以明之也。今之世而不然。而猶則也。

見釋 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

苛暴也征亦稅也苛關市之征出入賣買皆有利也使貨不得通流故曰難其事 不然而已矣。不唯如此而已。有挾挈伺詐權謀傾覆以

相顛倒以靡傲之。有讀為又持挾其事挾挈其過伺候其罪詐偽其辭顛倒反覆也靡盡也傲放也或曰靡讀為靡靡散也傲盡也。盧文昭曰案禮記少儀國家靡傲釋文亡皮切正義

亦不靡 散一訓 百姓曉然皆知其汗漫暴亂而將大危亡也。汗漫皆穢行也。漫莫半反。是以臣或弑其

君。下或殺其上。弼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它故焉。人主自取之。弼其城謂

以城降人以為己利節忠節也此皆由上無恩德故下亦傾覆之。先謙案羣書治要句末有也字 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詩大雅

篇之

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先謙案此明分與上明分使羣同義。掩地表畝。掩地謂耕田使土相掩表明也謂明其經界使有畔也。王引之曰

掩地二字義不可通掩疑擦之譌說文擦理也（廣雅同）一切經音義十四擦力條反通俗文云理亂謂之擦理今多作料量之料字也（以上一切經音義）擦地表畝謂理其地表其畝也擦字俗書作擦與掩相似而誤

掩地二字義不可通掩疑擦之譌說文擦理也（廣雅同）一切經音義十四擦力條反通俗文云理亂謂之擦理今多作料量之料字也（以上一切經音義）擦地表畝謂理其地表其畝也擦字俗書作擦與掩相似而誤

楊云掩地謂耕田使土相掩迂回而難逼矣

刺中殖穀

束絕也少古草字

多糞肥田。是農夫衆庶之事也。守時力

民。守時敬授人時。力民使之效力。

進事長功。進其功業長其功利

和齊百姓。使人不偷。是將率之事也。

將率猶主領也若今

宰守。俞樾曰此言足天下之道前後皆言農事而此云是將率之事揚注曲爲之說未爲得也蓋古之爲將率者其平時即州長黨正之官周官州長職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鄭注曰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因爲帥帥賈疏曰云因爲帥帥者若衆屬軍吏別有軍史掌之何得還自掌之故知因爲帥帥也但在鄉爲州長已管其民在軍還領已民爲帥帥即是因內政寄軍令也又黨正職注曰亦於軍因爲旅帥族師職注曰亦以軍因爲卒長以是推之閭胥即爲兩司馬比長即爲伍長夏官序官疏曰閭胥以下雖不言因爲義可知是也此云將率即指州長黨正之屬從其在軍之名而稱之曰將率正見內政軍令之可通揚注未達

斯旨。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孰。是天下之事也。是天下豐穰之事非由人力也。王念孫曰天下之事當作天之事不旱不水寒暑和節此皆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爲故曰是天之事正對下文是聖君賢相之事而言今本天下之下乃涉上文下者而衍揚曲爲之說非若夫

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水旱。使百姓無凍餒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盧文弨曰此下宋本提行今案當連爲一條墨子之言。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王念孫曰昭昭小也。中庸今夫天斯昭昭之多鄭注昭昭猶取取小明也淮南繆稱篇昭昭乎小哉。言墨子之所見者小也故下文曰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非公共之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益。一歲而再獲之。蓋當時以盆爲量考工記曰盆實二鬴墨子曰子墨子弟子仕於衛而反子曰何故反曰與我言而不當曰待汝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獲讀爲獲。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一本一株也鼓量也禮記曰獻米者操量鼓數以盆鼓謂數度以盆量之也言然後者謂除五穀之外更有此果實然後葦菜百蔬以澤量。葦辛菜也疏與蔬同以澤量言滿澤也猶谷量牛馬然後六畜禽獸。一而

剝車。剝與專同言一獸滿一車龍鼉魚鼈鱓鱣。以時別。一而成羣。別謂生育與母分別也以時別謂不天其生使得成後也一而成羣言每一類

者土相見禮夜侍坐問夜膳葦請退可也鄭注葦辛物蔥薤之屬食之以止風

玉簾膽於君有葦桃蒯注云葦薑及辛菜也然則葦菜先於百蔬固有說矣

然後六畜禽獸。一而

剝車。一獸滿一車。龍鼉魚鼈鱓鱣。以時別。一而成羣。

其生使得成後也。一而成羣言每一類

者土相見禮夜侍坐問夜膳葦請退可也鄭注葦辛物蔥薤之屬食之以止風

玉簾膽於君有葦桃蒯注云葦薑及辛菜也然則葦菜先於百蔬固有說矣

然後六畜禽獸。一而

皆得成羣然後飛鳥鳧雁若烟海。遠望如烟之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昆蟲蟪蛄蝻施之屬也除大物之外其間

又有昆蟲萬物鄭云昆明也得陽而出得陰而藏之蟲也。盧文昭曰注蟪字誤疑本是蟪字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

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

衣人矣。先謙案宋台州本有衣去聲三字各本無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

計也。先謙案此二句與上文同荀反復申重以明墨之非以文義求之不足上不當有有餘二字此緣上文兩有餘而誤衍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

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

也。則使天下貧。非將墮之也。說不免焉。非將墮毀墨子論說不免如此。先謙案不免者言其實如此也。正論篇云然則以湯武為殺則天下未

嘗有說也。直墮之耳。正與此文對。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諸侯將蹙然衣麤食惡。憂戚而非樂。

樂則人情憂戚。故曰憂戚而非樂也。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瘠奉養薄也。奉養既

薄則不能足其欲。欲既不足則賞何能行乎。言皆由不顧賞也。夫賞以富厚。故人勸勉有勞者而與之。蠶衣惡食是賞道廢也。莊子說墨子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也大。蔽郭云蔽無潤也。義與瘠同。蔽苦角反。墨

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省所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

功勞。謂君臣並耕而食。齋殮而治。若是則不威。不威則罰不行。上下縣隔故得以法臨取若君臣齊等則威不立矣。盧文昭曰舊本正文俱作則賞罰

不行賞字。賞今刪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

賞罰所以進賢而退不肖。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

官也。不可置於列位而廢置也。先謙案上言賢不肖則此能不能就一人所短長言之。解蔽篇云材官萬物注官謂不失其注又云則萬物官矣。注謂各當其任無差錯也。此官字義亦同。注似未晰若

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賞罰不行賢愚一貫故有斯敝也天

賞故有斯敝也。天

下敖然若燒若焦。敖讀爲熬若燒若焦言萬物寡少如被焚燒然墨子雖爲之衣褐帶索。噴菽飲水。惡能

足之乎。噴與啜同惡音烏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先謙案此句文義自在若燒若焦下倒裝文法故先王

聖人爲之不然。知夫爲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

之不足。以管下也。管猶包也不威不強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

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錙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錙與必彫同

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塞猶充也然後衆人徒備官職。漸慶賞。漸進嚴刑

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願欲之舉。在是于也。故其賞

行。舉皆也是于猶言于是言生民所願欲皆在于是也說苑亦作是于也皆知己之所畏恐之

舉。在是于也。故其罰威。其罰可畏賞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

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

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渾渾水貌流如泉源言不絕也渾戶本反汭汭如河海。汭讀爲滂水多貌也暴暴

如丘山。暴暴卒起之貌言物多委積高大如丘山也不時焚燒。無所滅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

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而功。大讀爲泰優泰也使謂爲上之使也可使則有功也謝本從盧校作使有功劉台拱曰使有功當作佚而功形近而譌也王

念孫曰宋呂錢翼本並作使而功元刻作使有功盧從元刻非劉說是也王霸儒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是其

證疆國籙亦云佚而治約而詳下文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正與佚而功相反元刻作使有功者涉注有功而誤先

謙案劉王謂有當爲而是也改使爲佚非也大而富承上萬物得宜言使而功承上賞行罰威言文義甚明不煩

改字正論篇易使則功難使則不功尤爲此使而功明證下文勞苦頓萃言墨道如此非佚

字對文也今從宋本改正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管磬琤琤。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

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之謂也。

詩周頌執競之篇毛云嗶嗶瑤瑤皆聲和貌穰穰也簡簡大也鄭云反反順習之貌反復也。盧文昭

曰管罄瑤瑤元刻作馨箚將將案說文作管馨覺覺今從宋本又注反復也宋本與毛傳合元刻作反復之也非又此處宋本與下分段今不從

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尙

儉而彌貧。非鬪而日爭。

墨子有非攻篇非攻即非鬪也既上失天時下失地利則物出必寡雖尙儉而民彌貧物不能贍雖以鬪為非而日日爭競也

勞苦頓

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

說文云頓下首也萃與頓同上下不能相制雖勞苦頓頓猶將無益也鄭注禮記云愀然變動貌也。王

念孫曰頓如困頓之頓管子版法篇頓卒怠倦以辱之尹注曰頓卒猶困苦王褒洞簫賦桀跖鬻博僇以頓頓頓卒頓萃竝與頓頓同

詩曰。天方薦瘝。喪亂弘多。民

言無嘉。潛莫懲嗟。此之謂也。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薦重也瘝病也。情會也懲止也嗟奈何薦或為荐

垂事養民。

垂下也以上所操持之事下就於民而養之謂施小惠也。盧文昭曰宋本連上條今案當分段俞樾曰垂猶委也說文女部垂委也垂之為委猶垂之為委也爾雅釋言詭譎累也孫

炎曰楚人曰詭秦人曰譎是詭譎疊韻二字義同垂之與委猶垂之與委也垂事養民者委事養民也言委置其事以養民也下文曰進事長功輕非譽而恬失民正與此垂事養民相反又曰垂事養譽不可句以遂功而忘民

亦不可垂事者即所謂垂事養民也遂功者即所謂進事長功輕非譽而恬失民也然則垂事之義可見矣楊注非

拊循之。喁喁之。拊與撫同拊循慰悅之也喁與語同拊循語也也現於佳切下

與語同。郝懿行曰循與拊同拊循者謂撫摩於憐之也現福者王肅廣韻竝云小兒語也上於佳切下烏侯切二字雙聲蓋為小兒語聲慈愛之也史記韓信傳說項王言語喁喁其意正同喁喁即喁喁也

則為之饘粥。夏日則與之瓜瓞。瓞瓞麥飯也丘舉反。郝懿行曰說文粦麥甘粦也急就篇甘小麥性熱大麥味甘又性涼也

以儉取少。頃之譽焉。是儉道也。可以少頃得姦民之

譽。然而非長久之道也。事必不就。功必不立。是姦治者也。姦人為治儉取其譽

儻然要時務民。儻然盡人力貌說文云儻終也要時趨時也務勉強也謂以勞役強民也儻子勞反要一鏡反。郝

說皆非也文選魏都賦儻起李注儻與儻古字通據此儻然即儻然也廣雅釋詁皆聲也文選魯靈光殿賦注引坤蒼云噉噉衆聲也儻然猶噉噉紛雜之意

非譽而恬失民。恬安也言不顧下之毀譽而安然忘於失民也事進矣。而百姓疾之。事雖長進而百姓怨是又不可儉

偏者也。言亦不可苟且偏爲此勞民之事也。先謙案不可二字衍文。上言是彝治者也。此言是又儉偏者也。二語相應。儉偏上不得有不可字。明矣。此緣下文兩不可字而誤。重據揚注所見。本已衍不可二字。

徒壞墮落。必反無功。雖苟求功利。旋即毀壞墮落。必反無成功也。謝本從盧校本。作徒壞盧文弼曰。徒壞元刻作徒壞。先謙案元刻是徒壞墮落。相配爲文。徒者徒之譌耳。今從。

人爲之不然。使民夏不宛暘。使民謂役使民也。宛讀爲藎。暑氣也。詩曰。藎隆蟲蟲。暘傷暑也。或曰。宛當爲奧。篆文宛字與奧字略相似。途誤耳。奧於六反熱也。

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皆謂量民之力。不使有所傷害。事成功立。上下俱富。郝懿行曰。富與福同。古字通。

流水親之歡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焉。忠信調和均辨之

至也。均平均辨明察也。郝懿行曰。辨與偏同。古字通用。荀書辨多同辨。辨宜訓治。揚氏不明假借之義。每以辨別爲訓。往往失之。此辨又爲偏之假借。當訓周備而云明察。其失甚矣。王霸篇治辨之辨。又與辨同。王金孫曰。辨讀爲平。平辨古字通。若堯典平章之爲辨。草平秩之爲辨。秩是也。說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忠與信調和均與辨皆同義。楊以辨爲明察。則與均異義矣。先謙案王說是。

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脩

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自故君國長民已下其義未詳。亦恐脫誤。或曰。累解。累解釋也。言君國長人欲趨時遂功者。若和調而使。累解釋。則民速乎急疾。言效上之急不後時也。若忠信均辨。則民悅乎慶賞。若先責己而後責人。則民畏乎刑罰。累音類。解。佳買反。說讀爲悅。王金孫曰。速乎急疾。威乎刑罰。均皆當有矣字。與說乎賞慶矣。若文竊。懋曰。累解與和調皆二字。平列訓爲。累解釋。非其義矣。儒效篇曰。解果其冠。楊注引說。施蟹螺者。宜禾爲證。竊謂。累解與蟹螺一也。彼從虫。而此否者。書有繁簡耳。蟹螺到爲累解。猶和調亦可云調和也。說施以蟹螺。活邪對文。則蟹螺之義。殆猶平正矣。

二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景嚮。三德謂調和累解。忠信均辨。正己而後爲響。或曰。三德即忠信調和均辨也。

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書康誥懋勉也。言君大明以服下。則民勉力爲和調。而疾速以明效上之急也。盧文弼曰。元刻作惟民其勳懋。和若有疾。與今書同。案注則宋本爲是。今從之。

故不教

荀子集解 卷六 富國篇第十

一三三

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姦民不懲。誅而不賞。則勤屬之民不

勸。屬也者。謂著於事業也。屬之欲反屬。或為厲。王念孫曰。作厲者是也。厲勉也。羣書治要作勸。勸勵即厲之

也。今本厲字。並誤作厲。俗書則本作厲。明矣。厲與屬字相似。而誤。韓子有度。篤厲官威。民詭使。篤上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厲下

也。今本厲字。並誤作厲。楊曲為之說。非。誅賞而不類。則下疑俗儉。而百姓不一。不類不以其類。謂賞不當功。罰

罪苟且求賞也。先謙案。類法也。說見非十二子。故先王明禮義以壹之。致忠信以愛之。

尚賢使能以次之。先謙案。晉語韋注。次行。爵服慶賞以申重之。中亦重也。時其事。輕

其任。以調齊之。時其事。謂使人趨時不奪之。橫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橫與倪同

至之貌也。先謙案。說文。橫。積水池。詩。武夫洗洗。鹽鐵論。繇役。篤引。作武。橫。然。水大

夫。橫。橫是。橫。即洗。借字。說文。洗。水。涌光也。水大則涌。而有光。故以為比。若是。故姦邪不作。盜賊

不起。而化善者勸勉矣。化善化而為善者也。是何邪。則其道易。其政令一。其所

民心。其防表明。隄防。標表。明白。易識。故曰。上一則下一矣。上一則下一矣。要一二作壹貳。辟

之若中木。枝葉必類本。此之謂也。辟讀為譬。與古草字。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

之功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

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

用之者。保社稷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也。王念孫曰。取天下矣。保社稷也。危國家也。本

作取天下者也。保社稷者也。危國家者也。今本或作矣。或作也。又義參差。不協。當依文選五等諸侯論注所引改正。觀國之治亂臧否。至於疆易而端已見矣。易與場同。端首也。見賢遍反。其候微支繆。候斥候也。微巡也。

支線支分線繞其竟關之政盡察。竟與境同盡察極察言無不察也。是亂國已。亂國多盜賊人故用苛察之政也。郭嵩燾曰候繸支線多疑而

煩苦竟關之政察折利而苛細知此之為亂可與言治矣先謙案郭說是揚注淺陋。入其境其田疇穢都邑露是貪主已。露謂無城郭

民貧力不足故露也。盧文弼曰露元刻作路古通用今從宋本王念孫曰揚未解露字之義露者敗也謂都邑敗壞也方言曰露敗也莊子漁父篇曰田荒室露齊策曰百姓罷而城郭露並與此都邑露同義露字或作路又

作路說見管子振罷露下觀其朝廷則其貴者不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不能觀其便嬖則

其信者不慝是閭主已。便嬖左右小臣寵幸者也信者不慝所親信者不慝也主閭故姦人多容也。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

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須孰盡察。俗謂風俗取謂賦斂與謂賜與計數計算也須待也孰精孰也盡察極察也其於計數貨財必待精孰極察然後行言不

簡易急於貪利者也。俞樾曰俗當為屬聲近而譌也下文又曰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屬可證俗字之譌楊氏不據以訂正而曰俗謂風俗失之須字無義乃順字之誤禮論篇曰非順孰脩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亦以順孰連

文是其證順與須形近而誤楊注非其禮義節奏也。芒朝慢楛是辱國已。禮義節奏謂行禮義之節文芒味也或讀為荒言不習孰也輒柔也亦怠

惰之義優與慢同楛不堅固也辱國言必見陵辱也其耕者樂田其戰士安難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禮其

卿相調議是治國已。安難不逃難也。觀其朝廷則其貴者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能

觀其便嬖則其信者慝是明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屬其於貨財取與

計數也寬饒簡易。不汲汲於貨財也。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察是榮國已。陵侵陵言深於禮義也謹

嚴也言不敢慢易也。盧文弼曰案爾雅釋言倭慄也郭云倭倭戰慄釋文云案郭意當作陵然則陵謹義相近郝懿行曰陵慄雙聲慄敬懼之貌與謹義近文選甘泉賦注引服虔曰倭兢恐懼貌也然則倭兢陵謹亦雙聲

字義皆可通釋言倭慄也釋文引坤蒼云倭慄也然倭蓋倭之或體字倭陵又皆假借字耳經典此類古無正文大抵義存乎聲讀者要必明為假借斯不惑矣楊注望文生訓以陵為侵陵則謬矣先謙案王氏念孫云陵嚴密

也說見致士篇節奏下注解為禮之節文是也樂論篇云比物以飾節奏亦同此義賢齊則其親者

氏懿行云節以分析言之奏以合聚言之樂記節奏合以成文禮義節奏亦同此義

先貴能齊則其故者先官。雖舉在至公而必先親故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其臣下百吏汗者皆化而脩

悍者皆化而愿。躁者皆化而慤。是明主之功已。

躁暴急之人也。王引之曰：躁讀為剽。剽謂狡猾也。方言曰：剽，槍也。秦晉之間。

曰：繪楚謂之剽。剽與躁古字通。商子愨令篇曰：姦僞躁心，私交疑農之民。韓子有度篇曰：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開。其佞說疑篇曰：躁詐之人不敢北面立談。又曰：躁，佻反。覆謂之智，皆其證也。汙與脩相反，悍與愿相反。躁與慤相反，是躁為狡猾之義，非暴急之義也。 觀國之強弱，貧富有徵。徵，驗言其。驗，先見也。 上不隆禮則兵弱，上不愛

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弱。

漸，進。將率不能則兵弱。帥與上。

好功則國貧。

民不得安業也。謝本從盧校作上好攻取功。盧文昭曰：元刻無功取二字。王念孫曰：案錢佃校本亦云上好攻取功。諸本作好功案。諸本是也。上文以不隆禮不愛民對文，以已諾不信慶賞不漸將率不能對文，此以好功好利對文，則不當有攻取二字。上好利則國貧。賦，斂。

不信慶賞不漸將率不能對文，此以好功好利對文，則不當有攻取二字。上好利則國貧。賦，斂。 士大夫

衆則國貧。

所謂三百赤芻。盧文昭曰：元刻作赤芻古通用。工商衆則國貧。農桑者少。無制數度量則國貧。不為限量則物。

稀。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百姓與足。君教不足。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窳倉廩者，

財之末也。垣，築牆四周以藏穀也。窳，窳也。垣窳，匹教反。穀也。穀藏曰倉。米藏曰廩。窳，匹教反。

百姓時和，專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

賦府庫者，貨之流也。

時和，得天之和氣，謂歲豐也。專業得敘，得其次序上，不奪農時也。等賦以差等制賦，貨財皆錢穀，通名別而言之。則粟米布帛曰財，錢布龜貝曰貨也。

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節，謂薄斂開謂勸課時斟酌。謂賦斂賑恤豐荒有制也。 潢然

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

先謙案此文上下對舉，下上下下俱富，亦以上下對文。則下字上不應有天字。天當為夫字之誤也。荀書夫俱訓彼此篇，迭見。

夫下者，彼下也。自上文故明主貫下言之，故云彼下也。人習見天下以下為誤而改之，而於文義未詳審也。

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

國計之極也。

交無所藏，言上下不相隱。郝懿行曰：此富字用本義，藏當作藏古藏字也。先謙案上文兩言無所藏之，揚注以言多之極也。得荀子文意，此文兼言上不憂不足，故云交無所藏之意。

與上同注云上下不相隱非也。

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孰。

而陳積有餘。

無食菜之色也。郝懿行曰：有餘謂有九年之蓄。禹治水八年於外，至十年而後平，顯千里曰後。下疑脫七年之後四字。承上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言之。揚無注宋本與今本同，蓋皆

謀 是無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故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蹶。蹶傾也。伐其本。竭其源。而弁之其末。顧千里曰：末下疑脫，缺之其流四字承上。知本末源流之謂也。言之揚無注。宋本與然。然而主相不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以國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謂至貪。是愚主之極也。以一國扶持之至堅固也。而無所容其身者貪也。王念孫曰：持載也。中

庸曰：辟如地之無不持載是也。揚說持字未確。說載字尤非。見下先謙案。夫是之謂至貪。與上句意不貫。且如上文所云其為至貪甚明。無煩贅文。貪疑為貧。此言觀國之貧富有徵。伐本竭源。覆亡立見。故雖倉廩實。府庫滿。而謂之至貧也。貪將以求富而喪其國。將以求利而危其身。古有萬國。今有十數貪形近而誤。

焉。是無它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皆以貪失之也。君人者亦可以覺矣。以此自覺悟也。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此言無道則雖大必至滅亡。有道則雖小足以獨立也。

凡攻人者。非以為名。則案以為利也。不然。則忿之也。凡攻伐者不求討亂。征暴之名。則求貨財土地之利。不然則以忿怒不出此三事也。為于僞反。仁人之用國。將脩志意。正身行。用為也行。下孟反。仇隆高。

仇隆也。舉崇高遠大之舉也。王念孫曰：案揚說仇字之義。非是。仇者極也。廣雅曰：亢極也。乾文言曰：亢龍有悔。與時偕極。○崇夏傳曰：亢極也。王肅曰：窮高曰亢。窮亦極也。○宣三年左傳：可以充寵。杜注曰：充極也。漢書五行志曰：兵革抗極。亢抗仇字異而義同。○桓九年穀梁傳：仇諸侯之禮。十八年傳：以夫人之仇。釋文並云：仇本又作亢。論語：陳亢文作陳仇。史記：貨殖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漢書：抗作亢。○仇隆高致忠信。期文理。仇致。期皆極也。仇隆高。猶言致隆高。仲尼篇曰：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致忠信。期文理。期當為綦。極文理。謂其有條貫也。○布衣紉屨之士。誠是。則雖在窮閭漏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紉。絲也。謂編麻為之。繩之屨也。或謂為穿王公不能與之爭名。言名。○以國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載。猶任也。以國委任賢士。則天下莫能隱匿。言其國聲光大也。若是。則為名者不攻也。伐有道。紙成。惡名故不攻。將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先謙案：備用。猶械用。說見王制篇。上下一心。三

軍同力與之遠舉極戰則不可。

遠舉縣軍於遠也極戰苦戰也。彼暴國欲與我如此則不可也。

境內之聚也保固視

可。其境內屯聚則保其險固視其可進謂觀釁而動也。王念孫曰揚讀保固視可為一句非也。此當讀境內之聚也保固為句保安也。言境內之聚既安且固也視可午其軍可守因上文不可而衍視午其軍取其將若撥擐者午觸也。言境內之聚安固則視觸人之軍取人之將若撥擐也。俞樾曰王氏謂可字衍文視字當屬下讀然疆國篇亦有視可司閱之文舊說恐未可改先謙案見可而進文義自明俞說是也。

軍取其將若撥擐。麥讀為在遇也。周禮籩人職云朝事之饗其實饗鄭云饗麥之類。今河閒以此煮種種音豐。盧文昭曰此本鄭康成周禮籩人注彼種字作種比注宋本元刻俱作種種二字古今互易此種麥依古義正種麥耳。郝懿行曰午者逆也彼來而此逆之取其將若撥擐者款麥曰饗見籩人注款乾煎也。今謂之燭蓋麥乾煎則質輕脆故撥去之甚易苟義當然籩人注又云今河閒以北煮種（直龍反）麥賣之名曰蓬蓬當音蓬今江南人蒸稗米曝乾燭之呼米蓬與鄭義合知蓬古音如蓬也。蓬謂蓬蓬然張起此後鄭義與先鄭異。楊注既引先鄭於義已足而并甚引後鄭又改其曰蓬者為饗且云據鄭之說饗麥之牙葉也。二鄭皆無此義。楊氏不知而妄側之皆郵書燕說耳。俞樾曰古義每存乎聲。饗既音豐即可讀為豐。尚書顧命篇敷坐豐席杖氏傳曰豐堯正義曰釋草云堯苾蕪郭璞曰今之西方人呼蒲為堯用之為席也。王肅亦云豐席堯然則豐者蒲也。蒲之為物至脆弱故以手撥之至易也。字本宜作豐從麥旁作種乃古文段借音楊泥本字為說故失之。

彼

得之不足以藥傷補敗。俞樾曰藥當讀為藥說文戶部藥治也。或作療古書每以藥為之大雅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作不可救療毛用段字韓用正字耳。藥傷即療傷也。楊注曰藥倫醫也。雖得其義未得其字。

彼愛其爪牙畏其仇敵。若是則為

利者不攻也。愛己之爪牙畏與我。將脩小大強弱之義以持慎之。慎讀曰順脩小事大弱為仇敵為于偽反。

將脩小大強弱之義以持慎之。慎讀曰順脩小事大弱為仇敵為于偽反。

禮節將甚文。珪璧將甚碩。貨賂將甚厚。順大國也。郝懿行曰慎即謹也。謂謹持此義。注每諫慎為順今亦不能悉正。諫者以類求之可也。禮節將甚文。珪璧將甚碩。貨賂將甚厚。文敬事之威儀也。珪璧所用聘好之物碩大也。所以說之者必將雅文辯慧之君子也。所使行人往說之者則用文行曰雅者正也。後人雅俗相屬則謂嫺雅。史記司馬相如雅容嫺雅是也。荀書雅字多對鄙野而言。此云雅文即文雅耳。彼苟有人意焉。夫誰能忿之。若是則忿之者不攻也。王引之曰忿之當作為忿（為于偽反）上文云則為名者不攻也則為利者不

能忿之而謀（既言誰能忿之則不得又言忿之既言忿之則不得又言不攻）為名者否。為利者否。為忿者否。則國安

言忿之既言忿之則不得又言不攻）為名者否。為利者否。為忿者否。則國安

言忿之既言忿之則不得又言不攻）為名者否。為利者否。為忿者否。則國安

言忿之既言忿之則不得又言不攻）為名者否。為利者否。為忿者否。則國安

言忿之既言忿之則不得又言不攻）為名者否。為利者否。為忿者否。則國安

言忿之既言忿之則不得又言不攻）為名者否。為利者否。為忿者否。則國安

言忿之既言忿之則不得又言不攻）為名者否。為利者否。為忿者否。則國安

言忿之既言忿之則不得又言不攻）為名者否。為利者否。為忿者否。則國安

於盤石。壽於旗翼。盤石盤薄大石也。旗讀爲其翼。二十八宿名。壽比於星也。莊子曰：傳說得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宿，亦其類也。或曰：禮記百年曰期，頤鄭云：期要也。頤養也。

盧文昭曰：盤石即磐石，旗翼以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按起而治之。或曰：按然後也。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不唯持其所有而已。詩

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曹風尸鳩之篇。

持國之難易。論守國難易之法也。盧文昭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

事之以貨寶，則貨寶單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約已定，隨即畔之無日言不遇。

一日文子作約定而反無日也。割國之錙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十黍之重爲銖，八兩爲錙。此謂以賂強國割地必不多與，故以錙銖言之。

二粟爲一分，十二分爲一銖。訂之則當爲權十二分黍之重也。揚云：十黍之重爲銖，蓋用許說而轉寫脫誤。八兩爲錙，又用禮記儒行鄭注與說文六銖異。王引之曰：八兩爲錙，用鄭氏儒行注也。案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錙，錙與銖輕重相遠，不得並稱。古人言錙者，其數或多或少，惟南詔言篇割國之錙，經以事人高注曰：六兩曰錙，倍錙曰鍾。與鄭注八兩曰錙相近。此數之多者也。說山篇有千金之重而無錙，經之隘，諸注曰：六銖曰錙，八銖曰鍾。此與詔言篇注異，而與說文同。蓋許慎注也。說文亦曰：錙六銖也，鍾八銖也。一切經音義二十引風俗通曰：錙六兩，經二鍾，則鍾又以十二銖爲錙。此數之少者也。此文及儒行皆以錙銖並稱，輕重必不相遠，則當以六銖曰錙爲正。訓鄭楊皆以八兩爲錙，失之。

王念孫曰：韓詩外傳煩作順，於義爲長。必至於資單國舉然後已。單盡也。國舉謂盡舉其國與人也。先謙案注單盡也。三字當在上文則貨寶單而交不結下。

左堯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辟之是猶使處女嬰寶珠，佩寶

玉。嬰繫於頸也。寶謂珠玉中可寶者。負戴黃金而遇中山之盜也。雖爲之逢蒙視，詘要撓臞。君

盧屋妾，由將不足以免也。逢蒙古之善射者，詘與屈同。要讀爲腰撓曲也。臞曲脚中古獲反。盧當爲臞，由與猶同。言處女如善射者之親物，謂微眇不敢正視也。既微視又屈腰撓臞，言俯伏畏懼之甚也。君盧屋妾謂處女自稱是君盧屋之妾，猶言箕帚妾卑下之辭也。雖畏懼卑辭如此，猶不免劫奪也。盧文昭曰：逢蒙視言不敢正視也，不必引善射人淮南子有籠蒙目視語，君盧句疑有訛。

荀子集解 卷六 富國篇第十

一一九

字供頤煊曰逢疑作蓋下當脫髮字郝懿行曰逢蒙疊韻字也此等語言古來或無正字往往但取其聲王念孫曰逢蒙視微視也淮南本作籠蒙目目即視也今本衍視字辨見修務篇又賈子勸學篇有風蜃視（今本譌作蜃蜃視）風蓬聲相近蜃蒙聲相近淮南謂之籠蒙皆微視之貌劉台拱曰君盧屋妾君疑作若言曲與境隨若盧屋之妾也漢書鮑宣蕭望之傳皆有蒼頭盧兒注謂官府之給賤役者所居為盧因呼為盧兒先謙案逢蒙視王說是曲要棹隨揚說 是君盧屋妾劉說是 故非有一人之道也 謂不能齊一人 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

之。但巧為繁多拜請以畏事之也。王引之曰揚說非也繁讀為敏（說文繁字本作係從系每聲而敏字亦從每聲敏與繁聲相近故字亦相通楚辭天問繁鳥萃棘廣雅作鷩鳥曹憲音敏是其例也）巧敏謂使使也臣道篇云巧敏侯說善取寵乎上是也上文云逢蒙視曲要境隨若盧屋妾即此所謂巧敏拜請而畏事之也韓詩外傳作特以巧敏拜請畏事之是其明證 則不足以持國安

身。故明君不道也。恥辱如此雖得免禍亦不足以為持國安身之術故明君不言也。王念孫曰呂本術不足以持國安身故明君不由也揚注失 必將脩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

然後節奏齊於朝。齊整也節奏禮之節文 百事齊於官。百事皆有法度 衆庶齊於下。上政均平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致極也極願來附也。王念孫曰 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故民齊一

名聲足以暴炙之。名聲如日暴 火炙炎赫也 威強足以捶笞之。先謙案宋 而強暴

之國莫不趨使。譬之是猶為獲與焦僥搏也。為獲秦之力人舉千鈞者焦 故曰事強

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僥短人長三尺者搏鬪也

荀子集解卷七

王霸篇第十一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天下用之利者無過於國制術字耳。人主者。天下之利執也。執之最利者也。得道

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

先謙案兩也字。羣書治要並作矣。有之不如無之。有國不及其暴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時。盧文昭曰正文及其暴也上元。齊湣宋獻是也。落與閱同齊湣王為岸齒所殺宋獻宋君偃也為齊湣王所獻。刻有有也二字宋本無。呂氏春秋云宋康王比云獻國滅之後其臣子各私為諡故與此不同。故入主。天下之利執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必將以道守之。

釋註將行也言安天下必行道也。楊注增文以釋之義轉任曲。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

主之所謹擇也。所宜謹慎擇之。仁人之所務白也。白明也。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挈

舉也言挈提一國之人皆使呼召禮義言所務皆禮義也無以害之謂不以它事害禮義也。盧文昭曰正文挈國上元刻有故字。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

下。仁者不為也。操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操讀為落石貌也其所持心持國不行不義不殺無罪落然如石之固也。盧

文昭曰正文操元刻從木注作攈然落石貌今從宋本案老子德經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此注攈從落而訓為石貌其義正合若如元刻作落石貌其於扶持之義相去甚遠觀注又云落然如石之固則非以落石訓攈

明矣郝懿行曰攈本作攈此蓋為借礫字礫者小石也楊注攈讀為落石貌也蓋謂小石墜者之人。則舉義士也。舉皆也所與為政之人則皆用義士謂若伊呂之比者。盧文昭曰正文首之字宋本無元刻有次下同。之所以為布陳

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謂若周穆王訓夏贖刑之類也。主之所極然帥羣臣而首鄉之者。

夏贖刑之類也。

則舉義志也。

志意也。主所極信率羣臣歸向之者則皆義之志。謂不濫不義之意也。一日志記也。舊典之有義者謂若大經也。郝懿行曰：極與亟極並同。極亟皆敏疾之意。經典多鍾賦篇云出入

甚極反覆甚極皆以極為亟也。此極然猶云亟亟然耳。王引之曰：之所上本無主字。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也。後人以下有羣臣二字故加主字。之猶其也。見下及釋詁。言其所極然帥羣臣而首衛之者則皆義

志也。上文之所與之所以之上皆無主字。王制篇三言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之上亦無主字。識兵篇作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是之與其同義。據楊注主所極信云云則所見本已有主字。

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

綦當為基本也。言以義為本仰魚亮耳。劉台拱曰：此綦亦訓極義。如皇極之極不必破為基又下文國一綦明楊注亦當為基案綦亦

訓極極猶言標準。王念孫曰：前極謂義後極謂信也。俱見上文。

綦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仲尼無置錐之地。誠義

乎志意。加義乎身行。

仲尼誠能義乎志意又加之以義乎身行。言志意及立身立行皆以義行。下孟反。箸之言語。以義箸於言語謂濟

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

以義得濟之日成功之後也。言仲尼行義既成之後不隱乎天下。謂極昭明天下莫能隱匿之。先謙案注以義謝本作以善

據宋台州本正

今亦以天下之顯諸侯。誠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箸之以政事。

案申重之以貴賤殺生。使襲然終始猶一也。

申亦重也。既為政皆以義又申重以賞罰使相掩襲無閒隙終始如一也。王念孫曰：襲

然合一之貌。周語及淮南天文篇注並云襲合也。故曰襲然終始猶一。揚以襲為相掩襲未確。

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

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

部當為剖謂開發也。仲尼匹夫但箸空言猶得不隱乎天下。今若以顯諸侯行義必如日月雷霆也。先謙案部是部之消字。易豐其部。虞注部蔽也。易

略例大開謂之部。先部而後發其光愈大其聲愈遠。故曰部發。

故曰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

白湯武是也。

湯以亳。武王以鄘。皆百里之地也。

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

王也。

非有它故。但取濟於義也。郝懿行曰：奏訓進也。此奏疑與倭同。倭會聚也。楊注失之王念孫曰：奏讀

矣。天下之謂條理者略有節奏也。郝懿行曰：奏訓進也。此奏疑與倭同。倭會聚也。楊注失之王念孫曰：奏讀為倭。廣雅倭聚也。謂天下之理略聚於此也。倭奏古字通。周官合方氏及爾雅釋職釋文並云：奏本或作

濠商子算地講名利之所奏亦與濠同。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諾許也已不許也禮記曰與其有諾責寧有已愆信乎天下謂若齊桓不背柯盟之比也。臣下

曉然皆知其可要也。要約也皆知其可與要約不欺也要一堯反。政令已陳。雖覩利敗。不欺其民。謂若伐原命三

日之權不降。而退之比也。約結已定。雖覩利敗。不欺其與。與相親與之國謂若齊桓許敖魯衛不遂滅之爲已利之比也。如是則兵勁

城固。敵國畏之。國一綦明。與國信之。綦亦當爲基也。郭嵩燾曰綦當爲期之借字所期約明白無欺。雖在僻陋之

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伯讀曰霸又如字爲諸侯之長曰伯春秋左氏傳曰策命晉侯爲伯也。非本政教也。雖有政教未盡脩其本也。非

致隆高也。致極也。不如堯舜禹湯之極崇高也。非綦文理也。言其歌雜未極條貫。非服人之心也。未得天下歸心如文

行王道以略信之。禹湯之極崇高也。鄉方略。所向唯在方略不在用仁義也。審勞佚。審以佚待勞之術也。謹畜積。謹嚴畜積不妄耗費。脩戰備。齟

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齟齬相迎也齟然上下相向之貌齟土角反。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

越句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彊殆中國。其疆能危中國。無它故焉。略信也。是

所謂信立而霸也。雖未能濟義略取信而行之故能致霸也。挈國以呼功利。此論權謀者也提挈一國之人以呼召

之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張開。先謙案羣書治要齊作濟。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

焉。謂若梁伯好土功詐其民曰寇將至之比。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謂若楚靈王以義討陳蔡因遂滅之之比也。內不脩正

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有土地貨財也。王念孫曰下文言啖啖然常欲人之有則此文然上亦當有啖啖二字而今本脫之。顧千里曰內字疑不當有涉上內則不

譚詐其民而衍也下文不好脩舊本誤循見雜志第四。正其所以。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

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析。其極者如是則敵國輕之。

不得人心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其極者齊閔辭公是

故輕之也。

也。辭公孟嘗君田文齊閔王之相也齊閔王為五國所伐皆辭公使然故同言之也 故用疆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

非以一天下也。縣縣常以結引馳外為務。縣縣不絕貌引讀為鞣制引軸之物結引謂繫於軸所以引車也齊閔公不修德政但使說

容引軸馳騫於它國以權詐為務也。故疆南足以破楚。史記齊閔王三十三年與秦敗楚於重丘南割楚之淮北也 西足以訕秦。史記閔王二十六年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

北足以敗燕。盧文昭曰此句楊氏無注脫耳案史記六國表及田敬仲完世家皆不載唯燕世家載之當在齊閔王十年 中足以舉宋。閔王三十八年伐宋宋王死於濰舉謂舉其國而滅之

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閔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攻我於濟之時雖破敬城國及樂毅也 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戮。為天下大戮辱也春秋傳曰古者明王諸國攻之若擊枯葉之易也

世言惡。則必稽焉。後世稽考閔王為龜鏡也 是無它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二者

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盧文昭曰各本無兩以字及而字唯宋本無兩以字及而字至此及下文乃並有之以下文亦同案篇首已有此二語宋本亦

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為擇所而後錯之。錯險則危。所處也錯讀為措。謝本從盧校作錯之險王念孫曰錢本作錯險則危無之字元刻世德堂本同盧從呂本案錯險則危與塗葢則不

可不善為擇道然後道之。涂葢則塞。不可不善為擇道路而導達之義與穢同塞謂行不通也。王念孫曰道之行之也故下文云塗葢則塞下文

何法之道及道王者之法云云並與此道字同義揚皆訓為導達失之。危塞則亡。所以為之善擇。盧文昭曰之字元刻作王

者。非封焉之謂也。非受之蒞土然後為安一日脩封疆立城郭之謂也。郭嵩燾曰周禮溝封

之道。誰子之與也。設問之辭既非封焉之謂問以何法導達之求誰人付與之誰子猶誰人也慎子曰棄道術舍度量以求一人之識識天下誰子之識能足焉也 故道

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為之。則亦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為之。則亦

彼國錯

何法

故道

則亦

霸。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爲之。則亦亡。荅辭也。道皆與導同。王引之曰。故當爲曰上。文何法之道云云。是問詞。此文曰。道王者之法。

云云是荅辭。下文兩設問。荅之辭皆有曰字。則此亦當然。今本曰。作故。則義不可通。此涉下文諸故字。而誤先諫案。則亦王則亦。謂則亦。亡下羣書治要。並有矣字。三者明主之所以

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荀子多重敘前語者。丁寧之也。故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

不立。不以積久之法。持之。則傾覆也。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憚與坦同。言國者。但繼世之主。自新耳。此積久之法。坦坦

然無變也。隨巢子曰。有陰而遠者。有憚明而功者。杜伯射宣王於畝田。是憚明而功者。據古憚與坦通。盧文昭曰。案畝田。墨子作圃田。注引隨巢子。憚明以爲即坦明之證。則本作憚字無疑。而俗間本兩憚明字。俱作坦明。非也。今並改正。郝懿行曰。憚與坦雖可通。此憚疑憚字之形。爲毛詩。檀車憚憚傳。云憚憚。敝貌。與此義合。敝正對新。而言此。言國與世俱新。雖或憚憚敝壞。而非變也。但改王改行。則仍復新耳。是以日也。入也。皆不能無變更。而國有厭焉。完焉。合於千歲者。荀義當然。王古改王改行也。自是改一王。則改其所以也。入也。皆不能無變更。而國

玉字也。厭焉。合於千歲者。荀義當然。王古改王改行也。自是改一王。則改其所以也。入也。皆不能無變更。而國

玉字也。厭焉。合於千歲者。荀義當然。王古改王改行也。自是改一王。則改其所以也。入也。皆不能無變更。而國

玉字也。厭焉。合於千歲者。荀義當然。王古改王改行也。自是改一王。則改其所以也。入也。皆不能無變更。而國

玉字也。厭焉。合於千歲者。荀義當然。王古改王改行也。自是改一王。則改其所以也。入也。皆不能無變更。而國

玉字也。厭焉。合於千歲者。荀義當然。王古改王改行也。自是改一王。則改其所以也。入也。皆不能無變更。而國

玉字也。厭焉。合於千歲者。荀義當然。王古改王改行也。自是改一王。則改其所以也。入也。皆不能無變更。而國

玉字也。厭焉。合於千歲者。荀義當然。王古改王改行也。自是改一王。則改其所以也。入也。皆不能無變更。而國

玉字也。厭焉。合於千歲者。荀義當然。王古改王改行也。自是改一王。則改其所以也。入也。皆不能無變更。而國

玉字也。厭焉。合於千歲者。荀義當然。王古改王改行也。自是改一王。則改其所以也。入也。皆不能無變更。而國

玉字也。厭焉。合於千歲者。荀義當然。王古改王改行也。自是改一王。則改其所以也。入也。皆不能無變更。而國

玉字也。厭焉。合於千歲者。荀義當然。王古改王改行也。自是改一王。則改其所以也。入也。皆不能無變更。而國

能相能。如是者王。謂若湯伊尹文王太公也。身不能。知恐懼而求能者。如是者彊。若燕昭樂毅也。身不

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謂若楚襄王左

州侯右夏侯之比也。綦之而亡。宋獻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巨者大之極也。綦大而王。綦小

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小巨各半如水之分流也。巨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卹親疏。不卹貴

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後義。安不卹是非。不

治曲直。唯便僻親比己者之用。夫是之謂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

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一若此也。或誠能之求或親比己者之用。先謙案虞王本作亦一若彼也亦一若此也。故曰。

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之謂也。粹全也若舜舉皋陶不仁者遠即巨用之綦大而王者也駁雜也若齊桓外任管仲內任豎紹則小巨分

流者無一焉而亡無一賢人若厲王專任皇甫尹氏即綦小而亡者也。

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

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禮能正國譬衡所以辨輕重繩墨所以辨曲直規矩所以定方圓也。既錯之而人莫之能

誣也。錯置也禮記曰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也。謝本從盧校作正錯之。盧文弨曰正錯之正各本作故今從宋本王念孫曰正錯之呂錢本皆作既錯之是也。衡

既懸則不可誣以輕重繩墨既陳則不可誣以曲直規矩既設則不可誣以方圓故曰既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盧謂宋本作正者為影鈔本所誤。影鈔本作正者涉上文兩正字而誤。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呂錢本作既

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逸詩。郝懿行曰將將大也四句皆逸詩其義今不可知。玩荀子之意方說禮所以正國而即引詩又申之云。

此之謂也。然則此蓋言禮廣大體備如霜雪之無不周備如日月之無不照臨為禮則禮存而國存不為禮則禮亡而國亦亡。荀引詩之意蓋如此。揚注斷上二句為逸詩則詩意不融貫。先謙案成相篇纘口將將王氏念孫引

周頌執競傳將將集也。此義當同。謂如霜雪交集也。為之則存。不為則亡。此之謂也。為為禮也。盧文弨曰正文不為下

各本有之字。宋本無但詩致所引有

之字是宋本亦各異也案無之字者勝下二句揚注不以爲逸詩詩攷連引之爲是

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

顧千里曰民疑當作君此文憂與樂皆言君不言民也揚注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先謙案顧說是言人君國危始無注

憂安時惟逐樂深歎之

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

譬之是由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

恬安也安然無耳目雖好聲色將何用哉。盧文昭曰正文由字從宋本與猶同俞樾曰

恬當作恬字之誤也爾雅釋言覲也釋文引李巡孫炎注並曰人面恬然也是恬然爲人面之貌故詩何人斯篇有覲面目毛傳曰覲也鄭箋曰恬然有面目是其義也恬無耳目猶言恬然無耳目學者多見恬少見恬因誤恬爲恬楊注即訓爲安然失之矣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

佚。臭氣也凡氣香亦謂之臭禮記曰風容臭綦極也綦或爲其傳寫誤耳佚安樂也。先謙案虞王本注甚作其

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

五綦者有具。具謂廣大富厚治辨疆固之道也

無其具。則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

謂廣大富厚矣。加有治辨疆固之道焉。

有讀爲又辨分別事。郝懿行曰辨古辨字辨謂備具也下云莫不分均莫不治辨其義亦同古書皆以

辨爲辨揚云辨分別事有讀爲又並非苟義先謙案辨亦治也說見不苟篇

若是則恬愉無患難矣。盧文昭曰然後養五綦之宋本恬作怡

具具也。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

國者。先謙案羣書治要緩作忘無者字

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

中。得於治國之中樂並音洽

閻君必將急逐樂而緩治國。

王念孫曰呂本作急逐樂錢本及元刻世德堂本急並作荒盧從呂本案逸周書說法篇曰好樂

急政曰荒管子戒篇曰從樂而不反謂之荒故曰荒逐樂宋監本作急逐樂者據上文改之也呂本多從監本錢本及元刻則兼從建本其作荒逐樂蓋亦從建本也羣書治要正引作荒作樂先謙案閻君下羣書治要有者字以上文明君者例之此亦當有故憂患不可勝校也。校計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

將以爲樂。乃得憂焉。將以爲安。乃得危焉。將以爲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

哉。於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於乎讀為嗚呼若言如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

在知其道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貫日積日也。積日而使條理詳備。一日而委曲列守其職也。

目而委曲具列之。若簿書之類。王念孫曰。一日與貫日相對為文。則日非目之譌也。君道篇作一日而曲辨之。今本日譌作內。辨與別古字通。周官小宰聽稱責以傳別。故書別作辨。鄭大夫讀為別。朝士有判書。故書判為辨。鄭司農讀為別。諸子辨其等。燕義辨作別。大行人辨諸侯之命。小行人每國辨異之大戴禮。朝事篇辨並作別。樂記別宜居鬼而從地。史記樂書別作辨。又男女無辨聲以立辨。樂書辨並作別。又樂統同禮辨異。荀子樂論篇辨作別。則列為別之譌也。王逸注離騷云。貫累也。言以累日之治。而辨之於一日也。先謙案注。一曰下各本而作如。據宋台州本改正。

不足以是傷游玩安燕之樂。煩碎之事既使百吏官人為之。則不足以此害人君游燕之樂也。若夫論一相以兼率

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論謂討論選擇之也。率領也。宿道止於道也。向方不迷亂也。臣下皆以宿道向方為務。不敢姦詐也。是

夫人主之職也。論相乃是人主之職。不在躬親小事也。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王引之曰。一天下上有功字。而今本脫之。則與下句不對。下文功壹天下名配舜禹是其證。

之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事任。謝本從盧校作人主者。王念孫曰。錢本人作之。元刻世德堂本同。盧從臣本案。錢本是也。之主者是主也。是主者指上文功一天下名配堯禹之主而言。非泛論人主也。呂本作人主者。涉下文人主者而誤。先謙案王說是。今從錢本改作之。垂衣裳不下簞席

之上。而海內之人莫不願得以為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

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為之。匹夫則無

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百畝一夫之守。事業耕稼也。耕稼弱於此。無所移於人。若人主必躬治小事。則與匹夫何異也。今

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之大。自稱治不足。謂所治之事少。而不足言不足治也。使人為之。故得如此。尸子曰。堯南撫交趾。北懷幽都。東西至日之所出入。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恕也。韓子曰。夫為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也。故先王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

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天子諸侯。盧文弼曰。虞王合校。本作天下。謂天子一國。謂諸侯也。必自為之

上之任勢使然也。日而實反。

必自為之

然後可。則勞苦耗賴莫甚焉。耗謂精神竭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執業。

臧獲奴婢也。方言曰。荆淮海岱之閒。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齊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或曰。取貨謂之臧。擄得謂之獲。皆謂有罪爲奴婢者。故周禮其奴婢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蠶。鼓業。權鼓事業也。盧文弨曰。案方言。燕齊作燕之北郊。又周禮其奴無婢。字王念孫曰。勢者位也。說見儒效篇。勢在本朝。以是縣天下。

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以是一人之寡懸天下之重。一四海之大。何故必自爲之言。力不任之也。先謙案。揚解縣天下非也。說見王制。疆國篇。爲之者。役

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墨子之說必自勞苦矣。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

所謹守也。官施。謂建百官。施布職事。先謙案。施用也。官施之者。官之用之也。臣道。籥爪牙之士。施與此義。同。揚訓。施爲布而增職事二字。以成其義。非也。官義具富國解。蔽二篇。揚以官爲建百官。亦誤。

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郝懿行曰。自此至禮法之大分也。共十二句。本篇下文亦同。唯無傳曰二字。

或係省文。或此不皆傳語。未可知也。士大夫分職而聽。聽其政治。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揔方而

議。揔。領也。議其所德之政。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於內。是揔方而議之也。則天子共已而已。共。讀爲恭。或讀爲拱。垂拱而已。已。作止矣。以下文則天子共已而止矣。證之此亦當作共已而止矣。注而已也。正釋而止矣之義。正文已字後人所改。治要又刪一而字。宋台州本作而矣。明奪止字。虞王本作而已矣。無注或讀以下九字。蓋以意刪改。

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辦。若如此也。出若入若。謂內外皆如此也。是百王之

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禮法大分。在任人各使當其職分也。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

難者在人主之知之也。所患人主不知小國。可以取天下之道也。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

也。非謂它國負荷其土地而來而從我之謂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其道足以齊壹人。故天下歸之也。彼其人苟壹。則其土地

且奚去我而適它。彼國之人苟一於我。則其土地奚往哉。郝懿行曰。此言有人斯有土也。壹當爲一。謂齊一也。此文上作壹人。下作一人。參差錯出。由寫書者誤分之。故百

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此論百里國取天下之道。賢士有道德者也。其官職事業。

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能士者才藝也。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

利之人矣。法而用之。則民衣食足而好利之人順服也。賢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

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其外矣。具謂俱為用也。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執矣。竭盡也。有等位

爵服官職事業是天下之人執盡於此矣。先謙案虞王本注無人字是。致忠信。箸仁義。足以竭人矣。致極也。著明也。言極忠信明仁

也。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者先危。兩者合謂能盡執盡人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其道足以齊一人。故四方皆歸之。

羿蠡門者。善服射者也。蠡門即蠡蒙。學射於羿。羿蠡蒙。善射。故射者服之。蠡音逢。盧文昭曰。案史龜策傳亦作蠡門。音逢。迎之逢。亦讀為蠡。鼓逢逢之逢。門與蒙一

聲之轉耳。漢書藝文志有逢門。射法二篇。在兵家諸書。多作逢字。唯孟子揚子宋以後作逢音。薄江反。郝懿行曰。蠡門。它書或作逢蒙。蒙門音轉實一人耳。此及史龜策傳作蠡門。漢藝文志作逢門。逢即蠡字之省。古讀蠡逢同音。故逢蒙之逢亦讀如蠡。廣韻逢紐有蜂云。又音峯。一字二音是。

其證。蒙者屈服也。服之本義事也。用也。屈服是其引伸之義。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王良

子之御。韓子曰。字伯樂。造父。周穆王之御。皆善御者也。馭與御同也。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執從之。人不

而執去之。故王者已於服人矣。王者之功。盡此也。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

若羿蠡門矣。射及遠中。細微之物。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欲得調壹

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荀卿在齊。楚秦天下。疆國故制之者也。盧文昭曰。者疑是

楚亦每以秦楚為言。王念孫曰。呂錢本。欲下皆有得字。是也。上文兩言欲得。則此亦當然。其用知甚簡。用

元刻以下。脫得字。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作欲調壹。天下無得字。今依王說。從呂錢本。增。少也。其為事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綦可樂也。故明君以為寶。而愚者

以為難。明君以任賢為寶。愚者以任賢為難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為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

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重多也。直用反。盧文昭曰。案正文物字元刻無。合天下而君之。飲食甚厚。聲樂甚大。

臺榭甚高。謝與謝同。盧文昭曰。案說文無榭字。公羊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災書秦晉釋文云。臺榭本又作榭。郝懿行曰。謝榭古今字也。春秋宣十六年成周宣榭。左公羊俱作榭。穀梁作榭。釋文云。本或作榭。今經傳皆改榭為榭。矣。唯釋文及此書猶存榭字。園囿甚廣。臣使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

天子之禮制如是者也。禮之與制如此其感。言盡人情之所欲也。制度以陳。政令以挾。挾讀為。決洽也。官人失要

則死。公侯失禮則幽。要政令之要約也。禮記曰。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幽。囚也。春秋傳曰。晉侯殺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也。四方之國。有

侈離之德。則必滅。侈奢侈離。乖離皆謂不遵法度。王念孫曰。揚分侈離為二義。非也。侈亦離也。爾雅曰。侈離也。說文曰。侈離別也。作侈者。借字耳。陳說同。又云。穀梁傳四年傳。於是侈然。然離散之貌。侈侈侈同。名聲若日月。功績如天地。天下之人。應之如景嚮。景俗作影。嚮宋本作響。古通用。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

而臭味莫美焉。耳好聲而聲樂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婦女莫衆焉。

形體好佚而安重閒靜莫愉焉。閒隙也。或讀為閑。愉樂也。心好利而穀祿莫厚焉。合天下之

所同願。兼而有之。舉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舉牢未詳。舉或作畢。言盡牢籠天下也。新序作宰牢。戰國策燕太子丹謂荆軻曰。秦有貪功之心。非盡天下之地。牢海內之王。其意不厭。或曰。畢讀如以。轉茶蓼之。轉牢與。漢書丘嫂。韓釜之。韓義同。皆料理轉運之意也。盧文昭曰。案後漢書馬融傳。舉牢陵山章懷注。云。舉牢猶舉籠也。引此作舉牢。舉俗作舉。亦轉為舉。郝懿行曰。案干祿字書。舉俗舉字。蓋舉俗作舉。轉為舉。又復加頭作舉。以別於舉。此正如。漢成

舉印文。白下人人。下罕又作四丁。字展轉增。謬即此類也。舉輅為覆冒之意。故舉牢亦為牢籠。皆雙聲疊韻字也。馬融傳云。舉牢陵山章懷注。引此即作舉字。是已然。致舉字由來已久。曹大家言。舉子佐。馮頴氏家訓。舉分。舉片。蓋此俗字起於六朝以前。正朱育所。侮近。鄰別字者也。舉與宰音義異。而古書亦通用。故此舉牢。楊注引新序

（今本無）作舉。如皆其證矣。王念孫曰。此字困學紀聞已辯之。

人苟不狂惑。躓陋者。其誰能睹。是而

荀子集解 卷七 王霸篇第十一

一四一

不樂也哉。欲是之主。竝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絕。先謙案不世絕者不絕於世也。君道篇彼或蓄積而得之者。

不世絕與此句法同。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

人臣則爭職而妬賢。是其所所以不合之故也。外賢疏賢也。偏舉偏黨而舉所愛也。人主胡不廣焉。

無卹親疏。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廣焉開泰貌。或曰讀為曠。誠能實能也。王念孫曰。偏當為倫字之誤也。倫與論同。大雅靈臺箋曰。論之言倫也。是論與倫義相通。王制必即天論。論或為倫。是論與倫字亦相通。言不卹親疏。不論貴賤也。臣道性惡二篇竝云。不卹是非。不論曲直。是其證。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

而安隨其後。王念孫曰。輕職下本無業字。輕職讓賢與上文爭職妬賢正相反。多一業字。則原於詞矣。輕職謂重賢而輕職也。可言輕職。業字蓋涉下文王業而衍。先謙案羣書治要後下。

如是。則舜禹還至。王業還起。還復。王念孫曰。還至卽至也。還起卽起也。漢書董仲舒傳還至而立有節是也。揚訓還為復失之。功壹

天下。名配舜禹。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焉者乎。盧文昭曰。嗚呼。君人者亦可元刻無焉字。嗚呼。君人者亦可

以察若言矣。可以察如此之言也。楊朱哭衢涂曰。此夫過舉踴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

突之。楊朱戰國時人。後於墨子。與墨子弟子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衢涂岐路也。秦俗以兩為衢。或曰四達謂之衢。覺知也。半步曰顛。跌差也。言此岐路第過舉半步。則知差而哭。況跌千里者乎。故甚哀而哭之。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也。郝懿行曰。下一夫字。疑當作未。形缺而譌。未者無也。言無有覺知而哀哭之者。劉台拱曰。覺跌千里。言至千里而後覺其差。注似非。顧千里曰。覺疑當讀為較。音校。

孟子音義雜書下告子上盡心下覺音校。凡三見。盧學士鍾山札記云云。在本書覺有校義一條。文選西京賦注引鄧析子賢愚之相覺。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類。亦覺義之一證。則言此衢涂過舉第半步。而其較之。乃差千里。

明甚。揚讀覺如字。以覺知為義。非也。又下文覺亦讀為較。不覺言不較。榮安存三者與辱危亡三者之衢也。楊注以不知為義。亦非。俞樾曰。覺當為靈。玉篇引聲類曰。靈誤也。廣雅釋詁同。覺訓誤。正與楊注跌訓差。其義相近。言此岐路第過舉踴步。而其覺。跌乃至千里。故可悲也。自覺誤為覺。而義不可明矣。先謙案衢涂過舉踴步。卽覺其

跌。至千里。喻人一念得失。可知。畢生不必果至千里。而後覺其差也。下文覺字。與此相應。不當改字。下夫字。上屬

為句。諸說皆未當。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為可哀。甚於衢涂。此謂求誠能之士也。不求則滅亡。故可哀。

甚於衢。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嘆君人者千歲而不知求誠能之士。

甚於衢。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嘆君人者千歲而不知求誠能之士。

甚於衢。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嘆君人者千歲而不知求誠能之士。

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韋昭曰病也無行曰罷周禮以嘉石平罷民謂平之使善者也無國而不有愿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

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不有惡俗。兩者竝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

而國危。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愿民多悍民少之類下偏反是。王念孫曰尋

與上偏相對下偏不當有在字據楊注云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之類下偏反是

則所見本作下偏而國危明甚後人誤以在上二字連讀又於下偏上增在字而不知與正文注文皆不合也余

前謂兩者竝行下上一而王。下一而亡。一謂令行也。先謙案上一下一與上偏下偏相對爲文

衍而國二字失之故其法治。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謝本從盧校作其治法王念孫曰呂錢本其治法作其法

俗與惡俗對比云其法治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皆承上文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

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盧文昭曰甲兵宋本作用兵今故湯以

亳。武王以鄗。鄗與鏘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

無它故焉。四者齊也。齊謂無所闕也桀紂卽序於有天下之執。索爲匹夫而不可得

也。卽序於有天下之執謂就王者之次序爲天子也。王念孫曰序字義不可通序當爲厚字之誤也。隸書

厚序相似傳寫易誤說見墨子非攻篇。言桀紂有天下之勢雖厚會不得以匹夫終其身也仲尼篇曰桀

紂厚於有天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夫老彊國需曰厚於有天下之勢是無它故焉。四者竝亡也。故

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歸者一也。

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

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不以豪本不理加於孤獨鰥寡也四者人所

賤故聖王尤愛之孝經曰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

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為隆正。是謂親上也皆以親上為隆正也。先謙案隆正猶中正說見致士篇。然後皆內

自省以謹於分。愛敬其上故不敢踰越也。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是百王之同用愛民之道而得

民也。盧文昭曰正文以同疑當作同以觀注以同用為言可見王念孫曰盧說非也是百王之所以同以衍文也上下文皆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禮論篇云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皆言所同不言所以

同則以為衍文明矣據楊注言同用愛民之道則所見本似已衍以字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

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則天子共已而

止矣。先謙案以上文證之當為共已各本。作其已形近致誤今從宋台州本改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洽辨是百

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亦謂致愛其下故皆勸勉餘並已解上也。若夫貫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

貫日積日也使條理平正權制物使稱於用稱尺證反。郝懿行曰荀書多言貫日貫者穿也日以為事如聯絡貫穿此日也俞樾曰上文云若夫貫日而治詳君道篇云併耳目之樂而親自貫日而治詳兩文相同此文平字疑亦當作詳蓋段牟為詳

又誤牟為平耳楊注非。使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

以是用挾於萬物。人徒謂管徒給徭役者也械用器用也皆有等宜言等差皆得其宜也挾讀為決。王念孫曰案用挾二字文義不明用當為周字之誤也周挾即周決君道篇曰先王

審禮以方皇周決於天下禮論篇曰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揚彼注曰挾讀為決亦於

是禮之中徘徊周而委曲皆得其次序而不亂此注亦曰挾讀為決則揚本正作周挾明矣。尺寸尋丈莫

得不循乎制度數量然後行。是也富國篇曰無制數度量則國貧是其證宋本數度二字互誤耳。禮記王制度量數制鄭注曰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數制即制數。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數於大君子

之前。官人列官之人使吏所使役之吏數闕數也大君子謂人君也。先謙案大君子君子之尤著者猶聖人崇稱之曰大聖人也不指人君言仲尼篇兩云彼周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大君子即指仲尼尤其明

證稱數義。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當。隆政所隆之政也當丁浪反。郝懿行曰隆政下作隆正。是也此隆政為假借揚注失檢強國篇以隆正脩政並言

同揚注誤

益知此注之非蓋由望文生訓恒坐此失主百事之要約網紀者謂相也所使要百事者誠仁人也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

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

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樞機也樞機在得賢相人君當為君人也謝本

依盧校也上有者字王念孫曰下者字涉上者字而衍呂錢本也上皆無者字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呂錢本刪故能當一人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

社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當千人百人者說無之有也論說之中無此事能當謂能用人之當也當皆丁復反

既能當一人則身有何勞而為而為皆助語也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湯用伊尹文王

用呂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且卑者五伯卑言功業卑於王者伯諱為霸齊桓公閨門之

內縣樂奢泰游抗之脩縣籩籩也泰與伏同抗與玩同言齊桓唯此是脩也於天下不見謂脩天下不謂之脩飾也然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是亦無它故焉知一政於管仲也是君人者之

要守也要守在任賢也知者易為之興力而功名綦大智者知任賢之君也舍是而孰足為也舍是任賢

之事何足為之言其餘皆不足為也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道行也必行此任賢之事喪其國危其身

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上知音智下如

字有讀為又下同守少謂任賢恭已而已也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之謂也守多謂自任主

百事者也事煩則狂亂也

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謹謂守行無越

思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所聞所見誠以齊矣齊謂各當其事不侵越也則雖幽閑

隱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國之徵也。開讀為閑辟。讀為僻。安制謂安於國之制度。不敢踰分。徵

驗也。治國之徵驗在分定。謝本從盧校。作以禮化其上。王念孫曰。元刻無禮字。是也。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見聞。見上文。而民自化之。故曰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化上不當有禮字。俗書禮字。或作礼。形與化相似。化誤為礼。後人因改為禮。淮南道應篇。孔子亦可謂知化矣。今本化誤為禮。宋本作禮。化者一本作禮。一本作化。而寫者因誤合之。也。羣書治要。正作以化其上。無禮字。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刪禮字。

主道治近不治遠。入主之道如此。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理。

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

者如此也。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見幽。既能當

一。又務正百。當丁。浪反。是過者也。過猶不及也。王念孫曰。元刻作過猶不及也。語意較足。羣書治要與元刻同。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作猶不及也。

今依王說。從元刻增過字。辟之是猶立直木而求其景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

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悖。辟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

景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任一相而委之。是好要不委。人而自治百事。是好詳也。主好要則百事詳。

主好詳則百事荒。力不及。故荒也。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

觀其盛者也。論選擇也。指指歸也。一法一指皆謂紀綱也。感讀為成。觀其成功也。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專之聽。列置

位也。聽治也要。取百事之治考其得失也要。一堯反。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脩飾使各當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

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效致也。周禮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也。故

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索求也。休息也。

用國者。盧文昭曰。用各本。周宋本元刻並作用。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彊。得百姓之譽

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湯武者循其道。先謙案虞王本循作修行其義。與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

天下歸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賞當為尚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橫然兼覆之。養長

之。如保赤子。橫與僂同大水貌也。先謙案橫然解在富國篇生民則致寬。生民生活民謂衣食也使民則綦理。辯政令

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

。王念孫曰。案天下之人。百姓。天字。後人所加也。下者對上而言。上文云。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文正與此同。又王制篇云。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又云。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又云。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用其死力矣。而優其功勞。好用其籍斂矣。而忘其本務。議兵篇云。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無禮義。忠信。疆國篇云。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而有趨蠱之心矣。一人百姓。猶言衆百姓。王霸篇曰。朝廷羣臣之俗。若是。則夫衆庶。百姓。亦從而成俗。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語意略與此同。彼言衆庶。百姓。猶此言人百姓也。又見下。皆其辭也。又案下之人。百姓者。人衆也。謂下之衆。百姓也。儒效篇云。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亦謂塗之衆。百姓也。師象傳曰。師衆也。爾雅曰。師人。也。郭注曰。謂人衆。是人與衆同義。春秋隱四年。衛人立晉公。卒傳曰。其稱人。何。衆立之之辭也。穀梁傳曰。衛人者。衆辭也。衆誓曰。人無讎。鄭注曰。人。謂軍之士。衆。史記。鄒陽傳。人無不控劍相眄者。漢書。人作衆。皆其證也。是故百姓貴之如帝。親

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不愉者。無它故焉。不愉。不字。刺耳。郝懿行曰。按富國篇作出死斷亡而愉。此作不愉。故楊云。不

字。刺。但攷古書。水旁。心旁。易為。淪。為。故。地理志。慎陽。乃。濱。陽。也。律。是。而。言。不。愉。或。不。愉。之。形。譌。亦。未。可。定。淪。者。變。也。其。義。自。通。先。謙。案。楊。郝。二。說。並。非。也。愉。讀。為。偷。說。具。富。國。篇。羣。書。治。要。作。偷。道德誠

明。利澤誠厚也。亂世不然。汗漫突盜以先之。突。陵。觸。盜。竊。也。權謀傾覆以示之。俳優

侏儒婦女之請謁以悖之。俳優。倡優。侏儒。短人。可。戲。弄。者。悖。亂。也。使愚詔知。使不肖臨賢。生民則致

貧隘。使民則綦勞苦。先謙案羣書治要。綦。作。甚。是故百姓賤之如佞。惡之如鬼。字。書。無。佞。字。蓋。當。為。佞。病人。也。

禮記曰君欲暴虐而奚若新序作賤之如虺豕。郝懿行曰按佞當作虺與鬼相韻注引新序（今本無）作賤之如虺豕豕字衍耳楊云佞當爲虺似不如依新序作虺爲長形近佞虺形略亦相近。日欲

司聞而相與投藉之去逐之。司問伺其閒隙投藉也。藉踐也。一作投藉之。卒有寇難之事。又望百姓之

爲己死不可得也。說無以取之焉。論說之中無以此事爲得也卒于忽反。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

人之所以來我也。此之謂也。適人往與人也。審慎其與人之道爲其復來報我也。王念孫曰下適字涉上適字而衍據楊注云審慎其與人之道爲其復來報我也

則無下適字明矣羣書治要無下適字

傷國者何也。曰。以小人尙民而威。尙上也使小人在上位而作威也。以非所取於民而巧。若甲田賦之類也。俞樾曰按非所尙非時也。文十三年公羊傳往黨衝侯會公于杏何休解詁曰黨所也所猶時也以非時取於民而巧言以非時取民而巧爲之名也。是傷國之大災也。

大國之主也。而好見小利。是傷國。其於聲色臺榭園囿也。愈厭而好新。是

傷國。厭足也。一占反。不好循正其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是傷國。啖啖并吞之貌。盧文昭曰案循正本卷前作脩正似脩字是郝懿行曰案啖者啖啖也啖啖欲食之貌上云不脩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此作循正循脩古字通也。王引之曰啖啖猶啖也說文啖欲得也讀若貪欲與啖聲近而字通故曰啖啖然常欲人之有楊云啖啖并吞之貌則誤讀爲啖食之啖矣先謙案王氏雜志云今本脩誤作循據上文改政與正同啖啖然今本脫然字據上文補據此王所見本正作政苟書正政通用也（本作政）啖啖下應有然字王說是啖啖爲欲食貌義自可通不必如王說讀啖爲欲

也。若是。則權輕名辱。社稷必危。是傷國者也。大國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

舊法。而好詐故。故事變也。王念孫曰故亦詐也。晉語多爲之故以變其志。韋注曰謂多作計術以變易其志。呂氏春秋論人篇釋智謀去巧故高注曰巧故僞詐也。淮南主術篇上多故則

下多詐。高注曰故巧也是故與詐同。義王制篇曰進退貴賤則舉幽險詐故。大戴記文王官人篇曰以故取利管子心術篇曰恬愉無爲去知與故。淮南原道篇曰僞暗智故曲巧僞詐故皆謂詐也。故曰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擾分詐故爲二義失之。若是。則夫朝廷羣臣。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以不隆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義爲成俗。謝本盧校從無於字王念孫曰呂錢本成俗下皆有於字案呂錢本是也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十五字爲一句下文云則夫衆庶百姓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句法正與此同元刻以下脫於字則失其句矣先 謙案王說是今依呂錢本增 朝廷羣臣之俗若是則夫衆庶百姓亦從而成俗於不

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衆兵必弱刑罰雖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謂危國是傷國者也。儒者爲之不然而必將曲辨。辨理也委曲使歸於理也。郝懿行曰按辨古辯字先謙案虞王本作辯下同 朝廷必將隆禮義而審貴賤若是則

士大夫莫不敬節死制者矣。節忠義制職分。盧文昭曰敬節元刻作貴節王引之曰敬當作敬務節謂以節操爲務也曲禮曰士死制務節與死制同義下文云士大夫務節死制是其證今本作敬節則於義疏矣元刻作貴節者以意改之耳 百官則將齊其制度重

其官秩若是則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繩矣。秩祿也其制取百官必將齊一其制度使有守也厚重其秩祿使不貪也 關市幾而不征質律禁止而不偏。質律質劑也可以爲法故言質律也禁止而不偏謂禁止姦人不偏聽也周禮小宰聽賣買以質劑鄭司農云質劑平市價今之月平是也鄭書也左氏傳曰趙盾爲政董道述由質要或曰質正也 如是則商賈莫不敦慤而無詐矣。百

工將時斲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則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伐即斲也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是也佻與條同緩也謂不迫促也巧任巧者之任不迫促則百工自利矣楛謂器惡不牢固也晏子春秋曰景公之時晏子請發粟公不許當爲路寢之臺令吏重其績遠其徐佻其日而不趨三年臺成而民振欲上悅乎君游民足乎食彼佻亦與此同也。盧文昭曰案所引晏子見雜上篇作故上悅乎游民足乎食微不同又云注當云佻與窳同案爾雅云窳肆也古書窳字皆訓寬肆不當作僣僣日巧任與期日對文揚注非其義也莊子秋水篇曰任土之所勞釋文引李注曰任能也然則巧任猶 縣鄙將輕田野

之稅省刀布之斂罕舉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農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然而當爲然後。王念孫曰案揚以下文作然後故云當爲然後不知此然而與他處言然而者不同然

但質朴而力作不務它能也 士大夫務節死制然而兵勁。

荀子集解 卷七 王霸篇第十一 一四九

如是也（說見釋詞）言如是而兵勁也。文王世子曰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義與此然而同。

百吏畏法循繩。然後國常不亂。商賈敦慤。

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

所求之物皆給足也。王念孫曰：商旅安，貨通財，當作商旅安，貨通財。通貨財通與商旅安對文。今本作貨通財。

則義不可通。王制篇使商旅安而貨財通。是其證。（今本竇誤作賓辯見王制篇）

百工忠信而不桀。則器用巧便而財不匱矣。

農夫朴力而寡能。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是之謂政令行。風俗美。以守則固。以征則疆。居則有名。動則有功。此儒之所謂曲辨也。

荀子集解卷八

。盧文昭曰此卷各本皆無注

君道篇第十二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

。先謙案無治法者法無定也故貴有治人致士籀云有良法而亂者有之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意與此

同。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

類不能自行。

。先謙案類例也荀書多法類並舉說詳大略篇

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

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備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執。。先謙案執位也說見儒效篇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執。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

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爲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

而後欺。探籌投鈞者。所以爲公也。

。郝懿行曰探籌刻竹爲書令人探取蓋如今之製籤投鈞未知其審古有藏疆今有括圖疑皆非是慎子曰投鈞以分

財投策以分馬

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爲平也。上好

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槩者。所以爲噴也。

。盧文昭曰斗元刻作勝案三輔黃圖御宿國

出粟十五枚一勝大黎如五勝勝與升通用敦槩即準槩噴情也易繫辭傳見天下之蹟京房作噴太元賈初一側黃純于履化在墳也皆訓情此當作情實解郝懿行曰斗斛或作勝斛勝與升雖同音假借然作斗斛為長槩亦其類但形狀今未聞

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

於民。謝本從盧校而後下有鄙字盧文昭曰宋本世德堂本皆無鄙字今從元刻王念孫曰案元刻有鄙字者後人以意加之也後人以上文云乘是而後欺乘是而後偏乘是而後險疑此處乘是而後下脫一字又以上句言貪利故加入鄙字耳今案上文欺與信相反偏與公相反險與平相反此下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無度與噴亦相反噴者齊也說文噴齊也噴與噴通又說文齶齒相值也釋名曰噴噴也下齊眉噴然也又曰柵噴也以木作之上平噴然也又曰冊噴也敕使整噴不犯法也並聲近而義同無度則不齊故與噴相反若云乘是而後鄙則鄙與噴義非相反與上三條不合且加一鄙字則下文豐取刻與云云竟成贅語矣盧據元刻加鄙字又訓噴為情皆失之呂錢本皆無鄙字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宋本刪鄙字 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

之原也。官人守數。君子養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慕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

小民。不待合符節。別契券而信。不待探籌投鈞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不待斗斛敦槩而噴。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勞而事治。

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盧文昭曰而勸上之事。元刻作勸上之事。 故藉斂忘費。事業亡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

兵刃不待陵而勁。先謙案陵謂厲兵刃也。 敵國不待服而誅。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猶允塞。謝本從盧校。魯作王念孫曰呂錢本獻作倫。又見議兵篇先謙案呂錢本是今改正說詳議兵。 徐方既來。此

之謂也。

請問為入君。曰。以禮分施。均偏而不倍。請問為入臣。曰。以禮待君。忠順

而不懈。郝懿行曰待字誤韓詩外傳四作事是也蓋事譌爲待又譌爲待耳懈宜依韓詩外傳作解古書皆然轉寫者依今書作懈耳 請問爲人父。曰。寬惠

而有禮。請問爲人子。曰。敬愛而致文。郝懿行曰文韓詩外傳四作恭於義較長 請問爲人兄。曰。慈愛

而見友。請問爲人弟。曰。敬誦而不苟。元刻作不悖 請問爲人夫。曰。致功而不流。

致臨而有辨。郝懿行曰辨韓詩外傳四作別謂夫婦有別也致功而不流句未詳疑有譌字 請問爲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

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立而洽。其足以稽矣。

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之禮也。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郝懿行曰方

讀爲旁古字通用旁薄唐皇皆大也周浹皆偏也荀書 動無不當也。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

不羣。盧文昭曰恭而不難所謂恭而安也說文羣以韋束也此亦謂敬而不過於拘束也王引之曰難 貧

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竝遇變態而不窮。審之禮也。謝本從盧校態作應盧文昭曰變應宋本作變態郝懿行曰

變應韓詩外傳四作應變王念孫曰案元刻以下文有應變故改變態爲變應而不知其謬也竝偶變態而不窮者竝猶普也偏也 說見周易述聞竝受其福下言徧遇萬事之變態而應之不窮也下文云其應變故也

齊給便捷而不惑。變故即此所謂變態也。改變態爲變應則反與下文不合矣。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宋本改。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

徑而不失。其於人也。寡怨寬裕而無阿。其所爲身也。謹修飾而不危。盧文昭曰修飾元刻作修勅案飾與勑勑古皆通用勑音齊然漢已來亦即作勑字用王念孫曰案危讀爲詭

言君子脩勑其身而不詭於義也 淮南主術篇注詭違也。詭危古字通說見經義述聞繼衣。其應變故

也。齊給便捷而不惑。其於天地萬物也。不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

其於百官之事技藝之人也。不與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其待上也。忠順

而不懈。盧文昭曰待俗開本作侍先謙案依上郝說待上亦當爲事上 其使下也。均徧而不偏。其交遊也。緣義而

有類。盧文昭曰元刻作緣類而有義郝懿行曰韓詩外傳四作緣類而有義較長其居鄉里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必有名。

達則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閔。明達用天地地理萬變而不疑。盧文昭曰元刻作理萬

物變而不疑王念孫曰用天地而不疑義不可通用當為周字之誤也言其智足以周天地地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

之間。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之禮也。

請問為國。曰。聞修身。未嘗聞為國也。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

槃圓而水圓。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盧文昭曰案帝範注引君者儀也下有民者景也句又君者槃也下有民者水也句無君者孟也二句王念

孫曰案廣韻君字注所引與帝範注同既言儀正而景正則當有民者景也句既言槃圓而水圓則當有民者水也句（呂錢本並有民者水也句）既以槃喻君則不必更以孟喻二書所引有民者景也民者水也而無君者

孟也二句於義為長（藝文類聚雜器物部太平御覽器物部二並引作君者盤也民者水也盤圓則水圓盤方則水方）君射則臣決。楚莊王好細腰。故

朝有餓人。故曰。聞脩身。未嘗聞為國也。

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

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已。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其為己用。為己死。

不可得也。謝本從盧校不親不愛上有之字王念孫曰元刻無之字案無之字者是也下文民不為己用不為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民下無之字是其證韓詩外傳無之字先謙案文義不

當有之字今依元刻刪民不為己用。不為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

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王念孫曰元

刻滅上無不字是也宋本有上不字者涉上下諸不字而衍無亦不也（說見釋詞）危削滅亡之情。

無危削滅亡即不危削滅亡也外傳作不危削滅亡是其證先謙案羣書治要有不字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盧文昭曰元刻作是聞難狂生者也王念孫曰錢伯校本亦云是狂生者也諸本作是聞難狂生者也案此文本作危

創滅亡之清寧積此矣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狂生者也今本脫聞不亦難乎是六字（此因兩是字相亂而脫去六字）元刻亦僅存聞難二字外傳作夫危創滅亡之情皆積於此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狂生者也狂蓋狂之錄（臣道篇亦云迷亂狂生）俞樾曰狂即里之段字說文土部里草木妄生也從之在土上讀若皇狂說文作隹曰迷亂聲故義得通狂生蓋以草木爲比故下云不胥時而落落亦以草木本言也臣道篇迷亂狂生義同楊彼注曰迷亂其君使生狂也未

狂生者不胥時而落。盧文昭曰胥須也先謙案謝本從盧校樂作落宋台州本作樂是也釋

欲疆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國則

莫若求其人。王念孫曰案外傳作修政美俗是也上文曰政令不煩而俗美儒效篇曰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王霸篇曰政令行風俗美皆以政與俗並言之蓋二者恆相因也今本美俗

作美國則泛而不切矣先彼或蓄積而得之者不世絕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

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是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

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爲之好之者貧爲之者窮然而于是獨猶將爲之也

王念孫曰案三于是皆義不可通當依外傳作是子是子二字對上文王公與民而言下文曰非于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是其證今本作于是者是子譌爲是于後人因改爲于是耳莫欲之亦當依外傳作莫

爲之莫好之與獨好之相應莫爲之亦與獨爲之相應今本作欲之則既與爲之不相應又與好之相複矣于是獨猶將爲之當作是子猶將爲之言雖好之者貧爲之者窮而是子猶將爲之也猶上不當有獨字蓋涉上文兩

獨字而衍不爲少頃輟焉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之

安危臧否若別白黑是其人者也。王念孫曰案衍者字此句或爲結上之詞或爲起下之詞皆不當有者字外傳作則是其人也無者字大用

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

則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

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盧文昭曰介人詩致與元刻同宗本作介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

。王念孫曰。案此篇以君道為題而又釋之曰。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則贅矣。韓詩外傳作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於義為長君之所道。謂君之所行也。

儒效篇曰。道者人之所道也。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蓋脫之所二字。

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也者何也。曰。善生養人

者也。善班治人者也。

。先謙案。班讀曰。辨。儀禮士虞注。古。文。班或為辨。辨治同義。說詳不苟篇。

善顯設人者也。

。俞樾曰。設者大也。考工記。桃

氏曰。中其莖。設其後。鄭注曰。從中以御稍大之也。賈疏曰。後鄭意。訓設為大。故易繫辭曰。益長裕而不設。鄭注曰。設大也。是設有大。諛顯設猶云顯大。先謙案。設用也。顯設人。循言而顯用人。臣道篇云。正義之臣。設言正義之臣用也。議兵篇云。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言用何道何行而可也。說文。設。施陳也。廣雅釋詁。設。施也是。設與施同義。施訓用。故設亦獨訓為用矣。施義詳臣道篇。

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

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不能生養人者。人不親

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不能藩飾人者。人

不榮也。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

。先謙案。統猶言總要也。

夫是之謂匹夫。故曰。道存則國存。

道亡則國亡。省工賈。衆農夫。禁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

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先謙案。說文。擅。專也。言得專其官事。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

也。論德而定次。

。先謙案。論當為論。說見儒效篇。

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

宜。。王念孫曰。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謂人人皆載其事而得其宜也。使下不當有其字。蓋涉下兩其上字而衍。榮辱篇曰。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正論篇曰。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使下皆無其字。

賢使之為三公。次賢使之為諸侯。下賢使之為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

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珮琢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飾之也。故由天子

至於庶人也。莫不聘其能。得其志。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煖而食充。居安

而游樂。事時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成珍

備。俞樾曰珍備二字無義。此本作重味而備珍。怪正論蓄食飲則重太宰而備珍。怪是其證也。因涉上句重色而成文章。誤衍成字。遂倒備珍為珍備。而臆刪怪字矣。韓詩外傳作重色而成文章。味而備珍。上句無章字。下句無怪字。然成文備珍。正本荀子。可據以訂正。是所衍也。盧文弨曰。衍俗開本作術。先謙案賦篇暴人術矣。揚注術饒也。此言重色重味皆所饒為之有餘之意也。故云財衍以明辨異。下文術

姓同。聖王財衍以明辨異。盧文弨曰。財衍元刻作則術。以飾賢良而明貴賤。下以飾長幼而

明親疏。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其非以為異也。將

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故天子諸侯無靡費之用。士大夫無流淫之行。

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

偏矣。故曰。治則衍及百姓。亂則不足及王公。此之謂也。

至道大形。先謙案言至道。隆禮云。主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先謙案

向纂論公察則民不疑。先謙案爾雅釋詁。纂論謂使人相繼論議之與公察。對文皆所以使民不疑也。成相篇云。公察善思論不亂。賞克罰儉

則民不怠。王念孫曰。克當為免。當為免字之誤也。免與勉同。言勉者。賞之儉者。罰之也。王制篇曰。百吏免盡而衆庶不偷。是其證也。又樂論篇。弟子免學。漢書。群官傳。宣因移書勞免之。今本免作勉。乃後人所改。宋毛晃增脩禮部韻略。引此。尚作免。谷永傳。免道樂。竝以免為勉。韓詩外傳。正作賞勉罰儉。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

事業。材技官能。先謙案。材以驗技官。以程能。上文云。量能而授官。王制篇云。無能不官。正論篇云。能不稱官。即官能之義。莫不治理。則公道達

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貪利者

退而廉節者起。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人習其事而固。先謙案

固者不移易之謂。易繫下傳。注固不傾移也。禮論篇云。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

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

荀子集解 卷八 君道篇第十二 一五七

故職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

。王念孫曰不探二字義不可通外傳作不慢是也下文曰臣下百吏至於庶人莫不脩已而後敢安正（與政同）誠

能而後敢受職正所謂職分而民不慢也隸書曼字或作暴與架字略相似故慢誤為探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畱如是則臣下百吏至

于庶人莫不修已而後敢安正。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

怪之屬。莫不反慙。夫是之謂政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

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服之從心。

。盧文昭曰四服宋本作四支

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為人主者。莫不欲彊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是禹桀之所同

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便。曰。在慎取相。道莫徑是矣。

。先謙案徑猶疾也便也脩身

篇云莫徑由禮義與此同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

霸之佐也。不急得不知。得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

人主有六患。

。俞樾曰下文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奸邪之人疑之止可云三患不可云六患六疑大字之誤學者誤以下文一句為一患故

聰改為六不知合二句方成一患若止是使賢者為之知者慮之脩士行之非患也

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

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奸邪之人疑之。

。先謙案羣書治要奸作對下同

雖欲成功。

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

者之孽也。

。王念孫曰孽猶害也下文云衆人之墜奸邪之賊義竝與此同議兵篇曰百姓莫不敦惡莫不

相為災害也昭十年左傳葢利生孽杜注曰孽妖害也

公正之士。衆人之瘞也。

。先謙案玉

循乎道之人。奸邪之

賊也。盧文弼曰元刻循作脩王念孫曰循道之人與好女之色公正之士對文則循下不當有乎字羣書治脩與汙邪對是其證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

而求其景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爲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先謙案疆國篇云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爲惡與彞者也限禁連文是禁與限同義禁之以等猶言限

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故校

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錯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流怡也。盧文弼曰流怡疑即流淫元刻作陪無流字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

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可詘邪哉。先謙案廣雅釋詁論屈也呂覽壅塞篇注論枉也言白黑分明焉可枉屈乎哉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王之道也。人

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王念孫曰案不猶非也說見釋詞雖聖

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馭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盧文弼曰善馭下俗開本有及字王念孫曰欲得善馭速致遠者宋呂錄

本竝如是元刻世德堂本遠上有及字盧從宋本云俗開本有及字案有及字者是也及速與致遠對文行遠則難及道遠則難致故唯善馭者乃能及速致遠非謂其致遠之速也則不得以速致遠連讀善馭及速致遠與善射射遠中微對文若無及字則與上文不對一證也王霸篇云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蓬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與此文同一例二證也淮南主術篇云夫載重而馬贏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而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追速致遠即及速致遠三證也羣書治要有及字四證也俞樾曰王謂有及字者是不知此與彼文不同彼無一日而千里五字故有及速二字此云一日而千里則及速不待言矣荀子原文不獨

無及字并無速字儒效篇曰與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致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亦言一日千里而無及速之文可證也俗本據王霸篇誤加及速二字呂錢本無及字而有速字則刪之未盡者耳 懸貴爵

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

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壹上下將內以固

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然而求

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嬖親比已者之用也豈不過甚矣

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彊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

亡矣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王念孫曰案富國篇數十作十數是也是無它故莫不

失之是也。先謙案是謂用人不公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

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先謙案本字無義大之誤也富國篇云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揚注本當為大與此正同彼不能而主使之

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先謙案誣能自以為能大略篇云不能而居之誣也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臣

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

嬖也偶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郝懿行曰按個超遠也韓詩外傳四個作超州作舟此作州者或形譌或假借字耳俞樾曰按州人當從韓

詩外傳作舟人太公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故言舟人也舟州古字通豈私之也哉以為親邪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

以為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為好麗邪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鬪然而齒

墮矣。盧文弨曰鬪當作鬪與鬪同韓詩外傳作鬪郝懿行曰按鬪當依韓詩外傳四作鬪說文鬪無齒也蓋篆文鬪與鬪形近而譌耳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

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非于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

是子而用之。盧文昭曰兩是。子宋本俱作子是。於是乎貴道果立。貴名果明。顧千里曰明疑當作白。荀子屢言貴名白。上文欲白貴。

名下文亦作白。不作明。又屢言白。皆其證也。儒效篇一朝而白。楊注白誤。伯此。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

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愛。

先謙案呂覽園道篇高注隱私也。其下猶足以為天下之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為能愛其所愛。

閭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

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

內。不可不略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弛易鬪差者矣。先謙案易繫辭易者使傾注易慢易也。弛易

猶言弛慢齒不正曰鬪鬪差參差不齊。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脅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

狹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廣也。其中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王念孫曰呂錢本其下

有中字案呂錢本是也。其中謂廣與狹之中也。耳目之所及甚狹。其所不及者甚廣。其中之事或弛易鬪差。而人主不知。則必有拘脅蔽塞之患。故曰其中不可以不知。若是其危也。元刻始脫中字。先謙案謝本從盧校脫中字。今依王說。

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眾之

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盧文昭曰嚮與向同。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

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盧文昭曰惠宋本作慧。古通用。先謙案便嬖猶近習也。荀書用便嬖不作邪。候解。其端誠足使定物。然

後可。夫是之謂國具。人主不能不有遊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疾病物

故之變焉。如是。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原。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故曰。人主

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俞樾曰基杖二字義不可通。基當為某儀禮土喪禮組某繫于踵。鄭注曰某屨係也。所以拘止屨也。屨

書揚雄傳屨纒檢以為綦。外戚傳思君令屨綦。綦也。杖也。皆人所以行者。故以為喻。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

。盧文昭曰填卽鎮字。元刻作鎮。

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

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

親也。先謙案不皆和好之國。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

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王念孫曰秩當為私字之誤也。還讀為

營言不營私不叛君也。營與還古同聲而通用。管子山至數篇曰大夫自還而不盡忠。謂自營其私也。秦策曰公孫鞅盡公不還私。謂不營私也。成相篇比周還主黨與。施還主謂營惑其主也。字或作環。臣道篇朋黨比周以

環主。圖私為務是也。又齊風還篇子之還。今漢書地理志還作營。亦以聲同而借用。還字或作環。韓子五蠹篇曰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私本作人見下。說文人字解引作自營。為管子君臣篇曰兼上下

以環其私。韓子人主篇曰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皆謂營其私也。然而應薄扞患。足以持社稷。俞樾曰薄之言迫也。僖二十

傳薄之。河杜注並曰薄迫也。然則應薄猶應迫也。言有逼迫者足以應之也。臣道篇曰應卒偶變。卒與薄義相近。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

便嬖。左右足信者。謂之聞。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

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晦。謂之危。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詩曰。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材人。盧文昭曰謂王者因人之材而器使之之道也。愿慤拘錄。盧文昭曰榮辱篇作拘錄。注謂拘與拘同。蓋據此文。然吏材非僅取愿慤檢束而已。必將取其勤勞趨事者。則作

幼錄。義長。計數纖沓。而無敢遺喪。是官人使吏之材也。脩飭端正。刻脩勤作脩飾。尊法

敬分。而無傾側之心。守職循業。盧文昭曰元刻循作脩。不敢損益。可傳世也。而不可使侵

侵。

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知隆禮義之爲尊君也。知好士之爲美名也。知愛民之爲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爲一俗也。知尚賢使能之爲長功也。知務本禁末之爲多材也。知無與下爭小利之爲便於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爲不泥也。先謙案不泥者明制度權物稱用有似乎拘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也。未及君道也。能論官此三材者。而無失其次。是謂人主之道也。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人主不能論此三材者。不知道此道。先謙案道此道由此道也安值將卑執出勞。併耳目之樂。先謙案值與直同併與屏同疆國篇併己之私欲揚注併讀曰屏屏棄也與此同而親自貫日而治詳。一內而曲辨之。先謙案王霸篇作一日而曲辨之內蓋日之誤慮與臣下爭小察而褊偏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是所謂視乎不可見。聽乎不可聞。爲乎不可成。此之謂也。盧文昭曰不知道此下三十二字元刻無

荀子集解卷九

臣道篇第十三

人臣之論。論人臣之善惡。先謙案論者倫之借字說見儒效篇下同。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

者。解並在下。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

音悅或作悅。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以佞媚為容態。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帥公

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為務。是篡臣者也。環主環繞其主不使賢臣得用圖謀也。篡臣者篡奪君政也。王念孫曰。

楊說甚迂。環讀為營。營惑也。謂營惑其主也。呂氏春秋尊師篇注曰。營惑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煩亂以事而志不營。又曰。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荀子宥坐篇曰。言談足以飾邪。營衆皆是也。營訓為惑。故或謂之營惑。漢書淮南王安傳。營惑百姓是也。營與環古同聲而通用。春秋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穀梁傳曰。其曰入

北斗。斗有環域也。環域即營域。猶營繞之為環。繞營衛之為環。衛餘見前不還秩下。字或作還。成相篇云。比周還主。黨與施是也。揚注還繞也。誤與此注同。還與營古亦通用。說見前不還秩上。內足使以一民。外足使以距難。民親之。士信

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民親士信。然後立功也。盧文昭曰。兩以字元刻無。宋本有。上則能

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刑制也。言施政令教化以制其下。如影之隨形動而輒隨。不使遠越也。盧文昭曰。刑元刻作形。注同。今

從宋本郝懿行曰。刑與型同。模範之屬。作器之法也。此言政令教化為民所法。刑猶形也。民皆影也。如影隨形。不警停也。影當作景。轉寫從俗。王念孫曰。古無訓刑為制者。刑如刑于寡妻之刑。刑法也。言下之法。上如影之從形。

先謙案宋台州本影作景。應卒遇變。齊給如響。齊疾也。給供給也。應事而至。謂之給。夫卒變人所遲疑。今聖臣應之疾速如響之應聲。卒者忽反。推類接譽。

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此明應卒遇變之意。無方無常也。推其比類。接其聲譽。言見其本而知其末也。待之無常。謂不滯於一隅也。委曲皆成制。

度法象言物至而應。無非由法不苟而行之也。聖者無所不道之謂也。俞樾曰。楊注未得接譽之義。接其聲譽。豈遂足應無方乎。譽當讀為豫。昭二年左傳。宣子譽之。孟子梁惠王篇。引作豫。梁惠王篇。一游一豫。昭二年注。引

豈遂足應無方乎。譽當讀為豫。昭二年左傳。宣子譽之。孟子梁惠王篇。引作豫。梁惠王篇。一游一豫。昭二年注。引

作譽是古字譽與豫通也大略篇曰先事慮事謂之接先患慮患謂之豫即此文接譽之義先說案楊愈說皆非譽即與字說見儒效篇 故用聖臣者王用功臣者疆

用篡臣者危用慝臣者亡慝臣用則必死篡臣用則必危此言慝臣基於篡臣者蓋當時多用佞媚變詐

之人深欲戒之楚襄王侯臣也戰國策莊辛諫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韋從鄢陵君與壽陵君載方府之金與之州侯之馳騁乎雲夢之中不知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函塞之內而投已乎函塞之外韓子曰州侯相荆

費而荆王疑之因問左右秦之張儀可謂慝臣者也皆變態佞媚之韓之張去疾蓋張良之

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其先韓人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五世事韓戰國策韓有張翠納賂於宣

太后盧文弼曰韓昭侯至五世事俗本皆脫去宋本元刻竝有之唯少襄哀王三字今并攷夏傳補正 趙

之奉陽後語蘇秦說趙肅侯肅侯之弟奉陽君為相不說蘇秦蘇秦乃去之又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天下

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盧藏用云奉陽君名成又案後語奉陽君卒齊之孟嘗

蘇秦乃從燕而來說肅侯合從之事而公子成武靈王時猶不肯胡服即公子成非奉陽君也可謂篡臣也

史記曰齊閔王既滅宋益驕欲盡滅孟嘗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

齊之管仲晉之咎犯 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

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是人臣之論也吉凶賢不肖之極也

國之吉凶人君賢必謹志之而慎自為擇取焉足以稽矣 志記也言必謹記此四臣之安危

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 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

不利君謂之篡不肖君之榮辱不肖國之臧否 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

已耳謂之國賊 養交謂養其與君交接之人不忤犯使怒也或曰養其外交若蘇秦張儀

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懼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

則去。謂之諫。盧文昭曰父兄宋本作父子兄弟今從元刻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

能比知同力。比合也。知讀為智。率羣臣百吏。而相與疆君。擣君。疆其亮切。擣與矯同。屈也。盧文昭曰。擣宋本作擣。卷內同。先諫案

羣書治要作矯。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

謂之輔。事見平原君傳。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

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抗拒也。戰功曰伐。左傳鄒至驟稱其伐。拂讀為弼。弼所以輔正。弓弩者也。或讀為拂。違君之意也。謂若信陵君違魏王之命。竊

其兵符。殺晉鄙。反軍不救趙之事。遂破秦而存趙。夫輔車相依。今趙存則魏安。故曰安國之危。除君之辱也。盧文昭曰。注或讀為拂。舊本拂作佛。訛案說文。佛違也。今改正。故諫爭輔拂之

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所尊厚也。先諫案。羣書治要作明君之所尊所厚也。宋台州本同。治要

惑君以為己賊也。盧文昭曰。主惑二字疑衍。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罰也。闇君之所賞。

明君之所殺也。伊尹箕子。可謂諫矣。伊尹諫太甲箕子諫紂。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

之於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拂矣。盧文昭曰。於趙於魏。下俗本。並有也。字宋本元刻皆無。傳曰。從道

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諫案。設猶用也。說見君道篇。諫爭輔

拂之人信。則君過不遠。信謂見信於君。或曰。信讀為伸。謂道行也。先諫案。以上下文例之。或說較長。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

作。爪牙之士。勇力之臣也。施。謂展其材也。俞樾曰。莊子秋水篇。是謂謝施。釋文引司馬注。曰。施用也。淮南子原道篇。施之無窮。高誘注。亦曰。施用也。爪牙之士。施猶曰。爪牙之士。用。楊訓。施為展。而以展其材。足成之。任

矣。邊境之臣處。則疆垂不喪。垂與陲同。先諫案。羣書治要作界垂。故明主好同。而闇主好獨。獨。謂自任其智

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諫案。成威也。說具榮辱篇。楊注非。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

功。滅掩段也。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以滅也。

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

聖君無失

事中君者。有諫爭。無諂諛。中君可上可下若齊桓公者也。諂諛則遂成閹

也。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撻拂。

補謂彌縫其闕。削謂除去其惡言。不致顯諫。閹匡救之也。撻謂屈其性也。拂違也。撻拂則身見害。使君有殺賢之名。故不為也。拂音佛。

盧文昭曰。拂讀為弼。前注是也。此音佛。誤。王引之曰。揚分補與削為二義。非也。聽從諫爭。諂諛補削。撻拂皆兩字同義。補削謂彌縫其闕也。削者縫也。韓子難言曰。管仲善制。割實有無。善削縫。臨朋善純。緣衣成君。舉而服之。制割削縫。純緣亦兩字同義。舊注以削為剪削。誤。與揚注同。呂氏春秋行論篇曰。莊王方削。迫脅於亂。袂燕策曰。身自削甲。札妻自組甲。緝蓋古者謂縫為削。而後世小學書皆無此訓。失其傳久矣。

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王念孫曰。違讀為諱。諱其惡與隱其敗同意。曲禮注曰。

諱辟也。辟與避同。縵衣注曰。違辟也。諱違皆從韋聲。而皆訓為避。故字亦相通。墨子非命篇。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諱與違同。

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為成俗。謂危行言遜。以避害也。以為成俗。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

俗言如此。而不變若舊俗然也。 此之謂也。勝是不可變。移默足以容。庶不有害於躬也。躬身一耳。為足句。兼取韻。此之謂也。詩。

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以私決擇也。

敏謂承命而速行。不敢更私自決。斷選擇也。盧文昭曰。不敢有下元刻。無以字下句同。

不敢有以私取與也。以順上為志。是事聖君之義也。但稟命而已。 忠信而不諛。諫

爭而不諂。矯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矯。彊貌。禮記曰。和而不流。彊哉。矯。剛折。剛直面折也。端志不邪曲也。 是案曰

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雖調和而不至流。酒雖柔

從而不屈。曲雖寬容而不與為亂也。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曉然。明喻之貌。至道。無為不爭之道。以至道則暴

然字衍。文當作曉。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關當為開。傳寫誤耳。

言事暴君者。當以至道曉之也。楊注不詞。 內與納同。言既以中和事之。則能化易其暴戾之性。時以善道開納之也。或曰。以道關通於君之心中也。郝懿行曰。關。閉也。內入也。化易者。謂開導其善心。關內者。謂掩閉其邪志。王念孫曰。或說近之。凡通言於上曰。關。周官

條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先鄭司農曰。不關。謂不關於君也。史記梁孝王世家曰。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倭幸傳曰。公卿皆因關說。索隱曰。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詞說。漢書注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

是關與納義近書大傳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鄭注曰關猶入也入亦納也（下文曰因其喜也而入其道）故曰時關內之不當改關為開 若馭僕馬。僕馬未調習之馬不可遽牽制必縱緩之

事暴君之難 故重明之也 若養赤子。赤子嬰兒也未有所知必在順適其性不驚懼也 若食餒人。餓人餓渴於至道如餓人之欲食節量與人併與之食則必死今以善道節量與

之使不使狂惑也莊子曰人或則死。郝懿行曰僕馬未調也赤子難曉也餓人毋速飽也三者正明化易關內之事蓋必順從其意與之推移因而挽過其邪施之捷閑庶令回心易轡日遷善而不自知也下四句仍申明此指其妙全在於因憂懼喜怒其因之之事也改過辨故入道除怒其因之之權也 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懼則思德故因其改過 因其憂也而辨

其故。辨其致憂之端則遷善也。王念孫曰楊說辨字故字之義皆誤辨讀為變變其故謂去故而就新也憂懼者改過遷善之機故曰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變其故變亦改也辨或作辯廣雅曰辯變也

坤文言由辯之不早辯也辯苟本作變莊子道遙遊篇乘天地之正而御陰陽之辯辯與變同 因其喜也而入其道。欣喜之時多所聽納故因以道入之 因其怒

也而除其怨。怒惡之人因君怒除去之也 曲得所謂焉。雖憂懼喜怒之殊委曲皆得所謂所謂即化易君性也 書曰從命而不拂。

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此之謂也。書伊訓也。盧文弨曰案此逸書也郝懿行曰此逸書楊以為伊訓異文非是

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不順上意也疾速也疾言急慢也 疾而不順者。不敬者也。敬而不

順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順者。無功者也。有功而不順者。無德者也。故無德

之為道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為也。傷疾墮功滅苦未詳或恐錯誤耳為或為違。盧文弨曰故無德元刻作故德郝懿行曰疾者

速也苦者勞也言事人之道苟無德以將之則雖有敏疾之美自傷敗之雖有功業自墮壞之雖有勤苦自滅沒

之所以然者才不勝德功不補過有而不能自保其有也古來功勤忠敏之士或構凶釁不能善處功名之際者

無德故耳傷疾墮功義具上文敬忠皆得謂之勞苦故以滅苦包之楊氏未加省照疑其錯誤非也王念孫曰苦當為善字之誤也（隸書苦字作苦與善相似）疾與功已見上文善即上文之忠敬也傷疾墮功滅善皆承上文言之先謙案

郝王二說並通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復報也

德行之事報白於君使自化於善周禮宰夫掌諸臣之復萬民之逆也。俞德曰韓詩外傳復作覆當從之以德覆君謂其德甚大君德在其覆冒之中故足以化之下文曰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是大忠之名非周

公不足當也。楊氏不知復與覆。逼而訓復為報。謂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然則如次忠之以德。謂君而補之者。豈不以德行報白乎。且但報白而已。又何足以化之乎。先謙案羣書治要正作覆。以德調

君而補之。次忠也。謂匡救其惡也。郝懿行曰補之韓詩外傳作輔之亦於義為長。楊注非。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使君有賢之名。故為下忠也。

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

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龍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說苑曰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

其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此云紂未知孰是。先謙案。議兵篇。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皆殷紂時事。則說施誤也。

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禽獸不知敬賢。盧文昭

曰正文不敬。善作不能誤。今改正或疑是不能下脫敬字。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狎輕侮也。言必見害。禽獸則亂。狎虎則

危。災及其身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暴虎徒搏。馮河徒涉。人知其一。莫知其它。言人皆知暴虎馮河之害。而不知小人為害有甚於此也。

王引之曰。荀子引詩至莫知其它。而止。戰戰兢兢三句。則後人取詩詞增入也。此承上小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而言。人但知暴虎馮河之害。而不知不敬小人之害。與此同。故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揚注但釋不敢暴虎四句。而不釋戰戰兢兢三句。則所見本無此三句。甚明一證也。又小閔傳曰。它不敬小人之危。殆也。箋曰。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慎。小人能危亡也。傳箋皆本於荀子二證也。呂氏春秋安

死篇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此言不知鄰類也。所引詩詞至莫知其它。而止。高注曰。人皆知小人之為非。不知不敬小人之危。殆故曰。不知鄰類也。淮南本經篇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此之謂也。文與荀子正同。高注曰。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也。故曰。知其一。而不知當畏慎。小人危亡也。故曰。莫知其它。此不免於惑。故曰。此之謂也。

也。呂覽淮南高注皆本於荀子三證也。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

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

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

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

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

一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其敬雖異至於忠信端慤不傷

害則凡所接物皆然言嘉善而矜不能不以人之不肯控詐待之而欲傷害之也質體也 忠信以為質，端慤以為統。統綱紀也言以端慤自處而待物者也。先謙案注

以各本作已據宋台州本改正 禮義以為文，用為文節。倫類以為理。倫人倫類物之種類言推近以知遠以此為條理也 端而言，厲而動。

而一可以為法則。厲與勸學篇蟻同端微言也。端微動也。一皆也言一動一息之閒皆可以為法則也。禮人允反。先謙案蟻集韻或作蟻史記匈奴傳索隱引三蒼云蟻蟻動貌音軟今

正文及注作禮是蟻之誤字說文禮臂字矣據注引勸學篇及音義知楊所見本尚作蟻不作禮也 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此之謂也。詩大雅抑

之篇言不僭盜賊害則少不為人法則矣

恭敬禮也。調和樂也。調和不爭競也 謹慎利也。鬪怒害也。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慎

而無鬪怒。王念孫曰樂利當為樂樂樂樂與安禮對文安禮樂樂承上禮樂而言謹慎而無鬪怒承上安禮和樂承上禮樂而言謹慎而無鬪怒承上謹慎鬪怒而言因和字譌作利又涉上文謹慎利也 是以百

舉不過也。小人反是。

通忠之順。忠有所雍塞故通之。權危險之事使至於平也。或曰權變也。既不可扶持則變其危險使治平也 權險之平。禍亂之從

聲。君雖禍亂應聲而從之也 三者非明主莫之能知也。聞君不知所以殺害忠賢而身死國亡也 爭然後善，戾然後功。

出死無私，致忠而公。夫是之謂通忠之順。信陵君似之矣。諫爭君然後能善違戾君然後立功出身死戰

不為私事而歸於至忠至公信陵君諫魏王請救趙不從遂矯君命破秦而魏國以安故似之 奪然後義，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奪者

之名殺者不仁之稱上下易位則非貞也而湯武惡桀紂之亂天下而奪之是義也 功參天地，澤被生

民。夫是之謂權險之平。湯武是也。過而通情。先謙案君本過也而曲通其情以為順善也 和而無經。經常也但

和順上意而無常守。不卹是非。不論曲直。偷合苟容。迷亂狂生。迷亂其君使生在也。先謙案狂是聖之借字說見君道篇。夫

是之謂禍亂之從聲。飛廉惡來是也。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壹。此言反經合道。

如信陵湯武者也。所以斬之取其齊也。所以枉曲之取其順也。所以不同取其一也。初雖似乖戾然終歸於理者也。詩曰。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此

之謂也。詩商頌長發之篇。球玉也。鄭玄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言湯既為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王謂珽也。長三尺。執圭指珽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繚著焉。引此以明湯武取天下權險之平為救下國者也。

平為救下國者也。

致士篇第十四 明致賢士之義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

衡平也。謂不偏聽也。顯幽謂使幽人明顯不雍蔽也。重明謂既明又使明也。書曰。德明惟明。能顯幽則重明矣。能退姦則

良進矣。俞樾曰。按揚注。衡平也。下文衡至注曰。衡讀為橫。前後兩字異訓。失之。衡聽之衡亦當讀為橫。蓋彼以衡至故亦以衡聽也。古橫衡同字。詩。衡門篇。釋文曰。衡古文橫字。是其證也。漢書王莽傳。昔帝堯橫被四表。魏志文帝紀。引徽帝傳曰。廣被四表。是橫廣音近。義通。流言之屬一時而並至。

故曰。橫至猶曰。大至矣。先謙案。重明猶書堯典之明明。此言用人之術。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譖。君子不用。殘賊謂賊害人加累以罪惡加累誣人也。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隱亦蔽

妬賢雍讀曰擁。王念孫曰。揚誤分隱忌為二義。且下文言雍蔽則隱忌非雍蔽也。隱忌即意忌。謂妬賢也。史記平津侯傳云。宏為人。意忌外寬。內深。酷吏傳云。張湯文深。意忌。唯其意忌。是以雍蔽。秦誓曰。人之有技。冒法以惡之。所謂意忌也。又曰。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鍾。所謂雍蔽也。意。凡聲相近。意忌之為隱忌。若左氏春秋經之季孫意如。公羊作隱如矣。史記孝文紀。故楚相蘇意。漢紀作蘇隱。凡之字。或與諄部相轉。上去聲。亦然。樂記天

地。許合鄭注。許讀為裏。射義。董道。不亂者。大雅。行葦傳。作耄。勤左傳。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公羊子。放時。公羊作喜。時。荀子。性惡篇。駢驅驪驥。即駢驅皆其例也。

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流言無根。源之

謂惡譖也。不官。謂無主首也。聞聽而明譽之。君子聞惡流言流說。則明白。譽謂顯露其事。不為隱蔽。如此則姦人不敢讞其謀也。定其當

而當。然後上其刑賞而還與之。士當為事行也。言定其當。否既當之後。乃行其刑賞。反與之也。謂其言當於善。則事之以賞。當於惡。則事之以刑。當丁愬反。

荀子集解 卷九 致士篇第十四

一七一

郝懿行曰土者事也古土仕事俱通用此土謂專其事也王引之曰土字義不可通土當為出字之誤也（隸書出字或省作土故諸書中出字或誤作土說見大略驚教出下）高注淮南說林篇曰當（丁浪反）猶實也言定其善惡之實而當然後出其刑費而還與之也楊讀土為事又訓事為行展轉以求其通鑿矣先謙案王說是 如是則姦言姦說姦事姦謀姦譽

姦歟莫莫之試也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愬莫不明通方起以尙盡矣

明通謂明白通達其意方起並起尙與上同上盡謂盡忠於上也。俞樾曰盡忠於上而曰上盡甚為不詞盡當讀為進列子天瑞篇終進乎不知也張湛注曰進當為盡是其證也漢書高帝紀主進顏師古注曰進字本作盡又作臚音皆同耳古字假借故轉而為進然則以盡為進猶以進為臚矣爾雅釋詁盡進也蓋從盡聲則盡亦進也尙盡猶言上進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愬皆願進於上故曰莫不明通方起以上進矣楊氏知尙之為上而不知盡之為進於古人假借之義未盡得也 夫是之謂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 盧文弨曰下似當別為一條先謙案盧說是

今從

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

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

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挾讀為決能以禮挾洽者則貴名明白天下皆願從之也。盧文弨曰貴名白王制篇作名聲曰聞此恐有訛王念孫曰儒效篇曰貴名

白而天下洽君道篇曰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則白三字不說韓詩外傳作貴名自揚義亦同也王制篇作名聲曰聞乃後人所改辯見王制篇千里曰禮下疑當有義字承上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言之揚注已無義字非也韓詩外傳五有 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此句作能以禮扶身變扶身二字亦義挾二字之誤

詩大雅民勞之篇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引此以明自近及遠也 川淵者龍魚之居也。山林者鳥獸之居也。國家者

士民之居也。川淵枯則龍魚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郝懿行曰險當為險與

之懼懼皆是王念孫曰險乃儉借字（否象傳君子以儉德辟難虞注儉或作險大戴記文王官人篇多櫛而儉貌逸周書儉作險襄二十九年左傳險而易行杜注險當為儉）山林險則鳥獸無所依而去之猶川淵枯而龍魚去之也此與上文山林茂正相反 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無士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士不守。無

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舉。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

本作也。

本作猶本務也。王念孫曰。湯未解作字之義。國家之本。作道法之總要。相對為文作者。始也。始亦本也。總亦要也。上文云。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故此四者為國家之本。

始也。魯頌。明。篇。傳。曰。作。始。也。廣雅。同。泉。陶。讓。烝。民。乃。粒。萬。邦。作。又。作。與。乃。相。對。為。文。言。烝。民。乃。粒。萬。邦。始。又。也。禹。貢。萊。夷。作。牧。言。萊。夷。水。退。始。放。牧。也。沓。既。道。靈。夢。土。作。又。作。與。既。相。對。為。文。言。沓。既。之。水。既。道。靈。夢。之。土。始。又。也。並。見。經。義。述。聞。

君子也者。道法之揆要也。不可少頃曠也。得之則治。失之則亂。

得之則安。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

。盧文昭曰。前王制篇亦。有此數語。或是脫簡於彼。

得衆動天。

得衆則可以動天言。人之所欲。天必從之。

美意延年。

美意。樂意也。無憂患。則延年也。

誠信如神。

誠信則如神明。言物不能欺也。

逐魂。

逐魂。逐去其精魂。猶喪精也。矜夸妄誕。作偽心勞。故喪其精魂。此四者皆言善惡之應也。郝懿行曰。按四句一韻。文如箴銘。而與上下頗不相蒙。疑或它篇之誤。脫魂者。神也。夸者。誣謗。所謂逐物。意移心動。神疲者也。先謙案。郝說是。今別為一條。

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

。盧文昭曰。此句有誤。當作而在乎不誠必用賢。王念孫曰。案當作而在乎不誠必用賢。言用賢之不必也。管子九守篇曰。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居氏春秋論威篇曰。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賈子道術篇曰。伏羲誠必謂之節。淮南兵略篇曰。將不誠必則卒不勇。敢枚乘七發曰。誠必不悔。決絕以諾。皆以誠必連文。則必字不可刪。先謙案。羣書治要作不在乎不言。而在乎不誠。治要引書多節。刪而不增。字其引此文。誠上有不字。此脫不字之明證。

夫言用賢者口也。却賢者行也。無善行則賢不至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難乎。

夫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

。郝懿行曰。耀。俗耀字。耀者照也。耀蟬者。火必明而後蟬投焉。蟬以陽明為趨也。照蟬者。火必闇而後蟬赴焉。

蟹以陰闇為居也。二者君子小人之分途也。故明主求賢如耀蟬。闇主蒐隱如照蟹。

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

。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禮記有蝻。范是也。今人

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

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多容廣納也。然後

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政之崇高在輔以中和察斷。斷丁亂反。王念孫曰。政之隆謂政之中也。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彼以中對始。終比

以隆對。始終是隆。即中也。楊以隆為崇高失之。又正論篇凡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辯訟不決。隆正謂中正也。王霸篇曰。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為是為隆正。下文天下之大隆亦謂大中也。揚以隆為崇高亦失之。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夫不教而殺。謂

之虛。故為政之始。寬裕多容。三年政成。然後進退誅賞也。用其終為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

先賞罰後德化則亂。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女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書康誥言雖義刑義殺亦勿用。即行

之當。先教後刑也。雖先後不失。尚謙曰。我未有順事。故使民犯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

程者物之準也。程者度量之摠名也。禮者節之準也。節謂君臣之差等也。程以立數。禮以定倫。言有程則可以

立一二之數。有禮則可以定君臣父子之倫也。德以敘位。能以授官。度其德以序上下之位。考其能以授所任之官。若禮典樂伯典禮之比也。凡節奏欲

陵而生民欲寬。節奏謂禮節。奏陵峻也。侵陵亦最峻之義。生民謂以德教生養民也。言人君自守禮之節。奏陵而文。注皆非是。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者。陵謂嚴密也。故與寬相反。富國篇曰。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

節簡易。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察。陵謹與寬鏡亦相反。節奏陵謹。即此所云節奏欲陵也。楊訓陵為侵陵。誤

與此。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節奏雖峻。亦有文飾。不至於刻急。郝懿行曰。陵者丘陵。喻高峻也。節奏以禮言。欲其高峻。防踰越也。生民以田畜言。欲其寬

鏡不陝隘也。節奏陵而文教禮讓也。生民寬而安樂太平也。王念孫曰。而猶則也。孟子公孫丑篇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萬章篇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言節奏

陵則文。生民寬則安也。節奏密則成文章。樂記曰。節奏合以成文。是也。陵字或作凌。管子中匡篇曰。有司寬而不凌

矣。上文下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加

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猶尊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

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

術法也。言有四德，則可以爲人師。師法不在博習也。與音豫。

尊嚴而憚，可以爲師。耆

艾而信，可以爲師。

五十曰艾，六十曰耆。

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爲師。

誦謂誦經說，謂解說謂守其所學。先謙案不陵不犯，謂謹守師說者。下知微而論，如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若以爲非夫子之言是也。

論與倫古字通，言知極精。微而皆中倫理也。注非。

知微而論，可以爲師。

知精微之理而能講論，論虛困反。郝繁行曰：

則冀本。

謂木葉落，冀其根也。謝本從盧校作水，深則回，樹落，冀本。盧文昭曰：宋本作水，深而回，樹落則冀。本今從元刻。郝懿行曰：回流也。冀，壅根也。二句喻弟子於師，不忘水源。木本之意，俞樾曰：樹落下

當有則字。此以上二句喻下一句若無則字，句法不一律矣。盧從元刻其實，宋本是也。古書每以而則互用。孟子告子篇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墨子明鬼篇非父則母，非兄而妯。史記樂布傳與楚則漢破，與

漢而楚破，皆其證也。宋本上句用而字，下二句用則字。必荀子之原文。先謙案俞說是。今從宋本。

弟子通利則思師。

思其厚於已也。

詩曰：無言不讎。

無德不報，此之謂也。此言爲善則物必報之也。

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

寧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

盧文昭曰：此數語全本左傳。考荀卿以左氏春秋授張蒼，蒼授賈誼，荀子固傳左氏者之祖師也。

荀子集解卷十

議兵篇第十五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

臨武君蓋楚將未知姓名戰國策曰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春申君曰

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魏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羸曰臣能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有問鳴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乃至於此乎更羸曰此擊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故創痛也其鳴悲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烈而高飛故墮也今臨武君嘗為秦擊不可以為距秦之將趙孝成王晉大夫趙鳳之後簡子十世孫或曰劉向敘云孫卿子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臨武君即孫臏也今案史記年表齊宣王二年孫臏為軍師則敗魏於馬陵至趙孝成王元年已七十餘年年代相遠疑臨武君非此孫臏也。盧文弨曰案楊氏改書名作荀卿子而此篇正文仍作孫卿子依漢以來相傳之舊也本篇內微子開封於宋注甚明注更羸楚策作王曰請問更羸又其故創痛也策無其字此注脫故字今增又故創未息作故創痛未息今從策刪痛字

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若順太歲反孤虛之類也。先謙下得地利。若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之比也

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

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

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

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王念孫曰元刻無善字（宋龔本同）案無善字者是也下文臨武君曰豈必待附民哉正

對此句而言則無善字明矣宋本有善字者涉上文善附民者而衍羣書治要亦無善字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執利也。乘執所

行者。變詐也。奇計。盧文弨曰所行新序三作所上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感忽悠闇皆謂倏忽之間也感

忽恍惚也悠闇遠視不分辨之貌莫知所從出謂若九天之上九地之下使敵人不測魯連子曰弃感忽之恥立累世之功也。盧文弨曰案齊策載管連與燕將書云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彼上文云去忿恚之心而成

終身之名則下句不當又云感忿此引作感怒是也新序又作奄忽義亦同往立字舊脫今補郝懿行曰寒感讀如撼撼撼古今字也感怒搖法之意悠闊神祕之意兵貴神速如處女脫兔之喻也 孫吳用

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謂吳王闔閭將孫武吳謂魏武侯將吳起也 孫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

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帝王之志意如此也 君之所貴。權謀執利也。所行。攻奪變詐也。

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路亶也。讀為袒亶也。袒亶也。謂上下不相覆蓋。新序作落單。郝懿行曰路亶新序作落單。蓋離落單薄之意。楊注非王念孫曰路單猶亶也。也。上不恤民則民皆亶。故下句云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孟子滕文公篇是率天下而路也。趙注云是率導天下之人以亶路也。今本亶路作亶困之路。乃後人所改。辨見管子五輔篇。管子五輔篇云匡貧憂振罷露資乏絕。韓子亡微篇云好罷露百姓。呂氏春秋不屈篇云士民罷路。路露路並通。是路為亶德也。爾雅云擅病也。大雅板篇下民卒瘁。毛傳云瘁病也。病亦謂亶德也。縑衣引詩下民卒瘁。釋文擅作亶。擅亶亶並通。秦策士民路病於內。高注云路亶也。路病與路亶亦同義。新序雜事篇作落單。晏子外篇云路世之政。單事之教。或言路亶。或言路單。或言落單。其義一而已矣。揚說皆失之。 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此之國。王引之曰滑當為渙。說卦曰渙者離也。雜卦曰渙離也。下文事大敵。聖則渙然。離耳。是渙為離貌。故曰渙然。有離德。俗書渙字作渙。渙字作滑。二形略相似。故渙譌為滑。新序雜事篇正作渙。然有離德。韓詩外傳作突然。有離德。突乃奐之譌。渙奐古字通。文選琴賦注引蒼頡篇云奐散也。 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

指撓沸。撓攪也。以指撓沸言必爛也。新序作以指撓沸。 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王念孫曰。案焉猶則也。說見釋詞。 故仁人上下

相愛之意。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

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胷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先擊頭目

使知之而後擊之。豈手臂有不救也。聽猶耳。目也。言先謙案言此兩者俱無所用。注義似隔。 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聽猶耳。目也。言

遠人自為其耳目。或曰謂間諜者。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

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耳目明而警戒相傳以和二。無有二心也。一云傳或為博。博眾也。而一如一也。言和眾如一也。先謙案傳為博字之誤。說見儒效篇。

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

卒卒伍行列。言動皆有備也。

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

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

兌猶聚也。與隊同。謂聚之使短續壞散也。新序作銳則若莫。又兌作銳。居案延讀延。東曰延。嬰今櫻字。謂橫布則其鋒長。櫻之者皆斷也。兌讀為銳。謂直濤則其鋒

利遇之者潰也。外傳兩居字。與下文圍居一例。可知注未是矣。郝懿行曰延者長也。兌與銳同。荀書皆然。古字通也。延新序作疑。誤字或段借耳。延訓長。故云若莫邪之長刃。兌訓利。故言若莫邪之利鋒。楊注非。韓詩外傳作延。居銳居。與下圍居為儷。其義甚明。俞樾曰。楊訓兌為聚。不如盧說之長。惟依外傳延居。銳居為說。則非也。延則若

莫邪之長刃。兌則若莫邪之利鋒。與上文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句法一律。不得有居字。下文云圍居而方止。此自以圍居方止相對成義。外傳因圍居之文。改作方居。以對之。後於此文。延下銳下各衍居字。盧據以說荀子。誤矣。

延之言長也。故若長刃。銳之言利也。圍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

圍居方止。謂大故若利鋒。以文義論。亦不當有居字。山之不可移動也。方居則若盤石之不可拔也。語尤明晰。此方止即方居變文。以儷句耳。先諫案郝說方止非也。說

上案角鹿埤隴種東籠而退耳。其義未詳。蓋皆摧敗披靡之貌。或曰鹿埤垂下之貌。如禾實垂下。然埤丁果反。隴種遺失。貌如隴之種物。然或曰即龍鍾也。東籠與

凍隴同。沾。溼貌。如衣服之沾。溼然。新序作隴種而退。無鹿埤字。盧文昭曰垂下之貌。舊脫垂字。今補。案說文未實垂。下謂之隴。丁果切。楊意。埤讀為櫛。故音義皆與之同也。又即龍鍾也。舊脫龍字。龍鍾乃當時常語。今補。又案

方言。龍。涿謂之霑。廣韻。凍隴。霑露也。故楊云。凍隴沾。同也。即龍鍾也。舊脫龍字。龍鍾乃當時常語。今補。又案埤上角字。涉上而誤。衍。案語詞。郝懿行曰。鹿埤隴種東籠。蓋皆摧敗披靡之貌。顧氏炎武（見日知錄廿七）引

舊唐書。竇軌傳。我隴種車騎。未足給公。北史。李穆傳。龍隴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蓋周隋時人。尙有此語。此等皆古方俗之言。不必強解。楊氏既云未詳。又引或說。鹿埤龍鍾。隴似皆失之。新序止有隴種。無鹿埤。

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

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

如畏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

跖。豈又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

又新序作豈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

不可得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日益明察。俞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

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

謀慮與之為敵者土地必見侵削。反謂不服從也。先謙案盧大氏也說見王制篇。

詩曰：武王載發，有虔

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

詩殷頌武王湯也。發讀為旆，度微遏止也。湯建旆與師本由仁義。雖用武持鉞而猶以敬為先。故得如火。

之威無能止之也。郝懿行曰：發揚起也。猶書之言我武惟揚也。毛詩作載旆，傳云旆旗也。毛詩本出荀卿，不應有異說。文引詩又作載坡，然則坡發蓋皆旆之同音。段借字耳。韓詩外傳引亦作旆。

孝成王

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

設謂制置道謂論說教令也。行動用也。王念孫曰：道術也。揚以道為論說教

令失之先謙案設猶用也。說見君道篇。

孫卿子曰：凡在大王，將率未事也。臣請途道王者諸侯疆弱

存亡之效，安危之執。

率與帥同。所類反。道說也。效驗也。孝成王見荀卿論兵，謂王者以兵為急，故遂問用兵之術。荀卿欲陳王道，因不答其問，故言凡在大王之所務將帥乃其末

事耳。所急教化也。途廣說。湯武五霸及戰國諸侯之事。先謙案以下文凡在於軍將率未事也。證之是謂凡在大王之將率者皆未事也。楊注誤。

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

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強，亂者弱。是強

弱之本也。上足卬則下可用也，上不卬則下不可用也。

卬古仰字。不仰不足仰也。託上曰仰，宜向反。能教且化

長養之是足仰。謝本作上不足卬。盧文弨曰：以往觀之，正文當本是上不卬。衍足字。先謙案盧說是此後人妄加。今依注文刪足字，以復唐人注本之舊。

下可用則強，下不可

用則弱。是強弱之常也。隆禮效功，上也。重祿貴節，次也。上功賤節，下也。是

強弱之凡也。效驗也。功戰功也。效功謂不使賞僭也。重祿重難其祿，不使素餐也。節忠義也。君能隆禮驗功，則強。上戰功輕忠義，則弱。大凡如此也。

好士者強，不好

士者弱。

土賢。土也。愛民者強，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強，政令不信者弱。信謂使下可信。民齊

者強，民不齊者弱。

齊謂同力。謝本從盧校作不齊者弱。王念孫曰：案元刻不齊上亦有民字是也。見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元刻增民字。賞重者強，賞輕者弱。重難其賞，使必賞有功。刑威者強，刑侮者弱。刑當

民可畏則強，不當罪則人侮，慢故弱也。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強。攻當為功，功精好加功者也。器械牢固便利於用

則強也。盧文弨曰：攻與工功古多通用。攻治也。

即依本字不改亦可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窳器病也音庚楛。窳惡謂不堅回也。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

重難用兵者強。權出一者強。權出二者弱。政多門則弱也。是強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技材力也齊人以勇力擊

斬敵者號為技擊。孟康曰：兵家之技巧。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鎰金。無本賞矣。八

曰：鑑本賞謂有功同受賞也。其技擊之術，斬得一首則官賜鎰金。贖之斬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勝亦不賞。是無本賞也。郭嵩燾曰：此與秦首虜之法同，以得首為功賞，不問其戰事之勝敗。故曰：無本賞。漢世軍法抵罪得贖，免當亦起於戰國之季。言苟得首者有罪當贖，僅納鎰金以得首為重，取快一夫之勇也。

是事小敵毳，則儉可用也。可儉為用之也。毳讀為。施史記聶政謂嚴仲子曰：屠可以且夕得甘脆以養親也。先謙案晉語其下儉以幸。韋注：儉苟且也。儉可用謂苟且用之。猶為可也。揚注：非。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易說卦曰：若

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若飛鳥言無馮依也。無日言傾側反覆之速，不得一日也。盧文昭曰：注言無馮依也。宋本作言無馮依而易也。今從元刻。是亡國

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貨市傭而戰之幾矣。此與貨市中傭作之人而使之戰相去幾何也。盧文昭曰：正文其去宋

本作其出。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武卒選擇武勇之卒，號為武卒。度取之謂取其長短。衣三屬

之甲。如淳曰：上身一帥，一經，一凡，三屬也。依於氣反。屬之欲反。盧文昭曰：案考工記釋文屬之樹反。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个。置

戈其上。置戈於身之上，謂荷戈也。盧文昭曰：元刻作負矢無服字，與漢書同。王念孫曰：此本作服矢五十个。服矢即負矢，負與服古同聲而通用。《考工記》車人：軋服先鄭師農云：服讀為負。故漢書作負

今本作負服矢者，校書者依漢書旁記負字而寫者，誤合之也。元刻無服字，則又後人依漢書刪之也。俞樾曰：服字實不可無。服者，箠之段字。說文：竹部：箠，弩矢箠也。經傳通以服為之。詩：采芣芣象弱魚服。國語：齊語：服無矢，皆

是也。負服矢五十个者，感矢五十个於服而負之也。若但云負矢，則矢無服不可負。若云負矢，服則疑五十个以服計矣。故曰：負服矢五十个。古人之辭，所以簡而明也。漢書：奪服字，元刻從之，非是。置戈其上，承負服矢五十个，而

而言，所謂其上者，矢服之上也。蓋負矢服於背而荷戈於肩，戈之上半適在矢服之上，故曰置戈。冠軸帶劍，其上也。揚注：不解服字之義，故於此句亦失其解。而曰置戈於身之上，不可通矣。先謙案：俞說是也。俞樾曰：師古曰：著兜鍪而又帶劍也。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贏負擔也。日中於一日之中也。俞樾曰：師古曰：著兜鍪而又帶劍也。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日中者，自且至於一日之中也。蓋半日而趨百里也。揚注謂一日之中，則但云日趨百里足矣。

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復其戶不徭役也。利其田宅不征粟也。顏師古曰：利謂給其便利之處。中丁仲反。復方目反。

則但云日趨百里足矣。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復其戶不徭役也。利其田宅不征粟也。顏師古曰：利謂給其便利之處。中丁仲反。復方目反。

則但云日趨百里足矣。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復其戶不徭役也。利其田宅不征粟也。顏師古曰：利謂給其便利之處。中丁仲反。復方目反。

盧文昭曰注不征衆衆字誤疑作稅先謙案試之而中程則用爲武卒優之如此上所謂以度取之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

周也。此中試者筋力數年而衰亦未可遽奪其優復使皆怨也改造更選擇也則又如前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復

既多則稅寡資秦人其生民也陔陔其使民也酷烈。生民所生之民陔陔謂秦地險固也酷烈嚴刑罰也地險固則寇不能害嚴刑

罰則人皆致死也。盧文昭曰陔陔俗本作狹隘今從宋本郝懿行曰陔陔猶狹隘也謂民生計窮蹙王霸篇云生民則致貧隘語意正同注以陔陔謂秦地險固非也下文陔之以陔亦非地險注沿沿注沿沿注沿沿注

誤劫之以執。謂以威執劫。迫之使出戰。隱之以陔。謂隱蔽以險陔使敵不能害鄭氏曰秦地多險藏其民於陔中。郭嵩燾曰秦遠交近攻侵伐無虛日未曾以陔陔自隱

也劫之以執承上酷烈言隱之以陔承上狹隘言其民本無生計。忸之以慶賞。忸與忸同申習也戰勝則又甚迫蹙之使亟驚於戰以敷賞也下文陔而用之正申此義。與之慶慶使習以爲常忸

女九。餽之以刑罰。餽藉也不勝則以刑罰陵藉之莊子風謂蛇曰餽我亦勝我音秋或作隨七。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鬪無由也。顧千里曰天字疑不當有此以下之民與要利於上相對爲文謂秦民非謂天下之民明甚宋本與今

本同蓋。陔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守險陔而用之既得勝乃賞其功所以人言爲戰而立功者衆也。先謙案陔而用之疆國篇所云如壘厭雷擊下文除陔其下獲其功

用義與此同揚。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有功而賞之使相長獲得五甲首則役隸鄉里之五家也。是最爲衆疆

謂守險陔非也。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爲之有根本不遺一時之利故能衆強長久也不復其戶利其田宅故多地也以正言比齊魏

之苟且爲正言秦亦非天幸有術數。然也四世孝公惠王武王昭王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

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

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以魏遇秦魯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熬五刀反。盧文昭曰有遇之者二句似專

言天下無有能敵仁義者注准云以魏遇秦殆以當時無湯武竝無桓文故也然無妙據理爲說或云末二句當竝從齊說下王念孫曰或說是俞樾曰楊注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然以投石爲喻不必言焦熬之物注義未安

上文云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此文以焦熬投石疑有奪誤當云以指撓沸也先謙案下文明言招近募選陔

廣雅釋詁曰撓拭也說文火部熬乾煎也然則以指撓熬其義猶以指撓沸也先謙案下文明言招近募選陔

廣雅釋詁曰撓拭也說文火部熬乾煎也然則以指撓熬其義猶以指撓沸也先謙案下文明言招近募選陔

許尙功利之兵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云云則此有遇之者二句專謂湯武之仁義無敵楊注誤

兼是數國者皆于賞蹈利之兵也。傭徒

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千求也言秦魏雖足以相勝皆求賞蹈利之兵與傭徒之人鬻賣其力作無異未有愛貴其上

為之致死安於制度自不踰越極於忠義心不為非之理者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微妙精盡也節

殆危也諸侯有能精盡仁義則能起而兼危此數國謂擒滅之也。盧微妙精盡也節文昭曰舊本注作則能起而無危也兼此數國誤今據正文刪正

是漸之也。近當為延傳寫誤耳招延謂引致之也募選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者此論齊之技擊也隆執

法未為理也或曰漸侵債也謂其賞罰繼可漸染於外中心未悅服漸子廉切。俞樾曰揚云近當為延是也招延二字同義則募選二字亦必同義募乃募字之誤募選皆具也說詳王制篇揚注募選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

者非是先謙案漸詐欺也說詳不苟篇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服其心是齊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猶齊

擊不可以當擊之武卒也以詐遇齊辟之猶以錐刀墮太山也。辟音譬墮毀也錐許唯反非天下之愚人莫

敢試故王者之兵不試。一舉而定不必試也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疆暴之國

莫不趨使。誅其元惡其餘曠悍者皆化而來臣役也。王念孫曰拱挹指麾虛依富國篇改挹為揖案揖與

本皆作挹呂本挹作揖盧因改為揖誤先挹通不煩改字（宥坐篇挹而損之淮南道應篇挹作揖晏子諫篇晏子下車挹之挹即揖）諸

謙案謝本從盧校作拱揖今依王說改正 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

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以禮義教化大齊之謂湯武也小謂未能大備若五

本故兵大齊提行起今案連上文是或中間有注脫去耳王念孫曰治讀為殆殆危也謂危鄰敵也王制篇曰威疆未足以殆鄰敵王霸篇曰威動天下疆殆中國疆國篇曰威動海內疆殆中國殆治古字通（疆國篇疆殆中

國揚注殆或為治史記范雎傳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治諸侯即殆諸侯）揚謂受其治化則非用兵之事矣 若夫招近募選隆執詐

尙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為雌雄耳矣。翕敘也代翕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由用也以詐力相勝是盜賊之兵也故齊之田單楚

亡若言代強代弱也。先謙案宋台州本注若作偷

之莊躡。秦之衛鞅。燕之繆蟻。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也。田單齊襄王臣安平君也。史記莊躡者楚

莊王苗裔。楚威王使為將。將兵循江而上。略蜀黔中以西。躡至滇池。方二百里。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至滇。變服從其俗。焉。衛鞅秦孝公臣。封為商君。者也。繆蟻未聞。

也。是其巧拙強弱。則未有以相君也。若其道一也。雖術不同。皆出於變詐。故曰其道一也。盧文弨曰。相君元刻作相若注。

首有相若相似也。五字今從宋本。先謙案。相君猶言相長也。廣雅。釋詁。長君也。長訓君。則君亦訓長。元刻及注五字皆妄人增改。未及和齊也。數子之術未能及於和齊人心也。掎契

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兵也。契讀為挈。挈持也。掎。挈猶言掎掖也。司讀為。齊桓晉文楚莊。

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入禮義教化之域。孟康曰。入王兵之域也。然而未有

本統也。本統謂前行素修若湯武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是強弱之效也。湯武王而桓文霸齊魏。則代存代亡。是其效也。

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為將。孫卿子曰。知莫大乎棄疑。不用疑謀是智之大。先謙案。言用人不疑。

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先謙案。當理而行。故無過慮。必先事故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

必也。不可必不得。必謂成功。功忘其警備。莊子曰。聖人以必不必。故多功。衆人以不必必。故無功也。盧文弨曰。成不可必也。五字乃起下之詞。注不得必三字。宋本元刻皆無。俗問本有之。下引莊子語。舊本多訛。今悉從元刻。改正先謙案。言成功不能期。必於一出。故下云有功如幸文。義甚明。揚盧說非。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

處舍收臧。欲周以固。處舍營壘也。收臧財物也。周密牢固。則敵不能陵奪矣。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靜

安重而不為輕舉動。則疾速而不失機權。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謂使閒諜。窺敵欲潛隱深入之也。伍參猶

而盡知其事。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也。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

疑。道言也行也。王念孫曰。道當訓為行。夫是之謂六術。自制號政令。已下有六也。無欲將而惡廢。先謙案。無以所欲而

唯視其能否。無私好惡。苟書多以欲惡代好惡。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強使人出

戰而輕敵

凡慮事欲孰。而用財欲泰。

孰謂精密泰。謂不吝賞也。

夫是之謂五權。

五者為將之機權也。

所以不受

命於主有二。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

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

至謂一守而不變。

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

得序。羣物皆正。

百官軍之百吏得序各當其任。

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

不苟徇上意故主不能喜。不為變詐故敵不能怒也。

夫是

之謂至臣。

為臣之至當也。

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

謀慮必在事先重之。以敬常戒懼而有備也。

慎終如始。終始如

一。夫是之謂大吉。言必無覆敗之禍也。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

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

不務越逐也。書曰。不愆于五步。六步乃止。

齊焉。行如戰。有功如幸。

不務驕矜。

敬謀無曠。

無曠言不敢須臾不敬也。曠與曠同。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衆

無曠。敬敵無曠。夫是之謂五無曠。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

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

天下莫及之將。

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

軍制。孫卿子曰。將死鼓。

死謂不棄之而奔亡也。左傳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

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

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

軍之所重在順命。故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

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

令教令也。言使之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其罪同也。

不殺老弱。不獵禾稼。

服者不禽。格者不舍。犇命者不獲。

服謂不戰而退者。不追禽之。格謂相距捍者。奔命謂奔走來歸其命者。不獲之為囚俘也。犇與奔同。

凡誅

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

扞其賊謂為賊之扞蔽也。以

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犇命者貢。

順刃謂不戰借之而走者。蘇讀為倮。倮向也。謂相向格鬪者。貢謂取歸命者。獻於上將也。

微子開封

於宋。紂之庶兄名啓周周後封於宋也。曹觸龍斷於軍。說苑曰榮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此云紂臣當是說苑誤又

戰國策趙有左師觸龍說太后請長安君質素豈復與古人同官名乎。盧文昭曰史記趙世家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言字當屬下讀趙策誤作觸龍當以此注爲正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先謙案服民當作民服此誤倒耳當封而封當殺而殺皆所以養生其民故殷民服之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

者竭蹶而趨之。竭蹶顧介翁言匍匐也新序作竭走而趨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師長詩曰自西自東自

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

擊。德義未加所以敵人不戰故不攻擊也且恐傷我之士卒也上下相喜則慶之。敵人上下相愛悅則慶賀之豈況侵伐乎不屠城。屠謂毀其城殺其民若屠者然

也。先謙案齊不燔軍。不久雷暴。露於外也師不越時。古者行役不踰時也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東征西怨之比臨武君曰善。

陳轅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陳轅荀卿弟子言先生之議常言兵以仁義爲本也仁者愛

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爲。愛人則懼其殺傷循理則不欲爭奪焉肯抗兵相加乎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非謂愛人循理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

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所存止之處畏之如神所過往之國無不從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

伐驩兜。伐亦誅也書曰放驩兜于崇山也舜伐有苗。命禹伐之書曰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之禹伐共工。書曰梳共工于幽州皆堯之事此云禹伐共工

也。未詳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夏殷或稱王或稱帝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蓋亦論夏殷也至周自貶損

也。

也。

也。

也。

也。

全稱王故以文 武為兩王也 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 故近者親其善 遠方慕其德 孫曰慕

其德德本作義後人改義為德以與服極為韻而不知與下文德字相複也 文選為袁紹檄豫州文注石闕銘注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三引此並作義 兵不血刃 遠邇來服 德

盛於此 施及四極 詩曰 淑人君子 其儀不忒 此之謂也 詩曹風尸鳩之篇 陳奐曰 儀不忒正是四國二句今脫之也儀即義也故尸鳩篇儀皆讀為義王念孫曰此正 承上文遠方慕義而言所引詩蓋本作其義不忒今本義作儀者後人據詩改之耳

李斯問孫卿子曰 李斯孫卿弟 秦四世有勝 兵強海內 威行諸侯 非以仁義

為之也 以便從事而已 便其所從之事而已謂若劫之以執隱 孫卿子曰 非女所知也 女所謂便者 不便之便也 人以為便也 吾所謂仁義者 大便之便也 人以為便也 彼仁

義者 所以脩政者也 政脩 則民親其上 樂其君 而輕為之死 故曰 凡在於 軍 將率末事也 荀卿前對趙孝成王有此言語弟子所知故引以答之也 謝本從盧校軍作君盧文 昭曰舊本作凡在於軍今案當是君字先謙案凡在下作一句讀不改軍為君說自可 通盧不 當隱改 秦四世有勝 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 漢書譚作鯁蘇林曰讀如鯁 而無禮則慈之慈鯁懼貌也 先禮反張晏 曰軋踐轢也 此所謂末世之兵 未有本統也 本統前 行素脩 故湯之放桀也 非其逐之鳴

條之時也 武王之誅紂也 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 皆前行素脩也 此 所謂仁義之兵也 前行素脩謂前已行之 素已脩之行讀如字 今女不求之於本 而索之於末 此世之 所以亂也 本謂仁義末謂變詐世所以亂亦由 不求於本而索於末如李斯之說也

禮者 治辨之極也 強國之本也 威行之道也 功名之總也 辨別也總要也強國 謂強其國也 先謙 案強國史記作強固正義云固堅固也言國以禮義四方欽仰無有攻伐故為強而且堅固之本也以禮 義導天下天下服而歸之故為威行之道也以禮義率天下天下咸遵之故為功名之總總合也聚也 王公

禮者 治辨之極也 強國之本也 威行之道也 功名之總也 辨別也總要也強國 謂強其國也 先謙 案強國史記作強固正義云固堅固也言國以禮義四方欽仰無有攻伐故為強而且堅固之本也以禮 義導天下天下服而歸之故為威行之道也以禮義率天下天下咸遵之故為功名之總總合也聚也 王公

禮者 治辨之極也 強國之本也 威行之道也 功名之總也 辨別也總要也強國 謂強其國也 先謙 案強國史記作強固正義云固堅固也言國以禮義四方欽仰無有攻伐故為強而且堅固之本也以禮 義導天下天下服而歸之故為威行之道也以禮義率天下天下咸遵之故為功名之總總合也聚也 王公

禮者 治辨之極也 強國之本也 威行之道也 功名之總也 辨別也總要也強國 謂強其國也 先謙 案強國史記作強固正義云固堅固也言國以禮義四方欽仰無有攻伐故為強而且堅固之本也以禮 義導天下天下服而歸之故為威行之道也以禮義率天下天下咸遵之故為功名之總總合也聚也 王公

禮者 治辨之極也 強國之本也 威行之道也 功名之總也 辨別也總要也強國 謂強其國也 先謙 案強國史記作強固正義云固堅固也言國以禮義四方欽仰無有攻伐故為強而且堅固之本也以禮 義導天下天下服而歸之故為威行之道也以禮義率天下天下咸遵之故為功名之總總合也聚也 王公

禮者 治辨之極也 強國之本也 威行之道也 功名之總也 辨別也總要也強國 謂強其國也 先謙 案強國史記作強固正義云固堅固也言國以禮義四方欽仰無有攻伐故為強而且堅固之本也以禮 義導天下天下服而歸之故為威行之道也以禮義率天下天下咸遵之故為功名之總總合也聚也 王公

禮者 治辨之極也 強國之本也 威行之道也 功名之總也 辨別也總要也強國 謂強其國也 先謙 案強國史記作強固正義云固堅固也言國以禮義四方欽仰無有攻伐故為強而且堅固之本也以禮 義導天下天下服而歸之故為威行之道也以禮義率天下天下咸遵之故為功名之總總合也聚也 王公

禮者 治辨之極也 強國之本也 威行之道也 功名之總也 辨別也總要也強國 謂強其國也 先謙 案強國史記作強固正義云固堅固也言國以禮義四方欽仰無有攻伐故為強而且堅固之本也以禮 義導天下天下服而歸之故為威行之道也以禮義率天下天下咸遵之故為功名之總總合也聚也 王公

禮者 治辨之極也 強國之本也 威行之道也 功名之總也 辨別也總要也強國 謂強其國也 先謙 案強國史記作強固正義云固堅固也言國以禮義四方欽仰無有攻伐故為強而且堅固之本也以禮 義導天下天下服而歸之故為威行之道也以禮義率天下天下咸遵之故為功名之總總合也聚也 王公

禮者 治辨之極也 強國之本也 威行之道也 功名之總也 辨別也總要也強國 謂強其國也 先謙 案強國史記作強固正義云固堅固也言國以禮義四方欽仰無有攻伐故為強而且堅固之本也以禮 義導天下天下服而歸之故為威行之道也以禮義率天下天下咸遵之故為功名之總總合也聚也 王公

由之。所以得天下也。。盧文昭曰元刻得作一史。記禮書韓詩外傳四皆同。不由。所以隕社稷也。。先謙案史記隕作捐。故

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

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由用也。道即禮也。用禮即行。不用禮雖堅甲嚴刑皆不足恃也。楚人絞革犀兕以爲甲。鞞

如金石。。鞞。堅貌。以鮫魚皮及犀兕爲甲。堅如金石之不可入。史記作堅如金石。鞞古洽反。管子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兕二載。輕罪入蘭盾。鞞革二載。犀兕如金石之狀也。王念孫曰楊本作鞞如金石。與

史記不同。然鞞訓堅。諸書未有明文。說文鞞。防扞也。今本打傳作汗。據玉篇廣韻曰。楊注管子小匡。鞞曰鞞。革重革當心。鞞之可以禦矢。皆不訓爲鞞。史記而外。韓詩外傳亦作汗。據玉篇廣韻。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

引荀子。正作堅。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七調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九引作牢。如金石。陳禹謨本改爲堅。此是避隋文帝諱。故改堅爲牢。然則虞所見本。正作堅。與楊本異也。俞樾曰。史記禮書作堅。如金石。故揚注訓鞞爲堅。貌。即引史記爲證。然鞞之訓堅。貌。諸書皆無明文。殆非也。說文鞞有二。其一見革部。爲正篆。其一見鼓部。爲篆篆

之古文。鞞鼓聲也。故文選上林賦。鏗鏘鞞鞞。李善注曰。鏗。鏘。鐘聲也。鞞。鞞鼓聲也。此文鞞如金石。當以聲音不當以貌言。謂扣之。而其聲鞞然。如金石也。必以鼓聲相況者。鼓是革所爲。上云絞革犀兕。以爲甲。則亦革所爲也。正見其屬鞞之密。史記作堅。自與荀子異。不得並爲一談也。

窾鉅鐵錙。慘如蠶薑。。窾。地名。屬南陽。徐廣曰大剛曰鉅。鉅與錙同。予也。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矛。吳揚之間謂之錙。言窾地出錙。錙。鐵爲矛。慘如蠶薑。言其中人之慘毒也。錙音管。盧文昭曰。案今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錙。無自關而西謂之矛。七字。先謙案史記作窾之鉅鐵。施鑿如蠶薑。索隱云。鑿謂矛刃及矢鏃也。史

錙爲施。慘爲鑿。故索隱以施屬下。讀望文解之例。以上下文。鞞如金石。卒如飄風。則荀子本書文義較長。輕

利僂。倅卒如飄風。。言楚人之趨捷也。僂亦輕也。匹妙反。或當爲嫖。姚之嫖。嫖。驍勇也。倅與速同。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殆。謂危亡也。垂沙地名。未詳所在。漢地理志。沛郡有垂鄉。豈垂沙乎。史記楚懷王二十八年。秦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

昧。取我重丘。而去昧與蕲同。盧文昭曰。垂沙。史記垂沙。王念孫曰。案垂字古讀若陀。說見唐韻正。垂沙蓋地名之疊韻者。韓詩外傳及淮南兵略篇。並作兵殆。莊躄起。楚分而爲三四。。司馬貞史記索隱曰。亂後楚遂分爲四。韓子曰。楚王欲伐越。莊子曰。臣患日能見百步而不見其睫。王之兵敗於齊。晉莊躄爲盜。境內

吏不能禁。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躄。初爲盜。後爲楚將。先謙案史記引三四作四。參參與三同。索隱誤以參

字下。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穎以爲險。江漢

以爲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鄧林。北界鄧地之山林。緣。繞也。方城。楚北界山名也。然而秦師至而鄢郢

折。故

舉。若振槁然。舉謂舉而取之。鄴鄆楚都振舉也。槁枯葉也。謂白起伐楚一戰舉鄴鄆也。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

者非其道故也。紂刳比干。囚箕子。為炮烙刑。列女傳曰炮烙為膏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火中。紂與妲己大笑。烙古責反。可證。揚時本尚作格也。王念孫曰此段氏若膺說也。說見鍾山札記。昔嘗聞盧校荀子多用段說。故盧本

前列參訂名氏有金壇段若膺而書中所引段說則唯有禮論篇持虎一條余未見段氏校本無從採錄。故但據所見之書略舉一二焉。殺戮無時。臣下懷然莫必

其命。懷然。悚栗之貌。莫。自謂必全其命也。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

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

敵國不待試而誅。試用也。誅服也。城郭不辨。辨治也。或音辦。郝懿行曰古無辦字。荀書多以辨為辦。此注音義兩得之。溝池不拊。拊古

耳。盧文弼曰案甘聲之拊不當為古掘字注前一說非後一說當作拊是也。正論篇大古薄葬故不拊亂今厚葬飾棺故拊也。又列子說符篇俄而拊其谷呂覽

變謂器械變動攻敵也。先謙案說文四塞也。周禮掌固注固國所依阻者也。國曰固。野曰險。此篇固塞與機變對。文上與隘阻對。文疆國篇固塞險形。執使固塞與形執對。文皆二字平列。與富國篇云其塞固者不同。揚注

未了機變二字平列注。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者。無它故焉。內當為固史記作晏然。孫曰此當依史記作不畏外而固。今本而下有明字者。涉下文明道而衍。

明道而分鈞之。盧文弼曰史記外傳俱作均分之。王念孫曰此當依史記作不畏外而固。今本而下有明字者。涉下文明道而衍。

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響。和。反。有不由令者。然後誅之以刑。王念孫曰諫

之以刑此後人不解俟字之義而妄改之也。韓詩外傳史記皆作俟之以刑。正義訓俟為待。王制篇曰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是與此互相證明矣。宥坐篇亦曰躬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今本躬行作邪。民辯見宥坐。

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郵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流。

郵。怨也。流行也。言通流也。先謙案史記郵作尤。威流作威行如流。

無它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

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

殺一人謂極鯨于羽山刑二人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郝懿行曰刑殺皆未聞楊注謬鯨死於殛所非堯殺之殛古書本作極極

非殺也上云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此等皆不必強解。

傳曰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厲謂抗舉使人畏之。王念孫曰諸書無訓厲為抗舉者余謂厲猛也。一定十二年左傳注厲猛也王制篇曰威嚴猛厲。錯置也置設也言威雖猛而不試刑雖設而不用也宥坐篇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義同。楊彼注云厲抗也但抗其威而不用也錯置也如置物於地不動也亦非錯訓設置之置與史記周本紀刑錯四十餘年之錯不同。

凡人之動也。為賞慶為之。則見害傷焉止矣。故賞慶刑罰執詐。不足以

盡人之力。致人之死。為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無禮義忠信。

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除隄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

焉慮無慮猶言大凡也除謂驅逐隄謂迫蹙皆秦劫之以今本無人字乃後人不曉古義而妄刪之說見前天下之人百姓下。無禮義忠信。句。焉慮率用賞慶刑罰

執詐除隄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焉語詞也。說見釋詞。慮大凡也。說見前慮以王命全其德下。除隄二字義不相屬楊以除為驅逐非也。除當為險俗書之誤也。俗書險字作除形與除相似。險與隄同義。馮衍顯

志賦悲時俗之險隄是也。或作險隄楚辭離騷路幽昧以險隄是也。楊注隄或為險當作除。或為險今作隄者因正文及注內三隄字而誤除與險俗書相近隄與險形聲皆相遠以是明之。

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

北敗走也北者乖背之名故以敗走為北也。盧文昭曰大寇則至則者若也與下三則字異義又禮論篇今夫大鳥獸則失亡其羣匹云云則亦若也古或謂若為則說見釋詞則字下。勞苦煩辱則必犇。犇與奔同。霍焉離

耳。下反制其上。

霍焉猶渙焉也離散之後則上下易位若秦項然。先謙案焉猶然也上文云滑然有離德又云渙焉離耳渙霍滑三字一聲之轉。故賞慶刑罰

執詐之為道者。傭徒粥賣之道也。不足以合大眾。美國家。故古之人羞而

不道也。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

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事作業任力役以調齊之。長養之。如保赤子。政

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離俗不順其上則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擊若被不

祥敦厚也毒害也擊謂祇擊破勝之也。盧文昭曰方言諱憎所疾也宋魯凡相惡謂之諱憎此敦當與諱同

王念孫曰揚說敦惡禮論篇同又云或曰敦讀為頓頓困躓也皆非也說文熟怨也廣雅熟惡也康誥罔不

熟傳曰人無不惡之者孟子萬章篇引書作敬法言重黎篇楚傲舉策而自屈其力李注傲惡也敬傲敦並與熟

同本篇敦惡與毒擊對文禮論篇之敦惡與喜樂哀痛對文則敦不得訓為厚亦不得讀為困頓之頓也盧引方

言諱憎所疾也（諱郭音之潤反）宋

魯凡相惡謂之諱憎諱與敦亦聲之轉

然後刑於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大焉

將以為利邪則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戇陋誰睹是而不改也哉然後百

姓曉然皆知脩上之法王念孫曰脩當為循字之誤也（隸書循脩二字傳寫往往為混說見管

順）君道篇曰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文略與此同順與循古同聲而通用

也（大射儀順左右隈今文順為循莊子天下篇已之大順順或作循書大傳三正若循連環白虎通義引此循

作順像上之志而安樂之於是能有能化善脩身正行積禮義尊道德於是像之

自脩德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起矣是高爵豐祿之所加也

榮孰大焉將以為害邪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持此以生之也。王念孫曰持養二字

平列持亦養也非持此以養之之謂臣

道篇云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管子明法篇云小臣持祿養交晏子春秋問篇云仕者持祿游者養交皆

以持祿養交對文荀子正論篇又以持老養衰對文故呂氏春秋異用篇仁人之得給以養疾持老也高注曰持

亦養也（今本持誤作侍）又勸學篇云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榮辱篇云以相羣居以相持養墨子天志篇云內

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非命篇云上以事天鬼下以持養百姓（今本持誤作侍）呂氏春秋長見篇云申

侯伯善持養吾意

亦皆以持養對文

生民之屬孰不願也雕雕焉縣貴爵重賞於其前雕雕章明之貌。盧文昭曰雕雕猶

昭昭

縣明刑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

為者化存至也言所至之處畏之如

神凡所施為民皆從化也

而順盧文昭曰比上有脫文下云為之化而愿為之化而公知此

句亦當是為之化而順其上脫六字或若干字不可知矣王念

孫曰汪氏中云而順上疑脫九字此句與下三句一類句末當是為之化而順因上有化字遂相承脫去耳（見

丙申校本）盧用汪說而小變其文俞樾曰此句與下二句本一律多一順字則不詞矣而順當作順而順而猶

從而也。順而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矜糾收繚之屬爲之化，而調。皆承上文所存者，神所爲者，化而言性惡，篇曰：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禮義文理亡焉。諸順字並與此同。猶言順是而暴悍，勇力之屬皆爲之化，焉。因順而譎，而順文義遂不可通。或乃疑其有闕文矣。先謙案：化與此二字衍，此文本作神所爲者，順文義甚明。後人因孟子所存者，神所過者，乃二語妄於者，下加化字傳寫者，緣下文三化而句例復於化下加而字，本文遂不可通矣。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愿。順從也。謂好從暴悍，勇力之人皆化而愿也。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旁偏頗也。辟，讀爲僻。先謙案：旁辟，猶便辟，旁便，雙聲字。矜糾收繚之屬爲之化，而

調。矜，謂夸汰，糾，謂好發，攝人過者也。收，謂掠美者也。繚，謂緣繞，言委曲也。四者皆鄙陋之人，今被化則調和也。郝懿行曰：收者，拘也。繚者，繞也。此謂矜嚴糾察，拘牽繚繞之屬皆化而調和也。注說收繚非是。王念孫曰：案廣雅，矜，急也。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三引廣雅曰：糾，急也。齊語注曰：糾收也。糾收，並從斗聲，而義亦相同。說文糾，繩三合也。今人猶謂糾繩爲收繩。楚辭九章注曰：糾，戾也。繚，謂繚戾也。鄉飲酒禮注曰：繚，猶糾也。孟子告子篇注曰：紛戾也。矜糾收繚，皆急戾之意，故與調和相反。暴悍，勇力與愿相反。旁辟，曲私與公相反。矜糾收繚與調相反。揚說皆失之。夫是之謂大化至一。大化者，皆極一也。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謝本從盧校作王猷允塞。徐方，其來盧文昭曰：詩大雅常武之篇，當本有注脫之耳。宋本作王猶

允塞。徐方，既來。與今詩同。今從先刻。君道篇亦作猷字。王念孫曰：案謀猷字，詩皆作猶。說文有猶，無猷。猷者，猷變耳。俗以猶爲猷。若字猷爲謀猷字，非也。君道篇作猷者，亦變耳。宋錢本作猶。徐方，既來。呂錢本並如是。與今詩同。且君道篇正作徐方，既來，不作其來也。元刻不可從此。盧氏無注者，注已見於君道篇也。今本君道篇注文全脫。盧注注脫亦非。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

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貴我名聲，美我德行，欲爲我民，故辟門除涂，以迎吾入。因其民，襲其處，而百姓皆安。因其民之愛悅，襲取其處，皆安言不驚擾也。先謙案：襲亦因也。揚云：襲取其處，非也。立法施令，莫不順比。比，親親比之。是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俞強。是以德兼人者，也。俞讀爲愈，下同。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執。故民雖有離心，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戎甲俞衆，奉養必費。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兵

必煩費也。奉養，戎甲所劫也。必煩費也。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兵

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貧求富。用飢求飽。虛腹張口。來歸我食。若是。則必發夫掌筭之粟以食之。地賦曰：筭，筭主倉粟之官。筭，匹孝反。王引之曰：掌當為稟。稟，古廩字也。榮辱篇有困窮。楊彼注云：圖曰：困，方曰廩。彼言困窮。猶此言稟筭。稟筭皆所以藏粟。故云發稟筭之粟以食之。若云發掌筭之粟，則義不可通。隸書掌或作掌與稟略相似。故諸書稟字尤譌為掌。說見管子輕重甲篇一掌下。

委之財貨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立溫良之有司以慰接之。懼其畔去也。已暮三年。然後民可信也。已，猶也。猶一暮之後。至於三年。然後新歸之民可信。本非慕化故也。王引之曰：暮者，周也。謂已周三年也。揚注非。俞樾曰：楊注任曲。荀子書多用暮字作窮極之義。此暮字蓋亦暮字之誤。已暮三年。猶云已極三年也。宥坐篇暮三年而百姓往矣。可證此文之譌。正論篇期臭味注曰：期當為暮得之矣。先謙案俞說是。

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國俞貧。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

兼弁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凝定也。堅固定有地為難。盧文昭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齊能弁宋而不能

凝也。故魏奪之。燕能弁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上地上黨之地完全言城邑也。富足言府庫也。趨歸也。七朱反。史記秦攻上黨。韓不能救其守。

馮亭以上黨降趙。趙使馬服子將兵距秦。秦使白起大破馬服於長平坑四十餘萬。而奪其地。殺戮蕩盡。盧文昭曰：注蕩疑作殆。故能弁之而不能凝。則必奪。不能弁之又不能凝其有。則必亡。能凝之。則必能弁之矣。得之則凝。兼弁

無強。得其地則能定之則無有強而不可兼弁者也。古者湯以薄。武王以瀆。薄與亳同。瀆與鎬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

為一。諸侯為臣。無它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脩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強。令行禁止。王

者之事畢矣

荀子集解

卷十

議兵篇第十五

一九三

荀子集解卷十一

疆國篇第十六

刑范正。刑與形同。范法也。刑范鑄劍規模之器也。郝懿行曰：刑與型同。范與範同。皆鑄作器物之法也。楊注非。

金錫美。工冶巧。火齊得。火齊得謂生孰

齊和得宜。考工記云：金有六齊。齊才細反。

剖刑而莫邪已。剖開也。莫邪古之良劍。

然而不剝脫。不砥厲。則不可以斷。

剝脫謂刮去其生。繩。澀砥厲謂磨淬也。

剝脫之。砥厲之。則劍盤孟。劍牛馬。忽然耳。

剝割也。音辰。劍盤孟。劍牛馬。蓋古用試劍者也。戰國策：始奢謂田單曰：吳干將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孟。孟皆銅器。倉刺鍾無聲及斬牛馬者也。忽然言易也。盧文弨曰：劉宋本作剝。元刻作剝。皆訛。今改正。

彼國者。亦疆國之

剖刑已。如疆國之初開刑也。然而不教誨。不調一。則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教誨之。

調一之。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彼國者。亦有砥厲。禮義節奏是也。節奏有法

度也。先謙案：節奏。包法度在內。不能訓。節奏。為有法度說。見富國篇。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人君者。隆禮尊賢而

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亡。幽深傾險。使下難知。則亡也。盧文弨曰：正文及注亡字

上元刻竝有盡字。宋本無。

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暴察謂暴急。嚴察也。此三威

者。不可不孰察也。禮樂則脩。分義則明。分謂上下有分。義謂各得其宜。舉錯則時。愛利則形。形見

利人之心見於外也。郝懿行曰：形。韓詩外傳六作刑。刑者法也。愛人利人。皆有法。不為私恩。小惠。注云：形見非是。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帝天

神也。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謂道。

德之威。禮樂則不脩。分義則不明。舉錯則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誅不服也。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申商之比。黜然而雷擊之。如

牆厭之。黜然卒至之貌。說文云。黜。黑色。猶闇然。黜。烏。感反。厭。讀為壓。郝懿行曰。黜與奄同。奄。然。猝。乍之貌。而與如古通用。奄。然。如雷擊之。如牆壓之。皆言暴察之威。所劫。韓詩外傳六。黜作聞。而作如。劉台拱曰。韓詩外傳作如雷擊之比。而字義亦作如。王念孫曰。古書多以而如互用。而其義則皆為如。小雅。都人士。簪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簪滿而不滿。實如虛。見。翁如不及。孟子。離婁。篇。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皆其證。如是。百姓劫則致畏。見劫脅之時而畏也。盧文弼曰。正文致字。據宋本補。韓詩外傳六。亦同。贏則敖上。稍贏。綴之。則敖。

則最得間則散。最聚也。間。隙也。公羊傳曰。會猶最也。何休曰。最聚也。郝懿行曰。最。依字書。應作取。音。徐踏云。古以聚物之聚為取。取與最字相似。世人多見最少。見取。故書傳中取字皆譌作最。韓詩外傳作取。音。執拘則聚。即取字也。隱元年。公羊傳及何注。皆本作取。今譌作最。揚所見本已然。辯見經義述聞。敵中

則奪。敵人得中道則奪其國。一曰。中擊也。丁仲反。愈。懣曰。此以民情言不在敵國。言楊注非是。敵當讀為適。古文言劫則致畏。敵則敖上。執拘則最得間。則散。竝就其一偏者而言之。此云敵中謂適乎其中也。既不用道德之威。而用暴察之威。適乎其中。則反失其所以為暴察矣。故曰。適中則奪。下文曰。非劫之以形。執非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振。夫是之無以有其下。正承此文而言。足見楊注之非。非劫之以形。執非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振。夫是之

謂暴察之威。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為亂人之道。百姓謹敖。則從而執縛之。刑灼之。不和人心。謹。喧譁也。敖。喧嘩也。亦讀為噉。謂斗呼之聲。噉。噉然也。五刀反。如是。下比周賁。濱以離上矣。賁。讀為憤。憤然也。民。逃其上曰濱。郝懿行曰。賁與奔古字通。賁。讀謂奔走。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夫是之謂狂妄之威。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道德之威成乎安疆。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也。

荀子集解 卷十一 疆國篇第十六

一九五

公孫子曰。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

公孫子齊相也。未知其名。後語孟嘗君客有公孫成。豈後為齊相乎。或曰公孫名忌。子發楚命

尹未知其姓。戰國策莊辛諫楚襄王曰。蔡聖侯南遊乎高陵。北陵乎巫山。左枕幼妾。右擁嬖女。馳騁乎高蔡之間。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于宣王。繫以朱絲。而見之史記。蔡侯或者古通稱。鮑彪云。昭十一年。楚史記不同。盧文弼曰。案楚策左枕作左抱。蔡無聖侯。吳師道謂當作靈侯。或者古通稱。鮑彪云。昭十一年。楚史誘蔡侯。殺之於申。經傳不書子發。蓋使子發召之。楚子靈王若宣王。蔡滅八十年矣。淮南道應訓。子發伐蔡。論之。宣王郊迎。人聞訓。又言獲罪。威王者皆失考也。今案鮑吳之說。以為楚靈王然。誘之與伐其事不同。闕疑可也。王念孫曰。蔡在楚北。非在楚西。不得言西伐。蔡將子匠反。西當為而言。子發將兵而伐蔡也。

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

歸致命于君言蔡侯自奉其社稷歸楚非已之功也。

舍屬二三子而治其地。

發命屬請也。之欲反二三子楚之諸臣也。理其地謂安輯其民也。子發不欲獨擅其功。故請諸臣理其地也。王念孫曰。古無訓屬為請者。屬會也。見孟子梁惠王篇注。左傳哀十三年注。齊語晉語楚語注。言會諸臣以治之。先謙案正文宋台州本。謝本作治。所局本依注。改理非注。自避唐諱。

退。是主威也。徙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眾威也。

誠教也。凡臣舍不宜以眾威受賞。是時合戰用力而敵退。則固陋也。其致命難其辭賞。日眾威比已上公孫子美。

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為之也。

言古皆然。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為之也。固陋也。其致命難其辭賞。日眾威比已上公孫子美。夫尚

善善惡惡之應也。

彼彼賞罰也。言彼賞罰者乃先王之遺齊一人之本善善惡惡之報應也。

治必由之。古今一也。

為治必用賞罰。古者

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君享其成。羣臣享其功。

享獻也。謂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爵謂若秦庶長不更之屬。官人羣吏受其獻也。庶人土卒也。秩祿皆謂廩食也。

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

發獨不然。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法。墮與功之臣。恥受賞之屬。

人皆受賞。子發獨辭。是使與功

之臣墮廢其志受世蒙其恥今子毅自謂無功則子孫無以稱揚雖無刑戮之恥而後世亦即損卑下無以光榮也。盧文昭曰正文卑其宋本作卑乎

案獨以為私廉豈不過甚矣哉故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荀卿子說齊相曰。盧文昭曰此七字元刻無從宋本補顯千里日宋錢佃本卷末云監本有七字宋呂夏卿本

有疑揚注所見與監本不同或不止少七字亦王伯厚所說監本未必是之類也

處勝人之執。用厚於有天下之道索為匹夫不可得也

也。處勝人之執不以勝人之道。用厚於有天下之道遠矣。夫主相者勝人以

桀紂是也。然則得勝人之執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主相者勝人以

執也。是為是非為非。能為能。不能為不能。併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

義之可以相兼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併讀曰屏棄也屏棄私欲違達公義也今相國上則得專主。下

則得專國。相國之於勝人之執。實有之矣。竄讀為擅本亦或作擅或曰竄誠也。王念孫曰或說是也本或作擅者借字耳然

則胡不毆此勝人之執。赴勝人之道。毆謂駕馭之也或作誨歌此勝人之執誤也求仁厚明通之君子

而託王焉。求賢而託之以王使輔佐也與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孰敢不為義矣。國內皆化之也

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於庶人。莫不為義。則天下孰不欲合義矣。天下皆來歸義也

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之官。好利之民莫不願以齊為歸。是一天

下也。相國舍是而不為。案直為是世俗之所以為。不為勝人之道但為勝人之執。先謙案以字疑衍則女

主亂之官。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眾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為俗。曷若

是而可以持國乎。今巨楚縣吾前。楚在齊南故曰前縣聯繫之也大燕鱸吾後。燕在齊北故曰後鱸也藉也如躡踏於後莊

子風謂蛇曰：「醜，我必勝。」
我本亦作嗜，吾後也。勁魏鉤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
魏在齊西，故曰右。鉤，謂如鉤取物也。楚也。西壤，齊西界之地。若繩，言細也。

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
襄賁，開陽，楚二邑。在齊之東者也。漢書地理志：二縣皆屬東海郡。賁，音肥。俞樾曰：乃，疑又字之誤。上已云巨楚，縣吾前，故此

一國作謀，則三國必起而乘我。
一國，謀齊則三國乘其敝。俞樾曰：三國，乃二國之誤。上文止有楚、燕、魏三國，若依

若假城然耳。
言齊如三國之寄城耳，不久當歸之也。俞樾曰：楚雖當齊之二面，要是一國不當分為二。楊注非也。四字疑衍文。當云齊必斷而為三。其下句則云國若假城耳。言齊之國若假人之

城不久當歸之也。古四字作二，二與三字混疑三。譌二二後人校正作三，傳寫者遂立存四三兩字。楊氏不能是正，以四字屬上讀三字屬下讀而兩句俱不可通矣。先謙案：議兵篇云：兵殆於垂沙，唐蔑死，莊躄起，楚分而為三。據此，荀子本書必有作四三三同也。勸學篇云：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羣書治要作三，省是參三同字之證。而為四三三同意。國若假城然耳，自為一句。楊注失其讀。俞氏又欲減字以成其義，皆非也。

必為天下大笑。曷若
天下必笑其無謀。滅亡間以為何如也。王念孫曰：曷若二字與上

而為四三三同意。國若假城然耳，自為一句。楊注失其讀。俞氏又欲減字以成其義，皆非也。

下文義不相屬。此涉上文曷若是而衍兩者二字。指上文勝人之道與勝人之執。兩者孰足為也。
勝人

之道與勝人之執。一則天下歸。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
世謂

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
執謂國籍之所在也。王念孫曰：案楊注本作執位，國籍之所在也。禮運

謂天下之圖籍也。故此注亦曰執位，國籍之所在也。今本位作謂，國則義不可通。又案楊以籍為國籍，非也。籍亦位也。儒效篇曰：周公履天子之籍，又曰：反籍於成王。是籍與位同義。非謂國籍也。正論篇曰：聖王之子也。有

天下之後也。執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文義並與此同。盧云：執籍謂

執力憑籍也。亦非。見正論篇。先謙案：王室為天下所宗，故云宗室。

之衆數以億萬。
其數億萬。俄而天下倜然舉去桀紂而犇湯武。
倜然，高舉之貌。舉皆也。犇與奔同。

反然

舉惡桀紂而貴湯武。
反音翻。翻然，改變貌。惡，烏路反。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
假設曰。

是無它故焉。桀紂者善為人所惡也。而湯武者善為人所好也。人之所惡

何也。曰。汗漫爭奪貪利是也。汗漫謂穰汗不脩潔也。或曰漫謂欺誑也。汗烏路反。漫莫但反。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禮

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竝乎湯武。辟讀為譬。稱尺語反。若其所

以統之。則無以異於桀紂。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統制治也。故凡得勝者。必與

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也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

往者。疆勝非衆之力也。隆在信矣。而往猶已上也。言有兵四五萬已上者。若能崇信則足以自致。疆勝不必更待與國之衆也。若不崇信。雖有與國之衆。猶

無益。故曰非衆之力也。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苟

無益。故曰非衆之力也。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苟

無益。故曰非衆之力也。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苟

無益。故曰非衆之力也。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苟

無益。故曰非衆之力也。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苟

無益。故曰非衆之力也。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苟

無益。故曰非衆之力也。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苟

無益。故曰非衆之力也。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苟

無益。故曰非衆之力也。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苟

無益。故曰非衆之力也。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苟

無益。故曰非衆之力也。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苟

無益。故曰非衆之力也。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苟

無益。故曰非衆之力也。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苟

無益。故曰非衆之力也。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苟

韋囊也管子按度篇有此字

是仁人之所羞而不為也。屈大就小務於苟得故羞而不為也

故人莫貴乎生莫樂乎

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王念孫曰案安樂當為樂安養生樂安與貴生樂安並承上莫貴乎生莫樂乎安而言今本樂安二字倒轉則與上下

文不合人知貴生樂安而弃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殞頸也。殞當為劓。王念孫曰案高義篇石渚殞頭乎王庭殞頭即劓頭也。殞劓皆從勿聲故劓又讀為劓。史記循吏傳石奢（即石渚）自劓而死索隱劓音亡粉反（宋毛晃增修禮部韻略及班馬字類皆如是今本則改劓為劓而刪去其音矣）是劓字兼有殞劓二讀無

煩改劓為劓也。愚莫大焉。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

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詩大雅版之篇義已解上。盧文昭曰案今詩作板爾雅釋訓作版二字古通用也章懷注後漢書董卓傳論

李善注劉孝標辨命論引詩皆作上帝版版先謙案虞王本作介人

力術止。義術行。曷謂也。曰。秦之謂也。力術疆兵之術義術仁義之術止謂不能進取霸王也言用力術則止用義術則行發此論以謂秦也新

序李斯問孫卿曰當今之時為秦奈何孫卿曰力術止義術行秦之謂也。盧文昭曰此所引新序今本脫郝懿行曰疆力之術雖進終止杖義之術無往不行依注引新序此答李斯之問為秦發也。威疆乎

湯武。廣大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校認認然。認思。里反。常恐天下之一合

而軋已也。此所謂力術止也。曷謂乎威疆乎湯武。先謙案以下文例之。此處當有曰字而今脫之。湯武

也者。乃能使說已者使耳。說音悅。俞樾曰下使字當訓從爾雅釋詁使從也。今楚父死焉。國舉焉。負三王

之廟。而辟於陳蔡之間。此楚頃襄王之時也。父謂懷王為秦所虜而死也。至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鄆郢燒先王墓於夷陵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陳城廟主也。辟如

字謂自屏遠也。視可司閒。案欲劓其脛而以蹈秦之腹。視可謂觀其可伐也。劓亦斬也。盧文昭曰元刻伐也。下有司音伺閒隙也。六字宋本無。王念孫曰斬脛以蹈秦之腹義不可通。玉藻弁行劓刺起屨（正義弁急也）是劓刺為起屨之貌。然則劓其脛以蹈秦之腹亦謂起其脛以蹈秦之腹也。漢書賈誼傳劓手以衝仇人之匈義與此同（顏注劓利也亦非）。

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乃使讐人役也。秦能使讐人為之徒役謂楚襄

王七年迎婦於秦城十五年與

秦伐燕二十七年復與秦平而入太子質之類也。先謙案此所謂威疆乎湯武也。曷謂廣大

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諸侯也。未有過封內千里者也。封畿之內今

秦南乃有沙羨與俱。是乃江南也。漢書地理志沙羨縣屬江夏郡此地俱屬秦是有江南也。盧文弼曰羨音夷先謙案沙羨城在今武昌府江夏縣西南

北與胡貉為鄰。西有巴戎。巴在西南戎在西皆隸屬秦東在楚者乃界於齊。謂東侵土地所得者乃與齊為界也在

韓者。踰常山乃有臨慮。漢書地理志臨慮縣名屬河內今屬相州也。盧文弼曰慮音盧先謙案地理志作隆慮避後漢殤帝諱改林慮故城即今彰德府林縣治林慮以山氏

縣即臨慮矣。在魏者。乃據圍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圍當為圍漢書曹參下修武度圍津顏師古曰在東郡豈古名圍津轉寫

為圍或作韋津。今有韋城豈是邪。史記朱忌謂魏安釐王曰秦固有懷。其在趙者。剡然有苓而據

茅邢丘城。堯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堯津相近疑同。堯居委反。其

松柏之塞。剡然侵削之貌苓地名未詳所在或曰苓與靈同漢書地理志常山郡有靈壽縣今屬真定或曰苓當為卷案卷縣屬河南非趙地也松柏之塞蓋趙樹松柏與秦為界今秦據有之負

西海而固常山。負背也常山本趙山秦今有之言秦背西海東向以常山為固也是地偏天下也。威動海內。疆殆中

國。秦之疆能危殆中國殆或為治。先謙案治是殆之誤字說見議兵篇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

合而軋已也。然字元刻有與前同。盧文弼曰宋本無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中國句下王念孫曰案此汪氏中

說也。汪直移此句於上文疆殆中國下是也。俞樾曰案上文威疆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相對為文是於湯武言威

疆舜禹言廣大若威動海內疆殆中國下接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則文義錯雜矣。汪說非也。此所謂句當移在

是地偏天下也。句下試以上文例之。上文曰是乃使讎人役也。此所謂威疆乎湯武也。此文曰是地偏天下也。此

所謂廣大乎舜禹也。文法正相準。威動海內疆殆中國二句又承威疆乎湯武句以起下文言威疆不言廣大者

其一以包然則柰何。曰節威反文。節減威疆。案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

全謂德全。因與之參國政。正是非。治曲直。聽咸陽。使聽咸陽之政順者錯之。不順者而後誅

之。錯置也謂捨而不伐若是。則兵不復出於塞外。而令行於天下矣。若是。則雖為之築

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

明堂天子布政之宮於塞外三字衍也以前有兵不復出於塞外故誤重寫此三字耳殆庶幾也秦若使賢人為政雖築明堂

朝諸侯庶幾可矣或曰塞外境外也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墻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左氏傳為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或曰築明堂於塞外謂使他國為秦築帝宮也戰國築韓王謂張儀曰請比秦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

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

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

應侯秦相范雎封於應也杜元凱云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也。盧文昭曰案杜注無南字。

孫卿子曰。

其固塞險形執便山林川谷美。

謂多良材及

天材之利多。

所出物

是形勝也。形地形便而物

產多所以為勝故曰如高屋之上而建瓴水也。

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

流邪淫也汙濁也其不流汙言清雅也。

服不挑。

挑偷也不為奇異之服詩序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也。盧文昭曰案周語卻至佻天說文引作挑天是挑與佻同。

甚畏有司而順。

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

邑之解署

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桀。

古之吏也。

桀音苦隘惡也或曰讀為王事靡盬之盬盬不堅固也。

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

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用黨偶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

之士大夫也。

偶然高遠貌。

觀其朝廷其閒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

也。

其閒朝退也古莫反恬然安閑貌如無治者如都無聽治處也。

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

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

雖佚而治雖約而詳雖不煩而有功古之至治有如此者今秦似之。

雖然則有

其認矣。

魏耀。盧文昭曰正文元刻作則甚有其認也。

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

則個個然其不及遠矣。

縣音懸謂聯繫。先謙案楊訓縣為聯繫非也縣猶衡也謂衡之以王者之功名則不及也苟書或言縣衡或單言縣單言衡其義並同王霸篇云禮之

所以正國也譬猶衡之於輕重也君道篇云輕不得以縣重是縣猶衡也君道篇又云衡石稱縣者所以為平也禮論篇云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正名篇云衡不正則重縣於仰而人以為輕輕縣於俛而人以為重解蔽

驚云聖人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是以衆異不得相蔽皆縣衡連言王制篇云名譽未足以縣天下也王霸篇云以是縣天下下一四海正論篇云聖人備道全美是縣天下之權稱也又云聖王沒有執籜者罷不足以縣天下所謂縣天下者王者在上能爲天下持平如縣衡然苟書明言縣天下之權稱是縣天下即謂縣衡天下下揚訓縣爲繫亦非也漢書鄒陽傳臣聞秦倚曲臺之宮縣衡天下正用苟書縣天下義

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粹謂全用儒道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積微細之事月不如日言常須日日留心於庶事不可怠忽也凡人好敖慢

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夫敦比於小事者矣敦比精審躬親之謂也郝

懿行曰敦讀如堆敦比者敦迫比近叢集於前也注似未了先謙案敦比治也義具榮辱篇

爲積也大數音朗博謂所縣繫時日多也大謂積小以成大若蟻蚘然也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淺其爲積也小

時日既淺則所積亦少也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善謂愛惜不怠棄也補漏謂不能積功累業至於微漏然後補

荒廢不治也故王者敬日敬謂不敢慢也故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霸者敬時動作皆不失時或曰時變則懼治之不立也僅存之國

危而後戚之戚憂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亡國之禍敗不可勝

悔也所悔之事不可勝舉言多甚也霸者之善箸焉可以時託也霸者其善明著以其所託不失時也俞樾曰託乃記字之譌言霸者之善所以明著者

以其可以時記也下文云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正王者敬日霸者敬時之意記志義同記譌作託則時託與日志不倫矣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記

識其政事故能功名不可勝數王念孫曰玩楊注則正文不可勝下當有數字俞樾曰日志也上亦當有可以二字與可以時記也一例財物貨寶以大爲重政教

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詩大雅烝民之篇輶輕也

引之以明積微至箸之功

凡姦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貴義不敬義也上行下效夫義者所以限禁人

之為惡與姦者也。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而有趨姦之心矣。此姦人之所以起也。且上者下之師也。夫下之和上

譬之猶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故為人上者不可不順也。不可不順義或曰當為慎夫義者

內節於人而外節於萬物者也。節即謂限禁也。俞樾曰節猶適也。呂氏春秋重己篇故聖人必先適欲高注曰適猶節也。然則節亦猶適矣。管子禁藏篇故

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是節與適同義下文曰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訓節為適則與調安相近。楊注非是。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得其

節則上安而下調也。內外上下節者。義之情也。義之情皆在得其節然則凡為天下之要。義為本而信

次之。古者禹湯本義務信而天下治。桀紂棄義務倍信而天下亂。故為人上

者。必將慎禮義務忠信然後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慎或為順

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曠空也。空謂無草也。芸謂有草可芸。鋤也。堂上猶未糞除則不暇瞻視郊野之草有無也。言近者未理不暇及遠。魯連子謂田

巴曰堂上不糞者郊草不芸也。郝懿行曰糞者塗之假借。諫變作拊。少儀曰墻席前曰拊。經典俱通。作糞王念孫曰此言事當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故堂上不糞。則不暇芸。野草也。芸上不當有瞻曠二字。不知何處脫文。闕

入此句中。也。據楊注引魯連子堂上不糞者。郊草不芸也。無瞻曠二字。即其證。楊注又曰堂上猶未糞。除則不暇瞻視郊野之草有無也。此則不得其解。而曲為之說。白刃扞乎胷。則目

不見流矢。扞蔽也。扞蔽於胸。謂見斬刺也。懼白刃之甚。不暇憂流矢也。王念孫曰案扞蔽非斬刺之義。犯法也。漢書董仲舒傳抵冒殊扞文。穎曰扞突也。突亦犯也。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言不措十指而救首也。拔或作校。或作校亦可。注又云或作校。則非古無枝戟之名。非不以此為務也。疾養緩急之有相先

者也。疾痛也。養與癢同。言非不以郊草流矢十指為務。痛癢緩急有所先救者也。言此者明人君當先務禮義然後及它事也。

天行有常。天自有常行之道也。俞樾曰爾雅釋宮行道也天行有常。即天道有常。揚注天自有常行之道則道字反為增出矣。不為堯存。不為桀亡。

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吉凶由人非天。愛堯而惡桀也。疆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本謂養農桑。

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養備謂使人衣食足。動時謂勸人勸力不失時。亦不使勞苦也。養生既備。動作以時。則疾疹不作也。脩道而不貳。則

天不能禍。貳即倍也。王念孫曰案脩當為循字之誤也。隸書循脩相似。說見管子形勢篇。循順也。貳當為貳亦字之誤也。凡經傳中貳字多誤作貳。說見管子勢篇。貳與忒同。管子正篇

如四時之不實。史記宋世家二衍實並以實為忒字。本作忒。又作貸。說見管子勢篇。又作隱。作匿。說見後。匿則大惑下。忒。差也。言所行皆順乎道而不差。則天不能禍也。下文曰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正與此相反。今本循作脩。實作貳。則非其旨矣。揚不知貳為實之誤。又見下文言倍道妄行。遂釋之曰貳即倍也。此望下文生義而非本句之旨。羣書治要作循道而不忒。足正揚本之誤。又禮論篇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貳亦當為實。實

差也。言禮能治萬變而不亂。若於禮有所差。則必失之也。大戴記禮三本篇作貸之則喪。是其證。貸見上注。楊云貳謂不一。亦失之。又解蔽篇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貳亦當為實。言差忒則生疑。惑也。實則疑。惑猶天貳。謂言不一。亦失之。又解蔽篇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貳亦當為實。言差忒則生疑。惑也。實則疑。為韻傾精為韻。實忒為韻。忒實應匿。竊故實匿。竊與忒為韻。貳則非韻矣。實從弋聲於古音屬之部。貳從式聲於古音屬脂部。

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祲怪不能使之凶。畜積有素。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既無飢寒之患。則疫癘所不能加之也。劉台拱曰渴字衍。飢當作饑。此承上文而言。疆本節用。故水旱不能使之饑。養備動時。故寒暑不能使之疾。脩道不貳。故祲怪不能使之凶。王念孫曰案羣書治要無渴字。下文水旱未至而飢。亦無渴字注內。

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

不能使之全。略減少也。罕希也。養略謂使人衣食不足也。動希言怠惰也。衣食減少而又怠惰。則天不能全也。俞樾曰上云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備與略義正相對。時與罕則不倫矣。罕疑並

字之誤。並即今逆字。說文干部並不順也。彳部逆迎也。是逆為從。從字其順。逆字本作並也。養略而動。並正與養備而動時相對成義。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

吉。故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疾。薄迫也。音博。祲怪未至而凶。王念孫曰未至二字與上文複羣書治要至

作生是也。下文祲是生於亂。即其證。生至字相似。又涉上文未至而誤。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

道然也。非天降災。人自使然。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知在人不在天。斯為至人。不為而成。不求

道然也。非天降災。人自使然。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知在人不在天。斯為至人。不為而成。不求

道然也。非天降災。人自使然。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知在人不在天。斯為至人。不為而成。不求

道然也。非天降災。人自使然。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知在人不在天。斯為至人。不為而成。不求

而得。夫是之謂天職。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之職任如此豈愛憎於堯桀之闕乎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

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其人至人也言天措

意測度焉以其無益於理若措其在人者慕其在天者是爭職也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也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

謂能參。人能治天時地財而用之則是參於天地舍其所以參而顧其所參。則惑矣。舍人事而欲知天意斯惑矣列星隨

旋。日月遞炤。西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列星有列位者二十八宿也隨旋相隨回旋也炤與照同陰陽大化謂寒暑變化萬物也

博施謂廣博施行無不被也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

之謂神。和謂和氣養謂風雨不見和養之事但見成功斯所以為神若有真宰然也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

天。言天道之難知或曰當為夫是之謂天功脫功字耳。王念孫曰或說是也人唯聖人為不求知

天。既天道難測故聖人但修人事不務役慮於知天也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臧

焉。夫是之謂天情。言人之身亦天職天功所成立也形謂百骸九竅神謂精魂天情所受於天之情也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

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耳辨聲目辨色鼻辨臭口辨味形辨寒熱疾癢其所能皆可以接物而不能互相為用官猶任也言天之所付任有如此也。王念孫曰揚以

耳目鼻口形連讀而以能字屬下讀於義未安余謂形能當連讀能讀為態楚辭招魂注曰態姿也形能即形也言耳目鼻口形態各與物接而不能互相為用也古字能與耐通（說辭唐韻正）故亦與態通楚辭九章固庸

態也論衡稟害當態作能漢書司馬相如傳君子之態史記作能（徐廣本如是今本作態非）易林无妄之黃女工多能亂我政事能即態守也（多態謂姪巧）故以形能連文正名篇以耳目口鼻與形體並列彼言形體

猶此言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心居於中空虛之地以制耳目鼻口財非其

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財與裁同飲食衣服與人異類裁而用之可使養口腹形體故曰裁非其類以養其類是天使奉養之道如此也順其

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順其類謂能裁者也逆其類謂不能裁者也天政言如賞罰之政令自天職既

立已上竝論天所置立之事已下
論逆天順天之事在人所爲也
暗其天君。昏亂其心亂其天官。孽色臭味過度棄其天養。不能誘逆

其天政。不能養其類也背其天情。好惡喜怒哀樂無節以喪天功。喪其萬成之天功使不蕃滋也夫是之謂大凶。此皆言不修政

之禍。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

如是則知其所爲。知其所不爲矣。知務導鐘不攻異端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言聖人自修政則可以任

天地役萬物也。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其所自修行之政曲盡其治其所養人之術曲盡其適其生長

萬物無所傷害是謂知天也。言明於人事則知天物其要則曲盡也。故大巧在所不爲。大智在所不慮。此明不務知天是乃知天也亦猶大巧在所不爲如

不慮如聖人無爲而治也。若偏有所慮則其智窄矣。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

矣。志記識也聖人雖不務知天猶有記識以助治道所以記識於天者其見垂象之文可以知其節候者是也謂若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者也。俞樾曰禮記緇衣篇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

可述而志也。鄭注志猶知也。所志於天者。即所知於天者。下文志於地志於四時志於陰陽。並同此。即承上文知其所爲。知其所不爲。而言揚訓志爲記識非。

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所以記識於地者其見土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

者矣。數謂春作夏長秋斂冬藏必然之數事謂順時理其事也所記識於四時者取順時之數而令生長收藏者也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

以治者矣。知謂知其生殺也所以記識陰陽者爲知其生殺效之爲賞罰以治之也知或爲和。王念孫曰作和者是也上文云陰陽大化萬物各得其和以生是其證陰陽見其和而聖人法之以爲

治故曰所志於陰陽者以其見和之可以治者矣。和與知字相似。而誤揚前注謂知其生殺而效之爲賞罰以治之。此曲說也。官人守天。而自爲守道也。官人任人欲任人守天在於自守道也皆明不務知天之義也

治亂天邪。曰。日月星辰瑞麻。是禹桀之所同也。或曰當時星辰書之名也。郝懿行曰堯典曆象日月星辰此瑞麻卽曆

象也。象謂璿璣玉衡神其器故言璿。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邪。曰。繁啓蕃長於春夏。繁多也蕃茂也

畜積收臧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皆言在人不在天地與時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詩曰。頌天作之能尊大岐山也。

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遼遠也。輟廣。君子不為小人

有之。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計其功。

道言也。君子常造次必守其道。小人則計一時的功利。因物而遷之也。詩曰。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逸詩也。以言荀守道不違何畏人之言也。俞樾曰。

何恤上本有禮義之不愆五字。而今奪之。文選答客難篇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李善注曰。皆孫卿子文是其證也。正名篇引此詩曰。禮義之不愆。今何恤人之言。今亦其證也。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節謂所遇之時命也。

節遇謂之命。俞樾曰。節猶適也。說詳彊國篇。是節然也。猶曰。是其適然者也。劉引正名篇。節遇謂之命。釋之。若節遇節之亦當訓適。適與之遇。所謂命也。揚注。並非。又大略篇。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節亦適也。謂不調適。若

夫心意意脩。則驕富貴富國。篇曰。脩志意。正身行。皆其證。又榮辱篇曰。志意致脩。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正論篇曰。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

君子敬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錯君

對成義學者罕見。荀字因誤為敬耳。而不慕其在天者。在天謂富貴也。小人錯其在己者。置君

字。又作苟。是也。君子苟其在己者。猶云。君子急其在己者。正與小人錯其在己者。相

皆與此文同一例。尤其明證。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

君子敬其在己者。俞樾曰。敬當為苟。說文。苟。部。苟。自。急。救。也。經典通作亟。爾雅。釋詁。亟。疾也。釋文曰。對成義學者罕見。荀字因誤為敬耳。而不慕其在天者。在天謂富貴也。小人錯其在己者。置君

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求已而不求小人錯其在己者

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望微俸而不求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

以日退。一也。皆有慕有不慕君子小人之所以相懸者在此耳。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俞樾曰本不能鳴或因風而鳴人亦不恐而此云然者蓋古有社鳴之說

人出其响百姓歸天辟亡明與鳴古字通所謂社鳴者社必樹其土所宜木故古

也。假設問答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星隊天地之變木鳴怪之可

也。而畏之非也。以其罕至謂之怪異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見

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見賢。邾莒行曰黨宜訓。明出方言。注不謂朋黨也。韓詩外傳二黨作畫於義為長

注望文生訓耳。王念孫曰楊說甚迂。且訓黨為類於古無據。惠氏定字九經古義曰黨見猶所見也。訓黨為所雖

據公羊注然怪星之所見殊為不詞。余謂黨古儻字。儻者或然之詞。怪星之黨見與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對

文謂怪星之或見也。莊子繕性篇物之儻來寄也。釋文儻崔本作黨。史記淮陰侯傳恐其黨不就。漢書伍被傳黨

字恐是後人所改。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怪星之儻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先謙案羣書治上

明而政平。則是雖竝世起無傷也。竝世起謂一世之中竝起也上聞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

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

可也。而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祇則可畏也。物之既至可畏謂在人之祇也楛耕傷稼。耘耨

失歲。政險失民。楛耕謂蠹惡不精也失歲謂耘耨失時使穢也政險威虐也歲與穢同。盧文弨曰耘耨失歲韓詩外傳二作枯耘傷歲枯與楛同疑是也此處句法不一律注強為之說頗

難通。郝懿行曰耘耨失歲韓詩外傳二作枯耘傷歲與上句相儷是也。此蓋轉寫之譌。不成文義。王念孫曰盧說是也。楛耘失歲上對楛耕傷稼下對政險失民。今本作耘耨失歲則文不成義。歲之為歲乃涉下文田稼歲惡而誤。而楊所見本已然。故強為之說而不可通。田歲稼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祇。政令不

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祆。舉謂起兵動衆錯謂懷安失於事機也本事農桑之事也禮義不脩。內外

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王念孫曰案內外無別二句爲一類父子相疑二句爲一類

詩外傳 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祆。先謙案羣書治要三謂人祆下並有也字祆是生於亂

三者錯。無安國。三者三人祆也錯置也置此三祆於中國則無有安也。王念孫曰錯交錯也說其

說甚爾。其蓄甚慘。爾近也三人祆之說比星隊本鳴爲淺近然其災害人則甚慘毒也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

祆。勉力力役也不時則人多怨曠其氣所感故生非其類也。盧文弨曰宋本此段在禮義不脩之上注首有

此三句直承其蓄甚慘之下十一字然後接以勉力力役也云云王念孫曰案呂本所載正文此三句本在

上文禮義不脩之上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祆此是祆由人與故曰祆是生於亂自錢本始依楊注移置

於下文可怪也而不可畏也之上楊注勉力不時三句云此三句直承其蓄甚慘之下注可怪也二句云此二

句承六畜作祆之下且刪去楊注而各本及盧本從之謬矣今錄呂本原文於左星隊本鳴國人皆恐曰是何

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

黨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闕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

本之鳴是無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祆則可畏也禘耕傷稼

榘失歲政險失民田穢稼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祆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

祆案此句當在下文六畜作祆之下乃總上之詞今倒在勉力不時之上則文義不順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

事不理勉力不時四句相連牛馬相生二句乃總承此四句而言非專承勉力不時而言勉力不時則牛馬相

生六畜作祆禮義不修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祆祆是生於亂三者

錯無安邦其說其爾其蓄甚慘可怪也而不可畏也不可畏也常作亦可畏也蓋星隊本鳴乃天地之變陰陽

之化非人事之所招故曰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若牛馬相生六畜作祆則政亂之所致所謂人祆也其說甚邈

其蓄甚慘可怪也而亦可畏矣上文云耳。外傳曰星隊本鳴國人皆恐何也曰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

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怪星之晝見風雨之不時是無世而不嘗有也上明政平是雖並至

無傷也上闕政險是雖無一至無益也夫萬物之有災人斯最可畏也曰何謂人祆曰枯耕傷稼枯傷歲政險

失民田穢稼惡糴貴民饑道有死人寇賊並起上下乖離鄰人相暴對門相盜禮義不循牛馬相生六畜作妖臣

下殺上父子相疑是謂人祆是生於亂案此文與荀子略同牛馬相生六畜作妖在是謂人祆之上是牛馬相生

二句乃人妖也然則荀子原文本作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可怪也而不可畏也。盧文弨曰宋

不理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妖夫是之謂人妖明矣本有注云此二

句承六畜作祿之下蓋錄之時錯亂迷誤失其次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書謂六經也可以勸戒則明之不務廣說萬物之怪

也共二十二字元刻已如其說移正故盡刪去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

日切嗟而不舍也郝懿行曰切嗟言務學也韓詩外傳二云夫子之門內切嗟以孝與此義合疏古作嗟今作磋

零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零而雨也

零求雨之禱也或者問歲旱零則得雨此何祥也對以與不零而雨同明非求而得也周禮

巫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零也

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零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

文之也

得求得所求也言為此以示急於災害順人之意以文飾政事而已

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

吉以為神則凶也順人之情以為文飾則無害姪祀求福則凶也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

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暉不赫水火不積則暉潤不博珠玉不睹

乎外則王公不以為寶

王念孫曰不睹乎外四字文義不明睹當為睹說文睹且明也從日者聲玉篇丁古切睹之言著也上言日月不高則光暉不赫水火不積則暉潤不

博則此言珠玉睹乎外亦謂其光采之著乎外故上文云在物者莫明於珠玉也世人多見睹少見睹故睹誤為睹夏小正傳蓋陽氣且睹也今本且睹作且睹誤與此同

禮義不加於國

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

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矣

幽險謂隱匿其情而凶虐難測也權謀多詐幽險三者盡亡之

也禮國篇四語與此同無盡字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

尊大天而思慕之欲其豐富孰與使物畜積而我裁制之也

王念孫曰物畜而制之制當為裁思裁為韻頌用為韻待使為韻多化為韻思裁二字於古音並屬之部制字於古音屬祭部不得與思為韻也又案楊注云使物畜積而我裁制之此釋正文物畜而裁之也正文作裁之而注

言裁制之者加一制字以申明其義耳

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

頌者美威德也從天而美其威德豈如制

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愚者不能盡一物也。而自以爲

知道無知也。以偏爲知道。豈有知哉。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慎到本黃老之術明不向賢不使能之道故莊子論慎到曰塊不失是以其無

爭先之意故曰見後而不見先也。漢書藝文志慎子著書四十二篇班固曰先申韓申韓稱之也。老子有見於訕無見於信。老子周之守藏史姓李字伯陽號稱老聃

孔子之師也著五千言其意多以屈爲伸以柔勝剛故曰見訕而不見信也。信讓爲伸。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畸謂不齊也。墨子著書有上同兼愛是見齊而不見

也。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宋子名鉞宋人也與孟子同時下篇云宋子以人之情爲欲寡而皆洽反漢書藝文志有宋子十八篇班固曰荀卿隨宋子其言黃老意。盧文昭曰注引下篇元刻作宋子以人之

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多是過也與下篇合但引書不必定全依本文楊氏以情欲二字相連慮人不明故以

兩爲字聞之不可謂衍文。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夫羣衆在上之開導皆處後而不處先羣衆無門戶也。有訕而無

信則貴賤不分。貴者伸而賤者訕則分別矣若皆貴柔弱卑下則無貴賤之別矣。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夫施政令所

若上同則政令何施也。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夫欲多則可以勸誘爲善若皆欲少則何能化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

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書供範以喻偏好則非遵王道也。

荀子集解卷十二

正論篇第十八

世俗之為說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

此一節皆論世俗之乖謬。荀卿以正論辨之。周密也。謂隱匿其情不使下知也。世俗以為主道利在如此。

也。先謙案楊注此一篇至辨之十七字。應在正論篇第十八下傳鈔者誤入正文。

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

謂下法上之表儀也。先謙案周語儀之

於民。章注儀。準也。文選。東京賦。儀。姬伯之謂。陽薛注。儀。則也。言上是下之準。則。

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默則民無應也。儀

隱則下無動也。不應不動。則上下無以相有也。

上不導其下。則下無以效上。是不相須也。先謙案有當為胥字之誤也。據注

云是不相須也。則正文非。有明甚。詩。桑扈。疏。胥。須。古今字。孟子。萬章。篇。趙注。胥。須也。是胥須字義。竝同。故正文云。無以相胥。注。即以是不相須也。釋之。胥。與。有。形近致誤。

若是則與無上

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則下治。辨矣。

宜。靈。辨。別。也。下。知。所。從。則。明。別。於。事。也。赫。懿。

行曰辨。與辨同。非辨別之辨。

上端誠。則下愿。慤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

上公正。則下不敢險曲也。治。辨。則。易。一。

愿。慤。則。易。使。易。直。則。易。知。易。一。則。彊。易。使。則。功。易。知。則。明。是。治。之。所。由。生

也。上周密。則下疑玄矣。

玄。謂。幽。深。難。知。或。讀。為。眩。惑。也。下。同。赫。懿。行。曰。玄。與。眩。同。注。後。說。是。

上幽險。則下漸詐矣。

幽。隱。也。險。難。測。

也。漸。進。也。如。字。又。曰。漸。侵。也。謂。侵。成。其。詐。也。子。康。反。赫。懿。行。曰。漸。讀。為。漸。曆。與。漸。古。音。同。字。通。曆。者。深。也。漸。詐。者。謂。幽。深。而。險。詐。也。先。謙。案。漸。亦。詐。也。說。見。不。苟。篇。

上偏曲。則下比周

矣。疑玄則難。

疑。或。不。知。所。從。故。難。一。也。

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

人。人。懷。私。親。比。則。上。不。可。知。其。情。禮。記。曰。下。難。知。則。君。長。勞。也。難。

一則不彊。難使則不功。難知則不明。是亂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

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

下。知。所。從。則。安。不。知。所。從。則。自。危。也。

故下安則

貴上下危則賤上。貴猶愛也。賤猶惡也。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

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畏則謀上。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已。傳

曰。惡之者衆則危。書曰。克明明德。書多方曰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詩曰。明明在下。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之德。

明明在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也。故先王明之。豈特玄之耳哉。特猶直也。

世俗之爲說者曰。桀紂有天下。湯武篡而奪之。是不然。以桀紂爲常有

天下之籍則然。以常主天下之圖籍則然。盧文弨曰案常當爲嘗籍當爲憑籍之籍下文云執籍爲執力憑籍也有之而不能用故曰不能親有。親有天下之

籍則不然。躬親能有天下則不然以其不能治之也。先謙案兩天下之籍並當作天子之籍說見儒效篇常有謂世相及親有身爲天子也上盧說非則不然當作則然說見下。天下謂

在桀紂則不然。王引之曰上則不然亦當作則然親有天下之籍則然天下謂在桀紂則不然者言桀紂雖親有天下之籍而天下之人心已去桀紂而歸湯武也今本則然作則不然涉

下句而誤耳下文云有天下之後也執籍之所在也則桀紂固親有天下之籍矣何得云不然乎揚曲爲之說非是。古者天子千官。諸侯百官。郝懿行曰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鄭注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三百六十官也以夏周推前後之差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后氏宜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不得如此記也然則依鄭此說參以記文可知天子千官古未有。

以是千官也。令行於諸夏之國。謂之王。夏大也中原之大國。以是百官也。令行於境

內。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謂之君。僅存之君。先謙案儉讀爲墜說見王制篇。孫也。有

天下之後也。執籍之所在也。先謙案執籍論讀爲墜說見王制篇。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

不中謂處事不當也中丁仲反。王念孫曰中讀中正之中孟子離婁篇中也養不材也養不材是其證揚說非。內則百姓疾之。外則諸侯叛之。近

者境內不一。遙者諸侯不聽。令不行於境內。甚者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

是則雖未亡。吾謂之無天下矣。聖王沒。有執籍者罷不足。以縣天下。聖王禹湯也有。

執籍者謂其子孫也。罷謂弱不任事也。縣繫也音懸。先謙案注弱不任事。天下無君。桀紂不能治。天下是無君。諸

侯有能德明威積。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君師。師長然而異國獨修。安能

誅之。暴國即桀紂也。侈謂奢汰放縱。先謙案以上下文義求之。能字不當有也。以安。代則字用暴國獨修安誅之者。暴國獨修則誅之也。此能字緣上下文能字而衍。必不傷害無

罪之民。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天下皆去無助。若者若一夫然。若是則可謂能用天下矣。能用

天下之謂王。湯武非取天下也。非奪桀紂之天下也。脩其道。行其義。興天下之同利。除

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桀紂非去天下也。非天下自去也。反禹湯之德。亂禮義

之分。禽獸之行。積其凶。全其惡。而天下去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

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天下皆去桀紂是無天下也。湯武誅獨夫耳。豈爲弑君子

由用也。效明也用此論明之。先謙案注豈各本誤其據宋台州本正。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今世俗

之爲說者。以桀紂爲君。而以湯武爲弑。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

賊也。師長不祥莫大焉。以天下之合爲君。則天下未嘗合於桀紂也。然則以

湯武爲弑。則天下未嘗有說也。直墮之耳。自古論說未嘗有此世俗之人墮損湯武耳。郝懿行曰墮者毀也。言以湯武爲弑非有說也。

直爲妄言。誣毀之耳。王念孫曰天下未嘗有說天下二字。涉上文而衍。據楊注云自古論說未嘗有此。則本無天下二字。明矣。先謙案天下王說是也。此緣上文天下字而衍。墮之郝說是也。仲尼篇云則墮之者衆。富國篇云非

將墮之也。議兵篇云辟之猶以錐刀墮太山也。與此之皆當改爲毀注云墮損其義未諦。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疆莫之

能任。物之至疆者。乃能勝重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大則難詳。故非小智所能分別也。至衆也。非至明莫之

能和。天下之人至衆。非極知其情。不能和輯也。此二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重大如此。

二者非聖人安能 聖人備道全美者也。是懸天下之權稱也。懸天下如權稱之懸摠。知輕重也。稱尺證反。桀

紂者。其知慮至險也。其至意至闇也。至意當為志意。先謙案荀子書行為字皆作偽。今作為者。後人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耳。親者疏之。賢者賤之。生民怨

之。禹湯之後也。而不得一人之與。劓比干。囚箕子。身死國亡。為天下之大

慘。後世之言惡者必稽焉。言惡者必稽考。桀紂以為為龜鏡也。是不容妻子之數也。不能容有其妻子是。如此之人數也。猶言

不能保妻子之徒也。列子梁王謂楊朱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也。王念孫曰。楊朱未曉數字之意。數猶道也。呂氏春秋壅塞篇。寡不勝衆數也。高注。數道數也。言是不容妻子之道也。凡道有吉有凶。下文曰。故至賢疇

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然則如湯武者是疇。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

不容妻子。桀紂是也。疇四海。謂以四海為疇域。或曰。疇與壽同。謂計度也。盧文弨曰。古以疇為傭。女無家。又云。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俞樾曰。疇者保也。國語。楚語。臣能自壽也。韋注。壽保也。晏子雜篇。賴君之

賜。得以壽三族。壽三族。即保三族也。管子霸言篇。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能壽即能保也。此文作疇者。古字

通耳。說文。土部。疇。保也。凡作疇。作壽。皆屬之。段字。今世俗之為說者。以桀紂為有天下。而臣湯武。豈不過

甚矣哉。以桀紂為君。以湯武為臣。而殺之。是過甚也。譬之是猶偃巫跛匡。大自以為有知也。匡讀為危。廢疾

賤之。如偃與此。匡同。禮記曰。吾欲暴偃。而癸若言。世俗此說。猶偃巫。偃大自以為神異也。俞

樾曰。大乃而之。謂而大篆文。相偃因而致誤。注云。猶偃巫。偃大自以為神異。則曲為之說矣。故可以有奪

人國。不可以有奪人天下。先謙案以下。竊國竊天下。例之。兩人字當衍。下文有擅國無擅天下。句例亦同。可以有竊國。不可

以有竊天下也。一國之人。易服。故可以有竊者。天下之心。難歸。故不可也。竊國。田常六卿之屬是也。可以有國。而不

可以有天下。王念孫曰。奪之上。不當有。可以二字。此涉上文。而衍竊。竊可以得國。而不可以得天下。是何也。曰

國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

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國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小人既可以有之則易滅亡明取國與取天下殊也天下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

世俗之為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治古之治世也。肉刑墨劓刑宮也。象刑異章服恥辱其形象。故謂之象刑也。書曰。皋陶

方施象刑。惟明孔安國云。象法也。案書之象刑亦非謂形象也。墨黥。世俗以為古之重罪以墨涅其面而已。更無劓刑之刑也。或曰。墨劓當為改正怪嬰。當為燥嬰。謂燥濯其布為纓。鄭云。凶冠之飾。令罪人服之。禮記曰。共艾畢。共未詳。或衍字耳。艾

下同。怪嬰。總冠燥纓。鄭云。有事其布以為纓也。燥或讀為草。慎子作草。纓也。共艾畢。蒼白色畢與鞞同。故也。所以被前君以朱大夫素士爵韋令罪人服之。

故以蒼白色為鞞也。盧文弨曰。注絨當作鞞。非對屨。非罪屨也。對當為對傳寫誤耳。紉泉也。慎子作紉。或為紉。禮有疏屨。傳曰。蕪蒯之菲也。殺赭衣而不純。以赤土染衣。故曰赭衣。純緣也。殺之所以異於常人之服也。純音準。

則以艾畢當宮。比有虞之誅也。又尙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劓。鞞也。劉台拱曰。共當作宮。非當作刑。殺當如字。讀言犯墨黥之罪者。以草纓代之。宮罪以艾畢代之。刑罪以紉屨代之。殺罪以赭衣不純代之。注引尙書大傳及慎子之言。正可參證。亦驚行曰。此皆謂古有象刑也。墨一名黥。此墨黥謂以墨畫代鞞。不加刻。短慎子所謂畫跪當鞞也。按今本作鞞。中當墨。怪嬰。慎子作草。纓草與怪蓋音同。假借謂字耳。詩之勞人。草草即怪怪。共艾畢。當宮是也。今本畢作鞞。艾讀當與刈同。蓋斬艾其鞞以代宮刑也。對屨。慎子作履。紉。今作菲。履蓋誤。紉泉履也。對當為紉。非當為鞞。殺赭衣而不純。純緣也。殺殺罪也。今慎子作布衣。無領。當大辟布衣。即赭衣。無領。即不緣也。去其衣領。以代死刑。慎子以為有虞氏之誅。尙書大傳以為唐虞之象刑。竝與此義合。王念孫曰。墨黥二字。語意未完。當有脫文。以慎子言畫跪當鞞。書大傳言下刑墨黥知之。怪嬰上蓋脫鞞字。以慎子言草纓當鞞知之。

治古如是。是俗說以是。是不然。以為治邪。則人固莫

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

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矣。亂莫大

焉。惡鳥。路反。凡刑人之本。禁暴惡惡。且徵其未也。徵讀為懲。未謂將來。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

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弁起於亂今也。今之亂世。妄爲此說。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報也。以類相從者也。報謂報其善惡者得其惡也。類相從謂善者得其善惡者得其惡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失稱謂失其所稱類不相從也。稱尺證反。夫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懸之赤旆。史記武王斬紂頭懸之大白旗。此云赤旆。所傳聞各異也。禮記明堂位說旗曰殷之赤旆。則作旆者是先謙案。王說是今依錢本改。亦旆。虞王本同。夫征暴誅悍。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

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治世刑必行。則不致犯。故重亂世刑不行。則人易犯。故輕。李奇注。漢書曰。世所以治。乃刑重。所以亂。乃刑輕也。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治世家。給人足犯法者。少有犯。則衆惡之罪。固當重也。亂世人。追於飢寒。犯法者。多不可盡用重典。當輕也。赫懿行曰。治期無刑。故重亂用哀矜。故輕注。兩說前義較長。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書甫刑以言世有治亂。故法有輕重也。

世俗之爲說者曰。湯武不能禁令。是何也。言不能施禁令。故有所不至者。曰。楚越不受制。是不然。湯武者。至天下之善禁令者也。先謙案。至猶極。湯居亳。武王居鄴。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振與震同。恐也。曷爲楚越獨不受制也。彼王者之制也。視形勢而制械用。即禮記所謂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器械異制。衣服

異宜也。稱遠邇而等貢獻。豈必齊哉。稱尺證反。等。銓也。故魯人以糖。衛人用柯。齊人用一革。未詳。或曰。方言云。盪謂之糖。孟謂之柯。或曰。方言。糖。張也。郭云。謂盪張也。盧文昭曰。案方言。盪謂之權。宋本。荀子注。正作權。但與正文似不合。孟宋本作。或字。今方言作孟至。糖。張也。之糖。方言作糖。從手。此注恐有

荀子集解 卷十二 正論篇第十八

傳會郝懿行曰注引方言盤謂之糖孟謂之柯蓋揚所見古本如是今本糖作權宋本荀子注已作權或唐以後人據方言改耳一革二字雖未能詳然攷史記貨殖傳適齊為鷓夷子皮索隱引大顏云若威酒者鷓夷也用之則多所容納不用則可卷而懷之據此知鷓夷以革為之吳語威以鷓鶩而投之於江韋注鷓鶩革囊參以揚雄酒賦則鷓夷乃酒器范蠡適齊而為鷓夷子皮此正齊人所用與魯人以糖衛人用柯文義正合先謙案以用同義承上土物也

土地刑制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故諸夏之國同服同儀。儀謂風俗也諸夏迫近京師易一以教化故同服同儀也。郝懿行曰儀與義同義古作誼謂行誼也此言同服同儀猶中庸言同軌同倫王念孫曰風俗不得謂之儀儀謂制度也下文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

正與此。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夷狄遐遠又各在一方雖同。封內甸服。王畿之內也禹

孔安國曰為天子躬治田也。盧文。封外侯服。魯外也禹貢五百里侯服孔云甸服之外五百里

昭曰案周語封俱作邦古封邦通用。侯服。侯服之外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

實服。實服常以服貢實見於王五折者侯折之外甸折甸折之外男折男折之外采折采折之外衛折康誥曰

侯甸男采衛是也此據周官職方氏與禹貢異制也。蠻夷要服。職方氏云衛服之外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五百

氏所謂鎮服蕃服也韋昭曰各相去五百里九州之外。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

者貢。荒服者終王。韋昭曰日祭祭於祖王者上食也近禩亦然月祀於會祖也時享於二禩也歲貢於壇

有觀上文四句祭祀享貢不言日月時歲知此句。日祭月祀。時享歲貢。此下當有終王

王不言終明甚涉下終王之屬也及揚注而衍。夫是之謂視形執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是王者之至也。至當為志所以志識遠近也

云彼王者之制也視形執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彼楚越者。且時享歲貢終王之屬也。必

獻下文云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皆其證揚說非。規磨之說猶言差錯之說也規

齊之日祭月祀之屬。然後曰受制邪。是規磨之說也。者正圓之器磨久則偏盡而不

圓失於度程也文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韓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

奈之何此通於權者言也。郝懿行曰磨當作摩古今字也規磨蓋言規畫揣摩不必無失也。溝中之瘠

也。謂行乞之人在溝壑中。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俞樾曰此文當在東海之樂下荀子原文

井之甕不可與語東海之樂。溝中之瘠未足與及王者之制。此之謂也。坎井之甕二句所謂淺不足與測深也。溝中之瘠二句所謂愚不足以謀知也。傳寫誤倒在上又衍兩也字一則字

足與測深。愚不足以與謀知。坎井之甕不可與語東海之樂。此之謂也。言小不知大也

司馬彪曰坎井壞井也甕蝦蟇類也事出莊子坎井或作壇井甕戶煽反。盧文昭曰正文淺不足宋本作淺不可

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擅讓

擅與禪同壇亦同義謂除地為壇告天而傳位也後因謂之禪位世俗以為堯舜德厚故禪讓聖賢後世德薄故父子相繼苟

卿言堯舜相承但傳位於賢而已與傳子無異非謂求名而禪讓也。案書序曰將遜于位讓于虞舜是亦有讓之說。此云非禪讓蓋書序美堯之德雖是傳位與遜讓無異非是先自有讓意也。孟子亦云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

有諸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曰孰與之曰天與之又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也。夫有誰與讓矣。讓者執位敵之名若上下相道徳純備。智惠甚明。南面而聽。天下生

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天下無隱士。無遺善。無隱藏不用之士也同焉者是也。異焉者非也。夫有惡擅天下矣。夫自知不堪其事則求賢而禪位今以堯舜之明聖事無不理又烏用禪位哉曰死而擅之

或者既以生無禪讓之事因謂堯舜預求聖賢至死後而禪之。校云一本作決德而定次先是又不然。聖王在上。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昭曰舊

飾性則兼以為民。偽謂矯其本性也無能者則兼并之令盡為民氓也。先謙案偽與為同謂作為也聖王已沒。天下無聖。則固

莫足以擅天下矣。固無禪讓天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有聖繼其後者則天下有所歸不離叛也。俞樾曰

後下當有子字下文云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楊注曰後子嗣子謂丹朱商均三公宰相謂舜禹此說是也。荀子之意謂傳賢與傳子同天下有聖而在後子則傳之子可也。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傳之賢可也。故兩言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正見傳賢傳子之不異也。自此文奪子字而其義不顯。楊氏遂疑後三句為重出矣。

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厭然順服貌一涉反鄉音向。先謙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

荀子集解 卷十二 正論篇第十八 二二一

矣。言繼位相承與一堯無異豈為禪讓改變與他人乎

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猶復而振之矣。

後子嗣子謂丹朱商均也三公宰相謂舜禹天下如歸言不歸後子而歸三公也復而振之謂猶如天下已去而衰息今使之來復而振起也

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謂殊徽號異制度也舜禹相繼與父子無異所難而不忍

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疑此三句重也

唯其徙朝改制為難。謂殊徽號異制度也舜禹相繼與父子無異所難而不忍

者在徙朝改制也後世見其改易遂以為擅讓也

故天子生則天下一隆。致順而洽。論德而定次。天下一隆謂天下之人皆

得其崇厚也致極也。先謙案一隆者天下之人有尊尊也注非論當為決說見儒效篇

死則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禮義之分盡

矣。擅讓惡用矣哉。

夫讓者禮義之名今聖王但求其能任天下者傳之則是盡禮義之分矣豈復更求禪讓之名哉

曰。老衰而擅。是又不

然。血氣筋力則有衰。若夫智慮取舍則無衰。曰。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是

又畏事者之議也。或者自以畏憚勞苦

天子者。執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無

所訕。而形不為勞。尊無上矣。衣被則服五采。雜閒色。

衣被謂以衣被身服五采言備五色也閒色紅碧之屬禮記曰

衣正色裳閒色也

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怪。期臭味。

重多也謂重多之以太牢

也珍怪奇異之食也期當為蒸極也

曼而饋。曼當為萬饋進食也列萬舞而進食。郝懿行曰曼訓長也傳案進膳列人持器以次遞傳故曰曼也論語詠而饋謂祭也。論衡明零篇。此云曼而饋謂食也

代畢而食。

泉未詳蓋香草也或曰泉讀為藁即所謂蘭茝本也或曰當為澤澤藁也既夕禮茝用茶實綬澤焉俗書澤字作水傍泉傳為藁誤道其水耳代畢而食謂焚香氣藁即更以新者代之。盧

文昭曰案正文畢本作泉故注一云泉未詳再云泉當為藁即所謂蘭茝藁本也三云當為澤俗書澤字作水旁泉傳寫誤遺其水耳史記天官書其色大圓黃稟即黃澤是其證今本及宋本皆脫誤若水考作畢乃澤字正體

不得云俗書也郝懿行曰畢即泉字下云側載畢蓋蓋皆謂香草也此云代畢蓋進食人更迭佩帶助其馨香洪頤煊曰淮南主術訓擊鼓而食奏雍而徹與此上下文義同馨泉古字通用劉台拱曰代畢當為伐泉主術訓注

引詩鼓鐘伐馨考工記韞人作泉鼓王念孫曰周官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又案淮南亦本作伐馨而食與奏雍而徹對文淮南即本於荀子也高注引詩鼓鐘伐馨正釋伐馨二字之義今本正文作擊鼓者涉注文

而誤玉海一百九引雍而徹乎。雍詩周頌樂章名奏雍而徹饌論語曰三家者以雍徹言其僭也

五祀。

劉台拱曰此當以雍而徹乎五祀為句徹乎五祀謂徹於禩

而誤玉海一百九引雍而徹乎。雍詩周頌樂章名奏雍而徹饌論語曰三家者以雍徹言其僭也

五祀。

劉台拱曰此當以雍而徹乎五祀為句徹乎五祀謂徹於禩

也周禮膳夫職云王卒食以樂徹于造淮南主術訓云秦雍而徹已飯而祭竈蓋徹饌而設之於竈若祭然天子之禮也造竈古字通用大祝六祈二日造故書造作竈吳語係馬舌出火竈吳越春秋作出火於造（王念孫云史記秦本紀客卿竈秦策作造管子輕重已篇燧竈泄井禁藏篇作造）專言之則曰竈連言之則曰五祀若謂丞相爲三公左馮翊爲三輔也楊氏失其句讀乃爲是多方駢枝之說此言天子奉養之盛而以祭祀爲言何當乎

執薦者百人侍西房

周禮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鄭云五祀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也或曰此五祀謂內祠祿嘗及大禘也或曰國語展禽曰禘郊祖宗

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皆王者所親臨之祭非謂戶竈中雷門之五祀也薦謂所薦陳之物蓬豆居則設之屬也侍侍立也西房西廂侍或爲侍也。劉台拱曰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執薦者百人舉成數

張容負依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

居安居也聽朝之時也容謂羽衛也居則設張其容儀負依而坐也戶牖之閒謂之依亦作展展依音同或曰爾雅云容

謂之防郭璞云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也言施此容於戶牖閒負之而坐也。盧文昭曰注所以自防隱也宋本作所以隱見也誤今攷正郝懿行曰張與帳同古以張爲帳也容則楊注引爾雅郭注是也張容二物與負依而爲三王念孫曰坐當爲立說見儒效篇

出戶而巫覡有事

出戶謂出內門也女曰巫男曰覡有事被除不祥

出門而宗祀有事

出門謂車駕出國門宗者祭祀之官祀當爲祝有事謂祭行神也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心帥舊典者爲之宗又曰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之號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禮黎之服而敬恭明神者爲之祝韋昭曰宗大宗伯也掌祭祀之禮祝大祝掌祈禱禘也。盧文昭曰注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今國語無祇字所字宋本有之與周禮大宗伯注合宗

乘大路趨越席以養安

大路祭天

車禮記曰大路繁纒一就趨衍字耳越席結蒲爲席養安言恐其不安以此和養之按禮以大路越席爲質素此云養安以爲感飾未詳其意或曰古人以質爲重也。先謙案史記禮書正義云蒲草爲席既潔且柔潔可以祀神柔可以養禮也

側載畢芷以養鼻

畢芷香草也已解上於車上傍側載之用以養鼻也。先謙案史記作側載臭萑索隱引劉氏云側持也臭香也萑香草也言天子行持得以香草

自隨也其餘則否今以側爲邊側載者置也言天子之側常置芳香於左右

前有錯衡以養目

詩曰鉅錯衡

象駟中韶護以養耳

和鸞皆車上鈴也韓詩外傳云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皆所以爲行節也許慎曰和取其敬鸞以象鳥之聲武象韶護皆樂

名騶當爲趨步謂車緩行趨謂車速行周禮大馭云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齊以鸞和爲節鄭云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也

三公奉軛持納

軛轅前也納與

內轡繫軾前者詩曰鑿以轡鞞。盧文昭曰注內轡舊作內軾今據說文改正

諸侯持輪挾輿先馬

挾輿左車之左右也先馬導馬也或持輪者或挾輿者或先馬者

侯編後大夫次之。大侯國稍大在五等之列者。小侯元士次之。小侯僻遠小國及附庸也。元士上士也。禮記曰：庶大小侯入天子之國，日某人，又曰天子。

之元士視庶士介而夾道。庶士軍士也。介而夾道被甲夾於道側以禦非常也。謝本從盧校作坐道。讓作坐道而盧本從之。案作坐道者非也。上文云天子出則三公奉輓持納諸侯持輪扶輿先馬然則庶士豈得坐道乎。當從呂本作夾道。周官條狼氏王出入則八人夾道是也。楊注本云介而夾道被甲夾於道側以禦非常也。而今本注文兩夾字亦誤為坐。庶人隱竄莫敢視望。居如大神。動如天帝。言畏敬也。持

老養衰猶有善於是者與。不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者乎。不老者不顯顯也。或曰不字衍耳。夫老者休息之名。言豈更有休息安樂過此。郝懿行曰：不老者不衰老也。魯詩之言承錫難老矣。故以天子無老申之。楊注：不老也。又曰不字衍。二說皆非。王念孫曰：或說是俞樾曰：案此當作猶有善於是者不與不讀為否。傳寫誤倒。在與下。楊注曰：不老也。或曰衍不字。竝非。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諸侯供職貢朝聘故有筋力衰竭求致仕者與天子異也。

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讓者執位敵之名。一國事輕則有讓於天子而讓賢天下則不然也。夫曰堯舜擅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不知逆順之理。小大至不至之變者也。小謂大謂天下至不至。猶言當不當也。未可與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曰：朱象不化。是不然也。堯舜

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

之。言天下無不化。然而朱象獨不化。是非堯舜之過。朱象之罪也。朱象乃罪人之當誅戮者。豈堯舜之過哉。論語曰：上智與

下愚不移是也。堯舜者。天下之英也。鄭康成注禮記云：英謂俊選之尤者。朱象者。天下之鬼。一時之瑣也。言鬼

人雖被堯舜之治。猶不可化。言教化所不及。堯舜已解在非十二子之篇。先

諫案。堯舜猶委瑣說。見前儒效篇云：英傑化之。堯舜逃之。亦以英傑堯舜對文。

怪朱象而非堯舜。豈不過甚矣哉。夫是之謂鬼說。狂妄之說。羿蠱門者。天下之善

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撥弓不正之弓中丁仲反。陳奐曰：案中下脫微字。撥弓曲矢不能中微與下文辟馬毀輿不能致遠句法相同。儒效篇曰：輿固馬選矣。

而不能以致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王霸篇曰：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蓬門矣。欲得善馭及遠致遠者議兵篇曰：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遠。皆中微與致遠作對文。可證小雅毛傳曰：殪壹發而死亡能中微而制大也。語本荀子。

天下之善馭者也。不能以辟馬毀輿致遠。辟與躓同。必亦反。堯舜者。天下之善教化

者也。不能使鬼瑣化。何世而無鬼。何時而無瑣。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太皞伏義也。燧人太皞前帝。王始作火化者。

故作者不祥。學者受其殃。非者有慶。作鬼瑣者不祥也。有慶言必無刑戮也。俞樾曰：此謂作世俗之說者不

自天。嚶嗇背憎。職競由人。此之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篇言下民相為妖孽災害非從天降自天。嚶嗇背憎。職競由人。此之謂也。

世俗之為說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二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

也。此蓋言古之人君也。三領三稱也。禮記君陳衣於序東西領南上。故以領言葬田不妨田。言所葬之地不妨農耕也。殷已前平葬無丘壠之議也。

也。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於扣不扣者之所言也。扣穿也。謂發冢也。胡骨反。

以有為。其意必有。所云為也。不以備不足。足則以重有餘也。盧文昭曰：下足字衍。

而聖王之生民也。使皆當厚。優猶不知足。而不得以有餘過度。當謂得中也。丁浪反。優猶寬泰也。不知足不

泰而知足也。又禁有限。不得以有餘過度也。王念孫曰：當厚二字不詞。揚說非也。當厚蓋富厚之誤。秦策勢位富厚。下優猶知足。正承富厚言之。

故盜不竊。賊不刺。盜賊通名分而言之。則私竊謂之盜。劫殺謂之賊。俞樾曰：揚蓋以刺為刺殺之刺。實非然也。漢書郊祀志刺六經中作王制師古注曰：刺採取之也。又丙吉傳至公車刺取注曰：刺謂探候之也。然則刺者採取之義。盜不竊。賊不刺。變文以成

荀子集解 卷十二 正論篇第十八

二二五

句耳非有異義也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農賈庶人猶讓則其餘無不讓也。郝懿行曰吐者棄也。倉頡篇。此蓋極言菽粟之多耳非食而吐之也。孟子言狗彘食人食。揚雄蜀都賦云糴米肥膳非聖世之事也。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塗而百姓羞拾遺郝懿行曰大略篇云國法禁拾遺蓋必中商之法有此禁令故荀舉以為言。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衣食足雖珠玉滿雖珠玉滿

體文繡充棺黃金充棹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會青丹矸丹砂也會青銅之精形如珠者其色極青故謂之會青加以丹矸重以會青言以丹青采書也犀象以為樹樹中之於琅玕龍茲華觀以為寶琅玕似珠崑崙山有琅玕樹龍茲未詳觀當為瑾華謂有光華者也

或曰龍茲即今之龍鬚席公羊傳曰衛侯翎鬚負茲爾雅曰蓐謂之茲史記曰衛叔封布茲徐廣曰茲者藉席之名列女傳無鹽女謂齊宣王曰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疲極此二殆也疑龍茲即龍疏疏鬚音相近也曹大家亦不解實謂實於棺棹中或曰茲與髀同。郭慶藩曰上言以為樹下言以為寶蓋謂植樹犀象而以珠玉為之實也上言琅玕下言華觀則龍茲非席明矣列女傳之龍疏亦列於珠玉之間不得為席龍疏或即龍茲當為珠玉名猶左昭二十九

年傳所稱龍輪為玉名也揚訓實為實於棺棹失之人猶且莫之相也是何也則求利之詭緩而犯分之羞大也詭詐也求利詭詐之心緩也。郝懿行曰詭者實也言扣人家墓以求利國法必加罪責也詭訓責古義也漢書趙充國陳湯京房尹賞王莽傳及後漢孟嘗

陳重傳注皆以詭為責也俞樾曰詭疑說字之誤言古者民生富厚求利之說夫亂今然後反是上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不得在位使人若是

則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廢財物訕而禍亂起王公則病不足於上庶人則凍餒羸瘠於下於是焉桀紂羣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

矣言在上位者盡如桀紂也安禽獸行虎狼貪故脯巨人而炙嬰兒矣若是則有何尤扣人之墓扶人之口而求利矣哉扶挑也扶人口取其珠也。先謙案有讀為又雖此僇而葬之猶且必扣也

安得葬藎哉不可得葬藎而不發彼乃將食其肉而齧其骨也夫曰太古薄葬故不扣

之墓扶人之口而求利矣哉也。先謙案有讀為又雖此僇而葬之猶且必扣也

也。亂今厚葬。故扣也。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潮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之謂大姦。言是乃特姦人自誤。或於亂說。因以欺愚者。猶於泥潮之中。陷之。謂使陷於不仁不孝也。以偷取利。謂借死而苟取其利於生者。也是時墨子之徒說薄葬。以惑當世。故以此譏之。盧文昭曰。潮當作渚。古潮字作渚。故渚誤為渚。又誤為潮。傳曰。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利。此之謂也。危者與此義同。

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鬪。宋子以解在天論篇。宋子言若能明侵侮而不以為辱之義。則可使人不鬪也。莊子說宋子曰。見侮不辱。人皆以見侮為辱。故鬪也。知見侮之為不辱。則不鬪矣。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為不惡侮乎。曰。惡而不辱也。雖惡其侮而不以為辱。惡烏路反。下同。曰。若是則必不得所求焉。求不鬪。必不得。凡人之鬪也。必以其惡之為說。非以其辱之為故也。凡鬪在於惡。不在於辱也。今俳優侏儒狎徒。詈侮而不鬪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為不辱哉。狎。戲也。鉅。與。遽。同。言此倡優豈遽遽知宋子有見侮不辱之論哉。謝本從盧校注。豈下無速字。王念孫曰。豈鉅知者。豈知也。鉅亦豈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或言豈遽。或言庸鉅。或言何遽。其義一而已矣。說見漢書陸賈傳。揚讀鉅為遽。而云豈遽遽知失之。盧刪注。速字各本皆有。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各本增。

然而不鬪者。不惡故也。今人或入其央。瀆竊其豬彘。央。瀆中瀆也。如今人家出水溝也。則援劍戟而逐之。不避死傷。是豈以喪豬為辱也哉。然而不憚鬪者。惡之故也。雖以見侮為辱也。不惡則不鬪。不知宋子之論者也。雖知見侮為不辱。惡之則必鬪。知宋子之論也。然則鬪與不鬪。邪。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惡侮。而務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解達也。不知人情惡侮。而使見侮不辱。是過甚。

荀子集解 卷十一 正論篇第十八

也解如字。金舌弊口。猶將無益也。金舌以金為舌，金舌弊口以喻不言也。雖子宋子見侵侮，金舌弊口而不對欲以率先，猶無益於不關也。揚子法言曰：金口而木舌。

說讀為稅。盧文昭曰：上云說人以勿辱此，蓋言舌弊猶不見聽耳。一說適人木鐸，金口木舌，今即為之。金舌振之至於口弊，亦何益哉。俞樾曰：金舌弊口，謂說人非謂不言。揚注非也。此文當作金口弊舌，金讀為啞，說文口部，啞口急也。弊讀為敝，言雖說之至於口啞，舌敝猶無益也。戰國策秦策：舌敝耳聾，此可證。敝舌之義，今作金舌弊口，義不可通。據揚注引法言金口而木舌，又似本作金口者，豈為後人改竄故歟。 不知其

無益，則不知。不知此說無益，是不知道也。知其無益也，直以欺人，則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

發論而不仁，不知辱無過此也。 將以為有益於人，則與無益於人也。與讀為預，本謂有益於人，反預於無益人之論也。盧文昭曰：注論宋本作謂。

王念孫曰：揚說甚迂，余謂與讀為舉。舉古通作與，說見經義述聞禮運。舉皆也。見左傳宣十七年注，哀六年注。言其說皆無益於人也。 則得大辱而退耳。說莫

病是矣。本欲使人見侮，不辱反自得大辱耳。 子宋子曰：見侮不辱，應之曰：凡議必將立隆，正然後

可也。崇高正直然後可也。先謙案：隆正猶中正下文大隆，即大中也。說見致士篇。 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辨訟不決，故所聞

曰：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職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名謂指名象，謂法象。王制謂王者之舊制。故

凡言議期命，是非以聖王為師。期物之所會也。命名物也。皆以聖王為法也。王引之曰：是非皆字正釋，莫非二字。凡本書中言莫非莫不者，往悉以皆字釋。當作莫非正文云：莫非以聖王為師，故揚注云：皆以聖王為師。

之。今本莫非作是非，則義不可通。蓋涉上文兩是非字而誤。 而聖王之分，榮辱是也。聖王以榮辱為人之大分，豈如宋子以見侮為不辱哉。

是有兩端矣。榮辱各有二也。 有義榮者，有執辱者。有義辱者，有執辱者。

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尊，貢祿

厚，形執勝。貢謂所受貢賦，謂天子諸侯也。祿謂受君之祿，卿相士大夫也。形執謂執位也。 上為天子諸侯，下為卿相士大夫，是

榮之從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執榮，流淫汗慢。汗穢行也。慢當為慢已解在榮辱篇。 犯分亂理，驕暴

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辱，詈侮摔搏。摔持頭也。捶答臍脚，皆杖

皆杖

擊也。陳勝骨也。脚古脚字。臙脚謂削其膝。斬斷枯磔。斷如字。枯弃市暴屍也。磔車裂也。周禮以編辜祭四方。百物注謂披發袒體也。或者枯與肅辜義同。敏韓

子曰楚南之地。鬻水之中。生金。民多竊采之。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所辜。磔甚眾。而民竊金不止。變辜即枯也。又莊子有辜人。謂犯罪應死之人也。王念孫曰。後說是也。周官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鄭注曰。辜之言枯也。謂磔之。藉靡舌繆。藉見。凌藉也。才夜反。靡繫縛也。與糜義同。即謂骨靡也。謂刑徒之人。以鐵鎖相連。繫也。舌繆未詳。或曰。莊子云。公孫龍口哇而不合。舌舉而不下。謂辭窮亦恥辱也。是辱之

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執辱。是榮辱之兩端也。故君子可以有執辱。而不

可以有義辱。小人可以有執榮。而不可以有義榮。有執辱無害為堯。有執

榮無害為桀。義榮執榮。唯君子然後兼有之。義辱執辱。唯小人然後兼有

之。是榮辱之分也。聖王以為法。士大夫以為道。官人以為守。百姓以為成

俗。萬世不能易也。言上下皆以榮辱為治也。士大夫主教化者。官人守職事之官也。王念孫曰。第四句本作百姓以成俗。與上三句對文。晉語注曰。為成也。廣雅同。以成俗即以爲

而改之。說必不行矣。言宋子不知聖人以榮辱為大分。獨欲屈容受辱為己。譬之是猶以博

塗塞江海也。以焦僥而戴太山也。博塗以塗壘博也。焦僥短人長三尺者。盧文昭曰。躡跌

碎折。不待頃矣。躡與顛同。頃也。頃少頃也。郝懿行曰。躡者僇仆也。經典俱假借作顛。唯此是其本字。注云。躡與顛同。蓋不知躡乃假借耳。一三三子之善於

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將恐得傷其體也。謂受大辱。盧文昭曰。得未詳。或云古與礙通

楚書以導為礙。亦有所本。俞樾曰。得字無義。疑復字之誤。復者反也。猶

日將恐反傷其體也。言子宋子之說非徒無益於人。或反以傷其體耳。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為欲多。是過也。宋子以凡人之情所欲在少不在多也。莊子說

宋子曰。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少為內也。謝本從盧校。作欲為多。王念孫曰。人之情亦三字。連讀欲寡二字。連讀非以情欲連讀也。而皆以己之情欲為多。呂本作而以己之情為欲多。是也。錢校亦云。監本作情為欲多。

已之情三字連讀欲多二字連讀謂人皆以已之情為欲多不欲寡也自錢本始誤作以已之情欲為多則似以情欲二字連讀矣（互見下條）天論篇注引此正作以已之情為欲多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本改作為欲多故率其羣徒辨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欲之寡也稱謂所宜也稱尺謂反情欲之寡或為情

之欲寡也。王念孫曰案或本是也此謂宋子將使人知情之欲寡不欲多也下文云古之人以人之情為欲多而不欲寡今子宋子以人之情為欲寡而不欲多也（下人之情各本作是之情案人之情三字上文凡七見今據改）是其證揚本情情欲之寡非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為欲盧文昭曰此欲字衍句當連下一說當作亦以人情為不欲乎先謙案前說是目

不欲綦色耳不欲綦聲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此五綦者亦以人之情為不欲乎曰人之情欲是已先謙案欲是者欲上五綦曰若是則說必不行

矣以人之情為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猶以人之情為欲富貴而

不欲貨也好美而惡西施也古之人為之不然以人之情為欲多而不欲

寡故賞以富厚而罰以殺損也謂以富厚賞之以殺損罰之殺滅也所介反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賢

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愿慙之民完衣食以人之情為欲多故使德重者受厚祿下至愿慙之民猶得完

衣食皆所以報其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為欲寡而不欲多也然則先王以人之所不

欲者賞而以人之所欲者罰邪亂莫大焉如宋子之說乃大亂之道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

嚴讀為嚴好說自喜其說也好呼報反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文曲文章也王念孫曰成文曲義不可通曲當為典字之誤也故揚注云文曲文章也今本注文亦誤作

文曲成文曲謂作宋子十八篇也見藝文志非十二子篇云終日言成文曲是其證然而說不免於以至治為至亂也豈不過

甚矣哉

甚矣哉

荀子集解卷十三

禮論篇第十九 舊目錄第二十三今升
在論議之中於文為比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

則不能不爭。量力嚮反。先謙案宋台州本無此四字有分扶問反四字爭則亂，亂則窮。窮謂計無所出也先王惡其亂也，

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有分然後欲可養求可給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

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屈竭也先王為之立中道故欲不盡於物物不竭於欲欲與物相扶持故能長久是禮所起之

本意者也。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王念孫曰香臭也非味也與五

芬苾所以養鼻是香以養鼻非以養口也香當為盞說文盞調味也從皿禾聲今通作和昭廿年左傳曰和如羹焉水火醴醢鹽梅以亨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俛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故曰五味調盞所以

養口也盞與香字相似故盞誤為香而楊注不釋盞字所見本已誤為香矣說文又曰齋（與羹同）五味盞羹也博古圖所載商周器皆有盞蓋因其可以盞羹而名之故其字從皿而以禾為聲今經傳皆通用和字而盞字

後廢此盞字若不誤為香則後人亦必改為和矣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

也。鍾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疏房椽額，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

也。疏通也疏房通明之房也額古貌字椽額未詳或曰椽讀為選貌廟也廟者宮室尊嚴之名或曰額讀為選言屋宇深遠縣邈也第牀椽也越席藹蒲席也古人所重司馬貞曰疏窗也先謙案宋台州本注縣作細

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先謙案史記禮書作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

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稱謂各當其宜尺證反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

也。側載畢芷，所以養鼻也。盧文昭曰畢芷說在上篇史記禮書作臭芷臭亦臭之誤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

驚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所以養耳也。龍旗在正論篇龍旗九旒。所以養信也。龍旗

旗爾雅曰素陞龍于綵練旒九旗正幅為綵旒所以屬之者也信謂使萬人見而信之相至尊也養猶奉也。盧文昭曰注正幅為綵宋本綵作繡元刻作繡皆誤今改正元刻練旒作練旒與今爾雅同郝懿行曰信與神同書龍於旗取其神變此信蓋神之段借古多借信為信此又借信為神神與伸皆同聲之字故寢兕謂武士寢處於甲冑者也可相通楊氏不知段借之義故云信謂使人見而信之其望文生訓不顧所安往住如此

持虎。謂以虎皮為弓衣武士執持者也詩曰虎韋鏤膺劉氏云畫虎於鈐竿及楯也。盧文昭曰持當為特字之誤也寢兕特虎謂畫輪為飾也劉昭注輿服志引古今注武帝天漢四字令諸侯王朱輪特虎居前左

兕右麋小國朱輪畫特麋居前寢麋居左右白虎通亦曰朱輪特麋居前寢麋居左右此謂朱輪每輪畫一虎居前兕麋在兩旁卻後而相竝故虎稱特左右謂每輪兩旁也寢伏也。大國畫特虎兕麋不寢小國則畫特麋二寢麋無兕天子乘輿蓋畫二寢兕居輪蚊報黧馬服之革蓋象蚊形徐廣曰以蛟魚皮為之。盧文昭曰史記蛟左右畫特虎居前敵此段若廣說蚊報黧馬服之革蓋象蚊形徐廣曰以蛟魚皮為之。盧文昭曰史記蛟

下一例勝徐說絲末。未與帶同禮記曰君羔幣虎植鄭云覆茶也絲帶彌龍所以養威也。彌如字又讀為彌即說文謂金飾銜輓之末為龍首也徐廣曰乘輿車以金薄繆龍為輿倚較文虎伏軾龍首銜輓。盧文昭曰彌即說文之靡廣韻引說文云盧乘輿金耳也讀若泃水一讀若月令靡艸之靡金耳謂車耳即重較也徐廣說為得之繆龍史記作繆龍索隱云繆然龍貌徐又云文虎伏軾龍首銜輓此引古類及之非正釋也銜輓當從史記注作銜輓為是郝懿行曰金耳者金飾車耳也於倚較上刻為交龍之形飾之以金以養威重龍取其威也王念孫曰盧注亦段說也今不說文作乘輿金飾馬

也。倍至謂倍加精至也或以必倍為句倍謂反之車在馬前令馬熟識車也至極教順然後乘之備驚奔也。盧文昭曰史記倍至作信至先謙案倍當依史記作信倍信形近而譌據揚注則所見本已誤信至謂馬調

良之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甚也出死出身死寢難也要節自要約以節義謂立節也使其孰知出死要節盡忠於君是乃所以受祿養

生也若不能然則亂而不保其生也要一遙反。盧文昭曰此注舊本有賸有脫今訂正先謙案史記出死上多一士字孰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費用上疑奪文或作出費用四句為一例先謙案史記出作輕文義大異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

以養安也。無恭敬辭讓則亂而不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無禮義文理則情性不知所歸也故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言苟唯以生為所見不能出死要節若此者必死也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苟唯以利為所見不能用

被讀若三年尊服之尊亦謂禫服也。尊與禫通則亦與單禫通而唱又與單同音是文異而實不異小司馬疑唱為蹈之譌由不知古音之變易也。王氏念孫云錢謂導與單通導及即單及是也。大雅蕩篇單及鬼方爾雅單延也。言社自諸侯延及士大夫也。函當為白（今作陷）唱從白得聲是白與唱古同聲故鄭本作唱即白之異文也。唱與單古亦同聲故鄭本之唱及即詩之單及也。錢以函及為單及非也。函訓為容非單及之義。函與唱亦不見函少見白故經史中白字多譌為函（說詳經義述聞若合而函吾中下）。

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也。 先謙案宋台州本有也字各本無以上下文例之當有今據補 故有天下者事十

世。 當為七穀梁傳作天子七廟 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二世。 古者十星為成成出先謙案大戴禮史記皆作七

有二乘之地者事二世。 祭法所謂適土立二廟也 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 持其手而食謂農工食業也穀梁傳

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 積與績同功

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 大饗裕祭

祭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 祭月祭也齊讀為齊至齒也謂

兩者合而成文。 郝懿行曰文理一耳貴本則綱追

以歸大一夫是之謂大隆。 貴本親用兩者相合然後備成文理大讀為太太一謂太古時也禮記曰

曲盡人情禮至察矣密察之謂理

夫禮必本於太一言雖備成文理然猶不忘本而歸於太一是謂大隆於禮司馬真曰隆盛也得禮文理歸於太一是禮之盛也

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

魚也。俎之先大羹也。一也。

一謂一於古也。此以象太古時皆貴本之義。故云一也。先謙案下俎字大戴禮史記作豆大羹盛於釜俎豆蓋通言之。

利爵之

不醮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奠之不食也。一也。

醮盡也。謂祭祀畢告利成利成之時其爵不卒奠於筵前也。史記作不啐成事。

謂尸既飽禮成不嘗其俎儀禮尸又三飯士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於胙是與謂敬其氣謂食畢也許又反皆謂禮畢無文飾復歸於朴亦象太古時也。史記作三侑之不食司馬真曰禮祭必立侑以勸尸食至三飯而止每飯有侑一人故曰三侑既是勸尸故不自食也。俞樾曰楊注利爵不醮未盡其義利者謂佐食也。利爵不醮蓋據大夫饋尸之禮有司徹簋利洗爵獻於尸尸酢獻利爵受祭酒啐酒奠之是其事也。利既獻尸尸卒爵酢利利又獻祝祝受奠之不啐示祭事畢也。先謙案索隱云成事卒哭之祭故記曰卒哭曰成事。大昏之未發齊既卒哭始從吉祭故受爵而嘗。俎與楊注義異。孔廣森云一也。三者皆禮之終。

也。大廟之未入尸也。始卒之未小斂也。一也。

皆謂未有威儀節文象太古時也。史記作大昏之未廢齊也。司馬真曰廢齊謂婚禮父親

離子而迎故曲禮云齊戒以告鬼神此三者皆禮之初始質而未備故云一也。盧文昭曰案古廢發音同通用俞樾曰齊當讀為醮發猶致也昏禮父親離子而命之迎未發醮者未致醮也先謙案孔廣森云未入尸謂若饋食尸未入之前為陰厭也。大路之素未集也。郊之麻統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也。大路殿祭天車王者所乘也。未集不集丹漆也。禮記云大路素而越席又曰丹漆離幾之美素車之乘麻統緝麻為冕所謂大裘而冕不用裘龍之屬也。士喪禮始死主人散帶垂長三尺。史記作大路之素。轎司馬真曰轎音稠謂車蓋素帷示質也。盧文昭曰注未善本作亦質者也。俞樾曰楊注未集不集丹漆也。則但言素而其義已足矣。不必言未集且未集二字義亦未足。楊注非也。未字當為末。素末一事。素集一事。蓋一本作末。一本作集。傳寫誤合之。而因改末為未。以曲成其義。非荀子原文也。未者臂之段。字上文絲未。楊注曰未與臂同。禮記曰君羔臂虎。植鄭云覆笄也。然則大路之素末亦即素帶耳。大戴記禮三本篇作素。機機與臂同。荀子作末之本。與大戴合集者。機之段字。集音轉而為。沈詩小夏篇是用不集。韓詩是用不就。是也。故得讀為。爾雅釋訓。講謂之。振釋文曰。講本或作調。是。講字或從周聲。山經中山經。暴山其獸多麋。麋麋。郭注曰。就離也。然則以就為。調猶以就為。離矣。史記禮書正作素。屬荀子作集之本。與史記合。先謙案大戴禮散麻作散帶。孔廣森云。帶要經也。喪禮小斂主人始經散垂之。既成服乃絞。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帶。三者皆從質。故云一也。

文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縣一鍾尚拊之。隔朱絃而通越也。一也。不文謂無

曲折也。禮記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清廟之歌。謂工以樂歌清廟之篇也。一人倡。三人歎。言和之者寡也。縣一鍾。比於編鍾。為簡略也。尚拊之。隔未詳。或曰。尚謂上古也。拊。樂器名。隔。擊也。即所謂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也。尚古

樂所以示質也。揚子雲長揚賦曰：拊膈鳴球，韋昭曰：古文膈為擊，或曰膈當為搏，搏一名相。禮記曰：治亂以相拊，所以輔樂相亦輔之義。書曰：搏拊琴瑟，孔安國曰：搏拊以韋為之，實之以稊，所以節樂也。周禮大祭，祀登歌，令奏擊拊。司馬貞曰：拊，禹謂縣鍾，格也不擊其鍾而拊其格，不取其聲示質也。朱絃疏：越鄭玄云：朱絃練朱絃也。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所以發越其聲，故謂之越。疏：通之使擊遲也。史記作洞越，或曰膈讀為夏也。盧文昭曰：不文大戴禮。史記皆作不反，竊疑此亦似本作不反。文字疑誤，郝懿行曰：樂論篇以拊擊與執柷相偃，則皆樂器名也。拊者以韋為之，實以稊，隔彼作擊，其字從革，竊疑亦拊之類。不得依此注以膈為擊也。若長楊賦之拊膈鳴球，則又借拊為夏，擊楊注為誤引矣。以此互相訂正，則此當縣之一鍾，句尚拊，門句文誤，公耳。尚者上也。鍾聲宏大，言不貴彼而上比聲之近質者也。先謙案：不文當作不反，盧說是也。大戴禮鍾作馨，與馨同。拊，膈作拊，搏無之。字史記亦無。明此之字，衍尚書大傳曰：凡禮始乎悅，成乎文，終乎悅。校。史記

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乎脫成乎文，終乎悅。禮始於脫，略成於文，飾終於稅，減禮記曰：禮主其減，校未詳。大戴禮作終於隆隆，威也。盧文昭曰：注隆字舊本不重，案大戴作終於隆。史記索隱所引同。云隆謂威也。今擬增郝懿行曰：稅史記作脫，疑此當作稅。悅者斂也。校當作校，校者快也。孟子於人心獨無故，至備情文俱盡。情文俱盡乃為禮之至，故至備情文俱盡。備情謂禮意喪，喪主哀祭。

主敬之類文謂禮物威儀也。其次情文代勝。不能至備或文勝於情情勝於文是亦禮之次也。其下復情以歸大一也。雖無文辭歸質素是亦禮也。若潢汗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言禮能上調天時，下節人情，若無禮以分別之，則天時人事皆亂也。昌謂各遂其生也。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禮在下位則使人順，在上位則治萬變而不亂，貳謂不一。

在禮喪亡也。顧千里曰：物字而字疑不當有大戴記禮三本篇無此二字，可以為證。先謙案：貳乃貳之誤字。說見天論篇大戴禮作貨之則喪，張參五經文字云：貨相承或借為貨。呂覽管子史記皆以貨為貳。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立隆感之禮以極盡人情，使天下不復更能損益也。本末相順。司馬貞曰：禮之盛文殺復情以歸太一，是本末相順也。俞樾曰：順讀為巡，禮記祭義篇終始相巡，此云本末相巡，其義正同。順巡並從川聲，故得段用。終始相應。司馬貞曰：禮始於脫，略終於稅，篇終始相巡，此云本末相巡，其義正同。順巡並從川聲，故得段用。稅亦殺也。殺亦脫略是終始相應也。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言禮之至文，以其有尊卑貴賤之別，至察以其有是非分別之說，司馬貞曰：說音悅。言禮之至察，有以明隆殺委曲之情，文足以悅人心也。王念孫曰：以猶而也。說見釋詞。言至文而有別，至察而有說也。史記以有二字皆倒轉誤也。揚前說誤解以字後用小司馬說讀說為悅，尤非。

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

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

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

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

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

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

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

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從者亡。小人不能測也。先謙案則史記誤則禮之

理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瀕。其理誠大矣。擅作典制辟陋之說。入

焉而喪。其理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入焉而隳。除古隳字墮也以其深故能使堅白者溺

以其大故能使擅作者喪以其高故能使暴慢者墜司馬貞曰恣睢毀訾也。先謙案史記理並作貌喪作曠。故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

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

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

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足謂無闕

失方猶道也。郝懿行曰方猶隅也。廉隅謂有棱角。士知砥厲故德有隅。民無廉恥故喪其隅者也。王念孫曰足禮謂重禮也。不足禮謂輕禮也。儒效篇云縱性情而不足問學。則爲小人矣。樂論篇云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

不足其上。與此言不足禮同。反是則足禮矣。上文云禮者人道之極也。正足禮之謂也。揚注失之。又曰足當爲早爾雅曰是則也。則亦法也。非十二子篇曰不法先王不是禮義。一脩身篇曰不是師法而好自用。猶此言不法禮不是禮也。是與足字相似。而誤先謙案王前說是。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

固。勿易不變也。若不在禮之中。雖能思慮。無益。能慮能固。加好者焉。先謙案史記者作之此句當作加好之者焉史記引刪者字苟書奪之字也無之字則語不圓足

王制篇云爲之貴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致好下有之字是其例。斯聖人矣。故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無

窮者廣之極也。東西南北無窮聖人者道之極也。故學者固學爲聖人也。非特學爲

無方之民也。禮者以財物爲用。以貢獻問遺之類以貴賤爲文。以車服旗章爲貴勝文飾也以多

少爲異。多少異制所以別上下也以隆殺爲要。隆豐厚殺減降也要當也禮或厚或薄唯其所當爲貴也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

隆也。文理謂威儀情用謂忠誠若享獻之禮賓主百拜情唯主敬文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

過於情是禮之隆盛也。先謙案史記理作貌用作欲下同

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

也。若尊以尙玄酒本於質素情。文理情用。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

過於文雖滅殺是亦禮也。或豐或殺情文代勝並行相雜是禮之中流中流言如水之清濁相混也。王念孫曰雜讀為集爾雅集會也言

文理情用並行而相會也集雜古字通。月令四方來集呂氏春秋仲秋紀集作雜論衡別通篇集祿非一即雜

祿。揚未達假借之旨俞樾曰雜讀為幣古雜與幣通呂氏春秋圖道篇圖周復雜注曰雜猶幣也淮南子詮言

篇以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注曰雜幣也入生子從子至亥為一幣然則並行而雜言並行而周幣也揚注非先

謙案中流猶中道下有。故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君子知禮者致極也言

厚小禮則盡其隆殺中。用得其中皆不失禮也。步驟馳騁厲驚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廷也。厲驚疾驚也

言雖馳騁不出於隆殺之間壇宇宮廷已解於上。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是猶此也。民民氓無所不知者。王念孫曰

是謂禮也。有讀為域。孟子公孫丑篇注曰域居也。人居是也。故與外是對文。商頌元鳥篇奄有九有韓詩作九域。見文選冊魏公九錫文注。魯

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韋注曰有域也。漢書律厯志引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是域有古通用史記禮書正作人

域是。索隱。於是其中焉。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方皇讀為仿徨猶徘徊也。挾讀為挾也。言於是禮

之中徘徊周而委曲皆得其次序而不亂是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

禮之盡也。聖人所以能厚重者由積禮也能弘大者由廣禮也。崇高者由隆禮也。明察者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引此明有禮動皆合宜也。詩曰。禮儀

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謹。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

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

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

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况以事其所隆親乎。臧已解在王霸篇莊子曰臧與

或曰穀讀為鬪穀於菟之穀穀乳也謂哺乳小兒也所隆親所厚之親也。王引之曰隆尊也。見經解注。隆親二字平列所隆謂若也。所親謂父母也。下文曰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是其證。揚注非

故死之爲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以其一死不可再復。臣子於極重之道不可不盡也。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忠厚。忠。心篤。厚。敬。文。恭。敬。有文飾野野人不知禮者也。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瘠。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槨

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

禮記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槨以端長六尺。

又禮器曰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襲。鄭云五重謂抗木與茵也。今十重蓋以棺槨與抗木合爲十重也。諸侯以下與禮記多少不同未詳也。郝懿行曰十當作五。古五作又。與十形近易譌。上有天下者。事十世十當爲七。然天子七重於古無文。作五或猶近之。而檀弓云天子之棺四重。鄭注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與此復不同。若依鄭義推之。此重數俱有加。亦當言天子五重。諸侯三重。大夫一重。士一重。矣。王引之曰十疑當作七。凡經傳中七十二字多互譌不可枚舉。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天子七重。故諸侯減而爲五。大夫減而爲三也。楊注非。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

有妻。妻文章之等。以敬飾之。

衣謂衣衾。禮記所謂君陳衣於庭。百稱之。比者也。衾謂君錦衾。大夫繡衾。士緇衾也。食謂遣車所棺。遣奠也。妻。妻當爲妻。妻鄭康成云。妻張飾也。柳之言聚也。諸師所聚。柳以象宮室也。劉熙釋名云。輿棺之車。其蓋曰柳。文章之等。謂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繡。加。雜。荒。纁。紕。六。齊。五。采。五。貝。繡。妻。二。數。妻。二。畫。妻。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以。下。各。有。差。也。盧文弨曰。正文衣衾。案注。當本作衣。食元刻於注。頗有刪節。今悉依宋本。王念孫曰。盧說是也。正文本作然後。皆有衣。食多少厚薄之數。衣字統衣衾而言。楊注本作衣。謂衣衾。此釋正文衣字。衣禮記所謂君陳衣於庭。百稱之。比者也。衾謂君錦衾。大夫繡衾。士緇衾也。此是楊氏自釋注內衣衾二字。非釋正文也。正文本無衾字。食謂遣車所棺。遣奠也。此釋正文食字。宋本文食字誤。而爲衾。注文禮記上又脫一衣字。則義不可通。而元刻益妄加刪節矣。

一足以爲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生死如一。則人願皆足。忠孝之極在此也。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脩士。脩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屬。謂付託之使主喪也。通國。謂通好之國也。一國。謂同在朝之人也。脩士。士之進脩者。謂上士也。一鄉。謂一鄉內之姻族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王念孫曰。屬合也。四屬字義並同。下文云。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是也。周官。州長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鄭注曰。屬猶合也。聚也。晉語三。屬諸侯。韋注。屬會也。楊注。失

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槨

二寸。衣衾三領。不得畫行。以昏殮。凡緣而往埋之。刑餘遭刑之餘死者。墨子曰。桐棺三寸。葛

以為緘。趙簡子亦云。然則厚三寸。刑人之棺也。喪大記。土陳衣於序。東三十稱。今云三領。亦貶損之甚也。殮道死

入也。詩曰。行有死人。尚或殮之。今昏殮。如掩道路之死人。惡之甚也。凡常也。緣因也。言其妻子如常日所服而埋

之。不更加經杖也。今猶謂無感飾為緣身也。郝懿行曰。按緣身。今俗亦有此語。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

等。各反其平。各復其始。王引之曰。平字文義不明。平當為本字之誤也。本亦始也。呂氏春秋孝

也。又曰。平字不誤。下文曰。久而平。楊注。久則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辱。此蓋論

葬是以至辱之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厭。掩也。烏甲反。謂不使相侵。掩也。或曰。不使相厭。惡非也。絀。續聽息之時。

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絀。讀為往。往。續。即屬續也。言此時知其必至於憂閔也。或曰。絀當為

釋詰。閔病也。詩。柏舟。篤。觀。閔。既多。鴟。鴟。篤。繫。子之。閔。斯。毛。傳。竝曰。閔。病也。亦知其閔已。猶言亦知其病已。病謂疾甚也。儀禮既夕記。注曰。疾甚曰病。然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

所謂不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之。

具之。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備。豐足也。郝懿行曰。備具也。皆也。物皆

家不詞。當即下備物。此時雖備物不敢遽也。踰日而殯。三日而成服。而後所備之物畢作也。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

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此皆據士喪禮首尾。三月者也。損。減也。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

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忠誠也。節。人子之節也。文。器

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三月。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月朝。月

夕。月未也。先卜日。知其期。然後卜宅。此大夫之禮也。士則筮宅。士喪禮。先筮宅。後卜日。此云月朝卜日。月夕卜宅。未詳也。郝懿行曰。夕與昔古字通。昔者舊也。舊已卜宅。月朝乃卜日也。王引之曰。當作月朝卜宅。月夕卜日。今

本宅日二字上下互誤耳。當是時也。其義止。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之。聖人爲之節制使聖者抑情不肖者企及。故三月之葬。其類以生設飾死者也。殆非直留死者以安生也。類象也言其象。以生之所設器用飾死者三月乃能備也。是致隆思慕之義也。

喪禮之凡。凡謂常道。盧文弨曰。喪禮宋本作卒禮下同。變而飾。謂殯斂。每加飾。動而遠。禮記子游云。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

所以節。久則哀殺。如平常也。故死之爲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不則翫。翫與翫同。翫。翫也。

翫則厭。厭則忘。忘則不敬。一朝而喪其嚴親。俞樾曰。禮記大傳。篤收族。故宗廟嚴。鄭注曰。嚴猶尊也。嚴親即尊親。嚴謂君親。謂父母。

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恥之。故變而飾。所以滅

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遂成也。邇則懼敬不成也。久而平。所以優生也。優養生者謂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禮者

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皆謂使賢不肖得中也。賢者則

而禮兼而用之。時舉而代御。御進用也。時吉則吉。時凶則凶也。王念孫曰。此時字非謂天時。時者更(音庚)也。謂文飾與麤惡聲樂與哭泣恬愉與憂戚皆更舉

而代御也。方言曰。時(郭音侍)更也。古無時字。故借時爲之。莊子徐無鬼篇云。董也。桔梗也。雞靡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爾雅帝君也)淮南齊俗篇云。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裘不御。此代爲帝者也。(帝今本誤作常)

(說林篇云。早歲之士。龍疾疫之芻靈。是時爲帝者也)今本脫時字。據高注補。太平御覽器物部十引。馮衍詣鄉。馮牋云。見雨則裘不用。上堂則裘不御。此更爲適者也。(適讀嫡子之嫡。廣雅嫡君也)或言時爲或言代更也。故曰時舉而代御。揚說時字之義未了。故文飾聲樂恬愉。所以持平奉吉也。麤

衰哭泣憂戚。王念孫曰。麤衰本作麤惡。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也。麤惡對文飾哭泣對聲樂憂戚。對恬愉皆見上文。麤惡二字所包者廣不止麤衰一事。不得改麤惡爲麤衰也。下注云立麤

衰以爲居喪之飾。所以持險奉凶也。持扶助也。險謂不平之時。故其立文飾也。不至於寤洽。寤洽治

則楊所見本已誤。

妖矣 其立麤衰也。不至於瘠弃。立麤衰以為居喪之飾亦不使羸瘠自弃 其立聲樂恬愉也。不至於流

淫惰慢。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暋傷生。是禮之中流也。隘窮也攝倫戚也之性反中流禮之中道

也。故情貌之變。足以別吉凶明貴賤親疏之節。期止矣。期當為斯 外是姦也。雖難

君子賤之。故量食而食之。量要而帶之。相高以毀瘠。是姦人之道也。非禮

義之文也。非孝子之情也。將以有為者也。非禮義之節文孝子之真情將有作為以邀名求利若演門也。盧文弼曰注演門未詳 故

說豫婉澤。憂戚萃惡。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說讀為悅豫樂也婉媚也音晚澤顏色潤澤也萃與穎同

惡顏色惡也發見也。王念孫曰婉讀若問婉澤顏色潤澤也說豫與憂戚對文婉澤與萃惡對文故曰是憂愉

之情發於顏色者也內則免蕘鄭注免新生者蕘乾也釋文免音問婉免古字通內則以免對蕘猶此文之以婉

分婉澤為二義與萃惡不對矣 歌謠讖笑。哭泣諦號。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聲音者

也。讖與傲同戲謔也說文云讖悲聲與此義不同諦讀為啼管子曰豕人立而諦古字通用號胡刀芻豢稻

梁酒醴。飭鬻魚肉菽藿酒漿。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食飲者也。鬻鬻菽藿喪者之食。藜藿行

曰藿豆葉也說苑十一藿食者尚何與焉是菽藿皆卑賤之所食也王念孫曰酒漿當為水漿芻豢稻梁酒醴魚

肉吉事之飲食也鬻鬻菽藿水漿凶事之飲食也今本水漿作酒漿則既與凶事不合又與上文酒漿相複矣此

酒字即涉上酒醴而誤俞樾曰王說是也魚肉二字當在鬻鬻二字之上蓋芻豢稻梁酒醴魚肉屬吉鬻鬻菽藿

水漿屬凶方與上下文一律今魚肉字誤倒在鬻鬻下則吉凶不倫矣楊注鬻鬻菽藿喪者之食疑楊氏所見本

向未倒故以鬻鬻菽藿連文也當據以訂正 卑統黼黻文織。資麤衰經菲總菅屨。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衣服者也。卑統與裨冕同衣裨衣而服冕也裨之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卑以事尊卑服之諸侯以下皆服焉文織染絲織為文章也資與齋同即齊衰也麤布也今麤布亦謂之賚菲草衣蓋如蓑然或當時喪者有服此也總總衰也鄭玄云總衰小功之縷四升半之衰也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今南陽有鄧總布菅茅也春秋傳曰晏子杖菅屨也。盧文弼曰注鄧總布今儀禮無布字王念孫曰案富國篇曰天子袷袴衣冕諸侯元纁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大略篇曰天子山冕諸侯元冠大夫裨冕士韋弁其制上下不同此不當獨舉裨冕言之楊以卑統為裨冕未是也卑統疑當為卑統異即今弁字弁統黼黻文織皆二

字平列且弁纓二字兼上下而言此篇曰弁纓黼黻文織君道篇曰冠弁衣裳黼黻文章會子問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禮運曰冕弁兵革昭元年左傳曰吾與子弁冕端委九年傳曰猶衣服之有冠冕宣元年公羊傳曰已練可以弁冕傳八年穀梁傳曰弁冕雖舊必加於首或言弁冕或言冠弁或言冠弁皆二字平列且兼上下而言故知卑纓為卑纓之誤說文竟冕也籀文作昇或作弁今經傳皆作弁而竟與弁二字途廢此昇字若不誤為卑則後人亦必改為弁矣

疏房椽額越席牀第几筵屬茨倚廬席薪枕塊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居處者也。茨蓋屋草也屬茨令茨相連屬而已至疎偏也倚廬鄭云倚木為廬謂一邊著地如倚物者既葬柱榻塗廬也兩情者人生固有端焉。兩情謂吉與凶憂與愉言此兩情固自有端緒非出於禮也若夫斷之繼之博之淺之益之損之類之盡

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終始莫不順比足以為萬世則則是禮也。人雖自有憂愉之情必須禮以節制進退然後終始合宜類之謂觸類而長比附會也毗至反非順孰脩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順從也孰精也脩治也為作也故曰性

者本始材朴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之往。郝懿行曰朴當為樸樸者素也言性本質素禮乃加之文飾所謂素以為絢也偽即為字之不訓往注非下云性偽合然後聖人之名一言必性偽合一斯乃聖人所以成名性惡篇云聖人化性而起偽偽起於性而生禮義即此所謂性偽合矣性偽合然後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一謂不分散言性偽合然後成聖人之名也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偽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此之謂也。引此喻聖人能弁治喪禮者以生者飾死也。之詩周頌時邁之篇

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終始一也。不以死異於生亡異於存。郝懿行曰案檀弓云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故言如死者知之盡也又云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故言如生者仁之至也中庸曰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仁知備矣俞樾曰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義不可通當作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上兩如字誤也篇末云哀夫敬夫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可知此文之謬當據以訂正始卒沐浴鬻體飯含象生執也。儀禮鬻用絕鄭

荀子集解 卷十三 禮論篇第十九

二四三

云用組束髮也古文髻皆為括體謂爪齒之屬土喪禮主人左扱米實於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凡不沐實米唯盈鄭云于右戶口之右唯盈取滿而已是飯哈之禮也象生執謂象生時所執持之事執或為持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二式而止律理髮也今秦俗猶以批髮為栗濡溼也式與拭同土喪禮尸無有不沐浴者此云不蓋未世

多不備禮也。盧文昭曰注批髮舊本批作批誤案魏志管輅傳筵十三物一名之惟以梳為批耳古批作比漢書有比陳蓋梳疎而比密也說文櫛下云梳比之總名郝懿行曰批當作比比者梳之密者也律猶類也今齊俗亦以比去蟻蝨為律言一類而盡除之也律栗音同注內栗字依正文作律亦可不必別出栗字也 充耳而設瑱土喪禮瑱用白纁鄭云瑱充耳續新縣也 飯以生稻

哈以槁骨反生術矣。生稻米也槁骨貝也術法也前說襲衣襲三稱緇紳而無說象其生也此已下說反於生之法也 說襲衣襲三稱緇紳而無

鈎帶矣。緇與摺同扱也紳大帶也摺紳謂扱於帶鈎之所用弛張也今不復解脫故不設鈎也襲衣親身之衣也土喪禮飯哈後乃襲三稱明衣不在算設鈎帶摺笏禮記曰季康子之母死陳襲衣鄭玄云襲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也。盧文昭曰正文說字疑當作設 設掩面儻曰髻而不冠笄矣。土喪禮王念孫曰錢本說作設與盧說合先諫案宋本台州本作設 書其名掩用練帛廣終幅長五尺儻與鬢同繞也土喪禮顧目用緇方尺二寸經裏著組繫顧讀如紫紫與鬢義同

置於其重則名不見而柩獨明矣。書其名於旌也土喪禮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於末曰某氏某之柩重以木為之長 薦器則冠有整而

毋縱。薦器謂陳明器也整冠掩如兜整也縱髻髮者也土冠禮緇纁纁廣終幅長六尺謂明器之纁庶虛而不實。冠也有如兜整加首之形而無髻髮之縱也整之言蒙也冒也所以冒首莫侯反或音冒 不實。土喪禮簠三醴醴屬庶二醴酒皆有髻蓋喪禮陳鬼器人器鬼器虛人器實也禮記宋襄公葬其夫人禮醴百盞會子曰既曰明器而又實之。盧文昭曰此與下所引土喪禮皆見既夕篇中鄭云古文醴皆作

廡有簠席而無牀第。此言棺中不施牀第大斂小斂則皆有也 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水不成於雕琢不加功也瓦不成於器物不可用也薄器竹葦之器不成內謂有其外形內不可用也內或為用禮記曰竹不成用瓦不成味鄭云成善也竹不可善用謂薄無勝也味當作侏侏讀也。郝懿行曰內與納同古皆以內為納內者入也入即納也非內外之內注誤注云內或為用字於義較長檀弓云竹不成用王念孫曰案作用者是內即內之誤注前說非

而不均。鄭云無宮 輿藏而馬反告不用也。輿謂輅軸也國君謂之輅藏謂埋之也馬謂駕輅軸之馬告示也言也土喪禮既啓遷于祖廟用軸禮記

君葬用輜四綈二碑夫人葬用輜二綈
二碑土葬用圓車皆至葬時埋之也 具生器以適墓象徙道也 生器用器也弓矢盤盂之屬徙

在家今以適墓以象人行不從常行之道更徙它道也。郝懿行曰徙 遷改也徙道其生時之道器當

者後也象徙道者禮如將送居然耳亦不忍死其親之意注似未了 略而不盡 額而不功 趨與

而藏之。金革轡鞞而不入。明不用也。 略而不盡謂簡略而不盡備也額形也言但有形額不

速藏之意金謂和鸞革車鞞也說文云鞞所以引軸者也杜元凱云鞞在馬臂或曰額讀如趨像也今謂畫物為

額下額皆同義。盧文昭曰趨者下俗閒本有速也二字宋本元刻皆無車鞞舊誤作車軼今據爾雅改正王念

孫曰金革即小雅蓼蕭所謂儔革也說文儔作鑿云轡首銅也從金攸聲（石鼓文及宣鑑文作鑿勒焦山鼎作

攸勒伯姬鼎作攸勒宰辟父敦作攸革）爾雅曰轡首謂之革故曰金革轡鞞揚以金為和鸞失之又曰革車鞞

也宋本軼鑄作鑿今本鑄作軼 象徙道又明不用也。 以器適墓象其改易生 是皆所以重哀

也。 虛又改軼為輶皆與金革無涉 時之器亦所以明不用

也。 有異生時皆所以 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額而不功。

明器鬼器木不成斲竹不成用瓦不成沐之屬禮記曰周人 生器生時所用之器士喪禮曰用

兼用之以言不知死者有知無知故雜用生器與明器也 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

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

者也。故壙。其額象室屋也。 壙墓中壙冢也禮記曰適墓不登壙額 棺槨。其額象版蓋

斯象拂也。 版謂車上障蔽者蓋車蓋也斯未詳象衍字拂即弗也爾雅釋器云輿革前謂之輶後謂之茀郭

疑縱之音譌（縱與纒同）象非衍字拂與茀同斯象拂者蓋如喪大記云飾棺君龍帷黼荒大夫畫帷畫荒土

布帷布荒之類皆所以蒙荒棺上因以為飾也禮記問喪篇釋斯當為奔纒聲之誤此誤正同俗異語版蓋也斯

也漢書景帝紀令長吏二千石楊朱兩輜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轉應劭曰車耳反出所以為之屠鼻鬣版泥也廣

雅釋器曰輶謂之輶版與輶通楊注說版字未了又云斯未詳象衍字既為衍字則斯拂連之云拂即弗也然

從斤聲是其例也斯疑斯字之誤斯之本義為當膺而古或借為之輶廣雅釋器彌輶謂之斯王氏疏證亦未詳

不知彌輶之斯即輿革前謂之輶也惟其在前故繫於輶也此以版蓋斯拂並言版即輶也在車旁蓋者車蓋也

在車上斬在前拂在後其所說至為詳備矣斬字本當作輶而借用斬亦猶齒本字本當作斷而太元密次八珠

齒依輶則借用輶輶者齧也非齒本也良斤聲近 故字得通耳乃斯又誤作斯則其義遂不可見矣

無帙絲葛縷妻。其額以象菲帷幃尉也。 無

為幟幟覆也所以覆尸者也土喪禮幟用斂衾衷衾是也幟與褚同禮記曰素錦褚又曰褚慕丹質鄭云所以覆棺也絲葛未詳蓋亦喪車之飾也或曰絲讀為綬禮記曰畫髮二皆載綬鄭云以五采羽注於髮首也葛讀為魚謂以銅魚懸於池下禮記曰魚躍拂池縷讀為柳蔓字誤為縷字耳非謂編草為被蓋古人所用障蔽門戶者今貧者猶然或曰非當為扉隱也謂隱奧之處也或曰非讀為扉戶扇也縷讀為帳尉讀為爵尉網也帷帳如網也。王念孫曰幟者柳車上覆即禮所謂荒也喪大記曰飾棺君龍帷黼荒素錦褚加偽荒鄭注曰荒蒙也(鄭風君子偕老傳曰蒙覆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偽當為帷大夫以上有褚以纏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以上鄭注)荒幟一聲之轉皆謂覆也故柳車上覆謂之幟幟即素錦褚之褚帷皆所以飾棺幟在以上象幕幟在下象帷故曰其類象非帷幟尉也周官縫人掌縫棺飾鄭注曰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縷是也若斂衾衷衾非所以飾棺不得言象非帷幟尉矣詩公劉傳曰荒大也閼宮傳曰荒有也爾雅曰幟大也有也幟與荒同義幟從無聲荒從宀聲荒從亡聲荒之轉為幟猶亡之轉為無故詩途荒大東爾雅注引作途幟大東禮記毋幟毋斂大戴作無荒無斂矣

抗折其須以象慢茨番闕也。土喪禮陳明器於乘車之西折橫覆之鄭云折承抗席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慢扞也茨蓋屋也慢茨猶暨茨也慢莫干反番讀為藩藩籬也閼謂門戶壅闕風塵者抗所以禦土折所以承抗皆不使外物侵內有象於慢茨藩闕也。盧文弨曰舊本注引土喪禮多脫誤今補

故喪禮者無它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藏其形也。葬也者藏也所以為葬埋之禮敬藏其形體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銘謂書其功於器物若孔

惺之鼎銘者誄謂誄其行狀以為誄也繫世謂書其傳襲若今之譜牒也皆所以敬傳其名於後世也。俞樾曰周官小史職曰奠世繫辨昭穆鄭司農云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以帝繫解繫字世本解世字則繫也世也自是二事與銘誄相對揚注未得

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之惑。刻損減附增益也墨墨子之法惑謂惑亂過禮也。王念孫曰墨與惑賊對文

則墨非墨子之謂上文云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楊注瘠薄)此云刻死而附生謂之墨樂論云亂世之徵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又以瘠墨連文則墨非墨子明矣

而送死謂之賊。殉葬殺人與賊同也 **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終始莫不稱宜而好善。是禮義之法式也。儒者是矣。**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鄭康成曰稱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禮也 **因以飾羣別親疎貴賤之**

節而不可益損也。故曰無適不易之術也。

羣別謂羣而有別也。適往也。無往不易言所至皆不可易此術或曰適讀為敵。謝本從盧校

作不是郝懿行曰依注是當為易轉寫之譌或曰適讀為敵亦通先謙案各本譌是據宋台州本正作易

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二年之喪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

創傷也。楚良反曰久愈遲。五言之也。皆言久乃能平。故重喪必待三年乃除。亦為至痛之極。不可替月而已。

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

齊衰禮記作斬衰。苴杖謂以苴惡色竹為之杖。鄭云飾謂章表也。

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禮以是斷之者。豈不以

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

斷決也。丁亂反。鄭云復生謂除喪反生者之事也。

凡生乎天地之間者。有血氣

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今夫大鳥獸。則失亡其羣匹。

先謙案則猶若也。說見

越月踰時。則必反鉛過故鄉。則必徘徊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

能去之也。

鉛與沿同。循也。禮記作反巡。過故鄉徘徊同旋。飛翎之貌。躑躅以足擊地也。踟躕不能去之貌。

小者是燕爵。猶有啁噍之頃焉。

然後能去之。

燕爵與鸞雀同。

故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無窮。

鳥獸猶知愛其羣匹。良久乃去。况人有生之最智。則於親喪悲哀之情。至死不窮。已故以三年節之也。

將由夫愚陋淫邪之人與。則彼朝死而

夕忘之。然而縱之。則是會鳥獸之不若也。彼安能相與羣居而無亂乎。將

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二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

則是無窮也。

隙壁孔也。鄭云喻疾也。遂之謂不時除也。

故先王聖人。安為之立中制節。一使足以成文

理。則舍之矣。

禮記作焉為之立中制節。鄭云焉猶然立中制節。謂服之年月也。舍除也。王肅云一皆也。郝懿行曰此云安為之下云案。以此象之又云案。使倍之案。使不及此二案。一安禮記三年

問俱作焉皆語辭也。鄭注焉猶然亦語辭。

然則何以分之。

分半也。半於三年矣。

曰。至親以期斷。

斷決也。鄭云言服之正雖至親皆期而除也。

也。鄭云問服斷於期之義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徧矣。其在宇中者。莫不更始矣。字中

者謂萬物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然則三年何也。鄭云法此變易可曰。加隆焉。案使倍

之。故再期也。鄭云言於父母加厚其恩使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由從也從大曰。案使不及也。鄭云言

不若故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閒。隆厚也殺減也所介反問廟其

取象於天。下取象於地。中取則於人。人所以羣居和一之理盡矣。鄭云取象於天地謂法其

變易也自三年以至親皆歲時之數言既象天地又足盡人羣居粹厚之恩也。盧文弨曰注故三年之

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至文飾人道使成忠孝鄭云言三年之喪喪禮之最盛也是百王之所同。古

今之所一也。一謂不變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問君之喪何取於三年之制曰。君者。治辦之主也。

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治辨謂能治人使有辨別也文

也貌恭敬也致至也言人所施忠敬無盡於君者則臣下相率服喪而至於三年不亦可乎。郝懿行曰率者循也循人子為父母喪三年推之為君亦致隆三年也先諫案辨亦治也楊注非詩曰。愷悌

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為民父母之說焉。俞樾曰子字衍文此本說君之喪所以三年之故故引詩而釋之曰彼

君者固有為民父母之說焉下文云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下文言君者則此文亦當作君者涉上愷悌君子之文而衍子字耳父能生之。不

能養之。養謂哺乳之也養或謂食。王念孫曰作食者是也下文兩食字並承此食字而言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食音嗣也君者。已能

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食謂祿廩教誨謂制命也三年畢矣哉。君者兼父母之恩以三年報之猶未畢也乳母飲食

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備之者也。三年畢乎哉。曲備

飲食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至也。文謂法度也治亂所繫是有法度之至也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

動也。言所至之情甚大感動也。案屈然已。則其於志意之情者惘然不喟。其於禮節者闕然

不具。屈竭也。屈然空然也。惘然悵然也。喟足也。言若無祭祀之禮空然而已。則忠臣孝子之情悵然不足。禮節又闕然不具也。先謙案志各本作至。苟書至志同字。然上下文皆作志。今依宋台州本改正。故

先王案爲之立文。尊尊親親之義至矣。文謂祭祀節文。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

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貌之盛矣。苟非聖人莫之能知也。聖人明知之。

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爲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爲人道也。其在百

姓。以爲鬼事也。以爲人道則安而行之。以爲鬼事則畏而奉之。故鐘鼓管磬。琴瑟竽笙。韶夏護武。均桓簡

簡象。是君子之所以爲憚詭其所喜樂之文也。因說祭途廣言喜樂哀痛敦惡之意本皆因於感動而爲之文飾也。喜樂不可

無文飾。故制爲鐘鼓韶夏之屬。簡音朔賈逵曰。舞曲名。武均桓皆周頌篇名。簡未詳。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王

念孫曰。簡象即左傳之象簡也。自鐘鼓管磬以下皆四字。爲句則簡象之間不當有簡字。疑即簡字之誤。而衍者

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是君子之所以爲憚詭其所哀痛之文也。

感動其所哀痛而不可無文飾。故制爲齊衰苴杖之屬。言本皆因於感動也。師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稱罪。是君子之所以

爲憚詭其所敦惡之文也。師旅所以討有罪。制謂人數也。有等。輕重異也。敦厚也。厚惡。怨惡也。或曰敦讀爲頓。頓因蹶也。本因感動敦惡。故制師旅刑法以爲文飾。盧

文昭曰。案方言。七諱。憎所疾也。宋魯。卜筮視日。齋戒脩涂。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響之。視日

凡相惡謂之諱。憎敦與諱音義同。之吉凶。史記周文爲項燕視日脩涂。謂脩自宮至廟之道塗也。几筵。謂祝筵。凡於室中東面也。饋薦。牲體也。薦。進

黍稷也。告祝。謂尸命祝以報於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於天。宜稼於

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如或啟饗。其祀臬也。王念孫曰。徐讀爲除。周官典祀。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鄭注曰。脩除。芟掃之脩。除二字專指廟中而言。作涂者。借字耳。非謂脩自宮至廟之道塗也。物取

而皆祭之。如或嘗之。物取每物皆取也。謂祝命。接祭尸取菹。擗於醢祭於豆。間佐食取黍稷。肺授尸。啐祭之。又取肝。擗於鹽。振祭。嚼之。是也。如或嘗之。謂以尸啐嚼之。如神之親嘗然也。毋利舉爵。當云無舉利爵。即上文云利爵之不醜也。俞樾曰。案特牲饋食禮。主人主婦賓長三獻之後。長

獻尸非祭之正故以祭禮將終始行之也此云毋利舉爵蓋以主人爲重猶言不使
利代舉爵耳故下云主人有尊如或觴之楊注當云無舉利爵則與下意不貫矣 主人有尊如或觴
之。謂主人設尊酌以獻尸 賓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卽位而哭。如或去之。此雜說喪祭也
尸飲之如神飲其觴然 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狀乎無形影。然而成
喪服也。賓出祭事畢卽位而哭如神之去然也。
文。狀類也言祭祀不見鬼神有類乎無形影者然而足以成人道之節文也。

荀子集解卷十四

。盧又昭曰此卷各本皆無注

樂論篇第二十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詘。。盧文昭曰禮記樂記作論而不息史記樂書作論而不息此作調乃詭字之訛莊子人

開世簾氣息沛然向本作謏崔本亦同案詩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息亦是思字此二字形近易訛也 使其曲赫懿行曰謏乃別字古止作息樂記作論而不息是也荀書多以謏為惹此又以謏為息皆假借也

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盧文昭曰繁省史記同禮記作繁瘠 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盧文昭曰墨子書有非樂篇 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盧文昭曰禮記作節奏合以成文史記同赫懿行曰節以分析言之奏以合聚言之語甚明晰樂記作節奏合以成文

則總統言之而此於義較長 足以率一道。足以洽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

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盧文昭曰。禮記齊作儕。郝懿行曰。齊才細切。謂分齊也。樂記作儕。假借字耳。先謙案。史記樂書作齊。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先王之道。禮樂正

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清濁也。猶欲之楚而北求之也。。先謙案。各本脫欲字。據宋台州本補正。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

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師。。先謙案。詳儒效篇。是王者之始也。樂姚冶以險。則民流。優鄙賤矣。流優則亂。鄙賤則

師長也。說詳儒效篇。

爭。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曰。脩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脩。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先謙案。序官以下語。見王制篇。審誅賞當爲審詩商之誤。說詳彼注。墨子曰。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君子以爲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

其移風易俗。

先謙案史記作其風移俗易語皆未了此二語相儷當是其感人深其移風俗易與富國篇其道易其塞固其政令一其防表明句法一例上文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即是

此意讀者據下文妄改耳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

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脩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

聲。使入之心悲。帶甲嬰鞬。歌於行伍。使入之心傷。俞樾曰歌於行伍何以使人心傷

字脩身篤日加惕悍而不顧注引韓侍郎云揚與蕩同字作心邊易謂放蕩兇悍也又榮辱篇曰揚悍擣暴注亦云揚與蕩同歌於行伍則使入之心為之動蕩故曰使入之心惕惕傷形似因致譎耳先謙案說文曹司馬法作

聳又見讓兵篇。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入之心淫。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入之心莊。

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凡姦聲

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

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鐘鼓道志。

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盧文昭曰元刻故其清明象天。

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盧文昭曰元刻故樂行而志清。禮脩而

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美善相樂。謝本從盧校作莫善

美善相樂王念孫曰元刻以上文言移風易俗又以孝經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改為莫善於樂也不知美善

相樂正承上五句而言唯其樂行志清禮脩行成是以天下皆移風易俗而美善相樂此樂字讀喜樂之樂下文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云云皆承此樂字而言若改為莫善於樂則仍讀禮樂之樂與上下文皆不相應

矣樂記亦云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此下若繼之曰莫善於樂向成文理乎仍

當依宋本作美善相樂為是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

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道樂也。金石絲竹。所

舞之意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然而治俯仰。詘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鐘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衆積意。譁譁乎。盧文昭曰元刻無意字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盧文昭曰案禮記鄉飲酒義此為孔子之言句首孔子曰三字似當有主人親速賓及

介。而衆賓皆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皆入。貴賤之義別矣。

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謝本從盧校無降字盧文昭曰元刻而字下有降字與禮記

同王念孫曰元刻是先謙案宋本奪降字今從元刻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

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二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

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謝本從盧校無洗字盧文昭曰元刻沃

知其能弟長而無遺也。降說屢。升坐

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

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

亂。此五行者。是足以正身安國矣。盧文昭曰元刻無是字與禮記同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

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亂世之徵。盧文昭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其服組。先謙案書禹貢馬注組文也服組謂華修其容婦。其俗淫。其志利。

其行雜其聲樂險。先謙案廣雅釋詁險衰也。其文章匿而采。先謙案匿讀爲隱邪也說見天論篇。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郝懿行曰禮論篇云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墨者墨子之教以薄爲道也瘠亦儉薄之意。賤禮義而貴勇力貧則爲盜富則爲賊治世反是也。

荀子集解卷十五

解蔽篇第二十一 蔽者言不能通明滯於一隅如有物壅蔽之也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

一曲一端之曲說是時各蔽於異端曲說故作此篇以解之。先謙案是時二句當在如有物壅蔽之也下

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

言治世用禮義則自復經常之正道兩疑謂不知一於正道而疑蔽者為是。一本作兩則疑惑矣。俞樾曰兩讀如兩政之兩桓十八年左傳並后匹嫡

兩政耦國是兩與匹耦義同疑讀如疑妻疑適之疑管子君臣篇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字亦作擬韓子說疑篇擊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意與管子同天下之道一而已矣有與之相蔽者是為兩有與之相亂者是為疑兩焉疑焉惑從此起故曰兩疑則惑矣如揚注則疑即惑也於義複矣一本則不得其解而誤乙其文也

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亂。

盧文弨曰宋本或皆作惑元刻治作理 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為也。妬繆

於道。而人誘其所迨也。

迨近也近謂所好也言亂君亂人本亦求理以其嫉妒迷繆於道故人因其所好而誘之謂若好儉則墨氏誘之好辯則惠氏誘之也。郝懿行曰迨者

及也注訓近則借為殆字殆訓近也其義較長 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

積習 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

倚任也或曰偏倚也猶傍觀也言妬於異術也。盧文弨曰案傍觀元刻作倚觀

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已不輟也。

既私其所習妬繆於道雖與治並馳而自是不輟雖或作離。郝懿行曰雖當依注作離此乃形譌與治離走謂離去正道而走而自以為是不輟止也王念孫曰作離是也言與治離走而自是不已也作雖者字之誤耳(隸書離雖相似說見淮南天文篇)前說非

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

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況於使者乎。

雷鼓大鼓聲如雷者使役也以論不役心於正道則自無聞見矣况乎役心於異術豈復更聞正求哉。俞樾曰下使字乃蔽字之誤白黑之形雷鼓之聲尙且不見不聞况於蔽者乎此承上文蔽於一曲而言下文欲為蔽惡為蔽諸句又承此而極言之故篇名解蔽也因涉心不使焉句而誤作使既云心不使焉又云况於使者

乎文不可通揚曲爲之說非是。德道之人。有賢德也。王念孫曰德道即得道也。剝上九君子得輿釋文得京本作德論書作德。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上下共非。故可哀也。

故爲蔽。數爲蔽之端也。謝本從盧校作數爲蔽。盧文弼曰正文數宋本作故。郝懿行曰案數當作故。故語詞也。此句爲下十蔽總冒作數於義爲短。王念孫曰作故者是也。呂錄本並如是。注言數爲蔽

之端者數所主反下文言之人蔽有十故。先以故爲蔽三字總冒下文。然後一一數之。於下注言數爲蔽之端亦是總冒下文之詞。而正文自作故不作數也。若云數爲蔽則不辭甚矣。元刻作數即涉注文而誤。俞樾曰故猶胡也。墨子尚賢中篇故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下文作胡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是故與胡同。管子修蔭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亦以故爲蔽。故爲蔽猶云胡也。下文作胡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是故與胡同。管子修蔭篇公將有刻涉注文而誤作數爲蔽。盧氏從之非先謙案。郝王說是今從宋本改正。故訓爲胡。俞說是也。

爲蔽。博爲蔽。淺爲蔽。古爲蔽。今爲蔽。此其所知所好。備於一隅。故皆爲蔽也。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爲蔽。此心術之公患也。公共也。所好異則相爲蔽。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桀蔽於未喜

斯觀。郝懿行曰斯觀無攷。楚語云啟有五觀謂之姦子。然則斯觀豈其苗裔。韓侍郎云斯或當爲樹。樹觀夏同。姓國蓋其君當時爲桀。侯臣也。國語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未喜女焉。賈侍中云有施喜姓國也。紂蔽於妲己。飛廉而不知

微子啓。以惑其心而亂其行。妲己紂妃。飛廉紂之佞臣。惡來之父。善走者。秦之祖也。微子紂之庶兄。微國子爵。啟其名也。國語曰殷紂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賈侍中云有蘇已姓國也。故羣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事任也。不用不爲賢良退處而

隱逃。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九牧九州也。桀死於亭山。亭山南。牧虛讀爲墟。桀死於亭山。亭山南

或本作甬山。案漢書地理志。廬江有甯縣。當是誤以甯爲甬。傳寫又誤爲亭。甯音曆。王念孫曰案作甬山者是也。甬讀與歷同字。或作歷。太平御覽皇王部七引尸子曰桀放於歷山。淮南脩務篇湯整兵鳴條。因夏南巢。謀以其過放之。歷山高注曰歷山蓋歷陽之山。案漢歷陽故城爲今和州。治其西有歷湖。即淮南傲真篇所謂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爲湖者也。史記夏本紀正義引淮南子曰湯放桀於歷山。與未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此所引蓋許注。歷山即甬山也。史記骨體傳銅歷爲棺。索隱曰歷卽釜。甬也是甬。歷古字。通揚以甬山爲甯山之誤非也。魯語桀奔南巢。章注曰。巢揚州地。巢伯之國。今廬江居巢縣。是南巢地在饒之居巢不在蕪

縣也且盧江有濤縣而無濤山今以濤山為濤山之誤則是以縣名為山名矣尤非

紂縣於赤旆

史記武王斬紂頭縣於太白 旗此云赤旆所傳聞異也

身不先知

人又莫之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監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

主其心言不為邪佞

也所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也文王監

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

殷王而受九牧也

九有九牧皆九州也撫有其地則謂之九有養其民則謂之九牧

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

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

。盧文弨曰案

元刻作天下哭

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

之心此不蔽之福也

逸詩也爾雅鸞鳳其雌鳳鳳秋秋猶踰謂舞也干楯也比帝蓋謂堯也堯時鳳凰巢於阿閣言堯能用賢不蔽天下和平故有鳳凰來儀之福也。王念孫曰

有鳳有凰本作有鳳有鳳秋籥為韻鳳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古音在侵部故與心為韻鳳從凡聲而與心為韻猶風從凡聲而與心為韻也（鳳字古文作朋又作鸞而古音蒸侵相近則朋鸞二字亦可與心為韻秦風小戎篇以膺弓鸞與音為韻大雅大明篇以林與心為韻生民篇以登升飲今為韻魯頌閟宮篇以乘隰弓紱增膺鸞承為韻皆其例也）後人不知古音而改為有鳳有凰則失其韻矣王伯厚詩攷引此已誤藝文類聚齊諧部太平御覽人事部羽族部引此皆作有皇有鳳（先言皇而後言鳳者變父協韻耳古書中若此者甚多後人王

每以妄改而失其韻衛風竹竿篇遠兄弟父母與右為韻而今本作遠父母兄弟古書中若此者甚多後人王

陽長為韻而今本作剛柔管子內業篇能無十筮而知凶吉乎與一為韻而今本作吉凶淮南原道篇與萬物終

始與右為韻而今本作始終文選鷓鴣鳥賦或攬西東與同為韻而今

本作東西客客難外有廩倉與享為韻而今本作倉廩皆其類也）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

也唐鞅宋康王之臣呂氏春秋曰宋康王染於唐鞅不禮奚齊晉獻公驪姬之子論衡曰宋王問唐鞅曰吾

殺鞅宋康王之臣呂氏春秋曰宋康王染於唐鞅不禮奚齊晉獻公驪姬之子論衡曰宋王問唐鞅曰吾

無辨其善與不善一時罪之則羣臣畏矣宋王之從之。盧文弨曰宋本此

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

子。載讀為戴戴不勝使對居州傳王者見孟子或曰戴子戴驪也韓子曰戴驪為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戴夜有乘輜車至李史門者謹為我司之使者報曰不見輜車見有奉筭而與李史史受筭又戴驪謂齊王曰王

大仁於辭公大不忍人據其時代當是戴驪也蓋為唐鞅所逐奔齊也。盧文昭曰案引韓子前一段見內儲說上宋本字有錯誤據本書訂正輻車本書作輻車後一段本書作成驪又內儲說下云戴驪皇喜二人爭事相害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則 奚齊蔽於欲國而罪申生。申生晉獻公之太子奚齊之兄為驪姬所非唐鞅所逐也或說似牽合 奚齊蔽於欲國而罪申生。譚獻公殺之春秋穀梁傳曰晉里克殺其君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唐鞅戮於宋。奚齊戮於晉。逐賢相而罪孝兄。身為

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禍也。故以貪鄙背叛爭權。而不危辱滅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之也。鮑叔寧戚隰朋。仁知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

齊。傳曰。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能。。盧文昭曰宋本疆作能案疆字與上下韻叶王念孫曰盧說非也知賢之謂明承上文仁知且不蔽而言輔賢之謂能承上文能持管仲能持周公而言勉之疆之其福必長承上文名利福祿與管仲齊與周公齊而言此四句本不用韻元刻能作疆乃涉下勉之疆之而誤呂錢本並作能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作疆今依王說從宋本改能

勉之疆之。其福必長。此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勉之疆之言必勉疆於知賢輔賢然後其福長也疆直亮反昔賓

孟之蔽者。亂家是也。賓孟周景王之佞臣欲立王子朝者亂家謂亂周之家事使庶擊爭位也。俞樾曰揚注誤下文歷數墨子諸人之蔽全與賓孟無涉此二語上無所承下無所應殊為不倫據上文云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下乃極言桀紂之蔽而終以成湯文王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又云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下乃極言唐鞅奚齊之蔽而終以鮑叔寧戚諸人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此文文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下乃歷舉墨子諸人之蔽而終以孔子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三段相對成文則賓孟之蔽句正與上文人君之蔽人臣之蔽相對所云賓孟殆非周之賓孟且非人名也孟當讀為萌孟與明古音相近故孟可為萌猶孟豬之為明都孟津之為盟津也呂氏春秋高義篇載墨子之言曰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程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孟未敢求仕高注曰賓客也萌民也所謂賓萌者蓋當時有此稱戰國時遊士往來諸侯之國謂之賓萌若下文墨子慎子申子惠子莊子皆其人矣然則上言人君之蔽人臣之蔽比言賓萌之蔽文正相對人君之蔽人臣之蔽止舉兩人故可曰夏桀殷紂是也唐鞅奚齊是也賓萌之蔽則所舉人多不可並列故曰亂家是也亂家包下文諸子而言上文云亂國之君亂家之人又曰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此亂家二字之證也賓萌之稱它書罕見而字又段孟為萌適與周賓孟之名同其義益晦矣

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欲使上下勤力股無跋蹻無毛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宋子以

荀子集解 卷十五 解蔽篇第二十一 二六一

王竝此不蔽之福也。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不歸於一隅。但當其中。而縣衡攝其輕重也。

是故衆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倫。理何謂衡。曰。道。道謂禮義。故心不可以不知道。

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心不知道。則不以道為可。可謂合意也。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

以禁其所可。人心誰欲得縱恣而肯守其不合意之事。以自禁其合意者。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

人而不知合於道人。各求其類。俞樾曰。知字衍下文云。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人。正與此文相對。彼云不合。而不云不知。合則此文亦無知字。明矣。

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必有姦賢害善。盧文昭曰。宋本作與不可道之人論道人。元刻作與不道人。不可道之人。論道人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

無可之論道人。五字。今案當作與不道人論道。兩本有衍。脫下一人字。亦可去。王念孫曰。盧說非也。與不道人論道人。（道人見上）謂與小人論君子。非謂與之論道也。上文云。得道之人。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正所謂與不道人論道人也。與不道人論道。人則道人退。而不道夫何以知也。俞樾曰。夫何人進國之所以亂也。故曰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故揚云。必有姦賢害善。

夫何以知。問何道以知道人。以知與下文何患不知相對。蓋言心不知道。則將與不道人論道。人必至姦賢害善矣。夫何以知。心知則與道人論。非道必能懲姦去惡矣。何患不知此。兩知字與知道之知不同。當讀為智。夫何以知。猶言夫何能智也。揚注以為問辭。

曰。心知道。然後可道。俞樾曰。曰字衍。心知道。然後可道。與上文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失之甚矣。可非道相對。成文皆承。故心不可以不知道。而言因上句。夫何以知。

揚注誤。以為問辭。後人遂以此數句為答辭。妄加曰字。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

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

必能懲姦去惡。盧文昭曰。正文非字。疑衍。往似曲為之說。王念孫曰。盧說亦非也。與道人論非道。謂與道人論非道之人。非謂與之論道也。與道人論非道。人則非道人退。而道人進。國之所以治也。故曰與道人論非道。治之

要也。揚云。必能懲姦去惡。正釋治之要。三字。非曲為之說也。非道二字。上文凡兩見。何患不知。心苟知道。何患不知道。人故治之要在於知道。人何

以知道。既知道。人在於知道。問知道之術如何也。曰。心。在心無邪。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能然則可以知道也。郝懿行曰。壹者專壹也。轉寫者亂。

之故此作壹下俱作一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臧讀為藏古字通下同言心未嘗不植藏然有所謂虛也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滿當為兩兩謂同時兼知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雖動不使害靜也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在心為志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

之虛。見善則遷不滯於積習也。謝本從虛校作已所臧盧文昭曰已所臧元刻作所已臧郝懿行曰臧古藏字將者送也受者迎也言不以己心有所藏而妨害於所將送迎受者則可謂中虛矣王念孫曰所已臧與所將受對文元刻是也楊注積習二字正釋所已臧三字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既不滯於

一。輟物雖輻湊而至盡可以一待之也。先謙案夫猶彼也。知雖有兩。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不以彼一害此一。苟書用夫字皆作彼字解。此尤其明證。楊注未晰。故心未嘗不動也。然則謀。臥寢也自行放縱也使役也言人心有所思寢則必夢偷則必放縱役用則必謀慮。先謙案夢行謀皆心動之驗或以夢為夢然無知非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夢想象也劇羸煩也言處心有常不被於想象羸煩而介於胷中以亂其知斯為靜也此皆明不蔽於一端虛

受之。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壹而靜。有求道之心不滯於偏見曲說則是虛壹而靜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虛則入。將事道者之壹則盡。盡將思道者靜則察。此義未詳或恐脫誤耳或曰此皆論虛壹而靜之功也作動也須待也將

行也。當為須道者。虛則將事道者。壹則盡思道者。靜則察其餘字皆衍也。作之則行。言人心有動作則自行也。以虛心須道則萬事無不行。以一心事道則萬物無不盡。以靜心思道則萬變無不察。此皆言執其本而未隨也。王引之曰。揚訓將為行而以作之。則將絕句。又增刪下文而強為之解。皆非也。此當以作之二字絕句。下文當作則將須道者之虛。虛則入。將事道者之壹。壹則盡。將思道者之靜。靜則察。此承上文虛一而靜言之。將語詞也。道者。即上所謂道人也。言心有動作則將須道者之虛。虛則能入。將事道者之壹。一。事如請事斯語之事。壹則能盡。將思道者之靜。靜則能察也。虛則入。納也。猶言虛則能受也。故上文云。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也。則事無不察也。今本入誤作人其餘又有脫文衍文耳。

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知道察謂思道者靜則察也知道行。謂須道者。虛則將也。體謂不離道也。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言無有壅蔽者。虛文昭曰元刻無大字萬物莫形而不見。莫

道行。謂須道者。虛則將也。體謂不離道也。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言無有壅蔽者。虛文昭曰元刻無大字。萬物莫形而不見。莫

道行。謂須道者。虛則將也。體謂不離道也。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言無有壅蔽者。虛文昭曰元刻無大字。萬物莫形而不見。莫

道行。謂須道者。虛則將也。體謂不離道也。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言無有壅蔽者。虛文昭曰元刻無大字。萬物莫形而不見。莫

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既虛壹而靜則通於萬物故有形者無不見見則無不能論說論說則無不形而不顯示於人莫顯示人而不有倫理理無不宜而分位不失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盧文昭曰疏觀元刻論作聞

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疏通參驗稽考度制也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

大理而宇宙裏矣。材謂當其分官謂不失其任裏當為理材或為裁也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畢畢廣廣。孰知

其德。涓涓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

矣哉。此皆明虛壹而靜則通於神明人莫能測也又安能蔽哉畢讀為緯緯廣廣大貌涓涓沸貌紛紛雜亂貌

以揚注畢讀為緯例之則此句廣讀為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

令。心出令以使百體不為百體所使也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此六者皆由心使

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誑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

非之則辭。劫迫也云言也百體可劫心不可劫所以尤宜慎擇所好懼蔽塞之患也郝懿行曰墨與默同

辭九章孔靜幽默史記屈原傳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容受也言心

若其選擇無所禁止則見雜博不精所以貴夫虛壹而靜也先謙案此承上文心者形之君也云云而引古言

以明之心自禁使自奪取自行止是容其自擇也正名篇亦云辨道而內自擇容訓如非十二子篇容辨異之容

無所受令是無禁也神明之主出令是必自見也物雖雜博精至則不貳心容其擇也句無禁必自見句揚失其讀其情之至也不貳其情之至極在一而不貳

元刻情作精注同先謙案元刻作精是也作情者精之借字脩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

懷人。寘彼周行。詩周南卷耳之篇毛公云采采事采之也卷耳卷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思君子

不知毛傳自用爾雅為訓耳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采易得之物實易滿之器以懷人寘周行之心

貳之則不能滿。況乎難得之正道而可以它術貳之乎。郝懿行曰：貳謂貳之也。言所懷在於冥周行意不在於事采。故雖易盈之器而不盈也。毛傳正用其師說。故曰：心枝則無知。傾

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贊稽之。萬物可兼知也。枝旁引如樹枝也。贊助也。稽考也。以一二而不知也。郝懿行曰：案枝與岐同。古字通用。岐者不一也。此申上文貳之之意。郭嵩燾曰：苟意言心不貳而推類可以知萬物。貳以身盡道。惟無貳而已。類不可以兩求也。楊注失之。先謙案王氏念孫云：貳是實之誤。字說見天

論篇。今案此貳字與上文緊相承注不當作實王說非也。身盡其故則美。故事則盡不貳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

而壹焉。凡事類皆不可兩。故知者精於一。道而專一焉。故異端不能蔽也。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

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皆蔽於一技。故不可為師長也。王念孫曰：呂錢本賈師作市師是也。上文以兩田字相

承下文以兩器字相承。則此文亦當以兩市字相承。呂本作賈師者。涉上賈精於市而誤。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

道者也。精於一道。故可以理萬事。精於物者也。盧文昭曰：案此句當在不可以為器師之下。誤脫在此。王念孫曰：此注說也。見丙申校本。俞樾曰：精於物上疑當有非字。言此人

不能三技。而可治三官者。精於道。非精於物也。精於物者。若農精於田。賈精於市。工精於器。是也。精於道。則君子是也。下文云：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故君子一於道。而以贊稽物。可證其義。今本奪非字。則精於道者

也。精於物者。也。兩語也。精於物者。也。兩語。精於物者。以物物。謂能各物其一物。若農賈之屬也。盧文昭曰：往各字。舊本皆作名。訛今改正。下同。精於道者。兼

物物。謂能兼治各物。其一物者也。故君子壹於道。而以贊稽物。一於道。所以助考物。也。助考謂兼治也。壹於道。則正。以

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在心為志。發言為論。官謂各當其任。無差錯也。昔者舜之治天

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舜能一於道。但委任眾賢而已。未嘗躬親以事告人。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

微。榮矣。而未知。一謂心一也。危之當為之危。危謂不自安。戒懼之謂也。側謂迫側。亦充滿之義。微妙也。處心之危。有形。故其榮滿側。可知也。養心之微。謂養其未萌。不使異端亂之也。處孫曰：成相篇云：思乃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賦。篇云：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四榮字並同義。故道經

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孔安國曰：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引此以明舜之治在精一於道。不蔽於一隅也。郝懿

行曰道經蓋古言道之書今書大禹謨有此乃梅賾所幾萌采竄也唯允執其中一語爲堯授舜舜授禹之辭耳兆也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

與機同。王念孫曰阮氏元曰此篇言知道者皆當專心壹志虛靜而清明不爲欲蔽故曰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案後人在尙書內解此者姑弗論今但就荀子言荀子其意則曰舜身行人事而處以專壹且時加以戒懼

之心所謂危之也惟其危之所以滿側皆獲安榮比人所知也舜心見道而養以專壹在於幾微其心安榮則他人未知也如此解之則引道經及明君子二句與前後各節皆相通矣揚注謂危之當作之危非也危之者懼蔽

於欲而慮危也之危者已蔽於欲而陷危也謂榮爲安榮者儒效篇曰爲君子則常安榮矣爲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據此則荀子常以安榮與危辱相對爲言此篇言處一危之其榮滿側若不以本書

證之則危榮二字難得其解矣故解道經當以荀子此說爲正非所論於古文尙書也案此說是也下文言闢耳目之欲遠蚊蚋之聲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言人能如舜之危不能如舜之微也然則所謂危者非蔽於欲而陷

於危之謂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湛讀爲沈泥則

足以見鬢眉而察理矣理肌膚之文理。郝懿行曰鬢古止作頰今俗作鬢理。微風過之。湛

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先謙案大字無義上言槃水見鬢眉。眉膚理非能見身之全形也大形疑

當爲本形富國篇天下之本情謂神利也本當爲大明二字互誤。心亦如是矣。故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和之氣

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庶

理矣。言此者以喻心不一於道爲異端所蔽則惑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倉頡

黃帝史官言古亦有好書者不如倉頡一於其道異術不能亂之故獨傳也。盧文昭曰案宋好稼者衆

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壹也。好義者衆矣。而舜

獨傳者壹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倕舜之共工世本云夷牟作矢宋衷注云黃

帝臣也此云浮游未詳或者浮游夷牟之別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

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奚仲夏禹時車正黃帝時已有車服故謂之軒

杜與土同乘馬四馬也四馬駕車起於相土故曰作乘馬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乘並音刺相土契孫也呂氏春秋曰乘馬作一駕。盧文弼曰呂氏春秋勿躬篇作乘雅作駕一本乘雅作乘持疑持為杜字之訛王念孫曰古無謂相土為乘杜者乘杜蓋桑杜之誤相桑古同聲故借桑為相（爾雅釋蟲諸慮奚相釋文相舍人本作桑）隸書桑或作葉乘或作乘（見漢安平相孫根碑）二形相似又因下文乘馬而誤為乘耳（漢書王子侯表桑邱節侯將夜今本桑誤作乘）揚云以其說

會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是蓋當為視會子言有人視庭中可以搏擊鼠則安能與我成歌詠乎言外物誘之思不精故不能成歌詠也。盧文弼曰正文矣字元刻作乎郝懿行曰此言庭虛無人至靜矣恐有齋修其中而深思者我何可以

歌詠亂之乎荀義。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飯。空石石穴也蓋古有善射之人處深山空石之中當然注似失之。名之曰飯飯字及事並未詳所出或假設喻耳。

其為人。也。善射以好思。好喜也清靜思其射之妙。俞樾曰案凡射者必心手相得方求中非一思之而已且其下文曰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蟲之聲聞則挫其精無一

字及射然則揚注非也此射字乃射策射覆之射漢書藝文志著龜家有隨曲射匿五十卷射匿聲聞即射覆覆而匿之人所不知以意懸揣而期其中此射之義也呂氏春秋重言篇載成公賈說荆莊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然則古人設然處辭隱語而使人意度之皆謂之射此云善射以好思即謂此也非真

援弓而射之也。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蟲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闕耳目之欲。而遠蚊蟲之聲。閑居靜思則通。挫損也精精誠也闕屏除也言閑居靜思不接外物故能通射之妙。思仁若是。可謂微乎。言

思仁如空石之人思射則可謂微乎假設問之辭也。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此已下答之之辭孟子惡其敗德而出其妻可謂能自彊於脩身也

有子惡臥而焯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有子蓋有若也焯灼也惡其寢臥而焯其掌若刺股然也未及好也當為未及好思也誤

分在下更作一句耳有子焯掌可謂能自忍其身則未及善射好思者也若思道之至人則自無寢焉用焯掌乎。郝懿行曰當依揚注作未及好思也先謙案楊郝說皆非當如郭說見下。闕耳目之

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蟲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十字竝衍耳可謂危矣言能闕耳目之欲則可謂能自危而戒懼未可謂微也微

也。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十字竝衍耳可謂危矣言能闕耳目之欲則可謂能自危而戒懼未可謂微也微者精妙之謂也。郝懿行曰此文錯亂不可讀當作闕耳目之欲而遠蚊蟲之聲可謂能自危矣未可為微

也如此訂正方可讀餘皆涉上文而誤衍郭嵩燾曰下兩言何彊何忍何危則此七句正作三項言之疑此可謂能自彊矣六字衍未及思也句當在前可謂能自彊下忍堅於彊好甚於思出妻猶身外也焯掌則及身矣蚊蟲

也如此訂正方可讀餘皆涉上文而誤衍郭嵩燾曰下兩言何彊何忍何危則此七句正作三項言之疑此可謂能自彊矣六字衍未及思也句當在前可謂能自彊下忍堅於彊好甚於思出妻猶身外也焯掌則及身矣蚊蟲

也如此訂正方可讀餘皆涉上文而誤衍郭嵩燾曰下兩言何彊何忍何危則此七句正作三項言之疑此可謂能自彊矣六字衍未及思也句當在前可謂能自彊下忍堅於彊好甚於思出妻猶身外也焯掌則及身矣蚊蟲

也如此訂正方可讀餘皆涉上文而誤衍郭嵩燾曰下兩言何彊何忍何危則此七句正作三項言之疑此可謂能自彊矣六字衍未及思也句當在前可謂能自彊下忍堅於彊好甚於思出妻猶身外也焯掌則及身矣蚊蟲

之聲即係之耳目者二句究屬一義不應分言故知此段文句有誤倒亦有衍文先謙案郭說
是也此承上厭之好思言之不分二事上言可謂微乎故此答以未可謂微也揚郝說並非
夫微者至

人也。惟精惟一至人也。何疆何忍何危。既造於精妙之域則冥與理會不在作
為苟未臻極雖在空石之中猶未至也故獨明外

景。清明內景。景光色也獨謂混迹清謂虛白。俞樾曰大戴記會子天園篇參嘗聞之夫子曰天園曰圓
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曰外

景而金水內景荀子獨明外景清明內景之
說即孔子之緒言也揚注所說未盡其旨
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疆

何忍何危。兼猶盡也聖人雖縱欲盡情而不過制者由於暗與理會故也何必如空
石之徒乎。先謙案縱當為從聖人無縱欲之事從其欲猶言從心所欲故仁者之行

也。無為也。聖人之行道也。無疆也。無為謂知理則不作所謂造形而
悟也無疆謂全無違理疆制之萌也仁者之思也。恭。

聖人之思也樂。此治心之道也。思慮也恭謂乾乾夕惕也樂謂性與天道無所不適。郝懿行
曰恭則虛壹而靜樂則何疆何忍何危結上之辭揚注樂謂性

與天道無所不適道當為通揚本不誤俗人依
論語妄改故誤耳（性與天通語出晉書）

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清明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

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為伏虎也。見植林以為後人也。俞樾曰上文見寢石以為伏
虎也伏與寢義相應此云後人

則與植林不相應矣植林豈必在後乎疑荀子原文本作立人立與植正相應下文曰俯見其影以為伏
鬼也印視其髮以為立魅也亦以伏立對文可證也今作後人者疑涉上文誤立為伏又誤伏為後耳
冥冥

蔽其明也。冥冥暮
夜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為顛步之澮也。顛與跄同半步
曰跄澮小溝也俯而出城

門。以為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閨小門也。郭嵩燾曰說文闔特立之戶上闔下方似圭故以
城門擬之釋宮宮中之門謂之闔其小者謂之閨闔為宮門之

小者不得徑謂之
小門揚注未晰
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為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而以為啣啣。

執亂其官也。厭指按也一涉反漠漠無聲也啣啣喧聲也
官司主也言執亂耳目之所主守啣許用反故從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

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

折也。高蔽其長也。

皆知為高遠所蔽故不往求然則守道者亦宜知異術之蔽類此也

水動而景搖。人不以定美惡。水

執玄也。

玄幽深也或讀為眩

瞽者仰視而不見星。人不以定有無。用精惑也。

精目之明也 有人

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決必不當。夫苟

不當。安能無過乎。

以疑決疑猶嶺之隘也 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

見王逸曰夏首夏水口也涓蜀梁未詳何代人姓涓名蜀梁列仙傳有涓子齊人隱於宕山鉅尤能致風雨者也

其為人也愚而善畏。

善猶喜也 明月而

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為立魅也。

仰與同背而走比至其家

失氣而死。豈不哀哉。

背去也失氣謂因甚氣絕也 凡人之有鬼也。必以

其感忽之間疑玄之時正之。

感驚動也感忽猶恍惚也玄亦幽深難測也必以此時定其有鬼也

郝懿行曰感讀為撼解已見職兵篇玄讀為許皆皆然王念孫曰正當為定聲之誤也 下文正專同必以其感忽之間疑玄之時定之者必以感忽之間疑

之時而定其有鬼也。據楊注云必以此時定其有鬼則所見本是定字明矣。定字上文凡六見。此人之所

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

無有讀以有為無也 而已。以正事故傷於溼而

擊鼓鼓瘳。則必有敝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俞疾之福也。

已以正事謂人以此定事也瘳冷疾也傷於溼

則患瘳反擊鼓烹豚以禱神何益於愈疾乎若以此定事則與容不殊 則患瘳反擊鼓烹豚以禱神何益於愈疾乎。若以此定事則與容不殊。則愈讀為愈。

郝懿行曰傷於溼而病瘳擊鼓烹豚則必有弊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俞疾之福也 故雖不在夏首之南。則無以異

矣。讀墨之蔽亦猶是也

矣。

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

以知人之性推之則可知物理也

以可以知人之性。求

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偏也。

疑止謂有所不為窮年盡其年善疑或為疑 郝懿行曰

疑止說已見王制篇荀書多作疑止皆俗人妄改之惟此未改楊注疑或為疑蓋俗誤久矣俞樾曰詩柔柔篇靡所止疑傳曰疑定也疑訓定故與止同義此云疑止猶詩云止疑荀子傳詩故用詩義耳楊注疑或為疑非是

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泱萬物之變。與愚者若一。貫習也。泱周也。子叶反。或當為接。俞樾

曰已猶終也言終不足以泱萬物之變也詩葛藟篇終遠兄弟傳曰已相遠矣箋云今已遠棄族親是傳箋並訓終為已傳二十四年左傳婦怨無終杜注曰終猶已也故已亦猶終也先謙案荀書以挾代泱此亦當為挾作泱者後人學。郭嵩燾曰學字當斷句學焉至老者後人學。而不免於愚則執一之不足相通也。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猶不知錯。夫是

之謂妄人。錯置也。謂廢捨也。身已老矣。子已長矣。猶不知廢捨無益之學。夫是之謂愚妄人也。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

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也。或曰聖下更當有王字。諫脫耳。言人所學當止於聖人之道及王道不學異術也。聖王之道是謂至足也。聖也者。

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倫物理也。制法度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所以為至足也。故學

者以聖王為師。案以聖王之制為法。法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效其人。

統類法之大綱。謝本從盧校重一類字。盧文昭曰法其法元刻作治其法。王念孫曰元刻無下類字。案元刻是也。法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效其人。三句一氣貫注。若多一類字。則隔斷上下語脈矣。宋本下類字即涉上類字而衍。先謙案王嚮是而務。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幾近也。類聖人而近之。則為君子。士者脩飾之名。君子有道德之稱也。知

之。聖人也。知聖王之道者。故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懼。自知其非以圖慮於有勇非以持是。

則謂之賊。勇於為非以持制是也。察孰非以分是。則謂之篡。孰甚也。察其非以分是。是之心此篡奪之人也。多能非以

脩蕩是。則謂之知。脩飾也。蕩動也。多能知非。脩飾蕩動而為是。則謂之知。言智者能變非為是也。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誑。辯說利口

而飾非以言亂是。則謂之誑。誑多言也。詩曰無然誑誑。王引之曰懼字義不可通。懼當為攬字之誤也。攬謂攬取之也。不苟篇小人知（與智同）則攬盜而斷（斷詐也。說見尙書述聞。民與胥斷下）故曰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攬。脩讀為條（周官司尊彝凡酒脩酌鄭注脩讀為條。權之條）謂條蕩使潔清也。此言智也。勇也。察也。多能也。辯利也。皆必用之。於是而後可（是字指聖王之制而言見上文）若有智而不以慮是。則謂之攬。有勇而不以持是。則謂之賊。熟於察而不可分是。則謂之篡。多能而不以條蕩是。則謂之智（智謂智故也。淮南主術篇注曰故巧也。管子心術篇曰恬愉無為去知與故。莊子胠篋篇曰知詐斷毒。荀子非十二子篇曰知而險賊而

荀子集解 卷十五 解蔽篇第二十一

二七一

神為詐而巧淮南原道篇曰僞陸智故曲巧僞詐並與此知字同義辯利而不以言是則謂之讎也揚說皆失之

傳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衆以為是

者而非之以為非者而察之

謂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所以非察是是察非觀其合王制與否也

天下有不以是為隆正

也然而猶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者邪

有不以合王制與不合為隆正者而能分是非治曲直乎言必不能也先謙案陸正猶中正

若夫

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辨治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無損於

人案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以相撓滑也案彊鉗而利口厚顏而忍詬無正

而恣睢妄辨而幾利

骨亂也音骨彊彊服人鉗鉗人口也詬詈也恣睢矜夸也幾近也妄辨幾利謂妄為辨說所近者惟利也王念孫曰方言鉗惡也廣雅同南楚凡人殘

罵謂之鉗郭璞曰殘猶惡也然則彊鉗者既彊且惡也非鉗人口之謂詬詈也大戴禮會子立事篇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定八年左傳公以晉詬語之杜廬注竝曰詬詈也字或作詬詈二十年左傳余不忍其詬杜注曰詬

恥也又作垢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口生垢廬注曰垢恥也又作垢宣十五年左傳國君含垢杜注曰忍垢恥漢書路溫舒傳作國君含詬詬訓為恥故曰厚顏而忍詬非謂忍詈也楚辭離騷曰忍尤而攘詬王注詬恥也呂氏春秋離俗篇曰彊力忍詬高注詬辱也淮南汜論篇曰忍詬而輕辱史記伍子胥傳曰剛戾忍詬皆其證也非十二子篇無廉恥而忍詬詬即此所謂厚顏而忍詬也說文誤恥也或作謏謏詬恥也或作詢廣雅作謏詬楊注以謏詢為詈辱亦失之俞樾曰大元元瑩篇辨知休咎范望注曰辨求也鬼谷子有飛箝篇其文曰以飛箝之辭詢其所好以箝求之此范望注所本鉗猶箝也彊鉗謂彊求也楊注以鉗人口奪之非是

不好辭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推擠此亂世姦人之說也則天下之治說者

方多然矣慎墨宋惠之屬傳曰析辭而為察言物而為辨君子賤之博聞彊志不合

王制君子賤之此之謂也所謂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也為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

憂戚之無益於幾也言役心無益後憂戚亦不能近道也俞樾曰幾者事之微也無益於幾即無益於事憂戚之而仍於事無益則為君子所不取矣楊注謂憂戚亦不能近道

是訓幾為近又增益於事憂戚之而仍於事無益則為君子所不取矣楊注謂憂戚亦不能近道出道字非其旨也則廣焉能弃之矣不以自妨也廣讀為曠遠也以無

益害有益也王念孫曰按能讀為而曠焉而弃之謂遠弃不以自妨謂不以無

之也楊注廣讀為曠遠也古多以能為而說見釋詞不慕往不閔來無邑憐之心不慕往謂不悅

不慕往不閔來無邑憐之心不慕往謂不悅

慕無益之事而往從之也不問來謂不憂閔無益之事而來正之也或曰往昔也來將來也不慕往古不閔將來言惟義所在無所繫滯也邑潏未詳或曰邑與悒同悒快也潏讀為吝惜也言棄無益之事更無悒快吝惜之心此皆明不為異端所蔽也

當時則動物至而應事起而辨治亂可否昭然明矣

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之有也以周密為成以隱蔽為敗闇君亦無此事也闇君務在隱蔽而不知昭明之功也先謙案注中四為字皆當作而故君人者周則讒

言至矣直言反矣小人邇而君子遠矣詩云墨以為明狐狸而蒼此言上

幽而下險也逸詩墨謂蔽塞也狐狸而蒼言狐狸之色居然有異若以蔽塞為明則臣下誑君言其色蒼然無別猶指鹿為馬者也幽暗也險傾側也盧文昭曰正文墨以為明元刻明作明狐狸

而蒼宋本而作其王伯厚詩攷引作而今從之又注傾側也元刻作詐也郝懿行曰墨者幽闇之意詩言以闇為明以黃為蒼所謂元黃改色馬鹿易形也二語見後漢文苑傳趙高欲為亂以青為黑以黑為黃民言從之

正上幽下險之事君人者宜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邇而小人遠矣反還

也讒言復歸而不敢出矣或曰反倍也言與讒人相倍反也先謙案讒言上而字衍或說非

化也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之德明明在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也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

荀子集解卷十六

正名篇第二十二

是時公孫龍惠施之徒亂名改作以是為非故作正名書尹文子曰形以定

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况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盧文昭曰事以驗名案本書作檢名

後王之成名

後之王者有素定成就之名謂舊名可法效者也

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

商之刑法未開康誥曰殷

罰有倫是亦言殷刑之允當也爵名從周謂五等諸侯及三百六十官也文名謂節文威儀禮即周之儀禮也。郝懿行曰文名謂節文威儀禮即周之儀禮其說是也古無儀禮之名直謂之禮或謂之禮經。散名

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

成俗舊俗方言也期會也曲期謂委曲期會物之名者也。郝懿行曰曲期謂曲折期會之地猶言委巷

也此與遠方異俗相孺揚注斷曲期上屬似未安先謙案郝云曲期二字下屬是也而解為委巷非也下文云命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後說注期會也物之稍難名命之不喻者則以形狀大小會之若是事多會亦不喻者則

說其所以然也曲期者乃委曲以會之萬物之散名從諸夏之成俗以委曲期會於遠方異俗之鄉而因之以為通所謂名從中國是也

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為通。遠方異俗名之乖異者則因其所名遂以為通而不改作也

散名之在人者

舉名之分散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人生

故有必然之理是所受於天之性也

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

和陰陽沖和氣也事任使也言人之性和氣所生精

合感應不使而自然言其天性如此也精合謂若耳目之精靈與見聞之物合也感應謂外物感心而來應也。先謙案性之和所生當作生之和所生此生字與上生之同亦謂人生也兩謂之性相孺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

生之不事而自然者謂之性文義甚明若云性之不事而自然者謂之性則不詞矣此傳寫者緣下文性之而誤注人之性性當為生亦後人以意改之。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

之情

人性感物之後分

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

情雖無極心擇可

否而行謂之慮也。心慮而能為之動

謂之偽

偽矯也心有選擇能動而行之則為矯拂其本性也。郝懿行曰苟書多以偽為為揚注訓慮積

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

偽為矯不知古字通耳下云正利而為謂之事正義而為謂之行與此能為之為俱可作偽。慮積

刻作為非也觀苟此篇及禮論等篇偽即今為字故曰桀紂性也堯舜

心雖能動亦在積久習學然後能矯其本性也。盧文昭曰此偽字元

僞也謂堯舜不能無待於人為耳後儒但知有真僞字昧古六書之法而訾之者衆矣下兩而為承上文亦必本是而譌正利而為謂之事為正道之事利則謂之

正義而為謂之行苟非正義則謂之姦邪行下孟反俞樾曰廣韻正當也正利而所以知之為正道之事業謂商農工賈者也

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知之在人者謂在人心之有所知者知有所合謂所知能合於物也盧文昭曰謂之智亦當同上作謂之知而皆讀為

智耳下能字亦可不分兩音先謙案在人者謂之能智有所能在人之心者謂之能能才能也盧

文昭曰句首智字衍注當云在能當為耐古字通也耐謂堪任其事耐乃來乃代二

人有所能謂之能此似有舛誤反郝懿行曰秦揚注能耐古通此語非是揚既知

為古字通矣何必上為能耐強生分別即如上文二知二智亦是強生分別古本必皆作知如僞為之例也

若依楊注則上文謂之性此兩性字不知當何分別戴記禮運樂記二篇並用耐字鄭鄭意亦不以僞為字也此蓋

楊注所本然鄭此說未見所出既云古字時有存者又云亦有今誤禮運注然則鄭意亦不以僞為字也此蓋

以苟書訂之仲尼篇云能耐任之又云能耐而不耐任揚注耐忍也此則一句之中耐能兼用其不以僞為一字明矣

又攷說文能熊屬也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彊壯每能傑也又云耐或耐字不言為古能字然則經典用能不用

耐當依許叔重書康成之說與許不同疑未可據先謙案二僞二知二能並有虛實動靜之分知皆讀智能皆如

字不分兩讀傷於天性性傷謂之病不得其所節遇謂之命節時也當時所遇謂之命命者如天所是散

名之在人者也略舉此上事是散名之在人者而後王可斯亂名之尤也是散

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道謂制名之道志通言可曉也禮記曰黃

帝正名百物以明民慎率民而一焉言不敢以異端改作也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訟則謂

之大姦其罪猶為符節度量之罪也新序曰子產決鄧析教民之難約大獄袍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袍衣襦袴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鄭

國大亂民日謹譁子產患之於是討鄧析而懲之民乃服是非乃定是其類也盧文昭曰今本新序缺此字王

念孫曰析辭擅作下本無名字有名字則成累句矣此名字涉下正名而衍下文辨正道而擅作下無名字即其證先謙案故其民莫敢託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慙慙則易使易使則公

正名。故壹於道法。而謹於循令矣。如是則其迹長矣。迹王者所立之迹也。下不敢亂其名。畏服於上。故迹長也。長了

反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謹嚴也。約要約。今聖王沒。名守慢。奇

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奇辭亂實。故法吏迷其所

守。偏儒疑其所習。先謙案。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名之善者循之。不善者作之。故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先謙案。舊名上所云成名也。新名上所云託奇辭以亂正名也。既循舊名。必變新名。以反其舊作者。變也。禮記哀公問。鄭注。作猶變也。揚注。未晰。然則所為有名。與

所緣以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緣因也。樞要大要總名也。物無名則不可分。辨故因而有名也。名不可一貫。故因耳目鼻口而

制。同異又不可常別。雖萬物萬殊。有時欲舉其大綱。故制為名之樞要。謂若謂之禽。知其二足而羽。謂之獸。知其四足而毛。既為治在正名。則此三者不可不察而知其意也。謝本從盧校。作有同異。王念孫曰。元刻有作以。

宋翼本同。案作以者是也。下文云。然則何緣而以同異。又云。此所緣而以同異。異形離心。萬物之形各異也。三以字前後相應。宋本作有者。涉上句有名而誤。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元刻。

異形離心。則分離之心。言人心知其不同也。此已下覆明有名之意。交喻。異物名實玄紐。玄深隱也。紐結也。若不為分別立名。使物物而交相譬喻之。則名實深隱紛結難知也。郝懿行曰。玄即眩字。

紐系也。結也。言名實眩亂連系交結而難曉也。王念孫曰。名實互紐。即上文所謂名實亂也。今本互字上下皆誤。加點揚所見本已然。故誤讀為胡涓切。而所說皆非。先謙案。揚注之非。由其讀異形離心。交喻句。異物名實玄

喻也。異形者。離心。交喻。異物者。名實眩紐。此所以有名也。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

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為之分別制名以指實。無名則物雜亂。故智者為

之分界。制名所以指明實事也。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

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為有名也。有名之意在此。然則何緣而以同異。設問覆明同異之意也。曰。緣

天官。天官耳目鼻口心體也。謂之官言各有司。主也。緣天官言。天官謂之同。則同謂之異。則異也。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

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同類同情。謂君天下之馬。雖白黑大小不同。天官意想其同類。所以共其

省約之名以相期會而命之名也。盧文昭曰注末名也上宋本有各為制三字衍王念孫曰約非省約之謂約名猶言名約上文云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楊彼注云約要約是也下文云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今本命下有實字）形體形狀也色五色也理文理也言萬物形體色理以目別異之而制名。王

引之曰色理膚理也榮辱性惡二篇並云骨體膚理彼言骨體膚理此言形體色理體猶骨體也色理猶膚理也揚云五色五色也失之聲音清濁調字奇聲以耳異。

唐濁宮徵之屬調字謂調和笙字之聲也字笙類所以尊樂者也不言草木之屬而言字者或曰字八音之首故黃帝使伶倫取竹作管是竹為聲音之始莊子天籟地籟亦其義也奇奇異也奇聲萬物衆聲之異者也。盧

文昭曰調字二字上下必有脫誤不必從為之辭俞樾曰笙字之聲而獨言字義不可通揚又引或說謂字八音之首斯曲說也調字疑當為調笑字之誤也孟子告子篇曰則已談笑而道之調笑與談笑文異而誼同玉篇廣韻禮記仲尼燕居篇樂也者節也孔疏耳笑字形似因而致誤先謙案調字當為調節字皆從竹故節誤為

字禮記和合之節以制斷之故曰調節與清濁同道調以奇聲與下奇味奇異對文揚說皆非。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奇味衆味也香臭

芬鬱腥臊洒酸奇臭以鼻異。芬花草之香氣也鬱腐臭也禮記曰鳥麝色而沙鳴鬱酒未詳酸暑記曰皆佩容臭或曰洒當為漏篆文稍相似因誤耳禮記曰馬黑脊而般臂漏鄭音蠓蟻蝓臭者也。盧文昭曰

洒從水西聲古音與辛相同洒酸猶辛酸辣氣之觸鼻者王念孫曰辛酸皆味也非臭也宋玉高唐賦孤子寡婦塞心酸鼻阮籍詠懷詩感慨酸辛酸怒毒常苦多皆非辣氣觸鼻之謂西古讀若先字古在諄部辛字古在眞

部不得言西辛古音相同盧說非也楊以洒為漏之誤是也余謂酸乃唐字之誤唐從西聲與酸字左畔相同又涉上文辛發而誤也周宜內饗及內則並云牛夜鳴則唐先鄭司農云唐朽木臭也（說文唐久屋朽木周禮曰

牛夜鳴則唐具如朽木）內則注曰唐惡臭也春秋傳曰一薰一蕕（傳四年今左傳作葑杜注葑臭草）鬱腥腥漏唐並見周官禮記則洒酸必漏唐之誤也。疾養滄熱滑鉞輕重以形體異。疾痛也養與瘥

酸亦味也非臭也楊以為暑泄之酸氣亦失之謂分錄與鉞同也此皆在人形體別異之而立名也倉初亮反又楚禮反。說故喜怒哀樂愛惡欲

以心異。說讀為脫誤也脫故猶律文之故誤也。先謙案說者心誠悅之故徵召也言心能

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緣因也以心能召萬物故可以因耳而知聲因目而知形為之立名心雖有知不因耳目

亦可也。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天官耳目也當主也丁復反簿簿書也當簿謂如各主當其簿書不

雖亂也類謂可聞之物耳之類可見之物目之類言心雖能召所知必將任使耳目令各主掌其類然後可也言心亦不能自主之也。俞樾曰揚注曰天官耳目也疑此文及注並有奪誤上文云然則何緣而以同異曰緣天官注曰天官耳目鼻口心體也是天官本兼此六者而言此何以獨言耳目乎疑天官乃五官之誤上云心有微知此當云然而微知必將待五官之當簿其類注當云五官耳目鼻口體也所以不數心者微知即心也下文云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即承此文而言可知天官

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五官耳目鼻口心也五官能主之而不能知心能召而知之若又無說則人皆謂之不知

也以其如此故聖人分別因立同異之名使人曉之也。王念孫曰莫不然謂之不知然字涉上下文而衍五官者耳目鼻口與形體也（見上文）言五官能簿之而不能知心能徵之而又無說則人皆謂之不智也揚注亦當作五官耳目鼻口體也今本體作心乃後人不知其義而妄改之上注云天官耳目鼻口心體也足正此注之誤（天論篇以耳目鼻口形體為五官能即態字此篇以耳目鼻口形體為五官形體即形態）郭嵩燾曰王說非也簿猶記錄也心徵於耳目而後有知所聞所見心徵而知之由耳目之記籍其名也與耳目相接而終不知其名心亦能徵之耳目而莫能言其名則終不知而已莫不然謂之不知然亦語詞不必為衍文然後隨而命之。既分同異之後然後隨所名而命之此已下覆明制名樞要之意也 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同類則同名異類則異名 單足以喻

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單物之單名也兼復名也喻曉也謂若止喻其物則謂之馬喻其毛色則謂之白馬黃馬之比也。盧文弨曰注復名宋本作複名案復亦與複通用

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為害矣。謂單名復名有不可相避者則雖共其名謂若單名謂之馬雖萬馬同名復名謂之白馬亦然謂若單

害於分。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知謂人心知之異實者異名則

不亂也謂若牛與馬為異實也。猶使異實者莫不同名也。恐異實異名卒不可偏舉故猶使異實者有時而同一名也或曰異實當為同實言使異實者異名其不可相

亂猶如使同實者莫不同名也。王念孫曰或說。是也上文同則同之異則異之是其證前說非。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

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止。推此共名之理則有共至於無共言自同

至於異也起於總謂之物散為萬名是異名者本生於別同名者也。王念孫曰共則有共之有讀為又謂共而又共至於無共然後止也揚說失之。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

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止。言自異至於同

也謂總其萬名復謂之物是同名者生於欲都舉異名也言此者所以別異名同名之意。王念孫曰案此偏字當作別與上條不同上條以同爲主故曰偏舉之此條以異爲主故曰別舉之（下文皆作別）鳥獸不同類而鳥獸之中又各不同類推而至於一類之中又有不同（若雉有五雉雁有九雁牛馬毛色不同其名亦異之類）故曰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有讀爲又見上條）至於無別然後止也今本作偏舉則義不可通蓋涉上條偏舉而誤揚說皆失之俞樾曰此偏字乃偏字之誤上云偏舉之乃皆偏之義故曰大共君也此云偏舉之乃一偏之義故曰大別名也偏與偏形似因而致誤先謙案俞說是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謂立其約而命之若約爲天則人皆謂之天也。先謙案注固宜各本誤故宜今正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實名謂以名實各使地日月之比也。王念孫曰約之以命實實字涉上下文而衍上文名無固宜約之以命揚注云約之以命謂立其約而命之則此言約之以命義亦與上同若命下有實字則義不可通且揚必當有注矣名有

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徑疾平易而不違拂謂易曉之名也即謂呼其名後曉其意不待訓解者拂音佛物有同狀而異所者謂若兩馬同狀各在一處之類也有異狀而同所者謂若老幼異狀同是一身也蠶蛾之類亦是也可別也狀同而爲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即謂兩馬之類名雖可合同謂之馬其實二也狀變而實無別而爲異者謂之化

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鼠化爲鴛之類雖有化而無別異故謂之一實言其實一也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稽考其實而定一二之數也此制名之樞要也此皆明制名之大意是其樞要也後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此三者制名之實後王可因其成名而名之故不可不察也

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己殺盜非殺人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見侮不辱宋子之言也聖人不愛己未聞其說似莊子之意殺盜非殺人亦見莊子宋子言見侮不辱則使人不鬪或言聖人不愛己而愛人莊子又云殺盜賊不爲殺人言此三者徒取其名不究其實是惑於用名以亂正名也驗之所以爲有名而觀其執行則能禁之矣驗其所爲有名本由不喻之患因廢之禍因觀見侮不辱之說精孰可行與否則能禁也言必不可行也。王引之曰驗之所下以字及下文驗之所緣下無字皆後人所增據注云驗其所爲有名驗其所緣同異則上無以字下無無字明甚上文云所爲有名（爲即以此說見釋詞）與所緣以同異不可不察也故此

承上文而言之又察孰者何也（說見釋詞）觀其執行者觀其何所行也觀其執調者觀其何所謂也揚讀孰為熟而訓為精熟則義不可通

山淵平情欲寡芻豢不加

加甘大鍾不加樂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

山淵平即莊子云山與澤平也情欲寡即宋子云人之情欲寡也芻豢不加甘大鍾不加

樂墨子之說也古人以山為高以泉為下原其實亦無定但在當時所命耳後世遂從而不改亂名之人既以高下是古人之一言未必物之實也則我以山泉為平妥為不可哉古人言情欲多我以為寡芻豢甘大鍾樂我盡以為不然亦可也此惑於用實

本無定以亂古人之舊名也 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執調則能禁之矣 驗其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執調則能禁之矣 驗其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執調則能禁之矣

本由物一貫則不可分別故定其名而別之今山淵平之說以高為下以下為高若觀其精孰得調理與否則能禁惑於實而亂名者也。郭嵩燾曰此三惑仍承上言之用名以亂名則驗其所以為名而觀其行用實以亂名則驗其所緣以為同異而調使平用名以亂實則驗其制名之原而觀其所以為辭受荀用此

三者以明諸家立言之旨所以為正名也此文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與前文不合明無字衍文 非而謁楹

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 非而謁楹有牛未詳所出馬非馬是公孫龍白馬之說也白馬論曰言白所以命色也馬所以

命形也色非形形非色故曰白馬非馬也是惑於形色之名而亂白馬之實也 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矣 名約

即名之樞要也以用也悖違也所受心之所是所辭心之所非驗其名之大要本以稽實定數今馬非馬之說則不然若用其心之所受者違其所辭者則能禁之也 凡邪說辟言之離

正道而擅作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 辟讀為僻 故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辨也 明君守聖人之

名分不必亂名 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故 故事也言聖人謹守名器以道一民不與之共事共則民以它事亂之故老子曰國之利器不

辨說是非也 可以示人也。郝懿行曰故謂所以然也夫民愚而難曉故但可借 故明君臨之以執道之以道

之道而不可與共明其所以然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辨執惡用矣

道達之 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辨執惡用矣

哉 申重也章明也論謂先聖格言但用此道馭之不必更用辨執也辨執謂說其所以然也。盧文昭曰以往

末釋辨說觀之則正文辨執乃辨說之說注執字亦當作說下文屢云辨說則此之為誤顯然蓋因上有臨

之以執語而誤涉耳先謙案據盧說注皆作辨 今聖王沒天下亂姦言起君子無執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辨說也 荀卿自述正名及辨說之意也 實不喻然後命命不喻然後期期不

喻然後說說不喻然後辨。

命謂以名命之也。期會也。言物之稍難。名命之不喻者。則以形狀大小會之。使人易曉也。謂若白馬。但言馬。則未喻。故更以白會之。若是事多。

會亦不喻者。則說其所以然。若說亦不喻者。則反覆辨明之也。

故期命辨說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業之始也。無期命辨說則

萬事不行。故為用之大文飾王業之始。在於正名。故曰王業之始也。

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名之用本在於易知也。累而成文。名之麗

也。累名而成文。辭所以為名之華麗。詩書之言皆是也。或曰麗與儷同。儷同配偶也。盧文弨曰。注麗與儷同。舊本脫與儷二字。今補。用麗俱得。謂之知名。淺與深俱不

知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名者。期於累數其實。以成言語。或曰累實當為異實。言名者。所以期於使實各異也。辭也者。兼異實之名

以論一意也。辭者。說事之言。辭兼異實之名。謂兼數異實之名。以成言。辭猶若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兼說亡實之名。以論公即位之一意也。王念孫曰。論當為論字之誤也。淮南齊俗篇不足

以論之。今本論誤作論。論明也。言兼說異實之名。以明之也。字或作喻。下文曰。辨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是其證。上下文言喻者甚多。此不應獨作論也。揚說以春秋云。論公即位之一意。則所見本已誤。

辨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動靜是非也。言辨說者。不唯兼異常實之名。所期以喻是非之理。辭者。論一意。辨者。明兩端也。期

命也者。辨說之用也。期謂委曲為名。以會物也。期與命所以為辨說之用。辨說也者。心之象道也。辨說所以為心想象之道。故心有所

明則辨心也者。道之主宰也。工能成物。宰能主物。心之於道亦然也。陳奐曰。工宰者。工官也。官宰猶言主宰。廣雅。官主君也。解蔽篇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是其義。舊注失之。道也者。治之經理也。經常也。理條貫也。言道為理國之常法條貫也。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

合於說。言經為說。成文為辭。謂心能知道。說能合心。辭能成言也。正名而期。質請而喻。辨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

聽則合文。辨則盡故。以正道而辨。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

百家無所竄。正名而期。謂正其名。以會物。使人不惑也。質物之形質。質請而喻。謂若形質。自請其名。然因而喻。知其實也。辨異而不過。謂足以別異物。則已。不過說也。推類而不悖。謂推同類之物使

共其名。不使乖悖也。聽則合文。辨則盡。故謂聽它人之說。則取其合文理者。自辨說。則盡其事。實也。正道。謂正名之道。持制也。竄。匿也。百家無所隱。竄言。皆知其姦詐也。王念孫曰。揚說。質請。甚迂。質本也。繫辭。傳原。始要。終以為質也。曲。禮禮之質也。鄭虞注。並曰。質本也。請。讀為情。情實也。言本其實而曉喻之也。上文云。名聞而實喻。是其證也。正名而期。質情。即是實實與名正相對也。古者情請同聲而通用。成相篇。明其請。揚注。請當

為禮禮論篇情文俱盡史記禮書情作請徐廣曰古情字或假借作請諸子中多有此比列子說有兼聽之符篇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張湛曰請當作情又墨子尚同明鬼非命諸篇皆以請為情

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

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辨說也。是時百家曲說皆競自矜伐故述聖人辨說雖兼聽兼覆而無奮矜伐德之色也白道明道也冥窮謂退而窮處也

俞樾曰揚說冥窮之義甚為任曲窮當讀為躬白道而冥躬者明白其道而幽隱其身也古窮與躬通用論語鄉黨篇鞠躬如也聘禮鄭注作鞠躬是其證 詩曰：顛顛卬卬。如珪

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此之謂也。詩大雅卷阿之篇顛顛體貌敬順也卬卬志氣高朗也

辭讓之節得矣。長少之理順矣。忌諱不稱。祇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

聽。以公心辨。以仁心說謂務於開導不聽辭辨也以學心聽謂悚敬而聽它人之說不爭辨也以公心辨謂以至公辨它人之說是非也 不動乎衆人之非

譽。不以衆人是非而為之動但自正其辭說也 不治觀者之耳目。其所辨說不求夸眩於衆人。王念孫曰治字義不可通治當為治字之誤也不治觀者之耳目謂不為祇辭

以惑衆人之耳目也（祇辭見上文）治與蠱古字通集韻上聲三十五馬蠱以者切媚也文選南都賦侍者蠱媚五臣本蠱音治劉良曰蠱媚美容儀也無賦貌源妙以妖蠱五臣作妖治後漢書張衡傳威狡麗以蠱媚注曰蠱音野謂妖麗也是治即蠱惑之蠱也不治觀者之耳目不賂貴者之權勢二句一意相承據揚注云其所辨說不求夸眩於衆人則所見本當是治字若是治字則不得言夸眩於衆矣以是明之 不賂貴

者之權執。不為貨賂而移貴者之權執也 不利傳辟者之辭。利謂說愛之也辟讀為僻 故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

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辨說也。吐而不奪謂吐論而人不能奪利或為和。俞樾曰揚說非也

吐當為咄形似而誤從土從出之字隸書每相亂若數從出而今譌為放贊從出而今譌為賣是也咄者誦之段字從口從言之字古或相通若誦之為咏誦之為嗜吟之為吟嘖之為讀是也誦而不奪利而不流二句相對言

雖困誦而不可劫奪雖通利而不至流蕩也上文於聖人之辨說曰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躬此於士君子之辨說曰誦而不奪利而不流誦謂說不行利謂說行其文正相配也 詩曰：長夜

漫兮。永思寯兮。太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

逸詩也漫謂漫漫長夜貌寯俗也引此以明辨說得其正何憂人之言也

此以明辨說得其正何憂人之言也

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差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涉然深入之貌。俛然俯就貌。俛然而類。謂俯近於人。皆有統類不虛誕也。差差不齊貌。謂論列是非。似若不齊。然終歸於齊一也。當丁浪反。彼名辭也者。

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之矣。苟之。姦也。通謂得其理。使所吏反。故名足以指實。辭足以見極。則舍之矣。極中也。本也。見賢遍反。外是者謂之訥。是君子之所弃。而愚者拾以為已寶。訥難也。過於志義相逼之外。則見賢遍反。是務為難說耳。君子不用也。故愚者之言。勃然而粗。嘖然而不類。諸諸然而

沸。勃與忽同。忽然無根本貌。粗疎略也。嘖爭言也。助革反。或曰與噴同。深也。諸諸多言也。謂愚者言淺則疎略。深則無統類。又諸諸然沸騰也。彼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於其志義者也。誘誑也。但欺誑其名而不正。眩惑其辭。而不實。又不深明於志義相通之理也。故窮藉而無極。甚勞而無功。貪而無名。藉踐履也。才夜反。謂踐履於無極之地。貪而無名。謂貪於立名而實無名也。故知者之言也。知讀為智。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而愚者反是。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城短狐也。靦。妬也。鄭云。使女為鬼為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妬。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作此歌求女之情。展轉極於是也。

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言治。待使人盡去欲。然後為治。則是無道欲之術。而反為有欲也。若待人之寡欲。然後治之。則是有無節欲之術。而反為多欲也。二者異類。如生死之殊。非治亂所繫。在於導欲。則治不導欲者。所困。故能導欲。則欲自去矣。能節欲。則欲自寡矣。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亂所繫在於導欲。則治不導欲。則亂也。王念孫曰。生死也。三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揚曲為之說。非也。生死也。當作性之具也。性字相近。又因下文有生死字而誤。下文性之具也。即此句之衍文。有欲無欲。是生而然者也。故曰性之具也。性之具也。情之數也。二句相對為文。下文雖為守門欲。不可去。雖為天子欲。不可盡。四句亦相對為文。若闌入性之具也。一句。則隔斷上下。語氣揚曲。為之說。亦非也。欲之多寡。異類也。情

也。情之數也。二句相對為文。下文雖為守門欲。不可去。雖為天子欲。不可盡。四句亦相對為文。若闌入性之具也。一句。則隔斷上下。語氣揚曲。為之說。亦非也。

欲之多寡。異類也。情

也。情之數也。二句相對為文。下文雖為守門欲。不可去。雖為天子欲。不可盡。四句亦相對為文。若闌入性之具也。一句。則隔斷上下。語氣揚曲。為之說。亦非也。

也。情之數也。二句相對為文。下文雖為守門欲。不可去。雖為天子欲。不可盡。四句亦相對為文。若闌入性之具也。一句。則隔斷上下。語氣揚曲。為之說。亦非也。

也。情之數也。二句相對為文。下文雖為守門欲。不可去。雖為天子欲。不可盡。四句亦相對為文。若闌入性之具也。一句。則隔斷上下。語氣揚曲。為之說。亦非也。

也。情之數也。二句相對為文。下文雖為守門欲。不可去。雖為天子欲。不可盡。四句亦相對為文。若闌入性之具也。一句。則隔斷上下。語氣揚曲。為之說。亦非也。

也。情之數也。二句相對為文。下文雖為守門欲。不可去。雖為天子欲。不可盡。四句亦相對為文。若闌入性之具也。一句。則隔斷上下。語氣揚曲。為之說。亦非也。

也。情之數也。二句相對為文。下文雖為守門欲。不可去。雖為天子欲。不可盡。四句亦相對為文。若闌入性之具也。一句。則隔斷上下。語氣揚曲。為之說。亦非也。

也。情之數也。二句相對為文。下文雖為守門欲。不可去。雖為天子欲。不可盡。四句亦相對為文。若闌入性之具也。一句。則隔斷上下。語氣揚曲。為之說。亦非也。

也。情之數也。二句相對為文。下文雖為守門欲。不可去。雖為天子欲。不可盡。四句亦相對為文。若闌入性之具也。一句。則隔斷上下。語氣揚曲。為之說。亦非也。

也。情之數也。二句相對為文。下文雖為守門欲。不可去。雖為天子欲。不可盡。四句亦相對為文。若闌入性之具也。一句。則隔斷上下。語氣揚曲。為之說。亦非也。

也。情之數也。二句相對為文。下文雖為守門欲。不可去。雖為天子欲。不可盡。四句亦相對為文。若闌入性之具也。一句。則隔斷上下。語氣揚曲。為之說。亦非也。

之數也。非治亂也。

情之數言人情必然之數也。治亂所繫在節欲則治不節欲則亂不在欲之多寡也。

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

可。凡人之情欲雖未可得以有欲之尋求之則從其所可得者也。盧文弨曰宋本注多賸字今刪正。俞樾曰待字衍當作欲不可得而求者從所可揚注不釋待字故知為衍文。郭嵩燾曰待字不可少人生而有欲不

待其可得而後欲之此根於性者也。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若無待字則文不成義。俞說非也。天性有欲心為之節制。俞樾曰待字亦衍文也。受乎心也。上當有所字。所受乎心與所受乎天正相對下文亦以所受乎天所受乎心並言則此文有所字明矣。當據補。所受乎天之一。

欲制於所受乎心之多。固難類所受乎天也。此一節未詳或恐脫誤耳。或曰當為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計度。心之計度亦受於天。故曰所受。俞樾曰或說甚晦義不可通。此文當云所受乎天之一所受乎心之多。固難類也。所受乎天所受乎心即承上文而言。一與多正相對。則受乎天之一言天之與人。有定也。所受乎心之多。言人之心無窮也。固難類也。猶言固不可同耳。郭嵩燾曰生之有欲一而已矣。制於所受乎心之多者。以有欲之性。聽命於心而欲遂多紛馳而日失其故。適其真則與所受於天之一欲又不可。以類求也。文義顯然。揚俞說皆非。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

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此明心制欲之義。故欲過之

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動謂作為也。言欲過多而所作為不及其欲。由心制止之也。先謙案此文即以傷於治所欲不及於死而動過之。自取死者如鬪。復亡身之類。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

傷於治。所可謂心以為可也。言若心止之而中理。欲雖多無害於治也。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

則欲雖寡。奚止於亂。心使之失理則欲雖寡亦不能止亂。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

明在心不在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得之。失之矣。所在心也。所亡欲也。性者。天

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所欲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

不免也。性者成於天之自然。情者性之質體。欲又情之所應。所以人必不免於有欲也。謝本從盧校無所字。盧文弨曰以欲為可得。宋本作以所欲以為可得。今從元刻王念孫曰宋錢呂本世德堂本並作

以所欲以為可得而求之。盧從元刻刪所字及下以字。案所字不當刪。下文曰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是其證。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宋本存所字。以為可而道之。知所必

出也。心以欲為可得而道達。之智慮必出於此也。故雖為守門。欲不可去。夫人各有心。故雖至。賤亦不能去欲也。性之具也。雖為

天子。欲不可盡。具全也。若全其性之所欲。雖為天子亦不能盡。秦皇漢武之比也。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以用也。近盡。近於盡欲也。

言天子雖不可盡。欲若知道則用。可近盡而止之。不使放肆之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雖至賤亦不可去。欲若知道。則求節欲之。道而為之也。所欲雖

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不得。慮者欲節求也。為賤者之謀慮。皆在節其所求之欲也。

盧文弨曰。注賤者。舊本作貴。賤說今改正。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道謂中和之道。儒者之所守也。進退亦謂貴賤也。道

者貴則可以知近盡。賤則可以知節求。天下莫及之也。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從道者。無之有也。知節欲無過於道。則皆從道也。假之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北無寡。豈

為夫南者之不可盡也。離南行而北走也哉。有人欲往南而惡往北也。欲南無多。謂南雖至多。猶欲之也。惡北無寡。謂北雖至寡。猶惡

之也。言此人既欲南而惡北。豈為夫南之不可得。盡因肯捨南而走北乎。今人所欲無多。所惡無寡。豈為夫所欲之不可盡也。離得欲之道。而取所惡也哉。今夫人情欲雖至多。猶欲之。惡雖至寡。猶惡之。豈為欲之不可

之徒。不喻斯理。而彊令去欲。寡欲此何異。使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而亂。可道合道也。損減

之離南而北走。捨欲而取惡。必不可得也。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而亂。也。言若合道則從。而過此也。不可道而離之。奚以益之而治。不合道則離之。奚以益治而過此。此明上合道。則

可離之也。故知者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之所願皆衰矣。知治亂者論合道與不合道而已矣。不在於有欲無欲。也能知此者

則宋墨之家。自珍貴其說。願人之去欲。寡欲者皆衰矣。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粹而來也。其去也。所惡未嘗粹

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粹全也。凡人意有所取其欲。未嘗全來。意有所去其

惡。未嘗全去。皆所不適意也。權者稱之權。所以知輕

重者也能權變適時故以喻道也。言人之欲惡常難適意故其所舉動而不可不與道俱。不與道俱則惑於欲惡矣。故達道者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故能遠夫得喪欲惡不以介懷而欲自節矣。王念孫曰上不字衍。此言人之舉動不可不與權俱（權謂道也）不與權俱則必為欲惡所惑故曰人無動而可以不與權俱。今本可有上字者涉注文不可不與道俱而衍。衡不正則重懸於仰。

而人以爲輕。輕懸於俛。而人以爲重。此人所以惑於輕重也。衡稱之衡也不正謂偏舉也。衡若均舉之則輕重等而平矣。若偏舉之則重懸於仰輕懸於俛而猶未平也。遂以此定輕重是惑也。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爲福。福託於惡。

而人以爲禍。此亦人所以惑於禍福也。權不正謂不知道而偏見如稱之權不正者也。禍託於惡謂若有才未偶因以爲禍不知先號後笑也。言不知道則惑於倚伏之理也。道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

禍福之所託。道能知禍福之正如權之知輕重之正。離權則不知輕重離道則不知禍福也。易者以一易一。人曰無得亦無喪也。易謂以物相易。以一易兩。人曰無喪而有得也。以兩易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計

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易一。人莫之爲。明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奚喪。從道則無所喪。傷術是也。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奚得。離道則無所得。宋墨是也。其

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爲之。不明其數也。累積也。嫌惡也。此謂不以道求富貴終遇禍也。有嘗試

深觀其隱而難其察者。有讀爲又。雖隱而難察以下四事觀之則可知也。王念孫曰隱而難其察其字涉上文而衍。據楊注云隱而難察則無其字明矣。志輕

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理爲道之精微。顯千里曰案不下疑當有外字下文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聽鐘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平簞而體不知其安。故嚮

萬物之美而不能噉也。

嚮讀為享噉也。謂受其噉也。噉足也。快也。史記樂毅曰：先王以為噉於志。噉口。筆反。俞樾曰：平乃席名，故與筆並言。說文：艸部：蒲子，可以為平。席釋。

名釋牀帳曰蒲，平以蒲作之。其體平也，並可為證。

假而得問而噉之，則不能離也。

假，或有人問之，暫以為足，其意終亦不能離於不足也。王念孫曰：得問

二字義不可通。揚曲為之說非也。得問，當為得聞（古竟反）字之誤也。言憂恐在心，則雖享萬物之美，而心不愉，即使暫時得聞而噉之，而其不愉者仍在也。

故嚮萬物之美而盛

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

也皆當為邪問之辭。

故欲養

其欲而縱其情，終不可養也。

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

名而亂其行。

皆外重物之所致也。

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與夫盜無以異，乘軒戴綬，其

與無足無以異。

鏡與冕同。盧文弨曰：夫盜元刻無夫字，乘軒上有雖字，無足當謂貧人之本不足者，也無足與乘軒相應。盧未得其義。

夫是之謂以己為物役矣。

已為物之役使。

心平愉，則色不及備，而可以

養目。

所視之物不及備，作之人亦可養目。

聲不及備，而可以養耳。蔬食菜羹，而可以養口。麤布之

衣，麤紉之履，而可以養體。

麤紉之履，麤麻履也。盧文弨曰：蔬食當作蔬食。

屋室，廬庠，葭臺，蓐，尚机筵，而

可以養形。

廬草屋也。庠屋如廩庠者。葭，蘆也。以廬庠為屋室。葭臺為席蓐，皆貧賤人之居也。尚机筵，未詳。或曰：尚言尚古，猶若稱尚書之尚也。尚机筵，質樸之机筵也。王念孫曰：以廬庠為屋室，而云

屋室廬庠，則文義不明。且與葭臺蓐文非一律。初學記：器物部引作局室。廬，簾臺蓐於義為長。說文：局促也。局室謂促狹之室。廬，簾臺蓐謂以廬為簾，以臺為蓐也。屋室，蓋局室之誤。廬庠，蓋廬廬之誤。（簾，廬古字通）臺蓐與

蘆，廬對文，則臺上不當有葭字。且葭即蘆也，又與廬相復。

故無萬物之美，而可以養樂。無執列之位，而可以養名。

執列，班列也。名，美名也。

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為天下多，其和樂少矣。

以是無貪利之心，加以天下之權，則為天下必多為己之私和

樂少矣。王念孫曰：和當為私字之誤也。（管子法禁篇：脩上下之交，以私親於民。今本私誤作和。）言以是

貪之心治天下，則其為天下必多而為己之私樂必少也。私樂對天下之樂而言。若云和樂少，則義不可通。揚云

為己之私和樂少，則未知和即私之誤也。先謙案：王說是注中。和字乃後人因正文誤私為和而屬入之。揚所見本蓋不誤。

夫是之謂重己役物。

知道則心平愉，心平愉則欲惡

有節不能動故能重已而役物自
有嘗試已下皆論知道不知道也。**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無稽之言言無考驗者也。不見之行不聞之謀謂在幽隱人所不聞見者。君子尤當戒慎不可忽也。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施作無類之說不戒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此三句不似此篇之意恐誤在此耳。盧文弨曰案此篇由孔子必也正名之旨推續之極言人不能無欲必貴乎尊欲以合乎道而不貴乎絕欲此荀子之闢小家珍說而與孔孟所言治已治人之旨相合後儒專言選制淨盡者幾何不以雍而續矣。

荀子集解卷十七

性惡篇第二十二

當戰國時競為貪亂不脩仁義而荀卿明於治道知其可化無勢位以臨之故激憤而著此論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聰明時又亦與此義同

也舊第二十六今以是荀卿論議之語故亦升在上。盧文昭曰書作惟天生聰明時又比無天生二字似誤脫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偽為也矯也矯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為之者皆謂之偽故為字人偽為亦會意字也。郝懿行曰性自然也偽作為也偽與為古字通

楊氏不了而訓為矯全書皆然其蔽也先謙案郝說

是苟書偽皆讀為下文器生於工人之偽尤其明證

奪生而辭讓亡焉。

天生性也順是謂順其性也

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

疾與嫉同惡焉路反

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

先謙案下有字疑衍

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

理亡焉。

文理謂節文條理也

然則從人之性。

先謙案論語入倫篇集解從讀曰縱下同

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

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

俞樾曰犯分當作犯文此本文以文理相對上文曰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下文曰合於文理而歸於治並其證也合於犯文亂理與合於文

理正相對成義今作犯分則與下文不合矣當由後人習聞犯分罕聞犯文而誤改之耳

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

道與導同然後出

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故枸木必將待櫟栝烝矯然後直。

枸讀為鉤曲也下皆同櫟栝正曲木之本也烝謂烝之使柔矯謂矯之使直也

鈍金必將待

礪厲然後利。

礪厲皆磨也厲與礪同。盧文昭曰注礪舊作勵誤

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

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

王念孫曰廣雅險衰也成相篇曰險陂傾側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曰如商也其可謂不險矣

無

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

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始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矯彊如也 擾馴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

義者爲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爲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孟子言人之有學適所以成其天性之善非矯也與告子所論者是也曰。

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僞之分者也。不及知謂智慮淺近不能及於知猶言不到也書曰。予冲人。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

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聖人之所生明非天性也事爲也任也周禮太宰職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鄭云任事也。盧文昭曰鄭注本云任猶傳也玩揚意卻只作事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

是性僞之分也。不可學不可事謂不學而成也。顧千里曰而在人者而疑當作之人疑當作天與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爲對文也上文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亦其明證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

不離耳。可見之明常不離於目可聽之聰常不離於耳也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如目明耳聰之不假於學是乃天性也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孟子言失喪本性故惡也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

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朴質也資材也言人若生而任其性則離其質朴而儉薄離其資材而愚惡其失喪必也。郝懿行曰朴當爲樸樸者素也言人性生而已離其質樸與其資材其失喪必矣非本善而後惡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王念孫曰此下亦當有其善者僞也句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二句前

後凡九見則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不離質朴資材自得美利不假飾而爲天性使夫資朴之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

聰不離耳。使質朴資材自奮如聞見之聰。明常不離於耳目此乃天性也。故曰：目明而耳聰也。故曰如目明耳聰此乃是其性不然是矯偽使之也。今

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而不

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俞樾曰：往不釋長字蓋以為尊長也。然下文云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無為尊長任勞之文則此句長字亦非謂尊長也。長讀為養爾雅釋言

糲糧也。許崧高篇以峙其糲鄭箋曰糲糧也。見糲而不敢先食與。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所以代尊長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

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建特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

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禮義從何而生。禮義音烏。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

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猶本也。言禮義生於聖人。矯偽抑制非本生於人性也。故陶人埴埴而為器。陶人瓦工埴埴也。擊埴土而成器埴音埴。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言陶器自是生於工人學而為之。非本生於人性也。

能為之也。或曰工人當為陶人故猶本也。王念孫曰：楊後說以此工人為陶人之誤是也。此文本作故陶人埴埴而為器。然則器生於陶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性也。非故生於工人之性也。今本陶人之性。工人之性皆作人之性。此涉上下文人之性而誤。下文云瓦埴豈陶人之性。器木豈工人之性。是其明證矣。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

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起

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自是聖人矯人性而為之。如陶人工人

然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

之情性者也。膚理皮膚文理也。佚與逸。同人勞苦則皮膚枯槁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受性自爾不待學而知也。

荀子集解 卷十七 性惡篇第二十二

二九一

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於僞。王引之曰僞音爲謂之僞三字中不當有生於二字此涉上生於而衍

也上文曰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正名篇曰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皆其證是性僞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徵故聖人

化性而起僞。言聖人能變化本性而與起矯僞也僞起而生禮義。老子曰智惠出有大僞莊子亦云仁相僞也義相

性王念孫曰宋錢佃校本云僞起於性而生禮義諸本作僞起而生禮義無於性二字案諸本是也上文云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則不得言僞起於性而生禮義明矣宋本有於性二字者不曉荀子

之意而妄加之也禮義生於聖人之僞故曰僞起而生禮義下文云能化性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

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衆。其不異於衆者。性

也。俞樾曰同於衆即不異於衆也於文複矣據下文云所以異而過衆者僞也疑此文亦當作所以同於衆而不過於衆者性也而譌作其過譌作異而詞意俱不可通矣所以異而過

衆者僞也。聖人過衆在能起僞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人有弟兄資財

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拂奪戾也或曰拂字從木旁拂義轉迂曲說文拂過擊也拂自可訓擊何必改爲拂乎拂者農器也施之於此非所安矣又案說文色部曉聲

怒色也此拂字疑曉之段音言兄弟必曉然爭奪也先謙案據下文言讓乎國人則非兄弟分財之謂明弟兄二字衍文也有資財而分順情性則兄弟相奪化禮義則讓乎國人文義正相對待若兄弟分財而讓及國人非情

理所有矣弟兄二字乃後人緣下文兄弟相拂奪妄加之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

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凡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爲其性惡所以欲爲善也夫薄

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

財。貴而不願執。苟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既有富貴於中故不及財執於外也用此觀之。人之欲

爲善者。爲性惡也。無於中故求於外亦猶貧願富之也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

爲善者。爲性惡也。無於中故求於外亦猶貧願富之也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

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生而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生而
不矯僞者。盧文弨曰生而已元刻作性而已下同 人無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生而已。則悖亂在

已。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不矯而為之則悖亂在已以此知其性惡也

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

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善惡之分在此二者分扶問反 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

平治邪。則有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有讀為又惡音烏 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

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今以性善為不然者謂人之性惡也 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

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上之執。以臨之。明禮義以化

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

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執。先謙案當是嘗之借字當試猶嘗試說見君子篇 無禮義之化。去

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倚任也或曰倚偏倚猶傍觀也王念孫曰揚說非也倚者立

也。言立而觀之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虞翻曰倚立也。廣雅同 楚辭九辯。澹容與而獨倚。今謂獨立也。招

隱士白鹿。麀躓兮或騰或倚。謂或騰或立也。列子黃帝篇曰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

謂立而趣也。淮南汜論篇曰立之。衆者 若是。則夫彊者害弱而奪之。衆者暴寡而誹之。陵暴

於寡而誹誹之。不使得發言也。俞樾曰如揚注誹與奪義不倫禮記曲禮篇為國君華之鄭注曰華中裂之此文誹字當讀為華而從中裂之訓陵暴於寡而分裂之與害弱而奪之者無異也 天下之悖

亂而相亡。不待頃矣。頃少頃也本或為須須臾也 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

也。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節準徵驗。郝懿行曰節者信也言論古必以今事為符信四

語董子書爵之王引之曰諸書無訓節為律者節亦驗也禮器注云節猶驗也下文曰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符驗即符節（哀六年公羊傳注節信也齊策注驗信也或言符節或言符信一也）漢書董仲舒傳作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是節即驗也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之辨別也周禮小宰聽稱責以傳別鄭司農云別物言論識如別之合如符之驗然可施行也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

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故性

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善則不假聖王禮義也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矣謝本從盧校與作興

作與案齊語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章注曰與從也與聖王從聖王也與與去正相反則作與者是從元刻作與非先謙案王說是今改正

故槩栝之生為枸木也繩墨之起為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為性惡也

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直木不待槩栝而直者其性直也

枸木必將待槩栝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

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問者曰禮義積偽者是人之性故聖人能生之也言禮義雖是積偽所為亦皆人之天性自有聖人能生之衆人

但不能生耳先謙案禮義積偽者積作為而起禮義也楊注非應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埴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

陶人之性也哉豈陶人亦性而能埴埴哉亦積偽然後成也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工人之性

也哉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則陶埴而生之也辟讀為譬然則禮義積偽者豈人

之本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

一也言皆惡也今將以禮義積偽為人之性邪然則有曷貴堯禹曷貴君子矣哉

所以貴堯禹者以其能化性異於衆也有讀爲又

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僞僞起而生禮義然

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僞也亦猶陶埴而生之也

聖人化性於禮義猶陶人埴埴而生瓦。王念孫曰呂錢本亦下皆有僞字案

上文云夫聖人之於禮義也埴亦陶埴而生之也則此句內當有僞字故揚注亦云聖人用此觀之然則

禮義積僞者豈人之性也哉既類陶埴而生明非本性也所賤於桀跖小人者從其性順其

情安恣睢以出乎貪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桀跖小人是人之本性也天非

私會騫孝已而外衆人也會騫會參閱子騫也孝已殿高宗之太子皆有至孝之行也然而會騫孝已獨厚於孝

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恭於禮義故也三人能矯其性極爲禮義故也天非私齊魯之

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

也孝具能具孝道敬父當爲敬文傳寫誤耳敬而有文謂夫婦有別也。王念孫曰敬文見勸學禮論二篇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上當有秦人二字而今本脫之孝具二字不詞且與敬文不對其當爲共字之誤也孝

共即孝恭令德孝恭見周語正與敬文對楊云孝具能具孝道此望文生義而非其本旨以秦人之從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

豈其性異矣哉恭禮義則爲會罔慢禮義則爲秦人明性同於惡唯在所化耳若以爲性善則會罔不當與衆人殊齊魯不當與秦人異也

塗之人可以爲禹曷謂也塗道路也舊有此語今引以自難言若性惡何故塗之人皆可以爲禹也曰凡禹之所以爲禹

者以其爲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人皆然而塗之人

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

爲禹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

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唯讀爲難將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固

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以塗之人無可知可能之論為不然也。俞樾曰不然二字當在今字之下。今不然三字為句上文云今不然人之性惡是其例也。

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

能之具。本夫仁義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術為學。專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

參於天地矣。伏術伏膺於術孰察精執而察加日累日也。縣久縣繫以久長。郝懿行曰伏與服古字通。服者事也。古書服事亦作伏。膺亦作伏。膺王念孫曰術者道也。見大傳注樂記注魯語晉語注。服術猶言事道。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矣。雖性惡若積習則可為聖人。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曰。聖可積而致。

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可以為而不可使為以其性惡。故小人可以為君子。而不肯為君子。君子可以為小人。而不肯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

以相為也。然而不相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為禹。則然。塗之人能為禹。未必然也。盧文弨曰故塗之人可以為禹。下元刻有未必然也。塗之人可以為禹。十一字。宋本無。雖不能為禹。無害可

以為禹。足可以徧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徧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以相為事也。事業然而未嘗能相為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為未

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為。然則能不能之與可不可。其不同遠矣。其不可以相為明矣。工賈可以相為而不能相為是可與能不同也。可與能既不同。則終不可以相為。堯也。此明禹亦性惡以能積偽為聖人。非禹性本善也。聖人異於眾者在化性也。堯

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唯賢者爲不然。引此亦以明性之惡。韓侍郎作性原曰。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焉者。之於七也。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之性。惡揚子之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感。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善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纘纘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惡。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感而寡罪。是故上者可學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老佛而言也。雜老佛而言之。有聖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知之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則文而類。終日議其所以。言之千舉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聖人之知也。文謂言不鄙陋也。類謂其統類不乖謬也。雖終日議其所以。然其言千舉萬變。終始條貫如一。是聖人之知也。少言則徑而省。論而法。若佚之以繩。是士君子之知也。徑易也。省謂辭寡論而法。謂論議皆有法。不放縱也。論或爲倫。佚猶引也。佚以繩言其直也。聖人經營事廣。故曰。多言君子止。恭其所守。故曰。少言也。棘懿行曰。徑者直也。論猶倫也。古論倫字亦通。佚者隱也。言若隔合於繩墨。不邪曲也。揚注非。俞樾曰。揚注佚猶引也。然佚無引義。恐不可從。佚當讀爲秩。秩之言次也。序也。傳三十一年。公羊傳。天子秩而祭之。何休注曰。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故字亦通。作程尚書堯典。平秩東作。平秩南訛。平秩西成。史記五帝本紀。秩皆作程。段玉裁以說文載。籒字皆讀若詩秩。秩大猷爲證。是程與秩聲義俱相近。秩之以繩。猶程之以繩也。致仕簞曰程者。物之準也。是其義也。其言也。諂。其行也。悖。其舉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言諂行悖。謂言行相違也。盧文昭曰。宋

本謂作諂悔作侮今從元刻俞樾曰多侮義不可通盧從元刻作悔是也詩生民篇庶無罪悔鄭箋曰無有罪過是過謂之悔也襄二十九年公羊傳尙速有悔於子身何休解詁曰悔咎是咎謂之悔也多悔猶云多過多咎耳其本字當作悔乃段借字詩十月齊給便敏而無類雜能旁魄而無用齊疾也給謂應之之交篇亦孔之穉釋文曰穉本作悔

謂輕巧敏速也無類首尾乖戾雜能多異術也旁魄廣博也無用不應於用便匹延反魄音薄。盧文昭曰無用宋本元刻俱作毋用注同郝懿行曰類者善也旁魄即旁薄皆謂大也折速粹執而

不急折謂折辭若堅白之論者也速謂發辭捷速粹執所著論其精執也不急言不急於用也謝本從盧校勝故下途云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爲意是役夫之知也王念孫曰呂錢本皆作折速案楊注云折謂折辭（今本注文亦譌作折案折辭見解蔽正名二篇）若堅白之論者也則本作折明矣盧從元刻作折非先謙

案王說是今從呂錢本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爲意是役夫之知也勝人惠

施之論也徒自勞苦爭勝而不知禮義故曰役夫之知也

中道致果決也直其身謂中立而不倚無回邪也先王有道敢行其意言不

亂世之民循順從也俗謂從其俗也俞樾曰楊注以從其俗爲俗義不可通俗乃鉛字之誤荀子書屢用鉛字榮辱篇曰鉛之重之又曰反鉛察之而俞可好也禮論篇曰則必反鉛過故鄉注並曰鉛與

沿同循也是鉛循同說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鉛於亂世之民兩句一律鉛俗字形相倍傳

寫者因而致誤耳先謙案王念孫云不俗不習也說見榮辱篇王不改字義較長俞說亦通

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唯仁所在謂富貴禮記曰不積多積多文以爲富也盧文昭曰案此言仁之所在雖貧窮甘之仁之所亡雖富貴去之注非王念孫曰此注

中說也見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得權位則與天下之人同休戚苦或爲共也王

丙申校本言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則此言與天下共樂之者謂共樂此仁也樂上不當有苦字今本作同苦

樂之者共樂誤爲苦樂後人又於苦樂上加同字耳楊云與天下同休戚此望文生義而爲之說耳太平御覽人

事部七十六引作欲與天下共樂之無同字則宋初本尙有不誤者

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

勇也傀偉大貌也公回反或曰傀與塊同獨居之貌

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

大重也齊信謂整齊於信也王念孫曰爾雅齊中也言大中信而輕貨財也顧命底至齊信傳以齊信爲賢

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向上也。援牽引也。輕身而重貨。恬禍

而廣解。恬安也。謂安於禍難也。而廣自解。說言以辭勝人也。解。佳。買反。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爲意。

是下勇也。。盧文弨曰。苟免。上當脫三字。以上二句。例之自明。王念孫曰。此亦注氏中說也。汪又云。苟免。或是注文混入。先諫案不然。然字衍。說見儒效篇。繁弱鉅黍。古

之良弓也。繁弱。封父之弓。左傳曰。封父之繁弱。鉅與拒同。黍當爲來。史記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少府時力。距美質亦須師友。漸靡而成。然則性質本惡。必資師友切劘而善其意。自明矣。然亦可知性善性惡。皆執一偏而言。若就渾全而論。自當善惡並存。所以孔子語性。惟言相近。可知善惡存焉。爾又言相遠。可知善惡分焉。爾故曰。奉

言淆亂衷諸聖也。王念孫曰。案作鉅黍者是。說見史記蘇秦傳。然而不得排檄。則不能自正。排檄。輔正弓弩之器。檄。巨京反。桓公之蕙

大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智。闔閭之于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

劍也。蕙闕。錄。智。齊桓公。齊太公。周文王。楚莊王之劍名。皆未詳所出。蕙青色也。錄與綠同。二劍以色爲名。曹植七啟說劍云。離以翠綠亦其類也。智劍。光采恍惚。難視以形爲名也。闕未詳。或曰闕缺也。劍至利則

喜缺。因以爲名。鉅闕亦是也。干將。莫邪。巨闕。皆吳王闔閭劍名。辟閭未詳。新序闔丘。卽謂齊宣王曰。辟閭。巨闕。天下之良劍也。或曰辟閭。卽湛盧也。閭。虛聲相近。虛黑色也。湛盧言湛然如水而黑也。又張景陽七發說劍曰。鈔辟不常。李善云。辟卷也。言神劍柔可卷而懷之。鈔則可用辟閭。或此義歟。盧文弨曰。智舊本作智。今改正。注同。然而不加砥厲。則不能利。不得人力。

則不能斷。騂驪驥驥。纖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皆周穆王八駿名。驪讀爲騂。謂青驪。文如博棊。列子作赤驪。與此不同。纖離。卽列子盜驪也。王念孫曰。騂驪之爲驪。猶耄期之爲耄。勤也。凡之部之字。或與諱部相轉。說見致土篇隱忌下。楊云。驪讀爲驪是也。而云謂青驪。文如博棊。則非。然而前必有銜

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王念孫曰。前必有本。作必有後。有皆承必字而言。若作前必有。則與下句不貫矣。羣書治要及初學記。入部中。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五

並引作必有。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

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

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

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

靡謂相順從也。或曰靡磨切也。

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僞也。

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

汙漫行也。漫誕。漫欺誣也。莊子北人無擇曰舜以其辱行。漫我也。

身且加於刑戮而

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

矣。靡而已矣。

君子篇第二十四

凡篇名多用初發之語名之。此篇皆論人君之事。即君子當為天子。恐傳寫誤也。舊第三十一。今升在上。

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

告言也。妻者齊也。天子尊無與二。故無匹也。

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

適讀為敵。

禮記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

足能行。待相者然後進。口能言。待官人然後詔。

能至

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言而信。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告至備也。盡委於

能至

天子也者。執至重。形至佚。心至愈。

愈讀為愉。

志無所詘。形無所勞。尊無上矣。

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之謂也。

詩小雅北山之篇。率循也。彊涯也。

聖

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

先謙案羣書治要流作沈。二字通用。說見勸學篇。

百吏官人

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取犯大上之禁。

大讀為太太上。

至尊之號。俞樾曰。楊說非也。此當作莫敢犯上之大禁。傳寫倒之耳。下文云。皆知夫犯上之禁。不

天下曉

然皆知夫次無竊之人。不可以為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為壽也。

王念孫

曰。盜竊之賊害之下。皆本無人字。後人加兩人字。而以盜竊之人賊害之人。與犯上之禁對文。謬矣。盜竊不可以為富。賊害不可以為壽。皆指其事而言。非指其人而言。不得加入兩人字也。羣書治要無人字。先謙案。壽謂年命。

短長人自賊害者。非其壽命本如此也。

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

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道謂政令是故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世曉然皆知

夫為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自請刑戮。謝本從盧校世上有治字

文昭曰治世元刻無治字由猶通故莫不宋本無故字王念孫曰無治字者是也世曉然猶上文言天下曉然則

世上不當有治字自聖王在上以下至此皆治世之事則無庸更言治世治字即上流字之誤而衍者宋錢佃校

本亦云諸本無治字俞樾曰請當讀為情成相審明其請注曰請當為情禮論篤情文俱盡史記禮書情作請徐

廣曰古情字或段借作請是其證也情實也莫不服罪而情猶莫不服罪而實也言服罪而不敢虛誕也論語所

謂則民莫敢不用情也楊注以本字釋之誤矣成相篇曰下不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曰即此情字之義先謙案王說無治字是也今從諸本刪正

賢則賤。不當則為下所侮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

臣其弟。言當罪而用賢歸於至公也謂若極飽興再殺管叔封康叔之比也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意與踰義近楊氏無注或

以憲怒為說則非王念孫曰怒踰皆過也。淮南主術篇注踰猶過也方言曰凡人語而過。分然各以

其誠通。善惡分然其忠誠皆得通達無屈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

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俞樾曰易當讀為施詩皇矣篇施于孫子鄭箋曰施猶易也故施易二字古通用何人斯篇我心易也釋文曰易韓詩

作施是其證也化易如神者化施如神也正與上句威行如流一律。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尙書甫刑之辭亂世則

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泰誓所謂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公羊亦云尹氏卒曷為貶識世卿也故

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三族父母妻族也夷滅也均同也謂同被

其刑也。盧文昭曰案士昏禮記惟是三族之不虞鄭注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也又注周禮小宗伯禮記仲尼燕居皆云三族父子孫。先祖當賢。後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當賢謂身當賢人之號也列從謂行列相從當或為

當賢即先祖嘗賢作當者借字耳正名篇曰嘗試深觀其隱而難察者性惡篇曰嘗試去君上之勢嘗試即嘗試也揚謂身當賢人之號失之古多以當為嘗說見墨子天志下篇注 以族論罪以

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曰。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哀今之人。胡憺莫懲。此之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之篇毛云沸出也騰乘也山頂曰冢萃者崔

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論法聖王。則知所貴矣。論議法以義制事。則知所利矣。以義

之人何會無以道德止之則利。論知所貴。則知所養矣。事知所利。則動知所出矣。養謂自奉養所出謂所從也。

博取法也。周頌毛傳云養取也。是養有取義。注養謂自奉養失之。俞樾曰。四句相對成文。下句不應多動字。注亦不及動字之誼。則動字衍文也。二者是非之本。得失之原

也。故成王之於周公也。無所往而不聽。知所貴也。桓公之於管仲也。國事

無所往而不用。知所利也。吳有伍子胥而不能。國至於亡。倍道失賢也。

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賢使能。等貴

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賤有等。則

令行而不流。流邪移也各知其分故無違令。王念孫曰流讀為留各安其分則上令而下從故令行而

不留也君道篇曰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是也羣書治要正作令行而不留作流者借字耳

(繫辭傳旁行而不流釋文流京作留荀子王制書無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施謂恩惠親疏

有留留韓詩外傳作無有流滯楊以流為邪移失之。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有分則恩惠各

親其親故不乖悖施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捷速也長幼各任其力故事業捷成而

式政反分扶問反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捷速也長幼各任其力故事業捷成而

接也夫少長有禮晉人知其可用殊洳無斷魯俗規其尤美故知長幼循其序而故仁者。仁此者也。仁

後事業有所歸捷與接同言相連續而感故人得休息也捷不訓速揚注恐非故仁者。仁此者也。仁

愛說也此謂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義者。分此者也。合宜則為義也。節者。死生此者也。能為

序長幼五者也愛說此五者則為仁也義者。分此者也。合宜則為義也。節者。死生此者也。能為

者死生則忠者。慎慎此者也。慎讀如順人臣能厚順此五者則為忠也。郝懿行曰慎者誠也言能厚

為名節也忠者。慎慎此者也。慎讀如順人臣能厚順此五者則為忠也。郝懿行曰慎者誠也言能厚

厚誠信於此五者謂之忠也(說見不苟篇)俞樾曰厚與順誼不倫楊

說非是敦慎當作敦慕。儒效篇曰：敦慕焉。君子也。王氏引之云：敦慕皆勉也。爾雅曰：敦，勉也。又曰：模，模也。釋文：模亦作慕。是敦慕並為勉。此文疑本作志者。敦，慎也。敦，慕也。義同。言人臣能勉，此則為忠也。說文：心部，模，勉也。是模其本字。慕，其段字。此用本字作模。因譌為慎矣。先謙案：羣書治要，惇慎下有於字。

兼此而能之。備矣。兼此仁義忠節而備而不

矜。一自善也。謂之聖。一皆也。德備而不矜，伐於人皆所以自善。則謂之聖人。夫衆人之心，有一善則仁義忠節而能之。備矣。德備而不矜，伐於人。一自善，盡善非聖人不能也。先謙案：楊注未順。郝說增。不矜

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不矜而推衆力，故天下不敢爭能。而有而不有

也。夫故為天下貴矣。有能而不自有。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此之謂也。詩曹風尸鳩之篇。言善人君子其儀不忒，故能正四方之國。以喻正身待物，則四國皆化。恃才矜能，則所得者小也。

荀子集解卷十八

成相篇第二十五

以初發語名篇雜論君臣治亂之事以自見其意故下云託於成相以喻意

舊第八今以是荀卿雜語故降在下。盧文昭曰成相之義非謂成功在相也。篇內但以國君之愚闇為戒耳。禮記治亂以相相乃樂器所謂春牘又古者誓必有相密此篇音節即後世彈詞之祖篇首即誓如誓無相何俛偃義已明矣首句請成相言請奏此曲也。漢藝文志成相辭十一篇惜不傳大約託於譬諷諷諷歸之詞亦古詩之流也。逸周書周祝解亦此體王引之曰揚盧二說皆非也。揚謂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雜辭案志所載成相雜辭在漢人雜賦之末非謂荀子之成相篇也。揚又云成功在相稍為近之然亦非荀子所謂成相也。盧以相為樂器之春牘斯為謬矣。以相為樂器則成相二字義不可通且樂器多矣何獨舉春牘言之乎。若篇首誓如誓無相乃指相誓之人而言非樂器亦非樂曲也。竊謂相者治也。昭九年左傳楚所相也。二十五年傳相其室杜注並曰相治也。小爾雅同。成相者成此治也。請成相者請言成治之方也。自世之殃以下乃先言今之不洽然後言成治之方也。下文請布基請收基皆言成治之方也。又云治之經禮與刑治之志後勢富治之道美不老。後言託於成相以喻意者成相為此篇之總名謂託此一箇之詞以喻意非謂託於譬諷諷歸之詞也。俞樾曰盧說是也。惟引治亂以相及誓必有相以釋相字則皆失之。樂器多矣何獨舉春牘為言既以為樂器又以為誓必有相義又兩歧矣。此相字即春不相之相禮記曲禮篇鄰有喪春不相鄭注曰相謂送杵聲蓋古人於勞役之事必為歌謳以相勸勉亦舉大木者呼邪許之比其樂曲即謂之相請成相者請成此曲也。漢志有成相雜辭足徵古有此體王氏必以盧說為謬何也。先謙案俞說近是。王以成相為成治於漢書之成相雜辭及本篇云託於成相以喻意義未洽。非氏讀相為平聲尤非。

請成相

請言成相之辭

世之殃。愚闇。愚闇。墮賢良。

世之殃由於愚闇此愚闇以重墮賢良也。墮許規反。盧文昭曰案愚闇重言之者即下文愚

以重愚闇以重闇之意注似尚有脫誤又墮字即侈字之俗說文於陸下作許規切下有墮注為篆文又載侈字注今俗作墮徒果切則此字當從徒果切廣韻亦然且經尚書元首叢脞之韻可見王念孫曰大戴記會子制言篇是以矣亦重言感聞

人主無賢。如誓無相。何俛偃。

俛偃無所往貌。相

請布基。慎聖人。

慎讀為順請說陳布基業在乎順聖人也。郝懿行曰基者設也。慎者誠也。言請布陳設施必在誠用聖人也。詩云考慎其相慎訓誠相訓質也。誠與成古字通是即成相名篇篇中相字俱讀平聲釋言云基設也。篇內皆同注

云基業失之顧千里曰人字疑當有誤不入韻本庸人字下文兩見一平傾人天韻一精榮成人韻此上韻基下韻治災互為歧異非原文耳俞樾曰人字不入韻疑當作慎聽之聖與聽音近而譌向書無逸篇此厥不聽漢石經不聖秦泰山碑皇帝躬聽史記作躬聖並其證也聽譌作聖則聖之二字不成義後人因改為聖人矣詩布基慎聽之欲人慎聽其言下文云請枚基賢者思欲賢者思其義正同也慎聽之三字本禮記仲尼燕居篇愚而自專事不治主已心苟勝羣臣莫諫必逢災主既猜忌又論臣過反其施言

人臣之過在乎不行施惠施式岐反先謙案言論人臣之過當尊主安國尚賢義郝懿行曰施古反其所施行即下所云拒諫飾非愚而上同也楊以施為施惠非讀如莎義古讀如俄此皆古韻餘可類推俞樾曰義讀為儀儀亦賢也尚書大誥篇民獻有十夫枚傳訓獻為賢大傳作民儀有十夫廣雅釋言曰儀賢也尚賢儀言崇尚賢者也作義者古字通用拒諫飾非愚而

上同國必禍非以愚聞之性苟合於上則必禍也曷謂罷國多私假設問答以明其義罷讀曰者由於多私國語曰罷土無還秩還秩王念孫曰還讀為營比周營主謂朋黨比周以伍韋昭曰罷病也無行曰病營惑其主也施張也楊訓還為繞失之說見君道篇不遠賢近讒忠臣蔽塞主執移曷謂賢明君臣明君臣之道則為賢上能尊主愛下民

王念孫曰愛下民當作下愛民與上能尊主對文不若臣道二篇並云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是其證主誠聽之天下為一海內賓主之孽

讒人達賢能遁逃國乃蹙孽災也蹙愚以重愚聞以重聞成爲桀久而愚聞愈甚世之災妬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惡來飛廉之子秦之先也史記曰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也卑其志意大

其園囿高其臺卑其志意言無遠慮不慕往古盧文弨曰臺下宋本有榭字元刻無以韻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啓乃下易鄉回面也謂前徒倒戈攻于武王善之封之於宋立其

祖立其祖使祭祀不絕也左傳曰宋祖帝乙俞樾曰楊注未得祖字之義說文示部祖始廟也蓋祖之本義為廟故尚書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考工記匠人曰左祖右社並以祖社對文猶言廟社也鄭康成注考工記曰祖宗廟得其義矣封之於宋立其祖言封之於宋而立其宗廟也

今人但知有爾雅祖王父也之訓而說文祖始廟也之訓遂為所奪古誼之湮久矣世之衰讒人歸比千見劔箕子累累讀為縲書曰武王誅之呂尚招麾殷民懷招麾指世之禍惡賢

釋箕子之囚釋箕子之囚武王誅之呂尚招麾殷民懷招麾指世之禍惡賢

荀子集解卷十八成相篇第二十五

三〇五

三〇五

三〇五

士子胥見殺百里徙。子胥吳大夫伍員字也為夫差所殺百里奚虞公之臣徙遷也謀不見用虞滅係虜遷徙於秦穆公任之強配五伯

大卿施。穆公秦穆公任好也伯讀曰霸六卿天子之制春秋時大國亦管置六卿六卿施言施六卿也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

逆拒斥逐大儒不使通。展禽三紉春申道綴基畢輸居於柳下三紉為士師三見細也春申楚相也拘謂畏匡尼陳也

黃歇封為春申君綴止也與轅同畢盡也輸傾委也言春申為李園所殺其儒術治道德基業盡傾覆委地也

盧文昭曰此春申句有誤必非指黃歇注非郝懿行曰此荀卿自道殺本受知春申為蘭陵令蓋將覆以行道也

也春申亡而道亦連綴俱亡基亦輸矣輸者墮也言已布陳設施畢墮壞也王念孫曰楊說輸字之義甚任輸者墮也言基業盡墮壞也公牟春秋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傳曰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蒙

梁傳亦曰輸者墮也小雅正月篇載輸爾載鄭箋曰輸墮也盧說本任氏見丙申校本先謙案注三細下宋台州本有謂字

見之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既濟象傳終日戒有所疑也雜記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死鄭注疑猶恐也宥坐篇其赴百仞之谷不懼大戴記勸學篇懼作疑此之疑比是畏也言此險陂傾側之讒人甚可畏也臬陶謨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是也楊未喻疑字之義俞樾曰爾雅釋言

說文七部判定也定故為止今說文譌作未定而疑之訓止遂不可曉矣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承上文堯之徒莫不由此而止也楊注言當疑此讒人陂險則與上意不貫矣

基必施辨賢罷。罷讀曰疲王念孫曰施張也言必欲張大其基業當先辨賢罷也下文曰道古賢聖基必張上文曰請布基在與張亦同義

文武之道同伏戲。文武周文王武王伏戲古三皇太昊氏始畫八卦造書契者戲與羲同由之者治不由者亂何疑為。郝懿行曰為古讀凡成相辦法方至治之極復後

王。後王當時之王言欲為至治在歸復後王謂隨時設教復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慎到必拘於古法先謙案浙局本注法為大字依各本改

惠施或曰季即莊子曰季真之莫為者也又曰季子聞而笑之據此則是梁惠王犀首惠施同時人也韓侍郎云或曰季梁也列子曰季梁楊朱之友言四子及百家好為異說故不用心說明之說或為祥。王念孫曰祥詳古

字通不祥不善也楊說失之

治復一脩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言堅固衆人貳之讒夫弃之形

是詰。衆人則不能復一讒夫則兼弃之但詰問治之形狀言侮慢也或曰形當為刑無德化水至平端

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聖人心平如水而有執。直而用拙。必參天。而有執之上疑脫一字。言既

拙功業必參天也。郝懿行曰而有執句之上疑脫人字。蓋與聖人人字相涉而誤脫也。此以平傾人天相韻。古讀平如偏也。世無王窮賢良。無王者與賢良窮困暴人芻

豢。仁人糟糠。郝懿行曰二句當為七字一句。王引之曰下人字涉上人字而衍上已言禮樂滅息。暴人則下人字可蒙上而省此篇之例。兩三字句下皆用七字句。以是明之。禮樂滅息。

聖人隱伏墨術行。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脩百姓寧。明德慎罰。國家既治。

四海平。治之志。後執富。為治之意。後禮教與富者。則公道行而貨賂息也。君子誠之好以待。君子必誠此意好以待用。處之

敦固。有深藏之能。遠思。敦厚也有誠為及既處之厚固又能深藏遠慮。思乃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

好而不二。則精神相反。一而不貳為聖人。相反謂反覆不離散也。王引之曰反當為及字之誤也。精神相及故一而不貳。揚說失之。治之

道。美不老。老休息也。莊子曰佚我以老為治。當曰新為美。無休息也。君子由之。佞以好。佞亦好也。音絞。下以教。誨子弟。上以

事祖考。接下以仁事親以孝也。成相竭。辭不蹙。竭盡也。論成相之事雖終。篇無頹蹙之辭。蹙音厥。君子道之順。以達。道言說也。辭既

不蹙。君子言之必弘順而通達。王念孫曰道行也。言君子能行此言則順以達也。揚說失之。宗其賢良。辨其殃孽。君子尋成相之辭。必能宗其賢良。以致治。辨其殃孽之為害也。

顧千里曰此句以前後例之應十一字。今存八字。疑尚少三字。無可補也。下文道古賢聖必張亦應十二字。今存七字。尚少四字。又下文託於成相以喻意。案此句例之應十一字。亦疑尚少四字。本篇之例。兩三字句

一七字句。一十一字句。為一章。每章凡四句。每句有韻。其十一字句。或上八下三。或上四下七。各見本篇上八下

三者。如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為榮之屬是也。上四下七者。如主誠聽之天下。為一海內賓之屬是也。唯下以教

誨子弟。上以事祖考。又執揚注執或為郭。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彘。兩處則上六下五。雖變例。正可推知。其十一字句矣。盧校語定上四下七。為兩句。言五句。為一章。以則前後例之不合。

請成相。道聖王。道亦言說前章意未盡故再論之也。王念孫曰道聖王從聖王也。古謂從為道。說見史記淮南衡山傳。下文道古賢聖必張義與此同。揚說失之。又案道古賢

聖基必張。上當有一四字句。而今本脫之。此篇之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又一七字句。共五句。為一章。今少一四字句。此指當時之君而言。與上成湯異事。故知有脫文。堯舜尚賢身

辭讓。許由善卷。重義輕利。行顯明。莊子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遂不受

舜讓天下於善卷善卷不受遂入深山不知其處也。堯讓賢以為民。為萬民求明君所以不私其子 汜利兼愛德施均辨治上下。

貴賤有等明君臣。堯授能舜遇時。尚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適不遇世。

孰知之。蓋以自歎 堯不德舜不辭。皆歸至公 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而立萬

物備。委任羣下無為而理 舜授禹以天下。舜所以授禹亦以天下之故也。王念孫曰此不言舜以天下授禹而言舜授禹以天下者倒文以合韻耳。禹下為韻。非有深意也。

揚反以過。尚得推賢不失序。得當為德 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予。謂舜與禹又不私其子予讀為與。郝懿行

曰予者相推予。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王引之曰力上本無心字後人以左字耳不知禹抑洪水本是勞力於民故淮南汎論篇論衡祭意篇並言禹勞力天下非小人勞力之謂也且此篇之例凡首二句皆三字加一心字則與全篇之例不符矣。 舉舜剛畝任之。

天下身休息。剛與 得后稷五穀殖。夔為樂正鳥獸服。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笙鏞以開鳥獸踴躍也。 契為司

徒。民知孝弟尊有德。禹有功。抑下瀆。抑瀆也下謂治水使歸下也瀆即洪水也書曰禹降水警予也。 辟除民害逐共

工。今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此云禹未詳 北決九河。通十一渚。疏三江。案禹貢道弱黑濼汎淮涓洛七水又有維澗其道伊洛遷獨既入于河數則不止於

言逐去之非實事也。通十二渚即肇十二州也。小州曰渚。故假渚言之。注皆未了。禹傳土平天下。傳讀

孔安國云洪水泛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也。躬親為民行勞苦。行讀如字謂所行之事也。 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為輔。橫革直成未聞

韓侍郎云此論益皋陶之功橫而不順理者革之直者成之也。盧文弨曰困學紀聞曰呂氏春秋得陶化益真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陶即皋陶也。化益即伯益也。真窺即直成也。併橫革之交二人皆禹輔佐之名。案窺與成音同與窺形似。呂氏春秋蓋本作窺傳寫誤為窺耳。直與真亦形似。呂氏語見

求人篇。王念孫曰盧說是也。橫革直成為輔。此句例當用七字。今本脫一字或在為上或在為下俱未可知。契

玄王。生昭明。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又曰玄王桓撥皆謂契也。史記曰契卒 居于砥石。遷于商。砥石地

所在或曰即砥柱也。左氏傳曰闕伯居商丘。相土因之。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史記曰契卒

相土昭明子也。言契初居砥石。至孫相土。乃遷商丘也。

子昭明立昭

明卒子相士立相士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圍立曹圍卒子冥立為夏司空勤其官死於水殿人郊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乙立是十四世也。天乙湯論舉當身讓卞隨舉牟光。莊子曰湯讓天下於卞隨務光二人不受皆投水死牟與務同也。俞樾曰舉當讀為與古舉與字通周官師氏職曰王舉則從鄭注曰故書舉為與史記呂后紀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一作與是其證也此文本云身讓卞隨與牟光作舉者段字耳道古賢聖基必張。道說古基業必張大也

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

不知治此世亂惡善之弊。王隱諱疾賢良由姦詐鮮引之曰願陳辭下脫一三字句

無災。隱諱過惡疾害賢良長用姦詐少無災也。郝懿行曰諱疾二字誤倒當作隱疾賢良諱由姦詐鮮無災亦四字七字句王念孫曰良當為長楊注長用姦詐是其證今本長作良者涉注文疾害賢良而誤（注）

言疾害賢良者加一良字以申明其義耳若正文則以隱諱疾賢為長句由姦詐鮮無災為句無賢良患難先謙案王說是宋台州本謝本並作由浙局本作用蓋隱疾賢仍依注作用為是蓋由用形相似而誤

哉。阪為先。聖。阪與反同反先聖之所為。盧文昭曰患難哉阪為先二句句三字聖知不用愚者謀七字句與辭治災哉時韻阪為先三字未詳楊注不得其句蓋此篇通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

四字句又一七字句如此五句為一章也郝懿行曰盧壽聖知二字屬下為句是也阪為先者阪猶反也所行反側頗僻為先古音西亦與下韻王念孫曰阪為先疑當作之此言為治者當進聖知而退愚今不用聖知而用愚是反為之也揚謂阪與反同是也但誤以先聖連讀耳之字本作出說文謀時為韻

（凡與人同）此文之字蓋本從古作出寫者誤加耳出字正與辭治災哉謀時為韻 知不用愚者

謀。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前車已覆猶不知戒更何有覺悟之時也。盧文昭曰前車已覆四字句更改也 不覺悟。不知

苦。迷惑失指易上下。中不上達。蒙揜耳目塞門戶。不能闢四門也。盧文昭曰中元刻作忠古通用俞樾曰中讀為忠言忠

誠之士不能上達也漢張遷碑中審於朝魏橫海將軍呂君碑君以中勇並段中為忠國語周語曰考中度衷為忠蓋以中衷忠三字義並通耳 門戶塞。大迷惑。悖亂昏莫

不終極。莫冥冥言闇也不終極無已時也 是非反易。比周欺上惡正直。惡鳥路反下同 正直惡。心無度。邪

枉辟回失道途。辟讀為僻 已無郵人。我獨自美豈獨無故。故事也不可尤責於人自美其身已豈無事已亦有事而不知其過

也或曰下無獨字。盧文昭曰無獨字則與全篇句法合 不知戒。後必有恨。恨悔。盧文昭曰後必有三字為句有讀曰又所謂貳過也古音戒又悔態為韻王念孫曰盧說是矣而未盡

也。復後遂過四字義不相屬。恨與很同（爾雅：闕恨也。孫炎本作很）。後當為復字之誤也。復後形相近，又因上文後必有而誤。復與復同（韓子十過篇：夫知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驚，復與復作復，亦通作覆。管子五輔篇：下愈覆驚而不聽，從是也。又通作復。史記酷吏傳：費京兆無忌，馮翊殷周，復驚是也。）言很復不從，諫以從其過也。莊子漁父篇曰：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逸周書諡法篇曰：復很遂過曰刺。

不肯悔。不肯悔，前之非。 **讒夫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言念孫曰：態讀為遂，從此生也。襄四年左傳：閭之詐，以取其國家。以態為隱者，古聲不分去入也。秦策曰：科條既備，民多偽態。又曰：上畏大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淮南齊俗篇曰：禮義飾則生偽態之本。漢書李尋傳曰：質良等反道惑眾，姦態當窮，竟皆借態為隱，非姿態也。人之態不如備。如當為知言人為。詐態上不知為備，爭寵嫉賢，利惡已心。利在惡忌賢者。王念孫曰：利惡也。利當為相字之誤也。相，惡忌正承，爭寵嫉賢言之。

妬功毀賢，下斂黨與上蔽匿。斂聚也。蔽匿，與聚上蔽匿也。 **上壅蔽，失輔執。**失輔，弼之上。則執不在。上任用讒夫，不能制。執，公長父之難。執，公長父皆厲王之嬖臣，未詳其姓名。墨子曰：未知孰是，或曰：執，公長父。即詩所云：皇父也。執或為郭。盧文弨曰：案古郭，號字通。郭，公長父，即呂氏春秋當染篇之號，公長父也。作郭字為是之難二字當屬下。為七字句注，囑公宋本從立元刻，從糸字書皆無。攷墨子所染篇作厲，公王念孫曰：之者是也。言難厲王者，是此人也。楚語云：秦徵衡實，難桓景實，難卽是難俞樾曰：之難厲王流于歲七字為句，義終未安。此篇之例，雖以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一七字句為一節，然古人之文變動不居，如云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倏以好下以教，誨子弟，以事祖考。此節詞意明白，無奪文，誦字其第四字。為句於義較安，不必拘泥字數。轉致不通也。先諫案，俞說是。

厲王流于歲。歲地名，在河東左。傳晉大夫有歲子言。執，公長父，姦邪，後使難作厲王流竄于歲。 **周幽厲所**

以敗，不聽規諫，忠是害，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亂世。言自古忠良多有遇害，何獨我哉。自慰勉之辭也。 **欲**

衷對言不從。衷，誠也。欲，誠意。以對時君，恐言不從而遇禍也。郝懿行曰：對字失韻，疑對字之形，誦衷封者言中衣內懷藏封事也。王念孫曰：此篇之例，凡首句必入韻，唯此處對字與下文之從凶，紅不協衷，對當為割衷，言欲割衷以諫，而無如言之不見聽也。（史記蔡澤傳：披腹心，示情素，對者割衷之謂。）欲割衷言不從，即上文所謂中不上達也。中與衷古字同耳。衷字正與從凶字為韻。今本作欲素對者，割衷為對，又誤在衷字之下耳。楊說失之。俞樾曰：王氏改欲衷對為欲割衷，此臆說也。對字實不誤，但當在衷字上對讀為遂爾雅釋言對遂也。詩皇矣篇以對于天下，紅僕篇對揚王休，蕩篇流言以對毛傳，並曰對遂也。又禮記祭義篇對揚以辟之，鄭注亦曰對遂也。蓋對遂音近以聲相訓耳。欲對衷者，欲遂衷也。言欲遂其衷忱而無如言之不從也。今本作欲衷對者，因淺人不知對之為遂而疑對衷二字無義，因倒其文，揚氏即據以為說曰：欲誠意以對失之。

今本作欲衷對者，因淺人不知對之為遂而疑對衷二字無義，因倒其文，揚氏即據以為說曰：欲誠意以對失之。

矣先謙案 恐爲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剄而獨鹿棄之江。獨鹿與屬鏹同本亦或作屬鏹吳王夫差賜子胥之劍名

屬之欲反鑊力朱反國語里革曰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置里雁此當是自剄之後威以里麗棄之江也賈逵云里麗小罟也。盧文昭曰案楊云本或作屬鏹則訓劍不可易國語以下必後人采它說附益之置韋昭云當爲蓋此衍置字而又說聖作里宋本亦同又無水虞二字郝懿行曰黃縣蓬萊間人皆以獨鹿爲酒器名此言獨鹿蓋爲革囊盛尸所謂鴟夷者也獨鹿與魯語之里麗音義相近而與屬鏹義遠若作剄而獨鹿故讀爲里麗

念孫曰後人讀獨鹿爲里麗者蓋未解而字之義故也其意謂獨鹿果爲劍名則不當言剄而獨鹿故讀爲里麗謂是既剄之後威以里麗而棄之江也今案而猶以也謂剄以獨鹿也古者而與以同義顧命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言其能以治四方也（某氏傳能如父祖治四方非是）墨子尚賢篇曰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

勸也爲暴者可而沮也言可以勸可以沮也呂氏春秋去私篇曰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言誰可以爲之也（高注而能也非是辨見呂氏春秋）而與以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同人象傳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繫辭傳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宜十五年左傳曰易子而食折骸以爨皆以二字互用而

與以同義故又可以通用繫辭傳上古結繩而治論衡齊世篇引此而 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作以昭元年左傳藥甲以見子南考工記鬲人鄭司農注引此以作而 亦可識託於成相以喻意。識如字亦讀爲志也。顧千里曰案此句例之應十二字亦疑尙少四字

請成相。言治方。言爲治之方術君論有五約以明。君謹守之下皆平正國乃昌。論爲君之

道有五甚簡約明白謂臣下職一也君法明二也刑稱陳三也言有節四也上通利至莫敢恣五也 臣下職莫游食。游食謂不動於事素飡游手也務本節用財

無極。事業聽上。莫得相使一民力。所興事業皆聽於上羣下不得擅相役使則守其職。足衣食。民不失職則衣食足矣厚薄有等明爵服。貴賤有別利往叩上。莫得擅與孰私得。利之所往皆

擅爲賜與則誰敢私得於人乎擅相賜與若齊田氏然叩與仰同宜亮反。王引之曰往字文義不順揚說非也往當爲佳佳古唯字也（唯或作惟惟古鐘鼎文唯字作佳石鼓文亦然）言臣民之利唯仰於上莫得擅有所與也凡隸書從彳從亠之字多相亂故往字或作佳與佳相似而誤 君法明。論有常。君法所以明在言論有常不二也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

有律。莫得貴賤孰私王。進人退人皆以法律貴賤各以其才孰有私佞於王乎君法儀。禁不爲。爲君之法儀在自禁止不爲惡。俞樾曰禁不

爲惡而止曰禁不爲則辭不達往義非也君法儀之儀當讀爲俄說文人部俄行頃也詩賓之初筵篇側弁之俄鄭箋曰俄頃貌廣雅釋詁曰俄衷也是俄有頃邪之義管子書或段義爲之明法解曰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

明法曰依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以大姦爲大義是其證也義儀古通用義可爲儀故儀亦可爲儀君法儀與上文君法明相對上云君法明論有常此云君法儀禁不爲言君法明威則其論有常君法傾邪則當禁之使不爲也蓋此皆蒙上文臣下職而言所陳皆臣道也楊注因上文君論有五約以明莫不說教之句妄舉五節以當之而以君法明爲其所舉又不相連屬更有它文以開之殆不足據也

名不移。既名正已則民皆悅上之教。脩之者榮。離之者辱。孰它師。孰敢以它爲師言皆歸王

曰它師二字誤倒當作師。刑稱陳守其銀。稱謂當罪當罪之法施陳則各守其分限稱尺證反銀與垠它則與儀爲移皆韻矣。同。王念孫曰揚說稱陳二字未安余謂陳者道也文登畢

氏恬谿說尙書曰李斐注漢書哀帝紀曰陳道也是古謂道爲陳微子云我祖底途陳于上謂致成道於上也君

輿云率惟茲有陳謂有道也念孫案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亦謂道與不道也言刑之

輕重皆稱乎道而各守其限也。下不得用輕私門。下不得專用刑。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罪亦請

牧祺。明有基。祺祥也請牧治言祥之事在明其所有之基業也。俞樾曰上文云請牧甚賢者。主好

論議必善謀。五聽脩領。莫不理續主執持。五聽折獄之五聽也脩領謂脩之使得綱領莫

也。盧文昭曰脩領宋本作循領今從元刻注同王念孫曰領猶治也理也樂記領父子君臣之節鄭注領猶理治

也仲尼燕居領惡而全好注領猶治也淮南本經篇神明弗能領也高注領理也言五聽皆脩理也續當爲續主

執持當爲執主持莫不理續執主持者爾雅曰續事也言百官莫不各理其事夫執得而主持之上文曰莫得

輕重威不分正所謂執主持也又曰莫得擅與執私得又曰莫得貴職執私王竝與此文同一例今本續誤作續

執誤作執執又誤在主字下則義不可通揚說皆失之顧千里曰五聽疑即上文君論有五約以明也第一章

臣下職云云第二章守其職云云第三章君法明云云第四章君法儀云云第五章刑稱陳云云下文接以五章

脩領謂五章爲五聽明甚下文又接以聽之經謂聽爲五聽亦明其本屬一氣相承而揚注別以折

獄之五聽解之非也又於後注耳目既顯吏敬法令莫敢恣始云此已上論君有五之事也亦非也。聽之經。明其請。請當爲情聽獄之經在明其情。盧文昭曰案請古與情通用列子說符篇楊朱曰發于此而應于

下文兼賞刑言則聽非聽獄之謂謂聽政也王制篇聽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即

參任明謹施賞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信誣分也無遺善無隱謀隱遠至也明其請者彼云凡聽威嚴猛厲

則下不親和解調通則賞。參伍明謹施賞刑。使明謹施其賞刑言精研不使僭濫也。顯者必得。試鋒起故非明其情不可。言有節。稽其實。節謂法度欲使民言有法。信誕以分賞

隱者復顯民反誠。幽隱皆通則。民不詐僞也。言有節。稽其實。及不欺誑在稽考行實也。信誕以分賞

罰必下不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上通利。隱遠至。上通利不壅蔽則幽隱遠者皆至也。觀法不法

見不視。所觀之法非法則雖見不視也。郝懿行曰此言觀法於法不及之地見視於視不到之鄉所以謂之隱遠至耳目顯也注似未了。耳目既顯。吏敬法令

莫敢恣。此已上論君有五之事也。君教出行有律。五論之教既出顯也。所行有法言知方也。吏謹將之無鉞滑。將持也詩曰無將大車鉞

與披同滑與汨同言不使紛披汨亂也。郝懿行曰正名篇有滑鉞此言鉞滑其義同皆謂軌轂滑亂之意漢書淮南厲王傳軌天下正法顏注軌古委字謂曲也枚乘傳其文軌轂與鉞同謂曲戾也滑蓋與滑同謂攪亂也

下不私請。各以宜舍巧拙。請謁舍止也羣下不私謁各以所宜不苟求也如此則以道事君巧拙之事亦皆止。盧文弼曰各以宜舍巧拙句中脫一字或當作各以所

宜舍巧拙。臣謹脩君制變。臣職在謹脩君職在制變。王念孫曰脩當為循字之誤也。隸書循脩相亂說見管子形勢篇。此言臣當謹循舊法而不變其制變則在君也循與變亂貫為

穎。此以諱元二部通用凡諱元二部之字古聲皆不分平上去。此公察善思論不亂。先謙案倫論

臣之倫不亂也。說見儒效篇。以治天下。後世法之成律貫。律貫法之為條貫也。盧文弼曰案全篇與詩三百篇中韻同

賦篇第二十六。所賦之事皆生人所切而時多不知故特明之或曰苟卿所賦甚多今存者唯此言也舊第二十二今亦降在下

爰有大物。爰於也言於此有大物夫人之非絲非帛。文理成章。絲帛能成黼黻文章禮亦然也。非日非

月。為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駁而伯。無

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言禮之功用甚大時人莫知故苟卿假為隱語問於先王云臣但見其功亦不識其名唯先王能知敢請解之先王因重演其

義而告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先王為解說曰此乃有文飾而不至華采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

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雅正也似謂似

續古人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匹夫隆之則為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

順而體。請歸之禮。極明而簡約言易知也甚順而有體言禮。盧文弼曰此目上事也如禮記易行也先王言唯歸於禮乃合此義也。文王世子子貢問樂之比下放此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

隆猶備也。物萬物也。王念孫曰。隆與降同。古字或以隆為降。說見墨子尚賢中篇。示本作施。俗音之誤也。廣雅曰。施子也。

或厚

或薄。帝不齊均。

言人雖同見方所知或多或少。或寡薄。天帝或不能齊均也。王念孫曰。帝本作常。字之誤也。物字即指智而言。言皇天降智以予下民。厚薄常不齊均。故有桀紂湯武之異也。今本施作示。常作帝。則義不可通。藝文類聚。人部五引此。正。

皇穆穆。

溘溘思慮昏亂也。淑淑未詳。或曰美也。皇皇穆穆。言緒之美也。言或愚或智也。俞樾曰。淑淑訓美。則與溘溘不倫矣。淑當讀為淑。文選長笛賦。臨淑攢仄。注曰。臨淑迫壁兒海賦。葩華淑淑。注曰。淑淑

皇穆穆。

則與溘溘不倫矣。淑當讀為淑。文選長笛賦。臨淑攢仄。注曰。臨淑迫壁兒海賦。葩華淑淑。注曰。淑淑

聖聚也。淑淑之

周流四海。會不崇日。

崇充也。言智慮周流四海。會不充滿一日而徧也。君子以脩。跖以穿室。跖柳

之弟太山之盜也。君子用智以脩身。

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

言智慮大則參天。小則精微無形也。行義以正。事

業以成。

行在智也。行下孟反。

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

臣愚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邪。

言智常欲見利遠害。

脩潔之為親

而雜汙之為狄者邪。

智脩潔則可相親。若雜亂穢汙則與夷狄無異。言險詐難近也。王念孫曰。親近也。狄讀為迷。迷遠也。大雅瞻卬篇。舍爾介狄。毛傳曰。狄遠也。是狄與迷同。此

言智之為德。近於脩潔而遠於雜汙也。揚說皆失之。

甚深藏而外勝敵者邪。法禹舜而能弁迹者邪。

弁。行爲動

靜待之而後適者邪。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

精靈。

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

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

引之曰。疵知為讀疵下也。字。涉上文而衍。藝文類聚無。知。

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

居謂雲物發在地。時周密也。鉅大也。

圓者中規。方者

中矩。

言滿天地之圓方也。

大參天地。德厚堯禹。

參謂天地相似。雲所以致雨。生成萬物。其德厚於堯禹者矣。盧文昭曰。藝文類聚。大參作大齊。注。天地相似。上似脫一

與精微乎毫毛。而大盈乎大寓。

寓與宇同。言細微之時。則如毫毛。其廣大時。則盈於大宇之內。宇覆也。謂天所覆。三蒼云。四方上下為宇。上大參天地。此又云。大盈

大字言說雲之變化或大或小故重言之也。王念孫曰宋錢佃校本云諸本作充盈乎大高非案作充盈者是也下文充盈大字而不究即其證充盈與精微對監本作大盈則既與下大字複又與精微不對矣揚云其廣大時則盈於大字之內則所見本已作大盈藝文類聚天部上引作充盈乎天宇又曰呂錢本作盈乎宇宙蓋本作充盈乎大寓後脫充字乎大又譌作大乎後人又因注內兩言宇宙而增宇宙字案盈大文不成義寓與上文下鉅矩焉為韻寓下不得有宇宙字揚注釋字字而不釋宇宙則本無宇宙明甚

忽令其極之遠也。擡令其相逐而反也。今分判貌言

雲或恍惚之極而遠舉或分散相逐而還於山也。蓋音辰。王念孫曰忽遠貌楚辭九歌曰平原忽兮路超遠九章曰道遠忽兮是忽為遠貌極至也言忽令其所至之遠也。蓋者雲氣旋轉之貌（考工記鳧氏鐘縣謂之旋程氏易蟻通藝錄曰旋所以縣鍾者設於甬上孟子謂之遠蓋言追出於甬上者乃蓋也蓋與螺通文子所謂聖人法蠶蚌而閉戶是也螺小者謂之蠶蝸郭璞江賦所謂鸚螺蠶蠶是也曰旋曰蓋其義不殊蓋為金柄於甬上以貫於縣之者之鑿中形如螺然如此則宛轉流動不為聲病矣水經睢水注云睢陽城內有高臺謂之蓋臺續述征記曰同道如蠶故謂之蓋臺是凡言蓋者皆取旋轉之義）反亦旋也故曰蓋今其相逐而反也揚說皆失之

叩叩令天下之威蹇也。叩叩高貌雲高而不用則天下皆蹇難也。俞樾曰揚注非是蹇當讀為擡也下文德厚而不捐即承此而言若如揚注則與下意不貫矣德厚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捐棄也萬物或美或惡覆被之皆無捐棄也往來愔

愔。通于大神。愔愔猶晦暝也通于大神言變化不測也出入甚極。莫知其門。極讀為亟急也門謂所出者也

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雲所以成雨也弟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

弟子荀卿自謂言弟子不敏願陳此事不知何名欲君子設辭請測其意亦言雲之功德唯君子乃明知之也。王引之曰揚以意為志意之意非也意者度也言請測度之意也禮運曰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管子小問篇東郭郵曰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是意為度也（意之言愔也韓子解老篇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志與妄同莊子胠篋篇云妄意室中之藏是也王褒四子講德論今子執分寸而罔德度罔德度即妄意度鄭注少儀曰側意度也意本又作億論語先進篇億則屢中漢書貨殖傳億作意）曰此夫大而不塞者與。雲氣無實也意本又作億論語先進篇億則屢中漢書貨殖傳億作意

充盈大字而不究。人郟穴而不偪者與。窳讀為窳深貌也言充盈則滿大字幽深則入郟穴而會無偪側不容也窳它弔反。王念孫曰楊訓窳

為深貌又以窳字連下句解之皆非也充盈大字而不究為句窳者開隙之稱言充盈大字而無開隙也偪不容也偪與窳義正相反廣雅曰窳寬也昭二十一年左傳鐘小者不窳大者不擲窳則不咸擲則不容杜注曰窳細不滿也擲橫大不入也不咸不充滿人心也不容心不堪容也大戴禮王言篇曰布諸天下而不窳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管子宙合篇曰其處大也不窳其入小也不塞墨子尚賢篇曰大用之天下則不窳小用之則不困呂

氏春秋適音篇曰音大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不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大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愆不愆則寃高注曰寃不滿密也義並與此同

行遠疾速而不

可託訊者與。

訊書問也行遠疾速宜於託訊今雲者虛無故不可本或作託訓或曰與似續同也言雲行遠疾速不可依託繼續也。盧文昭曰訊不與前後韻協疑是訊託誤倒耳注或作託訓亦似誤王念孫曰訊下者與二字蓋因上下文而衍訊字不入韻上字充盈大字而不寃寃字亦不入韻也盧云訊不與前後韻協疑是訊託誤倒非是（託字於古音屬鐸部塞偏等字於古音屬職部改託訊為訊託仍不合韻）

往來惛憊而不可為固塞者與。

雖往來晦暝掩蔽萬物若使牢固被塞則不可

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

億謂以意度之論語曰億則屢中或曰與抑同謂雷霆怒殺傷萬物會不億度疑忌言果決不測也。王念孫曰億讀為意（意億古字通說見前測意之下）意疑也言暴至殺傷而會無所疑忌也廣雅曰意疑也漢書文三王傳於是天子意梁顏師古注與廣雅同韓子說疑篇上無意下無怪無意無疑也史記陳丞相世家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平津侯傳宏為人意忌外寬內深酷吏傳湯雖文深意忌皆謂疑忌也楊以億為億度則分億與忌為二義

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天下同被其功會無所私置又言無偏頗。王念孫曰置讀為竝作置鄭云置當為德逸周書官人篇有施而弗德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作有施而不置荀子哀公篇言忠信而心不德大戴禮哀公問五義篇作躬行忠信而心不置是置為德之借字也此段以塞偏塞忌置為韻忌讀如極費無忌）置與德同

託地而游字。友風而子雨。

風與雲竝行故曰友。雨因雲而生故曰子。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在冬而疑寒在夏而蒸暑也。

廣大精神。請歸之雲。

至精至神通於變化。雲所以潤萬物人莫之知故於此具明也。

有物於此。儼儼兮其狀屢化如神。

儼讀如其蟲倮之保儼儼無毛羽之貌。變化即謂三俯三起成蛾蠅之類也。

功被天下。

為萬世文。

文飾

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

為鄰。侵暴者亦取名於蠶食故曰與暴為鄰也。王引之曰如揚說則蠶下必加食字而其義始明竊謂方言慘殺也說文慘毒也字或作慚莊子庚桑楚篇曰兵莫憚于志鏗鏘為下慘蠶慚聲相近故曰與暴為鄰

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

讀成而見殺是身廢。絲窮而讀盡是家敗。耆老蛾也。後世種也。

人屬

所利。飛鳥所害。

人屬則保而用之。飛鳥則害而食之。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泰。

占驗也五泰五帝也五帝少昊鬻頊高辛唐虞理皆務本

深知蠶之功大故請驗之也。盧文昭曰此與下文五泰宋本皆作五帝無五泰五帝也五字注今從元刻與因學紀聞所引合古音帝字不與敗世害韻五支六脂之別也王念孫曰敗世害泰古音竝屬祭部非惟不與五支

之去聲通竝不與六脂之去聲通此盧
用段說而誤也說見戴先生聲韻攷

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女好柔婉也其

頭又類馬首周禮馬質禁原蠶者鄭玄云天文辰為馬故蠶書曰蠶為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

與壯得其養老而見殺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為蠶之時未久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游謂化而出也

而後洽洽也夏生而惡暑生長於夏先暑而化喜溼而惡雨溼謂浴其種既生之後則惡雨也王念孫曰蠶性惡溼不得言喜溼太平御覽資

產部五引作疾溼而惡雨是也惡雨與疾溼同意楊云溼謂浴其種乃曲為之說耳俞樾曰揚說甚得荀子之意蓋此句與上文夏生而惡暑相對生於夏宜不惡暑矣而蠶則惡暑其種必浴有似喜溼者宜不惡雨矣而蠶則惡用此兩而字正明其性之異也太平御覽資產部引作疾溼而惡雨蓋人疑蠶性惡溼不得言喜溼故妄改之字疾溼又言惡雨辭複而意淺非荀子原文也王氏反據御覽以訂正荀子誤矣

蠶以為父五言三俯三起事乃大已俯謂臥而不食事乃大已言三起之後事乃畢也謂化而成繭也夫是之謂蠶理

五帝言此乃蠶之義理也郝懿行曰理者條理也夫含生賦形各有條理條者似智蠶之功至大時人辭理者似禮蠶誠為物條理尤深莫精於蠶莫密於蠶所以二賦語已皆言其理者也蠶知其本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戰國時此俗尤甚故荀卿感而賦之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山阜蠶所生也無知無巧善治衣裳知讀為智不盜不竊

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合離謂使離者相合文章亦待其連綴而成也以能合從又善連衡從暨也子容反

衡橫也言蠶亦能如戰國合從連衡之人南北為從東西為衡也

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見猶顯也自顯其功伐

時用則存不用則亡順時行藏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成

功小者邪為鐵則巨為鐵則小長其尾而銳其剽者邪長其尾謂線也剽末也謂箴之鋒也莊子曰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剽杪末之意匹

頭銛達而尾趙繚者邪重說長其尾而銳其剽趙讀為掉掉繚長貌言箴尾掉而繚也掉徒弔反郝懿行曰趙之為言超也穆天子傳天子北征趙行郭注趙

猶起騰是也。趙繚搖掉疊韻之字。今時俗語猶以搖掉為趙繚也。

一往一來。結尾以為事。然後行箴。無羽無翼。反覆甚極。

極讀為亟。急也。尾生而事起。尾廩而事已。則箴功畢也。箴以為父。管以為母。箴形似箴而大。故曰為父言此者欲

狀其形也。管所以盛箴。故曰為母禮記曰箴管箴續也。盧文弨曰箴當為鑽。子貫反。謂所以琢箴之線孔者也。箴賴以成形。故曰為父。郝懿行曰古之箴形若大箴耳。箴有箴故父之管。箴箴故母之俞。櫛曰箴。當為鑽禮記喪

大記用雜金。鑽正義曰鑽釘也。釘與箴形質皆同。磨之琢之而後成箴。方其未成箴之時。則箴亦一鑽而已矣。故曰鑽以為父。作箴者。段字耳。若是首箴之管。則與箴全不相涉。楊注謂言此者欲狀其形失之。任矣。盧氏謂箴當

為鑽。所以琢箴之線孔者。也箴賴以成形。故曰為父。此尤曲說。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

箴理。理義也。箴。古者貴賤皆有事故。王后親織玄紉。公侯夫人加之。以紘綖。大夫妻成祭服。士妻衣其夫。末世皆不脩婦功。故託辭於箴。明其為物微而用至重。以譏當世也。

天下不治。請陳侷詩。荀卿請陳侷異激切之意也。天地易位。四時易鄉。皆言賢愚易位也。鄉

不當其方言。錯亂也。鄉如字。列星殞墜。日暮晦盲。列星二十八宿有行列者。殞墜以喻百官弛廢。且暮晦盲。幽晦

而謀。藝文類聚人部八引。作幽暗。登照暗與闇同。公正無私。反見從橫。言公正無私之人。反見謂從橫反覆之志也。郝懿

此皆俗人所改。王念孫曰反見從橫四字。文不成義。此本作見謂從橫言公正無私之人。反以從橫見謂於世也。楊注內見謂二字。即其證。宋本闕作晦者。涉上文且暮晦盲

謂脩賈子俗語。語曰故言之者見於人。智學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漢書兒寬傳曰張湯為廷尉。盡用文

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却風谷風箋曰。涇水以有謂。故見謂獨。今本謂獨作。謂據正義

改。及此言見謂縱橫皆是也。後人不曉見謂二字之義。又以楊注云反見謂從橫。遂改正文見謂為反見不知

也。藝文類聚人部八引此。正作見謂從橫。志愛公利。重樓疏堂。欲在上位。行至公。以利百姓。無私

罪人。懲革貳兵。懲與儆同。備也。貳副也。謂無私罪人。言果於去惡也。言去邪。被惡乃以儆備。增益兵革

之。道言疆威也。王念孫曰貳兵二字。文義不明。貳當為戒。戒之誤也。隸書戒字作

裁。與貳相似。戒兵與懲。道德純備。讒口將將。將去也。言以讒言相退送。或曰將將讀為鑽。鑽進貌。革同義。楊云貳副也未安。

遺德純備之人。讒口方張不能用也。王念孫曰：楊後說讀將為辯辯是也。而云進貌則古無此訓。余謂將將集聚之貌也。周頌執競篇：鑿鑿將將。毛傳曰：將將，集也。然則讒口將將，亦謂讒言之交集也。小雅十月篇：讒口翼翼。箋云：翼翼，衆多貌。仁人紉約。教暴擅疆。竊退天下幽險。恐失世英。天下幽暗凶險如此。螭必恐時賢不見用也。

龍為螭。鳴。鳴。鳴。為鳳皇。說文云：螭如龍而黃。北方謂之地樓。螭守宮宮世俗不知。善惡螭龍之聖。反謂之螭。螭鳴之惡。反以為鳳皇也。比干見刳。

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

之大行也。閤乎天下之晦盲也。郁郁有文章貌。拂違也。此蓋誤耳。當為拂乎其遇時之不祥也。郁郁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閤乎天下之晦盲也。不祥也。郁郁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呼昊天而訴之也。世亂不

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皓與昊同。昊，天元氣。昊天也。呼昊天而訴之也。世亂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復，憂不可竟也。復自解釋云：亂久必反於治，亦古之常也。

道千或。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言天道福善，故曰不忘。恐弟子疑為善無益而解惰，故以此勉之也。聖人共手。時幾將矣。共讀為拱。

聖人拱手言不得用也。幾辭也將送也。去也。言戰國之時，世事已去，不可復治也。俞樾曰：如楊注與上意不貫。上文曰：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是荀子之意，謂亂極必反，非謂世事已去，不可復治也。此二句乃望之之辭，言聖人於此亦拱手而待之耳。

所謂千歲必反者，此時殆將然矣。楊注非。與愚以疑。願聞反辭。反辭，反覆彼說之辭。猶楚詞亂曰：亂辭，敘之也。此下一章，即其反辭。故謂之小歌。總論前意也。弟之言當時政事，既與愚反疑，惑

亂辭敘之也。其小歌曰。盧文昭曰：曰各本多作也。有一本作曰。今從之。念彼遠方。何其塞

矣。遠方，猶大道也。俞樾曰：楊注以遠方為大道，其義未安。此章蓋亦遺春申君者。下文仁人紉約，暴人衍矣。諸句其意實譏楚也。不敢斥言楚國，故姑託遠方言之。若謂彼遠方之國有如此耳，此荀卿之危行言孫也。

仁人紉約。暴人衍矣。衍，饒也。盧文昭曰：衍不與塞服為韻。服字本有作般者，則塞或塞字之誤。忠臣危殆。讒人服矣。服用也。本或作

樂也音盤。讒人般矣般。

璇玉瑤珠。不知佩也。說文云：璇，赤玉。瑤，美玉也。孔安國曰：瑤，美石。言不知以此四寶為佩，說文云：璇音瓊。盧文昭曰：瑤，說文訓美石。楊所據乃謬本也。如孔安國曰：美石

而今本禹貢注亦皆誤為美玉。又曰：此章在遺春申君書後。此書但載其賦，而不載其書。今以楚策之文具錄於此，以備考焉。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鄆。吳師道曰：鐘通。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

君藉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彪曰：史言孫子春申君死而貧困，家蘭陵，不言之趙。然卿書有與趙孝成王論兵而史不言失之）趙以為上卿（後語作上客

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為書謝曰癩人憐王（韓詩外傳四作鄙語曰癩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吳師道曰一本此下有古無虛諺四字）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劫殺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祭諫於己也故殺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外傳作春秋之志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出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盾之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俾齒用齊權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癩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擣筋而餓死也夫劫殺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癩矣由此觀之癩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裋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今以譬為明以譬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天其神神無自瘵也（外傳所載賦與荀書略同嘉）錦不知異也（雜布纍布）王念孫曰此謂布與錦雜陳於前而不知別異（說文）閭姬子奢莫之

媒也（閭姬古之美女後語作明陳楚詞七諫謂閭姬為醜惡蓋一名明陳漢書音義韋昭曰閭陳梁王魏嬰之美女子奢當為子都鄭之美人詩曰不見子都蓋都字誤為奢耳後語作子都莫之媒言無人為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嫫母醜女黃帝時人力父未詳事）呼上天曷維其同（言或亂如此故歎而告上天曷維其同言何可與之）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危為安以吉為凶（詩外傳四作以是為非）嗚

呼上天曷維其同（言或亂如此故歎而告上天曷維其同言何可與之）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危為安以吉為凶（詩外傳四作以是為非）嗚

呼上天曷維其同（言或亂如此故歎而告上天曷維其同言何可與之）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危為安以吉為凶（詩外傳四作以是為非）嗚

荀子集解卷十九

大略篇第二十七 此篇蓋弟子雜錄荀卿之語皆略舉其要不可以一事名篇故總謂之大略也舊第二十七。盧文弨曰此卷舊不分段今案其意義之不相聯屬者聞

一格以識別之

大略。舉為標首所。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

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 此明都邑居土中之意不近偏旁居中央取其朝貢道里均禮也言

其禮制。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 倫屏

蔽也屏謂之樹鄭康成云若今屏風也何休注公羊云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土以帷僚謂不欲見內外不察泉中魚之義也。郝懿行曰釋宮但云屏謂之樹不言

內外郭璞注謂小牆當門中此說是也蓋屏之制如今之照壁釋名云屏自障屏也蒼頡篇云屏牆也爾雅舍人注云以垣當門蔽為樹然則屏取屏蔽之義但令門必有屏天子諸侯似不必瑣瑣分別外內也荀書每援禮文

此云外屏內屏而云禮也必是禮家舊說何休公羊注亦稱之淮南主術篇云天子外屏所以自障高誘注謂屏樹垣也引爾雅曰門內之垣謂之樹據高所引非即爾雅本文蓋已不主外屏之說矣近浙人金鸞氏論深是

高說也以引天子外屏此言出於禮緯鄭注禮記引其說未可信也太微垣有屏四星在端門內此天子內屏之象也又云凡門皆有屏惟泉門無之應門內有屏故守在門屏之閉門即應門也其言甚辨見所著求古錄今採其

說存 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

之。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 輦謂人執車言不暇待馬至故輦輿就馬也 詩曰。我出我輿。于彼

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詩小雅出車之篇毛云出車就馬於牧地鄭云有人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謂以王命召已也此明諸侯奉上之禮也 天子山

冕。諸侯玄冠。大夫禕冕。士韋弁。禮也。 山冕謂畫山於衣而服冕即衮冕也蓋取其龍則謂之衮冕取其山則謂之山冕鄭注周禮司服云古冕服十

二章衣五章初一日龍次二日山次三日華蟲次四日火次五日宗彝皆畫裳四章次六日藻次七日粉米次八日黼次九日黻皆繡鄭注觀禮云禕之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禕以事尊卑服之諸侯亦服焉上公

麥無升龍侯伯鷺子男雉孤綺卿大夫玄鄭云大夫裨冕蓋亦言裨冕止於大夫士已下不得服也章弁謂以爵章為鞞而載弁也玉藻曰鞞君朱大夫素士爵章也

天子御珽諸侯

御茶大夫服笏禮也

御服皆器用之名尊者謂之御卑者謂之服御者言臣下所進御也珽大珽長三尺村上終葵首謂刻上至其首而方也茶古舒字玉之上圓下方者也鄭康

成云珽挺然無所屈也茶讀如舒遲之舒舒儒者所畏在前也

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 彫謂彫畫為文飾形弓朱弓此明貴賤服

禮也

諸侯相見鄉為介

相見謂於鄰地為會介副也聘義卿為上大夫為承擯君親禮賓言主君見聘使則以卿為上擯出會則以卿為上介也 以其教

出舉行

教謂戒令舉行謂羣臣盡行從君也 王念孫曰教出當為教士謂常所教習之士也大戴禮虞戴德篇云諸侯相見卿為介以其教士舉行文與此同也下文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士當為出言必

聽律習容而後出也 楊云聽律謂聽風聲使中音律也 玉藻云習容觀玉聲乃出 鄭注曰玉佩也 是其書中士出二字傳寫多誤借二十五年左傳謀出曰原將降矣呂氏春秋為欲篇謀出謂作謀士管子大匡篇士欲通吏不通今本土譌作出史記呂后本紀齊內史士徐廣曰一作出夏本紀稱以出大戴禮五帝德篇作稱以

上士皆其證也

使仁居守

使仁厚者主後事春秋傳一子守二子從此明諸侯出疆之禮又穀梁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矣 聘人以珽

問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

聘人以珽謂使人聘他國以珽璋也問謂訪其國事因遺之也衛侯使工尹襄問子貢以弓是

其類也說文云瑗者大孔璧也爾雅好倍肉謂之瑗肉倍好謂之璧禮記曰君召臣以三節周禮珍圭以徵守鄭云以徵召守國之諸侯若今徵郡守以竹使符也然則天子以珍圭召諸侯諸侯召臣以瑗玦玦如環而缺肉好

若一謂之環古者臣有罪待放於境三年不敢去與之環則還與之玦則絕皆所以見意也反絕謂反其將絕者此明諸侯以玉接人臣之禮也 赫繁行曰士節事也古字通用楊注不誤而語未明晰問士者謂問人以事則

以璧為擊如魯哀公執擊於周豐也

人主仁心設焉知其役也禮其盡也故王者先仁而後禮天

施然也

人主根本所施設在仁其役用則在智盡善則在禮天施天道之所施設也此明為國以仁為先也

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

珍禮禮二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志記也言玉帛禮之末也禮記曰不以矣沒禮也 詩曰物其

指矣唯其借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

詩小雅魚麗之篇指與旨同矣也借齊等也時謂得時宜謂合

宜此明聘好輕財重禮之義也 俞樾曰案上句不時宜注時宜二字平列下句不驩欣亦二字平列則此文不敬交疑不敬文之誤勸學篇曰禮之敬文也注曰禮有周旋揖讓之敬車服等級之文也禮論篇曰事在不忠厚

敬交疑不敬文之誤勸學篇曰禮之敬文也注曰禮有周旋揖讓之敬車服等級之文也禮論篇曰事在不忠厚

敬交疑不敬文之誤勸學篇曰禮之敬文也注曰禮有周旋揖讓之敬車服等級之文也禮論篇曰事在不忠厚

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注曰敬文恭敬有文飾是荀子書屢言敬文性惡。竊曰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注曰敬父當爲敬文。此敬文誤爲敬父。猶彼敬文誤爲敬父。楊氏於此無注。其所據本必未誤。敬文二字本書屢見。故不說也。

水行者表深。使人無陷。治民者表亂。使人無失。禮者其表也。先王以禮表天下之亂。今廢禮者。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禍患。此刑罰之所以繁也。

表標志也。此明爲國當以禮示人也。郝懿行曰天論篇云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此云表亂謂表明其爲亂而後人不犯也。

舜曰。

維予從欲而治。

虞書舜美皋陶之辭言皋陶明五刑故舜得從欲而治。引之以喻禮能成聖亦猶舜賴。皋陶也。郝懿行曰此語今書以入大禹謨。維字作俾。荀所無。則未知出何書也。又解。

蔽籛無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今亦在大禹謨二字之字作惟矣。此引舜曰彼援道經皆不解書。俞樾曰此即所謂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可釋此文從欲之義。故下文曰禮之生爲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爲成聖也。揚氏誤據古文尙書爲說。乃曰引之以喻禮能成聖亦猶舜賴皋陶也。失之矣。

故禮之生爲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爲成聖也。然而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

禮本爲中人設。然聖人不學亦不成也。

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

君疇。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又漢藝文志小說家有務成子十一篇。昭其名也。尸子曰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西王國。未詳所說。或曰大禹生於西羌。西王國。西羌之賢人也。新序子夏對哀公曰黃帝學于太墳。顓頊學于錄國。帝嚳學于亦松子。堯學于尹壽。舜學于務成。跗禹學于西王國。湯學于成子。伯文。王學于時子。思武。王學于郭叔。此明聖人亦資於教也。盧文弨曰案新序五大墳作大真。古今人表作大墳。錄圖作綠圖。表同尹壽。元刻作君壽。宋本新序同吳秘注。法言引新序作君疇。成子。伯新序作成子。伯時子。思作鉞。時子思。

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存。

不成喪不備哭踊之節。衰存但服練麻而已。其禮皆可略也。禮記曰七十唯衰麻在身也。郭嵩燾曰五十不成喪。即檀弓。

親迎之禮。父南鄉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往迎爾相。成

我宗事。

鄭云相助也。宗。事宗廟之事也。

隆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

儀禮作勛。率。鄭云勛勉也。若。汝也。勉。行則當有常。深。戒之。

子曰。諾。唯恐不能。敢忘命矣。

子言唯恐不能勉率以。嗣。先妣不敢忘父命也。

夫行也者。行

禮之謂也。

所以稱行者在禮也。

禮也者。貴者敬焉。老者孝焉。長者弟焉。幼者慈焉。賤者

惠焉。惠亦賜也。言行禮如此。五者則可爲人之行也。

賜予其宮室。猶用慶賞於國家也。忿怒其臣妾。猶

用刑罰於萬民也。宮室。妻子也。此明能治家則以治國也。郭嵩燾曰。宮室與國家對。文臣妾與萬民對。文宮室者。門摺之內。庭戶之閉。盡一家之人言之。楊注誤。

君子

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導之以道而勿彊。

面貌謂以顏色慰悅之。不欲施小惠也。故易家人曰。有嚴君焉。

勿彊。不欲使其愧也。此語出會子。郝懿行曰。此出會子立事篇。荀稱之也。勿面。謂不形見於面。勿貌。謂不優以辭色。勿彊。謂匪怒伊教。使自得之。注謂不欲使其愧也。

禮以順人心爲

本。故亡於禮經而順人心者。皆禮也。

禮記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盧文昭曰。皆禮也。各本作背禮者。

也。禮之大凡。事生。飾驪也。送死。飾哀也。軍旅。飾威也。不可太質。故爲之飾。

親親故故

庸庸勞勞。仁之殺也。

庸功也。庸庸勞勞。謂稱其功勞以報有功勞者。殺。殺等也。皆仁恩之差也。殺所介反。

貴貴尊尊。尊賢賢老老長

長。義之倫也。倫理也。此五者非仁恩皆出於義之理也。

行之得其節。禮之序也。行仁義得其節。則是有次序。

仁愛也。故親

義理也。故行禮節也。故成仁有里。義有門。

非仁不親。非義不行。雖有仁義無禮以節之。亦不成。

里與門皆謂禮也。里所以安居。門所以出

入。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

虛讀爲居聲之誤也。仁非其里。義非其門。皆謂有仁義而

無禮也。盧文昭曰。非義也。亦當爲非禮也。郝懿行曰。虛讀爲墟。墟里人所居。因借爲居字。非居聲之誤也。王念孫曰。虛當爲處字之誤也。下文云。君子處仁以義。是其證。陳說同。又引論語。里仁爲美。擇不處仁。又案。揚云。仁非其里。義非其門。皆謂有仁義而無禮也。盧云。非義也。亦當爲非禮也。揚盧之說。皆仁也。非禮也。當作非仁也。

劉說同。非義也。義字不誤。此文云。仁非其里而處之。非仁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下文云。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行義以禮。然後義也。前後正相呼應。以是明之。

推恩而不理。不成仁。仁雖在推恩而不得其理。則不成仁。謂若有父子之恩而無嚴敬之義。

遂理而

不敢不成義。雖得其理而不政行。則不成義。在果斷故曰。非知之艱。行則不成。義。

審節而不知。不成禮。雖能明審節制而不知其意也。知或爲和。王念孫

曰。作和者是也。禮以和爲貴。故審節而不知。則不成禮。下文和而不發。正承此和字言之。今本和作知。字之誤耳。隸書和字或作和。與知相似。見漢白石神君碑。既能審於禮節。則不得謂之不知。揚於不知下。加其意二字。

失之和而不發。不成樂。雖和順積中而英華不發於外。無以播於八音。則不成樂。

故曰。仁義禮樂。其致一也。言四者雖殊。同歸於得中。

故曰其致一也。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仁而能斷行義以禮，然後義也。禮能斷而不違制禮反

本成未，然後禮也。反復也。本謂仁義未謂禮節謂以仁義為本終成於禮節也。二者皆通，然後道也。通明三者然後為道。貨

財曰賄，輿馬曰賄，衣服曰賄，玩好曰賄，玉貝曰賄。此與公羊穀梁之說同。玩好謂明器琴瑟笙等之屬。何休曰：此皆春秋之制也。賄猶覆也。賄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賄猶遺也。遺是助死者之禮也。知生則賄賻，知死則賄賂。盧文昭曰：今公羊注作知死者賄賂。賄賂所以佐生也，贈賂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皆謂葬時。故吉行五十，葬喪百里，賄贈及事，禮之大也。既說弔贈及事，因明奔喪亦宜行禮也。禮記奔喪曰：日行百里不以夜行。禮者，政之輓也。如輓車然。為

政不以禮，政不行矣。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為福，不能除患則為賊。授天子一策。上卿於周若冢宰也。皆謂書於策讀之而授天子深戒之也。言天下安危所繫其憂甚遠，長問何以治之能為

天下除患則百福歸之，不能則反為賊害。策編竹為之，後易之以玉焉。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讀為捷速也。中卿若宗伯也。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禦禁二策。第二策也。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下卿若司寇也。慶者雖在

堂弔者已在門言相襲之速，閭門也。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言同一門出入也。賈誼曰：憂喜聚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二策。豫哉言可戒備也。三策第二策。先謙案：羣書治要作務哉務哉。禹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兩人共耕。

日耦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殺大蚤，朝大晚，非禮也。殺謂田獵禽獸也。禮記曰：天子殺則下車，蚤謂下先上也。又曰：朝辨色始入，殺大蚤為陵犯也。朝大晚為懈弛也。或曰：禮記曰：獵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先於此為蚤也。又曰：田不以禮是暴天物也。王念孫曰：或說是也。前說非。治民

荀子集解 卷十九 大略篇第二十七

三二五

不以禮動斯陷矣。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平衡謂磬折頭與腰如衡之平禮記平衡與此

義殊。郝懿行曰拜者必跪拜手頭至手也不至地故曰平衡稽首亦頭至手而手至地故曰下衡稽顙則頭觸地故直曰至地矣。大夫之臣拜不稽首。非尊家

臣也。所以辟君也。辟讀為避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族人雖七十不敢

先。一命公侯之士再命大夫三命卿也鄭注禮記曰此皆鄉飲酒時齒謂以年次坐若立也禮記曰三命不齒族人雖七十者不敢先言不唯不與少者齒老者亦不敢先也。上大夫中大

夫下大夫。此覆一命再命三命也一命雖公侯之土子男之大夫也故曰下大夫也。吉事尚尊。喪事尚親。吉事朝廷列位也喪事以親者為主禮記曰以

服之精蠶為序也。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夫婦不得不驩。少

者以長。老者以養。不得謂不得聖人之禮法雖與數同。故天地生之。聖人成之。在中曰君臣以下四十一

審之下此因上命尊向親之文而誤。聘問也。享獻也。私覲私見也。使大夫出以圭璋聘所以相問也聘享奉束帛

以私見也聘享以賓禮見私覲以臣禮見故曰私見鄭注儀禮云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意也。言語之美。穆穆皇皇。爾雅曰穆穆敬也皇皇正

穆穆容儀謹敬也皆由言語之美所以威儀脩飾。朝廷之美。濟濟鎗鎗。鎗與鎗同濟濟多士貌鎗鎗有行列貌。為人

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有怨而無怒。謗上曰訕亡去也疾與嫉同惡也怨謂若公弟叔胙衛侯之弟鮒怒謂若慶鄭

也。君於大夫。二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諸侯非問疾弔喪。不之

臣之家。之往也禮記曰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誼也。既葬。君若父之友食之。則食矣。不辟梁肉。

有酒醴則辭。鄭云尊者之前可以食美變於顏色亦不可也。寢不踰廟。設衣不踰祭服。禮也。謂制度精蠶設寢也。王念孫

曰設當為燕字之誤也故楊注云燕晏也。今注文燕字亦誤作設。易之威。見夫婦。易咸卦為下

寢對廟而言燕衣對祭服而言王制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是其證。男兒為少女。故曰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易說卦曰有天地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

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以夫婦為本。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陽唱陰和。後相成也。聘士

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聘士謂若安車束帛。重其禮也。迎魚敬反。禮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必顛蹙

陷溺。所失微而其為亂大者。禮也。禮之於正國家也。如權衡之於輕重

也。如繩墨之於曲直也。故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不寧。和

樂之聲。此言珩珞之聲和樂人心。步中武象。趨中韶護。佩玉之聲緩則中武象。速則中韶護。禮記曰古之君子必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是其類也。

或曰此和樂謂在車和鸞之聲步驟之節也。顧千里曰。察疑或說是也。正論篇禮論篇樂皆作驚可以為證。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君子在位者之類稱禮記曰既服習容觀

玉聲聽律謂聽珩珞聲使中音律也。言威儀如此乃可為士者。修立之名也。先謙案士當為出說見上。霜降逆女。冰泮殺。內十日一御。此蓋誤耳當為

冰泮逆女霜降殺內故詩曰土如歸妻迨冰未泮殺滅也。內謂妾御也。十日一御即殺內之義。冰泮逆女謂發生之時。合男女也。霜降殺內謂閉藏之時。禁嗜欲也。月令在十一月。此云霜降。荀卿與呂氏所傳聞異也。鄭云歸妻

謂詩期也。冰未泮。正月。中以前二月可以成婚矣。故云冰泮逆女殺所介反。盧文昭曰。詩陳風東門之楊。毛傳云。迨冰未泮。周官媒氏。仲春會男女。皆是要其終言。不過是耳。楊注非。十日一御。君子之謹游於房也。不必連冰泮言。郝懿行曰。東門之楊。傳男女失時不逮。秋冬正義引荀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二月

也。荀卿之意。自九月至於正月。於禮皆可為昏。荀在焚書之前。必當有所憑據。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為為秋。冬家語云。羣生閉藏。為陰而為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昏禮殺於此。又引董仲舒云。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觀天道。饗秋冬而陰氣來。嚮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人霜降始逆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而陽遠也。孔疏發明毛義。與荀卿之說合。楊注偶未省。照乃云此誤而改其文。謬矣。十日一御。節於內也。今禮言五日。則此言十者。或古文五如例。十之形。因轉寫致誤歟。五古文作又。兩引

此文。皆作冰泮殺。止周官媒氏疏載王肅論引此文及韓詩傳。亦皆作冰泮殺。止。又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亦云古之人霜降而逆女。冰泮而殺。止。東門之楊。正義所引如是。今本作殺。內乃後人依誤本荀子改之。自楊所見本殺。下始脫止字。而楊遂以殺內二字連讀。誤矣。冰泮殺。止指

據娶而言。內字下屬。為句。內十日一御。別是一事。非承冰泮而言。坐視膝。立視足。應對言語。視

面。儀禮士相見云。子視父。父則游目無上於面。無下於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鄭云不言。則伺其行起而已。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

荀子集解 卷十九 大略篇第二十七

三二七

三丈六尺。

蓋臣於君前視也。近視六尺自此而廣之。雖遠視不過三丈六尺。曲禮曰立視五觔。彼在車上故與此不同也。王引之曰大之當為六之言以六尺而六之則為三丈六尺也。楊以廣釋大

則所見

文貌情用。相為內外表裏。

文謂禮物貌。謂威儀情。謂中誠。用謂語言。質文相成。不可偏用也。王念孫曰文貌在外。情用在內。故曰相為內外表裏。

禮論篇曰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文理情用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彼言文理猶此言文貌。楊彼注云文理謂威儀情。理謂忠誠是也。此注失之。先謙案王謂文貌猶文禮是也。禮論篇文理史記

並引作文貌是其證。

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

禮者。本末相順。終始相應。

禮者。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

並解於禮論篇

下臣事君以貨。中臣

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

貨謂聚斂及珍異。獻君身謂死衛社稷。人謂舉賢也。

易曰。復自道。何其咎。

易小畜卦初九之辭。

復返也。自從也。本雖有失。返而從道。何其咎過也。

春秋賢穆公。以為能變也。

公羊傳曰秦伯使遂來聘。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穆公也。何賢乎穆公。

以為能變也。謂前不用蹇叔百里之言。敗於殺而自變。悔作秦誓。詢茲黃髮是也。

士有妒友。則賢交不親。君有妒臣。則賢人不

至。蔽公者謂之昧。隱良者謂之妒。

掩蔽公道。謂之暗昧。

奉妒昧者。謂之交譎。

交通於譎詐之人。相成為惡也。俞

熈曰交譎為狡。禮記樂記篇血氣狡憤。釋文曰狡本作交。是交狡古通用。狡與譎同義。下文曰交譎之人。妒昧之臣。是交譎與妒昧皆兩字。平列。楊注曰交通於譎詐之人。失之矣。

交譎之人。妒

昧之臣。國之蕞孽也。

蕞與穢同。孽妖孽言。終為國之災害也。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

言。身能行之。國器也。

如器物雖不言而有行也。

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

國賴其言而用也。

口言善。

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

不富無以養民。

情。衣食足。知榮辱。

不教無以理民性。

人性惡。故須教。

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

立大學。設庠序。

脩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

宅居處也。百畝一夫田也。務謂勸勉之。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畝之田無失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王事具矣。

禮記曰六禮冠昏喪祭鄉

相見十教即十義也。禮記曰：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道謂教道之也，十或爲七也。王念孫曰：王制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則作七教者是也。凡經傳中七十二字互誤者多矣。揚前注以禮運之十義爲十教，失之。

子之囚，突比干之墓。天下鄉善矣。表築旌之言，武王好善，天下鄉之。孔安國曰：商容殷之賢人，紂所貶退也。天下國有俊

士。世有賢人。天下之國皆有俊士，每世皆有賢人。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途，亡人好獨。以喻雖有賢俊，不於不問路，溺由於不問途，亡由於好獨。途謂徑，險水中可涉之徑也。獨謂自用其計。洪頤煊曰：途當作墜，晏子春秋內篇雜上作墜者，不問墜，郝懿行曰：墜當作隊，隊墜古今字。先謙案詩載馳篇大夫跋涉釋文引韓詩曰：不

由踐途而涉，曰跋涉。淮南脩務訓高注不從踐途，曰跋涉。二途字與此義同。晏子作墜，乃誤文。洪據以爲說非。

詩曰：我言維服，勿用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問也。詩大雅板之篇，毛云：芻蕘，薪者也。鄭云：服，事也。我之所言，乃今之急事，伏無笑也。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

以類舉。皆類於法而舉之也。郝懿行曰：類猶比也。古謂之決事，比今之所謂例也。下云慶賞刑罰類亦通。然揚注未明晰，虛分段，並非二句。又見王制篇，俞樾曰：古所謂類，即今所謂例。史記屈原賈生傳，吾將以爲類正義曰：類例也。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異理而相守也。其事雖異，其守則一，謂若爲善

不同，同歸於理之類也。慶賞刑罰通類而後應。通明於類，然後百姓應之，謂賞必賞功，罰必罰罪，不失其類。政教習俗相順而後行。順人心，然後可行也。八十者一子不事，九十者舉家不事，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

不事。父母之喪三年不事。齊衰大功三月不事。從諸侯不不當爲來謂從他國來，或君之人入采地。與

新有昏葬不事。古者有喪，昏皆不事，所以重其哀戚與嗣續也。事謂力役。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子孔言也。子家駒，魯公子慶之孫，公孫歸父之後，名羈駒，其字也。續言補續君之過，不能與功用，故不如晏子也。晏

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雖有功用，不如子產之恩惠也。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雖有恩惠，不如管仲之爲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爲天子

仲之爲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不用仁義也。

野人也，不可以爲天子

仲之爲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

野人也，不可以爲天子

仲之爲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

野人也，不可以爲天子

大夫。

言四子皆類郊野之人未侵漬於仁義故不可為王者佐。郝懿行曰此謂管仲尚功力而不脩仁義不可為王者之佐注以四子言恐非是。

孟子三見宣王。不

言事。門人曰。曷為三遇齊王而不言事。

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以正色攻去邪心乃可與言也。

公行子之之燕。

孟子曰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趙岐云齊大夫也子之蓋其先也。

遇會元於塗。曰。燕君何如。會元

曰。志卑。

言不求遠大也。會元會參之子。

志卑者輕物。

物。輕物者不求助。以自輔。

苟不求助。何能舉。

既無輔助必

不勝任矣。

氏羌之虜也。

謂見俘掠。

不憂其係壘也。而憂其不焚也。

壘讀為彙。氏羌之俗死則焚其屍。今不憂虜獲而憂

不焚是愚也。呂氏春

秋曰。憂其死而不焚。利夫秋豪。害靡國家。然且為之。幾為知計哉。

靡披靡也。利夫秋豪之害累及國家也。詩周頌傳曰靡累也是其義。王念孫曰靡者滅也。言利不過秋豪而害乃至於滅國家也。方言

靡滅也。郭璞曰或作靡滅。字音糜。漢書賈山傳萬鈞之所歷無不糜滅者。司馬遷傳富貴而名靡滅。靡與糜古同聲而通用。說見唐韻正。

今夫亡箴者。終日求之

而不得。其得之。非日益明也。眸而見之也。心之於慮亦然。

眸謂以眸子審視之也。言心於思慮亦當反覆

盡其精妙如眸子之求箴也。俞樾曰揚說未安以眸子審視豈可但謂之眸乎。眸當讀為睇。說文目部睇低目視也。從目冒聲。與牟聲相近。釋名釋首飾曰牟冒也。眸之與睇猶牟之與冒矣。說文又有瞽篆曰低目謹視也。從目攸聲。亦與牟聲相近。荀子成相篇身讓十隨舉牟光即莊子大宗師篇之務光也是其例矣。

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

克亦勝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

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

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

害。大夫不言得喪。

皆謂言貨財也。

士不通貨財。

士賤雖得言之亦不得留選如商賈也。

有國之君不息牛牟。

息錯置也。質讀為贊。孟子曰出疆必載質。蓋古字通耳。置贊謂執贊而置於君

也。錯質之臣不息雞豚。

錯置也。質讀為贊。孟子曰出疆必載質。蓋古字通耳。置贊謂執贊而置於君

士相見禮曰士大夫奠贊於君再拜稽首禮記曰畜乘馬者不察於雞豚或

曰置質猶言委質也言凡委質爲人臣則不得與下爭利冢卿不脩幣大夫不爲場園冢卿上卿不脩幣謂不脩財幣版息之也治稼穡曰場樹菜蔬曰園謂若公儀子不奪園夫工女之利也王念孫曰場園當爲場圃字之誤也韓詩外傳作不爲場圃玩揚注亦是圃字論語子路篇馬注及射義鄭注並云樹菜蔬曰圃即揚注所本俞樾曰上云土不脩財貨揚注不得買遷如商賈也此文奪施字幣乃敝字之誤施當爲地古同聲段借字也地即今籛字一切經音義十四云籛地同力支反引通俗文云柴垣曰地木垣曰柵說文木部地落也冢卿不脩敝地謂籛落敝壞不脩葺之也與下文大夫不爲場圃正同一意皆不與民爭利之義

民爭業樂分施而取積臧然故民不困財王念孫曰羣書治要財作則則以民不困爲句則字下屬爲句然故猶是故也堯問篇然故

士至同說見釋詞然字下先謙案羣書治要作然後民不困財竄容也謂容集其手而力作也

上方注云後作故則作財是校者以作則者爲非當從今本先謙案有所竄其手猶言有所措手也揚注失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成康

則案無誅已竄解在仲尼籛言周公終王業猶不得無誅伐至成康然後刑措也重引此者明不與民爭利則刑罰省也多積財而差無有貧

重民任而誅不能使民不能勝任而復誅之此邪行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多也

上好差則民閭飾矣好羞貧而事奢侈則民閭自脩飾也王念孫曰揚說迂曲而不可通羞當爲義羞字上半與義同又涉上文兩羞字而誤也上好義則民閭飾者言上嚴刑於旁卽所謂民閭飾也賈子大政篇曰聖明則土閭飾矣上好義與上好富對文故下文又云欲富乎與義分背矣上好義則民閭飾上好富則民死利卽上文所云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也鹽鐵論錯幣篇上好禮則民閭飾上好貨則上死利卽用荀子而小變其文上好富則民

死利矣二者亂之衢也民語曰欲富乎忍恥矣傾絕

矣絕故舊矣與義分背矣忍恥不顧廉恥傾絕謂傾身絕命而求也分背如人分背而行上好富則人民之行如此

安得不亂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用

至斯極也疾苦宮室榮與婦謁盛與何以不用至斯極也榮感謁請也婦謁感謂婦言是用也苞苴行

荀子集解 卷十九 大略篇第二十七 三三一

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貨賄必以物苞裹故總謂之貨宜興起也鄭注禮記云菹宜裹魚肉者或以葦或以茅也 天之生

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

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已。差謂制等級也 主道知人。臣道知事。人謂賢良事謂職守 故舜

之治。天下不以事詔而萬物成。不以事詔告但委任而已謂若使禹治水不告治水之方略 農精於田而不可以

為田師。工賈亦然。以賢易不肖。不待卜而後知吉。以治伐亂。不待戰而

後知克。無人禦敵故知必克 齊人欲伐魯。忌卜莊子。不敢過卜。卜魯邑莊子卜邑大夫有勇者 晉人欲伐

衛。畏子路。不敢過蒲。蒲衛邑子路蒲宰杜元凱云蒲邑在長垣縣西南 不知而問堯舜。好問則無不知故可比聖人也 無有

而求天府。知無而求之是有天府之富。俞樾曰案揚讀不知而問無有而求絕句故其解如此實非苟子意也。不知而問之堯舜無有而求之天府語意本連屬下文先王之道則堯舜已六貳之博

則天府已乃自解堯舜天府之義也。使謂不知而問即是堯舜無有而求即是天府下文贅矣。故知揚注非也。六貳當從盧說為六貳之誤。何謂堯舜先王之道是問者問此而已非必真起堯舜而問之也。何謂天府六貳之博是也。求者求此而已非必真入天府而求之也。

曰先王之道。則堯舜已。問先王之道則可為堯舜 六貳之博。則天府已。求財於六貳之博得之不窮故曰天府。天府天之府藏言六貳之博可以得貨財先王之道可以為堯舜故以喻焉。六貳之博即六博也。王逸注楚辭云投六箸行六棋故曰六博。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盧文昭曰貳當作藝聲之誤也。即六博也。

君子之學如說。幡然遷之。如蟬蛻也蟻與翻同 故其行效。其立效。其坐效。其置顏

色。出辭氣效。效放也置措也言造次皆學而不捨也 無留善。無留善無留即行無留宿 善學者盡其

理。善行者究其難。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故善行之者是究其難 君子立志如窮。似不能獨變 雖天子三公問。

正以是非對。至尊至貴對之唯一故曰如窮也。先謙案君子不以窮達易心故立志常如窮時雖君相問必以正對揚說非 君子隘窮而不失。不

道而隕穫。盧文昭曰隘窮即阨窮 勞倦而不苟。不苟免也 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尸子子夏曰君子漸於飢寒而志不僻倚於五兵而辭不

失。

偏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昔席蓋昔所踐履之言此細亦當讀為昔或曰細席講論之席臨難不忘素所講習志義之言漢書王吉諫昌邑王曰廣廈之下細旃之上。盧文弨曰案廣韻傍痛呼也安費切宋本作鏘字書無考今從元刻郝懿行曰細席恐茵席之形譌蓋茵假借為細網又譌為細耳王念孫曰郝說是也漢書霍光傳加畫繡細馮如俾曰細亦茵是其證茵席之言謂昔日之言即論語所謂平生之言也故尸子云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俞樾曰郝文之說塙矣楊注引尸子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昔亦茵之譌荀子作細席者其原文是細席也尸子作昔席者其原文是茵席也兩文雖異而實同

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無日不在是。無有一日不懷道所謂造次必於是也 雨小漢故潛。未詳或曰爾雅云漢

為齋李巡曰漢水溢流為齋今云雨小漢故潛言漢者本因雨小水溢觸而成至其感也乃溢為齋矣言自小至大者也。郝懿行曰此語譌誤不可讀楊氏曲為之解似違蓋闕之義俞樾曰漢字疑衍文雨小故齋者爾雅釋

言曰齋深也言雨小故入地深也下文夫盡小者大積微者著德至者色澤洽行盡而

聲問遠。色澤洽謂德潤身行下孟反。先謙案而蓋者之誤四句一例 小人不誠於內而求之於外。言而不稱師。

謂之畔。畔者倍之半也 教而不稱師謂之倍。教人不稱師其罪重故謂之倍倍者反逆之名也。郝懿行曰倍者反也畔與叛同叛者反之半也不稱師同而罪異者

言謂自言教謂傳授夫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師儒得民九兩攸繫而乃居狀坐大背棄師門名教罪人故以反叛坐之檀弓記會子怒子夏曰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鄭注言其不稱師也然則荀子斯言蓋有因於

古。倍畔之人明君不內朝士大夫遇諸塗不與言。不足於行者說過。言說大過

故行不能副也。不足於信者誠言。數欲誠實其言故信不能副君子所以貴行不貴言也。郝懿行曰說過者大言不忤誠言者貌言若誠 故春秋善胥命。

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春秋魯桓公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公羊傳曰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又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言其一心而相信則不

在盟。善為詩者不說善為易者不占善為禮者不相其心同也。皆言與理冥會者至於無言說者也相謂為人贊相也

曾子曰孝子言為可聞行為可見。發言使人可聞不詐妄也立行使人可見不苟為斯為孝子也。言為可

聞所以說遠也行為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

附遠孝子之道也。說皆讀為悅近親遠附則毀辱無由及親也 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

啓嘗作善之類皆是。因脫其半而爲立。秦彙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今本言譌作立。揚公爲之說非。

無定者。君子不與。無親不親師也。方法也。皆謂雖廣博而無師法也。

諷詩書也。言不學雖有善質未爲成人也。王念孫曰。少不諷當從大戴記。作少不諷。諷與論議對文。少一誦字。則文不足意矣。揚云。諷謂就學。諷詩書則所見本已脫誦字。

子壹學。亟成。壹專壹也。亟急也已力反。

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進仕損減。不能而居之。誣也。無益而厚受之。竊也。竊君位。學者非必爲仕。而仕者必如學。如往。郝

會似也。此言仕必不負所學。注云如往非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息休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詩商頌那之篇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詩大雅既醉之篇。毛云匱竭也。類善也。言孝子之養無有

匱竭之時。故天長賜以善也。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也。言文王先立禮法於其妻。以至于兄弟。然後治于家邦。言自家刑國也。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亦既醉之篇。毛云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

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詩豳風七月之篇。于茅往取茅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屋升屋治其敝漏也。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曠。皐如也。嶺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曠丘壠。皐當爲宰。宰家也。宰如高貌。嶺與填同。謂土填塞也。鬲謂隔絕於上。列子作宰如。填如張湛注云。見其墳壠。鬲異則知息之有所也。盧文弨曰。公羊傳卅三年傳。宰上之木拱矣。是宰訓冢也。冢大也。如大山也。嶺讀爲顛山頂也。鬲如形如實五穀之器也。山有似鬲者矣。列子曠如作墳如。如大防也。郝懿行曰。皐猶高也。言皐在上也。嶺卽鬲字。鬲俗作嶺。因又作嶺。耳鬲豈屬也。鬲而弁上。此皆言丘壠之形狀。故以如字寫貌之。皐如蓋若覆夏屋者。嶺如蓋若防者。露標顛也。列子天瑞篇

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少不諷。壯不論議。雖可未成也。諷謂就學。

君子壹教。弟

居之。誣也。無益而厚受之。竊也。竊君位。學者非必爲仕。而仕者必如學。如往。郝懿行曰。如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息休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詩商頌那之篇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詩大雅既醉之篇。毛云匱竭也。類善也。言孝子之養無有

匱竭之時。故天長賜以善也。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也。言文王先立禮法於其妻。以至于兄弟。然後治于家邦。言自家刑國也。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亦既醉之篇。毛云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

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詩豳風七月之篇。于茅往取茅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屋升屋治其敝漏也。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曠。皐如也。嶺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曠丘壠。皐當爲宰。宰家也。宰如高貌。嶺與填同。謂土填塞也。鬲謂隔絕於上。列子作宰如。填如張湛注云。見其墳壠。鬲異則知息之有所也。盧文弨曰。公羊傳卅三年傳。宰上之木拱矣。是宰訓冢也。冢大也。如大山也。嶺讀爲顛山頂也。鬲如形如實五穀之器也。山有似鬲者矣。列子曠如作墳如。如大防也。郝懿行曰。皐猶高也。言皐在上也。嶺卽鬲字。鬲俗作嶺。因又作嶺。耳鬲豈屬也。鬲而弁上。此皆言丘壠之形狀。故以如字寫貌之。皐如蓋若覆夏屋者。嶺如蓋若防者。露標顛也。列子天瑞篇

者矣。列子曠如作墳如。如大防也。郝懿行曰。皐猶高也。言皐在上也。嶺卽鬲字。鬲俗作嶺。因又作嶺。耳鬲豈屬也。鬲而弁上。此皆言丘壠之形狀。故以如字寫貌之。皐如蓋若覆夏屋者。嶺如蓋若防者。露標顛也。列子天瑞篇

也。鬲而弁上。此皆言丘壠之形狀。故以如字寫貌之。皐如蓋若覆夏屋者。嶺如蓋若防者。露標顛也。列子天瑞篇

而不教。不祥。

祥善。王念孫曰其人也而不教也字當在上句其人下（注說同）下文非君子而好之非其人也非其人而教之齋盜糧借賊兵也上非其人下有也字下非其人下無也字是其

證先謙案人有好善之誠我不以善告之是不祥也。

非其人也。既無君子之賢又非其人而教之齋盜糧借賊兵也。

盜糧借賊兵也。

若使不善人教非君子是猶資借盜賊之兵糧為害滋甚不如不教也齋與資同兵五兵也。盧文昭曰此條言所好者君子是為得其人非君子而好之則所好非其人也

人可與言而不教是為不祥不可與言而教之則又資盜糧借賊兵也。揚注不了。王念孫曰此言能好君子則為可教之人可教而不教之是為不祥若所好非君子則為不可教之人不可教而教之則是齋盜糧借賊兵也。盧

說亦

不自矜其行者。言濫過。

矜足也。謂行不足也。所以不足其行者由於言辭汎濫過度也。郝懿行曰矜不足也。言人不知自斂其行者其言易於濫過而難

則饘粥不足。衣則豎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安取此。

豎褐。僅豎之褐。亦短褐也。言賢人雖貧窮義不苟進。安取此言過而行不副之事乎。

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

柳下惠魯賢人。公子展之後。名獲。字禽。居於柳下。諡惠。季其伯仲也。後門者。君之守後門至賤者。子夏言昔柳下惠衣之敝。惡與後門者同時。人尚無疑怪者。言安於貧賤。渾迹而人不知也。

非一日之聞。言聞之久矣。盧文昭曰。案柳下惠一條不當蒙上文與後門同衣而不見疑。蓋即毛詩巷伯篇故訓傳所云。嫗不逮門之女。而國人不稱其亂也。非一日之聞。言素行為人。所信。王念孫曰。案鍾山札記。又引呂氏春秋。長利篇云。戎夷堯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高誘注。後門。日夕門已閉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云。暮而後門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蚤與爪同。言仕亂世

其身。盧文昭曰。蚤者又字之段借。又甲同義。爪訓覆手。不與蚤同。此亦當別為一條。郝懿行曰。此章言子夏貧無衣而不仕者。又字之段借。故衣雖懸。鷄而自甘。又引柳下惠與後門同衣。意可見矣。又言得利如又甲而喪其手掌。言仕之利小而害大也。揚注甚明。盧氏欲分段似失之。

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不可以不慎取友。

謝本從盧校作匹夫者。王念孫曰。匹夫下不當有者字。此涉上君人者而衍。呂錢本。匹夫下皆無者字。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錢本。刪友者。所以相有也。友與有同義。相聲義同。古亦通用。如云有朋自遠方來。有即友矣。

道不同。何以相有也。均薪施火。火就燥。

有謂不使喪亡

有謂不使喪亡

有謂不使喪亡

有謂不使喪亡

有謂不使喪亡

平地注水。水流溼。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著也。以友觀人。焉所疑。察其友則可

惡也。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本言所以成德也。盧文昭曰俗本正文亦作取友善人宋本元刻皆無

求字若有注可不費辭矣。先謙案善人使人善也。揚注非。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詩小雅無將大車之篇將猶扶

維也將車賤者之事。塵冥冥蔽人目。明令無所見與小人處亦然也。藍直路作。似知而非。未詳其義或曰宜讀為姐慢也趙蕤注長短經知人篇曰姐者類智而非智或讀為

狙伺也。姐。便弱易奪。似仁而非。仁者不爭而與物故便弱易奪者似之易奪無執守之謂也。盧文昭曰便與備同從宋本

子野反。悍。兇戾也。戇。勇而非。戇也丁絳反。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辟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

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故大者不能。小者不為。是弃國捐身之

道也。。盧文昭曰捐未本作損今從元刻。凡物有乘而來。乘其出者是其反者也。反復也出去也凡乘執而來乘執而去者

皆是物之還反也。言善惡皆所自取也。王念孫曰下乘字疑涉上乘字而衍凡物有乘而來者乘因也。文選謝朓始出尚書省詩注引如清漢書注。言凡物必有所因而來反乎我者即出乎我者也。故曰其出者是其反

者也。今本來下又有乘字。則義反時矣。揚說失之。流言滅之。貨色遠之。禍之所由生也。生自纖纖也。是故

君子蚤絕之。。流言謂流轉之言不定者也。滅亦絕也。凡禍之所由生自纖纖微細故君子早絕其萌此語亦出會子。盧文昭曰元刻作禍之所由生自纖纖也與大戴會子立事篇同王念孫曰宋

襲本同元。刻汪從之。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區蓋物處蓋所以覆物者凡言之可信者如物在器皿之

唐生。唐生應博士弟子。選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丘與區同也。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重引此兩句以明之。郝懿行曰此二句已見上疑立皆當為言形近之譌楊注說

立非也。區蓋者古讀區若丘注引漢儒林傳疑者丘蓋不言。此說是也。論語記孔子言蓋皆疑而未定之詞。如云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蓋皆疑詞。故謂疑者曰丘蓋

以音同借為區蓋耳。揚注非。是漢書注蘇林曰丘蓋不言不知之意也。如瀆曰齊俗以不知為丘二說皆得其意。但語未明晰耳。顏師古注以蓋為發語之辭亦非。知者明於事。達於數。不可以不誠事也。誠忠誠言不可以虛妄事智者。盧文昭曰事智者元刻作了知也。故曰。君子難說。說之不以道。

篇有此語此當同或曰當為楷也。
先謙案而當訓為如通用字

國法禁拾遺。惡民之串以無分得也。
串習也。工惠反。有夫

分義。則容天下而治。
先謙案。容受也。無分義。則一妻一妾而亂。天下之人唯各

特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
特意謂人人殊意予讀為與。盧文弨曰唯元刻作雖。王念孫曰唯即雖字說見經義述聞。桓十四年穀梁傳。言味者予

易牙。言音者予師曠。言治者予三王。
易牙齊桓公宰夫知味者。師曠晉平公樂師知音者。三王既已定法度

制禮樂而傳之。有不用而改自作。何以異於變易牙之和。更師曠之律。無

三王之法。天下不待亡。國不待死。
言不暇有所待而死亡之甚也。更工衡反。謝本從盧校。作無三王之治。王念孫曰呂錢本治皆作法是也。此承上三

王既已定法度而言先謙。
案王說是今從呂錢本改。飲而不食者蟬也。不飲不食者浮游也。
浮游梁略朝生夕死蟲也。言此者以喻人既飲且食

必須求先王法略為治不得苟且如浮游輩也。
郝懿行曰二句義似未足文無所蒙容有缺脫。注中曰此二語別是一義。與上文不相蒙。注非。虞舜孝已孝而親不愛。

比干子胥忠而君不用。仲尼顏淵知而窮於世。劫迫於暴國而無所辟之。

辟讀為避。聖賢者不遇時危行言遜。則崇其善。揚其美。言其所長而不稱其所短也。惟惟而亡者

誹也。
惟讀為唯。以發反。唯唯聽從貌。常聽從人而不免亡者。由於於退後即誹謗也。博而窮者訾也。清之而兪濁者口也。
已解於榮辱篇。

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
脩德在已。所遇在命。

誥誓不及五帝。
誥誓以言辭相誠約也。禮記曰約信曰誓。又曰殷人作誓而民始畔。盟詛不及三王。
盟詛曰盟謂殺牲飲血告神以盟約也。交

質子不及五伯。
此言後世德義不足。雖要約轉深。猶不能固也。伯讀曰霸。穀梁傳亦有此語。

荀子集解卷二十

宥坐篇第二十八 此以下皆荀卿及弟子所引
記傳雜事故總推之於末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春秋哀公三年桓宮傳宮災公羊傳曰此皆毀廟也其
言災何復立也或曰三桓之祖廟欹器傾欹易覆之器
宥與右同言人君可

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為宥坐之器。置於坐右以為戒也

說苑作坐右或曰宥與侑同勸也文子曰三王五帝有勸戒之
器名侑侑注云欹器也。盧文昭曰今說苑作右坐見敬慎篇

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

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酌中而正。

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

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

之以怯。撫掩也。猶言蓋世矣。盧文昭曰據注
則撫乃撫字之誤家語三怒篇作振世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

之道也。挹亦退也。挹而損
之猶言損之又損

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為司寇而攝相
也朝謂聽朝也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

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聞人謂有名為人所聞
知者也始誅先誅之也孔子曰。居。吾

語女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

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心達而險謂心通達於事而凶險也辟
讓曰僻醜謂怪異之事澤有潤澤也此

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

誅也。營讀爲煖。煖衆惑衆也。強剛懷也。反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

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韓子曰：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居士狂喬華。仕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

耕而食之，播而飲之，吾無求於人，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仕而事力。太公使執而殺之，以爲首誅。周公從魯聞急，傳而問之曰：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殺之，何也？太公曰：是昆弟立議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耕而食之，播而飲之，無求於人，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誰爲君乎？是以誅之。尹諧潘止付里乙，史付事迹並未聞也。盧文弨曰：家語

作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注先王宋本作夫王無下民字今據韓子外儲說右上增正

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詩：邶風，柏舟之篇。悄悄，憂貌。慍，怒也。

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別，猶決也。謂不辨別其子之罪。其父請止。

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予。老夫之尊稱。春秋傳曰：使圍將不得爲寡君老也。語予曰：爲國

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

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

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獄犴不治，謂法令不當也。犴亦獄也。詩曰：宜犴宜獄。獄字從二犬，象所以守者。犴，胡地野犬，亦善守，故獄謂之

犴。慢令謹誅，賊也。慢與慢同，謹嚴也。賊，賊害人也。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言生物有時而賦斂，無時是陵暴也。盧文弨曰：生

也。二字各本皆脫。今案注增王念孫曰：今字當在慢令謹誅上總下三事言之。文義方順。家語始誅篇作夫慢令謹誅，夫字亦總下之詞。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

者，然後刑可即也。已，止。即，就。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

也。書：康誥言周公命康叔使以義刑義殺，勿用以就。後之心不使其喜怒也。維刑殺皆以義，猶自謂未有使人可順守之事故，有抵犯者自責其教之不至也。故先王既陳之以

也。

道。上先服之。服行也。謂先自行之。然後教之。若不可。尚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極也。謂優寵也。

也。單盡也。盡謂黜削。單或為殫。盧文昭曰。家語始誅篇作尚賢以勸。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此注單或為殫。元刻作或為殫。與家語同。綦三年而百姓往矣。百姓從化極不

遇三年也。盧文昭曰。住乃從之。誤下注同。王念孫曰。案從下當有風字。今本無風字者。從誤為往。則往風。韓詩義不可通。後人因刪風字耳。據揚注云。百姓從化。化字正釋風字。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正作百姓從風。韓詩外傳及說苑。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百姓既往。然後誅其姦邪也。王念孫曰。案邪民本作邪行。上文云上先服之。三年而百姓從風服者行也。即此所謂邪行也。故云邪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隸書邪與邪相似。故邪誤為邪。見隸辨。案邪行作邪行。邪字誤而行字不誤。外傳亦誤作邪行。唯說苑不誤。今本荀子邪行作邪民。乃後人所改。辯見下。家語始誅篇作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案荀子之邪行不從。誤作邪行不從。則義不可通。王肅不知邪為邪之誤。故改邪行不從為邪民不從化。以曲通其義。而今本荀子亦作邪民。則又後人以家語改之也。揚注云。百姓既從。然後誅其姦邪。則所見本已同。今本說苑正作邪行不從。而後俟之以刑。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庠。卑民不迷。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氏本也。庠讀為毗。輔也。卑讀為俾。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厲抗也。試亦用也。但抗其威而不。用也。錯置也。如置物於地不動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

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岸崖也。負重也。任負車任重之車也。遲慢也。陵遲言丘陵之勢漸慢也。王肅云。陵遲。陵池也。盧文昭曰。案淮南子。秦族篇。山以陵遲。故能高。陵遲。猶迤邐。陵池。之謂。此注與匡謬正俗。俱訓陵為丘陵。似泥。王念孫曰。古無訓負為重者。負亦任也。魯語注曰。任負荷也。楚辭九章注曰。任負也。連言任負者。古人自有複語耳。倒言之。則曰。負任齊語。負任擔荷是也。陵遲。虛說是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

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王念孫曰。馮者登也。周官馮相氏注曰。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廣雅曰。馮登也。故外傳作童子登而游焉。說苑作童子升而游焉。升亦登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瞻焉出涕。豈不哀哉。詩小雅大東之篇。言失其

作童子登而游焉。說苑作童子升而游焉。升亦登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瞻焉出涕。豈不哀哉。詩小雅大東之篇。言失其

作童子登而游焉。說苑作童子升而游焉。升亦登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瞻焉出涕。豈不哀哉。詩小雅大東之篇。言失其

作童子登而游焉。說苑作童子升而游焉。升亦登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瞻焉出涕。豈不哀哉。詩小雅大東之篇。言失其

作童子登而游焉。說苑作童子升而游焉。升亦登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瞻焉出涕。豈不哀哉。詩小雅大東之篇。言失其

作童子登而游焉。說苑作童子升而游焉。升亦登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瞻焉出涕。豈不哀哉。詩小雅大東之篇。言失其

作童子登而游焉。說苑作童子升而游焉。升亦登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瞻焉出涕。豈不哀哉。詩小雅大東之篇。言失其

作童子登而游焉。說苑作童子升而游焉。升亦登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瞻焉出涕。豈不哀哉。詩小雅大東之篇。言失其

作童子登而游焉。說苑作童子升而游焉。升亦登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瞻焉出涕。豈不哀哉。詩小雅大東之篇。言失其

作童子登而游焉。說苑作童子升而游焉。升亦登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瞻焉出涕。豈不哀哉。詩小雅大東之篇。言失其

砥矢之道所以陵
遲哀其法度墮壞

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詩邶風雄雉之篇。盧文昭曰。舊本連上文。今案當分段。子曰。

伊稽首不其有來乎。稽首恭敬之至。有所不來者。為上失其道。而人散也。若施德化。使下人稽首歸。向雖道遠。能無來乎。俞樾曰。如揚注。義則伊稽首三字甚為不詞。殆非也。首

當讀為道。周書芮良夫。篤予小臣。良夫稽首。羣書治要。作稽首。是首道。古通用。彼文稽道。當為稽首。此文稽首。當為稽道。皆古文段借字也。尙書堯典曰。若稽古正義。引鄭注曰。稽注曰。稽猶合也。合亦同也。稽道猶同道也。伊者。語詞。猶維也。詩言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孔子言道

苟同。則雖遠而亦來。故曰伊稽道不其有來乎。蓋借詩言而反之。若唐棣之詩矣。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

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徧與諸生。謂水能徧生萬物。為其不有。其功似上德。不德者。說苑作徧予。而無

私。王念孫曰。案徧與上不當有大字。蓋涉上文大水。而衍據揚注云。徧與諸生。謂水能徧生萬物。則無大字。明矣。初學記地部中。引此無大字。大戴記勸學篇。說苑雜言。篇家語三恕篇。並同。其流也。埤

下。裙拘。必循其理。似義。埤讀為卑。踞與倨同。方也。拘讀為鉤。曲也。其流必就卑下。或方或曲。必循卑下之理。似義者。無不循理也。說苑作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盧文

昭曰。案宋本。引說苑作其流也。卑下句倨之也。情義分然者也。文義舛譌。今案本書雜言篇。訂正。其流洸乎不涸盡。似道。洸讀為泚。泚水至之貌。濕

也。家語作浩。浩無屈盡之期。似道也。王念孫曰。揚讀洸為泚。泚水至之貌。古無此訓。洸洸當從家語作浩。洸字之誤也。俗書洸字作洸。與浩略相似。一王制曰。有餘曰浩。故曰浩洸乎不涸盡。初學記引荀子。正作浩洸。則

所見本。尙未誤。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三。同先謙案。說文洸水。涌光也。作洸洸。義通似不必改。作浩洸。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

之谷不懼。似勇。決行決之。使行也。佚與逸同。奔逸也。若聲響言若響之應聲也。似勇者。果於赴難也。王念孫曰。奔逸與聲響義不相屬。揚說非也。佚讀為佚。音逸。佚疾貌也。言其相應

之疾。若響之應聲也。漢書楊雄傳。甘泉賦。赫咤辟以搃根。令聲駢隨。而歷鍾師。古曰。言風之動樹。聲響振起。聚根合同。駢隨。而感。歷入殿上之鍾也。赫讀與響同。咤音丑乙。反文。選李善注曰。咤疾貌也。余曰。切正與佚字同音。古

無咤字。故借。主量必平。似法。主讀為注。量謂甌。受水之處也。言所經甌。傾而自平。如正者。不假於刑法之禁也。淖約微達。似察。淖當為淖。約弱也。淖約柔弱也。雖至柔弱。而

也。考工記曰。概而不稅。言水盈滿則不特。淖約微達。似察。淖當為淖。約弱也。淖約柔弱也。雖至柔弱。而概而自平。如正者。不假於刑法之禁也。

弱微以出以入。以就鮮絜。似善化。言萬物出入於水則必鮮絜似善化者之使人去惡就美也說苑作不情以入鮮絜以出也其萬折也

必東。似志。折繁曲也雖東西南北千萬繁折不常然而必歸於東似有志不可奪者說苑作其折必東也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孔子曰。吾有恥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彊學。老無以教之。吾恥

之。無才藝以教人也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舊言平生之言卒倉忽反與小

人處者。吾殆之也。

孔子曰。如堙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今學會未如肫贅。則具然

欲爲人師。肫贅結肉莊子曰以生爲負贅懸肫音尤具然自備足之貌也。盧文昭曰此條舊不提行今案當分段下兩條同

孔子南適楚。扈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糲。糲與糝同蘇覽反弟子皆有

飢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

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隱謂窮約。盧文昭曰家孔子曰。由不識。

語在厄籥由未之識也吾語女。女以知者爲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女以忠者爲

必用邪。關龍逢不見刑乎。。盧文昭曰逢字從元刻與家語同宋本作逢諫女以諫者爲必用邪。吳子胥

不磔。姑蘇東門外乎。磔車裂也姑蘇吳都名也。俞樾曰案子胥不被車裂之刑楊注非是漢書景帝紀改磔曰棄市師古注曰磔謂張其尸也當從此訓夫遇不

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

世者衆矣。。俞樾曰由是觀之四字當在君子博學深謀句上何獨丘也哉。且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

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爲通也。不爲求通爲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

而心不惑也。皆為樂天知命夫賢不肖者材也。為不為者人也。為善不為善在人也遇不遇者時

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

故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女。昔晉公子重

耳。霸心生於曹。重耳晉文公名亡過曹曹共公聞其辭辭使其裸浴薄而觀之公因此激怒而霸心生也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謂

甲盾五千棲。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小白齊桓公名齊亂於會稽也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

不佚者。志不廣。佚與逸同謂奔竄也家語作常逸者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桑落九月時也夫子

之下。盧文昭曰。正文桑落之下。宋本有乎哉二字。今案可省。郝懿行曰。桑落索耶。反語也。索言蕭索。即言郎

當皆謂困窮之貌。時孔子當阮子路慍。悲故作慍。隱語發其志。意揚注說固可。通而與上言曹莒會稽等義。差遠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盧文昭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郝懿行曰。詩云。焉得譖草言樹之背。背北堂也。北堂人所居。廟有北堂。亦所以居主出而

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被九蓋。皆繼。被

有說邪。匠過絕邪。北堂神主所在也。輟止也。九當為北。傳寫誤耳。被皆當為彼。蓋音盍。戶扇也。皆繼謂其材木斷絕相接繼也。子貢問北。蓋皆繼。續不相協。繼當為繼。字之誤也。說文繼。古文作絕。正與輟說絕為韻。繼為古文絕。而此文以繼絕並用者。古人之文不嫌於複。凡經傳中同一字而上下異形者。不可枚舉。即用韻之文。亦有之。臯陶謨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釋文。畏馬本作威。周官鄉大夫往引作天明。威自我民明。威是畏。即威也。小雅正月篇云。燎之方揚。靈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釋文。威本或作滅。昭元年左傳引作褒姒滅之。是威即滅也。越語云。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管子勢篇作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是刑即形也。皆與此文之繼絕並用同例。今本繼作繼。則既失其韻。而又失其義矣。揚云。皆繼謂材木斷絕相接繼也。接繼與北蓋皆斷絕正相反。下文云。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言舊

今則無也。王念孫曰。嘗讀為嘗。當嘗古字。通孟子萬章篇是時孔子嘗說苑至公篇言嘗作嘗。官致

太廟之堂。所以北蓋皆斷絕者。亦嘗有說也。下文蓋曰。貴文也。正申明亦嘗有說之意。揚訓嘗為會失之。官致

良工。因麗節文。致極也。官致良工。謂初造太廟之時。官極其良工。工則因隨其本之美。麗節文而裁制。之所以斷絕家語作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貴文也。王念孫曰。麗非

良工。因麗節文。致極也。官致良工。謂初造太廟之時。官極其良工。工則因隨其本之美。麗節文而裁制。之所以斷絕家語作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貴文也。王念孫曰。麗非

良工。因麗節文。致極也。官致良工。謂初造太廟之時。官極其良工。工則因隨其本之美。麗節文而裁制。之所以斷絕家語作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貴文也。王念孫曰。麗非

美麗之謂麗者施也（見廣雅及多方顯命呂刑傳士喪禮注）言因良材而施之以節文也（良材見下文）家語作匠致良材盡其功巧正謂施之以節文也
貴文也。非無良材大木不斷絕者蓋所以貴文飾也此蓋明夫子之博識也

非無良材也。蓋曰

子道篇第二十九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弟與悌同謂自卑如弟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上順從於君父下篤愛於卑幼從道

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禮安。言以類使。則儒道畢矣。

志安於禮不妄動也言發以類不怪說也如此則儒者之道畢矣。盧文昭曰言以類使元刻作言以類接雖舜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孝子所以

不從命有二。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衷善也謂善發於衷心矣。郝懿行曰衷

者善也從義不從命乃爲善也俞樾曰衷與忠通言孝子之不從命乃其忠也下文乃義乃敬忠與義敬正一律作衷者段字耳國語楚語又能齊肅衷正周禮春官序官鄭注引作中正孝經中心藏之釋文中本亦作忠蓋衷中忠三字同聲而通用揚注未得段借之旨。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

獸。不從命則脩飾。孝子不從命。乃敬。從命則陷身於禽獸之行不從命則使親爲脩飾君子不從命是乃敬親。先謙案乃衷乃義乃敬下羣書治

要皆有也字故可以從而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

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

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彫傷也萃與穎同雖勞苦彫萃不敢解惰失敬也災

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不幸以不順於親而見惡也。王念孫曰則與

即同說見釋詞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匱。此之謂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不敬違哀

公之意故不對。盧文昭曰舊本皆連上今案當分段篇內並同

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也曰子從父

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為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

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盧文昭曰有讀為又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

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

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

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審其

則從不可從則不從也。盧文昭曰家語三怨篇四人作七人三人作五人二人作三人末句作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

然而無孝之名。何也。樹我植藝播種胼謂手足勞駢併也胼皮厚也丁皮反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

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不女聊。繆繆也與讀為歟聊賴也言雖與之衣而言雖衣服我綢繆我而不敬不順則不賴也韓詩外傳作衣子教予家語云人與已不順歎也王肅云人與已

事實相通不相歎也皆與此不同。盧文昭曰案今外傳九作衣歟食歟會不爾即即疑聊之譌此云教予疑是歟予之譌今家語困誓篇作人與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

三者。則何以為而無孝之名也。王念孫曰以字衍韓詩外傳無以字下文何為而無孝之名也亦無以字又案外傳此句下有意者所友非仁人邪一句玩

本書亦似當有此句下文雖有國士之力四句正承此句而言又下文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孔子曰。由

承上言不敬三句而言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則承此句而言若無此句則與下文不相應矣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可也。國士一國

勇力之士故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

友賢。何爲而無孝之名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練小祥也。禮記日期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也。

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先謙案。華嚴經音義。下引劉熙云。徒猶獨也。

子貢曰。女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爲女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

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女謂夫子爲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女問

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懼於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裾裾衣服威貌。說苑作擔擔也。盧文弼曰。見說苑雜言篇。又案韓詩外傳三作疏疏家

語三。恕篇作倨倨。郝懿行曰。裾裾說苑雜言篇作擔擔。裾與擔皆衣服之名。昔者江出於嶧山。其始

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放讀爲方。國語

曰。方舟設附。章昭曰。方並也。編木爲附。說苑作方舟。方附也。詩曰。方之舟之。盧文弼曰。注設附。舊本作投附。今據齊語改正。非維下流水多邪。維與唯同。言豈不以

邪言。威服色厲亦然也。說苑作非下衆水之多乎。今女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

諫女矣。充盈。由。告之畢。又呼其名。丁筮之也。俞樾曰。楊注非是。下文孔子曰。志之。吾語女。此由字當在身。亦以由志之三字連文。可證孔子曰。下必當有

由字也。韓詩外傳正作孔子曰。由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

曰。君子蓋猶猶爾也。郝懿行曰。猶若說見哀公。嘗猶然下。孔子曰。志之。吾語女。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

而有能者。小人也。奮振矜也。色知。謂所知見於顏色。有能自有其能。皆矜伐之意。俞樾曰。韓詩外傳

作慎於言者不謹慎於行者不伐。當從之華。即諱之省文。爾奮字皆存字之誤。乃古

文慎字也。存誤為奮則奮於言行不能謂之不華不伐矣。於是又刪去兩不字耳。楊氏據誤本作注非也。
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皆在不隱其情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

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士者脩立之稱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

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

者若何。知者皆讀為智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樂其為治

之意。先謙案得謂得位也。樂其意自有所樂也。楊注非。既已得之。又樂其治。先謙案治謂所事皆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

日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

憂。無一日之樂也。

法行篇第三十 禮義謂之法所以行之謂之行。行下孟反。盧文昭曰。此篇舊本皆不提行。今各案其文義分之。

公輸不能加於繩。聖人莫能加於禮。公輸魯巧人名。班雖至巧。繩墨之外亦不能加也。顧千里曰。案正文繩字下據注疑亦當有墨字。宋本

同今本蓋皆誤。禮者。衆人法而不知。聖人法而知之。衆人皆知禮可以為法而不知其義者以爲

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禁辭也。內人之疏。外人之親。謂以疏為內。以親為外。家語曰。不比於親。而比於疏者。不亦遠乎。韓詩外傳作

無內疏而無外親也。盧文昭曰。今家語賢君篇作不比於數。而比於疏。不亦遠乎。說苑亦作數字。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

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謂失之遠矣。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反謂乖悖。王念孫曰遠當為

反。反當為遠。內人親而外人疏。今疏內而親外是反也。故曰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人是舍近而求遠也。故曰不亦遠乎。下文曰失之已而反。諸人豈不亦狂哉。狂即遠也。是其證。今本反與遠互誤。則非其旨矣。韓詩外傳正作內疏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揚說皆失之。

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不離不塞。穀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大息。其二云益乎。源水水之泉源也。雖讀為壅大其輻謂壯大其輻也。重大

息嗟歎之甚也。三者皆言不慎其初。追悔無及也。盧文昭曰。此所引詩逸詩也。先謙案云。益有益也。說見儒效篇。

會子病。會元持足。會子曰。元志之。吾語汝。會元會子之子也。盧文昭曰大戴禮作會元抑首會華抱足。夫魚鼈

龜。猶以淵為淺而掘其中。掘與窟同。俞樾曰掘下當有穴字。掘穴其中。增巢其上。相對為文。晏子春秋諫篇古者嘗有處增巢窟穴。亦以窟穴對增巢。是其證也。

大戴記會子疾病。鼈作鷹。輻以山為卑。而會巢其上。魚鼈龜鼈以淵為淺。而鑿穴其中。鑿穴即掘穴也。春秋文十年。次于厥貉。公羊作屈貉。然則以鑿為掘。猶以厥為屈也。荀子此文本於會子。彼作鑿穴。此作掘穴。乃古書以聲音假借之常例。若無鷹為猶。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珉石之似玉者。為夫玉之少

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惡音烏。猶言烏謂此義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

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鄭康成云色柔溫潤似仁。栗而理。知也。鄭云栗堅貌也。理有文理也。似

智者處事堅固。又有文理。謝本從盧校。栗上有續字。王引之曰。呂本作栗。而理知也。錢本及元刻依聘義於栗上增續字。而盧本從之。誤也。揚注但釋栗理二字。而不釋續字。則正文之無續字甚明。說苑雜言篇說玉曰。望之溫潤。近之栗理。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亦言栗理而不言續。栗者秩然有條。理之謂故。有似於智。揚依聘義注訓栗為堅貌。亦非說詳經義。述問聘義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本刪。

堅剛而不屈。義也。似義者剛。廉而不剝。行也。剝傷也。雖有廉棱而不傷。物似有德行者不傷害人。折而不撓。勇也。雖摧折

而不屈。義也。似義者剛。直不同也。廉而不剝。行也。剝傷也。雖有廉棱而不傷。物似有德行者不傷害人。折而不撓。勇也。雖摧折

屈似 瑕適並見情也。

瑕玉之病也。適玉之美。澤調適之處也。瑕適並見，似不匿其情者也。禮記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郝懿行曰：瑕者，玉之病也。適者，善也。凡物調適謂之適。得意便安，亦謂之適。皆善之意。故廣韻云：適，善也。管子水地篇說玉九德，大意與此略同。此句作瑕適，皆見精也。精亦情耳。古精情二字多通用。王念孫曰：適讀為諱。經傳通以適為諱。諱亦瑕也。老子曰：善言無瑕，諱是也。管子水地篇：瑕適皆見精也。精與情同。說見管子。尹知章曰：瑕適，玉病也。呂氏春秋舉難篇寸之玉必有瑕，適。說苑曰：玉有瑕，必見之於外。故君子比情焉。此言瑕適而說苑但言瑕是適，即瑕也。情之言誠也。玉不自掩其瑕適，故曰情春秋繁露仁義法篇云：自稱其惡謂之情。義與此同。揚讀適為調適之適，失之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扣與

似有辭辨言發言則人樂聽之言，畢更無繁辭也。禮記作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屈然樂也。故雖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雕雕謂雕飾，素質明著也。郝懿行曰：雕，雕文章皆文采宜著之貌。話意猶云：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明明也。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詩秦風小戎之，君子比德焉。

曾子曰：同游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

仁者必能使人愛。

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

長也。

不長厚故為所人輕。郝懿行曰：長謂敬，長非謂不長厚也。揚注失之。俞樾曰：不長者無所長也。子道篤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韓詩外傳能作長是不長，猶不能也。吾無所能宜其不見敬矣。臨

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

廉潔不聞於人。郝懿行曰：臨財之信如鮑叔之與管仲。

三者在身，曷怨人。當反，諸已怨。

人者窮，怨天者無識。無識不知天命也。失之已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

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

南郭惠子未詳其姓名，蓋居南郭，因以為號。莊子有南郭子綦，夫子孔子也。雜

謂賢不肖相雜而至。盧文昭曰：尙書大傳略說作東郭子思，說苑雜言篇作東郭子惠。

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

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櫟栝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

郝懿行曰：尙書大傳略說及說苑雜言篇並

有砥厲之旁多頑鈍句。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

顧千里曰：盧文昭刻本無孔子曰三字，與世德堂刻本合。與宋本合，疑非也。先謙案謝本從盧校，無孔子曰三字，今依顧說從宋本增。

有

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報。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報孝

詩曰欲報之德 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恕也。士明於此三恕。則可以端身

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

無思也。無門人思其德 有而不施。窮無與也。窮乏之時無所往託 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

則教。有思窮則施也。

哀公篇第三十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問何如取之邪。文昭

曰舊本脫取字今據大戴禮 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志

識也服古之服猶若夫子服逢掖之衣章甫之冠也 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舍去此謂古也 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綯

屨。紳而搢笏者。此賢乎。章甫殿冠王肅云綯謂屨頭有拘飾也鄭康成云綯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紳大帶也搢笏於紳者也。王念孫曰大戴記哀公問五

義篤家語五儀篇紳下有帶字賢上有皆字竝於義爲長俞樾曰此當作比說文白部皆俱詞也從比從白徐鍇

繫傳曰比皆也是比有皆義比賢乎猶言皆賢乎大戴禮保傅篇於是比選天下端士漢書賈誼傳比作皆是其

證矣此文亦見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作 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統而乘路者。

志不在於食葷。端衣玄裳即朝玄端也統與冕同鄭云端者取其正也土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廣幅是廣袤等也其祛尺二寸大夫以上修之修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則袂三尺三寸祛尺

八寸路王者之車亦車之通名舍人注爾雅云輅車之大者葷蔥薤之屬也。先謙案端衣玄裳統 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儀禮喪服曰斬者何不緝也衰長六尺博四寸三升布爲之鄭注喪服云上曰衰下曰裳當心前有衰後有負板左右有辟領

孝子哀戚無不在也。管非也。此言服被於外亦所以制其心也。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

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

孔子曰。人有五儀。

言人之賢愚。觀其儀法有五也。郝懿行曰。儀者匹也。匹者猶儔類也。大戴記哀公問五義。即五儀也。古儀字正作義。楊注儀法非是先謙案儀猶等也。說見

王制。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

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

色色謂以己色觀彼之色。知其好惡也。論語曰。色斯舉矣。盧

文昭曰。大戴禮作志不邑邑。郝懿行曰。邑當為邑字形之誤。大戴記作志不邑邑。揚注其謬。邑邑與悒悒同。悒悒憂逆短氣貌也。會子立事篇云。終身守此悒悒。

不知選賢人。善士

託其身焉。以為己憂。

不知託賢。但自憂而已。俞樾曰。此十五字為一句。廣雅釋詁為瘡也。為有瘡瘡己之憂。而庸人不知也。故曰不知選賢。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交謂接待於物皆言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為己憂。楊注失其義。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不能辨是非。俛俛失

據也。盧文昭曰。止交大戴禮韓詩外傳四皆作止立。郝懿行曰。大戴記動作交作立。韓詩外傳四同。動行與止立對。疑此皆形誤。王引之曰。作止立者。是止交二字。文不成義。楊注非也。勤行亦當依大戴作動行。皆字之誤。

也。外傳作日選擇於物。不知所貴。不知可從物如流。不知所歸。為外物所誘蕩而不返也。傳俱作而而。五鑿為正。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鑿數也。五鑿謂耳目鼻口及心已

從外物所誘而壞矣。是庸愚之人也。一曰五鑿五情也。莊子曰。六鑿相攘。司馬彪曰。六情相攘。奪韓詩外傳作五藏為正也。盧文昭曰。大戴禮作五鑿為政。此正字義。當與政同。古通用。注似非。郝懿行曰。楊注五鑿五情是也。

莊子曰。六鑿相攘。謂六情可證。王念孫曰。楊後說以五鑿為五情。頗勝前說。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

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

率循也。雖不能盡徧。必守也。郝懿行曰。美善義同。而有淺深。大戴記作雖不能盡善。盡美。韓詩外傳一作雖不能盡善。盡美。著家語五儀解作備百善之美。三書皆本此。而各異。韓詩外傳此下多有缺略。

多務審其所知。論語曰。子路有聞未

之能行。唯恐有聞。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止於辨明事而已矣。郝懿行

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

止於辨明事而已矣。郝懿行

多務審其所知。論語曰。子路有聞未

之能行。唯恐有聞。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

止於辨明事而已矣。郝懿行

多務審其所知。論語曰。子路有聞未

之能行。唯恐有聞。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

不謬妄。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由從也。謂不從不正之道。郝懿行曰。由道也。道行也。謂務審其所常由。行不差忒也。注亦非。故知既已知

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言固守所見。如愛其性命。

肌膚之不可以。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皆謂志不可奪。如此。則可謂士矣。

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不自以為有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

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猶然舒遲之貌。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家語作油然。王肅曰。不進貌也。郝懿行曰。猶然即油然。家語作油是也。孟子油然與之偕。

言無以異於凡人也。往失之。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行

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本亦身也。言雖廣大而不傷其身也。所謂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

怨惡。郝懿行曰。楊注非是本猶實也。謂性之本質如木之有根幹。此言行

天下謂王者之佐也。怨讀為蘊。言雖富有天下而無蘊畜私財也。家

語作無宛禮記曰。事大積焉而不苑。古蘊苑通。此因誤為怨字耳。布施天下而不病貧。言廣施德。澤子惠困

窮使家給人足而上不憂貧乏。所謂百姓與足。君執不足。盧文弨曰。注末二句與富國篇同。宋本乃從今論語

本當出後人所改。郝懿行曰。楊注得之而義猶未盡。怨苑皆從知聲。此同聲假借也。音轉而為苑。又轉而為蘊。此

雙聲假借也。不知假借之義。故謂為字誤耳。考工記云。砥其鑽空。欲其絜也。音於阮反。鄭可農注。怨讀為苑

被北林之苑。音鬱。此即怨苑相借之例也。韓詩外傳二子路與巫馬期蒞於輶丘之下。輶丘即宛丘。此即苑

蘊相借之例也。蘊與輶音義同。大戴記作躬為。如此。則可謂賢人矣。賢者亞聖之名。說文云。賢多才。哀公曰。善。

敢問何如斯可謂大聖矣。孔子對曰。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

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辨別萬物之情性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辨情性乃能理是非之取舍而不惑。先謙案。然不猶然否。與取舍對文。注中之字衍。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

其事謂聖人所理化之事言辨別萬事如天地之別萬物各使區分。郝懿行曰辨與辯同辯者治辯也辯與平古字通苟書多假辨為辯耳此上言辨乎萬物之情性義亦同似不宜訓辨別王念孫曰辨讀為偏言其事大則偏乎天地明則察乎日月也與上辨乎萬物之情性不同楊以辨為辨別則與大字義不相屬矣偏辨古字通說見日知錄俞樾曰大字絕句是故其事大與上文大道者相應下明字衍文辨乎天地察乎日月二語相對說詳羣經平議

大戴記

明察乎日月

聖人之明 察如日月 總要萬物於風雨

總要猶統領也風以動之雨以潤之

肫肫其事不可循。繆當為膠相加之貌莊子云膠膠擾擾肫與訕同雜亂之貌爾雅云訕訕亂也言聖人治萬物錯雜膠膠訕訕然而衆人不能循其事訕之句反。郝懿行曰大戴記作

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穆穆而而美也純純精而密也穆穆古字通純純聲相借耳注並失之。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嗣繼也言聖人如天之繼嗣

曰嗣者續也言如天之純穆氣化縣縣相續而不可測識也大戴記作若天之司莫之能識司與嗣職與識蓋亦聲借字耳其義則司職皆訓主也王念孫曰嗣讀為司鄭風黍稷傳曰司主也言若天之主司萬化其事不可得

而知也司嗣古字通大戴記正作若天之司（高宗影日王司敬民史記殷本紀司作嗣）楊注失之。百姓淺然不識其鄰。鄰近也百姓淺見不能識

謂日用而不知者也。盧文弨曰淺然大戴作淡然郝懿行曰淺然當依大戴記作淡然此言百姓不識不知謂帝力於我何有耳。若此則可謂大聖矣。哀公曰。

善。

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對。哀公不問舜德徒問其冠故不對也。三問不對。哀公曰。寡人

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

生而惡殺焉。務讀為冒拘與句同曲領也言雖冠衣拙朴而行仁政也尙書大傳曰古之人衣上有冒而

領也。郝懿行曰尙書大傳作冒而句領古讀冒務音同拘讀若句（音鉤）故其字通鄭注。是以鳳在

列樹。麟在郊野。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

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

問。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美大其問故，諫不敢對也。曰：非吾子無所聞之也。孔

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楹棟，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

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謂祭祀時也。阼與阼同，楹亦楹也。哀將焉不至，言必至也。盧文弨曰：正文將焉下，元刻有而字，下四句竝同，而當訓為能若以為術不

應五句皆誤。楊注：王霸篇云：而為皆語助也。又齊策管燕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鮑彪注而辭也。以而字作語辭，亦可。然訓能語更順。高誘注：臣氏春秋去私篇：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又注：士容篇：柔而堅，虛而實。皆訓而為能。其注淮南也。亦然。易屯象：宜建侯而不盈，釋文而辭也。鄭讀而為能，然則此焉而正當讀為焉能。不可易矣。王念孫曰：盧說是也。文選：王文憲集序注引此有而字，其引此無而字者，皆後人不知古訓而刪之也。古書多以而為能。

詳見淮南人間篇。君味爽而櫛冠。味，聞爽明也。謂初曉尚暗之時。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

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而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

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焉而不至矣。諸侯之子孫謂奔亡至魯而仕者。自平明至日昃，在末庭

而脩臣禮。君若思其勞，則勞可知也。以喻哀公亦諸侯之子孫，不戒慎脩德，亦將有此奔亡之勞也。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亡國之虛，

則必有數蓋焉。虛讀為墟，有數蓋焉，猶言蓋有數焉。倒言之耳。新序作亡國之虛，列必有數矣。盧文弨曰：數蓋猶言數區也。魯有少皞氏之虛，大庭氏之虛也。郝懿行曰：虛墟，古今字。新序

四作虛，列此虛則即虛列之。蓋者，苦也。言故虛羅列其間，必有聚廬而居者焉。觀此，易與亡國之感。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而不至矣。且丘

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

而不至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紳，大帶也。委，委貌。周之冠也。章甫，殷冠也。鄭注：儀禮云：委安也。所以安正容貌

章表明也。殷質言所以表明丈夫也。孔子蹴然曰：君號然也。莊子音義：崔譔云：蹴然，變色貌。號讀為胡聲，相近字。途誤耳。家語作君胡然也。資衰，苴杖

者不聽樂，非耳不能聞也。服使然也。資與齊同。苴，杖竹也。直，謂蒼白色。自死之竹也。黼衣，黻裳者，不茹葷。

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黼衣黻裳祭服也。白與黑為黼。黑與青為黻。禮祭致齊不茹葷非不能味。謂非不能知味也。鄭注周禮司服云。玄冕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

且丘聞之。好肆不守折。長者不為市。竊其有益與其無益。君其知之矣。好言也。言喜於市肆之人不使所守貨財折耗而長者亦不能為此市井盜竊之事。長者不為市而販者不為非家語王肅注云。言市肆弗能為廉好肆則不折也。人為市估之行則不守折。人為長者之行則亦不為市買之事。竊宜為察察其有益與其無益以竊字屬下句。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問取人之術也。孔子對曰。無取健。健。羨也。無取詐。未詳家語作無

取。王肅云。謂妄對不謹誠者。或曰。捷給鉗人之口者。無取口。啍。啍與諄同。方言云。齊魯凡相疾惡謂之盧文昭曰。案家語五儀解作無取鉗鉗下作無取啍。諄。諄諄之。闕反。王肅云。啍。啍多言。或曰。詩云。諄爾諄諄。口諄謂口教誨心無誠實者諄之倫反。盧文昭曰。注未舊作諄諄倫也。說今訂正。郝懿行曰。諄蓋諄字。說苑尊賢篇作拊是也。拊訓發持家語五儀解作鉗亦假借字耳。口諄家語作啍。王肅注多言也。韓詩外傳四詁作飯口。啍作口。讒恐亦諄字。當作口。讒者。銳也。今說苑正作銳是矣。

健。貪也。詐。亂也。口。健。羨之人多貪欲。謂忌之人多恃亂。讒疾之人多妄誕。說苑曰。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為可取也。取。無取口。讒。健。驕也。佞。語也。口。讒。誕也。皆大同小異也。盧文昭曰。口。讒。今說苑尊賢篇作口。銳。郝懿行曰。健無貪義。不知何字之譌。楊注甚謬。韓詩外傳作健。驕也。說苑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為法。以此參證。可知作貪必譌字矣。拊者。利口捷給。變亂是非。故云亂也。誕者。誇大故說苑云。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

士信慤而後求知能焉。士不信慤而有多知能。譬之其豺狼也。不可以身。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

余也。有讀為又。余與邇同。語曰。桓公用其賊。文公用其盜。謂管仲寺人勃鞞也。盜亦賊也。以喻士信慤則仇讎可用。不信慤則親戚可疏。故

明主任計不信怒。闇主任信怒不任計。信亦在也。郝懿行曰。此蒙桓公用賊。文公用盜而言。賊謂管仲盜謂里鳧須。故云任計不信怒也。信古以為

仲字不讀本音新。序雜事五信作任。計勝怒則疆。怒勝計則亡。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東野氏也。馭與御同。盧文昭曰。案家語顏回篇作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此脫子亦聞三字。又子之當作之子。王念孫曰。東野子亦當作東野畢。下文皆作東野畢。是其證。韓詩外傳作善哉。東野畢之御也。新序

雜事篇同先謙案審馭當爲馭奪倒失讀爲逸奔也下文注氏各本誤民從虞王本改正同家語作馬將佚

也。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讒人乎。三日而校來謁曰。東野畢之馬

失。校人掌養馬之官也兩驂列。兩服入廄。兩服馬在中兩驂兩服之外馬列與裂同謂外馬擊裂中馬牽引而入廄。俞樾曰楊注以七字作一句非也兩驂裂者兩驂斷鞅而去也兩驂在外故得自絕而去於是止存兩服馬定公越席而起曰。趨駕召顏淵。顏淵至。趨讀還入廄中矣故曰兩驂列(句)兩服入廄

也。速定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馭。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

失。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

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盧文昭曰新序家語是

下皆有以字王念孫曰案太平御覽工藝部三引此亦有以字韓詩外傳同當據補今東野畢之馭。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

騁。朝禮畢矣。銜體銜與馬體也步驟馳騁朝禮畢矣謂調習其馬或步驟馳騁盡朝廷之禮也。郝懿行曰楊注非此讀宜斷體正禮畢相屬上句言馭之習下句言馬之習也朝與調古字通毛詩

言調飢即朝飢此言馬之馳驟皆調習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也。定公曰。善

可得少進乎。定公更請少進其說顏淵對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自

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堯問篇第三十一。盧文昭曰舊本唯末一段提行今各案其文義分之二

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爲之奈何。恐天下未歸故欲致而取之也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

怠。忠信無勸。而天下自來。執一專意也行微行細微之事也言精專不怠而天下自歸不必致也。郝懿行曰微者隱也勸學篇云行無隱而不形隱微人所不見而行

之無怠心下云行微如日月蓋日月之行人之所不見也執一如天地。如天地無變易時也行微如日月。日月之行人所不見似於細微安徐然而無怠止之時也。盧

文昭曰元刻作徐徐而出無然字忠誠盛於內。賁於外。形於四海。賁飾也形見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也。郝懿行曰賁當於內則大於外而形箸於四海矣天下其在一隅邪。夫有何足致也。夫物在一隅者則可舉而在於一隅焉用致也有讀為又

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武侯晉大夫畢萬之後文侯之子也吳起進曰。

亦嘗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

巫臣楚申邑大夫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

中歸之言也。中歸與仲虺同湯左相也。郝懿行曰歸音丘進切此讀詭鬼切即仲虺也如蠅字從鬼聲而音為饋韓非說林下篇蟲有蠅者顏氏家訓勉學篇據古今字詁謂蠅亦古之虺字即其

例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己若者亡。疑謂博聞也

達識可決疑惑者。郝懿行曰韓詩外傳六作能自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霸而與屈不若其身者亡新序一作足己而羣臣莫之若者亡取師取友取皆作擇而俱無得疑者存一句疑即師保疑丞之疑疑謂可以決疑者也今書仲虺之語亦缺此句可知梅氏無識不知此句不可缺也。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

以憂也。楚莊王以憂而君以憲。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

也。振舉。王念孫曰振救也。說文振舉救也。月令哀公問注昭十四年左傳注周語魯語吳語注呂氏春秋季春篇注淮南時則篇注竝云振救也。史記蒙恬傳曰過可振而諫可覺故曰振寡人之過揚注於義未

該

伯禽將歸於魯。伯禽周公子成王封為魯侯將歸謂初之國也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將行。盍志而子

美德乎。將行何不忘記汝所傳之子美德以言我對曰。其為人寬好自用。以愼。寬寬弘也自用好自務其用也愼謹密也。先謙案好自用者蓋遇

事以身先人故其傳以爲美德而周此三者其美德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爲美德乎公以爲爭揚云好自務其用語語未晰

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君子好以道德教人故其民歸道者衆非謂寬弘也彼其寬也出無辨矣女又

美之彼伯禽既無道德但務寬容此乃出於善惡無別汝何以爲美也孔子曰寬則得衆亦謂人愛悅歸之也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窶無

禮也彼伯禽好自用而不諮詢是乃無禮驕人而器局小也書曰自用則小尙書大傳曰是其好自用也以斂益之也郝懿行曰窶者貧也窶之爲言局也釋名云窶數猶局縮皆小意也揚輝傳謂窶數不容風穴其爲局小可知滑稽傳云甌窶滿甌窶亦狹小之言耳王念孫曰揚分窶小爲二義非也窶亦小也言其好自用也是其器局之所以窶小也韓子論使篇悻悻純信用心一者則謂之窶言世人皆向詐僞故見悻悻純信用心專一者

則謂之窶小也釋名曰窶數猶局縮皆小意也漢書東方朔傳西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窶數也師古曰窶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皆以窶數薦之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潦之目著樹而生形有周圍象窶數者賦劣厥儂窶亦是短小之意詩傳以窶爲無禮謂貧者不能備禮非謂無禮驕人也

故朔云著樹爲寄生盆下爲窶數案物在盆下謂之窶數亦局縮之意也蔡邕短人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士謂臣下掌事者不爭言委任彼爭者均

者之氣也女又美之好自用則必不委任而與之爭事爭事乃均敵者尙氣之事非大君之量也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

彼伯禽之慎密不廣接土適所以自使知識淺近也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土周公聞之古也越踰謂過一日也盧文昭曰曰宋本作日注過一日語疑有誤觀下所云則士皆有等勿因下土與己踰等而不見也周公於下土厚爲之貌故人人皆以爲越踰則越踰者過土所應得之分云耳俞樾曰楊注周公聞之古也越踰謂過一日也然則荀子原文當作聞之無越日不見土楊注原文當作越日謂過一日也今衍踰字者涉下文楊注有越踰字而誤衍也既衍踰字則越踰日之文甚爲不辭乃以日字爲日字之誤而移置聞之二字之下遂成今本之誤盧校云宋本曰作日比則其舊迹之猶未盡泯者也見

士問曰無乃不察乎懼其壅蔽故問無乃有不察之事乎不聞卽物少至少至則淺物事也不見土則無所聞無所聞則所知之事亦少少則意自淺矣聞或爲問也王念孫曰聞卽問字也說見經義述聞旅象傳及王風言不問則所知之事少也問字正承上文見士問曰而言彼淺者賤人之道

也女又美之吾語女我文王之爲子爲文王之子也武王之爲弟成王之爲叔父周公先成王未宜知成王之諡此云成王乃後人所加耳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周公自執贄而見者十人

荀子集解 卷二十 堯問篇第三十二

三六一

禮見其所尊敬者雖君亦執贄故哀公執贄請見周豐鄭注尚書大傳云十人公卿之中也三還贄而相

見者二十人禮臣見君則不還贄敵者不敢當則還之禮尚往來也土相見禮曰主人復見之以其贄曰

贄以將其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執猶待也以禮貌接待之士百餘人也先謙欲言而請

畢事者千有餘人謂卑賤之士恐其言之不盡周公先請其畢辭也說苑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

衣之士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所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

於吾僅得三十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是於

之中十人與三十人雖尊敬猶未得賢至百人千人故上士吾薄為之貌下士吾厚為之

貌上士中誠重之故可薄為之貌下士既無執贄人人皆以我為越踰好士然故士至

以我為越踰然士亦以禮貌之故而至也俞樾曰踰字亦衍文也人人皆以我為越好士者越之言過也人人皆

是其證也揚不達然故之義故為抑揚其辭至越踰連文則以踰字釋越字注家往往有此例非以正文有踰字也而正文踰字之衍即因此矣士至而後見物也見物

然後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女以魯國驕人幾矣幾危也周公言我以天下之貴

而遂驕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仰魚亮反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

為賤舍富而為貧舍佚而為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如凍黎之色也是以天

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賴守道之士不苟徇人故得綱紀文章常存也

語曰繪丘之封人繪與鄧同鄧丘故國封人掌疆界者漢書地理志繪縣屬東海也郝懿行曰

丘丈人韓詩外傳七及淮南道應訓並與說符同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

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與此大意雖同而文字異此當別有依據發首僂語曰知必述成文

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妒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瘡卑。每益祿。而施瘡博。位滋尊。而禮瘡恭。。盧文昭曰。瘡與愈同。元刻即作愈。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也。下謙下也。子貢問欲爲人下。未知其益也。孔子曰。爲人下者

乎。其猶土也。深扣之。而得甘泉焉。扣掘也。故段反。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

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劉台拱曰。不怠。韓詩外傳。春秋繁露。山川頌說。苑臣術篇。竝作不言。王引之曰。言與息形聲

皆不相近。若本是言字。無緣誤爲息。息當爲惠。惠古德字。繫辭傳曰。有功而不德。是也。韓詩外傳。春秋繁露。說苑。作不言。意與不德同。俗書惠字。作惠。形與息相似。而誤大戴禮。公冠篇。靡不蒙惠。今本誤作靡。不息。是其證也。家語。困誓篇。作多其功。而不意。王肅曰。功雖多。而無所意也。兩意字。亦惠字之誤。家語。本於荀子。則荀子之本。作惠。明矣。太平御覽。地部。二正。引作多其功。而不德。爲人下者。其猶土也。

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弁之。萊不用子馬。而齊弁之。宮之奇。虞賢臣。諫不從。以其族。行子馬。未詳其姓名。左氏

傳曰。襄二年。齊侯伐萊。萊人使正典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又六年。齊侯伐萊。萊人使王湫帥師。及正典子軍。齊師。齊師大敗之。遂滅萊。或曰。正典子字子馬。其不用。未聞說苑諸御已諫。楚莊王曰。曹不用。信負羈。而宋弁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弁之。據年代。齊滅萊。在楚莊王後。未詳諸御已之諫也。。盧文昭曰。諸御已。舊本譌作諸卿。已。今據說苑。正諫篇。改正。郝懿行曰。說苑。正諫篇。子馬。作子猛。猛。馬雙聲。疑卽一人。而據說苑。此人年代在前。楊注云云。是也。或說以左傳。閔子馬。據世族譜。閔子馬。卽閔馬父。係魯人。豈萊不用而去之。魯邪。然此子馬。見昭十八年傳。上距襄六年。齊人滅萊之歲。四十餘年矣。世代在後。差遠。又非萊人。無庸牽合。紂劓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不親賢用知。故身死國亡也。

爲說者曰。孫卿不及孔子。是不然。孫卿迫於亂世。鎗於嚴刑。上無賢主。

下遇暴秦。禮義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紕約。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諸侯大傾。

當是時也。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無觀。賢人

距而不受。然則孫卿懷將聖之心。。盧文昭曰。懷將聖。宋本作將懷聖。誤。今訂正。蒙佯狂之色。視天下以

愚。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是其所以名聲不白。徒與不衆。光

輝不博也。今之學者。得孫卿之遺言餘教。足以爲天下法式表儀。所存者

神。所過者化。。盧文昭曰。所過。宋本作所遇。誤。古音存神。一韻。過化。一韻。此句中之韻也。觀其善行。孔子弗過。世不詳察。云

非聖人。奈何。天下不治。孫卿不遇時也。德若堯禹。世少知之。方術不用。爲

人所疑。其知至明。循道正行。足以爲紀綱。。盧文昭曰。紀綱。舊本誤。倒與上下韻不協。嗚呼賢哉。宜爲

帝王。天地不知。善桀紂。殺賢良。比干剖心。孔子拘匡。接輿避世。箕子佯狂。

田常爲亂。闔閭擅強。爲惡得福。善者有殃。今爲說者。又不察其實。乃信其

名。時世不同。譽何由生。不得爲政。功安能成。志修德厚。孰謂不賢乎。。自爲說者。已下

荀卿弟子之辭

荀卿新書三十一一篇。。盧文昭曰。案宋本新書下有十二卷三字。或疑是二十卷。皆非也。但作三十二篇。爲是。今本漢書藝文志作三十三篇。誤也。

勸學篇第一

脩身篇第二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仲尼篇第七

成相篇第八

儒效篇第九

王制篇第十

富國篇第十一

王霸篇第十二

君道篇第十三

臣道篇第十四

致仕篇第十五

議兵篇第十六

強國篇第十七

天論篇第十八

正論篇第十九

樂論篇第二十

解蔽篇第二十一

正名篇第二十二

禮論篇第二十三

宥坐篇第二十四

子道篇第二十五

性惡篇第二十六

法行篇第二十七

哀公篇第二十八

大略篇第二十九

堯問篇第三十

君子篇第三十一

賦篇第三十二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一十二篇。

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箸三十二篇。皆以定殺青。簡書可繕寫。孫

卿。趙人名況。方齊宣王威王之時。。盧文昭曰。案史記。威王在宣王之前。風俗通。窮通篇。作齊威宣王之時。是也。聚天下賢士

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游學。

。盧文昭曰案史記亦作年五十誤當從風俗通作年十五龜公武讀書志所

引亦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至齊襄王時。

孫卿最爲老師。齊尙脩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

孫卿。。盧文昭曰宋本不重今據史記補乃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曰。湯

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

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

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

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盧文昭曰案楚策四韓詩外傳四聘俱作請孫卿遺春申君書。刺楚國。

因爲歌賦以遺春申君。春申君恨。復固謝孫卿。孫卿乃行。復爲蘭陵令。春

申君死而孫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盧文昭曰宋本脫已字今據史記補及韓

非號韓子。又浮丘伯。皆受業爲名儒。孫卿之應聘於諸侯。見秦昭王。昭王

方喜戰伐。而孫卿以三王之法說之。及秦相應侯。皆不能用也。至趙。與孫

臏議兵。趙孝成王前。孫臏爲變詐之兵。孫卿以王兵難之。不能對也。卒不

能用。孫卿道守禮義。行應繩墨。安貧賤。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孫卿

後孟子百餘年。孫卿以爲人性惡。故作性惡一篇。以非孟子。蘇秦張儀。以

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孫卿退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亡。至漢興。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孫卿。。盧文昭曰至漢興以下十七字似不當在此應在下文蓋以法孫卿也句下

孫卿卒不用於世。老於蘭陵。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

乎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盧文昭曰宋本無亂俗二字從史記增於是推儒

墨道德之行。事與壞。序列箸數萬言而卒。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

白同異之辭。處子之言。。盧文昭曰案史記作劇子之言徐廣曰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

有尸子。長盧子。芋子。皆箸書。。盧文昭曰案宋本盧作盧古可通用今從史記取易曉耳史記芋子作吁子索隱曰吁音芋別錄作芋子今吁亦如字也又案漢書藝

文志有芋子十八篇云名嬰齊人師古云芋音弼與此又不同然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之術。惟孟軻孫卿為

能尊仲尼。蘭陵多善為學。蓋以孫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為

卿。蓋以法孫卿也。孟子孫卿董先生。皆小五伯。以為仲尼之門。五尺童子

皆羞稱五伯。如人君能用孫卿。庶幾於王。然世終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

滅。秦國大亂。卒以亡。觀孫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悽

愴。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於閭巷。而功業不得見於世。哀哉。可為賈

涕。其書比於記傳。可以為法。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言。

國學名著

經部		史部		子部		集部	
論語	學庸	孟子	詩經	書經	易經	禮記	春秋三傳
正史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編年史	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 (以上景印)
史評	史通通釋	文史通義	諸子學	老子	莊子	墨子	荀子
理學	宋元學案	明儒學案	韓非子	論衡	文集	文選	古文辭類纂
詩歌	楚辭	古詩源	十八家詩鈔	駢體文鈔	詞曲	詞綜	元曲選
小說	水滸傳	三國演義	紅樓夢	儒林外史	老殘遊記	文學批評	文心雕龍
	詩品						

◀ 印精版字古仿用 書各列上 ▶

世界書局發行